
多浪河边
周 非

多浪河边

周　　非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多 瑙 河 边

著作者　周　　　非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永福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

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毫米 1/32　印张：16 3/4　插页：平2　精5　字数：370,000

1961年10月第1版　196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内精装1,000册）

統一书号：10078·1774

平装定价：（八）1.65元

精装定价：（八）1.90元

內 容 提 要

《多浪河边》是一部反映新疆維吾尔族人民生活与斗爭的长篇小說，分为上下两部。

这部长篇小說，以維族青年雇农哈得尔的成长过程及爱情上的遭遇作为情节主綫，描叙了解放前后新疆南部多浪河地区尖銳复杂的阶級斗爭；塑造了維族人民中先进人物形象；展現了具有民族色彩的生活、风俗画面及多浪河沿岸綺丽的风景画面。

上　部



楔　子

多浪河从天山南麓流向塔里木盆地，在离塔里木河五十多公里的地方干涸了。这条河所走的道路是很任性的：弯弯曲曲，东折西轉。它的两岸，是那一丛丛的稠密的小篱笆房子。它的不規則的大小支渠，就象人身上的脉絡，遍布大野，使它所流經的数百里长、几十里寬的地带，成了一片葱蘢青翠的綠洲。河流两岸的平原，盛产着稻谷、棉花、小麦，还有那令人垂涎的甜瓜、苹果、紫色的和白色的大葡萄。人，喝着它的乳汁，田园吮吸着它的乳汁，它把它的全部血液一滴无存地貢献給大自然，一直到全身干涸为止。

居住在河两岸的許多維吾尔族农民，把这条河亲热地称做“阿邦”❶。但是，在过去反动統治的年代里，人們也曾經憎恨过这条河，因为它哺育了不少的恶霸和地主——那些专吸农民們的血液过活的“肉都帕衣”❷們。农民們把多浪河的水灌进地主們的地里，使那些土地上的庄稼年年丰收，但他們却年年在饥餓綫上掙扎。农民們的汗水和眼泪滋潤着这片受难的土地；酿成了多浪河仇恨的波濤。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条美丽的河的

两岸流傳着，鼓舞着被压迫的人們起来为美好的生活而斗爭。

多浪河阿邦啊！年年唱着悲憤的歌，反抗的歌！

一九五六年盛夏，我坐着一辆馬車，沿着多浪河青翠的、弯曲的林蔭道奔馳着。

我的旅伴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維吾尔青年，他是属于附近一个部队农場运輸队的。他穿着一身黄色的布軍服，脚上穿着长統皮靴，腰里扎着皮带。軍人的装束使他显得十分精悍和威武。他凸出的額角，高聳的顴骨和尖削的鼻子，使他的一双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两撇小胡子，衬着洁白的牙齿。在他平削的左腮边連着左嘴角的地方，有一个紅色的伤疤。这个伤疤，好象被灵巧的手指輕輕地把皮肉抓了起来，而且在中間打了一个結，使周圍形成了一圈輻射形的皺紋。这个該死的伤疤，把他那非常英俊的脸型弄得稍为向左边歪了一点。

他坐在車上，把鞭子夹在两腿間，两手几乎不停地卷着莫合烟。我心想：这个維吾尔旅伴一定不会說汉族話，而我这个汉族人也懂不了几句維吾尔話，交談恐怕是沒有希望了。他的那块伤疤，也不过是由于好斗或什么不幸的事件所遺留下来的痕迹而已。

我愁苦着，这漫长的寂寞的旅途該怎样打发呢？

“同志，抽根莫合烟吧！”突然，我的旅伴伸出他那粗大的手，递給我一支卷好的莫合烟。啊？他的汉話讲的很流利呀！

“抽吧，这是伊犁貨！”他微笑着說。

---

❶ 阿邦：母亲。

❷ 肉都帕衣：維吾尔族民間傳說中的恶魔，依附在人的身上，吸人血过活。

“啊，同志，謝謝……”我坐正了身子，把莫合烟接了过来。

“你不会寂寞的。”他細眯着两只深陷的小眼睛，大笑着。由于咧着嘴，他的臉型又变成另一种样子了；两只急剧地霎动着的眼睛里，跳跃着火星子。

“同志，你不会是伊犁河畔的人吧？”我問他。因为我知道新疆解放后，原来坚持在伊、塔、阿三区的民族革命軍❶有一个师进駐天山南部。不久，这些身經百战的老战士，大部分和汉族解放軍战士一道就地轉业，参加了农业生产建設工作。

“等一会，这个我会告訴你的。”我的同伴微笑着說。

馬蹄敲打着多浪河岸上的石子，車身微微地顛簸着；河水发出了輕微的、有节奏的、冲击堤岸的声音。綠柳丛中，一些不知名的小鳥在啼叫着。

我們都沉默下来。我的情緒逐漸低落，大睁着的眼睛，由惊奇变为安詳，最后困乏地閉上了。

“喂，同志！”

我被一陣低微的叫喚声和有力的搖晃惊醒过来。我的同伴显然有些激动，他伸出左手，指着多浪河对岸的一座被高大的钻天楊圍圈起来的庄院。那座庄院的周圍，稀零不拉的散布着一

---

❶ 三区民族革命軍：一九四四年，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专区的各族人民，在当时的国内外革命斗爭形势的影响下，由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受到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們的領导，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統治的民族解放革命运动。这次起义，推翻了国民党压在三区人民头上的反动統治，解放了三区各族人民。民族革命軍就是起义的人民編成的革命武装。这些民族部队在当时三区革命政府的領导下，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数年的英勇战斗，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新疆和平解放。民族革命軍和关内人民解放軍胜利会师后，即成为中国人民解放軍的一部分。

些新修起来的刷着白垩的小土屋。

"看見了嗎?"我的同伴仍然微笑着說,"你不是問我是哪儿人嗎? 看,我就是在这儿长大的。"

"啊,你的家在这儿? 这是你的家嗎?"我惊奇地問,"那么,咱們得在这里尝尝你家的新鮮葡萄了!"我的情緒馬上活跃起来。

"同志,那是过去的事啦! 現在这里已沒有我的家。"他大笑着用他的大手在我的肩膀上用力一按,"你要是在我們农場多呆几天,請你到我的家里去玩玩。咱們快点赶路吧,我的任务紧張得很——呵、呵……"他用力鞭打着轅馬,車子剧烈地搖晃起来。

他和我沒有再談一句話,他只顾紧急地赶着大車朝前奔馳。

虽然这样,我还是仔細地观察了那所令人感覚稀奇的庄院:白色的墙壁在綠蔭中閃动,門前大树上挂着一块白底写着黑字的木牌,是維吾尔文还是汉文看不清楚。現在看来,那座庄院好象是一个区政府或乡政府,甚或是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办公地点。当然,不难看出,那座庄院解放前是属于一家大地主的。那么,我的同伴怎么会是在那儿长大的呢? 不会是个长工吧? 也許是的。

我的同伴还是沉默着。显然,眼前的景物使他想起了什么,不管我流露出怎样惊奇的表情,他一点也不理睬我了,只是不停地揮动着鞭子。我观察了一会,沒趣地拿草帽盖住头,又睡起覚来了。

我曾經听过維吾尔族著名乐手的热瓦甫独奏;鏦錚跳蕩的彈撥尔❶演奏我也欣賞过。現在,我的耳边不断的迴响着这些

❶ 热瓦甫和彈撥尔都是維吾尔民族弦乐器。

美妙的声音：热瓦甫的低沉蒼勁，彈撥尔的愉快清脆，忽近忽远的鳴响着。不，是多浪河的水声？是白楊树上吹过的风声？不是，都不是。哦，是我的耳朵在嗡嗡地响？也不是。是歌声。对了……馬車的剧烈震动使我醒了过来。

多么动人的歌声呀！它表达着什么？是战斗？是愛情？是憤怒？是将要爆裂的火花？都不是。这歌声使我想起了孔雀河碧藍的河水，想起了月光下閃着藍光的天山雪峰，想起了辽闊的原野上的羊群，想起了葡萄架下的翩翩舞姿……我不愿打断这詩一样美的歌声，一动不动的躺着，静静地聆听着。

他唱的歌太好听了。我知道維吾尔人中有許多象他这样的歌手。我的旅伴还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嗓子，我是挺高兴的。

时間过的很快，我来到农場已經一个多月了。由于事情太忙，我差不多把我那位旅伴給忘記了。也可能他經常出差，一个多月，我連一次也沒有碰見过他。不过我却打听到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他的名字叫哈得尔，現在是运輸队的一个排长，工作很出色，参加过三区革命，是一个坚强的、光荣的共产党員。他的老家就在多浪河边的阿英克尔村，参加革命前在地主家里当长工。現在，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还有一个孩子。

不久，古尔邦节[1]来到了。在节日的前一天晚上，我有事經过运輸队駐地，只見路旁的一所大屋子里灯火輝煌，有好几十个人在里面乱嚷乱叫。我听不懂他們叫嚷些什么，但可以知道他們是在开晚会。由于我挂念着我的旅伴，便走到門口，朝里面瞻望起来。

---

[1] 古尔邦节：維吾尔民族一年中最大的节日，犹如汉族人过春节一样。

屋子中央摆着几張桌子，桌子上放着几只酒瓶，凌乱地堆着一些剛成熟的、还有些发綠的苹果和葡萄。屋子里充满了莫合烟、酒和汗水的混合的味道。屋子中間站着一个高个子的人，背向着我。很清楚，他是被大家拉出来表演节目的。这个人摇了摇头，揮着手，說着什么，表示拿不出什么来。我透过烟雾，在許多張面孔中开始寻找我的旅伴。就在这时，这个高个子突然轉过身来。啊，这不正是我的旅伴哈得尔嗎？現在，他的脸型由于欢笑，又添上了几条有趣的綫条。他的手中拿着一支短短的、閃着金光的銅笛。他举起笛子，把它放在嘴唇下面。

房子里的吵鬧声瞬息沉靜下来。

笛声微弱得象蜜蜂搧动着翅膀，由微弱到低沉，由低沉忽又轉为高亢，而且发出了連續的顫音，象杂技演員翻着节节的軟梯一样，一直翻到最高层。这是跳跃的麻雀，这是深情的百灵鳥在歌唱；又象平靜的河水声，深沉而开闊。我的心在收縮着。多么熟悉的曲子！不錯，这正是我的旅伴在路上唱过的那支曲子，不过这时是用笛子吹出旋律。看来，他吹笛子比唱歌还要高明得多。

“亚克西[1]……”一陣掌声和叫好声把我惊醒过来。我的旅伴用笛子在空中揮了一下，大步走到旁边去。

我决心趁祝賀节日的机会去拜訪哈得尔。

我的朋友和他的妻子阿娜尔汗热情地接待了我。在这个愉快的假日里，我們一块吃着大块的抓羊肉，喝着发酸的、有些儿渾浊的葡萄酒，抽着莫合烟，尽情地交談着……

---

[1] 亚克西：維語好的意思。



第一章

阿英克尔的枪声

一九四五年夏季的一天。

太阳已經偏了西，多浪河两岸一片静寂。高矮不齐的钻天楊、柳树、沙枣树和那些果园、葡萄架，还有用刺柴編成的篱笆、盘繞在篱笆上的藤蔓，还有那开着白色喇叭花的葫芦架……隔离了这里的一戶戶人家。只有那些深陷在苦豆草、甜甘草和芦葦深处的人行小道，才又把各家各戶連接起来。要是你站在东边二十里地的高地戈壁上向这里了望，这一片看不到头的綠洲，郁郁蒼蒼，象一条波浪起伏的河水，在阳光下閃耀着翠綠、金黄的光芒。

多浪河粼粼的清波拍击着堤岸，夕阳把右岸边濃密的树影抛到河心。树梢上吹过一陣輕柔的、傍晚的微风。

阿木提老大爷双手拄着棍子，坐在家門口的土台上。他的五岁的小儿子土逊，穿着一件又脏又破的小汗衫，光着屁股，挂着鼻涕，在葫芦架下玩石子。阿木提老大爷今天是忍着最大的痛

楚、几乎是爬着从土炕上挪到門口的。他的两条腿由于过度劳累和患风湿症而瘫軟了。四年前，他的老伴——哈得尔的媽媽死去了。接下来，他的腿又得上了严重的风湿症，使他完全失去了活动的能力，在阴暗的土屋里，整整地躺了三年。今天，这該死的哈得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足足半天沒有到克拉木巴依❶家去干活。巴依家的丫头阿娜尔汗已来过两次了，說巴依在大发雷霆，要打断他的腿呢！阿木提老大爷怎么能躺得住呢？他沒有能力去找哈得尔，他的精力只能支持他爬到門口，就是能够坐一会儿，也全依靠了他的拐杖。但是，儿子在哪里呢？

老人寬闊的額头上，布满了忧悒的皺紋。他的眼睛已經不大管用，只看見他那两条特别长的眉毛在一动一动的。他用劲地眨巴着眼皮，从葫芦架的側面向多浪河边眺望，但濃密的树木却遮断了他的視綫，夕阳的金光更使他的眼睛迷糊起来。

"土逊，"老人喘息着喝斥起来，"哈得尔呢？找他去！"

"沒有，找不到……"小土逊撅着嘴說。

一陣細碎的、赤脚触着地面的脚步声傳到了老人的耳朵里，阿娜尔汗又来了。

姑娘默默地望着老人。她的两只大眼睛在长睫毛下象凝固起来了一样；她那倔强的、微微向上翹起的嘴唇紧紧的閉着。花裙子已經旧得褪色了。她的头发很黑很亮，編成了两条辮子，柔軟地搭在她的肩膀上。一顆綠豆那么大的黑痣鑲嵌在她的鼻梁下面。全身坚实的肌肉，表示它在用它坚强的生命力，抗住了压在她身上的一切重負。她在克拉木巴依家是处在一个奴隶的地位，这个地位并沒有使她失去应有的青春的活力。她象一棵美

❶ 巴依：有錢人，即地主。

丽的钻天楊，頑强地生活下来了。現在，她双手按在胸前，走到老人的面前，跪了下来，然后用两手抓住老人的拐杖，說道：

“老大爷，巴依正在发脾气呢！怎么办呢？”她用乞求的眼光看着老人。

“誰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这野家伙！土逊已經去找过，找不到……該死的……”老人抬起手向多浪河一指，“你再去找一找吧，看是不是在河边？”他弓起腰，打算爬回屋里去。阿娜尔汗連忙上前扶住了他。

“巴依今天請了亚森阿訇[1]来过节，天快黑了，阿訇还不来，巴依要叫哈得尔去接。”她边說边把老人扶进屋去，安頓他睡下，然后走出屋外，随手关上門，拉着小土逊，急遽地向多浪河边走去。

阿娜尔汗的心情一直是忧郁、沉重的。她沒有享受过父母的爱撫；她自己不知道、就是别人也很少知道她是怎样在克拉木家当了丫头的。五岁以后，她就背水、燒火、洗衣服，十二岁以后她就开始象大人一样的劳动了。她現在已經十六岁了。她对自己的生活道路曾經想过很多，但从各方面看来，她所有的想望都是无法实現的。只要她走不出克拉木巴依家的大門，幸福就永远不会来到她的身边。她期待着的幸福是些什么东西，她自己也是茫无所知的。但她却仍然在一种渺茫的期待中生活着……

阿娜尔汗很会跳舞，村子里的人都夸贊她的“手鼓舞”跳得很好。跳这种节奏很快的舞蹈时，她灵活机敏的两只小脚——这两只脚差不多常常赤裸着——有节奏地点着地面，身子快速地旋轉着，两条辮子在脑后平直起来，花裙鼓得圓圓的，象要飞

[1] 阿訇：伊斯兰教的宗教职务。

了起来一样。

一陣清脆的笛声，钻进了她的耳朵。

"該死的家伙！在这里呢！"她拉着土逊向笛声傳来的地方奔去。

多浪河发出輕微的喧嚣声，給美妙的笛声用低音和中音伴奏着。哈得尔臉朝着河，背靠在一棵大树干上，正坐在那里吹笛子。他赤裸着脚，穿着一条又窄又短的白土布褲子，褲脚刚刚盖住膝盖。上身穿着长长的衬衫，一条旧腰带束在腰里，紅褐色的胸膛完全袒露着。他的头发刚刚剃过，发根上浸着汗水，发着亮。阳光映着笛子——这是一支黃銅的短笛子，一閃一閃的。

"哥哥，哥哥……"土逊首先迎了上去，向他叫着。但哈得尔却象沒有听見一样，头也沒有回一下，仍专心地吹他的笛子。

"哈得尔……懒鬼！"阿娜尔汗生气地喊了一声。

年輕人还是沒有动。他完全沉浸在自已的音乐里了，笛子仍然貼在嘴唇上，指尖儿迅速地在笛子上跳动。

他們走到他跟前，哈得尔只用眼角斜瞪了他們一眼，臉上掠过一絲冷笑。

"哈得尔，你傻了嗎？"阿娜尔汗跳到他的身边，一把搶过他的笛子来，"我找你都快找瘋了！巴依叫你去接阿訇，听見了嗎？快点！"

不听話的哈得尔，把十个指头絞在一起，反而悠閑地躺到草地上去，两只深陷的、炯銳的眼睛，不住地霎动着，嘴里喃喃地說：

"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古尔邦节，总該歇歇呀！"他的眼睛望着河水，繼續說："哼，我要割断这个老杂种的咽喉，总有那么一天的……"

"光在这里說大話，你敢动人家一根毫毛？"阿娜尔汗看着他

那满布汗污的脸，心里的气早平息了一半，“赶快去，不去不行！你知道嗎？快呀！”她跺着脚，无可奈何地、焦急地說。

哈得尔好象完全无动于衷，他倏地坐起来，嘴角上露出了一种令人难受的嘲諷的笑紋，他搖了搖头說：

“哼，你也管着点自己吧——教訓人来啦！”

“好，哈得尔！那你就坐在这里别动吧！我管着自己哩，你还是也管管你自己吧，皮鞭抽来，看是誰受罪！”阿娜尔汗伤心地又跺了一下脚，把笛子扔在地上，轉身跳下河堤。小土逊迟疑地站了一会，望望他的哥哥，也跟着阿娜尔汗跑去了。

“啊，我的女巴依，我就回去！我看你也快成巴依了！哈……哈……”他跳起来，两手插在腰带上，大声地說。但阿娜尔汗已經跑远了，多浪河的水声，掩盖了他的声音。

哈得尔向远远走去的阿娜尔汗凝視了好一会，然后拾起了銅笛，迈着迟緩的步子，向村子走去。

哈得尔今年十九岁了。三年前，他的父亲由于两腿瘫痪，不能給克拉木巴依家繼續干活了，当时，十六岁的哈得尔就接替了他的父亲，开始了正式的雇工生活，給巴依当奴隶了。在这之前，哈得尔就跟着父亲給巴依干过些杂活和小零活。当巴依高兴的时候，会容許他吃上一頓飯；如果巴依不高兴，看見哈得尔跟随他的父亲一起在厨房里吃飯时，就会一面用皮靴狠狠地踢哈得尔的腿弯子，一面怒吼道：“小叫花子，你給我打零活，只不过是帮你老子的忙，你們两个干的活加在一起，还頂不了别人一个人干的。你老子吃我的飯，拿我的粮食，就算我克拉木讲人情，哪里还有你吃的？我怎么能干这賠本的事，嗯？”他說着，就会用手揪住哈得尔的耳朵，把他推到門外去。

阿木提老人也早就打过其他的主意，比如租几亩地，或者干

干什么手艺，設法摆脱这个象蛇一样紧纏着他、吮吸他血汗的克拉木。但是，这怎么可能呢？一家四口人的吃穿，再加上他和他的老伴又多病，不但經常餓着肚子，而且还欠了克拉木的好几塔合[1]粮食和一部分錢，这些債务象一条条绳索，随着日子的积累，这种绳索越来越多，越捆越紧。他怎么可能离开克拉木呢？他想，眞主安排好了，他們輩輩得給克拉木巴依家当牛馬。永远，永远。

但是，年輕的哈得尔却不这样想，他总是尽量設法不再借克拉木的任何东西，他想，只要把原来已經欠下的債用他的劳动偿还清楚，到那时，他就可以摆脱克拉木，去另外謀求生路了。他估算了一下，只要他再干它三年活，这笔債就可以还清，时間并不算太长。但是，到那时候，他的父亲和弟弟的生活也还是成問題，怎么办呢？他想出了个办法：前年春天，他曾背着父亲，白天給巴依干完活之后，晚上就找一些靠多浪河边的潮湿的空地，把它开垦出来，种上了甜瓜。心想卖了瓜攒下些錢来，好去买上二亩地自己种。甜瓜的收成的确不錯，第一年他就收入了一些錢。但是，他的苦心經营不久前却被克拉木巴依破坏了。巴依发現他种了瓜地后，曾把他叫到跟前說：

"你这个小杂种，你給我当长工，你人也是我的；可是，你白天留着力气不用，晚上給你自己种地。肉孜毛拉[2]說，多浪河边的荒地都是'瓦哈甫'[3]地，你开了是犯法的，你又不出租子。告訴你，那块地我已經租下来了，我今后給清眞寺出租子。本来，

---

[1] 塔合：維吾尔語，口袋。这种裝粮食的口袋，一般可裝粮食二百五十斤。

[2] 毛拉：維吾尔民族中讀經书較多的人。

[3] 瓦哈甫：清眞寺的宗教土地。

那些瓜就該归我嘛！你人也是我的，吃的我的飯，干的活当然也是我的。”

就在巴依向他說了这話的那天晚上，哈得尔提着砍土鏝❶到那块地里，把正开着黄花的瓜秧子全部毁掉了。第二天，他就挨了巴依的一頓狠毒的鞭打。巴依請来了保长吾受尔，他們把哈得尔捆在門前那棵曾經捆过他的父亲、捆过其他穷人和长工的沙枣树上，用皮鞭狠狠地抽他。他的伤直到最近才完全好了的。

暮色籠罩着阿英克尔村，放牧归来的牛羊和小毛驴，在村道上挪着慢騰騰的脚步；女人們三三两两、曳着裙子、背着水葫芦走向多浪河。远处的清眞寺中傳来了麦晉❷們通知晚禱的叫喊声。哈得尔赶着空馬車，沿着多浪河岸弯曲的大路，向哈拉塔鎮馳去。

哈拉塔是一个小鎮子，它离县城只有三十来里路，离阿英克尔村有二十多里。这个小鎮子有几条狹窄湫隘的街道，沿多浪河引来的一条大水渠，当街流过。哈得尔乘着月色，赶着馬車在弯曲的小街道上走着。照往常，古尔邦节日的晚上，街道上应該是很热鬧的，清眞寺高高的屋頂上，响着咚咚的鼓声；嗩吶嗚哇嗚哇地吹着；街上拥挤着行人，忙着傳送祝賀节日的禮品；人們見面时都恭敬地把手放到胸前，弯着腰，互相問好；有时，甚至还会出現威严的“喀晉”❸，騎着高头大馬，在人們的头上揮舞着

❶ 砍土鏝：挖土工具。

❷ 麦晉：宗教职务，位置次于阿訇。

❸ 喀晉：宗教法官。

皮鞭，惩罰那些不行禮的人和不頂头巾的妇女們。但是，这些情況今天都不見了，街道上一片死寂。哈得尔詫异地向左右观望着，只見那边小桥头上坐着、站着几个人，他們低声地談着話，用惊奇的目光打量着哈得尔。哈得尔的心情煩躁起来，他用鞭子抽打着馬匹，叫它走快些。但他的馬繮绳却被一个留着山羊胡子、滿臉皺紋的老人抓住了，車子停了下来。

“你要进城去嗎？年輕人！”

“不，我就是到这里来的。有什么事嗎？”哈得尔按住火气，冷冷地反問。

“哦，到这儿来的？那么是給阿訇送禮的吧？好吧，我是說，假如是进城的話，最好不去。”老人安詳地說着，放开了馬繮绳。

“老大爷，这是怎么回事？城里怎么了？”哈得尔緩和下来了。

“昨夜响了一夜的枪炮声。有人說三区的馬队来了，要打仗了！”老人停了停，“哈拉塔巴扎[1]上有些人今天忙了一天，躲起来了！去干你的事吧，年輕人！这和咱們关系不大。”

老人微笑着揮了一下手，旁边的几个人也都輕声地笑起来。

这个消息使哈得尔一时迷惘起来。他曾听人說起过三区的軍队完全是由維吾尔人、哈薩克人、烏孜別克人、塔塔尔人……組織成的，他們和汉族人是仇人，只要看見汉族人就杀。今天他們来到县城，可能也是由于县城里有汉族人的緣故吧？听說专員的老婆和县长本人就是汉族人。“哼，杀掉他們那还不好嗎？去他媽的，这和我們有什么关系呢？”他揚起鞭子，吆喝着他的大紅馬，飞快地向亚森阿訇居住的那条街奔去。

---

[1] 巴扎：集市。

但是，新的疑問又咬住了他的心：那么，哈拉塔有些人又为什么也惊慌起来呢？这里沒有汉族人呀！……他怀着迷惘的心情在阿訇家的大門前跳下車来。阿訇家的大門关的緊緊的，他敲了好一陣，里面才有人問：

“誰呀？”

“克拉木巴依家的。”

門开了，一个歪戴着綉花小帽、身上穿着嶄新的白衬衫的青年人出現了，問清来意后，他說：

“哦，你等等！”說后返身回去，把門关上了。

哈得尔知道，这青年人就是亚森阿訇的独子，名叫阿不拉，一向在远地方念书，后来又听說在县城里当了什么警长。他曾上克拉木巴依家去过。他为什么也回来了？是回来过节的吧？……他心里猜測着。

門开了，那个青年人又出現了。他把哈得尔斜瞪了一眼，輕蔑地說：

“給，这是一封信，拿去給克拉木巴依，就說阿訇不在家，有事不能来了。”年青人說完，把手一揚，砰的一声把門又关上了。

哈得尔把信放在帽子里，戴好，跳上大車，又向回去的路上奔跑起来。

“大概不錯，老大爷說的那些着慌的人，可能就是指的亚森、阿不拉这些人吧？看阿不拉那样子，好象心里有事。阿訇又为什么不在家？躲起来了嗎？可是，他們都是維吾尔人呀！这是怎么搞的？”复杂的情况使哈得尔煩躁起来。他生就了一副粗魯的、簡单的性格，不愿去多思索这些与自己无关的問題。他很想吹笛子，把手伸向腰里一摸，不在，他記起是丟在家里了。他就放开喉嚨，胡乱地大声唱了起来。

大紅馬放开四只蹄子，在朦朧的月光下沿着多浪河边的大路疾馳着。他的心也象大紅馬一样，輕快地、放蕩地奔馳着。他似乎現在才发覚，他得到的消息好象激动了他，使他隐隐約約地感到一种莫名的高兴。他想，阿訇給克拉木巴依的信中，一定也是說的这件事。不錯，克拉木也是属于这一类人的。使亚森着慌的消息，或許也会使克拉木着慌。因为，平时他們多么相象啊！他們都雇用长工，都用皮鞭抽打人，都有漂亮的房子，都有高头大馬，都有小老婆，甚至連他們长的胡子也很相象，都是黃色的，还微微地翘起……哈得尔恨自己不識字，不然他一定要偷看这封信上写的什么。激奋的心情不容許他再沿着这弯曲的大路行走，他要找小路走，快些赶到家，把这些消息告訴給他的父亲，告訴給阿友甫叔叔和好友达吾提；甚至还可以告訴阿娜尔汗，虽然今天下午他們頂了嘴，但这算什么呢？她一定喜欢听他告訴給她的新鮮事。

想到这里，他把馬繮绳紧了一紧，馬車离开了多浪河岸，迅速地钻进了一条狹窄的、两边丛生着沙枣树和芦葦草的小路。大車挂着树枝，唰啦啦地响着。

走着，走着，大紅馬突然惊了一下，向路旁猛烈地插了过去。立刻，車子被卡在一棵枯树干上，停住了。这时，他看見了在他的前面五、六十步远的地方，有黑影在移动，好象两个人似的。

“混蛋！”哈得尔怒喝着牲口，跳下車来，把車子倒退，拉到路上。但是，大紅馬仍然不安靜地踏着蹄子，鼻子打着呼嚕，耳朵竪起，昂着头，好象受了很大的惊恐似的。

“对不起，伙計——”有人突然在他的背后对他說，“能够让我們坐坐你的車嗎？”

哈得尔轉过头，看見有一个人站在他的旁边，这个人正举起

一只手摇晃着。

这是一个疲惫不堪的人。他的头发有两、三寸长，濃密的、和头发一样长的絡腮胡子，看来簡直象刺猬一样。他的鼻梁很高。一只眼睛是瞎了的，深深地陷了下去，象一眼枯井；另一只眼睛却机灵地、不住地霎动着。只有这一只閃动着的眼睛，好象告訴哈得尔他并不是一个疲倦了的人。这只眼睛充滿着活力，放射着逼人的光芒。哈得尔不禁打了一个寒噤。看看那人的身上，只見被撕裂成片片和条条的衬衫，象树叶儿一样在夜风中飄曳着。哈得尔抑制住恐惧的心情，慢吞吞地問道：

“坐我的車？你們要到哪里去呀？”哈得尔把头朝另一个黑影歪了一下，“那一个也是嗎？”

“你的家离这儿不远吧？”对方的一只眼睛不放松地在哈得尔的身上打量着，“我們走了很多路，很累，能坐多少路就坐多少。”他把一只胳膊支住車轅，另一只手指指前面的那一个黑影說：“我的朋友。他的腿有毛病，我背着他走的……唉，伙計，你能給我們弄点吃的嗎？随便有一点什么都行。”

“老兄，我沒有带吃的。要坐車就坐上吧，我的家离这儿还有十多里路。坐上吧！……那么，你們……”哈得尔戒备地說。

“不要多嘴，小伙子！我們是說坐車呀！”前面的那一个人狠狠地阻止了哈得尔的問話。这个人几乎是用爬行的姿势，艰难地向他們挪动过来。他的朋友——大胡子瞥見了，很快地跑过去扶住他。他急促地喘息着，嘴里嘟嚕着什么。

費了很大的劲，他們才把这个病人扶上車子。大胡子和哈得尔并排坐在前面。那个病人把腿一伸，头靠着大胡子，直挺挺地躺着，車子一震动，他就呻吟起来。哈得尔迴避着大胡子那只刺人的眼睛，仔細地看了看那个病人，只見他上身穿着一件破烂

的光面老羊皮短褂，头上戴着一頂油膩的羊皮帽子，帽沿压得很低，几乎盖住了他的眉毛。他的眼睛是閉着的。瘦削的臉，光光的，連一根胡子也沒有。看来，他的年龄和哈得尔差不多，只有十八、九岁。从臉型上看，他是一个柯尔柯斯族人。哈得尔向他的下身看去：他穿着一条很短的褲子，从小腿肚到脚踝骨一段发着黑色，好象用破布片裹纏着。

哈得尔艰难地寻思着。他原有的愉快的心情，一下子給赶得无影无踪，他的心向下沉落着。他的眉头結成了疙瘩，旣沒有兴致再唱歌，也忘記了用鞭子打馬。沉默統治着他們三个人。

“老兄，这是怎么一回事？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过了一会儿，哈得尔鼓起了勇气，避开大胡子的目光，輕声地問了一句。

“請少固执些吧！小伙子，把馬抽上几鞭子，别怕踏死螞蟻——有莫合烟嗎？”

“沒有。但我可以送給你們一些的。还有吃的。”

“你說是到了你的家以后嗎？”

“嗯！”

那个少年又呻吟起来。大胡子轉过身子摸摸他的額角，把他的破皮袄襟子拉了拉，沒有說什么。

“小伙子，你家里很有錢嗎？这車子和馬都是你的嗎？是巴依嗎？嗯？”沉默了片刻，大胡子又問。

“我什么也沒有，只有这个。”哈得尔伸出两只手，“我有一个父亲，病着吶。还有一个弟弟。”哈得尔覺得自如了一些，他认为这两个人不会是什么坏人。看来，他們也一定是穷人。但是大胡子的那只眼睛仍把他逼得发慌。他掉头看着别处，又关心地問道：

“你們是从县城里来的嗎？”

“照你說来，你是一个靠一双手給别人干活过日子的人，是

不是?"大胡子沒有回答他的話,却进一步追問。

"城里发生了战事嗎?"哈得尔的兴趣显然不在自己的事情上。

"嗯,有点,不过——把鞭子給我!"大胡子一把夺过鞭子,狠狠地抽了一下大紅馬,大紅馬狂奔起来。

沙枣树的枝条把哈得尔的帽子挂落下来。一張折成方块的白紙,落在大胡子的膝盖上。

"是信件嗎?"

"是的。"哈得尔一边整理帽子一边答道。"是一个阿訇給我的巴依捎的信。"

"什么样的阿訇?"

"什么样的阿訇?阿訇就是阿訇。"哈得尔自如地回答,"他的名字叫亚森,是这一带最大的阿訇。他的長工就有这么多,"哈得尔伸出两个巴掌,"十个。他有一个儿子在县城里当什么警长,我今天还看見过他。唉,眞怪,阿訇有五个老婆,但只有一个儿子,他最小的老婆比这个儿子还小四、五岁哩!……你識字嗎?"

大胡子默默地点了点头。他的那只刺人的眼睛,現在已变得十分温和,在月光下,哈得尔甚至看見它微眯了起来。大胡子微笑着。

"你就念念这封信吧!"

"你同意嗎?"大胡子笑出声来了。接着,他从口袋里摸出了火柴。哈得尔勒住了大紅馬,車子停下了。

微弱的火光在車上晃动着。

"……阿不拉今天从县城回来,但不是来过节……城里发生了战事,三区的馬队来了,你知道(我过去告訴过你),虽然对我們沒有多大关系,但还是……"火柴熄了。

“再擦一根，念完。”哈得尔說。

“不，就是那么回事！”大胡子說，他把紙片折了起来，“我不能浪費我的火柴。”

“这是怎么回事？你能告訴我一些嗎？”哈得尔直盯着大胡子的眼睛，象在审視着什么。“据我看，你們两个人有点古怪——三区馬队抓你們了吧？这位老兄是不是受伤了？”他說着把嘴向躺着的那个人喽了一下。

在哈得尔的意料中，他說了这些話以后，很可能馬上发生些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但事实却相反，大胡子仍然很平靜，那个青年人只把身子动了一下，轉过头来朝大胡子望了一眼。

上弦月歪到西方树梢上了，阿英克尔村子在他們眼前出現。咚咚的手鼓声和吵啦吵啦的“沙巴耶”❶的响声从村边傳了过来。乡亲們还在欢乐地过着节日，他們还不知道在他們的身边已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时，有一个人拉着一匹馬从多浪河岸上走下来了，并且停在大路中間。大胡子把大紅馬蹬了一脚，嘩啦啦从这个人的身边馳了过去。哈得尔仔細一看，认出了这人是保长吾受尔。車子走到村子下方，大胡子默默地抓住了哈得尔的手，勒住了大紅馬。

“小伙子，我們要下車了。謝謝你——剛才碰到的那个人是誰？”

“是我們村子里的保长吾受尔！好，你們下車吧！”

他們下車了。那个少年坐到地上。大胡子抓住哈得尔的手，溫和地說：

---

❶ 沙巴耶：跳舞时用的一种音响乐器。

“你能够給我們一些吃的和一点莫合烟嗎？我們很感謝你。小伙子，不要弄錯了，我們和你一样，靠一双手过活的。国民党抓我們。”

哈得尔的心哆嗦起来，他惊奇地問：

“眞的嗎？那你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得赶快走呀！”

“小兄弟，你不要管这些。快去吧！”大胡子拍拍他的肩膀，推了他一下。

“你們到那棵树后面等一等吧！”哈得尔跳上車，把繮绳一紧，大紅馬揚起了蹄子。但大胡子却又一把抓住了馬繮绳：

“你必須保証不告訴任何人，这很要紧。”

“我向眞主起誓，不告訴任何人——但是，吾受尔保長可能已經看見了你們。”

“不要紧！他不一定看清楚了——你快点轉来！”大胡子放开了手，在馬背上狠拍了一下，大紅馬朝着到村子的大路奔跑而去。

不多一会儿，哈得尔就趕回来了。他弄来了两个大燒餅和一把莫合烟，又送給他們一盒火柴。他紧紧地握住大胡子的手，很長时間不愿放开。

哈得尔回到巴依家，把信交給巴依，胡乱地吃了些飯，就拿起他的笛子走了出来。他的心情有些激动，他覚得做了一件使自己感到滿意的好事，甚至在巴依还沒有放出話来准許他离开的时候，他就自动地走开了。他本来应該先回到自己的小土屋里去看看父亲，但这时，村子前面的鼓声还在响着，一定有人还在跳舞，貪玩的、爱好欢乐的他，不由自主地向大家欢聚的地方走去。他想，阿娜尔汗一定也在那里，他挺喜欢看她跳那种旋轉的手鼓舞，她平时是不輕易跳舞的，今天过节，她一定早在人圈

子里旋舞起来了，他得赶快去为她吹笛子伴奏，阿娜尔汗很爱听他吹笛子啊！他所有的这些愉快的想法，都是今天这种亢奋的心情引起来的。

达吾提家的葡萄架下聚集着很多人。人們圍成了一个圓圈，圈子中間有两个人正在旋轉着。达吾提的彈撥尔发着尖銳的噪音，他老远就能听出来。他走上前去，站到旁边，看見阿娜尔汗依靠在葡萄架的杆子上，两手絞在一起，靜靜地站着，身旁站着克拉木巴依的第二个老婆、現在的僕人帕夏汗。这个三十多岁的胖女人嘴里正在嚼着什么。两只赤脚随着音乐的节拍，在地上輕輕地踏着。达吾提的媽媽土尼沙汗頂着一块大白紗布头巾，坐在帕夏汗旁边的一根木头上，拉着土逊的手，在低声地說着話。哈得尔想朝她們走过去，但他却沒有这样做，就站在达吾提的后面，吹起笛子来。

夜已經深了，月亮也快落下地平綫了。欢聚的人們剛剛散去，多浪河边忽然傳来一陣得得的馬蹄声。夜深人靜，馬蹄声响得非常清楚。往回家路上走着的人們，都紛紛停下来向河边張望起来。在昏暗的月光下，他們看見了几个騎馬的人沿多浪河向下游奔去。

哈得尔的心中翻騰起来：不会是三区的馬队吧？只有这么几个？他站在那里等待着大队人馬的出現，但过了很久，前面馳去的馬蹄声已消失了，后面还沒有一点声音。夜又归于寂靜。

哈得尔正想迈开步子，去追赶走在前头的阿娜尔汗和帕夏汗，突然，从东南方向傳来了一声枪响，清晰地划破了夜空，他又惊呆住了。接着，枪声又响了两下。平靜的阿英克尔村，突然陷入了恐怖和混乱中。向家里走着的人們，惊恐地呆站了一会，然后紛紛放开脚步向家里奔去；而待在家里的人們，却都从屋子里

跑出来，他們聚集在大門口，向天空观望着，靜靜地听着，悄声地交談着。

哈得尔歪靠着一棵白楊树，低头寻思着。他的思緒完全陷在混乱中。他有一种頑强的預感：这并不是三区的馬队，而可能是追捕剛才坐他馬車的那两个人的。他的眼前出現了那个脸象刺猬一样的大胡子，还有那个年輕的柯尔柯斯人。大胡子对他說的話还迴响在他的耳边……但是，現在他們完了，被捉住了……他两手紧紧地捏住他的短笛子，郁悶地低着头向家里走去。

这一天晚上，人們都默默地关上了大門，并用結实的东西把它頂好，有牲畜的人还仔細察看了圈棚；然后，人們都睜着眼躺在炕上猜測着，焦虑地等待着灾难的降临。

克拉木巴依家的人口并不多，除他本人之外，还有他的第三个妻子阿西汗和被降到僕佣地位的二房妻子帕夏汗。阿西汗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女人，但是，除非是家里人，外人休想看見她的眞面目，因为她的头上永远頂着一块寬大的黑紗头巾。她是一个富农的女儿，从小嬌生慣养，由于她长得漂亮，十五岁就給克拉木做了第三个妻子。他比她大二十八岁，她今年是二十五岁。十年来，她在克拉木家的活动范圍，是从正房到臥室，从臥室到厨房，間或，在巴依外出时，她才可以到宅旁的果园里去走动走动，尝尝新鮮的葡萄，吃几个酸杏子或桃子，这就是她唯一的乐趣。由于她生活的孤独和空虛，有时候，表面上也会对阿娜尔汗和帕夏汗表示一些亲热和好感。但她对待那些长工們，象对阿木提父子，她心里却永远怀有一种成見，一种难以改变的卑視和憎恶。她很少說話，說起話来声音也很低。克拉木在家

时，她总是象只猫一样悄悄地蜷縮在炕角里，手里不停地編織着花边。克拉木对她有时也是很殘暴的，那些怒罵和毒打她只能无声地忍受。在这个家庭里，人們甚至感覺不到她的存在。至于帕夏汗，她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是很奇怪的。在她十四岁的时候，就由克拉木的父亲、老巴依作主，让克拉木和她結了婚。帕夏汗的父亲是很早以前的克拉木家的佃戶，因为交不起租，就把女儿頂了租，而老巴依是一个十分殘酷和吝嗇的人，他沒有花費一文錢，就給当时品行十分不正、剛死了老婆的克拉木又娶了一房媳妇。当然，克拉木是不会喜欢她的。老巴依死了以后，克拉木就又娶了阿西汗，接着就把帕夏汗打入了僕佣的行列。在这几十年的奴隶生活中，她曾不只一次地想到过要离开克拉木家，但她到哪里去呢？父母亲早已經死了，家里再沒有任何人。她虔誠地禱告眞主，望眞主給她幸福，她忍耐地听任着命运的安排，打发着辛酸痛苦的岁月……

克拉木到现在还沒有儿女，这在他說来是最大的也是唯一的遺憾。他也曾想过再找一个妻子，但是他已經完全衰老了，健康不允許他这样做。近年来，他的性格变得和他的父亲、死去的老巴依一模一样，十分暴戾。他多么忧愁，这么多的家产将来怎么办呢？他更发愁的是他的家业和他的身体一样，这二、三年来，也出現了衰退的迹象。几辈子的佃戶，有的死得断了根，有的迁到别的地方去了；另外两个长工，一个去跑小买卖，一个去当鞋店的学徒；他的一部分土地已經荒蕪了。不錯，哈得尔是走不开的。謝謝眞主，他家已欠了他許多的粮食和天剛[1]，这些債款，哈得尔再干五年也偿还不清。

---

[1] 天剛：銀币。

当克拉木巴依看了亚森阿訇的信以后，他的心紧縮起来，他放下手中的茶碗，用手背擦了一下焦黄的胡子，拿起一片卷烟紙，卷起莫合烟来。由于恐惧，他的手指直发顫，抓起来的烟末也撒到炕上了，費了很大的劲才卷成一根烟。他拿着烟又沉思起来，嘴里嘟囔着：

“消息傳的太慢了，还来得及嗎？”他把沒有点燃的烟又放下来，“不会有什么吧？三区的馬队是自己人，但防备一下也好。打仗，总沒有好事。”于是他叫道：

“阿西汗！你来，阿西汗！”

阿西汗从里間房子里走了出来。

“把东西收拾一下吧！”他站起来，走进里間屋，点亮了灯，严肃地說，“发生了一种不好的情况！你把那些值錢东西包起来吧——我的刀子呢？”

他說着轉身从柜子里找出了一把带套子的腰刀，别在大腰带上：

“輕一些，不要惊动别人！”

清脆的枪声划过靜寂的夜空，从敞开着的小天窗外钻了进来。克拉木撒开了拿着东西的手，象一滩泥似的瘫軟在地板上了。阿西汗双手抱住头，面孔煞白。

“眞主啊！已經来了嗎？……打……打起来了……嗎？”克拉木象呻吟一样断断續續地念誦着，他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但两只腿怎么也不听話，站不直，立不穩，最后还是阿西汗扶住了他，他才勉强地坐到炕沿上去。

“阿……阿西汗，把灯吹了，把……把灯吹了……”

阿西汗吹熄了灯，他們在黑暗中靜靜地坐着，等待着消息。枪声只响了三下，再沒有听見任何动靜。这时，門口傳来了說

話声。

克拉木听出了是阿娜尔汗和帕夏汗的声音，于是，他站起来，挨着墙壁慢慢地摸到外間房門口，使起劲，严厉地咳嗽了两声，然后大声問道：

“响的什么声音？”

“枪声，从东南方向傳来的。”

“看見什么了嗎？”

“枪响以前不久，看見有几匹馬跑过去了！”

“嗯。把大門关好，去睡吧！”

克拉木估計不会有什么大的問題，只有几匹馬，不会是三区的馬队，而且枪响了三下以后，再沒有任何动静，他的心落实了一些，便和阿西汗从容地把貴重东西收拾好，等到帕夏汗和阿娜尔汗回到她們自己的房里后，两口子便打开后門，把东西藏在果园的芦葦丛深处，然后回到屋里坐在炕上，悄悄地交談着，叹息着。

…………

他做了一个恶梦，梦中有人追逐他，他艰难地在一个沙堆上奔跑，忽然一下陷落进松軟的沙土里，拔不出腿来。他呼叫着阿西汗，呼叫着帕夏汗，甚至还呼叫着哈得尔。

“来呀，你們来呀……”

阿西汗猛力地推搖着他，他醒过来了。他发覚他盘着的两条腿压得发麻了。

“有人在打門，打了好一会了。”阿西汗抓住他的胳膊猛力地搖着。

不錯，眞的有人在打門，咚咚咚……

他一把拉住阿西汗向院子里跑去，从厨房里喊醒了帕夏汗，

叫她去开門，然后，他和阿西汗偸偸地、急速地打开通往果园的后門，钻了进去，身子靠着門板，諦听着外面的动靜。

帕夏汗和阿娜尔汗打开了大門，門外站着黑压压的一大群人，还拉着几匹馬。她們現在明白了，这正是她們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看見的那几匹馬，但看来人数是增加了。

"克拉木巴依平安吧？他在家嗎？"吾受尔保长領着一高一矮两个人走进了大門。那个高个子一面高声說着一面徑直向正房走去，吾受尔和那矮个子跟在他身后。外面的人和馬匹也一个接一个地走进院子里来。

帕夏汗认出了这个高个子正是亚森阿訇的儿子阿不拉，以前他曾上克拉木家来过。

他們在正房門口停下了。吾受尔喊着："巴依，克拉木巴依！"

"阿不拉警长，阿不拉！"克拉木巴依狂喜地叫着从后門外冲了进来。他伸出两手："阿不拉，是你呀？……快进屋去——可把我吓坏了！吾受尔保长，快請！"

不知是由于惊魂未定还是意外的喜悅，克拉木巴依表現出极度的謙和，他的情緒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人們在院子里乱了一陣，慢慢安靜下来。帕夏汗和阿娜尔汗这时才看清楚：三个背枪的警察押着两个人；那两个人的手反綁着。其中一个一进院子就靠台阶坐下去了，另一个笔直地站着，叉着腿，一动不动。

"克拉木叔叔，"阿不拉一面把手枪插进腰里，一面坐到炕上去，"我干了一件紧急的工作，已經干完了，天亮就得进城去——这位是和我一块工作的同事。"他笑着介紹了那个矮个子。

"阿不拉警长抓到了两个坏人……"吾受尔在一旁討好地搓着两只手說。

“把弟兄們請进来吧，你看我多糊涂！……帕夏汗，赶快做飯！阿娜尔汗，拿茶来！”克拉木手忙脚乱地吩咐着。

“别忙，克拉木叔叔，我們歇一会，談談吧！天亮咱們再吃飯——我們抓回了两个逃犯，他們是前天晚上乘着混乱从城里越獄逃跑的。感謝眞主！我們抓住了他。”他用手帕擦了擦手上的汗，开始卷烟。

“他們是什么人呢？……刚才打枪的就是你們吧？”

“是的。他們是两个坏人。多亏吾受尔保长，不然还不会这样快就抓到他們！”阿不拉笑嘻嘻地說。

“哦，眞主保佑，抓住就好了。”

阿不拉告訴他的同事，出去給馬上些草料，叫三个警察輪換着看住犯人，大家都休息一下。

克拉木凑到阿不拉跟前問道：

“城里打起仗来了，是怎么一回事？有危險嗎？”

这时阿西汗斜着身子，用头巾遮着半个面孔走了进来，朝着阿不拉弯下腰去。阿不拉急忙站起来，把手放到胸前，也弯了一下腰。阿西汗仍然斜着身子輕輕地走到黑黑的里間去了。

“不要紧，敌人已經退了。这几天，有些地方也出現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有人已經打了保长，有的地方巴依和乡长的东西也被搶了。他們說这些人都是汉族人的走狗，是国民党的儿子。”他笑着继續說，“哼！我就是国民党，我和汉族当官的都是朋友，看看吧，現在还是咱們的天下，混蛋們眞是不識好歹……我們是有办法治他們的。这两个家伙就是准备去找三区部队的，但他們并沒有逃出我阿不拉的手心。”他說話的声音漸漸大了起来，得意地揮着手。

“三区部队不都是咱們維吾尔人嗎？怎么搞的？”

“你不懂，克拉木叔叔！这个你不懂……你想，他們要推翻国民党，如果眞的把国民党推翻了，还有我阿不拉警长嗎？再說，当大官的哪一个不是汉族人，我們靠的是誰？这还不明白嗎？……”

“是的，是的……”吾受尔和克拉木几乎同时这样附和着說。

天剛亮的时候，哈得尔被人喊醒了。

哈得尔的覚从来没有睡足过，在他的記忆中，他始終是在睡梦中被人叫醒的。叫他最多的是他的老父亲，其次是帕夏汗或阿娜尔汗。

“你老是睡个不完！”他們每次叫醒他之后，总要这样叹息着埋怨几句。有好多次，克拉木巴依为这事发了脾气，揍了哈得尔。

这天早上，帕夏汗在門外叫醒他之后，还叮嚀道：“快点呀，巴依正在生气哩！”然后又狠狠地捶了几下門板才走开。

黎明。

多浪河的喧嚣声似乎比昨天大了一些。河边行走着提水的妇女和飲牲口的人。早晨的炊烟象一条輕紗纏繞着丛密的、高大的树木。昨夜的枪声并没有給这美丽的早晨带来任何不愉快的痕迹，人們照常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那枪声，那偶然的惊恐，只不过象一道閃电，刹那間就消逝了，阿英克尔村仍然被往常的和平和靜穆籠罩着。

哈得尔推开了巴依家虛掩着的大門，一种惊詫的感覚立刻襲上他的心头，他首先看見了一把发亮的刺刀，接着他看見了一个穿黑制服的警察的身子；最后他还看見了另外两个人，一个坐在廊檐下柱子旁边，一个在院子里来回走动着。他們两个的手

都向后铐起来。哈得尔定睛一看，差点儿沒有叫喊出来，这不正是坐了他車子的那两个人嗎？一点也不錯，他們終于被人捉住了……在院子里来回走动着的正是那个一只眼睛的大胡子，坐着的正是那个柯尔柯斯族少年。这时，听見有人进来，他們两个都轉过头来了——哈得尔难过地低下头，匆匆地走进厨房去。

阿娜尔汗和帕夏汗正在灶上紧張地操作着。

"来的有点儿迟了，哈得尔！这象个做活的人嗎？"帕夏汗埋怨地說。

"还不快点去收拾牲口？巴依要去哈拉塔了！"阿娜尔汗也有点生气地說。

哈得尔的脑子紛乱极了，他根本沒有注意听她們向他說些什么。过了好一会，他才問：

"来了什么人？"

"快去干活吧！哎呀，你这个人。去备馬，听見了嗎？去备馬！"帕夏汗不耐煩地嘟囔起来。

"听見了。我是問来了什么人？"

"来了阿不拉，阿不拉！我的眞主，你怎么了？"帕夏汗揮着两只湿漉漉的手，冲到他的耳边叫道。

"阿不拉来了。他們抓了两个人，馬上就要走了。巴依也要到哈拉塔去。叫你快去收拾馬匹。"阿娜尔汗平靜地、看着哈得尔說。

"阿不拉、阿不拉……"哈得尔扭轉身子，向外走，嘴里不住地念誦着。当他經过院子向馬棚走去时，他发覺大胡子在注視他；他的那一只机灵的、炯銳的眼睛閃动着，嘴唇微微張开，好象在微笑。哈得尔看了他一眼，赶忙走过去了。

吃过早飯，人們从房子里走出来了，哈得尔还看見了吾受

尔，他再三和阿不拉握手告别，謙卑地笑着，捋着胡子。不多一会儿，六匹馬——克拉木巴依也在內，他是去看亚森阿訇的——押着两个步行的囚徒，緩緩地沿着多浪河向西北方向走去。哈得尔茫然地站在那里，仿佛誰在他的心上戳了一刀子似的，很难过。他借着去取苜蓿草，爬上了馬棚的屋頂，站在上面眺望。他看見那个大胡子慢悠悠地挨着路边走着，后面跟着那个少年，他的两条腿象墜着两块千斤石，十分艰难地挪动着。他紧挨着阿不拉的馬头，阿不拉的腿向前伸着，皮靴尖儿抵着他的脊背，推他快走。

枪声，逃犯，阿不拉警长，一夜間发生的这一連串的事件，象一股瘟疫，迅速地在多浪河沿岸傳播着。宁靜的多浪河翻起了浪花，各种各样的謠言象臭虫一样，咬噬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眞主要給我們灾难了！”人們叹息着。



第二章

修靴匠

这天早晨，哈得尔在村子口碰到一个陌生人。这人穿着花格子布衬衫和深褐色的条絨长褲，携带着一副簡单的行李——一块黑羊毛毡子，一件长的黑色袷袢[31]和一只小木箱。他的年紀在四十岁左右，留着两撮黄色的小胡子，灰褐色的眼珠閃着狡黠的光。

哈得尔詫异地看了他一眼，正想从他的身旁走过去，不料却被那人拉住了：

“对不起，小兄弟，这里是阿英克尔村嗎？”

“是的。你找誰？”

“哈孜巴依。請告訴我，他的家在哪里？”那人謙和地笑着說。

哈得尔楞了一下，边打量那人，边回答道：

“哈孜巴依？死了几年了，該化成水了！克拉木巴依还活着，但也沒有多少日子了！”

“这……”小伙子的話显然使这陌生人产生某种不舒服的感

覺，他犹豫了一会儿，又問："哈孜巴依家里沒有人了嗎？"

"沒了——我下地里去了，你再到村子里去問問吧！"哈得尔說后，独自迈开步子走了。

一抹失望和悵惘的阴影掠过这陌生人的面孔。他发了一陣呆，然后聳了聳肩头，快步地朝村子里走去。

他来到了阿友甫家門前的葡萄架下，放下了手中的行李。阿友甫老人蹲在院子里，正在修理着一架木犁。陌生人輕輕地走过去，把手放到胸前，弯下腰去，說道：

"你好，老大爷！我是一个修靴子的。"

"你好，老哥！"阿友甫赶忙站起来还礼，"修靴子的？好啊，我們村里的好多靴子正需要修补呢！"

"很好。我想借用一下你的这块地方。"陌生人謙和地說，把手向葡萄架下一指。

"不成問題。請先到屋里坐坐吧？"

"不啦，我就要开始工作。"

"我这里就有两双，請你先补一补吧。你的生意一定会很兴盛的。"老人笑着向屋子里走去。

这时，这位修靴匠发覺他的身旁还站着一个挂着鼻涕的小主人。他走过去，用手撫摸着他的头，温和地說：

"你好，小朋友！咱們做朋友吧？好嗎？"

小土遜奇怪地張着嘴，一句話不說，眼睛直盯着修靴匠的那只精致的小木箱。

"这是一双靴子，这是一双套鞋。破的很了，你看能修嗎？"阿友甫老人把两双靴子摔到地上說。

---

❶ 袷袢：維吾尔人穿的圓領大衣。

修靴匠蹲下去，心不在焉地翻弄着靴子：

"可以的。——啊，不行了！这双套鞋太破了。老人家，你要知道我的手艺不高。"他嘻嘻地笑着，把行李解开，在葡萄架下鋪上了毡子，把袷袢折成坐垫；然后打开了木箱，嘩啦一声倒出了他的各种工具：鉄錘、鉄砧、錐子、大剪子、刀子和許多大小不等的鉄釘，还有厚的、薄的、大的、小的、黑色的、黃色的皮块，还有黑色的刷鞋毛刷和鞋油盒子等。他把鉄砧釘到地里，坐下来，边整理着工具，边問阿友甫老人道：

"老大爷，听說你們村里的哈孜巴依已經死了几年了，家里也沒有人了，是吧？"

"你問哈孜巴依？你认得他？"阿友甫老人詫异地問。

"嗯，跟他家有那么一点儿远亲关系。"

"哈孜巴依为人太刻薄，沒落个好死！"阿友甫老人思索着說，"几年前，他被仇人用大头棒砸死了，尸首給扔到多浪河里，泡了三天三夜才打撈上来。他的老婆——那騷狐狸把家产一变卖，带上五岁的独生子跟人跑了。"

"哦……"修靴匠沉吟着，把鞋油盒和毛刷整齐地摆在木箱上。

阿友甫老人听說这修靴匠是哈孜巴依的亲戚，再注意看他的动作，断定了这个人不是一个眞正的修靴匠。你看他的手是那样的白嫩，指头細而长，他臉上的皮肤虽然經过太阳的照晒，有点发黑，但仍然是細嫩的。他的两撮黃色的胡子，尖儿也是那样高貴的向上翹着，头上戴的綉花小帽是金絲綫的，式样也很讲究。

"你的名字呢？朋友！从城里来的嗎？"

"嘿嘿——我叫沙巴也夫。"修靴匠愉快地微笑着說，眼睛眯

縫着，看着他手里的工具。"我父亲是一个商人。我是生在伊犁河边，长在伊犁河边；在省城上学；后来，唉！非常不幸，父亲死了。沒办法，我去当了十年的教員，后来就学当修靴匠了。这次来阿英克尔，原想看看我那亲戚哈孜巴依，哪知道他却死了。"

"你干这一行的时間不久吧？"

"連半年也不到。"他笑着回答。

"那么，你为什么不继續当教員呢？"

"生活維持不了啊！老人家。再說干这門手艺，精神多松快，又能游地方，又能交朋友。你說呢？"

"我总认为当教員比当修靴匠强得多。"

"我可不这么看。人心各有所好嘛！"他站起来，大声笑着，从怀里取出了一块折起来的白布，把它抖开以后，挂在葡萄架上。

"这上面写的什么？"老人看見白布上写着黑色的維吾尔文字。

"'修靴匠沙巴也夫'，好嗎？"

"啊！你做的倒很齐全哩！"老人笑起来。

…………

中午，哈得尔抽空回家来看父亲。一进門，阿木提老大爷就告訴他："阿友甫老人剛才来过，他說村里来了一个修靴匠，还是一个教員哩！他說有破靴子拿去修修吧。他还……"老人咳嗽着，掙扎着要坐起来，"他还說，修靴匠沙巴也夫要住在咱們家里呢。他說，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住在咱們家里？你答应了嗎？"

"我沒有答应，想等你回来再說。你去看看吧！你的那双破

靴子也带去吧！"

哈得尔把做好的"五馬什"❶送到老人的手里。

"那个修靴匠叔叔还有一个布牌牌哩！"土逊眨巴着眼睛好奇地說。

"布牌牌？什么布牌牌？"哈得尔拉着他向达吾提家走去。

这正是中午歇晌的时候，有很多人集聚在葡萄架底下。有的端着木盘子用小木勺吃"五馬什"，有的啃着玉米馍，有的輪換着抽一根莫合烟。阿友甫正蹲在那里，仰着头把一撮"納斯"❷放进嘴里，再用舌尖朝下压了压。他的儿子达吾提，正拿着一根树枝指点着沙巴也夫的布招牌，认着字。

"你看哪，就是这个布牌牌！"土逊指着对哈得尔說。

"那上面写的什么？"哈得尔站在达吾提的后面問。

"誰知道！什么沙巴、沙巴的？"

人們爆发了一陣哄笑。

"什么沙巴、沙巴的？不識字就安份点。"沙巴也夫抬起头，大笑着向哈得尔打招呼，継續說，"是'修靴匠沙巴也夫'。沙巴也夫，我的名字。这位小兄弟我們早晨会过面……"

哈得尔一看，这个修靴匠原来就是早晨在村子口碰到的那个陌生人。他皺了皺眉头，把皮靴丢到地上說：

"看看能修嗎？"

"放下吧，不会錯的。明天来拿就是了。"

"这就是哈得尔。"达吾提介紹說，"哈得尔，修靴匠沙巴也夫要住在你家里。"

---

❶ 五馬什：即苞谷糊糊。

❷ 納斯：烟的一种，呈小顆粒状，食用时，含在口里。

修靴匠站了起来，象迎接一个熟悉的人一样，和哈得尔握手。

“要打扰你了，朋友！”

“不要紧，不过我的父亲是一个病人。”

“那怕啥？干活的人，一倒下去就睡熟了——我是不打鼾的。”

大家又笑了起来。

“你不是来找哈孜巴依的嗎？”哈得尔記起修靴匠早晨向他打听哈孜巴依的事。

“是啊，来阿英克尔，想順便看看我那位远亲，哪知道他早就不在人世了，这个不幸的人！”修靴匠收斂了笑容，露出几分悲痛的样子。說着，拿出一包莫合烟，向大家伸过去，“諸位可能都知道了，我叫沙巴也夫！伊犁长大的。在省城念过书，当过教員，父亲是个商人，早死了。”他又背誦起他的历史来了。他的眼睛不看任何人，細眯着，一只手不住地捏着他的胡子尖儿，使它再翹高一些。剛才的愁容早消失了，他又快活起来。

沙巴也夫眞的是在伊犁河畔长大的，也的确在省城念过中学。他父亲死后，他回到家乡当了教員。不久，三区革命爆发了，他跟着几个朋友参加了革命。在参加革命时，他曾怀着个十分瑰丽的幻想：革命軍一下子就打到省城去，把所有的汉族人都統統赶跑。那时，新疆独立了，建立起伊斯兰教共和国，他，沙巴也夫可以获得个比当教員惬意得多、荣耀得多的什么职位——他认为自己是个很有才能的維吾尔人，是个干大事业的人。那时，他还可以把他父亲的家业重新整頓起来，让他家的姓氏响彻伊犁河畔！

他强烈地仇恨着汉族人，不管什么样的汉族人他都恨。这

种仇恨是得自他父亲从小的苦心培育。在他很年輕的时候，他那作为一个大投机商人的父亲，就諄諄地告誡他：

“汉族人压迫我們，害得我們民族貧困，我們的民族在灾难中！要記住啊，只有赶走汉族人，我們的子孙才能过好日子。”

这个大投机商人，在和国民党官僚資本的竞争中，生意上遭受到一次最慘重的失败，破了产，还險些儿吃了官司，就这样，他怀着对汉族人的无比仇恨郁悒地死去，并且把这仇恨遺留給儿子。

沙巴也夫参加三区革命后，被分配在一个下級領导机关里当文书。不久，他对革命发生了动搖，在反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反动統治的殘酷斗爭中，他吃不了那种苦，他害怕在战火中死去。他逐漸感覺到要推翻国民党反动統治、把汉族人統統赶跑，不是当初想的那么容易，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流血牺牲，他，沙巴也夫怎么能牺牲呢？牺牲了不就一切都完了嗎？……

就在他的幻想破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使他自己十分难堪的事情，他无耻地强奸了一个居民的幼女，被老百姓控告了。領导上正在向上呈报，准备給他严厉的紀律制裁。趁着这个时間，他畏罪逃跑了。

記得那是一个夏天的、漆黑的夜晚，当他背着一个小包裹走出駐地时，哨兵发覺了他。哨兵喝斥他站住，并且走过去要檢查他时，他就偷偷地摸出了刀子，冷不防地把哨兵戳倒了。

他不敢向駐有国民党軍队的方向跑去，就一直向南，沿天山北麓向东走，在哈薩克牧人的草地上行走了十几天，才翻过天山冰大坂[1]，来到了天山南麓。不久，他就出現在南疆的这个小县

[1] 大坂即高山的陡坡；冰大坂即冰山，很难攀越。

城里，当起修靴匠来。后来不知怎么給他打听到了，他的一位多年不相往来的表舅哈孜，是阿英克尔村的巴依。于是，他萌了投奔这位远亲的念头。这一次，当三区革命部队的一支人馬进攻县城时，他害怕被革命部队捉住，毅然地背起了工具箱，偷偷地来到了阿英克尔。

“諸位知道，我們的民族在灾难中。汉族人把我們欺侮得够了。年輕的人們，眞主給了我們神圣的任务，这就是打倒汉族人，把他們都赶出去。諸位知道，我的家乡起了革命，諸位知道革命吧？那是什么样的革命呀？我的眞主！”沙巴也夫搖了搖头，手里揮舞着的小鉄錘停住了，“維吾尔民族是一个神圣的、偉大的民族……”

大家默默地点了点头，有人輕輕地說：

“是呀，我們維吾尔民族太軟弱了。唉，眞主！……你們沒見国民党那些当大官的和背枪的士兵們，哪一个不是汉族人？眞主保佑！沙巴也夫先生，你看这是怎么回事？”

“不錯，汉族人压着我們。但是我們拚着死力气干活，还餓着肚子，动不动皮鞭就抽到身上来了……”哈得尔看着沙巴也夫的眼睛，平靜地說。

“誰的皮鞭抽到身上来了？”沙巴也夫表示十分惊奇地問。

“哈，哈哈……沙巴也夫，你是个书生，怪不得你十分吃惊。皮鞭，是平常的事情。”阿友甫大笑着，推了推哈得尔的肩膀，用不屑的眼光斜視着沙巴也夫，然后搖了搖头，走到房子里去。

人們的心情多么紛乱。修靴匠沙巴也夫的言論，象給阿英克尔一些年輕人平靜的心灵的湖泊中，投下了一块石子，濺起了小小的浪花。他們覚得这个念过书的修靴匠的确懂得很多事。哈得尔开始感覚沙巴也夫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可不是嗎？他

說的很多話都是对的。县里当官的大都是汉族人，汉族軍队随便毒打維吾尔人，侮辱妇女。这些，听說的和亲眼看見的实在太多了。但是，沙巴也夫所談的还不能使他感到最大的滿足。他的心中永远挂念着一件事，而这件事由于沙巴也夫的言論的影响，使他更加感到不安。这就是：那天晚上阿英克尔的枪声，独眼的大胡子和漂亮的柯尔柯斯少年以及那个阿不拉警长等等。这些和三区馬队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想，修靴匠能不能使他完全懂得这些道理呢？

晚上，哈得尔給牲口添好了苜蓿草，回到家里把房子收拾了一下。把土炕也扫了扫，把父亲睡覺的地方向边上移了一点，就向达吾提家走去。

葡萄架下有一堆人大声說着話，莫合烟的火星子閃亮着。哈得尔听見达吾提的声音：

"……說說这个事情吧，沙巴也夫先生！"

"說起这个嘛，我的肚子就脹起来了⑬。总之一句話，我們維吾尔民族簡直象綿羊一样，誰来誰欺侮。至于三区革命，那是开玩笑的事情。他們叫喊反对民族压迫，但他們并沒有决心維护民族利益。据我看，他們也成不了什么事。"他用手指捏着向上翹起的胡子尖儿，表示十分聪明地說，"我还听到一种奇怪的說法，有人說压迫和統治我們維吾尔人的只是汉族人中少数的人，大多数的汉族人并不都是坏人。哼！我看，汉族人哪有好人？都一样！都一样！——哎，你看我！說这些你們是不懂的。哎，反正他們都是胡說八道。按他們的說法，我們很多忠誠的維吾尔就遭殃了，那怎么能行？那是不行的。所有的維吾尔都应該

---

⑬ 肚子脹是生气的意思。

是一家人。”

“喂，沙巴也夫先生，那么，为什么本民族的人还抓本民族的人呢？前几天，从这儿大路上抓去了两个人，这是大家都看見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哈得尔挤进人群中大声地問沙巴也夫。

“那是受了汉族人的指使。民族中間也有敗类嘛！”

“好說，好說……”人群中有人低声說。

沙巴也夫嘿嘿地笑着，好象发覚自己的說法前后发生矛盾，有点儿难堪的感覚。他嘴里虽然笑着，心里却惊慌起来，他覚得这些年青人不太好对付，还是应該愼重点好，不要弄得自己下不了台。

“算了，算了！不要談这些了。談这些有什么用呢？”阿友甫在門口向大家說，“赶快回去休息吧！”

哈得尔領着沙巴也夫向家里走去。路上他对哈得尔說：

“我老实告訴你，年輕的朋友！我是喜欢交朋友的，我最喜欢象你們这样的年輕人。我是一个快乐的人啊！”

“不錯，你的确是一个快乐的人。”

“唉！我也有不少的痛苦。”

“这是怎么搞的？”

“年輕人，老实告訴你，我就是因为反对汉族人，国民党要抓我，我才跑到天山南面来的。”沙巴也夫的声音渐渐低弱，“我翻过了天山冰大坂，来到了这里。你知道，以后我就在县城里学当靴匠。唉，多苦啊！”他叹息着，輕輕地咳嗽起来。

他的这段話，的确引起了哈得尔的同情和尊敬。他覚得沙巴也夫是一个勇士，是一个为受压迫的維吾尔民族进行忘我斗爭的英雄。不是嗎？他为了反抗汉族的統治，丢掉了职业，翻越天山冰峰，可說是十分辛苦的了。

“你这样做，我很欽佩你，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是啊，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話。”

哈得尔看了看他，沒有啃气。他覺得这个人不但很老实，而且还有些可怜。你看他現在弓着腰，头縮在脖子里，腋下夹着他的毡子和袷袢，木然地移动着脚步，象一个幽灵一样。他在人們面前夸夸其談时的那副劲头，不知到哪里去了，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

修靴匠沙巴也夫来到村子里的事情，人們很快就傳开了。人們不仅需要修补靴子，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种来自沙巴也夫的、生活上的刺激。沙巴也夫可以說出人們从未听过的新鮮事和发生在城市里的形形色色的趣聞。非常清楚，他在哈得尔面前所流露出的內心的忧郁，当着大家的面时好象消失得一干二净，他仍然是快乐地夸夸其談。

有一次，阿友甫老大爷眨着嫌恶的眼睛质問沙巴也夫道：

“沙巴也夫先生，县里的警察局长、专員和其他不少当官的，都是維吾尔人吧？但他們为什么要杀害本民族的兄弟呢？”

沙巴也夫的心里又震惊了一下。因为这个問題最不好解答，連他自己也的确說不出个所以然来。他想了一想，就信口胡編起来：

“这个問題很有意思。又要麻煩我的舌头了。”修靴匠笑着說，“警察局长叫伊明，他会說好几种民族的語言。倒楣的家伙，他和县长的太太发生了私情。你們知道，县长是汉族人。伊明和县长太太搞得火热，弄得他自己的老婆打翻了醋罐子。他的老婆是誰呢？你們猜，”修靴匠用眼光詢問大家。“阿瓦汗。簡直象一朵花。因为她是国大代表，人們就叫她‘国大之花’。听

說她还和蔣介石接过吻呢！”

“唉，你不是說伊明和县长老婆的事嗎？”有人提醒他說。

“是的，是的。他們两个不是搞得火热嗎？不幸得很，有一次給县长碰到了。县长是一个大胖子，他在門口一站，伊明逃不脫了，两腿一軟，就乖乖地跪在那里了。倒楣的家伙，就这样听从了这个汉族县长的話，叫干啥他就干啥！”

人們点点头，大笑起来。

“不那么簡单吧？”大家平靜下来之后，达吾提摇了摇头說。

一些年輕人很爱接近沙巴也夫，他們认为这是一个多么亲切的人，这个人聪明而且快乐。但是，阿友甫老人有一次却对哈得尔和达吾提說：

“注意点吧！修靴匠是一个騙子。最后他要拿走你們最宝貴的东西的。瞧着吧！”

阿英克尔村开始收割麦子了，村子里的閑人減少了，葡萄架下冷冷清清。这一天，克拉木巴依查看过长工干的活以后，經过达吾提家門口，他看見了飄动在葡萄架上的“修靴匠沙巴也夫”的白布招牌。他最近也听到了关于这个修靴匠的一些事情，由于好奇，他就拄着手杖朝沙巴也夫走过去。

“你好，巴依！要修靴子嗎？”聪明的沙巴也夫站起来欢迎，“我的手艺不高……”

克拉木巴依吃力地坐到一块土坯上，冷淡地說道：

“托眞主的福。沙巴也夫先生，关于你，我早就听說啦！你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干这一行手艺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凑合凑合嘛！巴依。为了生活……”沙巴也夫站在那里，弯着腰，十分謙卑地說。

“你是一个有知識的人，听說你跟已故的哈孜巴依还有亲戚关系，是嗎？”

“是的，巴依！我来阿英克尔，原是想投奔我这位表舅的，沒想到他已經去世了！”

“这么說，你是哈孜的表外甥了？哈孜是我的好朋友，一个挺好的人！眞不幸，遭了坏人的毒手……沙巴也夫先生，你也是个有錢人家的子弟，又有知識，干这种事情眞可惜！眞不該啊！”

“沒办法啊，巴依！”

他們两个亲切地交談起来，沙巴也夫拿出了莫合烟，并亲自动手給巴依卷了一支。到天快黑的时候，克拉木巴依便把沙巴也夫請到他家里去了。

黄昏，哈得尔从田里回来时，看見阿娜尔汗一手提着銅茶炊，一手托着一个盘子，向正屋走去。房子里傳出了談話声，有时还夹杂着阿西汗的胆怯的笑声。当他搞好牲口，蹲在台阶下磨鐮刀的时候，才很清楚地听出了是沙巴也夫和克拉木巴依在談話。

“我最敬爱的克拉木巴依，眞主睜着眼睛，把汉族人統統赶走以后，才有咱們的前途……”

“那么，有良心的維吾尔人到哪里去了？汉族人能赶走嗎？”克拉木叹息着，小声地說。

“我們民族中有的是有才能的人。你放心，巴依。总有那么一天的。”

“可是，你看……我也老了……”

“不会的，”沙巴也夫大声說，“你是一个有良心的維吾尔人。你的身体和你的家业一样是会永远兴盛的。”

“托眞主的福……”

“…………”

哈得尔边磨镰刀，边听着他們断断續續的談話，忽然听見沙巴也夫嘻嘻地笑着說：

“……美丽的女人是不頂头巾的。我們那里就是这样。”

“哈，哈……”屋子里的人都笑着。

哈得尔嫌恶地吐了一口唾沫。这时，那个嬌小的阿西汗从屋子里走出来了。她两只手紧紧地压着头巾，象猫一样，輕手輕脚地走到哈得尔面前，停了一会，便向他斥喝道：

“誰叫你在这儿磨镰刀的！到外面去磨。”然后，她向厨房走去。

这晚，直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沙巴也夫才从克拉木家回到哈得尔的房子里来。他一脚踢开了小木板門，狂笑着。嘴里含糊地念着：“有良心，有良心；……好得很。好美丽的一朵花呀！唉……嗷，嗷……”

哈得尔聞見了一股酒气。沙巴也夫喝醉了。

等他睡下来，安静了之后，哈得尔問他：

“克拉木巴依这个人怎么样？”

“不，不錯，不錯……是一个有……有良心的……的人，哼，……”沙巴也夫含糊地、断断續續地說。

哈得尔的脑子嗡嗡地响着，他气得連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冷笑了一声。

“一朵美丽的花呀！花呀！在……阴暗……中、中枯萎了、枯萎了……”沙巴也夫喃喃地念誦着，象在梦中一样。

“准是叫阿西汗迷住了心窍……狗儿子……”哈得尔心想。

从这一天开始，沙巴也夫差不多天天都要到克拉木巴依家去。葡萄架底下很少看見他了，一双靴子修几天还修不好。每天

晚上回来，有时高兴，有时唉声叹气，哈得尔渐渐討厌起他来了。

两星期后的一个中午，太阳象火一样在大地上燃烧着。空气象凝固了似的，一絲儿风也沒有；干熟了的小麦，在阳光的烤灼下发出簌簌的响声，大地一片死寂，只有那些躲在野草底下的蟋蟀发出焦急的、嘘嘘的叫声。

哈得尔和巴依临时雇来的四、五个短工，在大块的麦地里揮动着鐮刀。汗水在他积满尘垢的面孔上刻划出一道道黑色的痕印，他光着头，在略带黃色的头发根里，沾滿了白色的和褐色的碎麦芒，赤裸着的上身上，汗珠子在阳光中閃亮……

"太阳都偏西了！哎呀，托乎底！"哈得尔丢下鐮刀，双手叉着腰对托乎底說。

托乎底是肉孜毛拉的佃戶，是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中年人。春耕时，由于忙着給毛拉播种，他耽誤了自己的小麦播种期，結果只种了两"卡拉"❶地的玉米。所以他現在沒有收割麦子的工作，而毛拉的小麦还沒有完全黃熟，他就乘这个机会来給克拉木巴依打短工，挣几卡拉粮食，以便渡过这青黃不接的飢餓季节。他听到哈得尔叫他，也把鐮刀一丢，用手背擦了一下他的弯曲的黃胡子，說道：

"是呀，太阳偏西了，阿娜尔汗一定又被别的事情纏住了，不然，飯早就送来了。忍耐些吧，哈得尔。来，抽根莫合烟！"

"不，我又渴又餓。你不餓嗎？"

"我倒还不覺得怎样。唉，哈得尔，咱們弄个瓜来吃吧？"托

❶ 卡拉：計量单位，一卡拉合二十五市斤。維吾尔人把土地的数量也拿卡拉来計算，如两卡拉地、五卡拉地等，意即每一卡拉种籽所需要的播种面积。如：一卡拉地，就是能播一卡拉种籽的土地面积。

乎底象发現了新鮮事一样，揮了揮手，就向多浪河边克拉木巴依的瓜地里跑去。

“托乎底，不行，不行呀！叫巴依知道不得了呀！”

“什么行不行？瓜又不是他种的。”

不久，托乎底就抱来了两个还沒有全熟的大甜瓜，用鐮刀割开，四、五个人坐着吃起来。

这时，克拉木巴依拄着手杖向他們走来。他的后面跟着沙巴也夫。

人們看見巴依来了，都有些慌張。另外几个人一边吃着瓜一边赶快拿起了鐮刀。只有哈得尔和托乎底沒有动。他們惊奇地看着修靴匠，心里想：“他干什么也来了？”

巴依一边向这里走，一边举起手杖，指指划划地給沙巴也夫說着什么。而沙巴也夫两手握在一起，謙卑地应承着。他們走到了哈得尔和托乎底的身边，克拉木靜靜地向他們看了一会，被麻烟[1]和燒酒熏焦的黃胡子簌簌地抖了起来。他大声喝道：

“誰叫你們吃我的甜瓜？”他用手杖搗着哈得尔的肩膀，“是你，是你干的？你这个賊种！”

巴依举起手杖，朝哈得尔的脊背劈下来，哈得尔机灵地朝旁边一竄，沒有打中。

“你知道这就是你的瓜？”哈得尔把正吃着的一块瓜狠狠地摔到地上，双手朝腰里一叉，上身向前傾着，憤怒地大声說。

沙巴也夫細眯着眼睛微笑着，抓住巴依的手杖向哈得尔說：

“年輕人，我的兄弟，偷瓜吃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赶快好好地割麦子吧！”他又轉向巴依，“巴依，你注意点自己的身体。”

---

[1] 麻烟：毒品，跟鴉片一样。

"就是我偷的，你要怎么样？"哈得尔冲着沙巴也夫的面孔叫了一声，便轉身去割麦了。

呆呆地坐在那里的托乎底，仍然一声不响地吃着瓜，一直把它吃完。然后，他站起来，用湿漉漉的瓜皮擦洗着他的双手，最后他还掏出烟荷包开始卷莫合烟。他从容不迫、有意挑逗的神情，把克拉木巴依气得渾身打顫，吹着胡子，說不出話来。

"巴依，你不要生气，身体要紧！"他有意望了沙巴也夫一眼，"說实話，我托乎底做事从不含糊，瓜是我摘来的，正是你的那块地里的……"

"你看看吧，太阳都偏西了，为什么还不給我們午飯吃？"哈得尔又在那边叫喊起来了。

巴依望望哈得尔又望望托乎底，嘴唇蠕动着，憋了半天才說：

"托乎底，你不是我的长工，我不想和你打交道，你走吧！我雇不起你。你工作了一天半，偷了两个大瓜，互相抵銷了。唵？你走吧！"

"算我倒楣，巴依！这太好啦！嘿………"托乎底点着了莫合烟，把鐮刀嗖的一下剁在地上，轉身向多浪河边的大路上走去。

巴依看着他的背影，气得說不出話来，沙巴也夫忙劝慰着他走了。

在巴依和沙巴也夫离开麦地有抽两根莫合烟的时候，阿娜尔汗提着籃子和一个大葫芦急遽地走来了。

"阿娜尔汗，你的心真好！"哈得尔沒有好气地、低低地向阿娜尔汗說，"你知道嗎？我今天几几乎挨了一頓棍子。你送飯迟了不要紧，巴依把托乎底赶走了，他白白流了一天半的汗水……"

阿娜尔汗惊奇地向四周望了一望。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哈得尔一面嚼着玉米餅子，一面把剛才的事情向阿娜尔汗說了一遍。

“我告訴你，巴依請修靴匠吃午飯，我才耽誤了給你們送飯；他們又吃飯，又吃酸奶子，又喝茶，我怎能脫身給你們送飯呢？”她小心地又向周圍望了一望，輕声地向哈得尔說：“你知道嗎？巴依要請修靴匠来給他当管家哩……”

“什么？請修靴匠当管家？”哈得尔十分惊奇地問。

“是的。巴依今天請他吃飯，就是为的这件事，他們已經說好了。巴依說，他老了，操心不过来，請修靴匠帮忙……”

“好了，好了……”哈得尔擰起两道眉毛，制止了阿娜尔汗說下去。

这是一件意料不到的事。哈得尔焦急地等待着天黑，他准备一回家就把沙巴也夫的黑毛毡和袷袢扔到門外去，这是一个卑鄙的家伙，他和他沒有一点相同的地方。他是一只臭虫。

晚上，哈得尔在巴依家里沒有看見沙巴也夫。他急急忙忙地喂好了牲口，做完了应做的事情，就赶回自己的家里去。一进門，他先去摸摸炕上，沙巴也夫的东西还放在那儿。他点亮了灯，看見父亲和土逊已經睡了，他就輕手輕脚地把修靴匠的毡子和袷袢抱出去，放到門外的一堆木柴上，然后把板門用木杠子頂好，熄了灯，就上炕睡觉了。

他睜着眼睛躺着，他不能入睡，沙巴也夫留給他的好印象現在已从他的脑子里完全驅除了，他对沙巴也夫的感情一下子从友好、崇敬而变为敌对和蔑視了。为什么这样，他自己也說不上来。

将近半夜的时候，門外傳来了脚步声，接着就有人推門，推

不开，又敲，哈得尔悄悄地躺着，存心不理他。

“哈得尔，开門呀，哈得尔，睡死了？”沙巴也夫在外面大声叫喊。

阿木提老人被惊醒了。他用手推推哈得尔說：

“哈得尔，去开門吧，修靴匠回来了。哈得尔！”

哈得尔沒有办法，勉强地起来开了門。他两手抓住門框，冷冷地对沙巴也夫說：

“对不起，你的东西我已拿到門外去了。你应該住到巴依的客厅里去，你不是給巴依当管家了嗎？……”

“不要胡說，哈得尔，”修靴匠推开哈得尔的胳膊，溫和地說，“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气，我怎么会干那种事呢？当管家，当什么管家？我沒有答应，我不干这种事，我喜欢自由自在地过日子。你不要誤会。嘿嘿……”他拍了一下哈得尔的肩膀，笑着，点燃了灯。“你眞聰明！把我的东西弄到哪里去了？”

哈得尔呆呆地站着，对修靴匠的話，他感到半信半疑，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阿娜尔汗还会撒謊嗎？……

“你眞是个小孩子。凭眞主起誓，我仍然是个修靴匠，你不信，过两天你就知道了，看我是不是去給克拉木当管家？”

哈得尔害怕父亲責怪他，就再沒有說一句話。悄悄地走出去，把修靴匠的东西仍然抱进来，扔到炕头上，然后爬上炕睡起自己的觉来。他想，沙巴也夫說的或許是眞的，他已凭眞主起了誓，就算他說的是实話吧！过两天看看，什么时候修靴匠給巴依当管家，什么时候扔他的行李也不迟。

也眞奇怪，沙巴也夫睡在炕上，翻来复去一直沒有睡着，他有时叹息着，有时咳嗽着，有时还低低地自語着什么。听着这些，哈得尔又想起了那天晚上修靴匠弓着腰，夹着毡子，木然地挪动

着脚步的那副寒酸相来。想到这里，他不禁暗中笑了起来。

沙巴也夫給巴依当管家的事情确实沒有成功，这倒不是他不愿意干，他沒有把眞实原因告訴給哈得尔。事情的經过原来是这样的：

这天中午，他陪着克拉木巴依在麦地里赶走了托乎底以后，又轉到别的田地上看了一会。一路上，巴依不住地用手杖比划着說：

“你得記牢，这块地是五卡拉半，这块地麦子收割后应該种晚玉米，那块水稻田要換換水，晒晒秧，那块大地的水是从北面来的；不能馬虎，水，在我們这里是最最宝貴的，不能叫穷小子們偷放了去，那些家伙眞刁頑。”巴依說着不禁又生起气来，“你沒看那个托乎底，他是一个精鬼，那样的人以后就少打交道，免得咱們吃亏。”

沙巴也夫跟在后面唯唯諾諾地連声应承着，有时还提出一两个沒有弄清的問題要巴依重說一遍。

“要是你愿意的話，”巴依說，“你就一直帮我干下去，我不会亏待你的。今晚就搬到我那間客厅的大炕上来吧！我还要好好地对你交代一下哩！”

沙巴也夫簡直是受寵若惊，高兴得要发狂了，甚至有点不相信这突然降临到自己身上的幸运！不說别的，就只是为了阿西汗这只美丽的小猫儿，他也得感謝眞主对他的恩寵了。

回到巴依家以后，他們就坐在廊檐下寬大的木床上，喝着凉茶閑談着。不久，阿西汗也頂着头巾走过来，斜坐在床沿上，一边編織着花边，一边加入了談話。由于这半个月以来沙巴也夫一天也不間断的来訪，現在，他們已亲密得簡直象一家人一样，阿西汗在沙巴也夫面前也不再拘束了。

沙巴也夫不住地打量着阿西汗。自从那一天他无意中看見了阿西汗的美丽的容貌以后，这許久以来他一直心神不定，他多么希望能再看看她那紅潤的、象苹果一样的脸蛋！但不管什么时候，她总是頂着那块該死的头巾。

他們坐着、談着，修靴匠不住地看着阿西汗頂着头巾的面孔，他似乎发现阿西汗也从头巾后面不住地瞅着他。他的心里象有条蠢蛆爬着，又急躁又难受，簡直坐立不安了。

“我看看你編織些什么？我看看。”不久，他竟然大胆地湊到她的身边，抓住阿西汗的手指要看看她編織的花边。阿西汗惊慌地向后让了一下，面孔一下发起燒来。旁边正在喝着茶的克拉木巴依似乎看出了些苗头，便严厉地喊了一声：“阿西汗！”

阿西汗和沙巴也夫都給吓了一跳。沙巴也夫赶紧坐正了身子，搭訕着說：“編的眞好，眞好！”阿西汗也連忙站起身来，迅速地走进屋子去。

他們一直坐在木床上閑談着。巴依的情緒似乎受了些影响，他話說的少了，象在思考着什么，过了一会，他就靠着毯子睡起觉来了。沙巴也夫坐立不安，他靜靜地观察着巴依的动静，过了很久，他站起来向厨房走去。厨房里沒有人，阿娜尔汗到地里送飯还沒有回来，帕夏汗到园子里挖“恰馬根”[13]去了。他又走到廊檐下，在巴依的旁边站了一会；巴依閉着眼睛，看来是睡着了。他該怎么办呢？应該去看看阿西汗；不行，那太危險，还是再等一等吧！于是，他也在大床的一边躺了下来。他躺了很久，听見有脚步声响了过来，他睜开眼睛一看：阿西汗从屋子里走出来了，她拿着一把茶壶，經过床边要向厨房走去。沙巴也夫的心情完

---

[13] 恰馬根：象蘿卜一样的块莖菜蔬。

全被扰乱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当时他是怎样从床上跳下来，抓住了阿西汗的肩膀，扯开了她的头巾……他的神志一直到克拉木巴依大声咳嗽了一声的时候才清醒过来，而阿西汗也不知什么时候已經跑进厨房去了。他的手里还紧紧地抓着她的宽大的黑色的头巾……

事情就这样一下子急轉直下，变得完全成了另外的一种情况了。他听見克拉木巴依难过得象哭泣一样的声音：

"我克拉木巴依从来是清白的。你不要怪我，沙巴也夫先生，我尊重你的人格——你是有教养的人。看在眞主的面上，你走吧，你离开这里吧！我在这以前向你所說的一切，統統作廢，就当沒有这回事。你走吧！眞主，寬恕我吧！……"

这样，沙巴也夫就无声无息地走出了克拉木巴依的大門。他在多浪河边的树丛中一直躺到半夜，才悵悵地回到哈得尔的家里来。

这几天，沙巴也夫仍然坐在阿友甫家的葡萄架下，默默地修补着靴子。他一直沒有再到巴依家去。哈得尔认为修靴匠毕竟是一个好人，他終究沒有答应給克拉木巴依去当管家，还是干他那修补靴子的苦活。过去自己錯怪他了，感到有点儿不安，曾几次地向沙巴也夫表示歉意，沙巴也夫只是苦笑着，不說一句話。

从那以后，沙巴也夫变得沉默了，他不再高談闊論，葡萄架下一直冷冷清清。年輕人們由于收割麦子，被疲累征服了，沒有兴致来和他閑談；沙巴也夫好象被人們遺忘了一般。

过了几天，克拉木巴依去哈拉塔了。中午，帕夏汗去地里送飯，阿娜尔汗正在厨房里削恰馬根，阿西汗在廊檐下的大木床上睡午覺。院子里靜悄悄的。剛才燒过飯的炉灶，还在西墙角下

冒着青烟。大公鸡在馬棚頂上的苜蓿草垛上狠命地嗬叫着。

阿娜尔汗听見門洞中傳来了脚步声，她从半开着的板門縫中向外望去，看見修靴匠沙巴也夫走进院子来了。院內的靜寂显然使他有些惊奇。他探头向四面望了一望，在院子中間停了一会，便向廊檐下的大木床走去。

睡在床上正在打盹的阿西汗，发覺有人来了，便欠起身子，睜开眼睛看了看：眞糟！沙巴也夫已經站在她的床边。阿西汗用哆嗦的手赶忙把滑落的头巾往头上拉，但头巾角却被她自己的腿压住了，一下拉不出来。阿西汗的臉一下子覺得火辣辣的，連耳根都紅了。

“巴依不在家——”她喃喃地說。

沙巴也夫一手捋着小胡子，一手支着床沿坐了下来，向四周扫了一眼，微笑着說：

“阿……”沒等他說出口，阿西汗就喊叫起来：

“阿娜尔汗，拿茶来！”

阿娜尔汗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阿西汗一叫，她就迅速提起茶炊，随手拿了一个茶碗，匆匆地走到院子里来。

沙巴也夫被这突然出現的情况震呆了，两只手松軟地垂了下来，嘴里倒嘘了一口气。

阿娜尔汗倒了一碗茶，就又去干活了。不久，沙巴也夫无精打采地告别走了。阿娜尔汗清楚地看見，当那个令人厌恶的修靴匠向門外走去时，阿西汗却用手指拉开头巾，用一只眼睛长时間地注視着他的背影……

第二天早晨，沙巴也夫悄悄地收拾起他的工具箱，把毡子和袷袢捆好，提着几双沒有修补好的靴子走进阿友甫家的房子，向正在做飯的土尼沙汗嬸嬸說：

“老大娘，我生了病，这几双靴子实在修补不成了。請你轉告他們吧！这儿有他們的名字。”他用手指着記在靴腰上的用鉛笔写着的人名。

“你要走了嗎？你等他們回来了再走吧！达吾提和他爹快回来了。”

“不行呀，老大娘！”沙巴也夫愁眉苦臉地說，“我有病，他們回来后你代我說一声吧！打扰你們了！”

“那你今后經常来吧！破靴子是需要修补的。”

“我还会来的。再見了。”他背起箱子，夹着行李，向她点了点头，走了。

“沙巴也夫先生，你的招牌布忘記带走了！”土尼沙汗孀孀喊着，一面把写着“修靴匠沙巴也夫”的布条取下来。

“不要了，送給达吾提包脚去吧！”



第 三 章

生命是金子……

葡萄树垂下了飽滿的、熟透了的晶瑩的果实；沙枣象一串串珍珠，正在由綠变紅。夏天快要过去了，更炎热的天气已經到来。多浪河漲水了，它起着沸騰的漩渦，吐着灰色的泡沫。

阿英克尔村的人們，仍然象往常一样默默地生活着。修靴匠沙巴也夫曾使人們的生活掀起过一些微小的波瀾，但現在已逐漸平靜下去了。日子平淡地过去，一天完了又是一天，手上的老茧一层褪了又起一层；脊背上的汗水濕了又干了，干了又濕了……

阿娜尔汗的心情最近非常沉重，使她感覺奇怪的是，这几天，克拉木巴依和阿西汗对她突然表現出一种和过去不同的态度：关心起她的生活来了。有时問她的皮靴子是否需要修理，出去时最好穿上它；女主人阿西汗还給了她一块用旧了的头巾，还帮她梳辮子。有时还会溫和地、輕声地对她說："你已經不小了，我在你这个年龄已經早做妻子了。"

主人对僕人从来不会有这样一些关心的表示的。机灵的阿娜尔汗，已深深地感到了一种威胁，她覺得，一种可怕的什么东西正在向她襲来。一天中午，歇晌的时候，她把这种情况告訴給哈得尔，她热烈地期望着哈得尔能帮助她解除这种精神上的威胁。共同的命运似乎早就把他們拴在一起了！除了哈得尔，她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誰是可信賴的，可依靠的。

哈得尔听了她的話以后，皺着眉头，深陷的两只小眼睛紧張地霎动起来。过了好久，他才显得满不在乎地說：

"有什么办法？他們可能給你找婆家了。克拉木巴依不是說过，你已是一个'一帽子打不倒的人了'❶嗎？"

"这，这怎么办呢？"她自己本来也早就想到这一点，担心着早晚发生这样的事，現在經哈得尔一說，她就覺得事情一定是这样的了，心里不禁紧張起来。"哈得尔……"大顆大顆的泪珠从她的长睫毛下滚了出来，話也說不下去了。

"怎么办？找上一个男人好好地去生活吧！"哈得尔痛苦地轉过头去，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冷冷地說。

"我是不愿意出嫁的……我害怕……"

"你不愿出嫁，难道就想当一輩子奴隶，叫人家用皮靴子踩一輩子嗎？……說不定嫁上一个老实的庄稼汉，倒好得多！"哈得尔的話說的很恳切，充满了眞摯的同情。

"眞主保佑，我也希望能够这样！"她的声音抖顫着，把头深深地埋了下去。

阿娜尔汗多次地想过，这个人世間究竟誰能給她幸福？她幼稚的心灵，有时充滿着美妙的幻想——那个人或許是哈得尔，

---

❶ 意即长成人了。

要真是哈得尔，那該多么好啊！但是一种說不出的恐惧永远咬着她的心，使她不能解脫。她当然不能去向他說明这个，可是，不对他說明，他能知道嗎？不，她假如能够这样去告訴他的話，那才够羞耻呢。这样做，真主会把她打入地獄的。那么，她的生活的前途将是怎样的呢？一种看不見的威胁使她感到自己已面临了一个黑色的深渊，要是掉进去呀，不是一切都完了嗎？当她想到这里再无法想下去时，哈得尔的面孔就清晰地出現在她的眼前。在她的感覚中，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坚强的形象啊！他的臂膊多么有力，他可以把她輕輕举起来放到光明和幸福的地方去，避开那可怕的深渊。这不是很好嗎？但是，与这同时，克拉木巴依的可怕的面孔也会出現在她的眼前，这是一張瘦削的、有着焦黄胡子的象野狼一样的面孔……这副面孔越是在她的面前晃动，她就越是想到哈得尔。最后，她决定还是找机会和哈得尔商量一下，他一定有更好的法子来解除她的痛苦，使她象她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幸福和快乐。她这样想定了，但怎么对他說呢？她是十分茫然的。哈得尔的那副倔强劲說不定还会使她碰一个大釘子。但是无論如何，她得找他說說心里的話，他发脾气也好，駡她也好，她都无所謂。

又一天，吃过晚飯很久了，她做完了事情，估計哈得尔已經回到家里去了，她便偸偸地走出巴依家的大門，向小土屋走去。

她把双手放到胸前，十个指头絞在一起，在哈得尔家的門口站着。她沒有勇气伸出手去推門。記得以往她每天早晨来喊哈得尔起床时，总是毫无顾忌地乱捶門板；这次不知怎么的她却感到臉燒、心跳，手也抖顫起来了。

一陣脚步声，蹋蹋踏踏地响了过来。

“誰站在門口？”这是哈得尔的声音。馬上她感到非常羞耻，

象做小偷的当場被人捉住一样。她急忙轉过身，准备要快点逃开，但哈得尔已經站在她的面前。

“是你呀，阿娜尔汗？我还沒有回来呢，你就叫我来了嗎？”哈得尔的声音象一块生鉄，又冷又硬。

“不是。我想你已經回来了……”她把其他的話咽了下去。她感到非常难过，說呢，还是不說？哈得尔的态度是这样生硬，叫她很难开口。但她还是不想馬上就走掉，她躑躅起来。这时，她看見哈得尔把右手背了过去，手里好象拿着什么东西不愿被人看到，情緒也有点紧張。她心里忽然恍然大悟，明白他为什么这样的了。

很早以前，阿娜尔汗就发覺每天放在橱上的包谷饃經常减少，但她不敢告訴給帕夏汗。有一次，她背水回来，看見哈得尔一面从厨房里向外走，一面向怀里揣东西。她心里动了一下，走进厨房一看，帕夏汗也不在那里，她数了数放在橱上的包谷饃，就是少了一个。从那时，她就猜想一定是哈得尔在給他父亲搞吃的。

从那以后，阿娜尔汗每次打燒餅时，总要把做給巴依吃的小麦面的燒餅——里面还加着奶油，留下一个和包谷餅子放在一起，她希望哈得尔把好餅子拿去給他年老的父亲。但是，哈得尔却实在不通人情，他仍然只拿包谷餅子。阿娜尔汗覺得这是哈得尔有意刺她的心，她每天看見小麦面餅子还放在那儿，心里就一陣酸痛。有一次，帕夏汗善意地提醒阿娜尔汗說：

“你留下好的餅子給自己吃嗎？你不害怕巴依的鞭子？”

“你看見过我吃过小麦面餅子嗎？帕夏汗姨姨！”阿娜尔汗辯白着說，“那是我放錯了的。”

現在，阿娜尔汗看到哈得尔的这种神情，她就想到了这些。她正要开口，哈得尔又說：

“有什么事嗎？活我已經干完了，牲口也喂了……还有什么事要做嗎？是帕夏汗打发你来的嗎？”

“你不要这样罗嗦，都不是！”

“哈得尔，哈得尔，”他們的談話声惊动了阿木提老人，他在房子里叫着說，“你們进来吧，站在外面說什么？”

阿娜尔汗的心跳了一下，拉住哈得尔的袖子，叫他离屋門远一点，不要攪扰老人。但哈得尔却不自然地把胳膊一甩，仍然鎮靜地压低嗓子說：

“有什么事你說吧！”

“你不要生气——我知道你手里拿的什么。”惶乱的阿娜尔汗，連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突然說到这上面去了。

“你去告訴巴依吧！我拿了一个包谷餅子，一把包谷粒。你去告訴巴依吧！”哈得尔的火性子一下爆发起来了，全身打着哆嗦。

“我为什么要去告訴巴依呢？要告訴早就告訴了，等不到現在。我知道……”她的喉嚨哽咽起来了，說着不禁噓噓地哭泣起来。

哈得尔的内心剧烈地震动着，他不是不能理解阿娜尔汗的心情，这个姑娘今夜跑到这儿来，一定是有什么事情的。她最近看起来总是很忧愁。她想些什么呢？……說句实在話，哈得尔也为她担着半个心，这不仅仅是由于可怜的阿娜尔汗是孤独的，是沒有任何人对她表示同情的，而更重要的是产生于哈得尔心中的对她的一种强烈的感情，他也感到只有她才是他的眞正的苦难中的伴侶，他早就热烈地爱着她。但是他却不敢也不会表达这种感情。他脾气倔强，性子耿直，說出的話会碰倒墻；同时，克拉木巴依早就这样說过：“在阿娜尔汗的身上，我不能賠本。她

吃我的，穿我的，十几年了。我怎么能賠本呢！"虽然哈得尔对阿娜尔汗并沒有任何表示，但巴依还是不只一次地警告哈得尔說："把你的心收住一点儿吧，小賊种！阿娜尔汗是我克拉木巴依家的財产……"因此，哈得尔一直抑制着这一种感情，咬紧牙关，一心一意想着赶快把欠巴依的債还清，做一个自由的人；那些其他的事情，他也就沒有工夫去多想它了。現在，他看着阿娜尔汗抽动着的肩膀，他感到一种說不出的痛楚，但他还是把牙齿咬了一咬，出了一口长气，用手去扶她的肩头，輕輕地說：

"不要哭了，有啥話你就說吧！"

阿娜尔汗低着头，不住地擦着眼泪。她的心情紛乱极了，叫她說什么好呢？他是那样的不能了解她的心意。

"嗯？……"哈得尔又問。

"我沒有什么話要說！"她猛然抬起头来，在黑暗中把哈得尔看了有两秒钟，然后車轉身放快脚步走了。

哈得尔呆呆地站在那里。他听着她赤脚触着地面的、輕微的嗦嗦声从籬笆旁边响过去时，忍不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几天，阿木提老大爷的病势沉重起来了，两天沒有吃一点东西，胳膊和腿、还有面孔都浮肿起来。老人昏迷不醒，口里直嘘着气。哈得尔心里很害怕。一天中午，乘牲口吃草的时候，他就去找阿友甫了。

他走到阿友甫老人的房子背后，就听見有人在彈着热瓦甫，它的声音好象很遥，很低沉。轉过墙角，他还听見了达吾提那带着点儿忧伤味儿的声音在唱着：

我恨这寂寞的天，

我恨这单調的风，
　马儿啊，
你不要回头，
你不知道我的心情。

年輕的达吾提，继承了他父亲阿友甫的才能，他能彈好几种乐器，但是他的嗓子并不怎么好，唱起来总是低低的、沙哑的。他今年才十七岁，看起来却象一个成熟了的人，性情沉静，不爱說話，但却有一股子倔劲。

現在，他正坐在葡萄架下的一堆劈柴上，自彈自唱。他的父亲坐在他的背后，手里拿着一串葡萄，一顆一顆地向嘴里丢着。土尼沙汗嬸嬸正蹲在房門口，嘩啦嘩啦地在一个大木盆里洗衣服。哈得尔走过去，向他們打了招呼，达吾提停止了歌唱，半閉着眼睛，指头随意地撥弄着琴弦，向哈得尔点了点头。阿友甫叫哈得尔坐在他的旁边，分給了他一些葡萄。

"阿友甫叔叔，我的父亲不行了。"哈得尔焦虑地說，"两条腿上下肿得一样粗，胳膊和臉也肿了……你看怎么办呢？"

"办法是有的，孩子。'巴克西'❶現下請不到，就請咱村的肉孜毛拉吧。他什么都会干。但能不能好起来，那就要看眞主是不是給我們恩典？他媽媽——"老人朝着达吾提抬了一下下巴，"他媽媽以前生过一次大病，用过这个办法……"

"这样做，得准备些什么呢？叔叔！"

"不需要准备什么了。毛拉那里我去一下。你知道，应多叫一些人，这样才能鎮住邪魔。"

---

❶ 巴克西：治病的巫师。

热瓦甫的声音又低沉地响了，达吾提又輕輕地唱了起来。阿友甫老人向他瞪了三次眼，他都沒有搭理。

“你安份点！”老人向他的儿子大声喝道。

“嘮啦”一声，达吾提把他的热瓦甫摔在劈柴堆上，站起来向屋里走去。

“你发瘋了？你！”老人把捏在手里的几顆生葡萄摔到地上，向走去的达吾提又喊了一声，然后对哈得尔說：“你去准备吧，晚上我来。”

达吾提家只有三口人。阿友甫今年已經是一个快五十岁的人了，他的老伴、土尼沙汗嬸嬸年龄和他差不多，也是一个干瘦的人，但身体却很結实。一家子三口人都性情沉靜、不爱說話、和睦友爱，生活虽然十分清苦，但这个小家庭却充满着温暖。老两口都对哈得尔和土逊非常喜爱，特别在哈得尔媽媽去世以后，他們的关系就更加亲密了。达吾提媽媽为哈得尔和土逊縫縫补补，甚至有时吃点什么好的，也要把土逊叫来，或者也送一点給阿木提老人。阿友甫老人經常說：“命苦的人总是向着命苦的人。哈得尔家和咱們家都是一家人一样，还有什么分别呢？”如果达吾提牛性子发作起来时，他的媽媽也就拿哈得尔作为榜样来教訓他。她說：“沒出息的家伙，光知道耍牛性子，你看看人家哈得尔吧！”

这天晚上，哈得尔的小屋子里挤滿了人，一盞昏暗的油灯高高的放在壁炉顶上。阿友甫老人一面把一块毡子在地上鋪开，一面嘴里嘟嚕着什么。他手里提着一个沙巴耶，皮鼓揣在他的怀里，肚子高高地鼓了起来。其他許多人都站在靠門的地方。大家都等着肉孜毛拉的到来。

“来了，毛拉来了！”有人在門口低低地說。妇女們赶忙拉了

拉头巾，人們也急速让开了一条路。这时，一个老人慢慢地走了进来。肉孜毛拉的身材很高大，头上纏着白布，黑色的夹长袷袢敞开着。他有很长的掩盖了大部分面孔的花白胡子，两个眼珠向外突出，在額头上和眼睛的周圍，布滿着細小而深刻的皺紋。但是他的臉却是胖圓胖圓的。他的身后跟着他的佃戶阿合买提老人，他的手中拿着一小匹紅布。

他們把阿木提老人扶到屋中間的毡子上，叫他用两手抓住从天窗上垂下来的紅布。不久，皮鼓和沙巴耶响起来了，夹杂着毛拉念誦的声音。病人和毛拉在地上旋轉着，哈得尔看見他父亲的头搭拉着，臉上流着豆大的汗珠，老人的身子完全靠住扶着他的人，两条腿象木棍一样，木然地拖动着。

鼓点慢下来了，終于停止了，屋子里发出了人們低語的嗡嗡声。病人已經挺直地躺在毡子上，只剩下一絲微弱的呼吸，衣服被汗水浸透了，浮肿的臉象一張白紙。哈得尔看見这种情况，就拉着早就大声哭叫的土逊，伏在老人的身上哭了起来。

肉孜毛拉怀着干完了一件重要工作的輕松心情，向哈得尔說：

“不要哭了，好好安置他睡下吧，眞主会保佑的。我相信他会好起来的。”

人們都走了，毛拉、阿友甫老人、还有毛拉的佃戶阿合买提，他們开始擦汗，洗手，卷烟。毛拉还特别漱了漱口。哈得尔把父亲抬到炕上去，接着他就忙着送客。毛拉临走时还特别关照，在十天之内要把三个天罡送到他的家里去。他說这話时，眼睛望着阿友甫，意思是叫阿友甫負起这个責任来，因为他来这里治病是由阿友甫請他的。

阿木提老大爷直挺挺地躺在土炕上，大顆的汗珠还在額头

上发亮。他的眉毛和灰白色的胡子，現在显得特别长，象直立着一样。病势显然加重了！哈得尔不忍看这張面孔，便熄了灯，叫土逊睡到炕角里去，他自己坐在炕沿上静静地沉思着。看来眞主是不会給他們恩典了，阿木提老大爷的生命的明灯，已經快要熄灭了。

夜，已經深了，他还坐在那里，听着他父亲的微弱的呼吸声。

这时，从外面路上傳来了一陣行人的脚步声。踢里踏啦，好象有好几个人在行走。村旁的狗咬起来了。脚步声越来越响，似乎已經到了哈得尔家的附近，皮靴磕碰着坚硬的路面的声音已很清楚。哈得尔家房子的周圍，再沒有别的人家，这脚步声无疑是到他家来的。那么，这是什么人呢？哈得尔惊詫地拉拉衣服，走到門边，从板門的縫子里望出去，首先他清楚地看見了挂在东方天空的半个月牙。昏暗的夜色中，他看見有好几个人影一个跟一个地向他的房子边移动着。这些人在房子前面的那棵小桃树下停了一会，随即有一个向屋后走去，两个向两边分开，朝門口的两边走来，还有两个，一前一后徑直奔到門口来。

"咔喳"一声，一只穿着坚硬的皮靴的脚，凶狠地踢到門板上，門被踢开了，哈得尔被門板冲得倒退了几步，一股发热的血从他的额角上流下来：头被碰破了。一道手电的亮光，立刻强烈地逼射着他的眼睛。

"进来吧，弟兄們，就在这里了。"为首的一个人，紧張地向后面的人打着招呼。哈得尔看見一支短枪的枪口和手电光同时对着他。他开始清醒过来。原来，这人正是那位阿不拉警长，是来捉他了，阿不拉的后面跟着的就是吾受尔保长。这两个无耻的劊子手！哈得尔猛地掄起右拳，打落了那人的手电筒。仍然亮着的手电筒骨碌碌地滚到炕边，头朝灶角停下了，亮光照出了一根撥火

的木棒。哈得尔迅速蹲下去，想抓那根木棒，但一个沉重的什么东西击中了他的头頂，他踉蹌了一下就倒在地上了。剛剛触到木棒的手，立即被人反扭过来，被一条绳子綁住了。有人擦燃了火柴，点亮了油灯。被吓醒了的土逊，大声哭喊起来。阿木提老人象在梦中一样，把两只发肿的胳膊伸出来举到头上，乱动着，象在黑暗中摸索着什么似的。他的嘴里含糊地叫着："啊——哈得——尔，哈……"

"阿木提，你睡你的，哈得尔犯了法，政府捉他来了。你睡你的……"吾受尔向炕上大声說。

阿不拉警长命令搜查。那几个穿黑制服、执着步枪的警察，一下子动手乱翻乱倒，把病人身上盖的袷袢也摔到地上了。

"走！"阿不拉把手枪一揮，說。

"你們干什么？我犯了什么法？……"哈得尔跺着脚大声嚷叫着。

"走吧，給我乖乖地走吧！"有人狠狠地朝他的背脊推了一下。

哈得尔知道在这里讲道理是沒有用的，走就走吧！他轉过身来，向土逊說：

"土逊，土逊啊，看着爹爹，……把袷袢給爹盖好，拿上去，……袷袢……"他没有說完也沒有說清，已經被他們推到院子里去了。

走上了田間小道，警长和吾受尔对其他几个警察叨咕了一陣以后，他們两个人就向左边走去，哈得尔知道他們是去克拉木巴依家。

警察們押着哈得尔，朝着往县城的路上走去。

雄鸡第一次呼喚着黎明，启明星已經挂在东方的上空。天快

亮了。

阿木提老大爷被惊吓得昏了过去，土逊趴在土炕沿上拚命地哭叫着。过了一会，阿友甫慌張地跑来了，接着又来了邻近的几个乡亲，土尼沙汗嬸嬸、达吾提和托乎底都来了。他們跪在阿木提老人的周圍，叫他的名字，搖他，一直到天亮的时候，阿木提老人才醒轉过来。老人張着两只手在空中抓着，閉着眼睛，只輕輕地叫着："哈得尔……哈得尔……"

到吃早飯的时候，克拉木巴依拄着手杖，慢騰騰地走进阿木提的房子来了。他一进門就用手杖敲着炕沿，阴声阴气地說：

"唵，阿木提，哈得尔犯了法，欠我的賬誰来还呢？你嗎？唵！"

阿友甫正跪坐在那里，用小木杓子喂阿木提吃"五馬什"，听見巴依的話，就头也沒有抬地說：

"巴依，我求求你，看在眞主的面上，你走开一点吧！不要太狠心，你沒看他成什么样子了！"

阿木提費勁地睁开眼睛，看了一下巴依，用手撥开阿友甫的小木杓，想說什么，掙扎了半天，說不出来。

克拉木从鼻孔里冷笑了一声，又用手杖点了一下正在炕边熟睡的土逊說：

"沒有关系，还有他，他可以頂賬。"巴依閃着小眼睛，用左手捋了捋焦黃的胡子，向外走去，"唵，还有什么呢？阿木提，你有粮食还債嗎？有，当然很好。"

阿木提一手打掉了阿友甫手中的木盘子，喘息着，想坐起来，但他沒有力量，他用手扯着自己的头发，捶着自己的额头，渾身发抖，掙扎着用微弱的声音喊了一声："克拉……木，你……狠……"接着就攤开两只手，嘴里吹着气，渐渐地，呼吸也微弱

了，身子抽动了一下，閉上了眼睛……

…………

在吾受尔保长的监督下，由阿友甫料理了阿木提老大爷的后事。阿友甫用这个家庭仅有的財产——一个小木箱，一只小鉄鍋和一个破塔合，从克拉木巴依家換来了两匹白土布，包裹了老人的遺体。

阿娜尔汗在清理那些簡单的遺产时，发現了哈得尔心爱的那支銅短笛子，她流着眼泪把它偷偷地保存了起来。

土尼沙汗嬸嬸原来坚持要阿友甫把土逊領过来。但是，土逊依恋阿娜尔汗要比依恋达吾提家更加强烈。阿娜尔汗对他的爱护和温柔使孩子早就离不开她了，再加上克拉木的鬼心眼，再三慫恿阿娜尔汗把土逊領过来。誠实的阿娜尔汗沒有看清巴依的企图，同时，她的心上也丢不开土逊。她覚得她应該有这样一种責任来照管哈得尔的弟弟。在这种情况下，阿友甫也就沒有再坚持。土逊被領到巴依家去了。

从此，阿木提家的姓氏，在阿英克尔村里就再也听不到了。达吾提唱歌的嗓子也和他的热瓦甫一样，变得更加低沉和沙哑。它永远不倦地歌唱着一个人間的悲剧：

我的心緒这样凌乱，
我的琴弦这样容易断，
我的手腕軟弱无力，
我的指头撥不动琴弦。

把天下的树木都做成琴身，
把天下的河流都变做琴弦，

让天下善良的人們都揮动手指，
让热瓦甫啊！
傾訴出人間的辛酸！
…………

三区民族革命部队向天山南部某些县城的进襲，曾引起了反动統治阶級一些上层人士的巨大震惊。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又玩弄了新的阴謀，以給新疆各族人民“民主、自由、和平”作为幌子，开始跟三区革命政府进行所謂的“和平談判”。因此，进軍天山南部的民族革命部队即行奉命北撤。部队北撤后，反动派的眞实面目立即暴露出来，这些地方的白色恐怖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

在这个县城的西城門外和警察局后面城墙跟前一带，經常傳来枪声，許多无辜的进步青年和誠实无知的农民們，不断地在血泊中倒下去；成群的所謂“嫌疑分子”，被关在警察局后面大院的一些小屋子里。西城墙跟前的监獄和看守所里都装滿了人。警察局的所有人員，成天成夜地忙碌着。

在警察局的一間不大的房子里，罩着藍色漆布的办公桌靠在窗子旁边；挂着翠綠色窗帘的玻璃窗，被早晨的太阳照得明光光的一片。房中靠里的墙壁下，放着一只长沙发；再靠左，有两个小沙发，中間夹着一个茶几。靠右，有一扇門通到里面，門半开着。

聞名新疆的“国大之花”阿瓦汗，剛剛睡好覚，歪在一只小沙发上。她穿着一条藏青色的圓筒形裙子，上身套一件藍色夏布的西服。她的略呈淺黃色的头发，梳成辮子盘在头上。她的眼睛微閉着。

門响了，一个傳令兵走了进来。

“請代表看电报！”傳令兵胆怯地說，毕恭毕敬地递过一份电报，就轉身走出去了。

阿瓦汗睜开眼睛，点了点头。

她每天都要看許多文件和电报，有些甚至是从南京直接发給她的；她的丈夫——警察局长伊明，有时也无权看这些文件和电报哩！

門又被人推开了。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青年人探进头来，望了一望才走了进来：

“啊，局长不在家！你好……”

“阿不拉，你回来了？事情办得怎么样？”阿瓦汗打着哈欠問，接着又带着嘲笑的語气說：“你坐下，什么人把你迷住啦？今天才来？唵？”她抿着嘴，眼珠子翻了两翻。

“这算什么話呀？为了你，我多么約束着我的行为！”阿不拉討好地笑着，“在你跟前，我簡直象一只綿羊一样。”

“閑話少說。事情办得怎样？向我报告！”阿瓦汗坐正了身子，开始下起命令来。

“还順利。我剛才到；人，昨夜就已經带来了。唉，只不过是一只笨驴！”

沉重的脚步声“吭、吭”地傳了进来，接着一个穿花格子布衬衫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这个人个子很高，稀疏的黄色头发，梳得平貼在头頂上。寬大的、紅色的面孔上长着很多雀斑，胡子剛剛刮过，显出淡青色。

“报告局长，我回来了！”阿不拉站起来，恭敬地迎接剛才走进来的人。

伊明局长点点头，掏出手絹擦他的脖子，两只脚不停地在地

上踢踏着，象要跳舞似的。他笑着說：

“我剛从那边来。地方太小了，岂有此理！得重新修房子啦！事情如何？”他問阿不拉。

“还可以，不过得好好审問。看样子还得費点手脚，整治整治。”

門又开了。跟着一个光脑袋的出現，进来了一个穿月白色长衫的汉族人。这个人年約四十岁左右，戴一副夹腿大茶鏡，脸色黃忺忺的，两撮黑色的八字胡单調地爬在他的两个嘴角上。他一走进来就滿脸堆着諂笑，向局长深深地鞠了一个躬，打开一本厚厚的公文夹說：

“九名，有九名，新到的，今夜取下口供！”他用带着重浊的东北口音的汉話說；露出了一排被鴉片烟熏染的焦黃小牙齿。他說完話，端正地站着，头低着，不时从眼鏡的上边观察对方的动靜。

“好的，晚上吧！”局长也用流利的汉話說。

“是！”禿頂答应了一声，轉身向門外走去。

“喏，还有，阿不力孜和买克苏提案件，”局长夫人大声說，“这个案件也必須最后审定，要定案！你看，今天来的电报！”她把电报扔給局长伊明。

伊明迅速看完了电报，一面用手絹狠擦着脖子，一面跑到門口大叫：“王书記官！”

他向踅回来的禿頂提醒，阿不力孜案子是最后审定，必須加倍注意。

“是，我馬上准备！馬上准备！”禿頂向后退着，恭敬地应承着。

說起这个禿頂的王书記官，也是很有来头的。他是杀人魔王盛世才的亲戚，作过督办公署的书記、书記官，专門搞案子，写公文，是一个有名的刀笔吏。盛世才殘害革命志士和他的集团

內部互相傾軋、大兴冤獄的文字材料，多半出自这位书記官的手。有人比喻說：这个人的灵魂象一块烏黑的木炭，不管什么顏色对它都不起作用，它都吸收了，适应了，而它自己仍然永远是黑的。所以他能够在几經变更的政权中，始終保持着他的一个职务——书記官。

那天晚上，哈得尔被几个带枪的警察押送到哈拉塔，把他关在馬棚里。第二天，那几个警察为了等候阿不拉警长，在那里住了一天，但一直等到天黑，阿不拉还沒有来，于是他們就押着哈得尔先进城了。

哈得尔还記得当时的情景：半个月儿刚刚从东方爬上来，那高大的黑虎虎的城墙下面，有几个站崗的警察詢問了他們的来历，然后就咯吱吱推开城門放他們进去了。他們走在一条两面矗立着高墙的巷道里，不久，向右一拐弯又走上了一条十分窄小的小巷。走出小巷便是一个广場，广場周圍都有墙壁或者房屋，靠南面就是高大的城墙，靠西的高墙上开着一个大門。他們把哈得尔推进这个大門里去了。

这是一个很寬敞的地方。一进門就是一个院子，院子的东西两面墙角下又各有一个小門。哈得尔被領进靠东边的小門里去，这里面又是一个院子，周圍都是低矮的小土屋，上面开着許多小門，窗戶又小又高，差不多挨住了屋檐。月光照得小院子里一清二楚。

院子里走动着几个人。押送哈得尔的警察过去接洽，他們唧唧咕咕，談了好一会，声音逐渐大起来，最后变成了象吵架一样。

“塞不下了，不給房子光給人，操他的祖奶奶！”

"警长的命令——你看着办吧!"

这时，几間房子里相继发出了哈得尔从来沒有听过的一种声音：脚鐐相撞的声音。这种声音里还夹杂着咳嗽、叹息、呻吟和怒駡。平静的空气被破坏了，房子里引起了一陣輕微的骚动。

哈得尔閉起眼睛站在那里，被捆起来的两条胳臂現在已經不再疼痛了，只覚得麻木木的，沒有了知覚。肚子也餓了，全身沒有一点力气。他眞想坐下去，但他却沒有坐，他掙扎着把两腿分开，坚强地站着。

过了好久，警察們的爭吵結束了。有人推着他的肩膀走到一間小屋的門口，那里有一个人正在开鎖，推他的人給他解开了绳子，然后猛地一推，把他推到房子里去了。

小屋里被震动了，响起了一陣金属相撞的声音。有人悄声地說着什么。他們翻动身子，呻吟着挪动地方。接着就有几个人又狠狠地、难听地咒駡起来。哈得尔一进屋子，首先感到的是一股热气，接着鼻子里就钻进了一种生疏的、难聞的气味，这是一种尿臭味、汗臭味和烟草味的混合气味，聞了使人发嘔。馬上，他的眼睛就受到了一种奇怪的刺激，痠痠的，好象要流出眼泪来。他用两只痠痛的胳膊扶着墙壁，站着不动。因为他不知道他应該往哪里去，用脚試探了一下，地上睡滿了人。

"从中間，老兄，趴下来用手摸，慢点，从中間……"这是一个断續的、疲乏无力的声音，它从最里面的墙角下发出来。在黑暗中，哈得尔向那里看了一眼，那里有一个人抽着莫合烟，紅紅的火星跳动着。

"到这里来，从中間——弟兄們，动一动吧!"抽烟的人又大声說。

哈得尔蹲下来，从挑得紧紧的脚腿之間爬了过去。

“就歪在这里吧！是沒有大炕舒坦，将就些吧！”抽烟的人說着，在墙上搓熄烟头，翻了一下身，呼呼地睡去了。

哈得尔在两个人的中間躺下去，被他压着的人咒駡着挪动了一下身子。哈得尔的思想安定下来了，他开始撫摸他的两只胳膊，扣上衬衫的扣子。……

困倦无情地向他襲来，但他却不能入睡。他开始感到身上发痒、发燒，汗水漸漸滲透了衬衫。他把它脫下来垫在身下，用双手在全身抓起来。他知道这是臭虫在向他进攻。后来，他光着身子站起来，用衣服在全身上下刷扑了一陣，然后又靠墙坐下来。但不久，那些頑强的“勇士”們又开始从他的脚、腿、脊背，由下而上地进行第二次的反扑。他被弄得难受极了，这样一直折騰到东方发白。

这些幸运的臭虫們，它們在这里是多么得势啊！它們瘋狂地、頑强地、无止境地吮吸着人們的血液；它們都长得肥胖碩大，子孙旺盛地繁殖着。这里的善良的人們啊，仅在肉体上就熬受着人和臭虫的双重折磨。

夜，緩慢地移动着脚步。但它終于过去了，天色漸漸发亮了。从高窗上投射进来的亮光，使牢里的牢間房子明亮起来。人們嘿嘿嗦嗦地爬起来到靠門的地方去小便。但躺在哈得尔旁边的那个人仍呼呼地酣睡着；臭虫的进攻和杂乱的响声对他好象毫无影响。

“他的血可能是苦的！幸运的人……”哈得尔閉着眼睛想。

过了一会，那个酣睡的人轉了一下身子，臉朝着哈得尔，又呼呼睡去。哈得尔看看这个人的臉，由于房子里的光綫还很暗，看不清他的样子。他又閉起眼睛想自己的事情……当他再一次睜开眼睛的时候，房子里已經更加明亮了一些，那个睡着的人的

面孔，清楚地呈現在他的眼前了。哈得尔的呼吸紧張起来，心儿剧烈地震蕩着，他簡直要惊叫起来。因为这張象刺猬一样的面孔多么熟悉！不錯，这正是坐过他的大車的那个独眼大胡子。他覚得他的面孔沒有多少改变，只是胡子和头发比先前更长了一些，鼻梁显得更高了，两个眼窩也更加深陷下去了。

哈得尔惊恐地注視着这張面孔。一会儿，大胡子的嘴唇动了一下，睁开了他的一只眼睛。他望了望哈得尔，哈得尔以为他一定会惊喊起来的，但他并沒有那样，他只把他的那只炯銳的眼睛朝哈得尔輕微地眨了一下，若无其事地轉过去看着别处。哈得尔向他面前一凑，剛要开口說什么时，大胡子却用手指压住自己的嘴唇把臉轉过去。哈得尔領会了他的意思，就再沒有作声。他看見大胡子的两条腿縮在一堆乱草中，脚鐐的鉄鏈子由于磨擦，在草稭的隙縫里閃着亮光。

这时，牢房的門打开了，一股新鮮的凉气冲进屋里来。哈得尔看見一个带枪的人站在門口，房子里的人都动起来了，并且很有規律的、嗦嗦嗦嗦、叮叮当当的一个跟一个向門外走去。他看看大胡子，他正朝他搖着头，示意他不要动。他坐着，数着走出去的人数，大約共有二十多个，屋子里連他和大胡子在內，还有四、五个人沒有动。看守人看見再沒有人出去，就咔啦一声把門鎖上了。

“你知道嗎？这是放出去解大便的。”大胡子对哈得尔說。接着用他的那只独眼，把留在屋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扫視了一遍，微笑着。

“你不出去嗎？他們这几个也不出去嗎？”哈得尔挪过去靠近大胡子悄悄地問。

“不想出去。弟兄們，”大胡子看着大家，放低声音說，“看样

子，事情有了变化。这位兄弟，”他瞟了哈得尔一眼，“关进这間屋子有两种可能：一种大約是看守兵搞錯了；另一种可能是阴謀，对我們不利。哦，他就是我給你們談过的那位赶大車的人。”

“他們审問过你了嗎?”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問哈得尔。

“沒有。”

“兄弟啊，你来了。你怎么能住得慣这样的房子呢? ……一切我都明白，是我害了你；朋友，我們坐了你一会儿車，就給你带来了不幸。一定是这样的。你想过嗎?”

“我眞的不知道他們为什么抓我，”哈得尔說，“假如是为了这个，該怎么办呢?”

“坐車的事，我們是沒有承认的。我們就是怕連累了你。他們說有人看見了，其实是胡詐。你記好，不要承认，几天后你就可以出去了。”大胡子注視着牢門，更加放低了声音，“今天——可能是馬上，不是你，就是我，有一个人一定要換地方的。我的名字叫阿不力孜，是一个木匠。”

“那个柯尔柯斯族年輕人呢?”

“你說那个买克苏提嗎? 他在别处关着! 好小伙子，象一块鉄。”

“那么，你們是什么案子? 犯了大罪嗎? 有危險嗎?”

“什么案子? 劊子手們的阴謀唄!”

門外傳来了脚步声，阿不力孜停止了說話，他笑着看了看大家，大声說：

“你們要抽莫合烟嗎?……我的朋友送来的。”他从腰里摸出了一包莫合烟。接着几个人都卷起莫合烟来。大胡子向另外几个人歪了一下嘴，繼續对哈得尔說：“都是好朋友，善良的人們。你們多接近，要互相帮助……”

“咔啦”一声，門又开了，出去的人又一个接一个地走进来了。哈得尔坐到原来的地方，仔細地观察着大胡子阿不力孜給他介紹过的那几个人。那个二十来岁的年輕人，有一副忧郁的面孔，两条濃黑的眉毛衬着两只有点灰色的眼睛，留着头发，象个念书人。另一个簡直还是一个小孩子，明亮的眼珠不停地轉动着，閃耀着稚气的光芒，現在他正抽着一支卷得很粗的莫合烟，老练地、狠命地吸着，从口里吐出了藍色的、朵朵的烟团。还有一个中年人，象个做小手艺的，他粗大的、长满老茧的手里夹着烟，閉着眼睛，慢慢地一口一口地抽着……

房子里的人又拥挤起来，哈得尔把抽了几口的半截烟搓灭（他过去沒有抽过烟），夹在右耳朵上。又仔細地打量着周圍的人。这几十張面孔，差不多都是灰白色的，臉上沾滿着尘垢，头发都很长。他們中間有花白胡子的老人，有十多岁的小孩，有农民模样的人，也有学生模样的人。哈得尔想，是什么样的命运把他們弄到这里来的？他在生活中所看見过和相处过的这样一些善良的人們，究竟犯了什么样的罪呢？他又想到剛才阿不力孜所說的話，他虽然还沒有完全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但有一点他却十分明确：这就是不能承认他們坐大車的事。他坚定地认为，大胡子是对的，他应該这样做。他等待着，有一天，他会咬紧牙根，向問他的那些劊子手們連說二十个“沒有这回事”。

門板上的小方口打开了，人們的視綫一下子全部集中到那里；躺着的爬了起来，說話的停止了，坐在后面的双膝跪了起来，都向小方口張望着，好象从那里可以看見什么希望似的。哈得尔也向那里看着。这时，小方洞外出現了一个包着白紗布头巾的、臉上全是皺紋的老妇人的头。

“土底汗，啊——你？土……底……汗……”随着这个拖得

很长的悲痛的喊声，从哈得尔身旁站起了一个花白胡子的老人。他弓着腰，急促地用两手撥开人們的肩膀，向小方洞冲了过去。

門口傳来了低低的細語夹杂着抽泣的声音，全屋子的人差不多都难过地低下了头。哈得尔的鼻子也发酸了，但他极力抑制着；他看看阿不力孜，他閉着眼睛半躺在墙角落里，好象睡着了似的。不久，一只巨大的手扳住了老妇人的脖子，咔的一声，小方洞被关住了。門外馬上傳来了怒駡声、厮打声和老妇人抖顫的号哭声。

“話还沒、沒……沒說完……呀！”花白胡子的老人用两只拳头瘋狂地捶打着門板，嚎啕大哭起来，并且象极度疲倦了的人一样，腿一軟，就坐到地上了。人們看看他又都低下了头，沒有一个人說話，沒有一个对这种情况表示什么态度，都沉默着。

“……驴子卖了，地卖了，怎么活下去呀？……我还蹲在这里……”老人断断續續地說着、哭喊着，他的眼泪从深陷的眼窩中流出，沿着鼻梁旁边滚到花白胡子上，閃着亮光。

阿不力孜站了起来，走过去撫着老人的肩膀，劝慰他道：

“老大爷，不要太伤心了，你还要活下去，人的生命是金子！躺一会吧！”他扶着老人走到原来的地方去，“老大爷，生命是金子啊！人越老，受的磨炼越多，它就越閃出光亮，也就越宝貴，你要保重啊！”

老人不哭了，他呆呆地坐着，嘴里低低地嘀咕着：“算是犯了什么罪呢？三区部队的几个士兵在我家里住了一夜，就把我抓来了。眞主啊！你的眼睛怎么不睜一睜呢？你不看一看，你的人民受着多么深的灾难啊！”

哈得尔靜靜地看着他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年老父亲的影子掠过他的心头。他把头抵住墙角，偸偸地流起眼泪来。

門又打开了，有一个穿黑制服的人提进来了一桶冷水；一个瘸子背着一个小塔合跟在后面。提水的人把水桶放下就走了，那个瘸子放下塔合，站着看了一陣，开始用指头点起人数来：

“一个、两个……十个……十五个……廿、廿一、……廿六个？咦！不但不少，还多了一个？”他奇怪地說。

“他是昨天半夜里送进来的。”阿不力孜指着哈得尔說。

“阿！那我可不管。我那里还沒挂上号呢！”

有几个人站起来，从門旁地上拿起了自己的碗，舀了凉水，站在那里，沒有碗的也站起来，准备領饃。

“一人一个，一人一个——急什么？象餓狼一样！为什么不死掉几个，光吃、光吃……”瘸子瞪着眼睛，怒駡着挤到前面去的人。他数一个人发一个，廿五个人每人都領到了手掌大的一块粗包谷面餅子。哈得尔沒有动。

“給你一半，”阿不力孜把自己的餅子分了一半給哈得尔，“餓着不行呀，老弟！”他坐下剛咬了一口饃，就听到門口傳来了叫喊他的声音：

“阿不力孜，那个独眼的阿不力孜——出来，快点！”

阿不力孜鎮靜地站了起来，看了大家一眼，把剛咬了一口的半个餅子也扔到哈得尔的怀里，从容不迫地拖起沉重的脚鐐，向門口走去。哈得尔的心里象被刀子戳了一下，他用手掌支着地面，准备站起来，但被旁边的那个廿来岁的年輕人一把拉住了。他頹丧地歪在墙上，两块包谷餅子从他的手里滑落到地上去了。

“再見了，弟兄們！”阿不力孜微笑着，用手搓了搓滿臉的大胡子，揮了揮胳膊，走到門外去。

哈得尔碰見阿不力孜这是第二次了。两次都是在匆忙的、短促的接触后就分别了。但仅这两次会面，阿不力孜已留給哈

得尔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在这个独眼的中年人的身上，似乎有一种看不見的什么东西，深深地吸引着哈得尔，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是什么力量使哈得尔这样倾向于他，使自己对他产生一种奇特的信賴呢？哈得尔不能够、也不可能得出一种使自己满意的答复，他还沒法理解。但是，不管怎样，他只直覺地感到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現在，阿不力孜被带走了，他心里象丢掉了一个什么宝貴的东西一样感到空虛。

夜已經降临了。

在一間寬敞的房子里，正面放着三張桌子，两面的两張摆成八字形，每張桌上放着一盞石油灯和笔墨紙張之类的东西。房子的右側有一間內室，門关着，这是刑室。

房子里响起了一陣杂乱的脚步声……

警察局长伊明坐在中間的桌子后。禿頂书記官把一份卷宗打开，送到他的面前。然后，坐到右边的桌子后面，也打开一个卷宗，噘着嘴翻文件。局长把左手放在桌子上，胖圓的食指悠閑地敲打着桌面，右手翻着文件。左边的桌子还空着。

挂在墙上的大钟敲了八下，跟着钟声，走廊里傳来了咔咔的皮鞋声，阿瓦汗夹着黑色的皮包走进来了。她一边用小手絹擦着鼻子，一边向四周扫視了一下，坐在她的位子上。这时，阿不拉警长带着手枪踱到那間內室的門口站着，几个持枪的警察分站在两边。同时，有人把內室的大油灯也点亮了。

一切都就緒了，禿頂书記官看了看局长，好象問：“准备好了，开始嗎？”

“开始吧！”局长輕声地說，看了他的夫人一眼，夫人心不在焉地打开皮包，用打火机点香烟。

衰老的禿頂书記官，突然象被彈簧彈起来似的，馬上精神奕奕，把眼鏡向上一推，挺身站起，用維吾尔話喊了一声：

“带阿不力孜！”他的喉嚨由于过分用力，发出了尖裂的顫音，两边站着的人們也都挺了挺胸，振作了一下。房子里的空气馬上紧張起来。

走廊里又傳来了沉重的脚鐐声。阿不力孜被押进来了。他站在离审問人的桌子有四步远的地方。

伊明局长沉思着，故意不馬上問話，只用他的眼睛严峻地逼視着受审人的眼睛，希望能在对方的眼睛里发現怯懦和乞怜的神色。这是他很得意的一手。在他的这种凶狠的目光逼視下，确实也有一些胆小鬼表現了軟弱和屈服，但那是很少的。而多数的受审人，却常使这位局长下不了台，只有不停地用手絹擦他的脖子了。現在，他又用这个办法来征服阿不力孜，他似乎忘了曾审問过阿不力孜十多次，結果他都是狠命地擦着脖子，把他由于激怒而膨脹起来的血管压平下去。今天他虽然这样做着，但他却是毫无把握的，是心虛的。所以这次他的眼光审視对方的时間很短，很快就問起話来：

“这是对你第十二次的审問，”局长把两只手平放到桌子上說，“說或者不說，反正都一样，你的罪行是严重的。我們完全可以按罪論处。現在，請回答我的問話。”他照例的問了他的姓名、年龄、籍貫等。然后継續問道：

“你們是受什么組織指使的？”

“沒有受任何組織的指使。这是我們自己的愿望。”

“你們誦讀和抄傳过那个叫沙依諾夫写的企图推翻政府的詩嗎？”

“是的，讀过也抄傳过。”

“这些詩的內容是些什么呢?”

“这些詩的內容是:热爱我們的祖国,热爱我們的民族,它鼓励我們勇敢地战斗,爭取民主和自由!……”

“还有什么呢?”

“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我們民族的叛徒,打倒……”

“好了!”伊明局长激怒地拍了一下桌子,“你知道这是什么罪行嗎?”

“我不知道。这还犯什么罪?”受审人的那一只眼睛閃动着仇恨的光芒,咬牙切齿地說。

“靜点,靜点!”“国大代表”站起来,尖声地嚷道,“我問你,你們还有什么人?除了那个什么、什么买克苏提以外。”

“买克苏提?——我不认識。啊,是那个柯尔柯斯少年吧?似乎认識。”

“好了!那么越獄的事呢?你們事先商量好的嗎?”

“那是偶然的。”

局长的鼻子尖紅得厉害。栗色的雀斑一粒粒都变成了黑点子。在場的人都知道这是他脾气发作的預兆。禿頂书記官看了看局长,放下了笔;阿不拉警长也聪明地踱过来了,站在受审人的背后,并且用眼睛看着持枪的警察們,意思是說:“准备动手!”

可能是由于审問所得到的东西太少,认为还可用其他方法达到要求,审問者竟然克制了他的憤怒,臉色又緩和下来了。他掏出手絹,狠狠地擦了擦脖子。书記官又拿起了笔,阿不拉也踱到一边去了。

“那么,好。你們坐过一个农民的馬車嗎?”

“沒有这回事,我已告訴过你十二……”

"不要忙。"局长打断了受审人的話,"那个农民叫哈得尔。你說，你們是通过什么串通好的？你們計划通过哪条道路去寻找匪軍？"

"沒有这回事。局长先生，这是你們的捏造，和我沒有关系。"受审人鎮定地回答。

审問者倏地一下站了起来,两手支着桌子。他的鼻子尖又紅起来了,两只眼睛盯着阿不力孜，瞪了好大一会。然后，他回过头望望他的夫人。阿瓦汗右手揉着烟头,左手輕輕地摆了一下。

"你的嘴很强硬,这不錯。我想你的身体总不会是用鉄打的吧？"伊明大声吼叫着,眼睛看了看阿不拉警长,把下巴頦向外伸了一下。

阿不力孜馬上被拖到內室里去了。

…………

审訊繼續进行。他們把那个柯尔柯斯少年带了进来。

"你叫买克苏提嗎？"

"不錯，我叫买克苏提。"年輕人閃动着长长的睫毛，不住地用眼光扫視着周圍的人。最后他把目光停留在局长夫人的身上。因为前几次受审时,他都沒有看見有这个女人坐在那里,他感到很奇怪。

"向这边——我說你的眼睛向这边看!"伊明局长憤怒地拍着桌子大吼。

柯尔柯斯少年把眼皮搭拉下来。

"你打死了你的主人斯迪克巴依嗎？"

"是我用大头棒敲死他的。"

"你为什么要打死他？誰給你出的主意？"

"是我自己出的主意。因为他用大头棒敲我,不过我沒有死。

我敲他，他就死了。”

“廢話少說。我問你，你逃到城里干什么工作？”

“打短工。”年輕人抬起了眼皮，“你为什么老問这个？沒有别的了嗎？”

“那么，你接着就认識了阿不力孜，并参加了他們的組織，是嗎？”

“沒有这一回事。”

“好了。你再回答，你們逃跑以后，准备从哪条路去投奔匪軍？一起还有什么人？”

“沒有这回事。我逃跑是因为害怕，一块再沒有人，也不是去投奔……”

“不对。不是这样的。”审問者和緩地說，他认为和这个小孩子套来套去他就会落入圈圈的，沒多大了不起。“你們一块好几个人，还有人帮助赶大車送你們。”

“这是哪个混賬王八蛋說的……”

“不要抵賴！”审問者又拍了一下桌子，鼻子尖又紅起来了。他用手絹不住地擦着脖子，向阿不拉努了一下嘴，大声說：“把他带上来——这些小杂种們！”

年輕人的眉毛揚了一下，一絲惊恐的影子掠过了他的面孔，但他很快就鎮定下来了，并换了一下脚，好象要把脚跟站稳点，准备迎接意外的襲击似的。

哈得尔被带进来了。他的嘴坚定地紧閉着，两只眼睛在深深的眼窩里閃着光，急剧地霎动着。他的头上和衣服上挂滿麦草的碎屑。他赤着脚，走在地上沒有一点声响。

审訊者指着哈得尔問买克苏提說：

“你认識他嗎？你坐过他的車嗎？”他又問哈得尔，“你认得

他嗎?”

“不认得。”两个年輕人几乎同时說出了这句話。

审訊室一下变得出奇的寂靜。警察局长的两只眼睛惊詫地注視着两个年輕人,对望着。过了一会,他的嘴咧开了,两排大板牙咬到一起,鼻子尖又紅起来,满臉又出現了許多黑点子……全屋子的人都望着他,只有他的夫人懶洋洋地打着哈欠。

“警长,阿不拉警长!”局长大叫道,“你呆了嗎?”

阿不拉警长差不多一步就跳了过来。用手枪指揮着警察們把两个年輕人推进了昏暗的內室里去。

……象一团柔軟的飞絮,在空中飘蕩。一会儿上升,一会儿跌落;心啊,紧紧地收縮起来——从哪里又傳来了一陣巨大的响声?脑子被震裂了——是誰在耳边吹奏着什么?嗡嗡的声音;响啊,响啊,突然大了起来,脑子又裂开了——太阳照得这么热,在沙漠上嗎?不是,这是火,火,多么大的火啊!……燃燒着,燃燒着——哪里又来了这么一声巨大的响声,头又裂开了;哎呀,一陣冰凉!誰把冰块压到头上来了?凉啊,冰冷一直滲到心头——他醒过来了。

哈得尔醒过来了。他覺得他的身子好象被固定在什么地方,手脚都不能动,头也轉动不了。他看見很多个面孔在圍着他。他的头完全湿了,水在臉上流着。

“好了,好了!散开些吧,朋友們!”那个二十来岁的、有两道濃黑眉毛的青年人,把盛水的碗放到地上,用手擦着哈得尔的臉。

…………

时間过了三个多月，冬天来到了。哈得尔的身体完全垮了。两只腿很长时間不能站立，背上、膀子上被皮鞭抽过的地方，出現了一道道的黑印子，淤結着干痂。身上被烙鉄燒过的地方，长久的流着血水。漫长的、严冬的夜晚和白天，他是一直躺着度过来的。由于不能活动，他的脚、腿和手任凭严寒的侵蝕和折磨，刑伤还沒有痊愈，就又被冻肿了，潰烂了。他們同房子的人輪流着照看他，背他去上厠所，帮他領饃，喂他吃喝，帮他翻身……特别是阿不力孜介紹給他的那几个朋友，对他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他們代替他去做劳役，晚上不睡覚守着他，給他搓揉脚腿……这中間，达吾提也来看过他一次。給他送来了一件旧棉衣和一些簡单的食物。他看見哈得尔的这种情况，就連准备好要告訴他的話也不敢說出来了。他撒了謊，說阿木提老大爷和土逊都很好，叫他不要着急，案子并不太重，不久就会放出来的。安慰了他一番。后来达吾提还来过一次，但警察局沒有准許他进去看哈得尔。

这間房子的二十多个人，現在减少了。有几个释放了，有几个换了房子，还有两个病死了。其他的人长久地等待着，但都沒有消息。释放呢？判决呢？誰也不知道。这样一直拖到了第二年的春天。他們的头发都长得披在頸上，眼窩、两腮都塌下去了，臉色愈来愈灰白，很少有一点活人的样子了。

“人的生命是金子，它是世界上最珍貴的东西，它是不容易被熔化了的东西，而且越磨越光，越坚韌。”阿不力孜的話一直迴响在哈得尔的耳边。阿不力孜的那坚韌、沉着和乐观的容貌常出現在他眼前，鼓舞着他，給他信心和勇气。

那个花白胡子的老人还在这里，他看着哈得尔，嘴里嘘着气，自言自語地說：

"这都算是犯了什么罪呢？象这么大的小孩子，知道个啥？唉，真主啊！"

老人的老伴差不多每隔一段时間总要来看望他一次。无論怎样困难，每次来时，总要給老人带点什么东西。比如杏干呀，桃干呀，苹果呀，甜瓜呀……

"我們两个生活到一起已經快五十年了。"老人說，"她給我生了八个孩子，都死了，沒有一个活到今天。四个病死了，一个冻死了，两个么，怎么說呢？遭荒年餓死了。还有一个，長到这孩子这么大，"他指着那个稚气的少年說，"給巴依放牛，牛跑了，巴依用皮鞭抽着他要他半夜里去找。真主啊！夏天，托什干河正发着洪水，浪头象房檐高，孩子就被河水吞掉了，再沒回来！"老人的眼泪又滚到胡子上了。他把他老伴送来的杏干和冻酸的甜瓜都分給所有的人。

"老爷爷，阿不力孜說过人的生命是金子啊！人越老，它就越閃着光，越宝貴。忍耐些吧！总有一天会走到外面去的。"那个年輕人，閃着忧郁的眼睛，不断地劝說着。有时，他就背誦起阿不力孜背誦过的那段詩：

生命的河啊永远流动，
高山擋不住它，
深澗也給它让路，
…………

空气是这样的沉悶，春天的风从小窗戶吹进来。人們想念着自己的家、妻子和儿女。牛啊，羊啊，篱笆后面的草垛啊……

"啊，也該給葡萄树搭架了，春天来了！"花白胡子的老人望着小小的窗戶自言自語地說。



第 四 章

“他 会 回 来 的!”

“他会回来的!眞主不会給一个誠实的人降灾!”阿娜尔汗的心里一直这样叨念着，因为，她深信哈得尔是一个很誠实的人。万民敬仰的眞主如要把灾难降給一个誠实的人，那是根本不能想象的。她对眞主有着虔誠的信念。

但是,有时候帕夏汗却对她說:

“依我看,阿英克尔村子里不会再有这么一个人家了!”这是帕夏汗的想法。这种想法絲毫不是由于她对阿木提家的不满或一种幸灾乐禍的心理,不，不是的，而是根据她自己半生的經历得出的結論。她的簡单明了的經历告訴她：眞主要降給一个人灾难或幸福，并不是根据这个人的品行的好坏。这就是說，誠实的人有时也会倒楣,品行很坏的人有时却会得到好运。但是，阿娜尔汗却不这样想,她永远沒有放弃这样一个期望:哈得尔一定能够回来。

阿娜尔汗在巴依家担負了更加繁重的工作，除了原来所承

担的頫瑣的家务劳动以外，她还要經管牲口，要上菜园挖恰馬根，要去地里背馬鈴薯，要給牲口鍘草，收集飼料。虽然說，克拉木又雇了短工，但沉重的担子还是不断地压到她的肩膀上。艰苦的劳作，使她逐漸失去了青春的光輝，她的头发經常是蓬乱的，而且，到处是尘土和草屑；面頰也瘦下来了，手和脚都裂开了口子……

“这孩子一下子变成一个中年人了！”帕夏汗心里經常这样想。她从阿娜尔汗的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里，看見了一种不熟悉的、深沉的感情，过去常在眼眶里泛濫的軟弱的泪水，現在看不到了。“她的心里在盘算着什么呢？这孩子！”

是的，阿娜尔汗正在被生活的烈火无情地熬炼着。她在这种熬炼中不是被熔化掉、消失掉，而是越炼越硬，变成了一块純鋼。

“孩子，你高兴一些吧！愁苦会毁坏你的身子！”帕夏汗有一次好心地劝告阿娜尔汗。

“不要紧，我不会死的，我还不想死！”她冷冷地回答，咬了咬嘴唇。

这几天，帕夏汗对阿娜尔汗特别关心。她自己主动做着一切杂活；早上甚至不去喊醒她。有时，她还发呆似的长久地注視着阿娜尔汗，有时还用头巾角偷偷地揩眼泪。有一次，阿娜尔汗跪在灶門前燒火，帕夏汗蹲在灶头上搓面条，姑娘发覺几条細細的軟面条触到了自己的額角，她一抬头，帕夏汗赶忙收拾好面条，把臉背了过去。阿娜尔汗知道帕夏汗心里想着别的什么，把面条搓到鍋外面还沒发覺。当时，她似乎还看見帕夏汗的面頰上挂着几滴泪珠。这是怎么一回事？帕夏汗姨姨为什么流泪呢？阿娜尔汗惊詫地跳起来，双手抓住她的肩膀，搖晃着，急促地

問她：

“你怎么了，姨姨？”

“沒有什么，烟熏了我的眼睛。”

阿娜尔汗覺得帕夏汗沒有說眞心話，她根据自己的观察，肯定了帕夏汗的心里隐藏着一种什么秘密。这个秘密看来是和她有直接关系的。“将要发生什么事了嗎？”她不安地瞪大眼睛望着帕夏汗。

帕夏汗，这个被克拉木巴依抛弃的可怜的女人，她把自己不幸的遭遇和阿娜尔汗不久就要发生的事情連系起来了。她遭受过很多殘酷的折磨，克拉木从跟她結婚那天起就毒打她，一直到近几年他的身体已經衰弱，举起皮鞭就要喘气的时候为止。馬鞭子和皮靴鉄掌的痕迹，到今天仍然布滿她的全身。

那么，阿娜尔汗将要发生什么事呢？她今后能躲得过馬鞭子和皮靴嗎？大約都一样，是躲不过的。我們維吾尔族的妇女，向来就有这种承受丈夫所給予的精神上和肉体上任何摧殘的义务。帕夏汗所見过的妇女的命运，差不多都是这样，而且她們都是在年岁不大的时候就衰老下来。可怜的阿娜尔汗，她怎么能逃开这个象牛一定要吃草一样的老規矩呢？

关于阿娜尔汗将要发生的事情，帕夏汗是从阿西汗那里听来的。据說，那一天不久就要到来，最迟过不了这个冬天。这就是：阿娜尔汗将被巴依卖給阿不拉警长做妻子。当然，这件事她是不能向阿娜尔汗說的。她知道这个姑娘的心里只有哈得尔，現在正在为哈得尔伤心，而哈得尔被人家关起来了，那还会有什么指望呢？可怜的阿娜尔汗連什么也不知道，还蒙在鼓里呢！

“帕夏汗姨姨！你也有什么伤心的事嗎？”有一次阿娜尔汗悄悄地問。

“我还会有什么伤心的事呢？枯死了的榆树，还怕剥掉皮嗎？”

“那么你为什么有时也流眼泪？”

“唔……干你的活吧，我什么时候流过眼泪？”

阿娜尔汗預感到的威胁，时时在增加着。晚上，她乘帕夏汗不在时，就把哈得尔的那支銅笛子拿在手里，久久地凝視着。最后她把它放在她睡覚的毡子底下，好象当她发生什么不幸的时候，这支笛子能够帮助她似的。

对于阿木提的小儿子土逊，克拉木巴侬的心里有着一种难以告人的隐情。他不让阿娜尔汗照管这个孩子，他和阿西汗曾为这事进行过多次密商，阿木提家是再沒有人管他了，他会不会就这样簡单地属于他克拉木了呢？那么，哈得尔呢？他还会回来嗎？这样做了，村子里的人說不說他的坏話？看来，重要的还是哈得尔了，他要是能回来，那一切打算就白費了。但是，克拉木家沒有孩子呀，要是阿木提家再沒有人了，这个小孩子一定可以成为克拉木家的后代的。可咀咒的阿西汗啊，你为什么不生个孩子呢？

想来想去，这个大好的机会还是不能輕易放过。哈得尔大概不会回来了，这事他已跟阿不拉談过，而且和亚森阿訇說阿娜尔汗的亲事时，也作为交換条件談过。他听阿西汗說起的哈得尔和阿娜尔汗的关系，更引起了他的注意，要是让他两个搞到一起，走掉了，他的活叫誰来干呢？而且哈得尔还欠他那么多的債，难道就叫他們白白走掉嗎？不，这絕对不行！他要求亚森阿訇叮嘱阿不拉，一定不要把哈得尔隨便放回来，这样，被亚森阿訇看中的儿媳妇也就更牢靠了。哈得尔不能回来，再把阿娜尔汗

嫁了，这个无依无靠的小家伙土逊，还会跑到哪里去呢？把他弄过来，用克拉木家傳統的方式——巴依式的生活方式去感化他，改变他。就是一块鋼，也会熔化的，何况是一个人呢？又何况是一个小孩子呢？

土逊剛到克拉木家时，終日寸步不离地偎依在阿娜尔汗的身旁，两只烏黑的大眼睛，恐惧地观望着周圍陌生的一切，用他的袖子不住地擦着鼻涕。

“阿娜尔汗姐姐，哈得尔哥哥还会回来嗎？”

“会回来的，很快就会回来的。”阿娜尔汗按捺着自己內心的痛苦，很坚決地回答土逊，但她的眼圈却不由地紅了。

“你怎么了，姐姐？别哭，哈得尔哥哥会回来的。”

“是的，哈得尔会回来的。你看，我沒有哭，我在笑呢！”她忙擦去泪水，装出了笑容緩慢地說，深情地看着土逊的小臉，用手温柔地撫摩着他的头发。

以后，阿娜尔汗經常間土逊，哈得尔回来不回来？她希望孩子也有和她同样的愿望。如果土逊回答說“会回来的”，她就感到很大的安慰。覚得不仅是她阿娜尔汗，而且还有土逊——哈得尔的亲弟弟也說他会回来；这样，他会回来的希望仿佛更大一些。她教給土逊說哈得尔一定会回来，但她好象仍然不放心似的还老問他，而土逊每次的回答总是使她非常滿意。

有一天，阿娜尔汗去地里背草，土逊一个人正在大門口玩泥巴。这时，克拉木巴依走过来了，他站在土逊身边，眼睛眯縫起来，臉上的皺折挤在一起，嘴微微咧开，胡子痙攣地抽动着，看样子他是极力想露出微笑来，但土逊却覚得他的样子非常可怕，連忙站起来順墙脚逃跑了。

“站住，站住呀！小家伙！”巴依叫着追了过去，用两只手把

他提起来:“好孩子，你怕什么？回去吃糖吧！我要給你縫一条冬天穿的棉褲。你知道棉褲嗎？你是沒有穿过的。”孩子的身子拚命地朝下墜，想从老家伙的手里掙脫，两条小腿踢踏乱蹦，死劲向后拖。但不管怎样，巴依还是把他拖进屋里去了。

阿西汗从柜子里取出了亮晶晶的黃色冰糖渣子，并給他一个小油餅。但土遜却只接住了冰糖，沒理那小油餅就轉身跑到院子里去了。

“賤骨头！由他去吧，看他能逃到哪里去?”巴依憤怒地叫着。

小家伙不认得糖，不知道干什么用，看到黃黃的、亮晶晶的，覺得很好玩，才拿了它。他剛走出房門，在院子里就碰到了阿娜尔汗。

“你手里拿的什么?”

孩子攤开了小手。

“糖！誰給的?”阿娜尔汗的眉毛皺起来了。

“那……”孩子害怕地指着巴依的房子說。

“不能吃，毒人的，丟掉!”

孩子听从了她的話，把糖渣子撒在地上，并用脚踏踩了一陣。

以后，巴依也不再性急了。他认为他們可以慢慢地、逐步地来感化这个小东西。他把这个任务交給了阿西汗：

“是一块金，也要把它炼化!”

阿西汗用她美丽的眼睛，溫柔地看着孩子，并且利用生活上的一切机会和孩子接近。給他穿衣服，洗臉，擦鼻涕，不让他走出她的房子。千方百計地使他和阿娜尔汗隔离，不让他接近她。但是孩子的心总是向着阿娜尔汗，阿西汗一不注意，他就跑到阿娜尔汗跟前去了。她提水时，他拿着舀水的长把小葫芦跟在后

面；她打燒餅时，他帮她抱小柴禾；她給牲口添草时，他站在圈棚門口等她……晚上，他也要和阿娜尔汗睡。阿西汗覺得，睡覺的地点問題是一个关鍵，所以，她把阿娜尔汗叫来說：

“土逊应該和我們睡在一起，你以后少管点！”

“他愿意跟我睡，这有什么关系？”

“跟你睡？你和他沾亲还是带故？”

“那么，你和他是沾亲还是带故？”阿娜尔汗把“你”字咬的很重。

“少嘴硬！想挨鞭子嗎？不行，你沒有这个份！”

以后，土逊便被阿西汗强迫搬到她那儿去睡了。白天，她也不让孩子走出房子，要是出来，她就用手牵着他，一块行动。冬天到来的时候，土逊穿上了新棉衣和一双黑色的小皮靴子，戴起一頂圓頂小皮帽。孩子逐漸适应了这种生活，开始和阿娜尔汗疏远起来，她很少看見他了。有时在院子里碰見了，土逊就用眼睛看着她，两只手插在衣袋里，默默地走过去。阿娜尔汗簡直气炸了肝肺，眞想狠狠地揍他一頓。但她也想到，这不能怪孩子，孩子并沒有錯，恨只恨巴依和阿西汗！他們夺去了哈得尔，又从她的身边夺去了哈得尔的弟弟土逊。

有一次，她把土逊叫到厨房里，关上門，用眼睛瞪着他，严厉地問：

“你說，我的小巴依，沒良心的死家伙！你說，哈得尔还会回来嗎？你想他嗎？”

孩子眨巴着眼睛，嘴角蠕动了半天沒有說出話来。

阿娜尔汗順手拿起一根树枝，在地上敲了几下，咬着牙又問他：

“你說呀，哈得尔会回来嗎？說！”

"哈得尔不回来了，他死……"

"你說什么？什么？你說什么？……"她把树枝丢到地上，双手絞在一起，"誰教你这样說的？"

"巴依說的，巴依……"

她弯下腰，凑到孩子的跟前，用手指戳了一下他的額角，伤心地說：

"你啊，唉！你眞的快成巴依了——他們騙你，哈得尔馬上就要回来了。"她撫摸着孩子的头說，"現在你告訴我，哈得尔会回来嗎？說'会回来的'！"

"哈得尔会回来的。"孩子难过起来，他哭丧着脸囁囁嚅嚅地說。

"对了。你要永远这样說。听見了嗎？記住了嗎？啊？"阿娜尔汗紧紧地抱住孩子，在他的脸上瘋狂地吻了起来，眼泪一直滴到土遜的脸上。

从塔里木盆地吹来的潮湿的、温暖的风，使多浪河久久不能封冻；沙枣树虽然落掉了一些叶子，但成串成串的沙枣儿，仍然象透明鮮艳的紅色瑪瑙一样，挂在枝头。阿英克尔村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

阿娜尔汗身上背着两个大葫芦，手里提着一个长把小葫芦向多浪河边走去。她現在身上穿的衣服和在夏天穿的并沒有多大变化。头上只增加了一块破头巾，上身只不过增加了一件黑色的棉坎肩。赤裸的、裂开了口子的两只脚上，穿着一双沒有后跟的、男人穿过的套鞋，走起路来噠啦噠啦直响。她的脸憔悴了許多，但那两只大眼睛仍然明亮有神。微微向上翹起的嘴唇，仍然是那么倔强地、紧紧地閉着。

多浪河两边已經結了冰，她越过冰地向河中心走着。她吃力地挪动着脚步，尽量避免着由于不慎而钻进鞋子里的冰渣子；阳光照到冰上，发出刺目的反光，她低下了头，眯起了眼睛。

她听見一陣馬蹄声在她的身后响着。轉身一看，有两个人騎着高头大馬从河边的大路上走下来。她沒有理会就又走去，走了一陣，馬蹄声不响了，她又轉过头一看，那两匹馬停在路边，騎在馬上的人向她張望着。她仔細一打量，其中一个是阿不拉警长。她的心通通地跳了起来，赶忙拉起了头巾，放快脚步向前走去。馬蹄声又响了，她再轉身一看，两匹馬徑直向克拉木巴依家跑去。

"他又来干什么？……"她心里想。看見了他，她就想起了哈得尔。"这魔鬼，他又来干什么？"她想哈得尔能不能回来、什么时候回来，阿不拉一定会告訴給巴依的，巴依也一定会知道这件事情究竟是怎样的。但是巴依知道，阿娜尔汗是沒有办法的，他当然不会告訴給她。一个多月以前，达吾提去看望了哈得尔，据达吾提回来說，哈得尔的案情不严重，过一段时間或許能放回来。但是，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却誰也不知道。她厌恶阿不拉，她覚得他的出現就征兆着灾禍的降临。她放慢了脚步，延挨着时間，想尽量迟点回去，她要避开这个害人的恶魔。

她慢慢地朝大葫芦里装着水。装满一个葫芦又装另一个葫芦，然后她又把装好的水倒在河里，再慢慢地装，装了又倒掉……河上的大风吹得她透心发凉，两只脚也冻得麻木了，脚底下的冰融化了，冷水灌进她的鞋里……河水夹杂着灰色的冰块，打着漩渦，冒着泡沫……

她背着水走回家里时，阿不拉果然已經走了。

天剛黑，阿娜尔汗正在洗刷鍋碗，帕夏汗走进来，輕声向她

說:"巴依叫你去!"

巴依的房子里充滿着暖气。大炕一边的壁炉里，燃燒着熊熊的柴火;克拉木巴依靠着折叠起来的一堆被褥坐在火边,手里摸弄着他的納斯烟葫芦。他的焦黄的胡子一动一动的，两只眼睛定定地注視着跳跃的火花。火光把他的影子投到挂着藍色壁毯的墙壁上。由于火光的跳动，他的黑色的影子也跳动着。阿西汗坐在炕的另一角,在一个油灯底下用鈎針織着花边;小土逊已經熟睡了,在阿西汗的身边发出均匀的、輕微的鼾声。阿娜尔汗一进門就站在炕沿下。

"到这儿来，坐到炕上来!"女主人停下手中的活，柔和地向阿娜尔汗說。

阿娜尔汗頓了頓脚,輕輕地爬上炕去，把两条腿曲起来，謹愼地跪坐在炕沿上。

"脚上裂了口子吧？不是早就給你說过,叫你穿上靴子嗎?"女主人一边抖着手里的鈎針,一边看着她說。

"穿不上,已經太小了……"

阿娜尔汗十三岁的时候，巴依曾給她买了一双粗皮子的难看的小皮靴，她小心的保存着，一向很少穿它，可是現在她已經长大了，靴子已經不适应她的脚了,前两年就已經套不进脚。这事巴依和阿西汗不是不知道,但为了表示关心,也就这样随便說了。好象有意在提醒阿娜尔汗:还記得吧,我給你买过一双靴子呢!

"把你的手給我!"女主人又說道。

阿娜尔汗楞住了,这是为什么？今天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嗎?她迷惘起来,胆怯地看了巴依一眼,那老家伙仍然象半截子干枯了的树桩一样,不死不活地坐在那里。

“听見了嗎？把你的手給我，我看看冻坏了沒有？”阿西汗又說。

阿娜尔汗跪着挪动身子，挨近阿西汗，把双手伸出去。

“是的，冻了一些。”阿西汗說着，放下手里的鈎針，整理了一下头巾，站起来，“等等，这里有几件衣服，給你穿的。”她瞟了巴依一眼，两只手就在橱柜頂上忙碌起来了。

阿娜尔汗被她奇怪的举动搞糊涂了，她用呆滞的眼睛看看巴依，又看看她的女主人。

“这是一件新式的棉上衣……”阿西汗嘴里念誦着，一件連着腰带的棉上衣落在阿娜尔汗的身边，“这是一条絨綫披巾……”水紅色的、折得方方正正的披巾落下来了，“这是一双皮靴……”一双顚倒捆扎起的咖啡色女用皮靴子“啪”的一声，重甸甸地落在她的眼前。

这几件东西簡直象几块鉛石，一块块地压到阿娜尔汗的心上。她似乎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她用双手捂住脸，埋下头去。怎样来应付这突然发生在她面前的可怕的情况呢？现在她不能做到这一点。她的眼泪从手指縫里滲出来了。

“啊呀！你这死心眼的家伙！这样好的东西……”阿西汗用力扯了扯阿娜尔汗的头发，要叫她坐端正。“阿娜尔汗，你听我說，这是阿不拉警长送来的，他要娶你做妻子呢！坐起来，这样好的事情！”

阿不拉警长，阿不拉警长！这是一个恶魔的名字！这个名字在阿娜尔汗的心目中代表着一切丑恶。她的心痛楚地收縮起来，她覺得有一个什么沉重的东西，冲击着她的头脑，嗡地一声，她的身子向側面倒下去了。眞主，这不是晴天的霹靂嗎？

阿娜尔汗歪斜着身子跳下炕来，她的手剛触到門把，就听見身后克拉木巴依憤怒的吼声：

"不要装腔作势！不行也要行，行也要行！"

"我不嫁人，我現在不嫁人，你宰了我吧，我不嫁人……"她用全身的力气，一把拉开門板……

嵌在藍色壁毯上的黑影变了样子，克拉木巴依轉过头来，继續厉声喝道：

"你不嫁人，你还是小孩子？我的五谷养大了你，你知道嗎？——我白养你十几年啦！我还亏本哩！哼！"

阿娜尔汗已經跑到院子里了。

"年紀已不小了，阿娜尔汗！"阿西汗还在后面装腔作势地輕声細語劝說着。

这天晚上，阿娜尔汗伏在自己的土炕边上，长时間地沉思着，她沒有哭，她也不想哭，哭有什么用？她現在必須想出一个拯救自己的办法来。想什么办法呢？她想不出来。她用手摸着压在毡边底下的笛子，深深地怀念着哈得尔。她記起了今年夏天哈得尔在多浪河边吹笛子，她如何生气地把笛子夺下来扔在地下；她記起每次跳舞时，哈得尔总是拿着这支笛子，站在人群的背后，側着身子吹着……她也竭力地想了想阿不拉的模样：他到巴依家来时，总是騎着一匹栗色的馬，走起路来时，总是不住地用馬鞭子輕輕地抽着他的右脚的高筒皮靴。在她的記忆中，阿不拉給她最可恶的印象的，是那一支装在皮套子里的、外面露着藍綢子的手枪。一想起阿不拉，她也就跟着想起了那跟在阿不拉屁股后面的背着枪的黑制服警察，还有那两个被反綁起来的囚徒。她也努力地在脑子里描繪了哈得尔被捉时的情景……她想：他要是能够馬上回来就好了。那时，她要把藏在心里的

一切都告訴他，他会想办法的，他会拯救她的，他多么强有力，多么能干啊！……阿不拉，阿不拉啊！阿不拉干的这一行，是人間最卑鄙、最凶恶的事情。純洁美丽的阿娜尔汗，怎么能和这个丑恶的灵魂連在一起呢？

月儿把它洁白的光亮，从四方形的小天窗投射进屋子里来，还不住地移动着，从西边炕角一直移到东边的墙壁上。門边的老公鸡拍着翅膀高唱起来了！

早晨，阿娜尔汗利用背水的机会，到阿友甫家去了。自从哈得尔被抓走、阿木提老人死去以后，阿娜尔汗覺得，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給她温暖的、可以信賴的，只剩下阿友甫老两口了。

阿娜尔汗一面抽泣着，一面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全部告訴給他們。末了，她抓住达吾提媽媽的两只胳膊，头抵住老婆婆的胸口哭个不停。

“我求求你，土尼沙汗嬸嬸！叫达吾提再去打听一下哈得尔的消息吧！他，他死了，还是活着？他什么时候回来……”

这是一个意料不到的变故！阿友甫全家人一下子陷入了一种可怕的沉默中。阿友甫一只手背在身后，一只手揪着他的胡子尖，眼睛盯着地，不停地来回走动。他的老伴两手撫摸着阿娜尔汗的头发，轉过头去，眼泪从她布满細小皺紋的脸上向下滚着；达吾提正在洗臉，他从容不迫地用小葫芦把水倒到手上，搓着，搓着……最后他冷笑了一声，对阿娜尔汗說：

“我看，阿娜尔汗，跑，逃走吧！只有这样。”他蹲在那里用腰带擦着手和臉，“还有什么办法呢？这年头，就是这样！”

“你算了吧！”阿友甫看着达吾提那副悠閑勁儿，冒火地怒喝了一声。接着，他走到阿娜尔汗的身边，慈藹地、但又十分痛苦地說：“孩子，你先回去吧！我想他也不会一下就把你接过去的，

咱們再設法……至于哈得尔，我已經准备了两个天剛，叫达吾提再去看看。唉，这是什么世道！”他說着頹然地坐到炕沿上，双手抱住了头。

“有什么办法呢？咱們只能禱告眞主保佑！”他的老伴抹着眼泪，低声地說。

…………

过了一个多月，阿娜尔汗終于沒有等到哈得尔回来，就被哈拉塔亚森阿訇家接了过去。阿英克尔村的人們紛紛議論着：阿不拉警长怎么肯找这样一个女僕做他的妻子呢？

“阿娜尔汗是一个漂亮的姑娘，阿不拉警长就是找漂亮的女人。”

“那是克拉木巴依的美人計，他为了討好亚森阿訇和警长，才把阿娜尔汗卖出去了！”

“阿不拉是一个品行很坏的人，他和很多女人乱来。阿娜尔汗去了还不是給他家当奴隶、侍候人家？”

“我看小土逊今后也就成了巴依的儿子了。你沒看那小家伙的样子，活象一个小巴依了。阿娜尔汗出嫁时，他連一滴眼泪也沒流。保險把他的哥哥也忘得一干二净了——还不到半年的时間啊！”

这里在春天是容易刮风的。风势虽然比較猛，但在被多浪河浸潤着的这片綠洲上，連一点尘土也刮不起来。那些在戈壁上刮起的象巨大圓柱一样的旋风，只要挨到这个綠洲的边沿，它就显得軟弱无力了。同时，从塔里木地区吹来的潮湿的风，倒会把天上的烟尘吹得一干二净，使天空变得湛藍湛藍的，非常好看。

太阳剛剛升起，低垂的湿雾，漸漸地从树梢头消失了。多浪河流着渾浊的河水。沿河的道路上盖着一层被水雾打湿的薄土，出圈的牛羊和赤脚出去打水的妇女、小孩，踏破了湿土，留下許多白色的印子。

一辆馬車在河边的大道上奔馳着。用芦席扎成的車篷在阳光下閃着白光。馬儿愉快地打着呼哧，四只蹄子翻起来的碎土向四面飞揚。装飾在它的脖子下和后背上的几十个小銅鈴，叮呤叮呤地不住地响着。

阿娜尔汗倚在一只木箱子上，咖啡色的大披巾包着她的头和肩膀，露在外面的半个脸，显得那么蒼白。她的眼睛微閉着，馬車的顛簸使她不住地皺着眉毛。她的丈夫阿不拉警长坐在左边，紧靠着她。他戴着黑羔皮帽子，穿着短外套，把一双穿着长筒皮靴的腿伸到車篷外面，手里夹着一根莫合烟。

阿娜尔汗的心上象压着一块石头。她本来是不愿意跟阿不拉到城里去的，但她心里却有一个另外的打算：在城里或許能僥幸地看到哈得尔，或者能打听到他的信息。这种僥幸的、可以說是十分渺茫的愿望支持着她，她才同意阿不拉接她到城里去。这样，她就默默地收拾起行装来。她把哈得尔的那支笛子藏到她的衣服中，心想进城后如果能够見到他，就准备交还給他。她曾几次想从阿不拉口中探听一下哈得尔的消息，但阿不拉向来很少和她說話，两人虽然現在是夫妇，但却和陌生人一样。接她进城，也不过是亚森阿訇的主意，他认为阿不拉在城里行为不正，只要把妻子接到城里，就可以对他起到約束的作用。阿不拉是怕他父亲的，沒有办法才勉强答应了。阿娜尔汗也曾下过决心，只要能再見到哈得尔一面，她就是死了也甘心。可是，見到了他又怎么样呢？她不是已經給别人做了妻子了嗎？但无論

如何，凭着良心，她还是非常想念哈得尔，非常希望能見到他。

她坐在車上尽量集中思想去想哈得尔，但阿不拉象狼嚎一样不停地唱着城市里流行的下流小調，扰乱了她的思緒，她按捺不住就发作起来了：

“閉住你的脏嘴！眞下流！”

“咦？你还管着我啦？只有男人管女人，还沒見过女人管男人的。”他用阴沉的、带着諷刺的語气說，眼睛瞪着她。

“你就不是人！下流、下流……”

“你說什么？你說——什么？”阿不拉用手扳她的肩膀，要她轉过脸来：“我城里有五个老婆，你是去給我当奴隶，难道你是去当太太的嗎？你沒有看看你自己的嘴脸，眞不識抬举！”

“不要脸的！”阿娜尔汗气得渾身发抖，她倏地坐起来，狠狠地在阿不拉的胳膊上敲了一下，“我問你，你这个恶魔把哈得尔弄到哪里去了？”一直埋藏在她心里的話，由于气极了，便脫口而出。

“啊，什么？你这个坏女人！你这个賤貨！你……”阿不拉用手扯开了她的头巾，在她的脸上一連摑了三个巴掌。阿娜尔汗用最大的力量騰出右手，照准他的鼻梁狠命地抓了一把。阿不拉的脸頰被抓破了，鮮紅的血順着鼻子流到嘴里去了。

車子倏地停下了，赶車人冲着他們两人惊奇地看着。

“走你的，停下干什么？”阿不拉一手捂住脸大声喝斥車夫。車夫怒視了阿不拉一会，把繮绳一紧，馬車又前进了。阿不拉高声地罵着一些粗野的話，不住地吐着口水。

阿娜尔汗的脸頰虽然有点发燒，但她的心里却由于抓伤了阿不拉、抓得他流血而感到痛快。她从头巾后看着他，她的眼睛里燃燒着怒火，想着怎么能有机会用她的双手狠狠掐住这只野

兽的脖子，活活地掐死他。这时，她的耳边忽然响起了帕夏汗曾經告誡过她的話："正經的女人，应該象藤蔓依靠一株沙枣树一样的依靠着男人，沒有这棵树，藤蔓永远也直不起腰来！"現在，她是阿不拉的妻子，那么，她就得象藤蔓一样的永远依靠着他嗎？离开他就直不起腰来嗎？不，她不能相信这样的話，这是騙人！她以前沒有和阿不拉結婚的时候，她沒有依靠任何男人，怎么生活过来了？她揭开头巾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好象要把这种糟糕的念头最后从心里除掉似的。

阿不拉看見她吐了一口唾沫，惊奇地望着她。

阿不拉这只野兽，将永远是她——阿娜尔汗最凶恶的敌人！她永远、永远記在心中。

他們到城里的时候，已經是傍晚了。

警察局里的人都知道了阿不拉警长从乡里接来了他美丽的太太，都到阿不拉的住所来看望。

屋子里乱哄哄的，阿不拉忙着拿烟倒茶，招待着客人。阿娜尔汗面对墙壁站着，一直沒有轉过身来。

"乡下女子就是这样！"

"太太还不习惯哩！"

"当了警长大人的太太，要大方些呀！"

"她害羞……"

人們恭維着，取笑着，乱七八糟。

这时，門外傳来了高跟皮鞋清脆的响声，人們低声說：

"局长太太来了！"

"乡里来的美人儿在哪里？我也看看呀！"阿瓦汗走进来了。阿不拉警长赶忙謙卑地躬下腰去，咧开大嘴負疚地笑着，又忙着拿烟，搬凳子。但是，阿瓦汗却象沒有看見阿不拉似的，带着

嘲諷的微笑用手撥开了阿不拉拿烟的手，徑直走到阿娜尔汗的身边。

“你好！警长太太。”她用手輕輕地拉了一下阿娜尔汗的袖子，“也該打个招呼呀——喲，好高傲的样儿！”

也許是由于好奇，阿娜尔汗轉过头看了她一眼。她們两人的視綫碰在一起，互相默默地打量了一会儿，阿瓦汗就轉身走到阿不拉跟前，接住了烟，把手一揮，嘲笑着說：

“不錯，不錯，祝賀你！阿不拉警长眞是艳福不淺！”她注視着阿不拉的脸，突然好象发現了什么似的“啊”了一声，用手絹捂住嘴大笑起来。人們的目光都隨着阿瓦汗的笑声朝阿不拉的脸上搜索起来，他們在他的鼻子旁边发現了几条抓伤的痕印，大家好象領悟了什么似的，禁不住一陣哄堂大笑。阿不拉的脸一下发起燒来，一直紅到脖子根。

阿不拉对阿瓦汗是怀着戒心的。阿瓦汗有时是什么話也会說出来的，象剛才的情况，簡直使阿不拉难堪极了。可幸她还沒有說其他的話。与其說阿不拉担心阿瓦汗吃醋，还不如說他担心他的警长这个职务。由于他和阿瓦汗的关系，他才当上了警长的，这点有很多的人都知道。其实，关于这一类的事，在这些人中間也不过是公开的秘密，大家都是睜着一只眼，閉着一只眼。伊明对他的妻子阿瓦汗的行为，并不是一无所知，但他自己也有把柄抓在阿瓦汗的手里。所以，也就装聾作哑，落得大家高兴。

当客人們都走了之后，阿不拉就拿阿娜尔汗出气了。他用粗暴的口吻斥責阿娜尔汗道：

“你也应該通点人性！你丢我阿不拉警长的脸。”

…………

一个星期过去了，阿娜尔汗一直呆在房子里。她整日价紧

皺着眉头，挖空心思地考虑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打听到哈得尔消息的办法。她想，她不能光坐在家里，应該出去看看，或許倒能找到机会。这一天晚飯后，她試探着走出了后門。后門外是一个广場，正前面就是高大的城墙，墙頂上站着持枪的哨兵；右边有一个用高大的圍墙圈起来的大院落，两扇大門紧紧地关閉着。大門上又有一个供人出进的小門，半开着。那里也站着一个持枪的人。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也不去管它，就信步向左边走了过去。那里有一堵高墙，墙边有几个小孩子正在摔跤打架。

一陣阿娜尔汗从来沒有听見过的声音，在附近什么地方响起来了。她抬起头向四处看去，又看不見人。仔細一听，那声音是从左边小巷子里傳来的。打架的孩子們也停下来瞻望着。

"这是什么声音？小孩子！"

"鉄鏈子的声音。囚犯过来了！"

阿娜尔汗的身子打了个冷顫，她看見墙拐角处出現了并排走着的两个人，接着又出現了两个，后面又是两个，一对一对，出現了几十对，排成了长长的行列。他們每两个人被一副鉄鏈子鎖在一起。里面有一些人除了和别人鎖在一起外，自己的两只脚上还戴着一副脚鐐。他們慢騰騰地挪动着脚步，有的抬着"抬耙子"❶，有的扛着砍土鏝。队伍的两边和后面有端着枪的黑制服警察。阿娜尔汗斜貼着墙壁，注視着这些人，极力想从他們中間发現她日夜悬念的哈得尔，但太阳的余輝，迷乱了她的視綫，她想走近点。正在这时，墙角边又出現了一个穿黑色制服的人，他腰里别着短枪，右手揮动着一根皮鞭，左手插在褲袋里，很神气地走着。阿娜尔汗定睛一看，那正是她的丈夫阿不拉。她赶快

❶ 抬耙子：用柳条編成的、由两人抬东西的工具。

扭轉身子，躲到墻壁背后去。她的脑子嗡嗡地响了起来，她用手赶快支住了墻壁。

一种强烈的希望从她的内心升起。她想，既然这些囚犯每天都被带出去做苦工，那末，她一定可以看到哈得尔的，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只要能够看見他，就証明他还在坐牢，还活着，也沒有被阿不拉弄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她再想办法和他見見面，說說話，把笛子交給他……

当她走回住所时，从后院經过一个厨房，她心里一动，能不能从这里打听到一些消息呢？試試看。她向厨房門口走去，在門口碰到了一个矮个子的穿着警察制服的瘸子。可能由于生疏，瘸子一边走一边打量她。她沒有理他就走进厨房里去。穿着油膩褂子的厨司，嘴上叼着一支莫合烟，正坐在那里削馬鈴薯。

“你好，大师傅！”阿娜尔汗在一个小凳上坐了下来。

“愿眞主保佑，太太！”厨司赶忙从嘴上取下莫合烟站起来回答。

“你做很多人的飯嗎？”

“不多，二、三十个人的。”

“不是有很多囚犯嗎？你沒有給他們做飯嗎？”

“哦，他們的飯在别处做。我这里光是給警察弟兄們做飯。”

“囚犯很多嗎？”

“着实不少。有好几百人。”

“我問問你，”阿娜尔汗湊到他的跟前，厨司惊奇地向后一退，眉毛皺了起来：

“啊，你問什么？太太！”

“我有一个同乡，在这里押着，他家里托我打听打听，你能告訴我，什么地方可以打听得到呢？”

厨司好心地笑了起来，露出了他的門牙：

“这个，哎呀！你来迟了一步。那个瘸子刚才还在这里，他一定会知道的。他是管犯人伙食的，他每天給犯人发饃，那些人的名字他都能背出来。”

阿娜尔汗心想，那样一定会弄出事来的。看那个瘸子的那副怪模样，一定不是个好人。她又問道：

“囚犯們每天都出去做苦工嗎？”

“是的。他們輪流着出去。有时也不去，光在黑房子里关着。”

她又跟厨司聊了几句閑話才告辞出来。

这样，阿娜尔汗每天都頂着头巾到街上去。关于这件事，阿不拉不但不阻止，而且还很高兴。他认为阿娜尔汗已經对城市生活适应了，胆子也大了；穿上漂亮的衣服上街去，这是很好的，他就喜欢这样的女人。

一天下午，阿娜尔汗走到北門外边去，这里还殘留着去年打过仗的痕迹。那是在三区部队来这里之前，当权者为了自己的安全，把靠近城墙一带的民房、树木等全部拆除、燒毁，使数百家居民无家可归。現在，这一带到处是断墙殘壁、破磚烂瓦，还有那燒焦的木头和燒过的草灰。阿娜尔汗看見有許多人在那里忙碌着，警察們在周圍站了崗，不准人們走到跟前去。她在那里不敢多站，就又走到街上去。

她在街上买了一把葵花子嗑着，慢慢地走着。过了好久，太阳快落下山了，她看見街道中間的行人，紛紛向两边閃开，她向后一看，正是那些囚犯們排着队走过来了。鉄鐐的鏘鎯声惊动了街上所有的行人。人們都停下来观望着。

阿娜尔汗赶快向一家修靴店走去。她踏进店門，一边朝街

上望着，一边坐到一个凳子上，把脚伸在一个小台子上說：

"擦靴子！"

蹲在那里正在做活的修靴匠，抬头看了她一眼，就拿起毛刷，打开油盒，迅速地擦了起来。阿娜尔汗一直注視着街道，刷子在她的靴子上来回刷着，她毫无感覺。

队伍慢慢地移动过来了。她第一眼就看見了哈得尔，不錯，那正是哈得尔。他的衬衫破成了縷縷条条，肩膀和脊背都露在外面，又短又窄的白布褲子，从褲脚到大腿都撕裂开来，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头发长得披在頸上。瘦削的、黄里透黑的面孔，使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阿娜尔汗一看哈得尔这个样子，心絞痛着，眼泪不由滚了出来。

哈得尔向左边走过去了，她从后面一看，才看出他瘸得那样厉害，一拐一拐的，两条腿象抽去了筋一样，軟綿綿地搖晃着。和他并排的一个年輕人，用手輕輕地扶着他。

"我的眞主……"她看着看着，头一陣发昏，頹然地向后倒去，身子靠在板壁上，头巾从头上滑落下来。

靴匠被她吓了一跳，丢掉刷子，惊奇地站起来，看着她的脸，皺起了眉头。接着他就大声喊起来：

"啊！阿娜尔汗，阿娜尔汗，是你？……"

阿娜尔汗睜开眼睛一看，她的面前站着沙巴也夫。她赶快把头巾拉上去，定了定神，坐正了身子，喘息着。

"阿娜尔汗，是你呀？你怎么了？"

"眞主啊——你是沙巴也夫？沙巴也夫先生，我头昏，有病！"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沙巴也夫惊奇地問。

"我嗎？哎呀！我結了婚。"她頹然地說。她在这里遇到沙巴也夫也是感覺意外的。

"你和誰結了婚?"

"你知道的,是阿不拉警长。"

"啊——"沙巴也夫一听,高兴地眯起眼睛笑了起来,"警长?我見过。很好,很好,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不停地搓着两只手,表示他对这个美滿婚姻十分贊許和羨慕。他活跃起来了,赶快把阿娜尔汗让到里边桌子边一坐,手忙脚乱地准备倒茶。

"不要客气,沙巴也夫先生!"

"我的警长太太,我眞高兴看到你,你太好了。"沙巴也夫站在那里捋了捋胡子,"好,不客气,今后就要常見面了。請你經常到我这里来,修靴子——你看我,現在你还修什么靴子呢?新的也穿不完!經常来擦靴子吧!如果你和警长大人不嫌弃我,我还要到你們家里去做客哩!嘿嘿……"

阿娜尔汗討厌沙巴也夫这种阿諛和謙卑的态度,她向他摆了摆手,制止他說下去,然后緩慢地問:

"你見过哈得尔嗎?"

"哈得尔?沒有看見呀,他在哪里?"修靴匠表示惊奇地說。

"剛才从这里过去了。我說,他是被警察局抓到这里来的。"

"那是为什么?"

"不知道。他被抓到这里已經七个月了。他的父亲也死去了……"阿娜尔汗双手捂住面孔,痛苦地低下了头。

"呀!可怜的阿木提老人!他死了?"沙巴也夫表示难过地皺了皺眉,坐到小凳子上,两手握在一起。"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我得設法去看看我的朋友,他还是一个小孩子,他不懂事。他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啊!"

"沙巴也夫先生,都是同一个民族,为什么要这样呢?眞主在哪里呢?"

“是啊，是抓了很多人，警长太太！”沙巴也夫沉思着說，“我說过，一切禍害都是汉族人給我們的，沒有他們，也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最近这里开来了很多汉族軍队，他們任意欺侮我們維吾尔老百姓。你沒看見，街上住的几家汉族商人，特别是那些販卖大烟的汉族人，連說話也硬起来了。唉，咱們遭了灾难了。”

阿娜尔汗告訴他，哈得尔是她的邻居，又是一起在巴依家受苦，她要尽可能地想办法救他，她要和他見見面。最后她問沙巴也夫，哈得尔有沒有希望走出监獄。

沙巴也夫想了想，狡猾地微笑着說：

“你不必隐瞞我，过去你們看来眞是一对儿，别人早这么說了，”他那灰褐色的眼珠子直盯着阿娜尔汗。阿娜尔汗赶快拉了拉头巾，轉过臉去。她听見沙巴也夫继續說道：

“可是，警长太太，現在你的这个打算是危險的，不好，很不好！阿不拉警长是个很好的人，你不要做使他难堪的事情。不过……警长太太！哈得尔是我的朋友，看在朋友的面上，我去看看他，想想办法……”

“不，沙巴也夫先生，你别誤会，我和哈得尔沒有其他的关系。都是一块儿长大的，看在乡亲的面上，我也应該想想办法，何况他，他的确是沒有犯过什么法呀！”

“但愿是这样！警长太太！”沙巴也夫說着詭譎地眨了眨眼睛。阿娜尔汗一陣嘔心。她想，沙巴也夫不能和她与哈得尔站在一起，他好象和阿不拉倒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过几天，你再到这儿来一下吧！”修靴匠又拿起了刷子，“来，那一只皮靴还沒擦哩！”

“不擦了。我要回去！”她給了錢，弯了一下腰就走了。

过了几天，阿娜尔汗又到沙巴也夫的修靴店去。

“啊，請坐請坐，警长太太！你知道我現在已学会了做新靴子了，如果再到阿英克尔去，就不是修靴匠沙巴也夫，而是靴匠沙巴也夫了。唉，說起阿英克尔，唉，我把半个心丢在那儿了！我問問你，那个阿西汗还好吧？”

阿娜尔汗眞想拔脚走掉，但是为了哈得尔，她不能不忍受一下这討厌的糾纏。她点了点头說：

“她很好。沙巴也夫先生，事情怎么样？”

“是的。事情太好了，警长太太！”他放下手中的活，凑到阿娜尔汗的身边說，“你坐下。情况是这样的，太好啦！是这样的，哈得尔不久就可以释放了！”他細眯着眼睛仔細地观察着阿娜尔汗的神情，希望她能够为这个好消息表現出高兴和感激，但阿娜尔汗却不动声色，仍然冷冰冰地坐着。

“你知道，警察局經过多次审問，沒有任何結果。同时，我告訴你，省里和三区进行了和平协商，这里要释放一批人啦！現在如果能找到保人，哈得尔就可以出来了。”

“那么，能找到这样的保人嗎？”

“我想，是可以找到的。”他捋着他的黄胡子尖儿，高兴地說，“我問哈得尔：‘怎么样？老朋友！’他的眼圈紅了，但却沒有流出眼泪来，他眞是个好小伙子……那天我去看他时，只給他带了几个燒餅，你知道，坐牢最大的痛苦就是饥餓和严寒。你想，我看見了什么？我看見了哈得尔的那双脚。我的眞主！脚？那还象是一双脚嗎？它完全被膿血裹起来啦，血水流着。严冬摧殘了它！就是这样，他还要去做苦工。不过現在天热了，脚也好得多了。不要紧的。灾难，这是灾难！过了就好了——我要送給他一双旧靴子穿。”

“他知道我在这里嗎?”

“他怎么能知道呢？我告訴了他。”

“他沒有說什么嗎?”

“沒有。我說他是好样的，他是不容易动感情的。”

“他出来，我要見見他。行嗎?”

“那为什么不行？只要出来，就是自由的人了。你們就到我这里来会面吧！不过，还是謹愼些好，阿不拉警长知道了可不好呀！我这样做也是担着干系呢！他可是你的丈夫呀！——不要叫警长难过。”

“这个我不怕。你放心，不会連累你的。”

痛苦折磨着阿娜尔汗。哈得尔要释放了，这在哈得尔說来当然很好，只要他能好好地生活，对她来說也就感到莫大的慰藉，但是……她又想起了帕夏汗的話，她眞的已經象一株藤蔓纏住了一棵沙枣树，永远离不开阿不拉了嗎？离开就直不起腰来了嗎？不錯，帕夏汗是这样的，阿西汗也是这样的。尽管那株沙枣树已經枯萎、腐朽，但她們仍然紧紧地纏繞着他。难道現在，她，阿娜尔汗也要这样嗎?……

“不管怎么，让他尽快地走出监獄吧。只要他能够象鳥儿一样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欢乐地歌唱，这就是我的幸福！他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他的欢乐就是我的欢乐！”阿娜尔汗的眼睛被泪水的网罩住了，眼前的一切都模糊起来。

哈得尔的心情最近好的多了。虽然，他想念阿英克尔村，想念他的父亲和弟弟的心情一天天地增长着，这思念曾使他感到痛苦，但是和他一块的难友們却給了他无比的溫暖。而且，跟他仅仅見过两次面便匆匆分手的那个独眼阿不力孜，仿佛給了

他一种力量，这种力量鼓舞和支持着他跟各式各样的迫害进行斗爭。坚强的阿不力孜啊！你現在在哪里呢？……

他对阿娜尔汗的怀念，原也是那样的深沉和强烈，可是，当那天沙巴也夫告訴他，她已經和他哈得尔的仇人——阿不拉警长結了婚，現在正住在警察局里的时候，他的心剧烈地震动了，碎裂开了！怒火燒得他失了知覺。但那仅只是短时間的事情。随即，他便倔强地把她的影子从心底驅除出去，再也不去想她了。

随着一陣由远而近的沉重的脚步声，哈得尔听見牢門外有人笑着，大声地向看守人問好。他抬起头来，看見門上的小方窗打开了，接着，一道刺目的阳光投射到人們的臉上。这一天又快完了，太阳已經垂到西方天边了。

“哈得尔，我的朋友！”修靴匠沙巴也夫的面孔在洞口出現了。哈得尔惊喜地拐着两条腿走到門前去。

“沙巴也夫先生，我該怎样感謝你呢？……”

“很好，一切都很好，哈得尔！我要祝賀你啦！”修靴匠高兴地說，同时把一双旧皮靴从洞口塞了进来，“穿上这个吧，它对你的脚是有好处的。”他的两只小眼睛和翹起的黄胡子一块儿跳跃起来了。

“你眞是一个好人！”哈得尔十分感动地說。

“我告訴你，保书已送去了，你等着吧！过一两天一定有消息。你知道，我为这个倒楣的保书跑了多少路？还花了几个……”

“我設法还給你，出去就还，不能叫你花錢……”

“哪？錢是阿娜尔汗給我的，沒有几个。你不要多心，老弟！阿娜尔汗問候你。”

哈得尔眯起眼睛沉思了一会說：

“阿娜尔汗給了你錢？”

“是的。”

“我要設法还給她，我不能用她的錢。眞主保佑她吧！”

“你眞是个倔脾气，她为你多着急呀……”

“她着急？她和我沒一点关系！”

“唉！你眞是——你出来后一定到我那儿去一下，我还有話跟你說。”

沙巴也夫走了之后，全房子的人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哈得尔。

“多么好的人啊！”

“这才算得上朋友，多好啊！”

沙巴也夫送来的靴子很好，但它却套不上哈得尔还沒有完全复原的双脚，他只好把它塞在身子底下当坐垫。

过了三天，哈得尔被釋放了。

他夹着那双旧皮靴，拐着两只脚，跟着一个警察，走了好几个办公室，无声地在好几个公文上盖了手指印，最后，在禿頂书記官那儿領到了一張紙条，并回答了一些問話，然后走出了警察局的大門。

一只第一次走出黑暗圈房的羊羔，当它跨出門檻时，光天化日会使它眼花撩乱；走近它身边的一只小猫，或一只对它瞪着眼睛的小狗，或者是一个行人的影子，都会使它惊惶失措；向四周看看，竖起耳朵；向左走好还是向右走好？向哪里去，并且干什么去？一时都沒了主意，不知如何是好？——哈得尔走出警察局的大門时，正是这样一种心情。

多么生疏的地方！他用手扶住一棵大树，迟疑地看着他眼

前的一切。他得赶快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可怕的地方！他快步走了几步，回头看了看警察局的大門：大門敞开着，象一个什么貪婪的野兽張着大口殘酷地獰笑着。他連忙加快了脚步，按照沙巴也夫所告訴他的地点走去。

修靴匠从店鋪側面的小門把哈得尔迎接进去。他拿出准备好的白面燒餅，煨好的茶和莫合烟，热情地招待哈得尔。

"朋友，我得告訴你，这是一个好消息。"修靴匠一面把燒餅掰成碎块，一面說，"三区和国民党签訂了十一条和平条款，和平和自由快来到了。我也打算回到伊犁河边去。再不打仗了……"

"什么和平条款不和平条款，只要巴依和阿不拉那些恶魔压在我們头上，我們还有什么自由？和平条款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哈得尔忿忿地說。

"我认識了沙衣諾夫。你知道沙衣諾夫嗎？他是我們維吾尔族有名的詩人，激进分子！他告訴我，现在各地的县长都要民主选举啦！好人有的是，咱們选吧。哈得尔，我說，那些汉族官儿們可要滚蛋啦！咱們維吾尔有威望的人有的是。"沙巴也夫津津有味地說。

哈得尔苦笑着搖了搖头，沒有說一句話。

"比如說，沙衣諾夫，很多人拥护他，特别是一些年輕人們。如果和談成功，他就成了紅人啦！大家都得遵守和平条款。沙衣諾夫叫我帮助他，也做做工作……嘿，嘿，哈得尔，你說怎么样？"

"沙巴也夫先生，謝謝你。我要走了，我回去借些錢带給你，把阿娜尔汗的錢还給她。"哈得尔站起来，但沙巴也夫却着急地一把拉住了他。

"我要对你說的話还沒有說哩！你坐下！"他按住哈得尔的

肩膀，"我得把一件心事告訴你，那个迷人的阿西汗，我多么想念她！唉，真主保佑，她快枯萎了——你回去还会給他家干活嗎？"他搔搔头皮，困难地說。

"我不想干了，不过，我还得給克拉木巴依拿出十几塔合粮食。这得想办法。"哈得尔現在似乎才明白了，沙巴也夫所以款待他，原来是为了那个阿西汗……

"阿西汗，阿西汗……"修靴匠怪声怪气地嘟囔着。

哈得尔又站起来了，沙巴也夫又拉住了他：

"我已告訴过阿娜尔汗了，她今天要来这里的。你在这里多住几天吧！"沙巴也夫站起来，关住了小門，好象害怕哈得尔会跑掉似的。

"不行，我得馬上回去，我的父亲和小弟弟不知受了怎样的苦累，我很想念他們。"

說起哈得尔的父亲，沙巴也夫沉默下来。他想："人也死了，还去看什么？"但是，他不敢告訴哈得尔，他支吾着說起别的来了：

"我如果不回伊犁——大概也是回不去的。不久我也要下乡的。"

"还去我們那里嗎？"

"也許。我得設法去看看她呀！她对我有情，只是那个老家伙……唉，这是罪孽、罪孽啊！"

哈得尔皺了皺眉头，善意地劝告他說：

"克拉木巴依是世上最坏的人，你可得注意。他要是咬你一口啊，你可受不住。"哈得尔站起来，坚决要走了。"請到我們村里来吧，我要报答你的。"

"一定的，一定的，你先走一步——啊，阿娜尔汗要来的，你

再等一会儿吧，她可能有話要对你說。”

“我不想見她，不想見她！”

哈得尔徑直走出房門，向通向街道的小門走去。

“你这个人，啊——她来了！”沙巴也夫在后面叫喊着。

这时，阿娜尔汗提着一个小包，匆忙地走进过道来，正和哈得尔打着照面。

“哈得尔，哈得尔……”阿娜尔汗楞了一下，站住了，随即低下了头，再說不出話来。

过道很窄，阿娜尔汗一站，哈得尔走不过去，两个人站着对望起来。几秒钟后，哈得尔把头一摆，用手輕輕地推开她，要从她身边走过去。

“哈得尔……”阿娜尔汗低低地叫了一声，便歪靠在墙上用手捂住眼睛，肩膀抽动起来。沙巴也夫走上来，拉住了哈得尔。

哈得尔痛苦地皺了皺眉头，他深陷的眼睛霎动着。

阿娜尔汗站直了身子，以极大的毅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迅速地打开了小包，从里面拿出两个燒餅和几只苹果。她把这些东西捧到哈得尔的面前，冷靜地說：

“看在邻居和乡亲的面上，你收下吧！我不能給你任何帮助；你知道，我、我也在坐着监牢啊！”

哈得尔的眉毛揚了一下，他的目光开始在阿娜尔汗的周身搜索起来。他現在才看清，阿娜尔汗的臉色蒼白，更加消瘦了，眼睛显得更大，睫毛显得更长。那深藍色带花的綢裙子和黑色条絨的上装，还有那擦得烏亮的皮靴，这些漂亮的衣装，并沒有給她的青春增添光采，相反的，在哈得尔的眼睛中，它們却变成了最丑陋的东西，似乎連她的灵魂也变得丑陋了。阿娜尔汗在哈得尔的眼睛中，已經变得非常渺小了。

他推开阿娜尔汗送到面前的东西，生硬地說：

"謝謝你，阿娜尔汗，謝謝你！"他迈了一步，想要走过去，而阿娜尔汗也向前迈了一步，并且从怀里取出了那支笛子：

"笛子，你的……你拿去吧！"

哈得尔用抖顫的手接住笛子，他气得发紫的嘴唇，神經质地顫动着；他把笛子拿在手中看了一眼，就牙齿一咬，狠命地把它摔到地上，接着就象一头发瘋的野兽一样，一把推开阿娜尔汗，一瘸一拐地奔出門外去了。

阿娜尔汗被推得倒在墙角边，燒餅摔在地上，苹果四面滚散。这件在一霎那中发生的事情，使她反而冷靜下来了，她站起来，默默地拾起笛子，把它仍然放在怀里，向站在那里发楞的沙巴也夫弯了一下腰，走了。

沙巴也夫看着摔在地上的燒餅和苹果，頓着脚大喊："窩囊、窩囊……"



第 五 章

对狠不能念可兰經

就在这一年的春天，在省城一座华丽的大楼里，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庆祝和平条款签訂的大会。三区革命的領导人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代表們，共同举杯祝賀新疆人民新获得的“和平”。但是美丽的言辞和欢笑的面孔，并不能掩飾反动分子的丑恶行徑，这一举动，只不过是他們的一个緩兵之計而已。天山南北的广大土地上，仍然阴云滚滚，刮着腥风，下着血雨。

和平条款虽然签訂了，但是，反动政府却一再阻撓、拖延和破坏这些条款的执行和貫徹。人民，在剛剛放下庆賀“和平”的酒杯的时候，在剛剛脫下欢乐歌舞的新衣的时候，接着，又受到接二連三的新的殘酷迫害，又不得不紛紛擦着眼泪、喊着“眞主”去坐牢。

这天清晨，阿友甫老大爷在院子里收拾他的小木車。他今天要把吾受尔保长分派給他的五百斤木柴送到城里去。据說，

城里来了很多很多軍队。最近，他也看見过許多国民党士兵，他們背着枪，歪戴着帽子，斜瞪着眼睛，白天黑夜地在各个村落里走动。乡长、保长們陪着他們到各村子里去催粮要款。这些国民党士兵全都是汉族人，他們說的話乡亲們都听不懂；他們火气很大，用枪托和皮鞭随便抽打着碰到的人們。老太太們小心地管理着自己的鸡子，年輕的女人們不敢单个到多浪河边去提水。这些野兽般的士兵还在神圣的清真寺里睡覚、过夜，随便在坟园和寺庙旁拉屎撒尿，他們野蛮地用刺刀戳着給他們运送柴草的、行动迟緩的牲口，用枪托敲击着赶車人的背脊……

阿友甫家有一辆很小的木車，是用一匹瘦垮了的小毛驴拖拉的。老人和达吾提非常小心地使用着它們，小車上每次装的东西不敢超过二百五十斤，路也不能走的太远，一般二、三十里。但今天得装上五百斤，而且要到五、六十里路以外的县城里去，这怎么能行呢？

“这是什么世道！贼娃子們……”老人咒罵着，不住地吐着唾沫。他正在綰着一根绳子，两只手不住地打顫，硬绳弯了几次弯不过来，老人气极了：“杂种們，这是什么世道？达吾提，你来！”

达吾提提水剛回来，他慢騰騰地走到他父亲的跟前，不耐煩地說：

“依我看，抗了它吧，就是这么回事！”

“抗不住啊！你沒看見那么多背枪的……”老人搖着头，两手抓着腰带，走到正在吃草的毛驴子那里去。

瘦小的毛驴子，疲憊不堪地搖摆着长大的、向两边搭拉下来的耳朵，望望它的老主人，把头掉过来了。它那四条細瘦的小腿踢踏着。老人在它旁边站了好一会，然后走过去撫摸着它的头，

把它的耳朵向上捋着，意思是叫它竖起来显得精神些。但是，衰颓的毛驴子却不能做到这一点。最后，两只耳朵仍然向两边垂下来。

"你和我一样，我的朋友——都活不了几天啦！"老人叹息着走开了。

老人轉过葡萄架，站在那里。多浪河边的大路上人声嘈杂，几辆木車已經停在那里，穿着黃色軍衣的士兵們，揮舞着皮鞭，大声吆喝着。

"眞主啊，眞主！……世道乱了，乱了。"老人皺着眉头叨咕了一句，赶快轉身准备去套車。

"阿友甫，老家伙！"吾受尔保长手里握着一根短棍子，带着一个当兵的走过来了。他气势汹汹地責問阿友甫："你敢違抗命令嗎？"

老人吓了一跳，赶忙站住，还沒有来得及分辯，吾受尔就把手一指那个当兵的，向他大声吼道：

"你这个老不死的，我拿你沒办法，有这位老总在这里。"

国民党士兵从肩膀上取下步枪，逼着阿友甫，瞪起眼睛，大声地喝斥着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違抗命令？拿出你的心来让眞主看看，是紅的还是黑的？"阿友甫气得小胡子直发抖，他把臉凑到吾受尔的鼻子尖上叫道，"你……"他沒有罵出来，把胳膊一揮轉身要走，吾受尔一把扯住了他的衣領，"哧啦"一声，已經陈旧了的褐色袷袢从領口一直給撕裂到脊背上。

"你这个老狗，哼！你有眼无珠，我吾受尔保长是受你欺侮的？"吾受尔咬着牙，伸出左手就向老人的臉上劈了过来。

"吾受尔，你这个杂种！"达吾提提起一根老粗的木棒，怒罵

着飞奔过来。吾受尔心里一怔，举起的手赶忙放下来了。

“你来，我正要找你。”吾受尔扑到达吾提跟前，“事情都是你搞出来的，我要跟你算賬。”

达吾提的眼睛里爆裂着怒火，他仔細地看看吾受尔，又看看那个当兵的，从鼻孔里冷笑了一声，再沒有理会他們，就对他的父亲說：

“爹，今天你不要去了，让我去吧！”

阿友甫揮揮手，向前走了一步，看着吾受尔的眼睛：

“吾受尔保长，我就走，馬上就套車——你狠什么？真主睜着眼睛哩！”老人拉住达吾提走回院子去。

“你不要去了，我去。你沒看这些狗杂种的那股凶狠劲？他們要欺負你的。”达吾提說。

“欺負不了的。你今天还要把那块地挖出来，快种庄稼了呀！我能頂住……”

达吾提坐到一截木头上，两手扶着下巴，眼睛看着地，默默地沉思着。

車队开始行动了。喧嚣的人声、車輪声、牲口嘶叫声……混杂成一片，多浪河边沸騰起来了。

阿英克尔小村的十五辆木輪車全部被征用了。有牛車，有馬車，有毛驴車；大的、小的、高的、矮的，破烂的、全新的，全部出动了。有的装着干草，有的装着木柴，有的装着粮食，有的装着鸡鴨……全部由两个持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士兵押送着。

車子从各家各户拉了出来，都汇集在大路上。有些年輕人赶着馬拉車挤到前面去，走在后面怕受累贅，也怕那两个士兵責駡。阿友甫老人牵着小毛驴，把車靠在一棵树旁，給搶先的人們让路。

“走呀，老人家！我走后面，咱們一块走。”托乎底赶着一辆破烂的牛車，停下来等着阿友甫。

“你走吧。我要等到最后走，我的驴子不行！”

托乎底赶的木車是别人的，那头拉車的牛——又瘦又小，是他自己的。他的牛虽然瘦小，但却是个急性子，而且車上只拉着一些干草，負担不算重，因此走起来倒很快。他看了看阿友甫，再沒說啥，就赶着牛車到前面去了。

老人等别人的車子都走完，才把驴子往路中心赶过来。这时，从他的身后突然发出了几声巨大的喊叫。他轉过头一看，原来是那个当兵的向他怒喊。他右手提着几只鸡子，左手提着枪，向阿友甫奔来。老人是听不懂汉話的，但他猜到可能是由于他的动作迟緩，当兵的叫他走快些。他把驴子打了一鞭子，小毛驴迈起蹄子，快步地走起来了。但是那个士兵还在叫喊着，并且跑上来在毛驴前面一站，張开两手，向老人憤怒地斥責着。阿友甫楞住了，只看着对方的嘴动，不知如何是好。

“坐……坐……这里……”士兵用維吾尔話和汉話夹杂着說，并用手指着車子。老人听出了“坐”字，这才明白，这个家伙要坐他的車子。

老人望望装得象小山一样的車子，再看看四蹄打顫、搭拉着两只耳朵的小毛驴，气得臉也发青了；不管对方听得懂听不懂，他就直冲着那家伙的鼻子尖叫道：

“你要我的毛驴子死掉嗎？要我的車子坏掉嗎？你这个賊娃子……啃，啃！”他用鞭子在毛驴面前一揚，車子又走开了。

“肏你媽！”士兵斜瞪着眼睛，用維吾尔話罵起来了，同时举起枪，用刺刀拦住了毛驴子，把鸡子往車上一摞，一跃腿站到車轅上，就爬到柴垛頂上去了。

“狗杂种，贼娃子！这是什么世道？——大約快到七百斤了。”老人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咒駡着。現在他只得拿出自己的力气用力拉住車轅，帮助驴子前进。可怜的小毛驴不停地喘着气，腿子直发軟；蹄子触着地面时，总是向外歪一下。

春天的道路到处泛碱，有的地方冒着泥浆，有的地方柔軟得象橡皮一样发着彈性。阿友甫老人和他的驴子一样，全身汗淋淋的，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力气。当他赶到哈拉塔小鎮时，其他的車子已經休息过了，正在套車准备继續前进。老人停住車子，决定要在这里喂喂驴子，歇一会。但坐在車上的那个士兵却象狼一样嚎叫着，不准他停車，还用枪托从車上打毛驴子的脊背。小毛驴扭着身子，摇着头，前蹄子在原地上敲着。看来，它已精疲力尽，不能再前进一步了。阿友甫的心象被刀子戳着，他不顾一切地咬着牙把挽套解开了。就在这时，他的臉上被一条皮鞭抽了一下。他轉身一看，原来是先到的另外那个士兵站在他身后，正举起鞭子，准备第二次向他抽来，老人赶忙向旁边一閃，沒有被鞭子抽着。坐在車上的那个士兵，也怒冲冲地跳下車来，看样子非要大干一場不可了。这个意外的騷动，把所有的赶車人都吸引过来了。

“歇歇吧，我等你——把驴子卸下来！”托乎底憤怒地走过来，他揮动着鞭子，好象在向那两个当兵的挑战似的。他抓住毛驴，帮助阿友甫把車卸下来了。

“就是要这样，看你能干啥？”托乎底嘴里咕噜着。

“歇下来，我們都等你！”有人在旁边說。

“大家都不要走，来个大休息！”又有人說。

当兵的看見对方人多势众，也就不再吭气。两个人嘀咕了一陣，一个轉身走了，坐車的那一个蹲在地上，开始抽烟；一双賊

眼向大家眨巴着。看着这种样儿，乡亲們覺得这也是一次小小的胜利，无形中发出了一陣輕快的哄笑声。

毛驴卸下来了，托乎底牵着它在那里蹓躂；老人一面从小塔合中倒出了草料，一面不住地瞪着那个当兵的，嘴里断續地罵着："好样儿的……狗娘养的……尾巴夹起来啦！維吾尔是好欺侮的嗎？唵？賊娃子！"

这时，乡亲們有的把牲口又卸下来了，有的給牲口加添了草料，有的进街去游逛，有的在有太阳的角落里睡起大覺来，沒有一个人套車赶路。

那个坐着抽烟的士兵，抽完烟后又取出燒餅吃着，吃完燒餅又抽烟。眼看太阳已經偏西，他焦急地站起来，向四周望望。牲口显然早已吃飽了，有的臥在地上打盹，有的互相逗着玩；人呢，不見一个。只有阿友甫蹲在毛驴跟前，用包谷粒子喂着驴子……那个士兵站起来，向几个躺在墙角下睡覺的人走去。他站在他們旁边看了一会，便用脚去踢就近的一个人的腿，并用汉話說："死猪，你們死了嗎？起来！"被踢的人翻了一下身，又睡着了。他又去踢第二个，第二个哼了两声沒有理他。他轉过身来，看見两个年輕人手里揚着赶車的长鞭，說笑着从街上回来。

"你們是人嗎？你們要造反嗎？要違抗命令嗎？"当兵的用最凶狠的、自以为可以吓唬人的声音大叫着。但那两个有趣的人望望他的臉，互相对視着大笑起来，从他的身边走了过去。

这时，墙拐角处出現了五、六个人。先前走掉的那个士兵在前面走着，后面是一个軍官模样的人，再后是一个維吾尔人，还有几个士兵跟在后面。那个維吾尔人一看就知道是个翻譯。

"你們看，就是这样的。"那个走在前面的士兵，用手指着那几个睡覺的和說笑的赶車人說。

“把他們全部給我捆起来！教訓教訓。”那个軍官說。

原先留下来的那个士兵走过去，向軍官报告着什么。軍官发怒了，他掏出手枪，举到头頂上。

“等一等，等一等……”那个翻譯急了，連忙抓住了軍官的手。但是已經来不及了，一縷青烟从枪口冲出，清脆的枪声，划破了乡村午后的靜寂，惊动了栖落在大树上的烏鴉和在屋頂上晒太阳的鴿子，紛紛聒噪着振翅向高空飞去。

人們被震动了。酣睡的人翻滚了一下身子坐了起来，說笑的人們一面向这一群人望着，一面向車馬走去，牲口奔跳起来了……

“乡亲們，唉，乡亲們，沒有什么！”翻譯揮着胳膊大叫道，“大家都套車吧——沒有什么！”

“沒有什么？我看也不会有什么！”

“眞主睜着眼睛哩，滚你的吧！”

人們低低地怒罵着……

阿友甫老人用抖顫的手，赶紧收拾了草料口袋，把驴子套上車去。

“愿眞主保佑……”他伤心地說。

車队象一条蛇，在多浪河边弯曲的大道上蠕动着。押送車队的国民党士兵增加到了四个，他們再不敢坐車，警惕地在旁边走着，有时在前，有时在后。

走出哈拉塔不远，是一带冬季溢上了水的道路，泥水很深。阿友甫看見他的驴子在两条車轅中間来回晃蕩着，它的腿抖得那么厉害，蹄子陷进泥渦，好久拔不出来。在过一个深坑时，它終于无力地倒下了。老人忍着心疼，开始用鞭子抽，用脚踢，从耳朵上揪，从尾巴上拉，一切办法都用过了，它还是沒有力量站

起来。一个士兵站在旁边看了很久，跑过来举起枪托就打起驴子来。毛驴子仍然只是摇摆着头，喘着气，嘴里吐着白沫。士兵咧着大嘴，露着枯黄的牙齿，哼了几声，就把枪调过来，刺刀尖儿对准毛驴的腰部猛力地戳去……

但是，事情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就連阿友甫也沒有想到——当那个混賬士兵的两只胳膊剛剛举起，忽然被一双有力的手抓住了，而且象两把老虎鉗一样，鉗得他"啊"了一声，身子向后倒去，"忽"地一下，来了个倒栽葱，悬空摔在地上。阿友甫定睛一看，原来是哈得尔站在他的面前。

"哈得尔，是你呀？……"老人伸出两臂扑了过去，抓住哈得尔的肩膀，嘴角抽动着，眼泪順着他堆滿皺紋的臉流了下来。那个士兵爬起来惊慌地看着。哈得尔推开阿友甫逼向那个士兵，厉声地道：

"戳吧，你戳人吧！你这个狗杂种……"他两手撑着腰，挺着胸部，瞪大眼睛，逼着对方走去。那个士兵慢慢地放下枪，惊恐地向后退了几步。

哈得尔帮助阿友甫首先把車上的木柴一捆捆扛下来，堆在路边，然后卸下毛驴，把小木車拉出泥坑。哈得尔把毛驴拴在河边的小树上，叫它吃吃草，他和阿友甫又把木柴装上車子。然后，他們两个就坐在树下談起話来。

阿友甫的第一句話，是告訴哈得尔他父亲已死去了；第二句話便是土逊被克拉木巴依領去了，而且孩子变了；最后就是关于阿娜尔汗的事。这三个消息，給哈得尔的打击不能說不沉重，但是，阿娜尔汗去給阿不拉当老婆的事，他早知道了，他已下决心把她从記忆里驅逐出去。土逊那小家伙，虽然有些变了，但他相信他会变过来的。只有他的父亲的死，却使

他一下子落进痛苦的深渊里，这痛苦淹沒了他的一切，他哭起来了。

"我不能就这样算了，叔叔！你看，我怎么办呢？……"哈得尔哽咽着說。

"你回去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土逊赶快領回来。去看看你爹的坟吧！我的事情也太忙，沒有經常去看。达吾提說，阿娜尔汗——她是一个多么好的姑娘啊！达吾提說，她曾經到你爹的坟上去过，領着土逊去的。"

哈得尔只是抱头哭着，沒有作声。

老人看着他，叹了一口气說：

"孩子，不要哭了，哭頂啥用？你只記好，你的仇人是克拉木巴依，你記好，你一定得設法离开他，象摆脫一条毒蛇一样。"接着，他把克拉木巴依如何到他父亲的病床前逼債，如何打土逊的主意，如何凶狠地逼得老人断了气的情况又詳細說了一遍。

"叔叔，"哈得尔抹了抹眼睛，坚定地說，"叔叔，我要报仇，我还要和这条毒蛇打交道，离开他，就算便宜了他……"他握紧他的拳头用力地在膝盖上敲着，咬着牙，两只眼睛閃着明亮的、仇恨的光芒。过了一会，他才問：

"达吾提呢？"

"他在家里。不要提了，那家伙的脾气最近变得坏透了，整天悶声悶气，抱着他的热瓦甫唱啊唱的。孩子，到我家去吧！今后的事等我回来再商量——路上小心点，这样的人可多呐！"他的嘴向那个当兵的努了一下。那个士兵的嘴动了动，他认定他們是在說他，便大声地吆喝起来，催促他們赶快套車。

当哈得尔告别了阿友甫老人向阿英克尔走去时，天已經黑下来了。他沿着暮色蒼茫的多浪河慢慢地走着，剛走出黑暗的

监狱时的愉快心情，此刻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覺得灾难的黑云仍然濃重地籠罩着每一个人，这个世界仍然是这样的紛乱和痛苦。监獄里流着鮮血和眼泪，监獄外面也同样在流着鮮血和眼泪；他走出了那个泛濫着血和泪的小监獄，接着又走进了一个同样流着血和泪的大监獄。这苦难的道路什么时候才能走完呢？

他走过哈拉塔小鎮时，曾經受到街道上的国民党士兵的詳細盘問，还在一間房子里回答了一个軍官的許多复杂的問題，并且填写了一張关于他的地址、姓名、职业、身份和生理特征的登記表。

快到半夜的时候，他到达了阿英克尔小村。村子被一层暗淡的月光籠罩着。当他离开河边的大路走上小道时，就看見了克拉木巴依家的高大的房子，再走，就看見了自己住的小土屋。他站着沉思起来。父亲的面孔，土逊的面孔，阿娜尔汗的面孔，还有那帕夏汗、阿西汗和克拉木巴依的面孔……都出現在他眼前。他把这几个人的容貌都仔細地想了一遍，然后就向达吾提家的房子走去。他想，达吾提一定已經熟睡了，他的突然来临，一定会使他的年輕的朋友既惊奇又高兴。他放輕了脚步走着；他极为小心地躲避着每一根树枝和每一块石头，深怕撞着它們发出什么响声来。不久，他就听到了一种嗡嗡的声音。是的，这是有人在低声地唱歌，声音很低沉。是不是达吾提呢？夜这么深了，他还唱什么呢？但的的确确是有人在唱，而且声音正是从达吾提的小土屋里傳来的。他又走了几步，就看見了达吾提家門前的葡萄树架子。現在他听出除了歌声以外，还有低弱的热瓦甫的声音。他走到葡萄架旁边，多么奇怪，葡萄树还没有搭起来，他手支着木架子站住了。

…………

狂风从树梢上滚过，
大雷雨猛烈又猖狂，
　我的姑娘啊！
你为什么还在草原上游荡？

是失去了你的小牛？
还是失去了你心爱的羔羊？
是什么珍貴的东西，
使你这样挂在心上？
…………

哈得尔靜靜地听着。屋子黑洞洞的，忧郁的歌声从小窗戶中溫柔地飄出来，在夜空中蕩漾。

春风真的再吹不到多浪河上？
沙枣花真的再也不会开放？
…………

哈得尔知道，达吾提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不知为什么，現实生活早就在他年輕的心灵中激起了波瀾，他往往把这种理解不了的苦悶和忧愁用歌声表达出来。但这半年多的离别，达吾提可能也变了。听着他的歌声，哈得尔又想起了在监獄中那个年輕的难友經常念誦的"生命的河永远奔流"的詩。人們为什么会有这样两种不同的感情呢？……

当第二遍歌声又起的时候，哈得尔坚定地、毫不犹豫地敲响

了达吾提房子的門。

哈得尔就在阿友甫家住下来了。他和达吾提住在原来拴小毛驴的那間小草屋里。土尼沙汗嬸嬸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訴說着阿娜尔汗，訴說着土遜。又張罗着給哈得尔做好吃的吃，給他洗补衣服，象久别的儿子回来了一样。年輕人固有的乐观和对生活的一种堅强信念，使哈得尔的脑海中产生了一种美妙的想望：他要在两三年內把欠巴依的債还清，然后租上几亩地，設法买上一头牛，和土遜住在自己的小土屋里。这样，独立的、美好的生活就开始了！到那时，他还可以把土遜送到清眞寺里去学經呢！

但是，事情并不这么簡单，理想固然是很美妙的，但他覚得，就那样，并不等于出了郁結在他胸中的那一口悶气。他早就想到他应該做出一件什么事，把这一口悶气放出来。克拉木巴依和阿不拉警长都是他的最大的仇人，他忘不了这仇恨，他要报仇！对阿不拉，他暫时还沒有办法，而克拉木巴依呢？……

"达吾提，你看我今后怎么办呢？"有一次他問达吾提。

"怎么办呢？第一，把土遜領回来；第二，咱們住在一块，我們怎样生活，你就怎样生活吧！"

"我想租几亩地……不，我想……"哈得尔思索着說。

"租地自己种也行，千万不能再給克拉木巴依干活了，他是一条毒蛇！不过，現在得赶快把土遜領回来，其他的等我爹回来咱們再商量！"

"我問你，克拉木是怎样对待土遜的？你过去經常看見他嗎？"

"不常見。巴依把他管的很紧，門也不让出——唉，别提他了，那天托乎底告訴我，他看見了土遜。他簡直跟少爷一样。再

不把他領回来，这孩子要給毁了的！”

“毁了？毁不了的。咱們明天就去找他。”

第二天下午，达吾提在克拉木巴依家的門口大树下找見了土逊。小家伙今天穿着一件藍布短衬衫，一双小馬靴擦得雪亮。

“土逊，哈得尔回来了，你不去看看？走吧！”达吾提說着不管三七二十一抱起他就走。孩子被吓了一跳，他瞪着达吾提，两脚乱蹬，快要哭起来了。

“安靜点吧，小家伙。瞧，才几天就把亲哥哥忘了。”达吾提抱着他飞跑而去。

“土逊，我的小巴依！”哈得尔从达吾提的手中接过土逊，象接了一个宝貝似的，“你忘記我了嗎？”

孩子直瞪着哈得尔的眼睛，好似观察一个陌生人似的。接着，他就用两只胳膊把哈得尔的頸子圍起来，叫了一声“哥哥”就哭开了。

“沒有忘掉我嗎？”哈得尔給他擦着眼泪問。

“沒有。阿娜尔汗姐姐說你会回来的。她走了，她說她也要回来的……”

哈得尔难过地亲了亲土逊說：

“是的，她也要回来的。”

哈得尔把他放到土炕上，看着孩子的衣着，說：

“这皮靴子倒不錯，不过咱們不穿它；我要給你縫新衣服买新靴子的，把这些脱了吧！不穿它，咱們自己有。好嗎？”

“好。靴子把我的脚都夹疼了！”

…………

哈得尔領着他的弟弟，曾到他自己的小土屋里去看过，打算在那里住下来。但是那个小土屋經过冬天的冰冻，現在天气一

热，再加上泛硷，墙壁都松散了，下半截的泥土正从篱笆上一片片脱落；平贴在地上当基础的横木已經腐烂；屋頂也有几处塌下来了，透着阳光。地上也很湿，象要渗出水来；土炕也潮湿了、塌了。屋子里散发出了难聞的霉烂味。如果要住下去，得花很大工夫来修理。最后，他还是听了土尼沙汗嬸嬸和达吾提的話，放弃了它，决定暂时在达吾提家住下来。

他們弟兄两个也去看过父亲的坟。那是一片紅柳丛生、盐硷泛潮的荒地，在靠边的地方，就是他父亲的坟堆。春天的阳光晒得坟堆上湿漉漉的，几丛芦葦草已从土中冒出了它們坚硬的、綠黃色的嫩芽；坟地上飞着成群的烏鴉。按照习俗，在死人的坟堆上应該插上嫩綠的树枝，有錢人还要把羊角連头盖骨架在树枝杈椏上。阿木提老人的坟堆上也插着几根树枝，叶子已全部脱落，枝干也干枯了，看来是去年老人安葬时插上的。哈得尔想，是誰这样好心地在他父亲的坟堆上插上这些树枝呢？

"土逊，你知道嗎？这树枝是誰給爹插上的？"

"是阿娜尔汗姐姐插的。爹爹埋了以后，过了几天，阿娜尔汗姐姐領我一起去背馬鈴薯，走到这里时，她插的。她还哭了哩！"

"阿娜尔汗姐姐对你好嗎？"

"好。"孩子毫不思索地回答。

哈得尔若有所思地站住了，他出神地凝視了一会坟堆上的青草和挺直的枯树枝，又看看周圍，望望天空……这样过了很久，然后他走向水渠，折下了几支粗大的沙枣树枝插到父亲的坟堆上去。这个时节，沙枣树上象麦粒大小的黃色花苞，已經成串成串的，快要开放了。醉人的、濃郁的香味已經可以聞到。

在克拉木巴依的大院子里，太阳光温暖地照晒着，几只麻雀在啄食地上的谷粒。从塔里木盆地吹来一陣陣暖风，带着潮湿的泥土气息。大門外的一棵大柳树，把它柔軟的枝条从墙上伸进院子里来，輕盈地搖曳着。空气是这样的宁靜……

克拉木巴依半臥在床上。这个床是放在院子里向阳的地方，床上鋪滿了阳光。阿西汗默默地坐在床沿上。两人的眼睛不約而同地一会儿望望放在床边上的一堆衣服，一会儿又互相对望一陣。这堆衣服是早上哈得尔送来的，是士遜穿过的衣服。阿西汗看着看着皺起眉头来，她看着她的丈夫那瘦削多紋的臉，他那被麻烟、燒酒所燒焦的小胡子和殘缺不全的黑黃牙齿，給人一种可怕的感覺。她心想："他已經这样衰老，大概，他是不行了？"

"'为了治虱子連衣服也燒掉了'。"巴依伤心地說，"把它收起来吧！我看以后还用得着。这孩子，又聪明，模样又长得漂亮，为什么偏偏生到阿木提那穷鬼家？别人家的孩子我还看不上眼哩！唉！"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几件衣服，喃喃地自言自語，說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早想到了，野狼的儿子怎么也养不馴的。死了心吧！"阿西汗賭气地尖声說。

"你說什么？阿西汗！就是一块金子也要把它熔化了的，何况他是一个人呢！而且还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以后还会有机会的。这只怪阿不拉那家伙不守信用，把哈得尔放出来！等着吧，这孩子逃不出我克拉木的手掌的。"

"再蠢的人也不会做出这样的梦来，終究他是别人的。"妻子輕蔑地、大胆地說。

"那么，你做了些什么呢？你給我克拉木巴依做了些什么呢？你給我生了孩子嗎？"巴依坐起来，直盯着她說，他的小黃胡子簌

簌地抖顫着。

“我生孩子？你呢？你已經只剩下一把骨头了……我的眞主！”

“眞主是有眼睛的，我克拉木做过多少善事，将来总会有个孩子的。这也是命运呀！”巴依頹然地倒在床上。阿西汗賭气地到房子里去了。

假如是在平时，阿西汗今天的行为，就会受到巴依的鞭打的，而且她也不敢象今天这样嘴硬。但是，在生孩子这一点上，阿西汗是理直气壮的，不能生孩子的主要責任在巴依方面，因为他已經很衰老了。这点克拉木也是一淸二楚的，而阿西汗更加淸楚。同时，他現在也沒有力气再打人罵人了。在他看来，一切都变了，变得这样可怕。

院子里靜悄悄的。哈得尔走进来了。他的脚步声惊动了微睡的克拉木巴依，他坐起身子一看，心里吃了一惊，赶忙重新躺下，一面喊阿西汗，一面用薄毯子裹好了身子。

“巴依，”哈得尔走到木床跟前，勉强用和緩的語气說，“巴依，把我家的几件家具还給我吧！我也要过日子呀！”

“嗯？你好聪明，哈得尔！”巴依怪声怪气地說，“怎么？你倒向我要东西来了？土逊吃了的、穿了的不算錢嗎？怎么的？还有我的两匹白大布呢？它是包你的老子用了的！那么，要从你老子的身上再剝下来嗎？”

“說的好！”阿西汗从屋里走了出来，坐到床沿上說，“剝下来也烂成索索了！”

“我們两輩人給你家干活……”

“好了！”巴依坐起来，打断了哈得尔的話。“你給我克拉木巴依沒有白干呀！咱們还得把賬淸一淸呢！除非你继續給我干

活。"

"清清吧，我要全部还給你。反正我是不再給你干活了。"哈得尔气忿地說。話虽然这样說，哈得尔的心里却不是这样想。还帮不帮克拉木干活？他早就想好了，活是要干下去的，倒不是为了还債，而是等待适当的时机来实現他的一項計划——他要复仇！为他的父亲、为他自己、也为阿娜尔汗、托乎底……更多更多受巴依迫害和欺压的人复仇！这仇恨的烈火一直在他心胸中燃燒着，一天不噴放出来，他一天不能安宁。

"你再想想吧，不給我干活，就得馬上把賬还清！年輕人，不要三心二意！我克拉木待你父子两輩人不錯啊！"

克拉木巴依看到哈得尔那倔强的态度，心里有点着急了。他知道，要討回哈得尔欠的債是沒有把握的，因为哈得尔現在除了一个弟弟——而且也大了——以外，再无挂无牵，搞不好，屁股一拍走了，那不是最糟糕的事嗎？現在，他唯一的希望是哈得尔仍然給他干活，这才是最合算的事。

哈得尔装出为难的样子，想了一下，順水推舟地换了个語气說："好吧，关于干活的事，我再想一想，以后再說。"

"好說話，好說話。这样就好說話了。阿西汗！"克拉木巴依的眼睛亮了起来，愉快地連声道。

阿西汗赶忙給巴依装烟，她把莫合烟装满了烟斗，再抓上了一撮麻烟，点着火，自己先吸了几口，才送到巴依的嘴边。巴依閉上眼睛只吸了一口，就用手隔开。然后緩緩地說：

"再說，你不干也行，人有的是。可是債款得馬上还給我。要是干活，那可以再作商量了，你也得吃飯呀！"

"把我的家具还給我吧！"

"你要給我干活，还要那些破烂东西干什么？"巴依干脆地

說，"你可以住到我家来，連土逊也可以領过来的。"

阿西汗把烟斗塞到自己的嘴里，巴咂巴咂地吸着，一会儿看看她的丈夫，一会儿又看看哈得尔。

哈得尔冷笑了一声沒有再說什么，站了一会就出来了。

这天晚上，临睡覺之前他对达吾提說：

"我又要去給克拉木巴依家干活了，你看怎么样？达吾提。"

"什么？"达吾提惊奇地說，"我眞不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租几亩地种不比当长工强嗎？"

"达吾提！地是租不到的，这我早知道；同时，我欠克拉木巴依的粮食和錢怎么办呢？"哈得尔嘴里說着，臉上却流露着一种得意的神色。

达吾提奇怪地看着他，搖了搖头，沒有說啥。

"我老实給你說，你可不能告訴任何人。"哈得尔凑到达吾提的耳朵边上，但他却沒有說下去，支吾了一会笑着說，"我不告訴你了。你要凭眞主起誓，不告訴任何人，我才給你說。"

"好，凭眞主起誓，我不告訴任何人。"达吾提认为哈得尔在开玩笑，他也就笑着随意說。

"說話算話！我告訴你，我的心早不在这里啦，克拉木的債，狗屁，我才不理他那一套！世界这么大，我哪里不能去？不过，"哈得尔咬着牙，一字一句地說，"做活是个样子，我有我自己的打算。你記得哈孜巴依是怎么死的嗎？就那样！"他用他那巨大的手掌作了个劈的姿势，"你說，行嗎？我不搞死他，也要叫他难过几天。"

"那……你准得又要去坐牢了！"达吾提有点儿惶惑地摊开两手。

"搞了他后，我馬上領着土逊就走……"

达吾提睜大着眼睛，想了一想，把手掌在膝盖上用力一拍：

“好，搞他个狗儿子！我贊成。”接着，他又放低声音說，“可是，你为什么一定要給他家干活呢？租上几亩地种，都在一个村子上，还怕沒机会？”

“你不知道，这样方便的多；再說，我要是还待在村子里，租上几亩地，老家伙还能放过我？他要向我討債的，现在的世界有道理也說不清，还不是咱們吃亏。倒不如装做給他誠心干活……这样免去許多麻煩……”

达吾提把哈得尔看了很久，他的眼睛高兴得眯了起来，举起右拳头在哈得尔的胸脯上一击，大声說：

“听你的。我帮助你！哈得尔，我做你的帮手，搞了他，我跟你一块逃走。”

“那不行，你还有父母亲。”

“他們自己有的是办法生活，我不操心。咱們可以去学手艺，做小买卖……”

“不，”哈得尔故意带些儿嘲諷的語气說，“达吾提，你能舍得你的热瓦甫嗎？你还是抱着它去消愁吧！你这个沒出息的家伙！”

“你不要瞧不起我，哈得尔！跟你一道，我什么也干得出来……”

“哦，眞的嗎？那好，就跟着我一道干吧！”哈得尔笑起来。接着，两个年輕人就互相抓住对方的肩膀，边放声大笑，边抱住滚成一团。

“拿热瓦甫，达吾提！”

“什么？”达吾提有些愧疚地說，“我要砸了它。不动它了！”

“去你的吧！”哈得尔狠狠地推开达吾提，把双手撑在腰間，两只眼睛急促地霎动着，冒着点点火星。“热瓦甫有什么过错？

你要砸掉的不是热瓦甫，而是你那股沒出息的怨气。怨气有什么用?"哈得尔沉思起来，"我坐牢时見过的那些人就不是这样，他們都是有志气的，鉄一样的！达吾提，对狼能念可兰經嗎?——你的热瓦甫应該响起战斗的声音，就象那些人念的'生命的河永远奔流'一样。"

"热瓦甫，我的热瓦甫！"达吾提大叫着跳起来，从墙上摘下他的热瓦甫，盘膝坐在炕头上，"忽隆、忽隆"地撥着琴弦說：

"你再說說，那几句是怎样說的? 我要唱它啦！"

哈得尔对他誠摯地笑了笑，就念道：

"生命的河啊永远奔流，高山擋不住它……"

"停停，慢点儿！"达吾提說着便把这些詞句譜到一支流行的小曲子里。

"深澗也給它让路！"

"深——澗也給它——让路！"达吾提复誦着。

"狂暴的风雪啊！"

"狂——暴的——风雪啊！"

"也对它低头战栗。"

"也对它——低头——战栗——好了，先学会这一段吧！"

…………

第二天早上，哈得尔就到克拉木巴依家去了，說定再給他家做一年活，其他的債款他可以設法还給他。巴依瘦小的身子在被子里蠕动着，笑了起来，露着牙齿說：

"这还差不多。我是最喜欢穷朋友的。我使用了一輩子长工，拔过誰的一根胡子? 嘿嘿，多年的老相識了！在我父亲的手头，你爹爹就在我家。他眞是一个老实人！可惜他死的太早了。"

哈得尔咬着牙，捏紧拳头，他眞想即刻扑上炕去，一拳头把

这条臭蛆砸扁。他心里說:“等着吧,有你好受的,狗杂种!”

“把小士逊也領过来吧？可怜的孩子!”阿西汗說。

“請你不要操心,他不可怜,他生活得很好。”哈得尔冷冷地說,“謝謝你。”

哈得尔从巴依家回来时，看見阿友甫老人蹲在葡萄架下修理車子。肉孜毛拉的佃戶阿合买提老人坐在旁边，两手插在腰带上。两个老人正在說着什么。

“叔叔,你回来了？怎么去这么久?”哈得尔蹲下来問候阿友甫,接着也給阿合买提打了招呼。

“眞主！說不成,世道完全乱了——哈得尔。”

“孩子,你回来了？这次你可吃尽苦头了!”阿合买提看着哈得尔說。他用粗大的手摸了摸哈得尔的头,叹了一口气。

“老哥!”阿友甫对阿合买提說，“是毛拉打发你来的嗎？你知道，这怎么說呢——哈得尔，毛拉打发阿合买提老人来要錢了……”

“什么錢?”哈得尔惊奇地問。

“你这样容易忘事？孩子,毛拉給你父亲治病的錢。三个天罡,你忘了嗎?”

哈得尔的眉毛一下子擰到一块了,他站起来，低着头，在地上踱了几步,突然站住,狠狠地、好象自言自語地說:

“哦！这很好……叫他自己来要吧！我正准备去找他哩,他那次不治病,我父亲一下子还死不了呢!——阿合买提老大爷,麻煩你了！你为什么給他当跑腿的？叫他自己来嘛!”哈得尔生气地瞪着阿合买提。

“年輕人,你不要瞪我。”阿合买提也站起身来,弓着腰,伸出一只手,喘息着說,“我来受这窩囊气,我为啥？我这个老糊涂了

的！"說着，他用拳头敲起自己的額头和胸脯来，咒駡着自己，踢踢踏踏朝外就走。

"自作自受，"达吾提拿着一块包谷餅子走出房門蹲在那里，一面吃着一面嘲弄地說，"誰叫你爱管閑事，作毛拉的腿子？"

"达吾提！"阿友甫怒吼了一声，赶快走过去拦住阿合买提說："老哥，不要和年輕人計較。这不能怪你，你不要生气……"

阿合买提揮揮手，气的說不出話来，憋了半天，才說："兄弟，我沒有生气！"然后踏踏地走了。

"哈得尔！"阿友甫走到哈得尔跟前說，"这也是一件麻煩的事情。自你爹死了之后，肉孜毛拉向我要过两次錢，我都沒有給他。这能給嗎？老的死了，小的被抓走了，这能給嗎？但是毛拉說：'阿木提死得那么快，主要是警察来抓哈得尔时給吓着了，治病沒有一点錯，如果不是被吓着了，病保險会好起来的，怎么会死呢？'我悬求他說：'阿木提家沒有一口人了，这个錢就請饒了吧！我这个穷家也垫不起三块天剛。'这以后，他再沒有来，这次听到你回来了，才又打发阿合买提来要了。孩子，这錢不能給他，不能給他。"

"当然不給他。叔叔，城里情况怎样？你一路上还順利吧？"

"再不要提起，唉，眞主！"老人沉痛地叹息了一声，过了好一会才說："那些'克达耶'⑭几乎把我的老命也整掉了。毛驴，我的毛驴，它死掉了。"

哈得尔心里惊了一下，他赶快抬起头看了看拴毛驴的那个小木槽，那里的确沒有了毛驴。小毛驴是阿友甫最心爱的財产，它死了，这怎么能行呢？

---

⑭ 克达耶：解放前維吾尔人对汉族人的称呼。意含卑視。

“死在城里了！活活給累死的。”老人伤心地說，“我代替它，把車子拉了回来。你看——”老人指着肩膀，哈得尔这才注意到老人两个肩膀上的衣服都磨破了，露出了紫黑色的、被磨伤了的皮肤。“你看，这是什么世道？”老人把正在修理的車轅一丢，皺着眉头，咧了咧嘴。由于饥餓和干渴，使老人发白的嘴唇裂了許多細細的口子，上面淤結着黑色的血珠子。

“我說，你們听听，世道完全乱了，完全乱了。”他握起两只手，談起他在县城里見到的情况，“尼亚孜大阿訇被国民党軍人关起来了……”

哈得尔和达吾提都大吃了一惊，他們知道尼亚孜大阿訇是县里最大的阿訇，他被关起来，这不能不說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老人继續說：“尼亚孜大阿訇被关起来了。那是四天以前的事情。在这之前，大約离現在一个礼拜以前，阳瓦里克的乡亲們和汉族士兵鬧了起来。原因是在主麻日[1]晚上，乡亲們在礼拜寺中做乃馬子[2]，当然，他們是要求眞主能够保佑他們平安，不要受到那些士兵的蹧踏；其中有几个年輕人随身带了那該死的凶器大头棒。事情就出在这里。軍队的便衣发觉了这件事，清眞寺就这样被包圍起来了。經过搜查，就把带大头棒的几个人綁走了。我的眞主，这算犯了什么罪啊？这样，全村子的乡亲們就都跟着他們。大家的意思是：准备在路上等机会把被綁走的人搶回来。他們跟着走了二十里地，一路上，各村子又有很多人跟上了，越跟越多！嗬，大概有好几百人。那些狗杂种当兵的害怕了，就朝乡亲們开枪了！

---

[1] 主麻日：礼拜五，伊斯兰教做大礼拜的日子。

[2] 乃馬子：礼拜。

"打伤了十多个，还打死了一个。綁着的人还是給带走了。从这一天起，从阳瓦里克到县城的各条道路上，都出現了不知什么人写的无名傳单。那些傳单写的眞好，上面一桩桩一件件把那些'克达耶'士兵的罪行都列出来了。这样，尼亚孜大阿訇就根据乡亲們的要求，写了一个詳細的状子，把那些国民党士兵們的坏人脏事告到省里去。那几天，咱們維吾尔可算抬起了头，駐扎在城鎮上的那些王八蛋当兵的，好几天都不敢出門。

"但是，过了两天，就是大前天，咱們的尼亚孜大阿訇，突然被駐在城里的国民党軍队的大官派人給抓去了，关起来了！"

阿友甫伤心地咧咧嘴，沉默下来，半晌不再作声，只是仔細地揉着一片干烟叶。过了好一会，才又慢条斯理地继續說下去：

"我的眞主，我亲眼看見他們把大阿訇包圍着。汉族士兵每人提一支手枪，那气势可凶啦！——愿眞主保佑他，他們就沒有敢綁我們的大阿訇，沒有給他带脚鐐手铐。他穿着一件青色緞子的寬大的袷袢，头上包着白得耀眼的'賽賴'[1]。他多么庄严啊！簡直象眞主下凡了！他走在那些拿枪的人的中間，精神很好，头抬得高高的……你們不知道，尼亚孜大阿訇，我在十五年前就見过他，他的两条腿是不灵便的。但那天，他的腿灵活极了，象个精悍的年輕人一样，走得那么精神，那么威武！他微閉着眼睛，嘴角挂着微笑，不住地向路旁給他行礼的人点头答礼。

"愿眞主保佑！那一天啊，街道上的人們都象发呆了，都站下来，不走也不說話，千万双眼睛都看着大阿訇。"

阿友甫老人的眼睛潮湿了，他看看哈得尔又看看达吾提，把早已熄灭的莫合烟放在嘴里猛吸着。然后又悲痛地說道：

---

[1] 賽賴：纏在头上的白布头巾。

“这样，大阿訇就被关起来了!”他把烟头点着，夹在指头縫里。思索了一会，接着說：“大阿訇的状子听說写得好极啦!”他的眼睛現在閃耀着光辉，“这是我从沙巴也夫那里听来的——我在城里碰見了那个怪人，修靴匠。他說，大阿訇的状子里，把那些‘克达耶’士兵的罪孽开得清清楚楚，比如：在清眞寺里过夜，在坟头上大小便，在做乃馬子的人們面前故意走来走去，欺侮妇女，听說，光强奸妇女的罪状就开了几十个……

“大阿訇写了状子的事傳开以后，街道上又貼出了許多傳单，人們都搶着看，据識字的人說，那都是称贊大阿訇的，反对国民党軍队的。大阿訇被抓走的那天下午，我还看見許多人在大街小巷里給人們演讲。有阿訇，有毛拉，有学校的教員、学生，眞奇怪，那个沙巴也夫也和几个青年人在一起演讲。他們說什么和平条款什么的，还說要实現和平了，不打仗啦！我也沒有完全听懂。他們讲的可好啦，听的人都拍手。人們反对国民党的那班土匪兵，这是很对的，可是也有許多維吾尔人，象警察啦，官府的官員啦，他們又去干涉这些演讲的人，好象他們也是汉族人似的，这怎么搞的？我也給搞糊涂了……

“沙巴也夫，那个怪人，他把我請到他的家里去，給我燒茶喝。他乱七八糟地給我說这說那，看起来他很高兴。他說，現在有很多暗探，可要小心哪，汉族人比狐狸还狡猾……現在，我的眞主，城里城外都站满背枪的土匪兵，多得象夏天的臭虫一样。”

听着阿友甫的讲述，哈得尔深深地怀念起那个独眼的阿不力孜来。阿友甫說的那些演讲的、写傳单的年輕人，一个个在他头脑中都变成了阿不力孜。是的，阿不力孜反对国民党汉人是最坚决、最勇敢的，他为这个坐了牢，受过很多苦，这一点，哈得尔很了解，并且非常敬佩。每当人們提到反对国民党的英雄人

物和事情时，他不由地就会想到阿不力孜。

“眞主，少磨些舌头吧！你們还吃飯不吃？”土尼沙汗蹣蹣走出房門，向他們喊道，“一天光知道叨叨咕咕的說个沒完——哈得尔，你来吃吧！他爷俩不吃就算了！”阿友甫抬起头看了看他的老伴，痛苦地皺了皺眉头，站起来，弓着腰一面向房子走去，一面嘟噥着說：“唉！都变得这么厉害！眞主……”

这是一个紛乱的春天，人們的生活中交織着阴影。尽管如此，春天还是給多浪河披上了綠色的外衣。沙枣花盛开着，它的濃郁的香味弥漫着多浪河两岸的綠洲。年輕的妇女們，都在自己的鬢間插上一支金黃的、芬芳的沙枣花。这个象征甜蜜和青春的小小的花朵，有着一种巨大的吸引人的力量，人們都喜愛它。这不仅是因为它的花儿淸香扑鼻，而且也是由于它是春天的第一朵迎春花……

哈得尔現在又和过去一样，成天成夜地劳动在巴依的土地上。播种、挖渠、喂牲口、放水、赶大車是他的主要工作，另外又加上了原来阿娜尔汗做的事，比如背柴火，提水，收拾菜园，打扫院子，提茶，燒火……等等。

現在的帕夏汗，就一直在厨房里忙碌着。春耕时，巴依雇用了許多短工，还有巴依的佃戶們都来劳动，帕夏汗流着滿头大汗，成天俯在燒餅炕上打燒餅。由于活太忙，她就住到厨房里去了，原来她和阿娜尔汗住过的房子，就由哈得尔住进去了。巴依現在也勤快起来了，天不亮就用手杖搗哈得尔的門。吃过早飯，他上地里去轉上一圈，就回来睡覚，一直睡到天快黑时，再起来到各处关照一遍，夜深了，他还躺在炕上和阿西汗說話，抽麻烟。

哈得尔干活，表面上看起来还和过去一样踏实，但实际上他却千方百計地躲过巴依的监視，自己自由活动。春播时，一等到巴依回去睡覚，他就領着几个短工和几个佃戶，到多浪河边的树林里去休息，在那里他們抽莫合烟，閑談，有人还彈热瓦甫，有人还唱歌跳舞。有时，他們还跑到桑树下去，爬上树摘桑子吃，或摘綠杏子吃。还有一次，哈得尔狠狠地教訓了克拉木一顿。克拉木晚上瞌睡很少，天不亮就起来用手杖搗哈得尔的門，要不是那块門板結实，說不定早被他搗垮了呢！一天夜里，哈得尔沒有頂門，把門板虛掩着，挨門板立了一截子粗木头。第二天，克拉木巴依来搗門了，他用尽全力把手杖向門板戳去。他认为用力越大越能把哈得尔从梦中吓醒。不料虛掩着的門嘩啦敞开了，巴依象一只斗架的公鸡一样，伸长脖子，悬空来了个狗吃屎，身子跌进門里，摔在地上，而且，立在門板边的半截大木头倒下来，打在巴依的脖子上。克拉木象要被宰杀的牛一样嚎叫起来。哈得尔爬起来，在黑暗中大喊“怎么搞的？”并趁势一脚把那根粗木头从克拉木的头上踢过去，他的头上当时就砸起了两个鴨蛋大的疙瘩。巴依疼得更加嚎叫起来了，哈得尔这才装做明白过来似的把巴依扶起来。以后有几十天，老家伙沒有出門。

“摔一摔他，这不过是小玩意。达吾提，咱們作一个买卖吧？愿意嗎？”有一天晚上，哈得尔找到达吾提說。

“做买卖？咱們哪有本錢？”

“是这样的，达吾提。”哈得尔从容地說，“克拉木巴依买了两只很大的綿羊，准备送給亚森阿訇。我想好了一个主意，再来它一个小玩意。你先从巴扎上买两只小瘦羊回来，在我給他們送羊的时候，把羊給换了。咱們卖掉一只，就可捞回两只瘦羊的价錢，另一只由你喂着，咱們过肉孜节[31]时宰了吃肉。”

“好是好，要是被发覺了怎么办？”

“有我。我已想好了，如果他們发覺了要整治我时，我就最后干一場，迈开脚走了算了！我早想好了。你能帮忙嗎？”

“可以，我帮助你！”

达吾提背着父亲，从邻村賒欠了两只正在患着疥癬病的瘦小的羊羔，他把它們拴在田野里。

过了几天，哈得尔赶着三只羊向哈拉塔走去。两只小瘦羊是去送給亚森阿訇的，一只大綿羊是准备在巴扎上出售了去还羊錢的。这事做的很順利。哈得尔回来对达吾提笑着說：“阿訇亲自看了那两只瘦羊，并且高兴地說：‘到古尔邦节就可以喂肥了。謝謝你的巴依！’”他們把另一只大綿羊拴在哈得尔原来居住过的小土屋里，由达吾提經管，誰也不知道。

哈得尔表面上装得很老实，巴依认为他現在給治服了，坐了几个月监牢給教訓好了，心里暗暗高兴。

“你看，这家伙現在老实多了，和他死去的父亲一样，老老实实干活了。对这些长工，就是要整治。”他有好几次这样給阿西汗說。但阿西汗可不这么看，她說：“他是学聪明了，不是老实。你想，这种人怎能好得了呢？那次你跌跤，还不是他搞的鬼？你还在做梦。”

“哪里？那是他没有頂門，我没注意，自己跌了的……”巴依跌跤后，也曾想到过可能是哈得尔搞他的鬼，但为了怕人耻笑他被哈得尔愚弄了，面子上未免太不好看，他就一直不敢承认这一点，老說是自己跌的。

---

❶ 肉孜节：維吾尔人一年一度的节日。

有一次，哈得尔正在門外劈木柴，阿西汗出来了。她象一只猫一样，輕輕地走到哈得尔旁边，异常温和地說："巴依叫你去一下！"

哈得尔放下斧头，剛轉过身，阿西汗却一把拉住了他，低声地說：

"我問你一件事情。就是，就是，那个修靴匠沙巴也夫，那个怪人在哪里？你在城里見到他了嗎？"

"哦！沙巴也夫？他在城里。不久要到这里来的！"

"他要来这里？——你去吧，巴依叫你！"她呆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站着。

哈得尔心中好笑，被沙巴也夫叫做"枯萎了的花朵"的阿西汗并没有枯萎啊！有意思。他慢慢地走进巴依的房子，克拉木正坐在炕上卷莫合烟。他看見哈得尔来了，一面用舌头舐卷烟紙，一面眯起眼睛向哈得尔笑着。

"巴依要問沙巴也夫的事嗎？他……"哈得尔劈头就問。克拉木揮着手中的莫合烟，憤怒地打断了他的話：

"誰問你这个，他死了才好！"他的瘦臉突然变得凶恶起来，小眼睛珠子几乎要突了出来。哈得尔又装得很认真地說：

"剛才阿西汗就在問我沙巴也夫的事……"

巴依气的嘘了一口气，臉上的顏色也变了。但他还是把火气压下去，故作鎮静地說：

"嗯！她問她的。我叫你有别的事。"

"你要說什么？"哈得尔警惕起来。

一絲儿令人作嘔的微笑掠过克拉木的面孔，哈得尔納悶起来：克拉木巴依只有在对比他身份更高一些的人，更有錢一些的人面前，比如乡約、伯克❶、阿訇、大毛拉、警长之流的人面前，才

会出現这样的笑容的。这是一种阿諛和奉承的笑容，这种笑容今天怎么突然会用来对待他哈得尔呢？怪事！一定又在出什么害人的点子了。是不是羊子的事被发現了？不会的，从他的这种笑容看来，不会是这件事情。但决不能大意，这种笑容里藏着毒箭。

“咱們商量一件事情，你坐下吧！”

“什么事，說吧！”

“我要和你商量一件事情！”巴依重复着說，“是这样的，这样的……”他吞吞吐吐，又卷起烟来，还叫哈得尔也卷烟。

“是这样的……”他把臉凑到哈得尔跟前說，“不知你的意思如何？是这样的……”

哈得尔不耐煩地站起来了，迈开脚步正要走，巴依急了，赶忙一把拉住他，輕輕地說：

“我說，就是关于小土逊……”

“我知道了！多謝你的好心。”哈得尔用带着嘲笑的口吻說，又迈开了脚步。

“在我这里可以不愁吃，不愁穿……”

“穷人家的孩子，吃苦活該。你不要妄想，我虽然穷，也还会养活他。穷，要穷得硬棒！”哈得尔毫不含糊地說。

“你說的什么話，我又不是叫他来做我的儿子……何况……”

“他沒有那个命，巴依！”

“要是把土逊領过来，你欠我的債就全部不要了，你可以随意到哪里去……”巴依伸出两只筋骨嶙峋的手，可怜地揮动着。

“我会还你的債的。請你不要打别的主意！”哈得尔說着，憤

---

❶ 伯克：封建統治时的官名。

憤地走出房子去。

“哈得尔，你停停，你……”巴依絕望地叫着。

又过了几天，羊子事件終于发作了。

这一天，克拉木巴依从哈拉塔赶巴扎回来了。他到过阿訇家里，亲眼看見了哈得尔送去的那两只瘦羊。亚森阿訇有意地笑着对克拉木說：

“多謝你。这两只羊喂到古尔邦节还吃不成。”

克拉木的臉直发燒，他气的搖着头，連飯也沒吃就赶回来了。一路上，他走得很快，不停地、狠狠地用皮鞭抽打着大紅馬，他覺得这沉重的皮鞭就好象打到哈得尔的脊背上。他边赶路，脑子里边盘算着。現在他需要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方面要好好地把哈得尔整治一下，叫他以后再不敢胡来；一方面还要叫他以后老老实实地干活，一直干下去。但是用什么办法来做到这一点呢？根据过去的經驗，一个好主意給他想出来了。

他回到家里，什么話也沒有說，只吩咐帕夏汗杀几只鸡，准备做飯，要請客人。

第二天，克拉木邀請了肉孜毛拉、吾受尔保长，还有过去当过乡約、头人的老头子，一共五、六个人到家里吃飯，跟他們密商了自己想好的計划。一切准备妥当后，他打发人把哈得尔从田間叫回来，象过公堂一样，老爷們成半圓形坐在炕上，哈得尔站在地上，开始了对他的审問。

事情的发作，早在哈得尔的意料之中，当他一知道巴依去哈拉塔时，思想上就作好了准备。

“哈得尔，你很不錯，你已經坐过一回牢了，是嗎？”肉孜毛拉首先从容不迫地問。

“这有什么关系？你們有什么話，快說吧！”

“你知道你坐牢的罪名是什么？嗯？”毛拉又問。

“我不知道是什么罪名，我沒有犯罪还有什么罪名？——这事警察局已經結案，你們沒有权力問这个。”

“旧事重提，以便引起你的記忆！”

“那也不过是一种陷害。”哈得尔很鎮定地回答。

“什么！陷害？你想錯了……”毛拉自如地笑了起来，好象眞的坐了公堂、审問案子似的。微笑使他肥胖的臉上增加了許多細小的皺紋，“是政治案件，懂嗎？政治案件！”

“是政治案件！懂嗎？”吾受尔保长也跟着吼起来了。

“什么政治案件？我不懂。反正現在我已放出来了，沒有罪了。”哈得尔說着，心里琢磨着：这些野兽为什么光問这些事？又要搞什么鬼名堂了吧？羊子的事情为什么不提呢？

“那就应該老实些！眞主的眼睛是雪亮的！”毛拉仍然从容地說。

“你把我送給阿訇的羊子弄到哪里去了？嗯？”克拉木終于忍耐不住了，狂叫了起来。

“两只羊都送到了！难道少了一只？”哈得尔霎动着眼睛答道。

“胡說，大羊哪里去了？”

“丢了。”

“丢了？你送去的什么？”

“是的，丢了。沒有办法，我又弄了两只。”

“胡說是不行的，哈得尔，对眞主要說实話，眞主才能赦免你的罪恶！”毛拉开导起哈得尔来了。

“你搞这个鬼，一块还有誰？”吾受尔問。

“就我一个。”

“噢，你不說实話，我們也管不了这么多的事情。我們是最公正的。”毛拉怪声怪气地說，看了克拉木一眼。

公堂上沉默起来了。过了一会，毛拉咳嗽着說：

“好啦！眞主是最公正的审判員；哈得尔做了坏事，应該受到懲罰。我秉承眞主的意志宣布：哈得尔得賠給克拉木巴依三塔合粮食。如果以做活抵銷，就得无偿地做活一年。好啦……”毛拉咬文嚼字地說。

“等等，还有……”克拉木巴依急急地拿出一个賬簿說，“趁这个机会，我就把哈得尔欠我的粮食和天剛的賬一总算一算，是这样的：十几年来，从阿木提手里一直到哈得尔，共借我家粮食（做活抵銷了的已扣除）十五塔合，天剛十三块；加上利息，一共欠粮食二十塔合，天剛四十五块，再加上今天的三塔合粮食，如果全部以干活抵銷的話，得給我干活六年半。就这样，各位公議。”

“完全合适！”

“这是十分公平的！”

“这还算讲了人情……”

老爷們紛紛随声附和。

“这样还算数嗎？”哈得尔抑制着心里的憤恨，仍然平靜地說，他的臉上流露出一抹輕蔑和嘲笑的影子，“你們可以随便說多少就是多少！”

“哈得尔，你还想違背眞主的意旨嗎？”毛拉喊了起来，“这是眞主的判决，就是县政府和警察局，也得按眞主的意旨办事。何况，”他指着吾受尔保长，“何况政府的官吏吾受尔保长就在座！嘿嘿！”

“是的，我就在座。”吾受尔向毛拉欠了一下身子，大声回答說。

“眞主？眞主？你就代替了眞主，眞主在哪里？你侮辱了眞主，你假借眞主的名义害人。”哈得尔閃动着小眼睛，逐一审視着坐在炕上的每一个人的面孔，好象要从他們的臉上找出不同的生理特征一样。然后，他用拳头狠狠地在炕沿上捶了一下，迈开大步，走出房門去了。

“哈、哈、哈哈……”他的身后爆发起一陣胜利者的狂笑。

“对狠不能念可兰經！”

这是哈得尔从自己的苦难生活中探索到的眞理。他怀着无比仇恨的心情，和达吾提反复地商量着对付克拉木巴依的办法。他决定效学那个砸死哈孜巴依的长工的样子，用腰刀把克拉木巴依戳死。但是，如果跑进他的屋里去，一刀結果了他，倒是很簡单的事情，可那样未免太便宜了这只老狗，应該把他弄出来，也对他来一个审問，好好地收拾收拾他，让他死得明白。

自从打定主意以后，哈得尔的腰里多了一把刀子，一有空閑，他就磨它，磨得鋒利无比。有一次，他在果园里挖地时，抽空子磨他的刀子，帕夏汗和阿西汗恰在这时走进园子来，她們看見他磨着一把七寸长的刀子，亮得耀眼，心里不禁害怕起来。帕夏汗走到哈得尔跟前胆怯地問道：

“你磨它干啥呀？哈得尔！”

“玩玩刀子，这是咱維吾尔年輕人們的习惯，防身的东西嘛！”哈得尔一面說着一面赶快把刀子插进皮靴筒里，站起来又去挖地了。阿西汗頂着大头巾站在那里，一句話也沒有說。

但是，不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巴依不让哈得尔住在他家里了，要他晚上回到达吾提家去。而且，每天晚上等哈得尔走了之后，就赶忙把大門閂好，巴依还要亲自查看一遍。

哈得尔知道巴依有了戒备，可能是由于他磨刀子引起的，一定是阿西汗告訴了巴依，他心里有鬼，才戒备起来。不过，要收拾克拉木，机会有的是。

哈得尔等待着的时机終于成熟了。

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哈得尔干完活，按照事先和达吾提商量好的步驟，站在大門过道里故意大声地咳嗽了几声，然后放輕脚步很快地折回来，钻进馬棚里去。帕夏汗以为哈得尔已經走了，就去閂好了大門，回厨房睡覺去了。

哈得尔蹲在馬棚的門后，盯着巴依的屋子。过了很久，巴依拄着手杖出来了，阿西汗端着灯跟在后面。他們两个看过大門以后就向后門走去。趁这机会，哈得尔迅速溜进了巴依的屋子，在外間大炕上的橱柜后面躲藏起来。哈得尔打算等巴依两口子走进里間屋睡覺之后，他就开始动手。克拉木巴依和阿西汗看过了通往果园的后門，就回到房子里来，他們关好了外間屋子的門，就向里間走去。过了很久，里屋的灯熄了。哈得尔拔出刀子，摸了摸束在腰間的棉綫绳子和一团棉花。他想，他进去以后应該是先点灯，然后用棉花塞住克拉木的嘴，最后用绳子把他捆起来。但是，他也想到，他一个人不能同时塞两个人的嘴呀！要是阿西汗叫喊起来怎么办？他想来想去，决定用嘴咬住刀子，阿西汗胆子很小，她一看見刀子，一定就吓得动彈不得了。万一不行，他就先戳死克拉木，再来对付阿西汗。这样，克拉木可能死得便宜一些，但比較保險一些，而他本身也安全些。

这时，从里間房内傳出了平静的呼吸声，显然，这是阿西汗睡熟后的声音。而克拉木呢？却象有心事一样，不停地翻着身，不住地咳嗽、发着长叹，很久还沒有入睡。哈得尔有些发慌，达吾提在外面可能等得着急了，如果被巡夜的人碰見就糟糕了，得

赶快下手！但是，克拉木巴依的咳嗽和叹息声仍然繼續着。

时間可能到了半夜，克拉木才安靜下来。哈得尔蹑手蹑脚、慢慢地摸进了里間房。他蹲在地上，从帽子里取出火柴，擦着了，把灯点着。他站在炕边，看見克拉木就睡在炕边上，头仰着，嘴張的老大，黄胡子直竪起来，拉风箱似的打着鼾。阿西汗睡在里面，整个身子完全縮在被子里。

哈得尔把绳子放到炕沿上，掏出旧棉花，用牙齿咬住刀子，两只手猛地把棉花团塞进克拉木張开的口里。克拉木象被人敲了一棍子，呼呼哧哧，搖起头来，两条腿高高抬起。哈得尔用右手压住他的嘴，用膝盖压住被头，左手把绳子一甩，剛好圈住了克拉木的两条腿，再一紧，一交叉，拦腰連被子一起給捆起来了。

說也奇怪，阿西汗始終沒有被惊醒。这可能是由于习慣，克拉木巴依睡覺向来是不安靜的。

哈得尔吹灭了灯，輕輕地挾起克拉木，来到了院子里。他把他放到門洞里，說道："你先歇歇吧！"就打开大門走到外边去。克拉木一直睁眼看着哈得尔搞他的鬼，但他却嘴不能喊，手脚不能动，而且当他看到了那把明晃晃的腰刀和哈得尔鉄青的面孔时，早已吓得失魂落魄，动彈不得了。哈得尔轉过墻角，达吾提就从大树背后迎了上来，他急切地說：

"有巡夜的人。脚步放輕些，慢慢走。"

"不要紧。你赶快去把土逊抱到多浪河边去，我要馬上离开这里。"

"不行。一領土逊，我爹和我媽就发覺了，怎么办？"达吾提迟疑地說。

"你告訴他們，沒有关系。事情有我一人担当，不要怕。快去呀！"哈得尔推了达吾提一把，看达吾提走远了，他才返回大

門，扛起了克拉木，連跳带跑地向他家原来住过的那所小土屋飞奔而去。

因为他跑的太猛，又扛着一个人，脚步声很大。克拉木巴依家的一只大狗，从院子里狂叫着奔出来了。这只大狗跳到哈得尔跟前就不叫了，但它的声音却引得附近所有的狗都叫起来。这时，老远地方有人大声喝問：

“誰？誰？什么人在跑？……”

哈得尔听出是巡夜的人，急了，他把他扛在身上的克拉木猛力摔到地上，抽出了刀子，对准他的胸脯，恶狠狠地說：

“我总要收拾掉你的！一命頂一命也可以。”他心一横，用力把刀子戳下去，两下、三下、四下……嘴里断断續續地說着：“报仇，我要——报仇——”

他的周圍傳来了急遽的脚步声和呼喝声，他拔出刀子，在包着克拉木的棉被上擦去血污，然后朝靴筒里一插，就飞快地向多浪河边跑去。他站在芦葦丛中，等着达吾提把土遜送来，等了好一会，始終不見达吾提和土遜的影子，这一来却拖延了时間，吾受尔巳带領着十几个保丁暗暗地把他圍困起来。寡不敌众，他被捉住了……

克拉木巴依却沒有死，裹着他身子的棉被救了他的命，哈得尔鋒利的匕首的尖儿，沒有接触到他的要害……



第六章

拯　　救

小城沉浸在春天的阳光里。暴风雨剛剛过去，人們的心弦还绷紧着，因为穿黄色軍衣的士兵和穿黑色制服的警察們，仍然荷枪实彈，到处乱冲乱闖。前几天的风暴，好象給他們敲响了一陣丧钟，使他們一直神魂不定。

阿娜尔汗已将近两个月沒有出門了，她整天縮在家里，偷偷地流着眼泪，想着哈得尔这个冷酷无情的人，竟这样的侮辱她，这样的一点也不能了解她……

"不，他沒有錯，他是对的！"她的思緒象多浪河的波濤，奔騰汹涌，起伏不平，"那么，是我錯了嗎？……是的，我对不起他！但我有什么办法呢？凭眞主起誓，我也同样被关在监獄里！"

阿不拉这几天不知又到哪里去了？不錯，他經常有重要任务。有时十多天或三、五天老在外面。回家时，也很少住在家里。这样，倒使阿娜尔汗能透一口气，她希望他永远不要回来，永远不要再看到这只野兽！

哈得尔現在在哪里呢？他一定回到阿英克尔去了。那里有他父亲的坟墓，有他的亲弟弟小土逊。他一定到阿英克尔去了！阿友甫叔叔和达吾提会帮助他們的。

美丽的阿英克尔，現在大約更加美丽了！春夏之交，是那里最好的最媚人的季节。多浪河啊，亲爱的多浪河阿邦啊！她一定也孕滿了湛藍湛藍的水，欢暢地奔泻着，歌唱着。啊，沙枣花也該怒放了，多浪河两岸将弥漫着醉人的清香。

她記得：那一年的春天，她把一支沙枣花插在头发上，去給哈得尔送飯。哈得尔一面吃着五馬什，一面痴呆呆地盯着她，嘴角上挂着微笑。为这，她还对他发了脾气，但她的心却莫名地激蕩起来，象长了两只翅膀，高高地飞翔起来了。她发覺她在哈得尔面前第一次害羞，紅了臉。当时，她狠狠地說了一声"你看什么？"以后，就跑到水渠边躲起来，捧起冰凉的河水往自己发燒的臉上澆着……水面上映出了她美丽的面孔和那支金黃色的花朵。当时，她也多么希望哈得尔会在她的身边出現，两个面孔一起映在水里，但是她失望了。哈得尔沒有来，他只是站在那里，朝她躲着的地方用低音哼着年輕人經常唱的歌子«一个紅苹果»：

一个紅苹果，
一个紅苹果；
它象一块石头，
沉重地压着我，
…………

从那以后，他們就变得更加接近了，但却沒有說过任何一句表达感情的話。而哈得尔也变的沉悶起来，他的心里好象埋藏

着一个什么东西，可是，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阿娜尔汗沒法理解。

她从回忆里醒过来，一种强烈的愿望使她决定到街上去找沙巴也夫，想再从他那儿打听打听哈得尔的行踪。

街上的行人很少，太阳已經偏西，修靴匠的店門关閉着，她推开了旁边的小門，向里面走进去。

沙巴也夫的房子里傳来了談話声，阿娜尔汗迟疑地站住了。

“你的看法不对，不对！”一个陌生人的宏亮的声音。

“嘻，嘻，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嘛！就算不对，今后多指教！”沙巴也夫的声音，說着哈哈大笑起来。

“沙巴也夫先生！”阿娜尔汗喊了一声就走进屋子去。

屋子里的光綫很暗，沙巴也夫和一个年輕人坐在小凳上，地上摆着一只空瓶子和一只茶杯。看来他們是在喝酒。

沙巴也夫站了起来：

“啊，警长太太来了。擦靴子嗎？”

“是的。你为什么不开店門呢？”阿娜尔汗說着看了一下那个陌生的年輕人。

“剛才有点事情出去了一下。”沙巴也夫笑着說。

那个年輕人慢慢地站了起来。他上身穿一件黑色的皮茄克，下身穿一条灰色的西服褲子，褲脚很寬大。他的臉龐有点瘦削，眼睛很大，眉毛也很濃，淡黃色的头发，蓬松地盖在头上，是个长得很英俊的維吾尔青年。他向沙巴也夫点点头，說了声“再見”就走出去了。

沙巴也夫送走了客人，然后笑着对阿娜尔汗說：

“生活得很好吧？几个月不見了！”他拉过一个小凳子，让她坐下，继續說：“那天我看見了阿不拉警长，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阿娜尔汗，你眞幸运，找了一个好丈夫。警长說，現在实現和平了，問我想不想做点事，他說警察局有空缺，很好的差事……”

“那么，你也到警察局去工作嗎？你愿意去嗎？”阿娜尔汗急急地問，她心里慌張起来了。

“我？我想去——唉，作靴子匠也不錯，自由自在。可是，我总想到阿英克尔去。你擦靴子嗎？”

“我是来問問你，哈得尔現在在哪里？你知道他的情况嗎？”

“他不会有什么問題的，我想，他一定回到克拉木巴依家去了。阿娜尔汗，你为什么这样关心他呢？这样眞不好，阿娜尔汗，阿不拉警长是一个很有良心的人，你的心应該向着他……”

“那么，再見！”阿娜尔汗感到难以抑制的反感和厌恶。沙巴也夫是一只狐狸，是条蛆虫！他似乎說着和阿不拉同样的話。她不能再来找他了，她得赶快离开这里。

阿娜尔汗回到家里时，天已黑了。她的房門开着，灯亮着，但沒有人。她知道阿不拉回来了，但他又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找她去了？她的行动沒有被他发覺吧？她坐着想了一会，把头巾取掉，准备去吃飯。

当她經过局长的屋子时，在院子里就听到了屋子里說話的声音。她略停了一会，才听出是阿不拉的声音，但听不清他說的什么。她正准备走开时，忽然又听見了阿瓦汗的声音。好奇心使她站住了，而且悄悄地挨近窗前。屋內灯光很亮，窗子开着，但綠色的窗帘却遮得很严。里面的談話声很清楚地傳到窗外来：

“你的那个太太，很好吧？”阿瓦汗說。

“算了吧，她算什么太太？不过是一只狗，我把她也只当做奴隶使用，你說呢？”

“嘿，你說的倒不錯……”

阿娜尔汗的心快爆裂了，她受不住这莫大的侮辱！她用两只手紧紧地压着她的胸膛，剛要轉身走开，阿瓦汗又說話了：

“你的差事又来了，”阿瓦汗既严肃又緩慢地說，“你說的那只笨牛并不笨，他要杀死他的巴依……你今晚不能休息了，馬上給我出发……”

“啊，又是他？嘀，眞想不到……”阿不拉的声音。

阿娜尔汗放輕脚步走开了，她沒有心緒再去吃飯。一个重要的問題使她忘記了饥餓，也忘記了阿不拉对她的侮辱，她鎮靜地、焦急地思考着阿瓦汗說的“笨牛”“要杀死他的巴依”，这些話指的什么。“笨牛”是不是指的哈得尔呢？他会做出这样的事嗎？会的，他是那样的倔强！他恨巴依，他早說过他要割断巴依的咽喉。他会这样干的……这会是他嗎？……她連衣服和靴子都沒有脱，就把被子压在头上，陷入焦灼的思索和猜測里。

直到半夜，阿不拉才回到屋里来，他看見阿娜尔汗那样躺在床上，气就来了。他把經常随身带着的馬鞭子挂在墙上，咬着牙，按捺住火气，伸手去搖阿娜尔汗：

“起来，死驴一样，起来！”

阿娜尔汗用手捂着脸坐了起来。

“給我弄点吃的去——快点！”

她坐着沒有动。

“听到了嗎？弄点吃的，我还有事情。”他瞪着眼睛怒吼起来。

阿娜尔汗气的渾身发抖，忍着最大的痛苦和憤怒到厨房里去了。她从厨房里端来了一碗清湯面条和两个燒餅，放在阿不拉面前。阿不拉这时正在摆弄着他的手枪，用綢子擦拭着：

“弄点茶喝！”他的眼睛望着面条，对她又吆喝起来。

阿娜尔汗又提来了一壶茶，倒在杯子里。

“沒有酸奶子嗎？我要吃酸奶子！”

“沒有。”她憤憤地回答，又倒在床上，抱住头，想她的心事。

“我現在就要吃，去拿！”他把手枪向桌上一丟，站起来，两手撑在腰里，凶恶地說。

“沒有就沒有。你干嗎这样凶狠？要吃自己去拿。”阿娜尔汗也大声說。

阿不拉站着沉思起来。他用老鼠一样的目光打量着阿娜尔汗，象发現了什么，走过来，逼視着她的面孔，阴冷冷地問道：

“啊，你哭过？你哭誰？啊？”

阿娜尔汗坐起来，怒火在她的心里燃燒。她明白，打架已經不可避免。既然如此，她反而鎮定下来，倏地站起，用她从来沒有过的憤怒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說：

“我不是你的奴隶！你这个魔鬼！”接着她又倒下去，抱头痛哭起来。

“啊？不錯，你准是又在想你的哈得尔了，好样的！”阿不拉獰笑起来。“你就是我的奴隶。这还不清楚？你还认为你是我阿不拉警长的太太、夫人嗎？”

他轉过身去，要去摘挂在墙上的馬鞭子。阿娜尔汗趁这空儿，迅速地跳起来，用尽全力从后面掐住了阿不拉的脖子。她把她长时間来郁积的对他的憤怒，全部集中到两只手上。她准备要把这一头野兽馬上掐死在这里。

但是，一切都无用，阿不拉高大健壮的身体只一轉，就把她摔倒在床沿上，他手里的皮鞭接着就象雨点一样的落到她的身上。她沒有哭，也沒有叫喊，只是不顾一切地用双手来隔开飞舞着的鞭梢。她的臉上、手上、头上都被皮鞭抽破了，但她始終是頑强地反抗着。她认为，和一只野兽搏斗，就要这样；如果稍一

迟疑或稍一退縮，她就有被野兽吃掉的危險。她向他不断地扑过去，用手扯他的衣服，抓他的脸……一直到她的手和胳膊被皮鞭的木把子敲得抬不起来为止。

“我老实对你說，哈得尔的狗命就捏在我的手心里，”阿不拉看着她的眼睛，从身上掏出一張紙，揚了揚，“这就是第二次抓他的命令，抓他的命令……哈、哈、哈……你还不死心?”他大声地獰笑着。

阿娜尔汗猜想的現在已經得到証实，哈得尔又要遭难了。她歪在床边，她的眼眶里沒有一滴泪珠，两朵仇恨的火焰在里面熾燃着，閃耀着逼人的光芒。鮮紅的血順着她的面頰流下来，簌簌地滴进她的衣領里。她双手木然地抓住床沿，手和胳膊上的血流到床上。她沒有感到一点疼痛，只是全身打着哆嗦。

阿不拉走了。阿娜尔汗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床沿上，她的脑子非常清醒，她想：阿不拉是在吓唬她，还是眞的?哈得尔一定是要杀克拉木巴依被人捉住了，阿不拉拿的那張紙正是抓人用的，她以前看見过；如果眞是这样，那么，明天哈得尔就会被阿不拉捆綁着押进城里来，这一次他一定沒有活下去的希望了，他就要完了，永远的完了……她再不能迟疑，她覺得，現在是她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候了，这是最后关头，她要救他!

“我要去救他，我要离开这里!”她抬起头，自言自語地說，“这次救不了他，这世界上就再不会有他了……”但她又想：能来得及嗎?要是阿不拉他們騎馬去，怎么能赶得过他們呢?“要救他，拚出我这条命也要救他。我什么也不怕，不怕……”

这种大胆的念头，使她忘記了全身的疼痛。脸上的血已經凝結起来，全身火辣辣地发燒。她走到院子里让凉风吹着，看見东方的天空已經泛出了魚肚色，不久，天就要亮了。她想，从城

里到阿英克尔，如果不沿多浪河的大路走，拣小路走捷徑，是可以赶在前面的。阿不拉一定还会到哈拉塔他的家里去。这样，如果她能先到阿英克尔，她就可以先去达吾提家，叫达吾提立刻去通知哈得尔躲起来或者逃走。

主意打定，她回到屋子里，穿上了她的棉长袷袢，用大头巾包起头来，从壁炉里取出哈得尔的銅笛子，把阿不拉沒有顾得上吃的两个燒餅放进衣袋里。等到天剛蒙蒙亮时，她就从后門走出去，穿过一条小巷，往东一拐就出了城門。

阿娜尔汗光拣小路走，她知道大路是沿着多浪河的，弯弯曲曲的。如果朝东南方向直走，她估計在太阳当頂的时候就可到达阿英克尔。

她匆匆地走着，一顆心象在油鍋上煎熬，恨不能长上翅膀，馬上飞到阿英克尔去！

太阳已經升高了，原野上飄蕩着象青烟一样的水蒸汽。天气非常溫暖，她脫去了袷袢，挾到腋下，扯了扯头巾，不停脚地往前赶路。不久，她发覺她所走的这条田間小道把她带到了戈壁的边沿。这里沒有树木，沒有田地，只有一条牧羊人走过的、孤零零的小道，向戈壁深处伸延进去。她犹豫起来：这条小路看来是不会把她带到阿英克尔去了。这时，她覺得口干舌燥，肚子也餓了，就想歇一歇，碰到人問一下路再走。

她取出燒餅，坐到路边，取下头巾就吃起来了。現在她才感到她的臉上、手上和胳膊上徹心的疼痛。她用手摸摸面頰，皮鞭打过的地方起了一道道的楞子，血凝結着，結了干痂。她一面伤心地流着眼泪，一面用手指輕輕地撫摸着这些伤痕。过了一会，她的身后什么东西响了一下，把她惊醒过来，赶快轉头一看，原来是一只羊，靠远一点的地方还有一大群。一个老头弯腰駝背

地拄着棍子向她走过来。她心中一急，赶紧把头巾頂起。她认得这个老人，他正是帮亚森阿訇家放羊的那个被人們叫做“老瘋子”的老人(其实他并不瘋)。这怎么办呢？可能已經走到哈拉塔了。她一面吃着燒餅一面从头巾后面注意着“老瘋子”。她知道“老瘋子”是一个很好的人，碰見他不会有什么麻煩的，何况她頂着头巾，他也认不出来的。她記得她刚嫁到亚森阿訇家时，曾經看見过这个老人，他放牧的羊群，除了冬天是不进村子的。

老人走过来了，并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站住了。他向她看看又向前走了几步，到她旁边坐下来，好象自語般的喃喃地問：

“噢，这是怎么搞的？走哪里去呀？女人家！”

“我不到哪儿去！”她站起来回答。

“你好象受了伤，你的手，看那血珠子！”老人抖着花白胡子，眯着眼睛凑到她的跟前来了。

阿娜尔汗沒有理他，轉身就向正南方向走去。

当她越过一条干涸了的小水渠时，她回头看了一下。她看見老人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搭到額头上，朝她走着的方向瞻望着。阿娜尔汗急急地繞过一带树林子，又走了一会，就听到了嘩嘩的河水声，接着汹涌的多浪河就出現在她的眼前。

她看到她日夜怀念着的多浪河了，但她的心情却是这样的焦虑而沉重，她所熟悉的河岸的景色和河水的歌声，已不再使她感到兴奋和愉快，因为她把她的命运与哈得尔的命运紧密地連在一块了。

不管情况多么复杂，阿娜尔汗当前的想法仍然是很单純的。她只有一个意念，那就是要拯救哈得尔，使他躲开就要临头的灾难。

阿娜尔汗离开了河边，走上了一条沿着水渠的小路。水渠两

岸长着丛密的小柳树和沙枣树，树身上密密层层的纏繞着藤蔓，自然地搭成了一道弯曲而漫长的屏障。

踢踢踏踏，从多浪河边的大路上傳来了一陣馬蹄声。她弯下腰，从树枝空隙中看出去，只見两个騎馬的人向县城方向奔去。阿娜尔汗吃惊地揭起头巾，眼前的一切都看清楚了，騎在馬上的正是阿不拉，另一个穿着大袷袢，她沒有认出来是誰。他們高高地揚着馬鞭，馬蹄子在潮湿的土地上紧張地翻滚着。但是她沒有看見其他的人。哈得尔逃跑了嗎？还是阿不拉根本就沒有去抓哈得尔而是吓唬她的？"让眞主保佑他吧！"一陣庆幸的喜悦掠过了她的心头。她想，如果眞是这样，她现在可以躲起来，等到天黑时再回阿英克尔去，她就可以跟哈得尔重聚了。她看見那两匹馬已經走远，被河岸上的树木遮住了，后面再沒有什么动静。她高兴地搓搓手，心情豁然开朗了。

又过了一会，她看見两个妇女横过大路向河岸走去。她們走上河岸以后，却停下来向大路的下面拐角处張望起来。阿娜尔汗也順着她們的視綫向下面看去，呀，只見从树丛后面走过来几个人，有两三个穿黑衣的警察背着枪，押着一个反綁起来的人緩緩地走着。那人的模样还看不清，但阿娜尔汗却立刻意識到她的一切美好的想法都破灭了，那反綁着的人定是哈得尔无疑。她勉强地鎮定着自己，再定睛一看，只覺得脑子嗡的一声，她喊了一声"眞主"，两腿一軟就倒在地上了。

他們走上来了，現在和她平行了，距离不过一百多步；她清醒过来，不知怎么的，她感到自己突然变的异常冷靜和沉着，既不悲痛也不惊慌，她象一个战士爬在战壕里注視着向她冲来的敌人一样，只警惕而坚定地瞪大了眼珠子。突然，她把牙一咬，把心一横，拚出全身的力气跳起来，冲过被藤蔓密織着的沙枣

树，跳过了渠沟，喊着哈得尔的名字，朝走来的人群扑了过去。

警察和哈得尔都被惊呆了。哈得尔一看見是她，一切就都清楚了，知道她是来搶救他的；而那三个警察却感到莫明其妙，弄不懂他們的警长太太怎么到这里来了？怎么成了那副模样？难道发瘋了嗎？

阿娜尔汗不顾一切地扑到哈得尔的身上，大声哭喊起来。警察們惊慌失措地交換着眼色，用枪刺撥她，企图把他們分开。但是阿娜尔汗死死地抱住哈得尔的身子只是哭喊。过度的激动和悲伤使她忘記了她应該做什么。一直到哈得尔大喊了一声“阿娜尔汗”时，她才被惊醒，馬上想到了最要紧的事情是赶快解开捆哈得尔的绳子，她用抖顫的手抓住了绳头，一下子解不开；用力扯，也扯不掉，最后她就用牙齿瘋狂地咬起绳子来……

“阿娜尔汗，阿娜尔汗，你干什么？不行，不行呀，阿不拉就在前面……”哈得尔大声叫着，扭着身子不让她咬绳子。

看到这一霎那間发生的事情，警察們紧張起来了，他們这时似乎才意識到警长太太要劫走他們押送的囚徒，其中一个便举起步枪向空中打了一枪。枪声把阿娜尔汗惊倒在地上，哈得尔趁机向前跑了几步，对着她厉声喊道：

“阿娜尔汗，快走，快走，快……”

“你們打死我吧！打死我吧！哈得尔……”她跪在地上，向哈得尔伸出两只胳膊。

这时，从前面傳来了疾馳的馬蹄声……

“快走，阿娜尔汗，快跑，快跑呀！阿不拉轉回来了！”哈得尔跺着脚向她叫喊。

阿娜尔汗的意識清醒了，她迅速地站起来……

一个警察向馬蹄响的方向跑去，其余两个把枪横在手中擋

住哈得尔。馬蹄声漸漸近了，从树丛的空隙中可以看見阿不拉高高地揮动着飄着藍色綢子的手枪，向他們这里飞馳而来。

“跑，跑呀！跑……阿娜尔汗……”哈得尔冲过持枪的警察，向阿娜尔汗跑了几步，大喊着。

阿娜尔汗望望哈得尔，轉身向河岸奔去，她的身影很快被河边的树木遮住了。

“过河，过河……”哈得尔向阿娜尔汗跑去的方向声嘶力竭地叫着。

阿不拉的大黑馬，翻滾着四蹄狂奔过来……

这时，阿娜尔汗已經越过多浪河，消失在一片丛密的胡楊树林里了。

吾受尔保长最近接受了一个差使，这就是克拉木巴依要求他无論如何要想法把土逊从阿友甫家給弄过来。

这个差事，在克拉木巴依看来，是很容易办到的，因为至少有这样三个可以說是十分有利的条件：第一，哈得尔家欠了他二十塔合粮食，还有几十块天罡；第二，阿友甫家要吃沒吃，要穿沒穿，特别在这青黃不接的季节，增添一口人显然是个負担；第三，阿木提是他家的雇工，他的儿子哈得尔也是他家的雇工。現在哈得尔犯了死罪，是不可能活着回来了，这該怎么說呢？退一万步讲，他这不过是收留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别人只有称贊他克拉木的慈善，决不会說其他閑話的。这三个条件不論从哪一方面說来也是合乎天理人情的。这是由于眞主的恩典，克拉木巴依才这样做的。

这只老狐狸，自从被哈得尔戳伤以后，已足足在炕上躺了两个月了。伤势虽然不十分严重，但身体却完全垮了，一直沒有起

得了床。这天，他躺在炕上，上气不接下气地把他的打算告訴給吾受尔保长，最后說：

“你成全成全吧！有这么多的理由，走遍天下我也說得过去，这是名正言順的事情。”他的声音低弱下去，“我老啦！生孩子是沒有指望了。我的那只驕傲的母鸡，为这事把我弄得很不好受。現在，他媽的又遭了哈得尔那歹徒的毒手，我的身体看来是不行了！趁我还活着，我要把身后事料理一下，我这笔家产总得有个使我放心的人来继承。我得有个儿子，姓我克拉木的姓的儿子！儿子！你知道嗎，吾受尔保长？你怎么也得帮帮忙……哈得尔那坏蛋是不会回来了，这一点你尽管放心！我已經給阿不拉警长写了两次信，不判死刑，也要把他判个无期徒刑！”

“我試試看。阿友甫那老家伙也是不好惹的，还有达吾提，这些人我一碰就要爆炸的，得試試看。我大小也是国家的一个官啊！这类事，搞坏了就不体面了。”

“我的保长老爷，”克拉木狡猾地笑了笑，“有啥試探的？保准成，要过来就行了——我給你准备了一头牛哩！”

“牛我倒不缺，不过……”

“不过什么？牛，准給你。答应了吧？”

“好吧，我答应你！”

中午，吾受尔保长在多浪河边上遇到了阿友甫老人。他笑着說：

“老人家，庄稼好吧！”

“你好！沒有牲口，种的太迟了，庄稼长的很不好！”老人有点奇怪，这位保长今天怎么突然和气起来？一定有什么鬼名堂。

“今天我要和你談一件事。”吾受尔那和气的笑容很快从他剛刮过胡子的、鉄青的脸上消失了。这位保长年紀已过四十岁，

但他总是学着城里的官老爷們那样，过几天就要刮一次胡子，只在嘴唇上方留那么一小撮。

“你說吧！什么事？”阿友甫說着，就地坐下来。

“这是一件私事，但也可以說是公事，因为这事出在我管的这个保里！”他也坐下来，注視着老人的面孔說，“就是关于土逊的事。”

“关于土逊的事？……他沒有犯什么法吧？”老人心里完全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故意装出惊訝的样子，用带挖苦的語气說。

“他倒沒有犯什么法，可是他的哥哥是犯了法的。哈得尔犯了杀人罪，活着回来的希望是沒有了。对于土逊这样一个沒家沒舍的孤儿，我当保长的有責任来过問和处理……”

“你說的不对！这孩子有家有舍，也不是孤儿！”老人极力抑制住心底的义憤，鎮定地、理直气壮地說，“我阿友甫的家就是他的家。他还有一个亲哥哥，也不能算什么孤儿。你沒有权力来过問他的事。”

“那也好，既然你要收养他，那么，哈得尔欠巴依的債，你就代他还了吧！借債还債，这是法律上規定的，我这个保长要負責执行国家的法律。就这样吧！”吾受尔假装已經决定，准备站起身要走。

“你不要来这一套，我凭什么代他还債？……”

“那你又凭什么收养人家的孩子？”吾受尔严厉地吆喝起来，瞪着眼睛說。

阿友甫气得脑子嗡嗡直响，他明明知道这是威胁和要挟，但他再也找不出更有力、更充分的理由来回击吾受尔。他双手伸向天空，高声喊道：

"真主啊，你閉着眼睛嗎？吾受尔，你們这样做，不怕缺德丧天良嗎？不能，你們誰也别想把土逊領去！黑了心的人啊！"

"只要把土逊送給巴依去頂債，就什么事也沒有了，"吾受尔的語气又緩和下来，"再說，又不是你自己的孩子，你何必惹这个麻煩？孩子送过去，賬也頂了，孩子在巴依家也过过好日子，不再受饥受寒，你也少操心了！这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你脑子要放清醒点。"

"呸！你混蛋！"阿友甫狠狠地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我不想跟你讲道理，反正土逊你領不去……你当保长的管不了这事。"他怒罵着轉身走掉了。

吾受尔捋了捋胡子，皺着眉头，冷笑着向阿友甫的背影点了点头，从容地說：

"好样的！硬骨头！咱們走着瞧吧！"

过了五天，阿不拉警长騎着栗色大馬，手里揮舞着馬鞭子来到了克拉木巴依家。

自从阿娜尔汗逃走后，为了追捕她，阿不拉曾带着警察們到阿英克尔来过一次，以后忙于别的差事也就沒有再来。这次来，是受了克拉木巴依的邀請。克拉木在三天前曾給他写了一封十分恳切的长信，請求他在土逊的問題上再出一把力，他将答謝他一份厚厚的礼物。阿不拉看信后，心想，把土逊搞給巴依，不仅滿足了巴依的要求，而且也是对哈得尔的一次报复；同时，还可以趁到阿英克尔的机会，再在村子里偵查一下阿娜尔汗那坏女人的行踪。这是一举几得的好事，他欣然地接受了巴依的邀請，并依照巴依的主意，在土逊的事情上作好了必要的准备。

对阿娜尔汗，他一直沒有打算輕易地放过她。她拦路搶救哈得尔的事，已鬧的滿城风雨，使他不仅受够了阿瓦汗的奚落和

嘲弄，而且簡直使得他在警察局里抬不起头来。警长太太跟一个杀人犯有私情，半路上去劫救他……这象什么話？每当想起这事来，他都把阿娜尔汗恨得咬牙切齿，恨不能立刻抓到她，把她撕成碎片，再踩成泥酱……两个月来，他沒有放松对她的搜捕，曾派人到多浪河沿岸的村子里找寻过，但沒有找到她。他想，除非她已跳进多浪河里，否則总有一天她会潜回阿英克尔的，因为在别的地方她沒法活下去，所有的村子他都出过告示，沒有人敢收容她，而她又沒有一个可投奔的熟人，她更沒有那个胆量敢越过那荒无人烟、雀鳥不停的戈壁滩，逃到更遙远的地方去。

他到阿英克尔的当天晚上，就和吾受尔保长一道四下查問了阿娜尔汗的行踪，但沒有一个人看到她。最后，他們按照計划来到了阿友甫家里。

阿友甫和达吾提正坐在炕上聊天，土尼沙汗嬸嬸已經摟着土逊在炕角落里睡着了。看見他們进来，阿友甫和达吾提一直坐着沒有动。阿不拉一进門，就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張折叠起来的紙，把它遞給吾受尔。

“你念念，吾受尔保长！”

阿友甫和达吾提已經完全明白，这一定是为了土逊的事。当阿不拉他們走进屋里的时候，土尼沙汗已經惊醒了，她坐起来用两只手按着土逊的身子，达吾提也向炕里挪了一挪，蹲到土逊的旁边，阿友甫机灵地跳下炕，站在炕沿边。他們父子二人都紧握着拳头，准备着迎击一切侵犯，不让土逊被野兽們搶去。

吾受尔接过那張紙，抖开了，咳嗽着亮了亮嗓子，尖声尖气地念道：

“鉴于雇工哈得尔执刀行凶，图謀杀害他的主人克拉木巴依，已判处死刑……”

阿友甫的身子搖晃起来，他的脑子发矇了，覺得又重又暈，但他沒有坐下也沒有跌倒，他只是向炕沿边靠紧一些。达吾提听見哈得尔已被判处死刑，倏地轉过身子，在炕上站了起来，绷紧了脸对着吾受尔他們。阿不拉警觉地用右手按住腰里的手枪皮套子，左手用馬鞭子輕輕地打着皮靴腰。

“……現在警察局特派阿不拉警长亲自处理哈得尔身后一切事务。現宣判：哈得尔一切家財全部沒收，其亲弟土逊給克拉木巴依抵償債款，其他人不得干涉……此判，立即执行……”

“好了！”阿不拉停住說，“吾受尔保长，立即执行！”

吾受尔把那張紙交还給阿不拉，一个纵步就跳到炕沿下，准备去拉土逊，达吾提照准他的額头，狠狠地砸了一拳头，吾受尔身子一仰，向后退了两三步便跌倒了。阿不拉叉开两腿，拔出了手枪，朝达吾提身上一指，压低声音說：

“你放明白点，少管些閑事，留心你自己的脑袋！”

阿友甫趁这机会跳上炕，和土尼沙汗一起抱住土逊的身子，土逊被吓醒了，哭喊起来。阿不拉用手枪逼住达吾提，吾受尔跳上炕拉开阿友甫和土尼沙汗，抱起了土逊便朝門外走。

“吾受尔，你这强盜！你竟敢公开搶人家的孩子……”阿友甫怒吼着扑上前去拉住吾受尔的胳膊。

土逊在吾受尔怀里掙扎着，哭叫着，乱踢着。

“放开，你这老狗！活的不耐煩了？”吾受尔用劲甩开了阿友甫，抱着土逊冲出門外去了。

阿不拉临走时，舞弄着手枪冷冷地对阿友甫父子道：

“还有件事要預先警告你們，听說阿娜尔汗跟你們这家很要好，她如果逃到你們这里来，你們不赶快来报、敢于私自窩藏她的話，将拿你們全家老小依法严办！記住！”

“不要脸的家伙，連个老婆都看不住！还亏你說得出口。”达吾提朝他背后啐了一口唾沫，輕蔑地低声駡道。

这样，土逊就被克拉木搶走了。

以后，土尼沙汗象发瘋了一样，接連好几天都跑到克拉木家的大門外去哭天駡地。阿友甫曾打发达吾提两次进城去看哈得尔，他在警察局花了錢，說了情，但始終沒能見到哈得尔的面。为这事，阿友甫把自己心爱的小木車也卖掉了。

炎热的夏天来临了。熾烈的阳光把戈壁滩燒灼得滚烫，空气好象要凝結住了。热流在阳光下抖閃着，老远一看，好象聚积在洼地中的一片片湖水，发着白光。由于光的作用，远处的一丛紅柳，一棵駱駝刺，一簇芨芨草，看起来好象都变成了一棵棵高大的树木，立在平靜的湖面上。

多浪河在靠近戈壁滩一带奔流得更加任性。夏天，河水猛漲，不但灌满了所有的坑洼，而且漫溢到平坦的草原上，使草原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一群群黃色的野鴨子和白色的鷺鷥在上面飞繞着。这条生命力充沛的河，象一支綠色的箭，直射向戈壁深处。它的血液，被饥渴的戈壁野漠貪婪地吮吸着，被炎热的太阳无情地蒸发；最后，它衰弱了，干涸了。

这里，多浪河两岸被河水浸潤着的低洼地区，生长着天然的牧草。它的边緣生長着低矮的、稠密的紅柳和成片成片的胡楊林。为了这些肥美的牧草，哈拉塔地区的大巴依們曾进行过剧烈的爭夺战。最后經过公議，就把这一带地方全划給了大淸眞寺，成为“瓦哈甫”地，由阿英克尔的肉孜毛拉經管着这些地方。肉孜毛拉自己有一千多只山羊和綿羊在这一带放牧。他雇用着三个牧羊人，把羊分成三大群，不分春夏秋冬，永远在这里放牧。

在靠近多浪河下游的一个高地上，有一間小小的土房子，它的周圍和較远的地方都有很多露天羊圈和一些簡陋的小草房。这間土屋子里住着的是一个六十来岁的牧羊老人，名字叫买买提。这位老人原来是一个要飯的，十五年前，肉孜毛拉收留了他，成为他的奴隶，无偿地放牧着三百多只羊。十五年来，他一直生活在这里，冬天他住在小土屋里，夏天，他放牧到什么地方就露宿在什么地方。十五年，他沒有接触过任何人，除非是毛拉的人給他送吃的和毛拉本人来查看羊群时，他才能和这些人說上几句話。

这是一个雨后的早晨。

晨光还很黯淡，买买提老人拄着一根棍子，沿着河岸向羊圈走去。老人平时总是不敢隨便离开羊群的，荒野上有狼，要是在夜間钻进羊圈，一下子可以咬死二、三十只羊，这样的事情买买提老人也經历过很多次了。同时，还要防备羊走失或被人偸劫。要是发生这样的事，买买提老人就得挨毛拉的皮鞭。这天早晨，因昨夜下过一陣大雨，老人的衣服全被淋湿了，凉风一吹，冷得他上牙打下牙，实在沒有办法，他才回到自己的土屋里去，燒着了火，烤干了衣服，到天亮才去羊圈，准备把羊群赶到草地上去。

老人在泥濘的小道上移动着脚步。地上的硷土被雨一淋，完全溶解成稀糊糊，一陷半尺深，走起来非常吃力。老人走着，走着，忽然停下来了，昏花的眼睛眯起又睜开，他隐約地看見前面河边坐着一个人。老人故意放高声音咳嗽了几声，但那个人影仍然一动不动。“不是人吧，我的眼花了，誰到这里来干啥？”老人自言自語地說着，继續移动脚步。又走了几步之后，他才看清楚这确实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女人。她的头发披散着，被雨水貼在头上和脖子里……在买买提老人漫长复杂的生活經历中，曾遇見过无数的不幸的女人，她們有的是无依无靠、无家无

舍的乞丐；有的是被騙子們騙卖出去受尽损害和侮辱的女人；有的是由于受到各种刺激而发了瘋的女人；也有的是被行为不正的丈夫抛弃的女人……形形色色，他見过很多。現在出現在他眼前的这个女人，也无非是那些人中的一个而已。但是在这荒无人烟的曠野里，在下过暴雨的清晨，她是从哪里来的呢？老人在她的背后停住了。

“女人家，你……”

老人的声音把这个女人吓得跳了起来。她惊叫了一声，連忙找她的头巾，她的手指麻木了，胳膊僵直，身子打着哆嗦。經过很长时間的乱抓乱摸，最后才从腰里扯下头巾，慌慌張張地頂到头上去。老人看見，她赤着两只脚，破烂的裙子被雨水淋透，貼在她的身上。

“女人家，你到哪里去？”

她沒有說話。她慢慢地拉住她的头巾，好象怕人搶走似的用双手紧紧地压住。

“我說，你到哪里去？家在哪里？”

“我，我沒有家……”她說着，挪动脚步准备要走开。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你家在哪里？我是个放羊的人。不要怕，这里什么人也沒有。”

“我是被巴依赶出来的。”她站住回答。从头巾里仔細地打量着老人。

“啊！这世道就是这样。巴依們都是这样的！我的眞主！”老人深深地叹息了一声，搗搗棍子，抬起脚想走开去。这样的事儿多得很吶，有什么奇怪的！

老人用手捋着他向前挺出的白胡子，搖着头，离开了她。

“老大爷，老大爷——”

老人停住脚，低头站了一会，又轉过身子来。

"老大爷，这是什么地方？离阿英克尔有多远？"她慢慢地向老人走来。

"这里？这里就沒有个名字。阿英克尔嗎？……"老人寻思起来，"阿英克尔？就是那个有肉孜毛拉的阿英克尔嗎？"

"是呀！"

"远吶！有五十多里路！"

"老大爷，我还……我还不想死。我已經在这条河的上上下下，游轉了好些日子了。我怕的很！"

"你怕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叫阿娜尔汗。我怕克拉木巴依，还有……"

"你是一个姑娘嗎？"

阿娜尔汗停了好一会，才輕輕地說：

"是，我还沒有結婚。我是克拉木巴依家的丫头，他把我赶出来了。"

老人靜靜地站着。多浪河的水嘩嘩地响着。早晨的阳光給树梢鍍了一层金。

"可怜的姑娘！你的父母呢？"

"沒有父母，我什么亲人也沒有。我原来想投河死掉，但我有仇，有仇，我不愿死！我还要报仇呢！"阿娜尔汗的肩膀抽搐起来，双手紧紧地压着胸脯，哭起来了。

"仇？你有仇？怎么报法呢，孩子？……这样吧，我有房子，你先住下来再說吧！仇？报仇？"老人臉上的皺折挤到一起了。"我也有仇，我的仇人使我家失去了土地和房子，父母也餓死了。我活了六十年，还沒有找到我的仇人哩！仇还沒报，我也快死了！唉，眞主……走吧！"

············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阿娜尔汗搶救哈得尔不成，越过多浪河逃走后，怕被阿不拉他們追赶上，便沒命地朝河的下游奔去。到天黑时，已跑出很远很远，沒有发現身后有人追来，才略略放下了心。沒能救出哈得尔，她感到說不出的懊恼，責怪着自己太无能。但她沒有因此絕望，她还要想办法打听哈得尔的下落，还要想办法救他！她几次想回到阿英克尔去找阿友甫老人和达吾提，求他們帮助她搭救哈得尔，但她不敢回去，她怕被克拉木巴依发覺，巴依会馬上通知阿不拉的。她也不敢跑到別的村子里去，她知道阿不拉那只殘酷成性的野兽不会就这样放过她的，他会派人四下搜捕她，村子里到处都有他的爪牙，她不能自投罗网……

她在多浪河沿岸流浪着，白天躲藏到芦葦丛中，夜里出来找寻一些野果子或到人家的瓜地里摘两只甜瓜充饥。只有一次，她餓的实在不行了，才頂上头巾，冒着危險走进一个小村子去，把从阿不拉家里穿出来的比較値錢的衣服，跟一个作小生意的換了一些饢❶，但她沒敢多逗留，很快便离开了。这样，她一直流浪了二十几天。日子一天天过去，她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救哈得尔的希望愈来愈渺茫了，她想，他被抓去已这么些日子了，說不定已遭杀害，如果他已經死去，她独个儿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况且，她也走投无路了，天气一冷，这种餐风飲露的野居生活更沒法再継續下去，她于是动了投河自杀的念头。但当她想到自己的仇恨，想到仇人阿不拉，她又不甘心就这样死去，她要报仇，为自己、也为哈得尔报仇。

这天，她又流浪到了人迹稀罕的多浪河的下游来。正当她

---

❶ 饢：燒餅。

又倦又餓地坐在河边望着河水出神的时候，沒想到被买买提老人碰上了。

就这样，阿娜尔汗在买买提老人的小土屋里住下来了。老人把她安頓在小土屋里，他自己仍然住在羊圈里。阿娜尔汗給老人做飯，給老人送热茶；有时还代替老人在附近看看羊，让老人歇几天。老人还教会她做木头夹子，教給她如何放夹子夹兎子和野鸡。不久，她都学会了。她的心情慢慢寬暢了，身体也一天天壮实起来。她勤劳地生活着，把老人和自己的衣服洗淨，縫补得很好，并且用兎皮縫了一張褥子，給老人带上。所有这一切，使終身孤独的买买提老人感覺到了人間的温暖，他原有的过几天就打发她走的念头，慢慢消失了。他沒有理由、也不忍心把这个孤苦伶仃的女孩子赶走，她和他的女儿有什么区别呢？

这种生活尽管很苦，但对阿娜尔汗說来已經是很舒适很幸福的了。自从她来到这个人間，还沒有享受过一天象这样自由和快乐的生活。但是，阿娜尔汗并沒有忘記她的仇恨，她心灵上的創伤到現在还在流着血。現在，她还怀着一种可說是本能的期待，她期待的是什么呢？連她自己也說不出。期待着有一天天地变化，向那些吃人的恶魔索回血債，使自己能挺直腰过过眞正的人的生活嗎？不是的，她从来不敢这样想。那么，有一天她拿起一把鋒利的匕首，刺进克拉木巴依和阿不拉的胸膛，杀死他們报仇雪恨嗎？她也不敢这样想。如果眞的能够杀了他們，結局怎么样呢？哈得尔的例子就放在面前，这显然不是她所期待的。那么，她是在期待着哈得尔？期待着他被放回来，他們一块儿逃到自由、幸福的地方去？不，她也不敢这样想。因为哈得尔犯了杀人的罪，况且她、阿娜尔汗还曾經在路上企图搶救过哈得尔，就凭这些，哈得尔还能活下来嗎？也許他早就不在人世間

了！即使哈得尔还活着，还能活下去，那說不定将来他会有自己的妻子，也不会再找她——已經嫁給阿不拉的人做妻子。你沒有看見他那一股狠劲，連他心爱的笛子也摔掉了……那末，她到底期待着什么呢？她覚得好象就是这些，但想到最后，一件件又都被自己否定了。尽管如此，她还是怀着一种期待，一种非常渺茫的期待；而且，这种期待还支持着她忍受一切苦难，勇敢地生活下来了。

在这空曠的、人迹稀罕的戈壁荒野上，她的恐惧心理也逐漸消失了。她开始揭掉了头巾，那副蒼白的、沒有血色的面孔，有了美好的日光的照晒和原野上微风的吹拂，逐漸变成了紅黑色。但是，当她听見有一絲儿动靜，一点儿响声，她仍然会惊慌地把头巾盖上头去。当她去看羊群或者去看夹子时，也总是习慣地把头巾頂上。每当这时，如果被买买提老人看見，总要說她：

“孩子，你又頂起你那块烂布，你怕看見阳光嗎？”

遇到这种情况，阿娜尔汗就会苦笑着一把把头巾扯下来，系在腰里說：

“我总是有点怕……”

“怕什么？老象一只老鼠！”

慢慢的，她也就习慣于不頂头巾了，但她还是把它带在身边。

有一天，老人告訴她，古尔邦节快到了，得赶快弄几只兎子或野鸡，准备过节。他还說，节前，恐怕毛拉要来看羊群，这几天他得要把羊圈收拾一下，不要出什么岔子，免得挨毛拉的皮鞭！他叫阿娜尔汗好好看着夹子。

阿娜尔汗听到毛拉要来，不由地惊慌起来，說：

“他們要来嗎？那我怎么办呢？”

“那怕啥？”

“肉孜毛拉和克拉木巴依是好朋友，他认識我的。我一定得躲开他，不能叫他看見。”

“好吧，你可以到对岸那个羊圈的草棚里躲一躲的。”老人同情地安慰她。

肉孜毛拉要来的消息，又給她逐漸开朗的心上蒙了一片阴翳，到了这样个荒凉的地方，还是摆脫不开巴依、毛拉这些人啊！她有一天会給发覺嗎？会給他們抓住嗎？她又有些坐立不安了。

几天后的一个黃昏。夕阳墜下了地平綫，西北边銀白色的天山頂上，出現了几朵白云，随着太阳的下沉，这些白云逐漸变成了橘黃，由橘黃又变成緋紅，由緋紅又变成青藍，最后变成了一片烏黑，天暗下来了。

她收拾好放在野地里的夹子，提着一只被夹死的野兎，嘴里輕輕地唱着什么，分开稠密的芦葦草輕快地往回走。当她从河边低地爬上来时，一只被惊动了的小兎子从她的脚边一閃溜过。她被吓得尖叫了一声，向旁边一閃。这时，一只老鷹忽的一下从她的头上掠过，一陣凉风，翅膀几乎拍到她的头頂。她还沒有来得及想这是怎么一回事，突然一陣杂乱的馬蹄声傳入她的耳朵，她慌忙地从腰間解她的头巾，她的眼前已經出現了三、四个騎馬的人，飞快地向她馳来。她的心緊縮起来，得得的馬蹄声，象敲打着她的心，那坐在馬上的身影，好象一个个变成了吃人的恶魔。她赶快歪着身子，急遽地鉆进那象墙一样密实的高大的芦葦中去。

夜幕象青烟一样，从戈壁深处向多浪河襲来。她撥开芦葦警惕地朝前看去，透过夜幕只見那几个騎馬的人勒住了馬头，并

排站在河岸高地上，向前面观望着。其中一个跑下高坡钻进芦葦草中去。不一会，一只鷹从葦丛中飞出，接着，那个人一只手提着个什么东西，牵着馬走上河岸去。河岸上傳来了胜利的狂笑声和嘰嘰咕咕的說話声。不久，馬蹄声又消失了。

阿娜尔汗这时才知道这些人是放鷹抓兎子的。她的心才稍稍寬暢了些，揭开头巾，无力地爬上河岸，向小土屋走去。

小土屋的門口有几堆黑影，屋子里点着灯，灯光从小屋的門口泻出来，照出了那几堆黑影是几匹馬。屋内人影晃动，有人大声地說着話。

"他們来了？来了。肉孜毛拉来了。"阿娜尔汗把手里提的兎子朝地上一扔，就在一丛芨芨草上坐下来。"古尔邦节还有好几天吶，怎么他就来了？"她坐了好一会。后来看見屋外墙角下她的小土灶上升起了火光，一个弯着腰的人影在旁边走动。不錯，买买提老人在給毛拉燒茶做飯了。她想，老人多么可怜，她眞想跑回去帮助老人。但，她不能这样做，肉孜毛拉认得她。

从戈壁上吹来了陣陣的热风。她拾起兎子，站起来，轉身向河岸走去。她穿过了葦子丛，踏过一条小木桥，走进了一片稠密的胡楊树林。那里有一个用刺柴圍起来的羊圈，旁边有一間用树枝和芦葦草搭起的小窩棚。她走进去，用沙枣刺堵好了門，就在一堆柔軟的干芦葦草上躺下了。

....

时間在焦虑和期待中溜过去了。阿娜尔汗經常把夹到的野兎和野鸡开剝了，弄干淨，晒在太阳里。过一段时間，她就代替老人看羊，买买提就把晒干的干肉拿到最近的村子里去卖掉，换回一些針綫、布料和面粉来維持他們两人的生活。时間一长，老人却有了心事。他认为阿娜尔汗是一个很会干活、很勤苦的姑

娘，怎样才能使她尽早地結束这种野居的生活呢？她还是一个孩子，她应該过一个象样子的生活，不能永远在这里呀！她是被巴依赶出来的，沒家沒舍的，怎么办呢？經过长时間的盘算，老人想出了两个主意，一个是給她找一个婆家；一个是設法把她送回巴依家去。他，买买提老人可以带她去給巴依賠个不是；甚至还可以从現在开始就积攒一些野禽干肉，一块送給巴依，要求巴依原諒这个无知的小孩子，叫巴依把她仍然收留下来。

有一天，他把阿娜尔汗叫到跟前說：

“这样的日子你能过下去嗎？”

“老爹，我过得非常高兴。我愿永远这样过下去。”

“我是說——阿娜尔汗，你就这样过一輩子嗎？”

“是的，老爹。”她高兴地回答，但馬上她好象又意識到老人的話里有另外的什么意思，惊奇地动了动眉毛，低声說，“这是什么意思，老爹？你要說什么就說吧！”

“那末，如果我死了呢？”

“你死了？……你死了，我——不，你不会死的。你能长寿的，老爹！”

“多謝你的愿望！我眞想长寿，我如果能活一百岁，就要看看那些吃人的恶魔会变成什么样子？不过，世道是不会变的，它永远这样，这样子已經几千年了……唉，我是說，孩子！我替你想了一个主意……”

“主意，什么主意？”她慌張起来。“我知道，你要我离开这里！”她埋下头，用两个巴掌捂住臉。

“你不要难过嘛！我想是这样——”老人犹豫地支吾着，哼了半天，才說，“算了，我不出什么主意了。你就永远留下吧，以后再說。”

他們都沉默下来。老人难过地望望阿娜尔汗，她真的哭起来了，泪水不断地从她的手指縫隙間滲流出来。老人越想越不对头，这样一个好姑娘，决不能使她老在这里受苦。虽然，对一个穷苦的人来說，这个人間到处都是苦水，走到哪里也得吃它，但是，无論如何总比闊在这里要强些。同时，阿娜尔汗也大了，她应該有一个丈夫，有了一个誠实的丈夫，她就可以走出巴依的大門，过較好的生活……心事沉重地压着他，最后他还是下了决心，慈藹地說：

"你听我的話嗎？孩子！"

"嗯，你說吧，老爹！"她好象已經知道老人要說什么，她止住了眼泪，倔强地唠唠嘮，等着。

"我說，我想好的主意有两个，你看哪个好？咱們商量吧！一个是你已經是一个大姑娘了，为了你的幸福，我准备到扎拉村子上去托人給你，阿娜尔汗，給你找个丈夫……"老人停住說話，詳細观察她的神情，她仍然靜靜地坐着，沒有反应。"这是第一个主意。第二个，我想，那就是——你已看見了，咱們不是已經积攒了一些干肉嗎？咱們带着它，一块到克拉木巴依家去賠个不是……让真主保佑你，叫他把你留下来……你說呢？孩子！"

阿娜尔汗还是沒有任何反应，她不再哭也不說話。

老人看她这样，心里十分难过，鼻子直发酸，眼泪也快滚出来了，但他竭力克制着。

"我知道，老爹，我給你带来了累贅。你的两个主意，我都做不到。我走吧，老爹，我还是离开你这儿，你不要管我。"她停了一停，拉了拉衣襟，站起来，从腰間解下头巾，頂到头上，向老人弯了一下腰，低声說，"我現在就走……"

"不，不，"老人惊慌地跳起来，一把抓住她，"你还是留下来

吧。怎么能說你累贅了我呢?我所以給你出主意也是为了你好。孩子，既然你都不愿意，就留下来吧！我的身子还硬实哩，几年死不了的，死不了的!”他懊悔地用拳头敲敲自己的額头。“就算我說錯了，孩子。我給你出了不好的主意。你留下吧!——唉，我这个老糊涂了的人……”

阿娜尔汗紧紧地抱住老人的胳膊，大顆大顆的泪珠从头巾里滚了下来，但她却“噗哧”一声笑起来了。



第七章

血不会白流

哈得尔那一天可眞是受尽了折磨。

这种不幸，完全是由阿娜尔汗搶救他而引起的。阿不拉当时飞馬奔来，听了警察的报告以后，他首先用皮鞭抽了那三个警察，大罵他們是膿包，是飯桶；然后就沒头沒脑地抽起哈得尔来。哈得尔奔跑着躲避着皮鞭，嘴里不屈地咒罵着他，而阿不拉騎在馬上来往追逐哈得尔。当然人是跑不过馬的，况且哈得尔的手又被反綁着，跑不快，躲避又不灵，皮鞭梢儿在他的耳边忽忽直响，打得他的脸上、头上都流出血来。警察們挨了阿不拉的鞭子，心里很怨恨，也拿哈得尔出气，走几步就要用枪托狠狠地敲一下哈得尔的腿弯子，赶到县城时，哈得尔全身癱軟，脸上的血凝結了，連头发、眉毛、眼睛都粘糊在一起了。他們把他丢进一間牢房时，他馬上就昏了过去。

本来，他在进城的路上就昏厥了好几次，但他一直頑强地堅持着，当眼前一陣发黑，头脑嗡嗡地响起来时，他就咬咬牙，閉住

眼睛，叉开两腿站着不动。一直到警察的枪托敲打他的腿弯子，感到彻心疼痛时，他才又醒过来，木然地迈开了脚步。一路上他沒有哼一声，沒有流一滴眼泪，他挺直腰板，昂着头……阿娜尔汗搶救他的行动，深深地感动了他。这时，他才完全明白自己是誤解了她，錯怪她了。本来，当他回到村子里，听阿友甫和土尼沙汗嬸嬸談起克拉木巴依如何把阿娜尔汗卖給阿不拉，阿娜尔汗如何不愿意，曾到他們面前哭訴，如何要求达吾提去看他……等等情况时，他已經为自己在沙巴也夫店里对她那粗暴的态度感到負疚，但他感情上却一时扭轉不过来，特别是当他想到她那身城市妇女的时髦的打扮，他仍消除不了对她的蔑視和怨憤，总覺得她身上原有的什么美好的东西已死去了。他不能原諒她！但現在，她的行动已将他心里所有的阴翳都扫除了，她是純洁的，而且是很勇敢的，她对他的爱情是这样的忠貞和坚定！他想起她所說的“我也在坐着监牢”的話，他的心象刀戳般的痛。她为了救他，冒着一切危險从监牢里冲出来了，但她真能冲出这个大的监牢获得自由嗎？她能飞到哪里去呢？不，她飞不出去的，阿不拉不会放过她，他們会去追捕她的，說不定她已經被抓回来了，而且就跟他关在一个监牢里。阿娜尔汗啊！你要快快地跑、远远地跑，千万别給他們抓住啊……他为她的安全焦急着，担心着，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处境。

就这样，他在牢房里又整整躺了两个月，他充沛的生命力終于战胜了死亡，他一天天好起来了。皮鞭抽过的伤痕，毕竟是不太要紧的，两条腿弯子也沒有伤到骨头，只是筋受了点伤，长时間行动不很方便。这样的伤要是在較好的条件下，十天八天就会好的，而这間牢房只有他一个人，沒有朋友們的护理，一天只能吃到一块包谷餅，喝几碗冷水。所以拖了两个月，才算好了起

来，可是他的身体仍然非常虚弱。可能也是由于伤重的原因，警察局竟然在两个月中没有审問过他一次，他安静地躺着，思索着，怀念着阿娜尔汗，似乎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不論在任何时間，任何地方，都从来沒有象現在这样想念过她；也似乎直到今天他才发覺自己是那样热烈地爱着她。他也多么想看見阿不力孜！他活着还是死了？这次，当他被捕向城里押送时，他就想到他，一想到这次坐牢如果又能碰上阿不力孜，和他們住在一块，他感到了寬慰。虽然两个月来他一直沒有碰上阿不力孜，不知道他是死是活，是不是还关在这个监牢里，但他总感覺阿不力孜就在他的身边，在鼓励他坚强起来，勇敢地迎向一切苦难。

这一天上午，哈得尔刚吃过包谷饃，躺在草堆上想心事，忽然牢門被打开了，随即一个持枪的警察走了进来，站在門口叫道："哈得尔，过堂了！"

哈得尔被領到一間小房子里。这間房子很明亮，阳光从大玻璃窗中射进来，照射在一張大桌子上。桌旁坐了两个人。一个就是哈得尔曾經見过的警察局长伊明，他坐在正面，他的右边横头上坐的是一个年輕的、歪戴着一頂呢帽的維吾尔人，看来他也是一个书記官。

"咱們已經見过面了，很好！"伊明擦着脖子說，"其他我都不問，因为我已經很了解你。現在你回答：是你半夜越入克拉木巴依家，手执腰刀，去杀害克拉木巴依的嗎？"

哈得尔咂了咂干涩的嘴唇，簡单地回答："是的！"

"你为什么要杀死他？"

"因为……"

哈得尔剛开口，突然小屋門外有人大喊了一声："报告！"

伊明把手掌向下一按，叫哈得尔停止說話，然后大声說：

“进来！”

进来的正是那个干瘪的秃頂书記官。他哆着嘴唇，放快脚步，輕輕地走到伊明的身边，从袖筒里抽出一封信，放到伊明的面前，并低低地說了声：“急信！亲拆！”然后，他退到旁边，垂着两手站在那里，嘴角痙攣地动着，两撮胡子象爬在那里的两只大黑甲虫，不住地蠕动着。

警察局长迅速地拆开信封，抽出一張破信紙，两手抑制不住颤抖起来。他看着信，眉毛皺起又松开、松开又皺起，看着看着还站了起来。

看来这是一封十分重要的信件。哈得尔静静地看着他面孔上表情的变化。忽然，局长把嘴一咧，“啪”一声，把捏着信紙的手朝桌上一击，大喝道：

“快叫阿不拉，还有你們，馬上到我的办公室去！”他把信件揉在手里，一面喊着“快点”一面用手絹擦着脖子，他的臉一下子漲紅起来，雀斑立刻变成了无数的黑点子……

“把他押下去！”他用手一指哈得尔，放开脚步走出了房門。

事情的确是十分严重的。

…………

就在哈得尔受审的前一天下午，有两个年輕人正在县城北面的一条空曠的大路上走着。其中一个穿皮茄克的，正是阿娜尔汗曾經在沙巴也夫的修靴店里碰到过的那个青年人。

“伙計，你說呢？我覺得沙巴也夫是个不可靠的人。”走在后面的那个向穿皮茄克的青年人說。

“問題不大，我們警惕着哩！这次也只是叫他領領路，其他的都不能告訴他！”

“可是他知道我們的行动計划呀！据我看，他是一个狡猾的家伙，象蝙蝠，两边倒。他說他参加过三区革命，反对过国民党，可是，他又跟国民党警察局的那个劊子手、維吾尔民族的叛徒阿不拉有关系，你知道嗎？”

“我知道。阿不拉的老婆常到他那里去，看样子跟他好象很熟悉。我碰到过。”他放低声音說。“沙依諾夫也早已談到过这个問題，对他的历史表示怀疑。大家都在警惕着哩！我們的行动計划据說要提前，那时他已走了。”

“他和我們接近，参加我們的活动，也是一种投机行为，他看到形势有了好轉，想从中撈一把。他的那些言論也很成問題，似是而非！我討厌他。”

“团結一切可以团結的人，不怕他来投革命的机！只要对我們有利，哪怕一次半次，暫时的也好。当然，我們还不了解他，还不能过早地給他下結論。只要提高警惕，終究我們会了解他的。是人是鬼終究会露原形的。”

这两个人談着話来到了修靴店門口，沉默下来，輕輕地推开了右側的小門走了进去。

沙巴也夫正在灯光下刷着一双黑色的旧靴子。他看見他們走了进来，便热情地搬出了两个小凳子，幷拿出了一包莫合烟，笑嘻嘻地打趣道：

“二位大駕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他笑着坐下，一边擦靴子，一面向穿皮茄克的青年人說道：

“尤素夫先生，不知对兄弟有何見教？”

“有点事情咱們商量一下，”尤素夫卷着烟，冷靜地說，“那天开会通知了你，你为什么不来呢？”

“还說哩！那天眞把我差点給气死。我搭起門板剛要走，忽

然来了两个警察，他們逼住我，叫我給他們擦靴子，有什么办法呢？四只靴子一直擦到天黑尽！”他表示懊丧地摇了摇头。

“是这样，沙巴也夫！”尤素夫把身子向前傾了一点，沙巴也夫好象馬上預感到了什么似的，迅速地回过头来看着他，手里仍然在揮动着刷子。尤素夫接着說：“是这样的。你接近我們，参加我們的活动，我們十分欢迎，我想你会为咱們共同的理想进行工作的。根据情况需要，有件事要麻煩你一趟……”

“呵，什么事？說吧！沒問題，我沙巴也夫忠于維吾尔，忠于眞主！”他說着，手里的活停下了，勉强地露出了微笑，但却无法掩飾他內心的惶惑不安。

另一个年輕人疑惑地望望他，又望望尤素夫。而尤素夫却毫无表情的仍然吸着烟，慢慢地說：

“現在，我們有个朋友要到北方去……”

“啊！到北方……”沙巴也夫低声地說，打断了尤素夫的話。尤素夫迟疑了一下，又继續平靜地說下去：

“是的，我們的那个朋友，到北方有点重要事情，馬上就得走，可是，他不认識路，你說你是从北方来的，路途熟悉，所以，想請你带带路，就是这样！”

沙巴也夫手里的刷子落到地上了，但他立刻拾起来，尴尬地笑了笑，故作鎮靜地說：

“啊呀，到北方的路可不好走呀！要翻过天山冰大坂，路又远、又危險呀！……我带路，恐怕不行！我的身体吃不消！”

“是的，路确实不好走。不过，沙巴也夫，这是个任务呀！你不是想参加我們的組織嗎？这次就是对你的一个考驗！”尤素夫仍然平靜地說，“你过去說的很好，也为我們的事业作过些努力，現在是你貢献更大力量的机会，我相信你是經得起考驗的。”

“这个任务很重要！有封信要送……”那个性急的年輕人看到沙巴也夫那推諉的样子，着急起来，想加重尤素夫的話語的份量去說服他，不料竟将原来不准备让沙巴也夫知道的事冲口說出，尤素夫瞪了他的伙伴一眼，連忙机警地岔开了他的話：

“任务說起来也很簡单，只是带带路，作个向导。沙巴也夫，不要辜負朋友們对你的信任，辛苦一趟吧！”

“有封信要送到北方？”狡猾的沙巴也夫并沒有放过那年輕人泄漏出来的这句話，心里狐疑起来，口里却說：“不是我不愿为我們的事业效劳，实在是有困难啊，路太难走了，跑个来回，眞不是簡单的事……”

“你旣然愿为我們的民族革命事业效劳，就不該怕什么困难！”那个性急的年輕人忍不住又嚷起来了，“我看你这个人眞有点难說，你跟那个警长——叫什么阿不拉的是好朋友吧？常往来吧？嗯？你得注意一点，我們的朋友們已在議論着你哩！”

“我的眞主！”沙巴也夫把两手一摊，紧張地、結結巴巴地說，“这、这、这是什么話？难道我沙巴也夫还是三心二意的嗎？我参加过三区革命，反对过国民党……”

“你别生气，情况也不一定象他說的那样。”尤素夫又严峻地瞪了他的伙伴一眼，心想，他的伙伴的这几句話，虽說刺中了沙巴也夫的要害，但說得非常不策略，不但不会有好的效果，而且还会把事情弄僵。他連忙稳定着沙巴也夫，“沒有别的什么，朋友們是相信你的，所以才請你作向导。”

沙巴也夫紧繃着的面孔逐漸松弛下来，勉强地露出了一絲苦笑，想了想，說道：

“我是怕我的身体不行，完不成这个任务！”

“你只要領过黑鷹山就行了。”

"黑鷹山，黑鷹山……"沙巴也夫呆呆地坐着，嘴里念誦起来。

"你必須完成这个任务！不要只是嘴上說得好听，应該拿出实际行动来。"那个年輕人生硬地說，不耐煩地站起来，准备走了。

"你，你，朋友，客气点吧……"沙巴也夫有点激动地眯着眼睛，向年輕人盯了好一会，然后又轉向尤素夫，"我能知道是哪一位朋友到北方去嗎？"

"这个，对不起！我們現在还不知道，只是請你記好，明天——不是巴扎嗎？明天下午黃昏前，你要准时赶到北門外沙坡下面，大树底下有一个人在等着你。那个人或許你还认得。記好！"

"啊呀，这么紧急？明天，明天下午。"他的两片薄嘴唇抖顫起来，皺了皺眉头，斟酌了一会儿，才下了决心似的說："好吧，我就走一趟吧！"

…………

沙巴也夫簡直象热鍋上的螞蟻，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从头到脚，象被无数的臭虫咬着一样，发燒发痒，神魂不宁。这个任务使他十分为难。他現在想到，他又一次地陷进了痛苦的深渊。他为什么要参加尤素夫他們的活动呢？才几天，就給人家来了这么一手，这还能受得了嗎？不但屁大的一点便宜也沒沾上，反而受这肚子冷气，还要忍受这趟辛苦。何况，北方，北方！那地方他怎么能去呢？好不容易才逃到南疆来，怎么能回去？……

他記得他开始接近沙依諾夫、尤素夫这班革命青年，是在今年春天大阿訇事件发生以后。当时，尤素夫他們真是搞的热火朝天，許多人都卷进了斗爭的风暴里，而且，胜利仿佛馬上就要

到来，国民党在新疆的統治好象立刻就会垮台似的。实現和平、民主啦，成立联合政府啦……口号声响彻了云霄。他，沙巴也夫就在这时結識了沙依諾夫，热情地参加了他們的活动。打倒汉族人，这是他一向主張的，同时，和平条款签訂后，就要在全省实現和平、民主了，沙依諾夫、尤素夫这班人深得維吾尔族人民的拥护，据說他們是有个什么組織的，当然，联合政府里少不了他們的席位。他如果跟他們搭上关系，最好还能参加进他們的組織里，那末，他不仅可以在这里立足生根，而且还有可能捞上一官半职。怀着这样的想望，他毅然地靠攏了他們，演讲宣傳、貼标語、散傳单……他干的挺起劲。現在呢？眼看着形势并沒有什么好轉的迹象，国民党的統治依然如故，汉族人沒有被赶走，沙依諾夫他們干的那番革命事业也还沒有什么成就，轰轰烈烈的場面过去了，現在一切似乎处于低潮状态。理想还是理想啊，天曉得什么时候才能实現？……他簡直有点后悔沒有爽快地答应阿不拉到警察局工作，在当时那样热烈的革命气氛下，他实在决定不下来。如果自己果断一点，答应了阿不拉，离开沙依諾夫他們，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尴尬的处境了。

“啊呀，到北方，到北方！这不是叫我去送死嗎？他們說有重要的事，还說要送一封信，是不是跟三区有关系，要到三区去呢？如果是这样，那就更不能去了，一到那里，我的情况不就暴露了嗎？說不定还会落到民族軍手里，跟我算起旧賬来，这怎么行呢？再說，那里仗打得多么残酷！冰天雪地，忍饥受餓……”他思忖着，自言自語地嘀咕着，他的眼前又出現了那在阳光下閃着藍光的雪山冰谷、雪水奔流的黑鷹山峽谷、那羊腸小道……呀，簡直不敢想。

他躺到床上，两手抱住头，苦苦地思索着。他的脑子更加发

脹，全身更加发热；他站起来打开了窗子，一陣凉风吹进了屋子。他向窗外望出去，他的眼前又出現了冰峰，出現了战場，出現了他們部队駐地的老百姓那一張張憤怒的、仇恨和鄙視他的面孔，出現了被他用刀子戳倒的那个哨兵的尸体，而且还出現了阿西汗美丽的眼睛……他打了一个寒噤，赶快关起了窗子，靠住窗子呆立着。

“得想个办法呀！沙巴也夫，你的才智到哪里去了？哪里去了？”他狠狠地用拳头敲着自己的額角，弯下腰，駝着背，在屋里踱来踱去……尤素夫和那个年輕人的眼睛在他面前出現了，那年輕人說的每句話，又清晰地在他的耳边响起来，在他心底引起了一股憤恨的怒火。他咬着牙，自言自語地說：“恶毒呀，恶毒！你們不相信我，連什么人去北方，連送信的事都不愿告訴我，那样的躲躲閃閃，避諱着我！你們还表示怀疑我沙巴也夫，对我施加压力，目的不过是想利用利用我呀！”他愈想愈恨，愈想愈冒火，下定什么决心似的把右拳在左手掌心里一击，几乎是贼叫般地說：“不行！我沙巴也夫不是好欺負的！我沙巴也夫从来不干那种沒有什么好处的蠢事，从来不給别人做垫脚石，受别人利用！我得当机立断，想个办法！”

他躺到小土炕上去，两手压在胸前，呆呆地瞪着黑洞洞的屋頂……

“就这样！看誰厉害？咱們斗吧！”

片刻后，他突然跳了起来，摸黑点燃了小油灯。接着，他又两眼紧盯着跳跃的灯光，沉思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忽然伸开两只手掌，慢慢地捂住了脸，“啪啦”一声頹然地坐到凳子上了。这时他又覺得他非常疲倦，脑袋搭拉着，一动不动。灯光跳跃着，灯芯发出微小的爆裂声，屋內一片死寂，他眼睛閉着象睡着了似

的。这样过了很久，他才慢慢地把他的右手放下来，在肮脏的桌沿上揉搓着，眼睛看着他自己的手指；搓着、搓着……

附近什么地方的公鸡啼叫起来了，接着远远近近都傳来了鸡啼声。沙巴也夫吃惊地抬起头，向周圍望望，然后把右手朝桌面上狠狠地一击，从牙齿縫里迸出了三个字：

“就这样！”

他的两只手紧張地在桌子上那杂乱的东西中間翻寻着，最后他找出了一支鉛笔头和一張紙。俯在桌上，迅速地写起来了：

局长先生：

鉛笔在紙片上沙沙地响着，很快地移动着。他的眼睛眯起来了，咧开的嘴收縮了，两撮翹起的黄胡子在灯光下顫动着。

我以維吾尔民族天賦的忠誠，凭着真主的意旨，向你报告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以沙依諾夫为首的那一群激进青年，据說他們是有組織的，他們正在进行着一項重大的阴謀事件的准备工作。他們有一个行动計划，要在再下一个巴扎日下午，組織一次关于要求政府彻底执行和平条款的宣傳和游行示威……

他拿着鉛笔的手抖顫起来。他稍停了一停，嘘了一口气，又接着写下去：

同时，他們有一个人，据說带着一封什么重要的信件，要在今天晚上經黑鷹山送到北方去……

这一段他写得很慢，曾經把笔尖含在嘴里好几次，最后就簡单地結束了。他拿起紙片，迅速地看了两遍，覺得最后还缺点什么，这就是要不要签自己的名？

他躊躇起来，把紙片丢到桌上，背起手，在地上又来回踱了起来。

具名不具名呢？他仔細思考起来：具名，当然很好。他旣然已經最后和他們决裂，失去了这一方，一定得依靠那一方。这样一封信的酬劳是不会太薄的，他心里很有数。但是，写上名字也不好，万一他們不在那个巴扎日行动呢？或者提前或者推迟了呢？或者警察局搞不好失算了呢？那时，尤素夫他們还能不跟他沙巴也夫算賬嗎？同时，假如和平条款眞的实現了呢？要是沙依諾夫这些人胜利了，政府和他們合作成立了联合政府呢？那样，他又怎么办呢？投靠誰呢？……他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但有一点他却可以断定，那就是沙依諾夫、尤素夫这些人的活动，当局早就有案子的，因为他們过去好几次都是公开活动的，在和平条款签訂后，就更加公开了，而他沙巴也夫前一段时期的行动，当局也是知道的。这样，如果不写上自己的名字，事情一发作，警察局不是同样也要抓他沙巴也夫嗎？那时，一切都乱糟糟的，事情一下說不清楚岂不糟糕？弄得不好，"为了治虱子，連衣服也燒了"。

他拿起了鉛笔，敲着桌子又沉思起来。

鸡叫第二遍了。沙巴也夫望望窗子，迅速俯下身子，在紙片的最后面写上了：

沙巴也夫　敬上

他把这封信又讀了两遍，然后装进一个信封里，封好，上面写了：

呈　警察局长先生亲拆

他还在信的左上角写了"急速"二字，旁边划了几个圈圈。然后他丢掉鉛笔，站在桌前瞪着灯光出神，好象完成了一件繁重的工作，他感到周身輕松。这就是說，他終于举起了一把利劍，砍断了原来装在他脑子里的一堆乱麻，現在，他覺得一切都变得簡单明了、整整齐齐了。

他把他的工具和衣物打成了一个包裹，然后坐在那里抽莫合烟。他想，他必須暫时离开这里，看看动靜，听听风声。一方面可以躲开尤素夫給他的任务，另一方面也要看看情况的演变，警察局是否行动？成效怎样？如果警察局不行动或行动沒有成效，他就可以远走高飞，再不到这个县城里来了。如果警察局行动順利，他就可以大搖大摆地进城去找阿不拉……

窗外現出了黎明的曙光，街道上响起了行人的脚步声。他背起行李，鎖了房門，走到街上去。在經过一个邮箱时，他把那封信投了进去。然后，在小十字街口吃了早晨的第一串烤羊肉，便在晨光蒼茫中出了南門向乡下走去。

小城被恐怖的黑云籠罩着。

大規模的搜查和逮捕开始了！

黄昏时候，全城戒严。城門口加上了崗哨，持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哨兵布滿城头。城里城外，大街小巷都站上了穿黄色軍

服的国民党士兵和穿黑色制服的警察。城北兵营的黑色大門口，成队的武装士兵出出进进。显然，警察局和駐軍采取了联合行动。

数百家的門戶同时被敲响、被打破，千万个行人同时在路上被搜查。不仅如此，在这同一个时間里，附近的好几个县城都遭受着同样的命运。这些劊子手們肆无忌憚地任意侮辱被搜查的妇女、儿童和老年人，趁机搶夺和沒收被搜查者的財物。在一两个钟头內，无辜的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浩劫。

成百的人立即被釘上了脚鐐和手銬，南城墙跟前和西門附近的监狱、看守所、大院落里，連夜亮着汽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的被捕者，絡繹不絕地往里送进去。据事后人們的估計，这次同时被捕的人不下三百五十个。正直的居民、赶巴扎的农民、小手工业者、学生們、教师們、年輕的公务人員們，很多都被投进了监狱。

警察局长伊明、国大代表阿瓦汗、警长阿不拉等人，眉开眼笑，为他們所取得的巨大胜利而互相祝賀。

“你們把一个重要的人忘了。不要忘記了他，应該馬上請他到这儿来！”阿瓦汗微眯着眼睛說。

“是啊！阿不拉警长，赶快打发人去請沙巴也夫。他住在什么地方？”伊明說。

“报告代表和局长！已經找过他了，他的門鎖着，不在家。我以为弟兄們不明实情，把他也捉来了，我又去各个牢房檢查，也沒有查出来。不知他到哪里去了？”阿不拉冷淡地說，显示出他并沒有把沙巴也夫的功劳放在眼里。“不过，这个人不大靠得住。依我看……”

“不管怎么样都应該把他赶快找来。如果不在家，他到哪里

去了？关于他的底細，过去調查的怎样？”

“全查清楚了。他过去在北疆就反对政府，不过他說的是反对汉族人。据調查，他曾在伊犁叛軍部队里做过事，这是一个非常阴險的人。来到这里后，不久就和沙依諾夫那班人发生了关系，大阿訇事件时，他还和他們一起上街宣傳哩！他曾大喊要和平，要爭取和平条款的貫彻和执行……可是，根据这个人的行为看来，他在他們那面也不是很坚决的，我原来想利用他，試探过把他拉过来，給他个差事干，但他含含糊糊，看样子好象又和那面割不断关系。告密人是不是他还值得怀疑，姓名相同的人多得很！”

“馬上把他找来！听到了嗎？”阿瓦汗瞪大了眼睛說，“說不定他漏网了。而且，那封信，你們忘了嗎？在被捕的人中間檢查了嗎？要是依照阿不拉警长的說法，我看，說不定就是这个人已經把信送走了。不过，告密人假如真的是他，也应該賞一賞，他給我們提供了綫索，使我們的行动提前了，效果也还好。而且，今后他对于我們还有些用处，他一定知道那封信的下落的。”

“不管怎样，这个人反正是个重要角色了。一定要找到他。信件？对，还有他說的那封信哩！这多么重要啊！”伊明又焦急地在地上踢踏起来，面孔漲得通紅。“这个人也怪，旣然告密了，不来請賞，却躲了起来，这是什么意思？阿不拉，”局长大叫道，“听見了嗎？快，一定要找到这个人！快！”

“我馬上去办！”阿不拉腿一靠，轉身就走。

“王书記官！”局长又大叫道。

禿頂弓着腰、唠着嘴站在門口。

“对所有被逮捕的人进行严密搜查，到他們的家里再去搜。信，你懂嗎？信，要找到那封信！”

“是!”秃頂甩着两条輕飄飄的瘦腿走掉了。

伊明局长如坐針毡，不久前的那种欢快情緒已一扫而光。人是抓了这么多，他知道眞正应該抓的里面并沒有几个，而这些人都硬得象鉄一样，他們什么話也不肯說——这他已領教过許多次了——如果信找不到，抓这么多人頂屁用！沒有那封信，就等于拿到手的賞金又溜掉了；爬上去的官阶又将跌下来……这怎么能行?

天剛亮的时候，他的两位部下同时来向他报告。

阿不拉說：他审問了沙巴也夫的几家邻居和这个地方的保甲长，他們都說，昨天天亮后，他們就发現沙巴也夫的店門鎖着，連他什么时候逃跑的也不知道。阿不拉說，他带着警察們砸开了他的店門，进去一看，屋里只丢下一双沒有擦完的靴子，他自己的行李都带走了，看来是有意潛逃的。

秃頂书記官說：他搜查了所有被捕者的衣服并派人到他們的家里去搜。信，毫无下落。可能已被人带走了。

“你們再去找，一定要把沙巴也夫找到，把那封信找到！快去！”伊明局长头脑里的問号愈更加多了，想見一見那位告密人的心情也愈更迫切了。

修靴匠沙巴也夫戴着一頂骯脏的白羔皮帽子，并把它一直压到眉毛下面；身上穿着一件紅色条紋布的衬衫，背着一只小木箱和一小卷行李，在多浪河边的大路上緩緩地走着。他心事重重，精神委靡不振。这一次，他在阿英克尔村只呆了一天。一年多的时光，这个小村子好象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們似乎不怎么好客了，需要修补靴子的人也少极了，他一天才补了两双靴子。乡亲們对沙巴也夫的到来，沒有表現出任何的兴趣。他在阿

友甫家的葡萄架下睡了一夜。一天来，阿友甫老人只叹息着和他点了一下头，达吾提連話都沒有和他說一句。而且，更使他难堪的是那个帕夏汗的态度。

那天，他来到阿英克尔村时，太阳正当頂，他看見帕夏汗蹲在河边洗衣服，他老远就跟她打招呼道：

"你好，帕夏汗姐姐！"

帕夏汗听見有人向她問好，就站了起来，把湿漉漉的手掌搭到额头上向他看着。

"不記得了嗎？我是修靴匠！"他走到她跟前，放下箱子笑着說，把压得很低的帽子向后推了一下。帕夏汗这下子才惊叫起来：

"啊，沙巴也夫！是你呀？你好？"

"你知道，我这个人从不害病——下乡做活来了。你們都好嗎？"

"都好，都好……"帕夏汗慌張地回答。

"巴依在家嗎？"

"在家。他害了大病了，整天睡着哩！"帕夏汗馬上好象不自在起来，因为她說了謊，她沒有敢把巴依被哈得尔戳伤的事告訴他。

"阿友甫好嗎？我看……我住他家去吧。"沙巴也夫自語般地說。看看帕夏汗那一点也不热忱的样子，他知道跟她扯不下去了，她不可能告訴他更多的他所关心的消息。他迟疑了一会儿，背起东西想走开，但終于还是鼓起勇气問道：

"阿西汗好嗎？"

"嗯？这样……她也很好！"帕夏汗心里更加慌張起来，嘴里含糊地支吾了一句，便又蹲下去搗起衣服来。再沒有理他。

“帕夏汗姐姐，”沙巴也夫还搭訕着不想走，“我想看看她……”

“眞主！——你走开一点吧！”

这样，沙巴也夫只在阿英克尔过了一个夜晚。

現在他正向哈拉塔鎮子走去。

哈拉塔鎮上到处都是背枪的国民党士兵。虽然說今天是巴扎日，但到街上赶巴扎的人不多，只有几个卖鸡蛋的老太婆被一群群的軍人层层圍困住，他們吵嚷着，朝盛鸡蛋的籃子里乱抓乱搶。

沙巴也夫背着背囊，帽子压得低低的，緩慢地走到了街上。他打算今天在这里听听城里的风声，如果順利，他明天就可以大搖大摆地进城去，找到阿不拉，一切事情就好办了。

走着走着，他感到肚子餓了，便在一个生意很清淡的卖烤羊肉的攤子前坐了下来，放下手中的行李，要了两串烤羊肉，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卖烤羊肉的看着他那风尘僕僕的样子，便随口問他道：

“从城里来的吧？”

“不，从阿英克尔村来，想进城去哩！”沙巴也夫回答，想了一下，便装出不經意的样子向卖烤羊肉的打听道：“我好久沒进城了，还不知道城里怎么样呢，你听到什么风声嗎？那些克达耶……”他朝路旁走过的国民党士兵斜了一眼。

“别提了，”卖烤羊肉的放低了声音說，“听城里来的人說，这两天又在大抓人呐！念书的，作手艺的，抓了不少。这个世道怎么得了？眞主！”

“是嗎？……”沙巴也夫的眼睛亮了，但又怕被卖烤羊肉的看出他心里的惊喜，連忙感慨地长吁了一口气，不再說什么，三口

两口把烤羊肉吃完，付了錢，提起行李匆匆地离去。

他不想再在哈拉塔鎮耽擱了，夜长梦多，他得赶快到城里去，去找阿不拉，去投案請賞。他感覚他的生活将要发生一个翻天复地的变化，幸运在向他招手哩！

一出鎮子，他立刻很慷慨地跳上了到城里去的一辆馬車。

…………

沙巴也夫一到警察局，馬上被請到局长办公室去了。伊明非常高兴，客气地让沙巴也夫坐到沙发上，給他倒了一杯茶，还递給他一支香烟。沙巴也夫兴奋得眯起了眼睛。他的愿望就要实現了，他覚得他馬上就可能得到比阿不拉还要高的职位，阿不拉算什么？你看他在局长面前立正站着，而他、沙巴也夫却躺在沙发上和局长平起平坐了。想到这里，他把他那向上翹起的高貴的黃胡子又向上捻了捻，用不屑的眼光望了一下阿不拉。

“我們正到处找你哩！”伊明微笑着說，“这两天你到哪里去了？沙巴也夫先生！”

“我知道你要找我的——眞不巧，有个亲戚病了，这两天到乡下去看了他。說实話，你不找我，我自己也一定会来的，今天不就赶来了嗎？嘿嘿嘿！”

“是啊！”局长收斂了笑容，直盯着他的眼睛說，“你来了很好！沙巴也夫先生。你这次对我們帮忙很大，我們要好好地酬謝你……”

“这沒有什么，沒有什么！嘿嘿！为党国效忠嘛。”沙巴也夫簡直沒法掩飾住自己內心的高兴，他不等伊明說下去，便討好地搶着說，兴奋的臉都紅了。

“是啊，为党国效忠，是每个中华民国国民的天职。沙依諾夫那群人是赤化了的，当局正在調査他們跟共产党、跟伊犁那些

贼娃子的关系。你过去跟他們搞在一起，給他們干了很多事，这很不好，很不好！你知道嗎？沙巴也夫先生。”伊明抽着香烟，以冷冰冰的教訓的口吻說，目光一直不肯从对方的臉上移开。

沙巴也夫夹着香烟的指头抖顫起来，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囁囁嚅嚅地道：

“我只和他們有两三次来往，他們也不太相信我。”

“你别着急，”局长揶揄地笑了一笑，“对你过去的事，我們一概不予追究，人难免有失足的时候。我是想，你既然跟沙依諾夫那些人断絕关系来帮我們的忙，那就要帮到底！关于那些人的底細，你知道的远不止告密信上写的那些，对嗎？其他的先不讲，我只想知道他們要送到北方去的那封信，現在在誰手里？当然，那决不会是一封普通的信，它的价值，你知道的比我們清楚。一笔买卖不必要分成两次做，我希望你能帮我們把那封信找出来。”

“那封信在誰手里，我的确不知道，这可以凭眞主起誓！他們并不相信我，連送信人的姓名都不告訴我，送信的事，也是他們无意中漏出来的，他們只叫我带带路……”沙巴也夫委屈地說，頹丧地摊开两手，聳了聳肩头。

“这样……”局长沉吟着，低着头在屋里踱了几步，突然站定，又追問道：“那么，他們叫你跟那个送信人怎么接头的呢？”

“他們叫我在第二天黃昏前赶到北門外沙坡下面，送信人在大树底下等我。”

“这个情况告密信上为什么不写清楚？”

“啊？”沙巴也夫怔住了，想了想，低声下气地承认道：“这可是我一时的疏忽。”

“蠢貨！”局长不客气地駡起来了，臉又象羊肝似的漲的通

紅。“这个情况对我們有多少用处，你知道嗎？不写这个情况，你那封信——实在說，狗屁不值！”

“沙巴也夫，我看你这个人真不老实哩！少要些花招吧，你过去干过些什么，我們都很清楚，要跟我們干，就得老老实实。”阿不拉也在一旁冷言冷語地說。

沙巴也夫象泄了气的皮球，萎縮在沙发上，不知道說什么才好。心里懊恼着自己又做了一次偷鸡不着蝕把米的失敗交易。

难堪的、令人窒息的沉默統治了一切。过了好久，警察局长跟阿不拉交换了一下眼色，用比較緩和的語气道：

“这样吧，沙巴也夫先生，你就在局里休息几天，还有許多地方需要你帮忙哩！关于那封信，也請你再仔細斟酌斟酌，照我想，你决不可能不知道在誰的手里。只要帮忙我們把那封信找出来，我們会有好处給你，不会亏待你的！否則的話，对你这样的人——你当然知道你自己的身份的，不用我多讲了！再見！”他說后把手一摆，就躺在沙发上閉起了眼睛。

沙巴也夫被阿不拉带出来，出出进进，走了几道門，到了一間陈設簡陋的小臥室里，阿不拉說：

“你就在这儿住几天吧！”說后走出室外去，随手带上了房門。門外立刻放上了崗。

以后，警察局长和阿不拉先后問过他几次，逼着他写了沙依諾夫一起的一些人的名字、住址等等。至于那封信，却始終沒有問出什么結果来，把伊明和阿不拉气的簡直要发瘋了，曾两次用皮鞭抽打了他。最后，他們看看从他身上实在搞不出什么油水，这人实际上是个沒多少用处的膿包！但放了他又不很放心，便把他从那間小臥室請出来，投进牢房里去了。

哈得尔自从那天从审訊室被带下来以后，心里就結了一个疙瘩。看那些家伙的神情，显然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件，那桩事件看来比他杀人的案子还要严重，不然警察局长怎么会突然放下他而轉身走掉呢？他看那封急信时的模样既严峻又惊慌，那封信究竟是封什么信呀？……

他想着想着，正要蒙矓入睡，忽然院子里傳来了一陣杂乱的脚步声和人們的吆喝声，好象有很多人从門外經过，最后还听到脚鐐的撞击声。他一骨碌爬起身来奔到門边，他想从那个小方洞向外看看，但小方洞的小門板从外面扣死了，他推，他敲，都不起作用。天已經黄昏了，从小方洞的隙縫中射进来了一綫白光，他知道院子里点着灯了。这使他更加焦急。他用尽全力，狠狠地捶着門，大叫"把小門打开！……"

沒有人理睬他。最后他把小方洞的門板砸坏了，突然一道刺目的汽灯光亮射进屋內，他看見院子里人影散乱，持枪的警察押着一群群的人从那里經过。周圍的所有大小房間中都傳来了嘈杂的人声。哈得尔双手抓住小洞框子，瞪着眼睛朝外望。"这是怎么了？又抓来了这么多人？"他的脑子紛乱地翻騰起来。人类的灾难最后来到了，这样多的人，他們究竟犯了什么罪？他們都象他一样杀了人嗎？……他的头抵住小方洞，想着，想着……这些情况，反而使他逐漸平靜下来了。因为受难的朋友是这样的多，他們无非都是和哈得尔一样的普通老百姓。这样，这个监獄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不是有很多人在这里送走了他們宝貴的青春、甚至抛掉了他們的生命嗎？当他想到这里时，他就覺得他的身上有了力量，不再感到孤独了。

这时，一个看守人向哈得尔的房子走来，走到門口，惊奇地看了看哈得尔貼在小方洞上的脸，又看看被哈得尔砸破的小門

板，怒气冲冲地一面打开門上的鎖，一面低声駡哈得尔：

“小杂种，連死也等不住了嗎？出来！”

“你說什么？”

“我說你快点滚出来！出来，”門被打开了，看守人喝斥着說，“换房子！到死囚牢里去吧！快了！”

“你說什么？”哈得尔向外走着，又問他。

“少嘮叨！走！”看守人用手推着哈得尔向另外的一个小院落里走去。

哈得尔犯起疑来。这个看守人的話里有因，什么“連死也等不住”、“死囚牢”，莫非他已經被判了死刑？还沒有审問怎么就判刑了？

哈得尔被带进一間用石头砌起来的、只有个小天窗的牢房里。这牢房的門很小，而且門板上还包了一层鉄皮，由于人們出进摸擦，鉄皮磨得发亮，从外院反射过来的汽灯光亮，在上面一閃一閃的。門被打开了，一股潮湿的、腐烂霉臭味扑进哈得尔的鼻子。乍一跨进这間房里，什么也看不見，眼前一片墨黑。哈得尔用手捂住鼻子摸了进去。他覚得这也是一間沒有关着别的人的空房子，为了証实房子是空的，他手扶着墻，用脚在地上試探，除了一些潮湿的麦草以外，好象再沒有什么。他一直摸到最靠里的墻角也沒有人，四个墻角都摸过了，仍然沒有摸到什么。后来他就蹲在地上，伸手向房子中間摸去，那里有一堆草，这时他才听見有一种熟睡了的均匀的呼吸声，从草堆上发出来。“这里睡着一个人！”他心想。他又听了一会，的确是有人在这里打鼾，“睡得好死！这人眞寬心！”但是，不久他又怀疑起来，他想这个人究竟是熟睡了还是昏迷了？剛才开鎖、推門的声音那么大，他为什么还不惊醒过来？可能是一个垂死的人吧？

哈得尔不敢去触动他，只蹲在那里寻思着。从草堆上发出的呼吸声仍然是均匀的、恬静的，象一个人劳动累了，躺在河边綠蔭下的草地上休息一样，旣暢快又舒服。

哈得尔的心头涌上了一股热流，产生了一种坦然的、寬慰的感覚。死和灾难对一个坚强的人来說幷不是可怕的，而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死囚牢"幷沒有使这个人屈服下来，他这样熟睡着，平静地打着鼾……哈得尔的心情突然变得平坦和安詳了，象一片辽闊的草原一样。他蹲着，想着，他开始感到寂寞，他想唱歌，他想起了他的笛子。他坐到地上，两手圈住膝盖放声高唱起来。

"誰在这里？"熟睡的人翻了一下身，安詳地問道。接着含混不清地說道，"这是'死囚牢'，朋友，你还唱什么？"

"'死囚牢'有什么了不起？"哈得尔笑着說，"你能熟睡，我就不能唱歌？高兴唱！"

对方哈哈一笑，他不想再睡了，他掙扎着坐了起来。用那种很爽朗的声調說道：

"好样的！值得死才死，不值得死还是活着好！"

"杀了一个，一命对一命，是值得的！"

"你是說你杀了人？"

"你大概也是杀了人的？"

"我沒杀人。杀了人的人也不一定值得死，看杀了什么人。所以我还想活着……"

"我也想活着。"

"是，活着才能斗爭，生命是最宝貴的！"

哈得尔十分惊奇，这样的話他过去曾听过，那是阿不力孜常說的。这口音多熟悉！对了，这口音多熟悉！哈得尔的喉嚨里

象被一个什么东西梗住了，他向黑暗中瞪大眼睛，他多么想看看对方的面孔！他全身发抖，血液一下子涌上他的头脑，他猛地扑了过去，抱住了对方的身子，大声問道：

"你是誰？你是阿不力孜？"

"唉喲！"对方輕輕地哼了一声，縮了一下身子，显然是哈得尔的拥抱碰疼了他。他并沒有表現出任何的惊奇，只伸出手摸摸哈得尔的头，低声說：

"不錯，我正是阿不力孜！你是哈得尔？是吧？我早听出你的声音来了！"

"啊呀，你眞是阿不力孜？太好了……"哈得尔狂喜地叫起来，随即又关心地問，"可是，你怎么了？你的身体……"

"沒有什么，那些劊子手們把我折磨了一下。"

哈得尔这才想到阿不力孜是受了刑，看来伤势一定不輕！他不由伸手朝阿不力孜身上輕輕地摸去，摸着摸着，他的鼻子发酸了，泪珠夺眶而出。阿不力孜的身子几乎沒有一块完整的地方，破成条条的衣服被湿粘粘的血胶住了，有几处甚至分不清楚是皮肉还是衣服。

阿不力孜似乎覺察出对方的情緒，他握住了他的手，用撫慰小弟弟般的語气說：

"别难过！你剛才不是很高兴嗎？你还是唱吧，我很喜欢听你唱歌哩！"

"不，我不难过！"哈得尔偸偸地擦去眼泪，脫下自己的衣服給阿不力孜披上。

"你不是說你杀了人？你杀了誰？"阿不力孜平静地問道。

"我杀了我的巴依克拉木……你看他們还会把咱們再分开嗎？"

"不会的。我想不会的！因为我已被判了死刑，他們知道了我的过去。已經定案，他們倒不会提防了。不会分开的。可是兄弟，这是死囚牢啊！判了死刑的都往这里送，这个院子都是的。"

"死囚牢我是不怕的。只要我能和你在一起，我就很高兴，死也愿跟你死在一起。"

"不要这样光用自己的感情来处理問題。我們应該活着，还要做很多工作。要爭取活下去！想办法活下去！"接着，阿不力孜告訴哈得尔，这次敌人又抓了很多人，阿不力孜的許多好朋友差不多都被抓来了。这是反动派的阴謀，他們以和平条款当做魚餌，把幼稚的人們引出来，釣上鈎。缺乏斗爭經驗的年輕的朋友們，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对敌人玩弄的假和平存在幻想，結果吃了这样一个大亏。这是血的教訓。

这一次又碰上了阿不力孜，哈得尔眞是喜出望外，他对阿不力孜簡直是无話不談。阿不力孜也告訴哈得尔很多事情，他从这几次的接触中也更加了解了哈得尔，这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小伙子喲，但他还沒有眞正地覺醒起来，还不懂得怎样去进行斗爭。

第二天，天剛亮时，这間死囚牢里又送来了三个人，这三个人也都是老早就被关起来的，本来是一人一間房子，因为这次大批逮捕，房子太少，所以把已定案的死刑犯都集中到这个小院中的三間房子里来。哈得尔和阿不力孜还看見了买克苏提，他也被判了死刑，現在被关在他們隔壁的牢房中。

哈得尔有次去厕所时，好象在外院的一个小窗口看見了沙巴也夫。那个怪人的面孔非常憔悴，胡子很长，头搭拉着，好象完全垮了似的。他覺得过去有些人好象对沙巴也夫抱着成見，总說他不好，但今天他为什么也被抓来了呢？有一次他問阿不

力孜：

"沙巴也夫也被抓来了，他跟你們是一起的嗎？"

"有这么一点。据說他靠攏了我們，那时我已被捕了，詳細情况不很清楚……他这次被捕，可能是这个原因。"

过了两天，这个房間里又关进了一个人。这个人穿一件皮茄克，头发很长，蓬乱地披着。哈得尔一看就知道是个念书人。这是一个英俊的年輕人，他的眼睛忽閃忽閃的，一进門就大喊着"阿不力孜！"并向阿不力孜猛狠地扑过去，两个人抱在一起，臉上都流露着狂喜的微笑。阿不力孜用大手推开他，拍了拍他的肩膀，取笑地說：

"尤素夫，怎么你也来了？"

"怕你寂寞，来作伴了！"

"年輕人，难道你也具备了这样的資格嗎？"

"有沒有具备这样的資格，我不知道。你有这样的資格，我也会有这样的資格……"

"不，不，"阿不力孜打断了他的話，严肃地說，"我和你不一样。是，不一样。我是說，你多年輕，有父母、有妻子的……"

阿不力孜沒有說下去，他們都沉默起来了。

尤素夫这个进步青年知識分子被送进了死囚牢，确实有点使阿不力孜感到意外。他坐牢的时間久了，对外面的消息多少有些隔膜，沒想到环境变化的愈来愈恶劣，看来沙依諾夫他們的那个組織已遭受到严重的摧殘，敌人愈来愈瘋狂，白色恐怖愈来愈严重，斗爭将更艰苦和复杂曲折了！

他，阿不力孜，是个共产党員，是維吾尔族人民的忠誠的儿子，是个坚强的无产阶級的先鋒战士。在那艰苦的年代——一九四二年，反动派头目盛世才露出了原形，瘋狂地杀害革命志士

的时候，他虎口余生，遵照党組織的指示，疏散到了南疆这座小县城，隐蔽起来，要在这地区继續傳播眞理，团結广大的各民族爱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統治作不懈的斗争。到南疆后，他是以一个小手工业者——木匠的身份出現的。不久，他結識了革命詩人沙依諾夫，并参加进沙依諾夫領导的一个以进步知識青年为核心的社团里，从思想上影响他們，指給他們正确的斗爭的方向。他受到这些青年們热誠的爱戴，他的思想和性格里，仿佛蘊含着一种极强烈的磁力，紧紧地吸引着这些朝气勃勃、鉄一般的青年們。沙依諾夫把他当作自己最可信賴和最可依靠的导师和密友，对他产生了无比崇敬的感情。在他的影响下，这个青年們的社团正健康地成长着，循着寬闊光明的道路前进着。可惜正当斗爭形势变化的更艰苦复杂、更需要他勤奋工作的时候，他不幸被捕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已跟踪他很久，掌握了他的材料，他掉进了敌人的魔爪中。

在獄中，他受尽种种难以想象的折磨和摧殘，他始終堅貞不屈，革命的斗志磨炼的愈更坚定和頑强。他常想，一个远离党組織监督的共产党員，是散兵壕中的一个战士和深入敌后的一个偵察兵，战斗任务要求他不論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更勇敢坚强，更紧密地联系群众，更刻苦地工作，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决不容許自己有一絲一毫的松懈和怠倦。因此，他从不輕易放弃每一个进行工作的机会，即使在酷刑将他折磨得半死的时候，他也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一切痛苦，耐心地教导着周圍受难的人們，启发着他們的覺悟。那个用大头棒打死巴依的、柯尔柯斯族的青年长工买克苏提，就是在獄中受到他的影响的一个。

三区革命部队的馬队进襲县城的时候，趁着混乱，他和买克苏提一道越獄出来，在多浪河边跟哈得尔有了第一次的会面。可

惜那次越獄沒有成功，买克苏提受刑后伤势十分严重，行动不便，終于被阿不拉追上了。押回监獄不久，敌人便宣判了他的死刑，将他扔进死囚牢里，而且很长时間是独个儿关一間牢房，跟其他囚徒完全隔絕。

现在，战友們又到他的身边来了，尤素夫、哈得尔……还有很多的年輕的朋友們又聚集一块了，虽然是在死囚牢里重聚，虽然誰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少时刻，但阿不力孜和他的战友們一样，感到自己身上增添了不少的力量。

生活是单調的、沉悶的。这个房間的六个人都尽量寻找开心，来打发这种难挨的日子。除了哈得尔、阿不力孜和尤素夫以外，其余三个人中，有两个是年輕人，一个是将近四十岁的中年人。他們都是善良的人，他們不是为了抗粮抗税，糾集乡亲們打死了警察和保长，就是为了沒法生活下去，挺而走險前去搶劫巴依，因而他們都被判了死刑。他們有时絕望地祈求眞主保佑，有时低声地、凄苦地唱着歌，有时則高声大嗓地咒駡他們所憎恨的一切。但是阿不力孜和尤素夫却非常平靜。由于有这两个人在身边，哈得尔总是覺得心里踏踏实实。在这种艰苦的牢獄生活中，阿不力孜的那只明亮的眼睛，永远閃耀着坚定和愉快的光芒，他的乐观情緒常感染着哈得尔和其他的人。他給大家讲故事說笑話，背誦一些有鼓动性的战斗的詩篇，或和尤素夫同声高唱令人振奋的革命歌曲。他讲的最多的是关于納斯尔丁的故事。貧穷的納斯尔丁，以他的机智和聪明来嘲笑、捉弄和打击那些殘暴的統治者，諷刺存在人間的各式各样的丑恶行为。短小而有趣的故事，博得大家一陣陣开心的欢笑。哈得尔过去也听过許多关于納斯尔丁的故事，但都沒有阿不力孜讲的生动有趣。

“納斯尔丁希望有一个公平的世界，希望得到幸福的生活，所以他騎着他的瘦毛驴走遍了他的国家，千辛万苦，但还是沒有达到目的……”

“那样的世界，那样的生活——納斯尔丁所希望的那一切是根本沒有的事情。”那个近四十岁的中年人說。

“有的。但是納斯尔丁虽然机智聪明，他还是找不到的。”阿不力孜說。

“那么，那样的幸福生活究竟有沒有？”哈得尔着急地問。

“納斯尔丁的方法不对……”尤素夫插了一句。

“对了。比如說，”阿不力孜用手指搔着他的长得很长很濃的滿臉胡子說，“比如說，有一只凶恶的狼纏住了你，你要摆脫它，你好心地对它說：‘你走开吧，朋友！我瘦的这样，对你沒有多大好处。求求你，走开吧！’或者你走到它身边說：‘你吃我，眞主会处罰你……’这样，大家想想，它会怎样？”阿不力孜笑着，用他的一只眼睛向大家扫了一周。

“那是开玩笑！狼还能听那些嗎？”

“哈……狼还管什么眞主不眞主？”

“这样，狼一定要把他吃掉了！”

大家覚得这还不清楚，人对野兽說話管什么用？阿不力孜是有意和大家寻开心！

哈得尔突然大声說：

“对狼不能念可兰經！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拿刀子戳它！我就用的这种办法！”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有人問：

“你戳过狼？”

“因为我戳了狼，才进了这死囚牢的！”

有几个人的眼睛里露出了惊詫的神情：

"戳狼还得坐死囚牢？眞的嗎？"

"哈哈……"阿不力孜大笑着，随即严肃起来，說道，"哈得尔說的对！这才是唯一的办法，只有坚决斗爭才能生存下来，不至被狼吃掉！"

"好，好！哈得尔，你說說吧！"尤素夫說。

哈得尔就把他用刀子戳克拉木巴依的事情詳細說了一遍。大家听着，默默地点着头，才懂得了阿不力孜那些話里的眞正涵意。

"納斯尔丁所以达不到目的，就是沒有用这一种办法，所以他最后还是被狼吃掉了。"

"年輕人，不要胡說，"那个中年人說，"納斯尔丁哪里被狼吃掉了？他最后成了神，一直到現在，人們还在贊美他，傳頌他——現在如果有几个納斯尔丁出世，也够那些老爷們受的！"

大家都笑了起来。阿不力孜挤挤眼睛說：

"老哥，現在狼这么多，到处害人，就是有一千个、一万个納斯尔丁还是不行。"

…………

哈得尔覺得阿不力孜讲的故事、打的比喻眞是太好不过了！他长时間地想着这个問題。有一天，他偸偸地对阿不力孜說：

"大哥，你讲的故事，我全都懂得了。你讲的眞好……"

"你懂得了什么？小兄弟！"

"对狼就是要用刀子戳……"

"不錯，你已經这样做了，你起来斗爭了，这是对的！"阿不力孜严肃地說，"可是，象克拉木巴依那样的人很多，比如阿不拉、伊明这些人，他們很多，你杀得完嗎？而且，杀了一个巴依，还会

有别的巴依生出来，你怎么办？不，要想彻底打倒他們，只有挖掉他們的老根！要好好想想，他們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东西支持着他們这样做？这个道理深啊！你还不懂。”

“我懂，我懂……你說的意思我都懂，但就是不知道該怎么做。”

阿不力孜微閉着眼睛，自如地微笑着不做声了。过了一会，他才收斂了他的笑容，继續严肃地、懇切地說：

“你懂就好，你应該懂得这些，因为你受过很多苦，是靠着自己一双手过日子的。小伙子，挺起腰板吧！要挖掉克拉木巴依和阿不拉他們那些人的老根，一个人去斗爭还是不行的，要团結更多更多的象你一样受苦的人，大家一起来，擰成一股绳！只有这样，我們才能胜利，才能有翻身作主人的一天。”

哈得尔靜靜地听着，陷入沉思里。

…………

又一天，阿不力孜和尤素夫悄悄地談起了沙巴也夫。哈得尔坐在旁边一声不响地听着。尤素夫說，事情发生以前，他曾去找过沙巴也夫，要沙巴也夫作向导，在第二天晚上帶尤素夫本人翻过黑鷹山，向北方送一封信。不料第二天下午，警察局就行动起来了，他也被捉来了，那封信到現在还沒有送走。尤素夫还談到沙巴也夫过去和他們一块进行活动的情况。說沙巴也夫跟他們接近的时間还很短，在大阿訇事件以前不久、和平条款签訂以后才加入活动的，看来是一个投机分子。他还談到了这个人各个方面的具体情况。

“你們覺得这个人可靠嗎？”阿不力孜問。

“不很可靠。沙依諾夫也談过，大家都在警惕着他。这一次，也不过只叫他領領路，其他的都沒有告訴他。”尤素夫說，想了一

下，又补充道，“只是和我一块去找他的那个朋友，把送信的事漏給了他，那个朋友的性情急躁，态度也比較生硬，曾引起沙巴也夫的反感！唉，我們这一伙人太缺乏斗爭經驗了！这是血的教訓！”

“这次警察局的行动很突然，显然是有人叛变了……会不会是他搞的鬼？”

“可是……他自己也被捉来了，怀疑他似乎是沒有根据的。”

“是呀！現在还沒有办法弄清楚这件事。不过，根据你剛才談的情况，对他提高警惕还是必要的。我們不能因为他現在也被抓来了，就对他完全信任、麻痹起来。如果他真的是个投机分子的話，个人野心达不到时，他什么坏事都会干出来的……”

“不对，”哈得尔着急地插嘴說，“他是維吾尔族最有良心的人。我知道，他是反对汉族人的压迫的。”

“好吧！小兄弟，”阿不力孜笑着說，“你旣然提出了这个問題。我要說一說，不然你老是迷糊的，而这却是十分重要的問題。就拿你自己的事来說吧，压迫你的巴依，还有两次抓你的人和审問拷打你的人，他們也都是汉族人嗎？这样看来，納斯尔丁倒比你还机灵，还聪明哩！”阿不力孜笑了起来，继續說，“沙巴也夫的危險处正在这里，他高喊反对所有的汉族人，混淆了是非！你要記住，什么时候，不管汉族人还是維吾尔人，只要把他們头上的压迫者和剝削者消灭掉，什么时候民族压迫也就沒有了。汉族人有两种，維吾尔人也有两种，都一样。一种是象巴依、阿不拉那样剝削人、压迫人的人，一种是象你我一样靠卖力气过活、受压迫受剝削的人。不管是什么民族，压迫者和剝削者都是串通一气的；被压迫者和被剝削者都是同样受苦的，都是弟兄。他們只有牢牢地团結在一起，共同来打倒騎在他們头上的压迫者和

剝削者，那才会有納斯尔丁所希望的公平的世界和幸福的生活。你听懂了嗎？我讲的太多，又沒有讲清楚，大概你沒有听懂吧？”

“我懂一些。”

哈得尔低下头默默地坐着。他觉得阿不力孜說的每一句話，都很对，都使他想到很多事情。但他心里还是同情沙巴也夫，他总覺得沙巴也夫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沒有去給克拉木巴依当管家，也沒有象阿不拉一样当警长，他現在还和尤素夫一块坐了牢；而且，他还搭救过自己出獄……怎么能說他是个危險的人呢？这种凌乱的思緒苦恼着他，他一时不知說什么好。

“你眞是个小孩子，我是随便談談的——或許你以后就懂得了。不要苦恼！”阿不力孜大笑着說。

“你說的也对。我想你是对的。”

自从尤素夫来到这个死囚牢以后，阿不力孜就和他密商了越獄的計划，他們通过各种方式，跟被抓来的朋友們取得联系和互通信息。在这一段时間中，和他們有关系的大部分的被捕者都逐步联系上了。大家都在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不久，机会便来到了。

这一天，哈得尔看見尤素夫解手回来以后面孔鉄青，象有什么巨大的心事一样。他坐下后，就把一張小紙条遞給阿不力孜。阿不力孜湊近从小天窗投进的一綫微弱的光下看那紙条，看着臉色也变了。哈得尔赶快挤到跟前去，靜靜地睇視着他們。

阿不力孜拿起紙来，輕輕地念道：

人类的恶魔，

踩躪着这美丽的土地，

我們的血——
是滋潤大地的水份，
…………

阿不力孜看后，把紙条仍然塞給尤素夫，便躺下去了。他的眼睛閃动着，又倏地坐起来，說：

“看样子，要杀一批了。就这样，尤素夫，就利用这个机会，叫大家‘准备着！’”

“这是什么意思？”哈得尔惊詫地問阿不力孜。

“你知道我們維吾尔詩人沙依諾夫嗎？这是他写的詩。他是我們敬爱的一个人。他也是这次被捕的，可能就要被杀害了！——他今年才二十六岁。”

“我听說过。那么，我們也要被枪斃吧？”

“那不一定。你不要再問什么，沉默，保持沉默，知道嗎？到时間我会教你如何做的。”阿不力孜以从来沒有过的严肃态度对哈得尔說。哈得尔感到事情大約已經很严重了。他再不敢多說話，就靜靜地躺着，但他的心里煩乱极了！逃跑？这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不知要死多少人，流多少血，而且还不一定能跑得了……晚上，他等阿不力孜睡熟了，偷偷地搖了搖尤素夫，凑到他的耳朵边問道：

“咱們要准备逃跑嗎？”

“不逃跑，你愿意坐在这儿等死嗎？”

“逃跑，怎么个逃法呢？能逃出去嗎？”

“你不要急！到时間你自然会知道的。”尤素夫簡单地說。

哈得尔再沒有啃气。

阿不力孜和尤素夫利用他們秘密傳递消息的方法，在两三

天內，凡是能够联系上的都把"准备着"这句行动口号傳遞給他。当然，集体越獄只能利用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进行。阿不力孜估計，目前要屠杀一批人，杀哪一些人現在还不可能知道，但是，敌人可能照前几次的样子集合所有的囚犯去观看，敌人想拿这种办法来威胁意志薄弱的人。就是不集合大家去看，将要被屠杀的这一批人也可以趁机逃跑，說不定能跑出一个两个的。他們約定，逃跑时，有人以擲起帽子作为信号，然后大喊："准备着！"大家就开始按照事先通知的路綫逃跑。

这是一九四六年的初秋……

黃昏，一个非常美丽的黃昏。紅艳艳的晚霞燃燒在銀白色的天山頂峰；深綠的白楊树象巨大的屏障，把它长长的濃密的蔭影投到院子里来；几只白色的鴿子，正在树頂上飞翔。

哈得尔和尤素夫在去厠所的路上走着，持枪的警察远远地监視着他們。呈現在他們面前的一切，都好象跟往日有些不同。被晚霞燒得緋紅的高大的城墻上，布满了崗哨，城墻跟前的广場四周，停放着机关枪，穿黃軍衣的国民党士兵站在那里；还有数十个警察在城墻脚下忙碌着。

尤素夫好象发覺了什么似的，輕輕地"啊"了一声。哈得尔看出他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咬着牙关，象忍受着一种难以忍受的疼痛似的。

回到牢房里以后，他便和阿不力孜咬着耳朵說了一会，然后又对哈得尔輕輕地說："时間到了，是不是枪毙我們，現在还不知道。不管这些，你准备着。"

哈得尔的心情异常紧張，就要发生的事情使他十分焦躁。对于死，他是不害怕的，阿不力孜和尤素夫不也是和他一样嗎？他看看他們，他們两个都平靜地躺在那里，眼睛閉着，好象熟睡了

似的，沒有一点焦急的样子。他看着这种样子，心里也平靜了。他也閉上眼睛，开始設想各种各样的可能。要是今晚他也在枪毙之列的話，如果沒有逃跑的机会，到那时，他就把眼睛一閉算了；如果不枪毙他，或者能够有机会逃跑的話，他要做的事情也是十分簡单的，只要机灵和勇敢就行了。

夜終于来到了，一輪明月从东方升起，照得院子里非常明亮。这时，有些牢房的門响了，接着院子里就傳来了杂乱的脚步声、低低的喝斥声和脚鐐的鏗鏘声。哈得尔他們六个人都安靜地躺在草堆上，誰也不說話也不动一动。他們等待着房門一响，就站起来，昂头往外走。等着，等着，他們的門始終沒有响，而院子里杂乱的声音也漸漸远去，听不見了。这时，他們才都坐起来，有的跑到門旁，但門上是沒有小方洞的，想看看外面也看不到。

“看来，今夜不枪毙我們了……”阿不力孜低声說着，又躺下去了。

忽然，院子里又响起了脚步声，許多牢房的鎖都嘩啦、嘩啦地响着被打开了，接着傳来了喝斥的声音：

“出来！快！”

“快，跑步。”

“在院子中央集合！”

“集合！”

警察到处乱喊着，把每間牢房里的人都赶到院子里，叫大家站成三路横队；然后点名、报数，再后走成一长串，被带到城墙跟前的广場上去。

“这就是机会，准备着！”阿不力孜拉了拉哈得尔的衣角，輕声說。接着，他又把同样的話告訴了尤素夫。

月光很明亮，黑黝黝的城墙和站在上面的哨兵的影子，一直投在广場的中心。队伍一直走到城墙的阴影里去。那里有两盏小馬灯，閃动着黃色的光芒，手电筒的藍光也到处飞舞。

几百个人的队伍，面对着城墙站成了一个半圓形。半圓形的中間、靠近城墙脚站着先带出来的那一群人，这群人的周圍又站着几十个持枪的警察。在整个半圓形的外面，靠得稍远的地方又有持枪的警察，再远就是机枪了。

城墙的阴影很濃，站在里面，使他們都不能互相辨认。但有一点在哈得尔的心中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今天晚上将要有一部分人被枪杀，其中就包括那个写了絕命詩的革命詩人沙依諾夫。在这同时，有一部分人、連哈得尔在内，已得到通知，趁这机会逃跑。事情很明显，这样的枪杀将要继續进行，明天、后天……第二批、第三批……說不定哈得尔、阿不力孜、尤素夫、还有买克苏提等，已經被关进死囚牢的这些人，明天就会被杀害……

沉寂統治了一切；死神，正一步步地向这一群无辜的人們逼近。

从警察局的后門出来了一簇人影，皮鞋登登发响，手电光一亮一閃的。这一簇人一直走进人圈子的最中心去。

过了一会，站在里层的警察有一部分退出了圈子。这样，站在外面的所有的人，就都清楚地看見了中間的那一群将要被处死的人，警察局的头儿們都站在他們的旁边。人們看見阿不拉把一把砍土鏝交給一个将要被杀害的人，指着另一个的头大声喊道：

"打他的头！"

那个人把砍土鏝当棍子拄着，一动也不动。

"打——打不打？"阿不拉的手枪对准了那个人的后脑勺。那

个人举起了砍土鏝……哈得尔赶快低下头去。但是那个人并沒有用砍土鏝打他的难友，而是用力地把它摔到面前的土坑里去了。

人們都松了一口气。哈得尔知道，劊子手們要用被害者的手去杀死自己同伴的阴謀失敗了。所有的受难者們，都被那人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

这时，从那群人影中間，突然升起了高昂、嘹亮的声音：

人类的恶魔，
蹂躏着这美丽的土地，
我們的血——
…………

“阿不拉！开枪！”这是伊明局长紧張的高喊声。

零散的枪声响起来了。但那高昂、嘹亮的声音却超越了枪声，继續在夜空中迴响着：

用鲜血灌溉过的土地啊！
将要开遍——
鲜艳的花朵！
…………

枪声淹沒了一切，有几个人影随着枪声一个个跌倒进土坑中去了。

就在这枪声剛起的一霎那間，所有的队形开始散乱了。人們看見有一頂小帽从阿不力孜的手里被擲到空中去。那頂帽子

越过了城墙的阴影，被明亮的月亮照得十分清楚。接着，哈得尔就听見有人用最大的声音嘶喊了一声："准备着——"就在这声音剛剛停止的时候，他清楚地看見有一个人影迅速地向正南城墙跟前的濃黑阴影里奔去，哈得尔轉头一看，发現站在他旁边的阿不力孜早已不在了。那个向南跑去的人影，可能正是阿不力孜。这时，人們混乱地奔跑起来，哈得尔跟着几个人也飞快地向东南方向跑去。持枪的哨兵被惊呆了，一时竟忘記了追赶和射击。数百人的队伍完全乱作一团，几十名警察顾此失彼，惊慌失措。阿不拉举起手枪，向阿不力孜奔去的方向連打三枪，大声喊道："追呀！——"

这时，警察們才挤出混乱的人群，向南方和东南方追去。逃走的人影这时已經消失在黑暗中了。站在城墙上的哨兵，有几个沿城头向东跑去，倚住城垛向城外盲目地射击起来。在城墙內搜索追捕的人一无所获，找了半天才在城墙的东南角找出了一个水洞，他們估計，逃跑的人一定是从洞里爬出城外去了。



第 八 章

黑 鷹 山

这一次勇敢的越獄行动，是阿不力孜和尤素夫經过愼重考慮和仔細研究以后組織起来的。当时，他們尽可能地联絡了他們一块的十几个人；究竟是哪一些人？他們互相之間不可能完全知道。根据阿不力孜的意見，不管逃出去一个或两个，都必須完成一个重大的任务，这就是要把那封沒有送走的信赶快送走。那封信是沙依諾夫亲笔写給三区革命政府領导人的一份报告。在那份报告里，詳細地談到了南疆各个进步組織的活动情况；还开列了这些組織的主要負責人的名单。沙依諾夫还在这份报告中，彻底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南疆的种种暴行和对愛国人民的殘酷迫害，从而說明反动派玩弄假和平的阴謀。这确实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报告，对国民党反动派无疑是一粒致命的枪彈。因此，当初沙依諾夫要尤素夫亲自送到北方去。現在，沙依諾夫已經牺牲了，这封信就更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了。

在決定行动之前，阿不力孜他們曾利用出去做苦工的机会，

詳細偵查了南城墙跟前的地形。这一带城墙跟前，堆砌着很多打好的土坯，由于取土打土坯，这一带还有很多纵横挖的坑洼。沿城脚向东約三、四百公尺的地方，有一个洞子。从大街上流过来的溪水，就从这个洞里流出城外。洞里虽然有水，但人是可以从洞里爬出去的。当时，枪声一响，阿不力孜发出行动的信号后，便奔向正南，这是为了轉移敌人的目标，把警察們的射击引向他自己，而让其他的人比較安全地脫离險境。当他跑到正南城墙跟前后，就利用月光的阴影，又从土坯和坑洼中向东奔去。他最后一个爬出了水洞。

当时，情况是很危急的。人們一爬出水洞就四分五散，钻进了城外的小树林和玉米田中，并且朝規定的集中地点跑去。

哈得尔刚爬出水洞时，城头上就接二連三地向他們打起枪来，由于月光很亮，照得城外一清二楚，他看見跑在他前面的一个人被打中了，栽倒在城外的壕沟中。接着，他自己的腿上也中了一彈，但他忘記了自己的伤痛，奋不顾身地朝那个倒下壕沟的人飞奔过去。那人正在沟底向他叫嚷着什么。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也沒来得及細看那人是誰，便把他扶起来，背到背上，拚命地向前跑去。

那个人在他的背上叫嚷道：

"哈得尔，哈得尔，你、你快跑吧，丢了我吧……我不行了……"

"不，不……你是誰？你是誰？……不要紧，他們追不上的……"哈得尔一面拚命地跑，一面急促地說。

"我，我是买克苏提，你、你丢、丢下我吧！"

"不，不能丢下你，买克苏提！伤重嗎？"

"在肚、肚子、子上，哎喲！……"

买克苏提的伤的确很重。血，現在正从他的腰里順着身子

向下流，一直从赤裸的足尖上滴到地上。哈得尔的一只手弯到后面拦着他的一双腿，他的手和胳膊也被血沾湿了。

他們大約跑了有三、四里路的样子，哈得尔已累得全身无力，他的左小腿刺骨的疼着；不知道是自己的血还是买克苏提的血，已經流湿了他的左脚，风一吹觉得凉沁沁的。他想，他必須把他們两人的伤口包扎一下，不然，这个血迹会成为敌人追寻他們的很好的綫索。

“把我，丟、丟了吧！你……”买克苏提还在嚷着。

“我怎么能丟下你——疼的厉害嗎？”

“你，你走吧……”

他們来到了一丛紧靠着一条大水渠的沙枣树下。哈得尔放下买克苏提，脱下了自己的衣服，撕开，然后又撕开了买克苏提的衬衫，找起伤口来。买克苏提的肚子上全是血，随着他的呼吸，血还簌簌地往外流着。哈得尔的心中难过起来。他想，这就是阿不力孜常說的“象一块鉄一样的好小伙子”！他用自己的衬衫給买克苏提扎住了伤口，擦淨了血迹。然后，他才撕下自己的褲脚纏好自己的小腿肚。他的伤很輕，子彈只擦过了皮肤，可能是打着了血管，血却流的很厉害。

就在这时，他突然听見一陣急促的脚步声，敌人就在他們走来的路上奔跑，追上来了。哈得尔紧張地抱起买克苏提，輕輕地走下水渠里去。

“哎呀，你丟了我，赶、赶快走呀……”

“不要胡說了，我不丟你。他們如果发現，我就跟他們拚！要死，咱俩一块死！”哈得尔咬着牙，冰水浸着他的伤口，又刺骨的疼起来了。

渠水不太深，才浸到他的大腿。他为了不使买克苏提的伤

口浸上水，便把他扛在肩膀上，顺着水走到了长在水边的一棵濃密的柳树底下，躲藏了起来。他看見手电光到处閃亮着，脚步声和說話声越来越近。敌人的确是寻着血迹追来的。他想，如果不幸被敌人发現，他可以把买克苏提藏到柳树底下去，自己挺身出去，和敌人拚了算了。不是有很多的兄弟都在今夜倒下去了嗎？他想起了把砍土鏝扔到土坑中去的那个人；沙依諾夫高昂的声音，似乎也还在他的耳边响着。他的心收縮起来，眼睛里迸裂着火星……

五、六个人影，在他剛才包扎过伤口的地方停下来了。他們用手电照射着地面，正在交头接耳、指手划脚地談着什么，看样子可能在推測着哈得尔他們逃走的方向。

包扎好的伤口，再沒有留下血迹了，那些劊子手們迷惘了起来。也許因为他們认为伤势重的人不敢涉水过河，所以，他們在商量一陣之后，就分散开来，向水渠的上游和下游走掉了。

哈得尔又等了好一会，看看再沒有什么动静，就涉过了渠水，在一片芦葦草里休息下来。

买克苏提咬着牙，极力地忍受着伤口的剧痛，不让自己叫出声来。哈得尔看見这位柯尔柯斯小伙子的面孔在月光下显得瘦削而蒼白。

远近村子里的鸡啼声响成一片。他又背起了他的战友，高一脚、低一脚地朝約定的地点走去……

在一片高大的玉米田边的树丛里，默默地坐着四、五个人。旁边就是水渠，西斜的月光把他們的影子投到水面上，跟着微微的水波顫动着。

“就逃出来了这么几个？不会吧？”尤素夫自言自語地說，站

了起来，朝被乳白色的月光籠罩着的田野張望起来。

“哎呀，总算逃出来了！”沙巴也夫的声音。

“阿不力孜和哈得尔应該逃得出来的。但是，他們为什么还不来呢？”

“买克苏提出来了嗎？”

“沒有看見。”

人們低声議論着。

“看，来了一个！”有人說。

尤素夫拍了拍手掌。哈得尔背着买克苏提来到了他們的身边。

“沒有看見阿不力孜嗎？这是买克苏提？”尤素夫吃惊地說。

“阿不力孜沒有来？……”哈得尔的心情沉重起来，他擦着汗，心里說不出的难过，阿不力孜如果遭到意外，他是不能忍受的。“我去找他！”他大声說着轉身就走。尤素夫拉住了他，同时把自己的一件夹外衣脫下来丟給哈得尔，急急地說：

“你穿上这件衣服，你休息。我去！”尤素夫走了。

大家看着买克苏提，沒有說一句話。哈得尔穿好衣服走到沙巴也夫跟前，握住他的手，热情地說：

“沙巴也夫，太好了……”

沙巴也夫把手一甩，十分懊丧地說：

“好什么？逃是逃出来了，可是，出路在哪里？”

“什么出路？”哈得尔惊奇地問。

沙巴也夫沒有回答，定定地凝視着渠水。

他們沉默下来，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

过了一会，阿不力孜和尤素夫一块来了。阿不力孜显得非常兴奋，非常愉快，他把所有的人逐个观察了一遍，一共是七个

人，計算了一下，联絡上的人中大約有一半沒有跑出来，有的可能被打死在城里了。关于沙巴也夫，阿不力孜和尤素夫早就确定不事先联絡他，但为了搞清他的被捕原因和考虑到去北方要叫他領路，只是在开始行动时，才着人临时找到他，把他带了出来。

阿不力孜看着大家高兴地說：

“太好啦，逃出来了这么多人——沙巴也夫，你也平安的出来了？太好了，我們非常欢迎！”

沙巴也夫看見阿不力孜高兴的样子，有点吃惊，嘴里嗫嗫嚅嚅地回答說：

“总算逃出来了，謝謝眞主！”

“弟兄們，咱們自由了——走吧！”阿不力孜揮了一下手，他的信心和愉快的情緒馬上感染了大家，大家兴奋地站起来。

“买克苏提，这一块鉄！”阿不力孜用手輕輕地撫摩着年輕人的头，向尤素夫說，“背上走吧！勇敢的年輕人！有咱們就有他。”

“他恐怕不行了，扔下他吧！我們——”沙巴也夫懶懶地說。

“你說什么？”哈得尔直逼着沙巴也夫。他奇怪这个人怎么說出这样的話来？眞可耻。“我背他！来，你們扶一下。”他向前一跳，但小腿的伤口猛一疼，身子一傾，几乎跌倒在地上。他咬咬牙，只嘘了一口气，赶快站直了。这时，买克苏提已經被尤素夫背到背上，准备走了。

这一切，阿不力孜都看在眼里，他看了沙巴也夫一眼，走过去扶住哈得尔，关心地問道：

“你怎么了？”

“沒怎么，腿上擦了块皮。沒什么！”

大家这才知道哈得尔也受了伤。阿不力孜扶着他，閃动着他那只机灵的眼睛，用富于鼓动性的声调向大家說：

“弟兄們，我們已經胜利地活下来了！从敌人的枪口底下逃出来了！我們的生命，是多少朋友的流血牺牲換来的，我們要对得起他們，要把他們沒有完成的使命担負起来！現在，革命斗爭还在进行，前面的困难还很多，我們要鼓起更大的勇气去迎接新的战斗！你們看，”他把手朝东方一指，“天快亮了，曙光就在前头，我們前进吧！”

启明星已經高高升起，东方的天空泛出了白色的光，黎明馬上就要来到了。

哈得尔感到无比的温暖和激动。阿不力孜的話給他很大鼓舞，使他的全身充滿了力量，仿佛前面有一种嶄新的、壮丽的生活在召喚着他。他挺了挺胸膛，昂起头，看着閃耀在东方的第一道彩霞，輕輕地推开阿不力孜扶着他的手，大声說：

“不用扶住我，阿哥！我很好……”

他們穿过長滿庄稼的田野，爬上一段沙坡，眼前便出現了一片茫茫的戈壁。沿着这个荒野的边沿，密布着許許多多的坟墓。人們都把自己死去的祖先埋葬在这里，一方面是由于这里土地干燥，一方面也是由于不侵占宝貴的耕地面积。这些坟墓一个連一个，一片接一片。它們有的被洪水冲刷得塌陷了，巨大的墓穴形成了許多象枯井或窨洞一样的洞穴。里面只殘存着一些腐烂的布索索和零散的白骨。

他們这七、八个从死亡綫上逃出来的人，就住到这样一个洞穴里。

剛到这里的当天晚上，阿不力孜和尤素夫出去了一趟。他們从离城很近的一个鉄匠家里，取到了那封耽擱了很久的信，另

外还弄来了些食物。不几天后，又通过各种关系，从城里买来了药品和更多的食物，还弄到几件御寒的衣服。

哈得尔的腿伤几天就好了。买克苏提的伤口也开始愈合。大家原来认为沒有起色的买克苏提，竟以他頑强的生命力战胜了死亡。他的健康正在一天天地复原。

沙巴也夫的心情坏极了，一天到晚垂头丧气，吃了就睡，睡下就唉声叹气。这次告密的后果，眞大大出他意料之外。他怨恨着自己的粗疏、弄巧成拙，也埋怨伊明、阿不拉那些人的反臉无情。虽然他沒有被判死刑，沒有尝到死囚牢的滋味，但獄中的生活也眞够他受的。那晚陪綁、看杀人的場面，更使他吓破了胆。記得正当他被吓得失魂落魄、神志不清的时候，忽然有个人拉住他的胳膊，叫他快走，他也就糊里糊涂地跟着那人跑了，至于跑到哪里？干什么？他都不知道，只覺得枪彈就在他身前身后响着，他埋下头、弯着腰，沒命地奔跑，怎样跟着那人爬出水洞的，他也不清楚，直到看到了尤素夫，休息了半晌，他的神志才逐漸清醒过来，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随即，他一方面庆幸自己获得了自由，另方面又担心自己的行为已为尤素夫他們所发覺，也許他們是有意地将他带出来，要对他进行报复……即使不是这样，今后又怎么办呢？跟着尤素夫这群人逃到哪里去呢？沙巴也夫啊，沙巴也夫！你的路怎么愈走愈窄了哩？

阿不力孜看到他这种样子，引起了很大的怀疑，但他是很理智、很冷靜的，从来不凭印象或感覺判断事物。他从不輕易放过出現在他眼前的任何細小的事件，但他也从不簡单、粗糙地对待这些細小事件。他的思想精密得象一架小天平，任何問題他都要放在上面做一番細致的衡量，然后作出正确的結論。他过去沒有見过沙巴也夫，在这些日子的接触中，他一直在仔細地观察

着沙巴也夫的一举一动，把他放在自己的小天平上，称过来，称过去……

有一天，他問沙巴也夫：

“沙巴也夫，你告訴我，你是怎样被捕的？是誰出卖了大家，你知道一些情况嗎？你沒有把带路到北方去的事告訴別人吧？”

“还有什么可說的？我做錯了事！”他装做沉痛的样子断断續續地說，“尤素夫通知我去北方的第二天，我因为要收拾东西，准备一下，所以沒有开店門。上午，忽然有两个商人模样的人来問我什么时候到北方去，我說我不去北方呀！他們說別开玩笑，你不是要回老家去嗎？我听見这話腿就軟了。我想他們一定是便衣警察，一切情况已被他們知道了，我很担心，神色可能有点不大对，可我也沒有承认什么！下午我到城外去，走到城門口就被人盘問、扣留了。唉，我的朋友啊！我看，我們里面一定有了坏人了。不然，他們对我的情况怎么那样清楚呢？現在一切都完了。唉！”

“話不要这样說——他們审問了你嗎？”

“审問了。他們全知道了，还向我要一封什么重要的信件！”

“你怎么說的？”

“我說，我不知道这回事。”

阿不力孜沒有再說什么，只用看透一切的那只眼睛直視着沙巴也夫。沙巴也夫心里发毛了。

“眞主呀，請寬恕我們这些无罪的人吧！”沙巴也夫避开阿不力孜的目光，叹息着說。

“算了吧！我听見这話就肚子脹。眞主能給你什么呢？凭着良心說話就行了！”躺在角落里的买克苏提忍不住插嘴說。

“你說什么？”沙巴也夫生气了，他瞪了年輕人一眼，又轉向

阿不力孜，显得很关心地問道："阿不力孜啊！眞的有一封什么重要的信件要送到北方去嗎？咱們到北方就是为送那封信嗎？"

"他为什么对那封信特别感兴趣？……警察局向他要过那封信，是这样的嗎？"阿不力孜立刻敏感地想。他随即平淡地道：

"信是有一封，早燒毀了！咱們到北方不是为送什么信，而是在这里沒法活下去了，反动派不会随随便便放过我們这些'逃犯'的。"

"信燒了？"沙巴也夫一楞，一抹失望的阴影掠过他的面孔，但他立刻想到这不会是眞的，而是阿不力孜不信任他，不肯告訴他。这样看来，伊明、阿不拉他們那样看重那封信是有道理的了。他怕阿不力孜看透他的心思，不敢再追問那封信，掩飾地問道：

"都去北方嗎？所有的人都去嗎？"

"要留下几个人的。"阿不力孜回答。沙巴也夫表情的变化并沒有逃过他的那只炯銳的眼睛。

"那把我留下吧！我在农村里很熟，可以躲在农村里进行工作。"

"嗯，研究一下再說吧！"

阿不力孜想，人是要留下几个的，可是留誰呢？首先自己得留下来，这样严重的时刻，自己不能离开这里，一离开，过去打下的一些工作基础，就会完全丢了。在这遙远的南方，离党組織又这么远，而党給他的任务他还沒有完成呢！党的指示是叫他在群众中隐蔽下来，利用一切可能，团結和影响一批先进分子，在条件具备时发展他們，建立天山南部的第一个党的地下組織。現在离完成这任务还很远，团結在他周圍的一些进步青年和积极分子，在这次大逮捕中有的已經牺牲了，有的或者将一直在监獄

里蹲下去，也可能还有一些沒有被敌人抓到，分散隐蔽了起来。有很多工作等待着他去做，他怎么能走得开呢？但是留下来也有不利的一面，他要再在这里进行活动已十分困难了，反动派已經完全掌握了他的情况，那是他們从北方經过长时間偵察弄到的情报。特别不容易克服的困难是他的独眼；这个生理特征影响着他进行活动，敌人四下找独眼的人，这已被过去的事实多次地証明了。当然，如果必須留下来，这些困难还是得想办法克服，而且是定能克服的。但他又想到自己也应該去一趟北方，应該立即跟組織取得联系，向組織上汇报一下南疆这边的情况和自己被捕后的情况，同时請示一下今后的工作。由于坐牢，他跟党的組織已很久沒有联系了，他知道党組織也一定很关心他，說不定正在設法营救他。

关于留下誰的問題，他又和尤素夫个别交談了一次。尤素夫提出把他自己留下，因为他对这个地区熟悉，附近各县都有他的朋友，客观条件比阿不力孜优越。至于沙巴也夫，应該提防他，要他領路通过黑鷹山。同时，这个人也不便留下，留下說不定会坏事。哈得尔和买克苏提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又都很年輕，缺乏斗爭經驗，也应当带走。至于其他几个人，反动派不大注意，他們的家都在这附近，都可以留下来。

买克苏提的伤口已快痊愈了，他們开始作远行的准备。在离开那个洞穴的前一天晚上，阿不力孜把大家叫到一起，提出了他和尤素夫研究好的方案。大家都表示同意，只有沙巴也夫怎么也不愿到北方去，他說：

“把我也留下吧！我这里也很熟悉，我到处修靴子，跟許多村子里的人們混的很熟，可以藏起来的。再說，我的身体不行了，那天山我翻不过去！”

“你不去，我們找不着路。你一定得去，一定得把我們領到北方去。”哈得尔好心地說，并用幼稚的、央求的眼光看着沙巴也夫。

“你的身体为什么不行？好好的，沒伤你一块皮。你就說你怕死不就行啦！哼！”买克苏提火了。

“什么？逃走的才怕死呢！誰不知道在这里坚持工作是多么危險？”

“好了，这沒有什么可爭吵的！”阿不力孜冷靜地說。他想，沙巴也夫不愿到北方，可能是怕吃苦，怕冒翻越天山的艰險；也可能是想趁机脫离革命，脫离他們这些人；也說不定他还有着其他不可告人的原因。于是，他仍耐心地劝說道：“沙巴也夫，你一定得去，你要領路，这任务也是很光荣的。翻越天山也不是容易的事！”

“我說，哼——我留下，还是干我修靴子的活！”沙巴也夫的胡子抖动着，头低下去了。

“啊，我的先生！你要出卖我們嗎？我看你……”买克苏提的眼睛直爆火星，牙咬得咯咯直响。

沙巴也夫倏地把头抬起，用恶毒的眼光盯着买克苏提，看样子要发作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却又頹丧地垂下头去，叹了一口气。他想，也不能过于执拗，不然，引起他們太大的怀疑，露出馬脚来，那就糟了！应該見机行事，走着瞧吧！但对买克苏提的仇恨的种子，已深深地埋进他的心里了。

“不要伤害朋友，买克苏提！”阿不力孜严厉地批評道。接着，他又凑到沙巴也夫旁边，温和地說：“多留下几个人可以更好地工作，但是，同样重大的任务要你去完成——你要領路。”

沙巴也夫低垂着头，勉强地苦笑了一下。

晚上，他們全部走出洞穴，两部分人一个个互相握手告别，分开走了。

天山象一条巨大的、銀色的蛟龙，弯弯曲曲地横亘在塔里木和准葛尔两个盆地之間，它的身軀把这个广大的地区切成两半，完全隔絕了。人們如果为了安全，那就得繞很大的圈子，在一两千里的戈壁沙岭間跋涉，走上数十天甚至几个月，才能从它的东部繞过去；但是那些有决心的、敢于冒險的人們，也有从它的脊背上直穿过去的，这样道路就会縮短几倍或者几十倍。可是这样走的人是很少的，而且还要选擇适宜的季节——比如初秋天气或夏末——和作充分的准备，还要有曾經走过的人带路。不然，几个人走进这个茫茫的雪山冰谷，找不到路，那就沒有生还的希望，只有冻死、餓死或者累死在里面。

平常，它的背脊和它的周身永远浮游着白色、灰色、黑色的云朵，每一朵云都带着暴雨、冰雹或者大雪。在非常晴朗的日子里，山上的白雪发出耀眼的光芒。有些高聳突出的山脊，上面包裹着一层冰壳，象一把把明亮的利劍插在那里。狂风把白雪卷到低洼的沟壑中，填滿了它，形成了雪的断崖和陡壁；背着阳光的地方，它們都閃耀着藍里透青的光芒。

翻越天山的路，阿不力孜是走过一次的，那是在最初疏散到南疆来的时候，当时也是由熟悉路途的人領的路。事隔好几年了，他已經完全記不住了。

三天后，阿不力孜他們一行四个人，来到了距离黑鷹山大約五十里路的一个草原上。这个草原是由山水冲积成的，长着很深的青草，住着一些游牧的牧民。他們的帳篷星星点点，点綴在原野上。当他們这几个人翻过一些零散的小石山以后，这个草

原就全部袒露在他們的面前了。这时正是在吃早飯的时候，牧民們的帳篷上空繚繞着縷縷炊烟。

"歇一会吧！不吃些东西？"沙巴也夫向走在前面的哈得尔叫喊起来。他喘着气走到哈得尔旁边，坐了下来。

"黑鷹山在哪里？这里是黑鷹山嗎？"哈得尔細眯着眼睛向遙远的天山看着，"走了三天，天山还好象和以前一样远！"

"麻煩还在后头哩！你看，"沙巴也夫指着前面对哈得尔說，"看見了嗎？我們要走的路就在那朵白云下面。往这面，那个深沟附近就叫黑鷹山。人們把这一带都叫黑鷹山……"

不知什么道理，哈得尔对沙巴也夫的言語行动已愈来愈感到厌恶，原有的对他的好感、同情和感激，已消失的干干净净。他逐漸感覚到沙巴也夫不是他們一伙的，他既不同于阿不力孜、尤素夫，就是跟买克苏提和他哈得尔也很不相象。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呢？哈得尔搞不清楚，他只感到厌恶。他沒有答理沙巴也夫的話，而是自言自語地說：

"明天就可翻山了！"

"翻山了？那么容易？我过来时，整整在山里走了十天。"沙巴也夫用手摸着胡子，吓唬起哈得尔来，"最后两天，我連滚带爬才走到那个山口的牧羊人的帳篷旁边。难吶！"

"我們也会滚、也会爬的。"哈得尔沒好气地說，他用眼角瞪了一下沙巴也夫。沙巴也夫的眼皮搭拉着，眉头挽成疙瘩，嘴巴一咧一咧的。

"兄弟，你应該了解我。假如現在你能和我一道，咱們就可以走近路回到阿英克尔去。我可以設法給你找到阿娜尔汗——她是一个多好的姑娘啊！再說，你也不該丢下你的弟弟就迈步走了呀！"

“你說这些干什么？阿英克尔？我还能回去嗎？人家已判了我的死刑。再說，就是能回去，現在我也不想再回去，我要跟阿不力孜他們一起到北方。你不要再胡說……”哈得尔用眼睛瞪着他，心想，阿不力孜說的不錯，这家伙的确是一只狐狸——得小心点！

沙巴也夫想起了什么，凑近哈得尔問道：

“兄弟，你知道那封信誰带着？”

“什么信？”

“就是那封——尤素夫他們要送到北方去的那封信。你沒有听他們談起过？”

“沒有。你問这个干什么？”哈得尔怀疑起来。

“我随便問問的。咱們走吧！生啥气？还是个小孩子哩！”沙巴也夫大笑起来，一把拉住哈得尔去追赶前面的人了。

哈得尔戒备起来，心想，这家伙肚皮里不知在打些什么坏主意，一会儿要拉他回阿英克尔，一会儿又在探听那封什么信的下落，看来总沒有好事情……他让沙巴也夫走在前面，他也把手里提着的小口袋系到腰里去，空出两只手来，好象在准备应付什么意外的事故。

他們看見阿不力孜在前面坐下来了，买克苏提扭着腰走到他跟前，也坐下来休息了。

“沙巴也夫，你看，我們今天能走到那个山口下面嗎？”

“嘿嘿，这就要問問它了！”沙巴也夫用手拍拍自己的腿，笑着說。

“还要問問你的心！”买克苏提总是和他針鋒相对，給沙巴也夫猛碰釘子。

“这是什么話，我不是已經走到这里来了嗎？”沙巴也夫好象

别人委屈了他似的，表示伤心地說，“我知道，你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他摊开两手，头一摆，无力地坐到地上了。

“我看你就是不想走，剛才你給我說了些什么？……”哈得尔也不放松地說。

“我說了些什么？”沙巴也夫有点着急了，灰褐色的眼珠子一翻，狡黠地反扑道，“我說你想不想阿娜尔汗——那个国民党警长阿不拉的老婆！誰不知道你跟她的关系？嘿！”

“你胡說！”哈得尔憤怒地跳到他面前，要伸手去抓他的衣領，被阿不力孜擋住了。

“不要胡鬧，哈得尔！我們是患难中的朋友，一定要好好团結。不要生气，沙巴也夫！”阿不力孜仍然平靜地說。对他們剛才的爭吵，他一直在注意地听，沙巴也夫在他心中的疑点愈来愈多了，他决不是同一条路上的人，这一点，阿不力孜已經可以肯定，但是，当前不是解决这些問題的时候，先得团結好他，利用他領过黑鷹山，到北方后，一切問題不难弄清楚。当然，路上也不能放松对他的监督。两个小伙子常跟他針鋒相对地抬杠，这实在是有害无益的，以后得設法制止。

买克苏提的伤口又发了，疼的他脸色灰白，豆大的汗珠子順着面頰直流，他按着腰、咬紧牙，不哼一声。但阿不力孜早看出了他的痛苦，他們忧愁起来了，看他这样，这山怎么能翻过去呢？阿不力孜站起来，两手插在腰带上，說：

“今晚走到那山口下面，找个老乡，能休息就休息一天吧！”他向哈得尔說，“你扶着他点吧！沙巴也夫，前面領路！”阿不力孜更加注意起沙巴也夫来了。他想，沙巴也夫如果想逃跑，可能就在这时，因为明天要过山了。只要上了山，問題可能就不大了。

四个人前前后后，踏着潮湿的、松軟的草地向草原行进了。

夕阳紅着臉儿向西方地平綫上落下。一霎时，橫在他們面前的雪山上出現了万道金光，翠綠的、象一片碧波蕩漾的海水似的草原，被那金光一映，真是美丽极了。在靠近山边的地方出現了几个低矮的帳篷，旁边是用树枝和野草圍起来的牛羊圈棚，几只小牛从棚栏里伸出它們粉紅色的嘴头子，哞哞地叫着，期待着它們的母亲們从草原上回来。

阿不力孜叫他們三个人在圈棚旁坐下歇息，他一个人就向附近的一家帳篷走去。

帳篷的主人，是一位上了年紀的老人，他用十分惊奇的眼光，長久地打量着这位外来的过路人。然后用抖动的、僵直的手指捋着他的白胡子，呐呐地說：

“哦，哦，是的，是的！有什么事嗎？”

阿不力孜非常和气地对老人說明，自己原是从北方到这里来做生意的，因为貨物被土匪搶劫，現在要从山道回到天山北部的家里去。一块还有三个朋友，要求老人允許他們在这里过夜。

“哦，哦，我說是……不行吧，路上紧得很！”老人搖着头說，“最近这里經常来往一些生人，他們，穿着便衣，却抓人……哦。”

“穿便衣的那些人住在哪里？老大爷，說不定还有我认識的朋友哩！”

“他們，哦，不一定。他們騎着馬。两天沒有到这里来了。哦，說是牛羊販子，却抓人！”

“他們抓了人嗎？”

“哦，抓了，那一天，哦，从这路口上抓了两个人。哦……”

“我們要从你这里买点吃的，我們就走，不会麻煩你的！”阿不力孜說。他心里想，敌人已經注意了这个地方，必須赶快离开这里。

“要住，就住在牛棚旁边的小草房中去吧！哦，那里安、安靜些。”

阿不力孜迅速地跑出来，把他們三个人領到小草房里，把情况給大家說了說，叫大家赶快休息睡覺，如发生事情，他来叫他們。他一把抓过买克苏提头上的大皮帽子，戴到自己的头上，向下一压，遮住了那只瞎眼睛，又急遽地向老人的帳篷走去。

夜已經降临，刮来的风带着凉意。

他找到老人，扔給老人两个天罡，說明他要买一只羊，宰了煮熟带在路上吃。老人想了想，答应了，就准备带他到羊圈去挑羊。他們剛要跨出帳篷，就听見一陣馬蹄声，紧接着就走进来了一个高大个子的人。这个人一进帳篷就到处打量起来。阿不力孜閃到老人的背后，仔細地看了看他。这个人戴一頂很大的狐皮帽子，白淨的面皮上有剛剛刮过胡子的青印子，在一件寬大的黑色袷袢領子上，露出了新式衬衫的雪白的小翻領。他手里揮着馬鞭子，眼珠子轉了一轉，大声問道：

“都是牧羊人嗎？”

“都是牧羊人。老总請坐，坐，哦。”老人胆战心惊地弓着腰回答。

“他呢？”那人用馬鞭子指着阿不力孜說。

“也是，也是牧羊人！”老人从后面用手推了推阿不力孜，轉过身說。“羊都收圈了嗎？”

“啊？还、还沒有。”阿不力孜領会了老人的意思，答应了一声，放开脚步奔出了帳篷。他現在已經完全明白，这个大个子一定是反动派的便衣警察。阿不力孜从他的模样和服装上已經看出来了。現在，他們得馬上离开这里，羊也买不成了。再耽誤就会出岔子。他跑到草房里，一把拉起哈得尔，又去搖醒沙巴也

夫，叫他們赶快背起买克苏提連夜上山，但沒有把遇到的情况告訴他們，只說这地方不可靠，常有反动派的便衣暗探活动，不适宜在这里多停留。

…………

从这里开始就是山路了，有时上有时下，哈得尔背着买克苏提走在前面，后面是沙巴也夫，最后紧跟着的是阿不力孜。他們放快脚步，急急地赶路。

山路——可以說沒有路——非常难走。夜又黑，两只脚一不小心就会碰到石头上，甚至还有滚下山崖去的危險。过了約有两个更次，半牙月亮升上来了，由于山又高又大，剛升起的月儿就差不多在人們的头頂上。这时，他們才清楚地看見，右边是銀白色的巍峨的山峰，左边是一道深谷，谷中奔泻着洪流，发出巨大的轰响，这声音和附近松林上滚过的风声汇成一片，听起来眞令人有些惊心动魄。

"发山洪了？天晴的很好呀！"哈得尔奇怪地問。

"发山洪了？发山洪早沒有你了。"沙巴也夫嚅嚅地說，"这是从深山里流下来的白天融化了的雪水。要是眞的下大雨发起山洪来，房子大的石头就从我們的头頂上滚下来了……眞主保佑，还算好。"

阿不力孜受过刑的身体十分虛弱，独眼又带給他很大的困难，走起山路来非常吃力，沒走好远，他的脚趾都被石头碰破了，褲子也被荆棘撕坏了，汗水浸透了他的衬衫……他們終于在一株松树下面歇下来了。

"沙巴也夫，你背他一会儿吧！"

沙巴也夫皺起眉头，犹豫了一下，忽然想到什么，表情馬上改变，一声不响地、痛快地背起了买克苏提，迈开大步朝前走去。

道路更加难走了，黑蒙蒙的松树林密布在周圍，树尖上照映着朦朧的月光。这一片稠密的松林走完以后，路更加陡了，潮湿的青苔滑的搭不住脚。不久，脚下开始出現了結成硬壳的冰，冷风飕飕，穿着单衣的阿不力孜，全身打起顫来，原来被汗水浸透的衬衫現在刺骨冰凉，脊背上象放着一块冰。由于眼睛不行，脚也碰破了，当他跳越一道小壑口时，脚下一滑便摔倒了，哈得尔赶快跑过去扶起了他，并提出要和他交换衣服，把尤素夫的那件夹衣换給他穿。阿不力孜拒絕了，只說：

"你往前赶，跟紧沙巴也夫，不要管我！"

这一句話提醒了哈得尔，他就丢下阿不力孜，放快脚步朝前赶去。

不知是由于天冷还是什么原因，沙巴也夫背起买克苏提以后，步子迈的很快，已經走在哈得尔他們的前面去了。

現在是一年中天气最热的时候。白天的太阳大量融化着冰雪，使它們变成了黄浊的洪水，从山上奔泻下来。到了晚上，这些泥水便結成了冰，脚踏在上面滑溜溜的，非常危險。这样的路走了約十多里，脚下才出現了沒有融化的、柔軟的白雪。这些雪越往上越变成了硬的，先是一走一陷脚，以后連脚也陷不下去了，有的地方还象冰一样，又硬又滑。

所謂翻越天山，并不是徑直从那白光耀眼的頂脊上走过去，如果那样，那是不堪設想的；而是寻找这条山脉上最低的山口或沟壑走过去的。当然这些山口或沟壑也是高峻的、被冰雪封鎖着的，走起来也是又危險又困难的。只有在夏天的后半季到初秋时才可以通过。

沙巴也夫背着买克苏提在前面走着。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額角上向下滴落。現在，如果有个灯光照照他的面孔，准会使人大

吃一惊。他的面孔象山上的月光一样惨白，目光呆滞，眼珠子象要爆出来似的……他的心象油煎着，焦灼地想：东方已經发白，再过一会儿，天一亮就要爬过前面的一个高峰了。一爬过那里，往回走就太远了。如果那样，他不仅有可能被清晨的寒气冻死在雪海冰窟中，而且，到了下午，他如果还走不出山谷，也有被洪水冲走的危險。同时，他也知道哈得尔和阿不力孜在提防着他，不让他落在后面。現在再不想办法，就一切都完了。他加紧脚步向前面赶起来，想摆脱后面的人。虽然他的两条腿已經好象不是他自己的了，心，热燥得快要跳出胸膛外来，但他还是不住地催促着自己：快啊，快啊！

由于他走得太快，震动得太凶，买克苏提剛愈合的伤口好象又要裂开了，彻心的疼痛。

"你慢点、慢点、啊……"买克苏提在沙巴也夫的脊背上尽力地呼叫着。沙巴也夫好象沒有听見似的，咬紧牙，仍然快步奔跑着。

"你慢点，慢点……哈得尔，哈……得……"他疼得呼叫着，声音也漸漸微弱了。

"沙巴也夫——"哈得尔叫着追上来，但沙巴也夫拐过了一个崖灣，看不見了。

沙巴也夫轉过崖灣以后，脚步放慢了，朝后看了一下，哈得尔还沒有轉过来。买克苏提心里已明白严重的情况就要发生了，他使出最大的力气喊叫沙巴也夫放下他来，同时用脚猛踢沙巴也夫的腿弯子，沙巴也夫踉蹌一歪，便向右边倒下去了。开始，买克苏提压在沙巴也夫身上，用劲擰他的胳膊，用膝蓋頂他的脊背，但不到一会儿，伤口的剧痛使他昏厥过去了。沙巴也夫迅速地在买克苏提的渾身上下搜摸着，想找到那封信，因为这对他来

說是一件宝貝，他拿到它，就可以去找警察局长，不但不会再叫他坐牢，而且一切都可以大大改观了。

这时，哈得尔已跑过崖灣，一眼就看見这种情况，他吃惊地大喊了一声"沙巴也夫"，就向他們扑了过去。沙巴也夫看見哈得尔已經赶到他的身边，而且恶狠狠地向他扑了过来，他心一横，弯下身子一把提起买克苏提，朝他脚下的万丈深谷擲了下去。

深谷中首先响起了一陣微弱的嗖嗖声，以后逐漸扩大，最后发出了轰轰隆隆的、連續不断的巨大回声，回声又震起了回声，一霎时，滿山谷都轰响起来，震得路边的雪崖也塌了几块。

"你这个狗杂种！"哈得尔冲着他扑了上去。

沙巴也夫咬咬牙，也向哈得尔迎过来，一伸手就拤住了哈得尔的脖子。他想错了，哈得尔絕对不象买克苏提，他壮实得象一头小牛，虽然坐了几个月牢，但仍然渾身是劲。当他剛拤住哈得尔时，哈得尔就伸出右拳头，狠狠地朝他的下巴骨击去。这一下，把他摔得有几档子[1]远，跌倒在地上。哈得尔一个箭步竄上去，正准备压住他时，他却一跃而起，一块尖硬的石头飞到哈得尔的脸上了。哈得尔一陣昏眩，温热的血从脸上流下来，一直滴到雪地上。哈得尔沒有管这些，迅速地抓住了沙巴也夫的衣領，把他的头拉到自己的胸前，咬着牙說：

"坏人啊，我总算知道了你……"

沙巴也夫也很机灵，在哈得尔跟他說話的时候，他早飞起右脚，便把哈得尔蹬倒了。由于哈得尔抓着他的衣領，当下他也沒有脱开身，和哈得尔一起跌倒了。于是两个人就在雪坡上翻滾起来。

---

[1] 档子：計长度的单位，一档子合二市尺。

“阿不力孜……阿不力孜……快！”哈得尔大声喊叫着。阿不力孜戴着小花帽的头在下面崖边閃动着，飞快地跑上来了。发生的事情他已完全明白。他象一头被激怒的獅子，吼叫着扑上来了。但就在这时，他看見沙巴也夫用力推开了哈得尔的肩膀，用右脚在哈得尔的胸脯上狠狠一蹬，哈得尔双手一揚，就从雪崖上栽下去了……

沙巴也夫跳起身，連滑带跑地向山下奔去。阿不力孜用尽全力迎了上来，他恨不得一下把这个叛徒粉身碎骨。但是狡猾的沙巴也夫却机灵地躲开了阿不力孜，在距他七、八步远的地方就向左边斜插过去，从那里的陡坡上滑下去了。

阿不力孜顾不得去追他，心想救自己人要紧，赶快向上奔去，站在哈得尔栽下去的崖边上向下看去，只見哈得尔在不远的地方正吃力地向上爬着。十分僥幸，这个一丈多高的雪崖下，有一个斜坡，积满了厚雪，哈得尔滚进了雪窩，沒有滚下崖去。阿不力孜解下腰带把他拉上来了。哈得尔除了臉上被沙巴也夫的石块打伤以外，其他地方沒有受伤。

“买克苏提呢？”阿不力孜向周圍寻找着說，哈得尔拍拍身上的雪，痛苦地低下头說：

“看什么？他已經死了！”

阿不力孜楞住了，一声不响地望着哈得尔。哈得尔朝深谷一指，眼睛潮湿了。

他們走到崖边，除了发現鮮血和搏斗过的痕迹外，再什么也看不見了。

“他牺牲了，英勇的战士！”阿不力孜用手背擦了擦他的胡子，“哈得尔，向死去的弟兄致敬！”他取下了帽子，哈得尔也取下了帽子，两个人在雪崖边上默默地站立了好一会。

当他們轉过身子向山下望去时，只見一个黑色的小点——沙巴也夫的身子，象只虱子一样在白色的山坡上蠕动着。他已經向下滑去有五、六里路了。

“可耻的叛徒，虱子……”哈得尔向着山下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咬着牙說。

“咱們走吧！”阿不力孜拉住哈得尔的手，向銀白色的雪峰继續前进……

暗紅色的太阳，跳出了群山的海洋，火一样艳紅的朝霞，在天边燃燒着。銀色的、蛟龙似的天山放射出一片紅光。

下　部



第一章

阴謀

一九五二年的春天。

多浪河两岸黑色的肥沃的土地上，散发着新翻耕过的泥土的气息。这片被河水哺育着的綠洲，現在才回到劳动人民的怀抱。虽然，土地改革还沒有进行，但农村建立了新政权以后，經过减租反霸，原来套在劳动人民头上的枷鎖，已开始被砸碎，人們都看見了一幅美妙的远景：他們将不再受到任何的剝削与压迫，而是自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

就在这个时期，中国人民解放軍的战士們，也在多浪河两岸的荒原上向大自然展开了搏斗，进行开荒和生产，給这里描繪着美丽的图案。

多浪河阿邦啊！你該欢笑了吧？你該唱那欢乐的調子了吧？你的面龐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美丽动人。你的乳汁开始滋潤着人民的心田，它是那样的清香和甜蜜，再不会混杂着眼泪和血腥……

你沒看見那穿着花絲裙、背着水葫芦的姑娘們的身影，在你身边的綠蔭中閃动？你沒看見年老的父亲和母亲們，坐在你的身边，流着喜悅的眼泪追述着往事？你沒听見錚鏦跳蕩的彈撥儿、低沉热烈的热瓦甫，在你的身边鳴响？你沒看見成群結队的年輕人，在你的身边歌舞狂欢？……不错，这些你都看見了，不然你怎么能唱出这样优美动听的歌呢？

这一切，亲爱的多浪河啊，你都看見了！但是，你还看見了另外的一些人嗎——那些暗藏的敌人，他們仍偷偷摸摸地在你的身边活动；他們在作垂死掙扎，妄想天地仍然变过来。但是，多浪河啊，他們的毁灭，你将是最好的見証人……

黃昏，多浪河边閃动着一个黑色的人影。

一个上了年紀的人，在河边的大路上走着。他穿着一件看来似乎太窄小的黑色袷袢；脚上穿着一双旧了的淺口皮鞋；皮帽子又寬又大，压得低低的。一把花白的胡子象刺一样向外直挺。他手里还提着一个小包裹，腰傴僂着，匆匆地挪动着脚步。

他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下停下来，向四周观望了一陣，然后急遽地向吾受尔的屋后走去。这里有一条小路，沿着田埂伸向村子后面，旁边有一个不大的果园。果园的前面、紧挨着吾受尔的房子，有一間堆放牲畜草料的小屋。这个人走进小屋，在切碎了的牲口飼草上坐了下来。

太阳已經落下去了。不久，外面小道上傳来了脚步声和人們的談話声，这是田里干活的人們回家了。又过了好一会，天已完全黑下来了，远处有一个年輕人的声音叫喊着：

“开会了，吾受尔，吾受尔来开会啊……”

小屋旁边傳来了吾受尔的答話声：

“好呀，給驴添点草就来！”接着他又自言自語地嘟噥：“开会，开会，快把人折磨死了……”

吾受尔的脚步声一直朝小屋門口响过来。

坐在草堆上的那个老人，身子动了一下，象要站起来，但却沒有站起，只伸手迅速地摘掉了帽子，接着把胡子一揪，那花白胡子原来是假的，一把就揪了下来。他匆忙地把帽子和假胡子塞到包裹里，站起身来向門口迎去。吾受尔一手提着一个破塔合，一头撞进房子来，黑暗中他們撞了个滿怀。

“眞主！你是誰？誰？”吾受尔丢下塔合，伸开两臂，退到門外，惊慌地、压低声音問。

“是我！”对方低低地、沉着地說。他上前两步，抓住吾受尔張开的胳膊，把他朝屋里拖，“是我，自己人。阿不拉……”

吾受尔的两只胳膊立刻打起顫顫来，順势一把就把对方推进屋里，关上門，松了一口气，把抖顫的两手放到胸前，半天才說了声“我的眞主！”說着就势双腿一屈，跪了下来，象瘫軟了似的。

“我的老哥，不要这样！”阿不拉冷冷地說，“你的胆量到哪里去了？沒出息！事情才开始呐！我們的力量大的很。”

“那末，你是从哪里来的？有什么要紧事嗎？”吾受尔鎮靜下来了。

“我从哪里来？从城里来。”他咬牙切齿地說，“他媽的，城里太紧，共产党搞鎮反运动，呆不住了，我們下乡来了。天亮前我就离开你这里。給我点吃的吧！有莫合烟也給一点。”

“我也快被人折磨死了，眞主保佑！我还要去开会，我先給你拿点吃的来吧！”

吾受尔搭拉下脑袋，又惊慌又伤心地从房子里拿来了几个

饢和一葫芦水，递給他道：

“你将就吃点吧！你知道我这两年是怎么过来的？”

“我知道。不要紧，我們有的是出路！你去开会吧，回来再說，我有重要事情告訴你。”

吾受尔开完会回来已是半夜了。他一走进小屋就倒在草堆上喘气，說：

“达吾提那小子当了村长，他們开了我几天的斗爭会。現在我总是提心吊胆的……你来究竟有什么事呢？城里情况很紧嗎？”

“这我都知道。”阿不拉嘴里銜着根莫合烟，火花一亮，照射出他那黃色的眼珠。“城里也很紧張，你知道，伊明局长、阿瓦汗代表都被老百姓檢举告发了，他們都被关起来了……我告訴你，哈得尔快回来了。”

“哈得尔？他……”

“哼，沒有想到吧？可千眞万确的消息，他就要回来了。你听我告訴你，根据我們的情报，哈得尔这个穷小子、这个杀人犯一直沒有死，他跟着一个老共党分子逃到了北边。那个老共党分子叫阿不力孜，你还記得嗎？就是那年在村子里，你帮助我們抓到的那个独眼、大胡子的逃犯。这是我們的一个最危險的敌人！城里的那一群叛乱分子越狱暴动，就是受他煽动的；乡下也有很多穷鬼受了他的宣傳，跟了他走。我們跟踪他很多年了，好不容易抓到他，判了他死刑，他媽的，又給他逃掉了！为了这事，伊明局长和我的飯碗都差点儿砸掉了！过去的事就不再說它吧，只說哈得尔跟了他到了北方，参加了伊犁賊娃子部队——現在是共軍正規部队了。这些年，哈得尔混得很不錯，听說当了

共軍的排长，抖起来了！"阿不拉說到这里，狠狠地朝地下吐了口唾沫，好象借此发泄心里的仇恨似的。接着，深深地吸了两口莫合烟，又压低了声音继續說道："你知道，让哈得尔这家伙回乡来，对我們的活动是不利的，因此，我們决定收拾掉他！从前我們沒能杀死他，今天决不放过他那条狗命！这次我們一块来了几个人，咱們要干出点名堂来，搞它个鸡犬不宁！"

"啊……这样的？这、这太好了！你們要是早一点下乡来，我吾受尔也少受一点那些穷鬼的气。"吾受尔听着兴奋起来，直搓着两只手，結結巴巴地說。

阿不拉扔了烟蒂，用脚踏熄，紧接着又慢条斯理地卷第二根。他想了一陣，又問道：

"肉孜毛拉你看見过嗎？他的处境怎么样？"

"再不要提了。他也被斗爭过，穷鬼們分了他的东西。不过，他还好一些，他在寺上教經，和阿訇們关系很好，看来共产党对他还不怎么样！"吾受尔悲哀地說，"沙巴也夫現在也在这里。"

"这我知道。他們两个都将会是我們的人。"

"你不要大意，警长！肉孜毛拉看来問題不大，但是那个沙巴也夫，人家現在是村干部啦，这可不敢胡来。"

他們沉默起来了。过了好一会儿，阿不拉才胸有成竹地說：

"你不了解，沙巴也夫的底細我早已搞得清清楚楚，让他去做他的什么村干部吧！过去在告密那件事上，我們得罪过他，但这不要紧，还可以把他拉过来！現在，他对我們非常有利，只要把他推到最前面，叫他去带头反对汉族人——現在来說，也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軍！这点，我早已考虑好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吾受尔活跃起来，"沙巴也夫現在是水利委員，工作可积极哩！怎么拉得过来？"

“我知道他的底。現在就要揭他的底，只要揭了他的底，你不請他，他也要到我們这边来的。不过这人很狡猾，得用点手段……”

“什么底呢？”

“就是告密的事啊，他原来和那边就有关系，但在紧要关头，他又回过头来，出卖了那边。我剛才說哈得尔，哈得尔就可能知道他的一些底細，不信，你只要对他說‘哈得尔回来了’他准要渾身打顫的。”

“这家伙現在装的可象哩！”吾受尔把头紧挨着阿不拉的耳朵說，“怪不得他还改了名字哩！他現在叫木沙尤夫！”

“不錯，他很奸猾哩！吾受尔保长，我知道你对党国是忠心耿耿的，現在是你做大事的时机了！共产党是待不长的，只要搞垮他們，新疆便又是我們这些人的天下！今晚，就有些差事要交給你办，不过，你还得在眞主面前发誓，决不泄露机密，决不背叛党国。”

“唉呀，这还有什么問題！我凭眞主起誓，永远为党国效忠。有什么差事你就吩咐吧！”

阿不拉站了起来，一本正經地、严肃地道：

“第一，你必須和肉孜毛拉联絡上，这个容易。你受他的指揮，我有一封信給他，”阿不拉掏出了一張折起来的紙，交給对方，“把沙巴也夫拉过来。必須警告他，当牢他的水利委員，这对我們很有用。不到最后关头，不撤出陣地……”

“你等等，警长先生！”吾受尔打断了阿不拉的話，“你不是說哈得尔要回来了，那沙巴也夫还能待得住嗎？”

“你眞是个笨蛋！能让哈得尔活着回来嗎？不等他来到阿英克尔就收拾掉他。这事以后还要仔細商量。你最好想办法叫

沙巴也夫来見見我。”

“喔喔，对……”吾受尔摸着胡子点头答应。

“这是第二。第三，就是要随时随刻相机制造混乱，嫁禍那些克达耶和卡判儿❶，这样，我們就会得到人心。我們要使那些共党分子沒有立足之地，最后把他們挤走……”

村子里傳来了零乱的鸡啼声。阿不拉突然狠狠地抓住了吾受尔的两个肩膀。吾受尔覚得阿不拉正在用狼一样的眼睛瞪着他，他的腿打起哆嗦来。阿不拉憤怒的声音直敲着他的耳膜：

“記住了嗎？能干得好嗎？”

“放心吧！”

阿不拉在地上急速地走了一个来回，又站定在吾受尔的面前，用比較温和的口吻說：

“你一定得好好干，吾受尔保长，这是上峰的命令。你不会沒有好处的。哪，給你——”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块天剛，用勁地塞到吾受尔手里，然后說了声“再見”便向門口走去。

“告訴上边尽管放心，我吾受尔拚了这条老命也要把差事办好！”吾受尔还在后面低声說。

“但是，”阿不拉又轉过身来，“你記好，一切活动都要和宗教扯在一起，和民族問題扯在一起。这样可以使他們不辨眞假，而且可以籠絡人心。”他咬着牙，舞动着拳头說，“我們要叫他們站不稳，走不通；让他們的血染紅多浪河！再見了。”

黑影在果园旁边的矮墙下消逝了，吾受尔靜靜地站在門口，向黑暗中窺望着……

---

❶ 卡判儿：异教徒。

快点过来哟，巴拉汗！
快点过来給我一些納斯烟，
我正想念着噴香的納斯烟！
快点拿来哟，巴拉汗！

沙巴也夫穿着白色汗衣，从紧挨着河边的小路上匆匆地走下来了。他扯开嗓子唱着歌。

他没有戴帽子，淺黃色的头发，象一个銅箍套在他的头上，头頂的头发大部脫落了。臉上长着象乱草一样的黃色胡子。

他大搖大摆地走着，愉快地、随心所欲地唱着：

我不明白哟，納斯烟又辣又酸，
不能給人一点儿香甜，
怎么你还想念？
我呀，我最討厌納斯烟！
…………

多浪河边飞起了一群黃色的野鴨。

“喃，好高兴呀，沙巴也夫，不，木沙尤夫同志，你上哪里去呀？”达吾提迎面走了过来，笑着說。

“啊，怎么能不高兴呢？达吾提村长，这两年我越活越年輕啦！这解放后的光景多好呀！”沙巴也夫快乐地說，声調簡直象唱歌一样。“我要去看看水，那該死的水，又給我找麻煩了！”他略带滑稽地張开两手，把肩头一聳。

“是呀，当了水利委員，就該辛苦一点，为大家服务嘛！”

“正是这样，你說的真对，达吾提村长！”

“忙你的去吧！回头見！”达吾提从他身旁走过去了。

“再見！”沙巴也夫向他揮揮手，仍然哼着歌走他的路。

这只狡猾的狐狸自从黑鷹山上逃走以后，仍背起了修靴子的工具箱，留长了胡子，改換了姓名，在离城很远的村子里游轉了三、四年。一直到解放以后，他打听到克拉木巴依已經死了，由于迫切地想把阿西汗搞到手，他又来到阿英克尔村。到村子里时，有很多人已經不认識他了，他的背有些駝了，面孔十分蒼老。由于他和达吾提熟悉，才被留了下来。他向人們吹噓他如何和許多进步青年一起坐牢，如何組織暴动和越獄。他說：

“要革命就不应該計較个人得失，我为咱們維吾尔民族的幸福生活坐过牢，吃过多少苦头，后来又冒着生命危險越獄。今天，我們解放了，我也应該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所以我才到这个老相識的村子来，为农民兄弟做点事——这就是我的愿望。”

有人曾問起他看見过哈得尔沒有？听到过他的消息沒有？他十分伤感地搖搖头說：

“可怜吶，勇敢的年輕人！他被凶暴的反动派杀害了。”

为这事，他刚到阿英克尔村时，阿友甫曾专門請他到家里，要他談談哈得尔的消息，他一直說哈得尔已經死去了，而且还擦擦眼睛說：“他是我的老战友，多么可敬的人。所以，我現在把他的弟弟土逊当作自己的亲兄弟看待，我要把他撫养成人！”

“哈得尔已經死了”这句話是沙巴也夫乐意說和乐意听的，說着这句話，他的心情就十分舒暢。由于他能說会道，工作积极，对人又殷勤、和气，人們相信了他，选他作水利委員，成为村长达吾提的助手。当他和阿西汗公开同居的时候，乡亲們十分不滿，认为一个村干部不該和地主的老婆勾搭。达吾提也給他談过这个問題。但是，不久，人們却被他的假积极迷惑住了。在

減租反霸斗爭中，沙巴也夫表現的很好，他和阿西汗主动搬出了巴依的大院子，还送土逊去清眞寺学校念书。时間一久，人們对他跟阿西汗同居的事也就淡漠下去了。

还是在两年以前，有一天，沙巴也夫正坐在村办公室用心地做用水計划，托乎底走进来了。他手中拿着一封信，看見沙巴也夫在房子里就說：

“喂，沙巴也夫，請你看看这封信是給誰的？剛才一个过路的从哈拉塔捎来的。”

这个村子識字的人太少，来了信总是放在村办公室，由沙巴也夫看看是給誰的，然后才送給收信人，而收信人又拿着它找沙巴也夫給他念信。解放后的这几年大家都开始学文化，有的也只会认不会写，而且，人們收到信件还总是习慣地拿給沙巴也夫看。

沙巴也夫把这封信拿在手里仔細地看了看，一个醒目的軍邮戳引起了他的注意，再一看，信的后面写着“寄自××部”，是部队上寄来的。信封中間写着“达吾提同志收”。誰从北疆部队上給达吾提来信呢？他的脑子里突然閃过了哈得尔的影子……

“哎呀！这信是給我的呀，托乎底！”沙巴也夫压抑着心里的慌乱，勉强装出惊喜的神态說，“我的朋友从省城寄来的呀！眞主，眞太好了！托乎底，謝謝你。”

他拿着信匆匆地向家里走去。他的心里象点着了一把火，全身发热，用手掌拍着自己的脑門自言自語地說：

“我怎么啦？怎么可能是他的来信呢？他早就埋葬在深山雪谷里了……得看看再說……”他也沒有向家里去，又踅到多浪河边，在一株白楊树下坐了下来，想了又想，最后下了决心，用唾沫潤湿了信口，小心地拆开了信封。他迅速地看了一下信尾巴，

那里清清楚楚写着“哈得尔”三个字。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簡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不错，看来看去，那三个字仍然是“哈得尔”。

他赶快看信的內容，里头这样写着：

“……土逊怎么样？阿娜尔汗有消息嗎？我十分想念他們……解放后，沙巴也夫到村子里来过嗎？他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反动分子，出卖过不少革命同志，还杀过人，有血債。你們如果見到他，立刻抓住送交政府……我們馬上要出发剿匪去了……請来信。”

沙巴也夫的脑子嗡嗡地直响，两只手无力地垂下，全身簌簌地抖顫起来。

“嗯！他沒有死，还活着……嗯，还活着！”他自言自語地說，“剿匪，剿匪，能保險他也不会被打死？……我也得想办法呀！不过，几年之內还沒有关系。”他的脑子里閃过了哈得尔从雪崖上被他推下去时的情景：他两手捂住流着血的脸，悬空从崖上栽到深谷里去了。哼，他沒有死，奇怪！

沙巴也夫回到家里，把信按原来样子仍然封好，在信封背后批了这样几句話：“此人已迁居他处，地址不詳，原信退回。”并托一个过路的老乡把信带到哈拉塔，退回給邮局。

以后，很长一个时間，沙巴也夫异常热心地关注着村子里的来往信件，也想尽种种办法打听北方剿匪部队的消息，但再也沒有看到哈得尔的信来，也沒有听到他的任何訊息。慢慢的，时間冲淡了他的忧虑，松弛了他的警覚，怀着哈得尔可能在剿匪中被打死的僥幸心理，他象一条具有保护色的毒蛇，竟又在这春天翠綠的青草中潜藏起来，安然地度过了一年多。

…………

沙巴也夫正匆匆地向村子外面走着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招呼他：

“你好，我的水利委員？”

他掉过头一看，只見从路边刺柴圍墙內，露出了一个长着黑色胡子的瘦削面孔来。他定一定睛，才认出是吾受尔。吾受尔咧着嘴笑起来：

“上哪儿去呀？沙巴也夫先生！”

沙巴也夫把脸一板，装出那种因公忘私的样子回答道：

“别提了，那該死的水，又有了痲煩，我要去看看。唉，眞把人忙死了——吾受尔，你好自在呀，庄稼种完了嗎？”

“种啥庄稼？我和你一样，都是——唉，有点心事。”

“什么話？我还有什么心事？这个社会我是越活越年輕了……”

“哼！”吾受尔冷笑了一声，“不要淨說面子上的話，我看啊，你应該赶快躲起来——你心事重重哩！”

“你在說些什么？眞莫明其妙！”沙巴也夫生气地說，心里却紧張起来了，两腿不禁有点发軟。心想：这家伙听到什么消息了嗎？知道我的底細了嗎？……

“别发脾气，我的水利委員！我这是一片好心啊！我告訴你吧，哈得尔快回来了！”

这句話象晴天的炸雷，从沙巴也夫的头上直劈下来，一下子他感到头昏眼花，但他还是竭力地鎮定着自己，勉强装出惊喜的样子說：

“什么？哈得尔快回来了？我知道他已經死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还活着嗎？眞的嗎？那太好了！他是我的老战友了……”他感到气喘起来，一顆心仿佛要跳到胸口外面来，他赶

忙把双手压在胸前，緩緩地說，“我的眞主！哈得尔活着回来了，我眞高兴——吾受尔，你哪里听到的消息啊？可靠嗎？”

“当然可靠！”吾受尔的两只小眼睛閃着狡黠的光芒，干癟的嘴唇嘲諷地咧开着。

“感謝眞主，太好了……”沙巴也夫說着，向吾受尔躬了一下腰，挪动了脚步。

“哈、哈、哈……”吾受尔在后面大笑起来。

沙巴也夫走了几步，停下思索了一会，覚得不对勁，看样子，老家伙好象知道他的老底。不能馬虎，得搞清楚，这狡猾的老狐狸！于是，他握紧两个拳头，在头上摇晃着，气势汹汹地奔到吾受尔跟前，威胁地叫喊道：

“吾受尔，你这是什么意思，如今是新社会了，你想拉我，拉我去干反革命嗎？你搞什么鬼？还沒有把你斗垮，是吧？哈得尔回来有什么不好？你为什么嘲笑？走，咱們到村办公室去！”

沙巴也夫說完以后，掙扎着要从刺柴外面拉吾受尔的胳膊。吾受尔不但沒有被他吓住，反而愈更笑得厉害。沙巴也夫做賊心虛，看来硬的威胁不行了，就准备轉身走掉，嘴里嘟囔着：“我还得去看水，留着以后再算賬吧，你是跑不了的。”

他剛轉身，吾受尔就說話了，他微眯起眼睛，高傲地斜視着沙巴也夫，一字一句、咬牙切齿地說：

“好呀，你沙巴也夫长几个头？你倒抓起我的辮子来了。你害了多少人？你給国民党警察局写过一封什么信？嗯？你躲藏的倒不錯。我过去有罪，今天可要立功贖罪啊！我要檢举你。你裝的倒挺象一回事！你眞的不怕哈得尔回来？”

这几句話說得沙巴也夫两眼发直，身子打起顫顫来。他两手支住刺柴，象得了軟骨病一样，瘫在那里。

吾受尔冷笑了一声說：

“好吧，再見！我的水利委員，沙巴也夫先生！”他把手一揮，轉过身子，慢慢地向屋子里走去。

“吾受尔……吾受尔，我的朋友……你停……一停、停……一……停……”沙巴也夫象哭一样地嚎叫着。

“硬汉子——你是一堆牛屎，一攤子，毫无用处！”

“吾受尔……你等、等……”

“那末，你就进来吧，咱們好商量。”

这几天，沙巴也夫心神不定，象失了魂魄一样。他曾經向达吾提請了两天病假，但他也沒有在家休息，天不亮就偸偸地出去，一直到半夜才回来。回来以后他总是露出疲憊不堪的样子，向炕上一躺，不想吃也不想喝，誰一打扰，就发起脾气来。

他所担心的事情終于发生了！他开始咒罵自己太愚蠢，太麻痹。本来，在把阿西汗搞到手后就应該馬上离开阿英克尔；最迟最迟，在看到哈得尔的信后也就該立刻走掉的，但說实在的，好不容易才在这村子里立足生根；在乡亲們中間說話算話，有了威信。怎么舍得随便离开呢？而且，他走到哪里去呢？天山南北都是穷鬼們的天下！再說，他的幻想也眞把自己騙苦了。烏斯曼的叛乱还沒有平息下去，弥漫在北方和东方的战火竟沒有把哈得尔燒毁，他还能活着回来，这怎么想得到呢？現在，吾受尔、阿不拉这些人找上他了，象幽灵一样地纏住了他，想走也走不了啦！他咒罵自己，咒罵一切人……

“注意一些吧，不要把身子累坏了……”阿西汗微眯着她的眼睛，温柔地劝慰着他。

“身体，身体，連命也在人家的手里了，还身体！……你走开

些吧，阿西汗，我心里多煩！”

阿西汗閃动着长睫毛，輕輕地走开了。

沙巴也夫过去对土逊表面上一直装得很好，但現在却变了。这天下午，土逊从清眞寺回来以后，嚷着要喝水，帕夏汗用小葫芦舀了水給他喝，他一面喝一面还說：

“帕夏汗姨姨，給我一块饢吃！”

帕夏汗还沒有取給他，阿西汗就嘟囔起来：

“現在你不是小巴依了，别再这样摆布人……”她一面把吃飯的小木勺一个个分放在盛滿“五馬什”的木盘里，一面瞪着土逊。

“我沒有当过巴依，你才是巴依！你才是巴依！”土逊嚷起来了。

“誰叫你搗蛋？小狗儿子……”沙巴也夫从炕上倏地跳起来，夺过土逊正在喝水的小葫芦，就沒头沒脑地打起来了。葫芦里的水潑了土逊一臉一身，孩子大声哭着向門外奔去，跑掉了。

“这样不行，别人要說閑話的！”阿西汗說。

“帕夏汗，去找回来，快！”沙巴也夫躺在炕上哼哼着說。

土逊現在已是十岁的人了，长得十分机灵，他的样子很象哈得尔，眼睛也是深陷下去的，生起气来，眼皮就紧張地睒动起来。他哭着跑出門，徑直向达吾提家跑去。土尼沙汗嬸嬸正提着一个葫芦准备去提水，孩子一头栽到她的怀里哭个不停。她十分惊奇，过去土逊也經常到她家来，但从沒有这样哭过，今天怎么了？

“别哭，别哭，沙巴也夫打你了？”

“嗯！打我了！”

她用袖子擦着孩子头发上的水珠，用手掌拭着孩子的眼泪，她又想起了哈得尔，想起了阿娜尔汗……

"别哭了，过几天我就要把你領回来的。"阿友甫老人听見土逊哭，赶忙跑出門来拉着孩子的手說。他嘴里又低低地罵着："沒良心的沙巴也夫，打这个沒爹沒娘的孩子，阿西汗这臭女人，哼……"

…………

沙巴也夫最近只要看見土逊，心里便十分煩躁，一股莫名的仇恨的火就从他的心底升起。他越看土逊越感覺他象哈得尔，对土逊的仇恨也就越强烈。

一天晚飯后，土逊又到达吾提的房子里去，他看見达吾提正和托乎底說着話。阿友甫老人站在墻角下，拿着一根小木棍給毛驴子搔痒。土逊走过去老人还沒有发覺，只顾搔着。那只精壮的毛驴踢踏着蹄子，搖摆着头，两只大耳朵机敏地竪起，望着它的老主人。

"精悍的家伙，你眞机灵！你再不会被折磨死了……"老人自言自語地說着，嘿嘿地笑起来。

"叔叔，你跟誰說話？"土逊跑过去，两只手揪住毛驴的两只大耳朵，俏皮地笑着。

"嗯！机灵鬼……松开，快松开！不能摔驴子的耳朵，毛驴活的精悍不精悍，全靠两只耳朵！"

老人对土逊向来是疼爱的，他几次想領他回来，但沙巴也夫总是不同意，而且表面上对孩子也着实好，老人便去掉了这种打算。但最近沙巴也夫对土逊的态度变了，土逊一有机会就往老人这里跑。这样，老人曾取消过的打算又复活了，他已經和达吾提商量过，认为沙巴也夫和阿西汗終究不是土逊的亲人，結果是不会好的。他决定在最近就要把他領回来。現在，他摟着孩子，眯縫着眼睛对他說：

“孩子，你过来吧，到我家来。眞主保佑，哈得尔如果还活着，現在也該有消息了，解放两年多了……”老人的声音抖顫，眼睛又湿潤了。

“回去吧，不然帕夏汗又要找你了。”老人站起要送他回去，但土逊却不愿回去。老人沒法，就喊土尼沙汗赶快做飯吃，吃了飯再叫土逊回去。

夜已經很深了，老人牵着土逊向沙巴也夫家走去。轉过墙角，穿过一条被新长出来的芦葦草圍起来的小道，就看見了沙巴也夫的房子。房子里亮着灯，昏黃的灯光从門板縫中射出来，照出了房子前面的葡萄架和新长出来的小桃树。

“你是和帕夏汗姨姨睡在一起的吧？”

“是的。在那个小屋子里。”

“那你回去吧，大屋子里灯还亮着，他們还沒睡哩！”

孩子的小硬皮靴踏着土地发出登、登的声音。老人站了一会就回去了。

土逊走到葡萄架下停了一会，他想回到小屋中去睡，但沙巴也夫屋子里的灯光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放輕脚步走到門口，听到房子里有人說話，是两个男人的声音。土逊偷偷地从門縫往里看，只看見灯光搖曳，其他什么也看不清。这时，忽然听到沙巴也夫叹口气說：

“哈得尔，哈得尔，啊、哈得尔……”

“哈得尔”三个字使孩子震动了，他的心突突地跳起来，一种奇怪的力量象暴风雨般向他襲来，他嘩喇一声推开門，奔了进去。

这个突然发生的情况，完全出乎屋內人的意料之外，引起了一陣騷乱，沙巴也夫一蹦子就跳下炕来，站在土逊的面前，把他堵在黑暗中。土逊歪了一下身子，看見炕上蹲着一个人，伸出的

一只胳膊被阿西汗紧紧地拉住，一支紧握在那人手里的手枪，压在阿西汗的胸前。

过了有几秒钟，沙巴也夫才压低声音喝道：

"你来干什么？滚，快給我滚出去！"

土逊也着实被吓呆了，但这个倔强的小孩子把心一横，忘却了一切，咂咂嘴唇，退了一步，身子靠住門板，向四周看了看，咬着牙說：

"哈得尔在哪里？你們說哈得尔在哪里？"

"哈得尔死了，死了。听見了嗎？哈得尔死了！"蹲在炕上的那个人狠狠地說，把枪收了回去，"沙巴也夫，宰了这小鬼吧，留着是个禍根！"

沙巴也夫摆了摆手，拉住土逊的袖子，坐到炕沿上，露出又温和又疲乏的样子說：

"你的哥哥哈得尔早就死了！这位同志，"他向那个人指了指，"剛从城里来，是檢查工作的干部……"

土逊的眼睛一直盯住那个陌生人。那个人长着滿臉的黄色胡子，臉黑得象挖煤的人一样，衣服上沾滿着汚泥，两只凶恶的眼睛，直逼視着他。土逊想，这不会是一个干部，干部不是这样的。于是，他毫不示弱地向这个陌生人喊道：

"你不是好人，你說要宰了我，你来宰吧！"他甩开沙巴也夫的手，向前走了一步，"哈得尔在哪里，在哪里？"他眼睛里閃亮着泪珠，揚起他的两只小拳头，在炕沿上捶着。

陌生人忽地从炕上爬了起来，牙齿咬得咯咯直响：

"好厉害的狗儿子，我，我就是要宰了你。"說着，他把手伸向他的小腿，嗖的从靴子里抽出了一把一尺来长的刀子。阿西汗吓得用两手捂住臉喊眞主，沙巴也夫扭过身子，一把抓住阿不拉

的手。土逊也眞的怕了，背轉身大声喊着“帕夏汗姨姨”向門口跑去。沙巴也夫一看情况不妙，奔过去抓住了土逊的領子，狠狠地打了两个耳光。

第二天天剛亮时，沙巴也夫破例地亲自送土逊去清眞寺讀书。他一手拉着土逊，一手給土逊拿着书包。他們在多浪河边的小路上走着，沙巴也夫温和地跟他說着話，叫土逊好好念书，将来当干部……

就在沙巴也夫送土逊到清眞寺的同时，阿西汗把帕夏汗叫来，对她說：

“帕夏汗姐姐，我們的生活太苦了，現在，我也要自己劳动了，家里人多，生活就更苦。我說你走吧！反正克拉木这个家庭早就完了，你还有什么指望的呢？”

帕夏汗十个指头絞在一起，眼睛远眺着多浪河上升起的晨雾，它們象青藍色的輕紗把高大的树木籠罩起来。她的視綫模糊了。好久，她才說：

“阿西汗，我可以走，但这克拉木的家产也有我的一份呀，我苦了半輩子！”

“有你的，你瞧瞧克拉木巴依的財产，不是有很多已經被人們分了嗎？有你的什么呢？連我的也沒有了！”

“那末，我走哪里去呢？……”帕夏汗伤心地低下了头。

“这我也不知道啊！反正，現在解放了，你哪里都可以去。”阿西汗冷冷地說。

老实的帕夏汗給她逼得沒法，只好去找村长达吾提，把阿西汗的話告訴了他。

达吾提想了一会，說道：

“快土改了。不要紧，帕夏汗，你过去是受压迫的，乡亲們都

知道。你可以暫时住到村办公室里来，給大家燒燒水，收拾收拾屋子，看看办公室吧！以后再和阿西汗算賬，巴依的財产有你的一份的。”

这样，帕夏汗就和阿西汗分开了。这个受了几十年殘酷虐待的女人，离开阿西汗时，竟还流下了眼泪，好象那还是她的家庭似的。

“哈得尔，哈得尔……这孩子到底还在不在人世呢？如果还活着，也該有消息了，解放两年多了。难道連自己的弟弟也忘了嗎？”阿友甫老人两手扶住額角，和达吾提坐在院子里的柴堆上談話。达吾提正在卷一根莫合烟。

“恐怕不在人世了，不然解放这么久还不来封信？”达吾提点着了烟，緩緩地說。

他們沉默下来。

夜，春天的夜。微风带着潮湿的气味吹拂着，門前的葡萄架和桃树，已經长出了濃密的叶子，在夜間成了黑糊糊的一片。夜，靜得出奇，多浪河响着嘩嘩的流水声，河边的野鴨子还沒有入窩，翅膀拍打着水面，发出噼啪的声音。

这时候，沙巴也夫忽然气咻咻地跑进院子里来，他一把把达吾提拉到旁边，悄悄地說：

“土逊上学到現在还沒有回来！”

达吾提惊慌地看看他的父亲，悄声反問：

“为什么？你找了嗎？”

“我問过村子里其他的孩子，他們都說土逊回家时是走在他們后面的，他們沒有注意到他到哪里去了，怎么办，达吾提？”

达吾提摆摆手，示意他輕声点說，不要叫老人听見，然后把

沙巴也夫拉到更远些的地方，焦急地叮嚀道：

“再去找，到清眞寺去找，一定要找到！”达吾提轉身要走，但又問：“帕夏汗那儿找过了沒有？”

“沒有。”

“好，赶快去清眞寺問一下，沿路也要好好地找一找。我到帕夏汗那儿去一下。”

达吾提的心緒十分煩乱，他奔回家里，扯起自己的袷袢就走。阿友甫和他的老伴追着他問：“发生了什么事嗎？”

“沒有什么，我出去一下！”达吾提說着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达吾提去問了帕夏汗，又去到沙巴也夫家問过阿西汗，又去問了几个孩子，都沒有問到什么，就又頹丧地走回家来。他的两道濃眉紧鎖起来，咧着大嘴，心里十分难过。他想，眞的找不着了嗎？他到哪里去了呢？被人害了？……想着，不禁紧張起来，憋不住，他还是把这个坏消息悄悄地告訴了他的父亲，但沒有敢告訴他的母亲。

阿友甫老人一听，先是焦急地連声叮嘱达吾提再去找，一定要把他找到。接下来，他又悔痛地捶打自己的額头，駡自己“老糊涂了，不中用了，为什么不早点領过来呢？”再后便狠狠地咒駡沙巴也夫，咒駡阿西汗，咒駡达吾提。最后，他双膝跪在炕角落里，伸出两个手掌，眯着眼睛，禱告眞主保佑。土尼沙汗走进屋子看到阿友甫这副模样，吃惊不小，她一把拉住达吾提說：“你这个沒出息的家伙，你搗什么鬼？看把你老子气成什么样子了？”

“媽媽，”达吾提皺着眉头，摊开两手，迟疑地說。“你可不要伤心，土逊不見了。大家都在找。”

“他到哪里去了？……”她惊慌地眨着眼睛，把达吾提盯了一会，霍地举起拳头在达吾提的胸前搗了一下，大叫着說，“你呀，

你死沒出息的，你当的村长嗎？你当的什么村长啊……你給我赶快去找呀……眞主！”

达吾提搖了搖头，一面急急地向外走去，一面嘴里嘟噥着說：“唉，这都成了我达吾提的过錯，唉……”

过了两天，太阳快落下去的时候，托乎底飞奔进达吾提的房門，說：“土逊找到了！”

“哪里？……”达吾提和他的父亲几乎同时惊喜地叫起来。

托乎底臉上的表情却是沉痛的，他用手指指外面，輕輕地說：

“他死了，是被人打死的。尸首是从多浪河里流下来的。”

阿友甫和达吾提的臉色馬上变了，同时冲出了房門，土尼沙汗在后面追着。达吾提几步就奔到前面去，阿友甫老人一面喊“眞主”一面流眼泪，跟在达吾提的后面。

夕阳一片緋紅，多浪河翻滚着金色的波濤，高大的钻天楊把它长长的影子一直投到村子来。大树底下圍了一大堆人。

土逊的尸身仰面躺在一个抬耙子上，他的头完全碎裂了，模样已經看不清楚。新的白衬衫被水沾貼在他的身上，上面沾滿着紫黑色的血迹。細軟的略带黄色的头发里，滲着各色的小沙粒，在阳光下一閃一閃的。他的两只手挺直着，指头張开，好象要抓什么东西似的。

“我的土逊呀！……”阿西汗头上飄动着寬大的头巾，象瘋了一样地喊叫着奔过来，她伏在尸体上痛哭起来。沙巴也夫擦着眼泪去拉阿西汗，嘴里喃喃地罵着：“这是什么坏人搞的？什么坏人搞的？”

阿友甫老人冲进人群，一手扯住沙巴也夫，一手扯住阿西汗，象一只激怒的獅子，用凝結着泪珠的两只眼睛，看看沙巴也

夫，又看看阿西汗，嘴动了半天，才迸出了一句話："你們这些坏人！"然后用力甩开他俩，跺着脚走了。

大家流着眼泪把土逊的尸体抬走了，他們把他埋葬在阿木提老人的坟边。

"血啊，泪啊！灾难啊！……这是什么世道，解放了，解放了，血还流着，眼泪还流着……达吾提啊，抓凶手呀，你們忘了哈得尔嗎？把土逊忘了嗎？眞主，睜睜眼睛吧！"阿友甫老人和他的老伴就一直这样嘀咕着。



第 二 章

哈得尔回来了

哈得尔騎着一匹枣紅色的战馬，在沿着多浪河的大道上奔馳着。他回来了。

太阳温和地照晒着，多浪河两岸弥漫着濃郁的沙枣花香。他的馬儿高昂着头，四只蹄子匀称地敲打着潮湿的土地。他騎在馬上，向左右不断地眺望着。这条道路他多么熟悉，解放前，他曾經被阿不拉警长押解着从这里走过两次。

他勒住了馬，眯起眼睛望着碧波汹涌的、他日夜怀念着的多浪河。他跳下馬来向河边走去。不錯，他第一次走出监獄时，曾在这里，用春天的河水洗过他的臉和手。他在那里站了好一会，他的战馬——五年来沒有离开过他的战友，也从路上走到河边，亲昵地站到他的身后，并伸出头嗅他的背脊。他轉身拍了拍它的鼻梁，一纵身跳到它的背上，把繮绳一紧，又在大路上奔馳起来。

现在，他来到了碰見阿友甫老大爷赶車的地方，他記得，他

曾在这里摔倒过国民党軍队的一个士兵。現在，那曾陷住阿友甫的小毛驴的淤水洼地已經不見了，变成了一片水稻田；大路被人們用土塡鋪得很好，又平坦，又坚硬，沒有一点泥水。正在地里干活的几个妇女，都直起腰来，把手搭到额头上，长久地观望着这个陌生的战士。

他揚起馬鞭，催策着战馬，不久就来到了他第二次被捕后、阿娜尔汗搶救过他的地方，这个地方在他的記忆中永远磨灭不了。

他回想着阿娜尔汗用牙齿嘶咬綁着他的绳子的情景，一股酸痛的味儿襲上心头。

“她就是从这儿逃过河的。”他凝視着河水，深深地怀念着，“她現在在哪里呢？还活着嗎？……”

他記得两年前他曾給达吾提写过一封信，但信被退回来了，說达吾提搬了家。以后，他就再沒有写信。不管达吾提是不是还在阿英克尔，他总得到阿英克尔去一下，打听一下他們搬到哪里去了？土逊还活着嗎？也被他們領去了嗎？他的这个小弟弟，象一株楡树苗，插在那里会活在那里。他想象着和土逊相見的情况，“他一定长得很高了。我要領他到部队的学校去念书。”

他緩緩地走着，忽然又想起了七年前赶着大車到哈拉塔鎮接阿訇的事来。那天晚上，就在那条小路上偶然地遇到了阿不力孜和买克苏提，而这却成了他生命历程中的重大轉折点。阿不力孜，这个坚强的革命者，是他，伸出了热情的手，将哈得尔引导到革命斗爭的道路上。多少年来，他象一顆星星在哈得尔的头上閃熠着，指引和鼓舞着哈得尔前进，予哈得尔以信心和力量。

那年，他和阿不力孜两人翻过天山、逃到北疆以后，不久，他

們到了民族革命軍里，开始了为求民族解放、推翻国民党反动統治的战斗生活。他始終跟阿不力孜在一起，他們的馬蹄，踏遍了准葛尔盆地西北边沿一带的广大地区。阿不力孜除了帮助他认識眞理、认識生活而外，还帮助他学文化，教他讀书。在战斗生活中，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情。

在那个时候，哈得尔才知道，阿不力孜原来并不是干木匠活的，他曾进过学校，念过书，他是省城附近的人，在抗日战爭爆发后的第二年，进入了当时的"新疆学院"，在里面，他不但接受了革命的教育，还学会了汉話和汉文。阿不力孜說，由于他在学校里和汉族同学一道組織抗日活动，遭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暗害，戳瞎了他的一只眼睛，把他关在牢里很久。他出獄后，就到了南疆学木匠手艺，参加进沙依諾夫、尤素夫他們那个进步青年的組織里，继續从事反对国民党反动統治的革命斗爭。关于他是一个共产党員的事，哈得尔却不知道，解放前阿不力孜一直沒有告訴过他。

阿不力孜还对他說过，維吾尔、哈薩克……所有少数民族人民的灾难，已快完結了，时間不会太长了，关內的人民解放軍已經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大半个中国已經解放了，不久就要到新疆的大門了，全国人民翻身的日子已在眼前。他还說，三区革命的領导人是很英明的，三区革命正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当然，也还要經过艰巨的斗爭的。

一九四九年秋，新疆地区和平解放了！民族革命軍被編入中国人民解放軍，进行了政治整訓，这时他才知道阿不力孜原来是个光荣的共产党員，而他自己，也在这时由阿不力孜介紹入了党，成为他們那个連队建立党組織后的第一个共产党員。解放后不久，烏斯曼匪徒叛乱，他們又奉命向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追

剿叛匪。就在剿匪的战斗中，他最敬爱的連长、最亲切的导师和战友——优秀的共产党員阿不力孜壮烈牺牲了！

想着和阿不力孜初次相遇的情景，哈得尔心里又兴奋又悲痛，泪水使他的視綫模糊了。

"阿不力孜同志，你安息吧！我們会继承你的事业，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他默念着，把繮绳一勒，从馬背上跳下来，望着北方呆立了一会儿，然后把馬拉到河边，让它自己去飲水和吃草。他解下軍用袋，解开上衣的鈕扣，躺到河边的青草地上，让河风吹拂着，陷入对阿不力孜的怀念和过去战斗生活的回忆里。

那是四年多以前的事情了，哈得尔那时是民族革命軍的一个班长，他記得那是一个飄着細雨的清晨，准葛尔盆地的上空燃燒着烽火，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他所在的那个团的騎兵队伍，象一条綫似地在一片草原上行进着。

哈得尔騎着战馬，一面在队伍旁边急急地奔馳，一面向大家打听阿不力孜在什么地方，因为，昨天战斗后就再沒有看見他。由于部队行动迅速，連夜开拔，誰也沒有顾得上找他。哈得尔放心不下，找到連长把情况报告了一下，連长命令他去寻找，但是在漆黑的夜里，队伍很混乱，不知該上什么地方去找。天亮时，有人告訴哈得尔，說好象看見阿不力孜走到前面去了，哈得尔听后，就纵馬追到队伍的前面。

"看見阿不力孜了沒有？"他碰到人就問。

人們的回答都是"沒有看見"。有些多嘴的人还罗嗦几句說：

"是那个独眼的排长嗎？他不会丢掉的，他是一个机灵鬼——啊！你是哈得尔吧？"

"你是哈得尔嗎？讲讲你活捉那个县长的故事吧！"

"他眞的跪下了?"

"…………"

哈得尔不耐煩地皺着眉头,随便应付着,霎动着他那深陷的两只小眼睛,向四处观望。

"沒有看見阿不力孜嗎?"哈得尔問一个跑在队伍外面的人,这人的馬跑着小跑步,哈得尔的快馬从他的身边擦了过去。

一陣不愉快的感覺掠过哈得尔的心头。当他从他所問的那人身边馳过去时,他清楚地看見了那人长着两撮濃黑的胡子;扣到眉毛上的羊皮帽子下面,閃爍着两只令人討厌的、灰色的老鼠眼睛。还好,对方可能沒有听見他的問話,沒有作声,只是用不屑的眼光瞟了一下哈得尔。

哈得尔吐了一口唾沫,夹了一下馬肚子,向前跑去了。

原来,哈得尔碰見了阿不力孜的死对头,这个有两撮濃黑胡子的人,是他們連队另一个排的排长,向来跟阿不力孜作对。哈得尔的眼前閃过了阿不力孜那激怒的样子:他左手扠在腰里,右手举起他的步枪,高声嚷着:"我們革命的目的在当前是爭取和平、民主和自由,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实現各民族人民大团結。我們的民族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大家把眼睛擦亮,有人就是要破坏各民族的团結,达到他分裂祖国的阴謀,給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当走狗!"

这些都是在战斗間隙中发生的事情。当阿不力孜这样理直气壮地爭論的时候,他的面前总是站着几个咬牙切齿的人,他們輕藐地冷笑着,强詞夺理地反駁着阿不力孜的說法。曾有几次,哈得尔看見阿不力孜和那个黑胡子爭吵。黑胡子在听了阿不力孜的那些道理后,总要說:"我們革命的目的是打倒汉族人,把他們統統赶走,建立独立的共和国。从你的这种說法看,你似乎不

是維吾尔人民的儿子……"这时，阿不力孜就不屑地笑笑，冷靜地說："你这是麦斯武德[1]的說法，是蔣介石的說法！"

在他們爭論时，有些战士坐在那里抽着莫合烟，眨着眼睛当热鬧看。但是，也有很多战士对这些問題很感兴趣，总是向阿不力孜問这問那的。特别是哈得尔，当阿不力孜每次和那些人爭論时，他总是站在他的身后。看样子，如果有人向阿不力孜动手，他就会馬上竄出去和那些人打架似的。每当看見那些咬牙切齿的人，被阿不力孜駁斥得面孔通紅、嗤着鼻子溜走的时候，他就松一口气，拍着巴掌叫好，然后拉住阿不力孜的手走到旁边去，高兴地眯着眼睛，給阿不力孜卷一根莫合烟。当然，阿不力孜讲的道理他不一定全部懂得，但他却坚定地认为阿不力孜是对的，这一点，他永远也不会动搖。

黑胡子带来的不愉快的感覺，只在哈得尔心中停留了一会儿，他焦慮地惦念着阿不力孜，忙催策战馬，又向后面折了回来。他寻思，阿不力孜到哪里去了？在战斗中，他还看見他带領着全排战士向敌人冲鋒，但經过激烈的、和敌人的肉搏混战以后，就看不見他了，他到哪里去了？这时，一个使他不安的念头掠过哈得尔的脑际：他受伤了？他牺牲了？想到这里，哈得尔的心象被什么戳了一下。"那我为什么要往前面去找他呢？該死的！"他捶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应該往后面去找他呀！——"

他揮动馬鞭，双腿夹紧馬肚子，拽起馬嚼勒子，象一陣风一样从队伍的旁边向后馳去。

天空的烏云向东方退却了。不久，天空里只剩下了一层薄薄的白云，太阳开始把它的光芒散射到人間，草原一片翠綠。哈

---

[1] 麦斯武德：国民党反动派統治时的新疆省主席，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得尔的战馬在草原上飞奔，他沒有按照他們走过的、留下了一条灰色长帶的老路走，他看准了他們来时所經过的一片村庄和森林，徑直向那里跑去。战馬的四只蹄子在翠綠的草地上翻滚，給剛剛被雨水洗刷过的草地上留下了一条黑色的印子。馬蹄声惊动了在太阳光里整理着羽毛的百灵鳥和剛剛跑出窩洞舐吸露水的野兎。

这匹枣紅色的战馬象理解哈得尔的心情似的，拚命地向前狂奔，它的身上湿淋淋的，不知是未干的雨水还是滲出的汗水，但是，哈得尔仍然紧扣着馬勒，猴着身子，不让它有一个喘息的机会。跑啊，跑啊……跑了好久，前面的那片村庄和森林好象还是原来那么远，他的心情多么急躁，簡直象烈火在焚燒!

快到中午的时候，哈得尔終于走到那片树林的跟前。树林那面是一些稀疏的村落，村落的后面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不太高的小山。他知道昨天的战斗是在那些小山后面进行的。他和他的战馬一样，全身被汗水浸透了，疲憊极了！他放松繮绳，慢慢地沿着一条大路走进树林里去。由于战爭，这里的几家老百姓都逃跑了，有些沒有收割的庄稼还长在地里，树林里閑散地徘徊着几只瘦小的失去了主人的毛驴。

他穿过树林，看見了一条大河，大河的两岸长满了高高的鉆天楊，几間土房子点綴在河岸上。靠上游河面很窄的地方，有一座大土桥，他們昨夜就是从这个桥上走过来的。但由于在夜間，天又下着雨，他竟然沒有发覺这是一条多么美丽的河啊！碧藍的河水平靜地流着，树木、房屋和后面不远的小山都映在河水里，好看极了。

哈得尔勒馬站在河岸上。他的心思翻騰起来了：这里多么象他的家乡，特别是这条河簡直跟多浪河一模一样，只是多了一

座小山，河岸上的葡萄架和苹果园比多浪河边少了一些，其他再沒有分别。

“在这里休息一会吧！馬儿也应該吃点草，喝点水了！”他打定主意，便跳下馬来，把馬的繮绳盘起，幷在它的后背上拍了一巴掌，馬領会了他的意思似的，馴服地走下河岸，安靜地喝起水来。他解开軍衣的扣子，搧着风，让全身的汗水快点风干，好继續赶路。他又走到河边，洗了洗手和臉，还捧起水来喝了几口，然后一歪身子躺了下去。

馬儿在他的身边嚼着青草，中午的太阳晒得有点发热，河两岸潮湿的土地上冒着热气，河水喧哮着。宁靜的空气，溫热的阳光，使哈得尔疲倦的身体更加軟弱无力。同时肚子里也咕咕地响了起来，从昨天下午到現在还沒有吃一点东西。他想，他的战友們一定正在什么地方吃飯，是干饃还是“五馬什”？他想着想着覚得肚子更加餓了。“这里是弄不到吃的东西的，不要紧，有战馬，它会馱着我走的，无論如何要找到阿不力孜。”他安慰着自己。阿不力孜的影子一下又映上他的脑际，他一只眼睛閉着，另一只眼睛閃閃发光。“不行，我还得赶快赶路，我一定要找到他。”他两手支着地打算站起来，但他的确太疲乏了，不但肚子餓的难受，而且瞌睡也开始折磨他了。他已經几天几夜沒有睡覚了，騎在馬上奔跑时倒不覚得什么，現在一躺到地上，就沒有办法应付了。

“不行，我得赶快赶路，一定要找到阿不力孜！”他又下了一次决心，便咬紧牙关站起来，但在这时，他的眼前出現了紛乱的金花，接着是一陣发黑，什么也看不見了，他又躺了下去……

“哈得尔，哈得尔！”这是誰在他耳边叫喊？

他被摇醒了。

当他睁开惺忪的睡眼，首先看見的是一張长滿絡腮胡的微笑着的面孔，他还看見了一只紧閉着的眼睛和另一只炯炯閃光的眼睛……啊，阿不力孜！

他一下跳起来，抱住了阿不力孜的肩膀：

“我的排长，大哥，你来了？唉，我这个該死的，”哈得尔咒罵着自己，“我怎么啦？我睡着了？”

“睡着了。我看見了你的馬，不然就錯过了，你睡在河边，我怎么能看見呢？”

“唉，你受伤了吧？你怎么搞的？”哈得尔疲乏地坐到地上，“我认为你……”

“你认为我犧牲了？哈哈哈！”阿不力孜大笑着，“不会的，兄弟，我怎么会这样輕易就死去呢？我还要享受享受幸福的生活呢！”

愉快的情緒使哈得尔的精神振作起来，他高兴地道：“你沒有出什么事就好了！一切都好，就是我餓的厉害，有些吃的就太好了！”

“太好了，我要給你很好的东西吃！”阿不力孜跑到岸上，抓起一个軍用袋，揚了一揚說，“你看，这是我的胜利品，那个倒楣鬼用馬刀砍倒了我的馬，我賞給他一顆子彈，他就給我留下这些‘紀念品’。”

他打开軍用袋，从里面拿出了两包餅干。那黃橙橙的餅干，哈得尔长这么大只看見过一次，当然更不用說吃过了。他們两个边用手捧河水喝，边大吃起餅干来了。

“敌人，是一个当官的，他砍倒了我的小黑馬——多么可惜，我的‘小飞机’它終于为我尽了忠。它把我扔在地上，步枪掉得好远，但我还有支手枪，当那个家伙举起馬刀朝我头上砍下来

时，我向他連开了两枪，馬刀掉在我的腿上——你看，”他指着褲子上的一个破洞說，“刀尖只戳破了我的褲子。那个軍官連他的馬一块儿跌倒了。”

“那你为什么不赶快来找我們……”

“你听着，敌人倒下之后，我从他的身上搜到了一支很好的手枪，”他指着插在腰里的一支嶄新的小手枪，“再就是这包吃的。这时，咱們的队伍已經冲得很远了，天也黑下来了，我想，我失去了馬，两条腿怎么能行呢？我就去寻找，看有沒有被敌人丟掉的馬匹？敌人丟下的馬匹倒很多，就是不能动彈，有的死了，有的受了伤。搞了半夜，結果还是用两条腿走来了……”

太阳已經貼到那座小山頂上了。黃昏从东方辽闊的草原上慢慢地襲来，河岸上吹起了輕微的晚风，有些凉意。

“我能找到你，眞高兴极了，休息一会再走吧。我們两人可以騎一匹馬，我的馬很結实。”哈得尔愉快地卷起莫合烟来。一面卷，一面輕輕地唱着。

“大哥，看着这条河，我就想起了家乡的多浪河！那是一条多么美的河啊，我眞是想念它！”哈得尔把卷好的第一支烟递給阿不力孜，自己接着又卷第二支，微笑一直挂在他的嘴角上。

“不錯，我也很想念我的家乡。将来我也得去看看我的老母亲……”

“你还有一个老母亲嗎！在哪里？”

“也許，她已死掉了，六、七年沒通音信了——能看看她的坟墓也好。”阿不力孜笑起来，“就是害怕連坟堆也沒有啊！”

“我的父亲和母亲可都有坟堆，但是……”哈得尔沒有說完就停下了，本来他是想說說阿娜尔汗的，不知为什么他却把它咽下去了。

“年輕人，在战火中少想这些事情，暫时把它忘掉吧！咱們走啦！”阿不力孜說着站了起来，把空口袋系在腰皮带上。

“不，阿不力孜，你先坐下，我有一个重要的問題要請教你哩！”哈得尔十分严肃地說，“我很痛苦！”他把莫合烟屁股狠狠地扔到河里。

“什么事，你說說吧！”阿不力孜又坐下来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活了二十多岁，从記事的时候开始，就看見穷人遭难的多。你也說过，不管什么民族，都是穷人受富人的欺压。”哈得尔看着阿不力孜那只閃动着的眼睛，凑到了他的跟前，“比如昨天，有些人就杀了几个汉族人，那是些什么人呢？都是穷人，不是扛长工的就是搞小手艺活的；难道我們維吾尔人受的苦难，是这些穷苦的汉族人給我們的嗎？我又要說那个黑胡子排长了，有人說，他昨天从一家貧苦的維吾尔老乡家中，搜出了一个被藏起来的汉族牧羊老人，黑胡子不但枪杀了那个汉族老人，而且把那个貧苦的維吾尔老乡也戳了一刺刀。他这样做对嗎？如果要叫我这样做，我宁可死去也不干。阿不力孜，人們喊着民族，我的維吾尔民族，可是，我們民族的灾难究竟是誰带給的呢？难道是那些象我哈得尔一样受巴依压迫的穷苦的汉族人嗎？”哈得尔的声音发顫，两只深陷的眼睛里爆射出两顆火星。

“冷靜点，我的好兄弟！”阿不力孜抓住哈得尔抖顫的双手，用劲地握着，“我很高兴你有这样的看法，我过去給你讲时，你不太懂，你看，現在慢慢你就懂了！你的这种认識比你的生命还宝貴，但是，还不够！以后有机会我再給你好好談談。你也不要急躁，关于你所看到的那些現象，我們民族軍的領导人正在注意糾正，我們的革命不久就会走上更加正确的道路。你要牢牢地記

住一点：天下被压迫的人民，不管是什么民族都是一家人，只有团結起来推翻压在头上的反动派，人民自己坐了天下，所有民族的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可是，要这样，沒有个党来領导还不行，就象在大戈壁上行軍，沒有人領路不行，会迷路，不会走向胜利！”

“大哥，你說，什么党能領导我們所有民族的人民走向胜利呢？”哈得尔不解地、着急地問。

“中国共产党！”阿不力孜一字一音地說，想了想，又以哈得尔不常听到的热情的声調接着說：“这个党是代表着象你一样靠自己一双手过活的人們的利益的，是劳动人民自己的政党！它的領袖是毛澤东——一个偉大的人物！这个党現在有二百几十万个党員了，正在关內領导着各民族人民跟国民党反动派斗爭，已經取得很大胜利！人民解放軍就是共产党所領导的人民的軍队，就要到新疆来了，快跟我們民族軍会师了！”

“共产党！毛澤东！”哈得尔念着，陷入沉思里。

“走吧！天黑了！以后有机会我們再好好談談。”

天边燃燒的晚霞最后熄灭了，草原充滿着潮湿的凉气。

哈得尔和阿不力孜两个人騎着一匹馬进入了草原，向东北方向前进！

半夜，他們两个来到一个小村子旁边。

村子里靜悄悄的，他們打算在村子里喂一下牲口，睡一覚，到天亮也可以从这里找些吃的东西。哈得尔的枣紅馬，由于担負着两个人奔走了大半夜，全身流着汗水，嘴里吐着白沫，四条腿打着哆嗦，要是继續再走，它就会跌倒的。

他們敲了好几家的大門，有的門紧鎖着，有的門从里面頂死，人可能住在里面，但任凭你再叫再喊，就是沒有一点声息。他

們知道，在这兵荒馬乱的日子里，老百姓是多么不安心，尤其是在半夜三更来敲打他的門戶，他就更害怕了，还敢来开門？

"不要打扰老乡了。找一个草棚，有一抱干草咱們就可以睡覚了，天亮再說。"阿不力孜說着，就向一間馬棚模样的房子走去。

哈得尔拉着馬也跟了过去。眞是幸运，那正是一間芦草秆搭成的馬棚，里面不但有麦草，而且还有一个喂馬的木槽。看来，这个老乡是有牛或者馬匹的，但由于战爭，他把它們藏起来了，也可能被国民党軍队把它們搶走了。他們喂了馬，两个人就躺在干草上，一面抽烟一面閑談。

草棚右側，就是他們剛才沒有敲开門的一間大房子。当他們迷迷昏昏快要入睡时，只听得那間大房子的門咯吱响了一下，哈得尔連忙站起来，要出去找这个老乡，却被阿不力孜一把按倒："这就行了，不要惊动老乡！你睡吧！"

阿不力孜自己却掙身起来，悄悄地走到門口，看見那間房子的門口站着一个人，門开着，房子里点着灯，昏黄的灯光从門口射出来，照着站在門口的那个人的一双大皮靴。过了一会，只見那人走进了屋子，門关上了，灯光熄了，一切又归于寂靜了。

夜靜靜的，被疲劳征服了的哈得尔睡得很熟，发出了沉重的呼吸声。阿不力孜躺下后，不知为什么却总是睡不着。干草很暖和，身子底下热乎乎的，但他却翻来复去的光轉身，压得干草发出唰唰的声音，当村子里傳来第二遍鸡叫的时候，他爬起来給馬添了一次草。

他重新躺下去时，忽然听到一陣得得踏踏的馬蹄声，他又坐了起来，馬蹄声杂乱地响着过来，还夹杂着輕輕的人的喝斥声和咳嗽声。他把头掉到門口，趴在草上向外注視起来。"这是什么

人呢？是我們的部队嗎？是老乡嗎？不对，我們的部队已經走得很远了，而且这是一个偏僻的村子，部队不經过这里。那末是什么人呢？不会是敌人吧？”阿不力孜警惕起来。敌人被他們击潰后，到处逃窜，“一定是敌人！”他心里想。由于他一只眼在夜間不太管用，他就把哈得尔輕輕推了一把，說：“有人来了！”哈得尔倏地坐起来，习慣地首先把步枪抓在手中。

馬蹄声一直响到房子跟前停下了。他們听見了馬打噴嚏的声音和低低的談話声。在黯淡的星光下，他們看見了几匹馬拥簇在那里，每一匹馬上騎着一个人。他們嘀嘀咕咕，說話的声音逐漸大了起来，而且听清楚都說着汉族話。其中有一个声音，在汉話中夹杂着少許的維吾尔話，很清楚，这是一个說汉話很不高明的維吾尔人。

阿不力孜掏出了手枪，嘩啦一声頂上了子彈，哈得尔也照样做了。

“几个人？你看看，哈得尔！看清楚嗎？是敌人？”阿不力孜悄声說。

“不太清楚！哦，大約是三匹馬！对，三匹馬。”

接着，他們看見其中一个人跳下馬来，向这家主人的房子走去。随即听見了用維吾尔話叫門的声音：

“朋友，請开开門吧！朋友！”

房子里沒有动靜。

“請开开門吧，我們是路过这儿的，請开門吧，不打扰你們，开門吧！”

屋子里仍然沒有动靜。

“我們在你这里做点吃的，有几个朋友要休息一下，喂，朋友！”

屋子里还是沒有动静。

“他媽的！死人一样！”屋外的人咒罵起来了，狠狠地踢了門板一脚，失望地往回走去。

这时，騎在馬上的两个人几乎同时跳下馬来，怒罵着向房前大步走去。

“你是一个善人嗎？对这些人就不能讲客气。砸开它！”这是一个汉族人的声音。

接着，叫罵声和皮鞋踢門板的声音就震响起来。沒多久，門終于被踢开了，从屋子里傳来了女人的尖叫声和一个小孩子惊怕的嚎哭声。

“叫喊什么？我們又不会吃了你，把灯点着！”汉族人大叫着。不久，屋子里的灯光亮起来了，两个人影堵在門口，房子里静了下来，只剩下小孩子的哽咽声。

这时，院子里的三匹馬移动着，被另一个人牵着来回蹓躂起来，看来，这是由于經过了剧烈地奔馳的緣故。这三个人走的路可能很不近呢！

“你在这里，我去看看！”阿不力孜对哈得尔說。

“我去，你眼睛不好。”

“不，你眼睛好才要你留在这里。如果我制不住他們，漏出一个来，你就收拾住他，最好是抓活的，不到最后不开枪——注意那个蹓馬的……”阿不力孜迅速地說完后，把哈得尔按了一把，趁蹓馬的轉过去的时候，只一纵身，就輕輕地貼在草棚外的墙壁上，而且迅速地竄到那間房子的門外，在阴影中隐蔽起来。

哈得尔的心紧張地跳动着。他抬起头看看天空，偏东方一带，天上的星星已經稀零不拉了，启明星挂在半空中，和草原地平綫連接的天边，泛出了一綫白光，天快亮了。

空地上移动的馬匹停下来了，一个人影向草棚走过来。“正好，他准备要喂馬了。进来就收拾他！”哈得尔心想，禁不住又紧張又高兴。

一道手电光射进草棚，跟着一个戴着国民党軍帽的脑袋伸进門来。他的眼珠轉动着朝棚内窺視了一周，就迈开脚步走进来。哈得尔拉好架势，用尽全力，把右腿唰地扫了一下，进来的人就来了个嘴啃地皮，悬空摔在地上了。这家伙只来得及哼了一声，就被哈得尔一脚踏住脊背。“安份些，再哼一声，就要你的命！”哈得尔用汉話低声警告他，接着把步枪的枪口頂到这个人的后脑勺上。

“我問你，你們是干什么的？老实說。”

“我，我是……”可能是嘴唇貼住了地皮，这家伙說話含混不清。

“那两个是誰？”哈得尔把頂着后脑的枪口移开了一点，好叫他說話清楚些。

“那是我、我、我們的、的团长。另一个是一个大、大巴依！”

“巴依？哪里的巴依？”

“就是昨天打仗的那个地方的。”

“他为什么和你們在一起？”

“他和团长是好、好朋友。昨天我們、們被打敗时，他、他、他也和我們一、一块跑出来、来，来了。”

哈得尔一听这話，气得全身打起哆嗦来。巴依呀，巴依！世界上的巴依哪有好的？他狠狠地踏了一下那个人的脊背，低声問道：

“他为什么要跟你們跑？”

“不、不，知道。他带着、着两支手枪，馬上馱着半、半口袋銀

元。他說，他說，他有两个小老婆在省城里，他、他要跟我們团长到省、省城、城里去……”

“对不起，你先休息休息，回头咱們再談。”哈得尔伸手抽出馬鞍上的一条绳子，把那人結結实实地捆起来，并从那人的身上撕下一块衣襟，塞住了他的嘴，把他提起来扔到草堆上說：“你不要怕，我是三区民族軍，我不杀你，不过你要老实点，躺躺吧！”

他定了定神，放輕脚步走到院子里，把那三匹馬牵到屋后，拴到一棵大树上，然后輕輕地走到屋子門口去。阿不力孜还貼在屋子門外墙壁的阴影中，哈得尔剛才做的事情，他都看在眼里，感到十分高兴。現在，他看見哈得尔走过来了，便向他揮了一下手，叫他隐蔽起来。但是在朦朧的晨光中，哈得尔沒有看清他的手势，就徑直走到阿不力孜的身边，举了一下上着刺刀的步枪……

“傳令兵，傳令兵——”房子里有人大声叫着，看样子要走出門外来了。哈得尔迅速地把阿不力孜一拉，一个箭步就冲进門去。跟着哈得尔的“不許动”的叫喊声，阿不力孜也冲了进去，堵住房門，高高举起手枪大喊：“繳枪不杀！”

突然发生的事情，使那两个家伙一下子好象被什么凝固了，呆在那里。阿不力孜用目光示意哈得尔盯住那个巴依，他自己向前走了一步，从那个团长的腰里摘下了手枪。这时，那个巴依却向哈得尔露出了一副笑臉，弯着腰說：

“自己人，都是維吾尔，你也要杀死我嗎？真主可是睁着眼睛的！”

“你是走狗，你是維吾尔民族的叛徒，誰叫你跟着国民党跑？”哈得尔咬着牙說。

这个穿着黑色中山服、留着两撮八字胡的巴依，一下子全身

抖颤起来，笑容也消逝了，狡黠的眼睛中閃过了一道凶恶的光芒，他冷不防伸出手，一把打开了哈得尔的枪刺，一面从腰里摸着手枪，一面冲出房門。

"好样的，我专門收拾巴依！"哈得尔冷笑了一声，"你跑不掉的！"便追出門外去。

天已大亮了。他看見那个巴依在房子前面轉了一个圈，不错，大概他是在找牲口。他滿以为跳出房門就可以跨上馬儿远走高飞，但是他想错了，当他在外面左顾右盼的当儿，哈得尔已經窜到他的身边了。巴依急了，举起枪就向哈得尔扣动了扳机。在哈得尔臥倒躲避枪彈的时候，他趁机跑出很远，向那边有树林的地方奔去。

哈得尔叉开两腿，举起了步枪，随着枪声，巴依便跌倒在一棵楊树的旁边不动了。

"巴依，世界上的巴依都是坏蛋！我就是专門收拾巴依的，巴依！"哈得尔霎动着眼睛，站在那里自言自語地說。

这場小小的战斗，就这样干净利索地結束了。

房子的主人——一个上了年紀的維吾尔农民，怀着又惊慌、又高兴、又感激的心情，給阿不力孜和哈得尔准备了早餐。他們吃过飯，謝过了主人，便押着两个俘虏向草原上出发了。阿不力孜正好有了一匹馬，而且还馱着巴依的半口袋天剛。

"哈得尔，你打死了巴依，这是对的，但我认为，为了减少些麻煩，你回去最好不要对大家讲。"阿不力孜思索着叮嘱哈得尔。

"为什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这个巴依跟着国民党的团长逃跑，又不肯繳械投降，就应該枪毙他。何况他还是一个巴依。巴依，我已經完全摸透了，世界上的巴依难道有好的？你不是說过嗎，他是剝削阶級……"哈得尔不以为然地說。

“不，不为什么。我不是說了嗎？打死这样的巴依你并沒有錯。但是，我的好兄弟，还是不說好，你也知道，有許多人暫时还搞不通这个道理呢！”

哈得尔沉思了好一会，才叹了一口气說：“好吧，我听你的。”

他們在当天夜里就赶上了自己的队伍。不久，他俩活捉了敌人的一个团长和一个傳令兵的英雄事迹又到处傳开了。这个小小的战斗經过，被人們互相傳說，添枝加叶，說得象美丽的神話一样。人們尊敬他們，羡慕他們，說眞主专給哈得尔好机会。

…………

还有一件事情，也使哈得尔永远不能忘記。

那是在上面这件事发生后的一年以后。部队在一个小鎮子上过肉孜节，战士們欢乐地会餐、开晚会，还放了一天假。

这一天，大家除了好好地吃了一頓羊肉抓飯以外，很多人还喝了酒。厨房里、宿舍里、院子里都充满着一股醉人的酒味，几个喝得糊里糊涂的人在互相打鬧着，取笑着，打着嗝，嘔吐着……

阿不力孜和哈得尔，跟他們排里的一些战士圍在一起，正高兴地談笑着。阿不力孜向来很能自制，他沒有喝多少酒，但哈得尔却喝的多了些，但还沒有醉，还是清醒的。

“排长啊，讲个故事吧！”大家乱叫着。

“讲什么呀！我哪有什么故事呀！”

“你懂得很多，你会讲故事的。”

“讲什么好呢？”阿不力孜捋着胡子，从哈得尔的口里夺下正在吸着的莫合烟說，“哈得尔讲吧！哈得尔有多浪河的故事。”

“什么多浪河的故事？”有人认眞地問。

大家爆发出一陣欢乐的笑声。

“讲讲你在南疆进行斗争的故事吧!”

“唉,不讲那些,今天要讲欢乐的故事,比如,比如……”一个小伙子挤着眼睛說。

“比如什么?比如、比如的!”哈得尔在那个小伙子的鼻子上刮了一下說。

“比如,关于什么姑娘一类的——关于爱情的!”

“不錯,那里是出爱情的地方……”有人笑着說。

又是一陣轰笑。

“好热闹呀!阿不力孜!”一个歪戴着羊皮帽、留着两撮濃黑胡子的人,趔趄着身子走过来了。

“来来来,听我們排长讲故事。”人們招呼着他。

黑胡子歪歪扭扭地斜趔着身子,把羊皮帽推到后脑上,嘻嘻地笑着,噴出了一陣陣熏人的酒气。他喝醉了。

“排長,你喝醉了,你离开这儿吧!”哈得尔嫌恶地說,并拉了一下阿不力孜。

“我哪、哪里喝、喝醉了?你这小子!”黑胡子用右手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子尖,眼睛斜瞪着哈得尔。他扭到阿不力孜的面前,在他的膝盖上拍了一下,手指仍然指着自己的鼻子,露着满口的金牙齿說:

“阿不力孜,我的英雄!我,我来,来向你領教……辯論来啦!”

阿不力孜的一只眼睛里閃出了惊奇的光芒,他警惕起来,这家伙不知又要耍什么花招?他用手势表示請对方坐下談。

“我不坐,坐,我,我辯論来,来啦!……”他用眼睛扫視着大家,“哈得尔,你也是英雄,你,你……連、連你在內。我,我辯論来啦、啦!嗷……”他不住地噴着酒气,令人恶心。

“辯論就辯論，我不害怕！”哈得尔向前走了一步，两手扠在腰里，深陷的眼睛里燃燒着怒火。

“咦！好厉害呀、呀！你、你給老子逞英雄呀，呀！”黑胡子的話說得很清楚，身子也站直了，酒醉好象已經退了一半。

“咱們可以辯論。你有什么意見？請說吧！”阿不力孜用手把哈得尔向后拉着。但是哈得尔却执拗地更向前挺进了一步，大声地向阿不力孜說：

“他有什么意見？他只会为巴依們辯护，他就是一个巴依的儿子。”他又凑近黑胡子，看着他的眼睛說，“我明白給你說，不管什么民族，只要是欺压穷苦人的都是我的敌人。我去年还枪斃过一个巴依呢！”

“你說什么？……”黑胡子的胡子尖簌簌地抖动起来，瞪大眼睛一把扯住了哈得尔的衣領。哈得尔一急，也扯住了黑胡子的衣領，并且伸出左手扠住了对方露着青筋的脖子。

阿不力孜严厉地斥责着哈得尔，叫他放手，并抓住他們两个人的胳膊，拚命的往开拉。其他人也都拥上来劝解，糾纏了一会，还是拉不开。

这样，他們两人就扭过来扭过去，一直扭到广場的中心去。两个人的手都很有劲，他們的十个指头都象鉄鉗子一样，眞是冤家遇着了对头，針尖对上了麦芒，弄得难解难分。其他人也只有象平常观望摔跤游戏一样的观望起来。阿不力孜认为，哈得尔的力气显然比黑胡子大，而且黑胡子还喝醉了酒，打起架来吃亏的只有黑胡子。但他也相信哈得尔絕不会眞的伤害黑胡子，他毕竟是个排长，哈得尔对上級向来是尊重的。所以，他只是呼喝着叫哈得尔放手。

两个人仍然扭来扭去。过了一会，哈得尔突然騰出一只腿，

向对方猛扫了一下，对方双手一松，来了个倒栽葱，悬空跌到地上。哈得尔甩甩手，吐着血唾沫，朝阿不力孜跟前走过来。看来，他是不准备再斗了。

黑胡子跌倒的时候，观望的人忍不住爆发了一陣轰笑，认为"游戏"已經結束了。但是，黑胡子却愈更恼羞成怒，他迅速地从地上站起来，一面向哈得尔追过去，一面弯着腰从靴筒里摸着什么。当大家看清楚他从靴筒里抽出来的是一把明晃晃的刀子时，都失声地惊呼起来，有几个奔了过去，呼喝着想制止黑胡子，但黑胡子却凶恶地把刀子在空中揮舞着，仍然向哈得尔紧逼过去。人們只好又向远处退去，大喊着，叫哈得尔快跑开。

阿不力孜現在才着实惊慌起来，他狠狠地推开站在他前面的人，向前走了几步。他想到哈得尔手无寸鉄，死亡就在他的前面，黑胡子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把刀子插进他的胸膛的。他一面喝斥着黑胡子，一面不由自主地把右手放到手枪套子上。

哈得尔看見黑胡子手里紧握着刀子向他追来，他并沒有跑开，却鎮定地站住了，他寻思着怎样开始就能架住对方握着刀子的手腕，再踢他一脚，从他的手中把刀子夺过来……但是情况已經不容許他更多地思索了，对方瞪着被酒和激憤燒紅的眼珠，握着刀子的右手背在身后，左手的五个指头張开来，象一只被激怒的野兽向他扑来。看样子是想用左手抓住哈得尔的脖子，然后用右手把刀子捅进他的胸膛。情况已經很危急了，阿不力孜的一只眼睛紧張地霎动起来，他一面用右手握住手枪柄，一面又严厉地喝斥黑胡子道：

"住手！不准动刀子！"

可是，黑胡子仍然眨着他的仇恨的灰色眼珠，一直逼向哈得尔。当他猛然抓住了哈得尔的衣領，右手高高举起刀子，拚命向

下戳去的时候，枪声响了。突然，他握着刀子的胳膊象被火燒了一下，頹然地落下来，刀子抛到旁边去。接着，他身子一歪，揮动着左手，蹲到地上嚎哭起来。

当哈得尔跑到阿不力孜跟前的时候，他看見阿不力孜正要把手枪装进套子里。

这时，他們的連长走过来了，他严厉地命令道：

“阿不力孜，交出你的手枪，交出来！”

阿不力孜象被累坏了的人一样，沒精打采地把手枪送到連长的手里。

这样，阿不力孜、哈得尔和那个被打伤了手腕的黑胡子，都受到紀律处分——关了禁閉。

禁閉只关了三天。三天后，阿不力孜和哈得尔高兴地回来了，那个黑胡子排长却再沒有回来。据說因为他一貫散播荒謬言論，对革命不利；这次又首先拔刀鬧事，違犯軍紀，已被調到上級領导机关对他进行审查和教育去了。

…………

一九四九年冬天，民族革命軍和关內人民解放軍会师以后，阿不力孜就当了連长，哈得尔也升为排长。不久，阿不力孜到軍区去开了几天会，回来的时候，和他一块还来了一个指导員，是汉族人。那时起，哈得尔才知道原来阿不力孜老早就是个共产党員，是党組織派他到南疆工作的。哈得尔也知道了当他們到达北方、阿不力孜和党組織取得联系后，打算仍回到南疆去的，但党組織考虑到他的身份已經暴露，就把他留在北边，为了便于隐蔽，指示他参加三区革命部队。这样，阿不力孜就带了哈得尔一起到了民族革命軍里。

阿不力孜在民族軍里，一直堅持着正确的立場，跟那些民族

主义分子和泛土耳其主义[1]分子进行坚决的斗爭。他还团結了一批成份好、覺悟較高的先进的青年战士，耐心地教育他們，帮助他們。解放后不久，这些先进的战士都先后参加了党，哈得尔便是其中最早入党的一个。

民族軍編入解放軍后，部队开展了訴苦运动。哈得尔还記得，指导員的动員报告还沒有完，他就訴起苦来了。他訴着，訴着，哭起来了，听的人都受到很大感动，有几个遭遇跟他相同的战士，也都低声抽泣起来。他讲不下去了，后半截是阿不力孜代他訴的。

哈得尔就是在訴苦运动后入党的，阿不力孜做他的介紹人。

最使哈得尔不能忘記的，是阿不力孜光荣牺牲时的情景。

那是他們的部队在追剿烏斯曼匪徒的时候。一股土匪逃向古尔班通左特大沙漠，他們的一个騎兵团作为剿匪部队的前卫，首先进入了大沙漠。阿不力孜带領着他的連队走在最前面，偵察匪踪，勇猛追击。

一天下午，在他們的前面出現了一带树林，在綠色的森林上空飄散着縷縷的炊烟，阿不力孜用望远鏡一看，发現敌人正在那里休息做飯。树林的前面，有一带起伏的沙梁，敌人的陣地就在沙梁上，企图阻击追击部队。为了不使敌人再跑掉，阿不力孜命令向敌人突襲，一举歼灭敌人。这样，他們就开始拚命地鞭打着战馬，高喊着"鳴啦——"，向敌人冲去。但是，有些战馬却跑不动了，它們象它們的主人一样，也都被饥渴熬垮了。不久，几匹馬就倒下了，阿不力孜的馬也倒了，他們只好用两脚奔跑。

---

[1] 泛土耳其主义：即大土耳其主义，是企图把新疆跟祖国割裂开来、变成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那种人的主張。

敌人开始射击了，阿不力孜手里揮舞着短枪，仍然跑在队伍的前面。他在那松散的沙滩上拚命地跑着，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劲，他一直沒有落到后面。哈得尔向他大喊，叫他到后面去，他自己可以按照他的命令带領部队冲上去，但是，阿不力孜摆了摆手，仍然向前奔去。当哈得尔他們冲到小沙梁跟前时，看見阿不力孜已經向沙梁上爬着，很快便爬到頂上，然后一手捏着他的軍帽，一手高举着手枪，向奔馳上来的战士們大喊："冲啊……同志們，冲啊——嗚啦——"紧接着，哈得尔看見他身子一摔就跌倒了。

这时，战士們都按照連长所指的方向，大喊着向沙梁上冲上去，喊声汇成了一片，象一陣大雷雨一样，向敌人襲去。吓得敌人連忙向后退却。在大家冲上沙梁的时候，哈得尔跳下馬来，急遽地向跌倒的阿不力孜飞奔过去。眞奇怪，这时，阿不力孜又站起来了，但沒有站上两秒钟就又抱住肚子蹲了下来。哈得尔奔到他跟前的时候，他咬着牙，只喊了一声："敌人……追，歼灭敌……"他握着手枪的手指着敌人的方向，一句話还沒有說完就又倒在地上了。

指导員徒步跑上来了。他是在后面照顾几个死了战馬的战士的，他把自己的馬給一个病号騎了。他已发现連长負伤的情况，一口气跑到沙梁上，向剛要跳上战馬的哈得尔命令道："哈得尔，我命令你立即带領全排战士去追击敌人，不許让一个敌人逃走！"

"是！"哈得尔敬了个礼，纵身上馬，两腿一夹馬肚，战馬长嘶着憤怒地朝敌人奔去。战士們的鉄騎也潮水似的追随着馳去。

这一股土匪全部被歼灭在树林子里。在哈得尔他們淸查俘虏、清理战場的时候，指导員背着已經死去的連长阿不力孜，和

步行的同志們一块来到了。

哈得尔一看这情景，心里已完全明白，他一声不响地从指导員的背上輕輕地接下阿不力孜，把他平放在地上，用手摸着他的嘴唇和胸膛痛哭起来了。战士們圍了一个圓圈站在那里，全連的人都脱下帽子，流着眼泪向他們敬爱的連长告别。指导員用那沉痛的声調說："阿不力孜連长，为新疆各兄弟民族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奋斗，光荣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是維吾尔人民的好儿子，是党的好儿子！同志們，让我們踏着他的血迹继續前进吧！"

他們把阿不力孜埋葬在一棵沙枣树下。哈得尔用刺刀削去了树皮，在上面刻上了"烈士阿不力孜墓"几个字。他記得那正是秋天，那棵沙枣树上結滿了紫紅色的象瑪瑙一样的果实，一串一串的，随着微风在阿不力孜的墓頂上搖蕩着。

現在，他終于回来了，又坐在他日夜怀念着的多浪河边了。叛匪剿灭后，他們的部队集体轉业进行生产建設。哈得尔所在的这个师，奉命开到天山南部进行农业生产，在还沒有进入生产地区之前，他請假回到故乡阿英克尔来。

太阳已經躲到河对岸的树林中去了，暮靄从东方的地平綫上升起，黄色的野鴨子振着翅膀向多浪河飞来。从遙远的什么地方的清眞寺里，傳来了作晚禱的乒乒乓乓的鼓声，将哈得尔从回忆中敲醒，他站起来，弯腰去拾軍用袋……

"砰！砰！"两声枪响，子彈从他的耳旁嗖嗖地飞过。他一个纵步跳到一棵大树后面。一切又寂靜了，他的战馬在听到枪声的时候，已經机灵地臥倒在他的身边。哈得尔的脑子里掠过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敌人謀杀！"

"砰!"又是一枪,从枪声听出,射击人的位置已經变了,稍远了一些。这顆子彈正射在树的中心,嵌进去有两寸深。

看来,敌人是不敢面对面地交鋒,謀杀不成,已經逃走了。愤怒使哈得尔的胸口要炸裂开来了,他的面孔火辣辣的,脑子嗡嗡发响。他右手握紧手枪,一跃身騎上馬,嘩喇喇地窜进了多浪河。

春天的河水是不太深的,水面还沒挨到馬肚子,哈得尔紧了紧繮绳,左手一揮馬鞭,霎那間就到了河对岸。

离他有一百多公尺远的鈴鐺刺丛里,发出了喳喳的响声,哈得尔朝着那里放了两枪,纵馬追了过去。但是,已經迟了一步,哈得尔什么也沒有找着,夜色已經朦朧,他只得回到河这边来。他的心情沉重起来,紧鎖着双眉,把馬狠狠地抽了几鞭子,向阿英克尔的大道上馳去。

他在离阿英克尔村两里路的地方就下了馬,紧了紧皮带,拉了拉衣服,把解开的鈕扣扣好,然后牵着馬緩緩地走进村子来。

夜,已經深了,一盘黄橙橙的大月亮照得大地十分明亮。每个房屋的門縫里或小窗口都沒有灯光,人們大概已經睡了。他在达吾提家屋子前面的田埂上站了一会,到处听不見一点声音。房子和以前一模一样,它的主人可能是誰呢?不管他,反正都是同村子的人。他走到屋子的前面,把馬拴在葡萄架柱子上,向四周望了一陣,然后向屋子里喊道:"有人嗎?有人在家嗎?"

沒有人答应。

他走到房子跟前一推門,門鎖着。他想,主人可能开会去了。他象到了自己的家一样,卸下了馬鞍,把馬拉到墻角边的馬槽上,就坐在葡萄架下卷莫合烟。

过了一会,从克拉木巴依的房子那边傳来了說笑声,哈得尔想可能开完会了,"看来,巴依的房子已是大家的了,巴依不知住

到哪里去了。”他站起来，丢掉烟头，等待着。不久，房角上出現了一个人影，而且向哈得尔这面走来。这个人走到枣紅馬跟前，站了好一会，仔細端詳着馬，借着明亮的月光，哈得尔已經认出了那正是阿友甫老人。

“阿友甫叔叔！”哈得尔狂喜地叫着迎上前去。

老人望着他，怔住了。他慢慢地把臉凑近哈得尔的面孔，眯着眼睛仔細地看着他。

“叔叔！”他又笑着叫了一声。

“你是誰？你是……”显然，老人好象认出了他，但还有点儿犹豫，沒有叫他的名字。

“叔叔，我是哈得尔！”

“哈得尔？……哈得尔！我的眞主，你怎么当了解放軍？你眞的回来了？眞的嗎？”老人用手掌擦了擦眼睛，更加注視起他来。

“当然是眞的，叔叔，是哈得尔回来了！”

“哈得尔，好孩子！”老人張开臂膀抱住了他，激动得声音发顫，泪珠也滚到腮上了。“你終于回来了！我还以为你早就不在人世了哩！唉，解放这么久了，你也該写封信回来，或者捎个口信回来，你就不知道我和你土尼沙汗嬸嬸怎么惦着你。眞是年輕人啊，你！”

“我給你們写过一封信的，那还是在前年夏天，可是，信被退回了，說你們搬了家了，以后我們就到阿尔泰打烏斯曼匪徒去了，整整一年多，我沒空再写信，也不知道該往哪儿寄。我心里也惦着你們哩！”哈得尔边說着边扶住老人，向屋里走去。

“眞主呀，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們从沒有搬过家，一直都住在这里。这是誰說的？”老人惊詫地嚷起来。

“奇怪！”哈得尔也很詫异。“叔叔，土逊好嗎？”

“土逊……唉，事情多着哩，慢慢給你說。”

老人由于过于兴奋，两手直打哆嗦，摸了好久才把門鎖打开，嘴里叨咕着：“这死老婆子到哪里去了？把門鎖这么严干啥呀……”走进屋子，他点着了灯以后，又走到哈得尔跟前，用两只手抓住他的肩膀，偏起头，仔細端詳着他的臉，并用那弯曲的、坚硬的手指輕輕撫摸那块伤疤。

“土尼沙汗嬸嬸和达吾提呢？”

“死老婆子大概又串門去了。唉！达吾提还在开会，你坐下——你受过伤，孩子？是反动派的子彈打的吧？”

“不是，叔叔！打仗时我連一次伤也沒受过。說起这个伤疤，”哈得尔輕輕地拿开了老人的手，扶着老人坐在炕沿上，“說起这个伤疤，就是那个修靴匠沙巴也夫……”

“你說什么？沙巴也夫……”老人打断了他的話，“他，他怎么了？”

“是的，是沙巴也夫給我的——他用石块砸伤了我。他是个坏蛋，反革命！”

“哎呀！怎么搞的？他現在还在这里呢！”老人放低了声音，“孩子，事情多着哩……”

“他在这里？沙巴也夫还在这里？啊——”哈得尔突然象发覺了什么似的，“今天他在家嗎？”哈得尔抓住了老人的两只手搖晃着，急切地問。

“你听我說——他今天在家，我們开会时，他說他要去看水，就走了！現在不知回来了沒有。孩子，达吾提正和楊书記談話哩！”

哈得尔用手搔着头发，沉思起来。他在屋里来回走了几趟，

突然說："我要馬上找达吾提去！"

"你先歇一会吧，达吾提就会回来的！"

"叔叔，"哈得尔輕輕抓住老人的手說，"你不知道，剛才在多浪河边还有人向我开枪哩……"

"开枪？ 眞主，这是什么世道！ 沒有打中吧？"

"沒有。"

这时，門外响起一陣脚步声，土尼沙汗嬸嬸提着寬大的裙襟走进房子来了。

"嬸嬸，你好？"哈得尔赶快迎了上去。

"咦！ 你是誰？ 你……"

"他是哈得尔，我們的哈得尔回来了！"阿友甫老人忙說。

土尼沙汗嬸嬸一把抓住哈得尔，一句話沒有說就哭起来了。

"啊呀，你不要婆婆媽媽！ 孩子剛进門，还有正經事哩！"老人皺起眉头，把他的老伴拉开，"你赶快去做飯。我們还有正經事要出去一趟哩！"

"你歇歇吧，嬸嬸！ 你不要难过，我不是很好嗎？"哈得尔微笑着說。

"我不是难过，是高兴！ 我看到了你，孩子！ 可是……"她放开兩手，用袖子擦着眼泪，要說的話只說了半截便哽咽住了。

"算了，算了！ 去做飯吧，咳！"老人叹了口气，又轉过头对哈得尔說："咱們走吧！"

哈得尔扶着老人走出門，徑直向村办公室走去。老人一面走，一面断断續續地談了村子里的变化，最后才談了土遜被人杀害的事。

哈得尔一听土遜被人杀害便楞住了，半天說不出話来，感到全身都冰冷了。

“孩子，别难过！这个仇是要报的！唉，我本来不想現在就告訴你……”老人劝慰着。

哈得尔的牙齿咬得咯咯直响，突然拔出腰間别着的手枪，狠狠地說：

“我知道这是誰干的！沙巴也夫，这个劊子手！不能让他逃了！”說后便放开步子，飞般地朝村办公室跑去，把阿友甫老人扔在后头。

“哈得尔，你等等，等等……”老人在后面追赶着。

沙巴也夫这条有保护色的毒蛇，在哈得尔还沒有进村子的时候，已悄悄地溜走了。当哈得尔找到达吾提，一同赶到他家里去逮捕他时，只見門上挂了把鎖，連阿西汗也不知去向。看来，敌人一切都早有准备。

为这事，哈得尔和达吾提通宵都沒有入眠，他們談着，让怒火熬煎着……宁靜的阿英克尔并不眞的宁靜啊！殘酷的阶級斗爭还在这块解放了的、美丽的土地上进行着。

哈得尔回来的消息，第二天一早便傳开了。老爷爷們拄着棍子，蠕动着含着納斯烟的嘴唇，到阿友甫家来了；老太婆們用白紗布头巾的角擦着眼睛，也赶来了；小伙子們怀里抱着热瓦甫，嘴角上叼着莫合烟也来了；小孩子們兜着还沒有熟透的酸杏子，也来看热鬧了；年輕的姑娘們拉起头巾角站在門口观望着，总想看看哈得尔。

阿英克尔的乡亲們，以滿怀的热情欢迎着他們光荣的战士。

阿友甫的屋子里和葡萄架下，經常傳来“忽隆、忽隆”的热瓦甫的声音和欢乐的談笑声，莫合烟的辣味刺激着人們的鼻子，酸葡萄酒把人們的脸都燒得紅紅的。

人們最关心的是哈得尔离开阿英克尔后的情况：他如何从监獄逃走，如何参加了三区革命，如何又成了解放軍……

"我的真主，这孩子真闖出来了！"

"你們和在这附近种庄稼的解放軍是一起的嗎？"

有一个老人弓着腰挤到哈得尔身边說：

"你們都别乱嚷嚷，我要問問正当的啦！"这个老人拉住哈得尔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輕輕地問：

"人們都說北京城、毛主席，北京城多远呀？毛主席他老人家好嗎？……"

他还沒有說完，一个小伙子就搶着取笑說："老爷爷想毛主席想的連飯也吃不下去了。他买了一張毛主席的相貼在头前墻上，一天念叨着……"

"那可不行。毛主席总是叫我們穷人吃好、喝好的，老爷爷連飯也不吃了，那毛主席可对你有意見哩！"

"你們不要胡来！我問的是真話。"

…………

哈得尔在村子里住了五天，看过了他父亲和弟弟的坟墓，又到每一家乡亲的家里去問候，去看望他們的生活。他也和大家一块到地里去，看生长的庄稼，看流水的渠道，看放牧在村外原野上的牲畜；他也几次站在多浪河边的大树下默默地怀念着阿娜尔汗。村子里的一切都使他感到亲切可爱。

这一天，他和帕夏汗又坐在巴依家原来的厨房里，亲切地談着話。帕夏汗用裙襟擦着眼泪和鼻涕，向他述說他被抓走以后阿娜尔汗的生活；也說到克拉木巴依和沙巴也夫是怎样对待土逊的。

"我有几次看見阿娜尔汗抱住土逊流眼泪，簡直跟亲弟弟一

样，但是，土遊还是被阿西汗夺过去了，而阿娜尔汗不久也就被嫁到亚森阿訇家去了。真主保佑她吧！她真是一个好姑娘，哈得尔！現在你回来了，你也打听打听呀，找一找她呀，死了也該有把骨头啊！”

哈得尔痛苦地沉默着。他看見了阿娜尔汗經常燒茶的那个长脖子銅茶炊还放在那里。他想起了，阿娜尔汗經常右手提着它，左手托着一个盘子，向那边正屋里給巴依送茶水，她的两只赤裸着的脚触着地面，发出輕輕的响声……他心里难过起来了，赶忙站起来和帕夏汗告别。

哈得尔走出大門，迎头就碰上了阿合买提。老人正赶着两只牛，肩上扛着木犁从地上回来。哈得尔站住脚，微笑着准备和老人說話。但老人看見他以后，仍然吆喝着牛走自己的路，看样子不打算和他說什么。

“老大爷，你現在还种什么呀？”哈得尔走过去向老人弯了一下腰，“你和誰变的工？这么好的两条牛！”

“啊！真主保佑你，哈得尔，你回来了？我因为活太忙，还沒有来看你呢！”

“昨天我到你家里去过，你不在，我向你問候，”哈得尔把手放到胸前又弯了一下腰，“日子过得怎么样？”

“日子过得很好呀！嗐嗐——”老人抖动着花白胡子，狠狠地用树枝抽了一下牛背，想赶快离开。

哈得尔皺起了眉头，眼皮霎动起来：

“把犁給我扛着，来，咱們到你家里去。”哈得尔从老人肩膀上取木犁，老人不肯，但結果还是被哈得尔夺过来了。

“老大爷，我沒有早点来看望你，你不要生气。”哈得尔笑着說，“这牛是你的嗎？”

老人低着头，过了一会才說："我哪有牛，这是人家的。"

"你和誰变工？多壮的两条牛啊！"

"我沒有变工，"老人好象有一肚皮的气沒处发泄般地說，"达吾提叫我和托乎底他們变工，我还沒老糊涂，求他們去？这牛是毛拉借給我的。"

"是肉孜毛拉的？"哈得尔心里虽然有点惊奇，但还是緩和地說。

"是，是毛拉的！"老人伤心地搖搖头，疲倦地說，"有什么办法呢，眞主早就这样安排好了的，就这样一輩子了！"

"不，不能这样一輩子，眞主給我們又安排了一条很好的道路哩，看你走不走？"

听了哈得尔这一句話，老人停住了脚步，痛苦地皺了皺眉头，审視着哈得尔，半天才說："我知道你和达吾提說一样的話，"他的声音放高了，而且从哈得尔的肩膀上把木犁接过去，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你們这一路人，都說好听的話。誰管我呀？我受够了他們的欺侮。你呀，你哈得尔，看在你老子的面子上，也該向着我說句話呀！……唉，眞主保佑！——嗐，啾——"

老人狠狠地抽打着老牛，头也不回地走了。

哈得尔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老人弓駝的背影，长久地思索着。看来，这个倔老头对达吾提很有意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哼，毛拉借牛給他，問題可能就在这里。他想到，这个一直貧困着的阿英克尔村，乡亲們都各有各的想法，象毛拉这样的一些人，是不是还在他們的意識中起着作用，那就很难說了。不錯，要清除这种影响，要把乡亲們从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影响下彻底解放出来，使他們认清自己应走的道路，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阿英克尔啊，乡亲們啊，什么时候才能打垮这种无形的敌人，把

人們彻底解放出来呢？……

有一天，哈得尔对达吾提說：

“敌人已經把我看在眼里了，半路上向我打冷枪，企图杀死我。沙巴也夫杀死了我的弟弟，現在又逃跑了。你可不能大意，村子里有敌人吶！”

“这地方的情况是有点复杂，土改还沒有进行，群众还沒有很好发动起来。有这么几个人，他們一直和我們作对，有时公开，有时隐蔽，也有些人受了他們的欺騙，想跟他們走。但是……”达吾提无能为力地摸摸脖子，搖搖头，“我已經請示了楊书記，他这一两天內要来村子里，咱們一块研究一下吧，也請你当当参謀！”

“可是，我馬上要走了！”哈得尔細眯起眼睛，拍着达吾提的肩膀說，“你的居民有几个不愿我回来，我領你的情。”說罢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早想定了。我把你从部队里要回来，村长的位置坚决让給你，这玩意儿我搞不成。”达吾提笑起来，“你来当村长，我給你当助手，扭断他們的脖子吧，狗儿子！”达吾提厌恶地吐了一口唾沫。

“你不要开玩笑，我还有我的工作哩！”哈得尔把手一揮，“我們要和汉族解放軍一块参加生产，一方面保卫地方治安，一方面做群众工作，这就是我們的任务。”

“那太好了，不知你們生产地点在哪里？就到我們村子附近来吧！太好了。”

“你們欢迎嗎？”哈得尔笑着問。

“十分欢迎！”

“你欢迎，但敌人不欢迎——他不欢迎也不行，我們正要

找他。”

阿友甫老人听說哈得尔快要走了，着急地插嘴說：

“你停停，我有話說。”他干咳了几声，好象不好意思似的停了一会才說：“趁哈得尔还沒有走，我要問一件事，哈得尔你不生气吧？”

“說吧，叔叔，我还会生你的气？”

“我說，最近乡亲們都在議論你，把我也搞迷糊啦！我要問的是、是，有两点，第一点：共产党員是怎么一回事情？当然，我知道共产党很好，跟国民党不同。楊书記就是个共产党員，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想問的是，当个共产党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总不能拿这个去問楊书記，我就問問你。第二点：共产党要不要民族、要不要宗教？这是我这个老脑筋长久想不清的事，也是乡亲們最关心、經常議論的事情。楊书記也讲过，但，我总觉着不放心，是眞的那样嗎？可是有些乡亲們說不是那样，究竟怎样？你也說說吧！哈得尔啊，你說說吧，你說了我才放心。……就这两点，你說說吧！”

哈得尔笑了笑，看看达吾提說：

“这叫我怎么說呢？共产党員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人，他終身为无产阶級利益服务，一切为了劳动人民，簡单說就是这样……”

“那末，你就是这样的了？”达吾提打断了他的話。

“我，”哈得尔为难地笑了笑，但还是坚决地說，“我就是这样。”

大家都誠恳地笑了笑。哈得尔又說：

“共产党主張宗教信仰自由，根本不加干涉。咱們的祖国就象一个大家庭，各个民族就好象亲弟兄。共产党的政策是帮助兄

弟民族发展他們自己的經济和文化，保証它繁荣昌盛。”

阿友甫老人听着，似懂非懂地点着头，但哈得尔那严肃而又恳切的表情，使他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第二天，哈得尔准备要走了，但区委书記到村子里来了。

区委楊书記是一个中年人，他穿着一身褪了色的黃軍服，腰里扎着一根皮带。他那长形的、有些瘦削的臉上，經常挂着笑容，說話輕輕的，給人一种十分和藹的感覚。在他行动时，手里老拄着一根棍子，走起路来身子有些趔趄，但这并沒有妨碍他行动的速度。相反的，他走起路来别人追着还有些吃力。据他自已說，这是日本鬼子給他的。日本鬼子的枪彈打穿了他的胯骨，現在那里还藏着一片三寸长的不銹鋼片呢！这个中年人，十年来就是这样行軍、打仗，最后一直来到了边疆。

楊书記对阿英克尔村非常关心。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个村子地处偏僻，是多浪河沿岸最下游的村子，它的东、南、北三方，都是广闊的戈壁，連接着塔里木的荒原丛林；另一方面，从解放后一年多时間中所发生的情况来看，这里的阶級斗爭表現得可說是十分尖銳和复杂。所以，他总是經常到这个村子来。特别是这个村子最近发生的事件，更使他放心不下。沙巴也夫为什么逃跑？誰向哈得尔打黑枪？土逊是誰杀死的？……当然，現在問題是比較清楚了一些，沙巴也夫是其中的一个。他的罪恶的历史，哈得尔在北方时已查清了，由达吾提向楊书記作过汇报。除他之外还有誰呢？誰向哈得尔开枪？能抓住沙巴也夫多好，但他逃跑了！

他跟达吾提和哈得尔一道，細致地研究了这些問題，认为目前暫时不能打草惊蛇，等他再暴露暴露。楊书記叮嘱达吾提必須提高警惕，要很好地作細致工作，教育群众，爭取把大多数群众团結在周圍，事情就好办了。

"楊书記就住在我們村子里吧！多帮助我，我这个老粗不能干这事情……"达吾提用拳头敲着自己的头，訴苦似的說。

"不行呀，我还有許多地方要去，工作也不少呀！臨时发生什么事，你可以和附近生产的軍队取得联系。哈得尔，"书記轉向哈得尔，"你們在哪里生产？"

"我还不大清楚，我們的部队最近才从北方移过来，生产地点可能也在多浪河沿岸。我可以申請到这边来，这里我熟悉，領导上也許会同意的。我們部队有責任协助地方工作，我是一个共产党員，更有这个責任！楊书記，你放心！"

"我还想請哈得尔来当村长哩！"达吾提笑着說，"你們假如能在这附近生产，那就太好了！"

"不过，先别高兴，能不能到这里来，还得看上級的决定哩！"

哈得尔要回部队去了，土尼沙汗嬸嬸給他做了抓飯，做了鸡肉搓面，真是把他象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有时甚至比爱达吾提还要爱哈得尔。这几天，她尽可能的給哈得尔做好东西吃，使哈得尔很过意不去。在他回部队的前一天晚上，达吾提又为他組織了一个晚会。

晚上，乡亲們都来了。哈得尔站在門口和每一个乡亲握手問好，并把年老的請到炕上坐下来，楊书記和阿友甫坐在一起，哈得尔和达吾提坐在炕沿上，土尼沙汗和帕夏汗坐在較远的一条凳子上，悄声地說着什么。

达吾提象主持一个会議一样，看起来是过于严肃了些。他首先請楊书記讲話。

楊书記現在已經能說維吾尔話了，一年多来，他刻苦地学习維吾尔話，他的进步速度甚至使許多維吾尔同志感到惊奇。現在

他用維吾尔話先向大家問好，然后說：

“哈得尔回来了，但他明天又要回部队去。哈得尔同志和国民党反动派打了很多仗，立了功。他是維吾尔人民优秀的儿子。現在，我們請哈得尔同志談談吧！”

达吾提扯扯哈得尔的衣襟，低声說：“說几句吧？”

哈得尔咳了一声站了起来，他向乡亲們看了一眼，大家的眼睛都在望着他。“我們的灾难已經过去了，乡亲們！”他的两手抓住腰皮带，两只深陷的小眼睛急剧地霎动着，他看見土尼沙汗嬸嬸微笑着向他看着，并用手指着他，和身旁的几个老大娘低語着。哈得尔继續說：“我哈得尔現在是一无所有，父亲死了，弟弟死了，說財产，我原来就什么也沒有——我个人要这些干什么呢？大家有了就行了。你們不是都已經有了嗎？至于說土地，不久就会有了。有共产党的領导，咱們的生活会愈过愈好，一定的！”哈得尔頓了頓，看見阿友甫老人用手擦眼睛，“我感謝乡亲們，特别是，特别是我的叔叔阿友甫和土尼沙汗嬸嬸。”

哈得尔两手垂下，又慢慢把右手拿到胸前，向老人深深地弯下腰去。阿友甫慌忙站起来，也弯了一下腰，露着笑容揪了一下胡子說了声：“孩子，我对不起你！”就坐下了。然后，他又越过人群走到土尼沙汗面前，恭敬地向她行了一个礼。土尼沙汗赶忙站起来，答了礼，眼睛里含着泪花，沒有說一句話。

大家卷着莫合烟，喝着酸葡萄酒，屋子里充滿着难聞的烟草味。

最后，达吾提取来了热瓦甫，托乎底举起了皮鼓，还有几个小伙子从怀里掏出了“沙巴耶”，頓时，屋子里喧鬧起来了。

“唉，現在人的心是快乐的……但我总覺得好象缺个什么？”阿友甫感叹地向楊书記說。

“缺点什么呢？老大爷，我們还缺什么呢？”

“缺点什么嗎？我說，就是咱們的阿娜尔汗，阿娜尔汗，眞主！她在哪里呢？可怜的姑娘！”

“不要說这个了。为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不是有很多人都牺牲了嗎？”哈得尔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凑到老人的跟前，抓住他的手，安慰他說。

“你的心够硬的，孩子。你听到你的亲兄弟土逊死了，連一点眼泪渣儿都沒有！”老人伤心地說。他低下头，嘴里低声叨咕起来：“阿娜尔汗、土逊，阿娜尔汗、土逊……”說着，猛地抬起了头，向达吾提吼道：“达吾提，热瓦甫！”

达吾提把热瓦甫送到老人的手里，老人挽了一下袖子，站起来跳到地上，一面彈一面唱了起来。几十年来他不曾动过的热瓦甫，忽隆一声发出了跳蕩的声音；几十年来未曾歌唱过的喉嚨，唱出了宏亮的歌声：

我們欢乐地聚会，
我們愉快地歌唱，
但却不要忘記那些死去的人，
我的朋友！

咚吧咚吧的皮鼓声，鏗鏘嗶喇的沙巴耶声都停止了，人們全安静下来，聆听着老人的彈唱。

我唱的这只歌，
这只歌啊，并不凄凉，
我要唱的这个人，

这个人并没有死亡！

这首歌叫我們懂得仇恨，
这个人叫我們想起吃人的恶狼！
这首歌是一只控訴的歌，
这个人呀，就是，就是……

热瓦甫在老人的手中好象要停下了似的，他的嘴嚅动着，他的眼睛向四周环顾，最后落在哈得尔的身上：

…………
就是阿娜尔汗姑娘，
　　阿娜尔汗姑娘！

"爹，"达吾提皺起了眉头，要阻止他的父亲唱下去，但却被楊书記拉了一把。

"这老家伙，眞是瘋了！还刺孩子的心，眞主……"士尼沙汗不高兴地对帕夏汗說。

老人的眼睛放射着从来沒有过的光輝，爆燃着憤怒的火花，撥动琴弦又继續唱下去：

誰是維吾尔的英雄？
誰理解这个可怜的姑娘？
拿起你鋒利的劍，
去刺杀吃人的恶狼！

人們都屏着呼吸，靜靜地听着。哈得尔用手支着头，拚命地抽着莫合烟，眼睛看着地面，象在思索什么。

"阿娜尔汗还活着嗎?"楊书記用手触了一下哈得尔的膝盖，用汉話問。

"誰能知道呢?"哈得尔痛苦地回答。

"也許不在世上了。五、六年沒有信息了!"达吾提說。

老人疲乏地坐在炕沿上，激动的心情还沒有平靜下来。他默默地坐着，連一句話也沒有說。

阿友甫老人造成的肃穆气氛，被几个小伙子和姑娘們打破了，皮鼓又响起来，沙巴耶在肩膀上又揮舞起来，舞蹈又开始了。哈得尔的思潮在激烈地翻騰，眼前的一切在他的面前模糊起来，他似乎看見了阿娜尔汗飞快跳舞的身影，他也記起了他的笛子。是的，那支笛子是在阿娜尔汗的身边，它現在不知在哪里？要是她活在今天，那該多好！阿友甫老人剛才的歌，刺得他的心儿发疼。那末，怎么办呢？她在哪里呢？老人的歌是一条鞭子，策励着他不要忘記这种仇恨，永远記住它，勇敢地和敌人作斗爭！是这样的！老人是对的。他想到这里，笑了笑，站起来，向大家看了一眼，仍然把两手勾住皮带，大声說：

"我唱个軍歌吧!"

乡亲們热烈地拍起手来，欢迎他唱。阿友甫老人也抬起头来，捋着胡子，眯起眼睛望着哈得尔笑了起来。

雄壮的歌声起来了，充满了振奋人心的力量：

我們不怕山高，不怕路远，
我們不怕雪地，不怕冰天，
我們本着祖先的精神，

要去战胜艰苦和困难!

…………

大約又过了将近一个月，哈得尔果眞被批准到多浪河沿岸地区开荒生产了。領导上覚得在多浪河附近生产，和老乡打的交道要多一些，因此也就同意这个少数民族排长的要求，命令他带領一个排，在靠近阿英克尔村的一片曾經耕种过、但又荒蕪了的土地上駐扎下来了。

哈得尔所在的这个連队是属于步兵某团的，在他們被編进去以后，就成为一个多民族的軍队，有汉族，有維吾尔，有哈薩克，有烏孜别克，有柯尔柯斯……哈得尔按照連首长的指示，領着一个排約五十余人，在阿英克尔村附近单独进行生产。他們来到这里的当天晚上，哈得尔就去会見达吾提，达吾提十分高兴。

“說到就做到，你眞能帮助朋友!”

“不是为了你、为了朋友，而是为了保卫我們的胜利果实，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哈得尔严肃地說，“你先别高兴，我們将来的交道还打不完呢!以后不討厌我就行。”說着笑了起来。

“沒有問題，一家人一样!”

“你这样想当然是对的，不过部队在这里也可能带給你們一些麻煩，比如說用水，暫时我們还要用乡亲們水渠里的水，我就很担心!”

“只要气候好，水是用不完的，不够咱們再挖渠!”

哈得尔的愿望总算达到了，他回到了他的故乡，回到了他的乡亲們的身边。他覚得帮助达吾提搞好阿英克尔村的工作，也是他应負的責任之一。他总希望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能使象阿合买提那样貧苦的善良的劳动人民，早日摆脫那种思想上的无形

的羈絆，把无知和穷困摔掉，象摔掉他那件穿了几十年的破袷袢一样。这就是除了完成部队所給的双重任务——一面生产，一面保卫地方治安——以外，他还想作的事情。只有这样，他覚得在見到每一个乡亲时，在走过他父亲的坟墓时，他才能更加挺起腰板，問心无愧。

夜，春天的风柔和地吹拂着。

一个夏天使用的露天羊圈的四周，数十里地以内全是一片荒滩，密密实实的芦葦草和稀疏的胡楊树、沙枣树、鈴鐺刺长在那里。

沙巴也夫坐在羊圈里，正在向秃頂书記官报告情况。莫合烟紅色的火星在黑暗中閃动，沙巴也夫用低低的、抖顫的声音說：

“吾受尔說，毛拉的意見是叫我們暫时走远些，因为目前的情况有点复杂……”

“为什么？”秃頂压低声音狠狠地反問。

“那次我沒有完成我应做的事情，毛拉說，现在就更加困难了。据說，哈得尔和他的一个排，已駐在阿英克尔村子的附近生产。所以，事情就难办了……”

“你挺住点吧，”秃頂突然大声吼起来了，“誰把你的魂吓掉了，看你那副熊样子，好好說！”

沙巴也夫吓了一跳，心里一紧張，干脆連一句話也說不出来了，尷尬地坐着，吸着烟。

“叫阿不拉来！”

沙巴也夫走过去，把一堆干芦葦草一撥，輕輕地說：

“你来，阿不拉！”

阿不拉披着一件烂皮大衣，走过来了。

“阿不拉警长，咱們商量一下吧！”禿頂說。

沙巴也夫把情况又說了一遍。

“都是你这个稀松貨搞坏了。白白錯过了个好机会，連一枪都沒打中！”阿不拉在黑暗中看着沙巴也夫，鄙夷地說，“你这样稀松，当初就不要在黑鷹山上难为他們。可惜了我的几粒子彈。”

“已經走到这步田地了，我还怕什么？那次沒有干成功，以后有的是机会。”沙巴也夫低低地辩白說。

“以后，以后，現在你看怎么办？連陣地都保不牢，撤出来了！有种你去收拾他吧！”

“机会多得很，阿不拉。这場仗可紧可松，我們就松几天吧。以后咱們把刀尖对准他就是了。”禿頂把阿不拉拉了一把，继續說，“咱們商量商量吧。”

“咱們的枪枝太少了，人也不多，不然就去剿他們的窩去。”阿不拉狠狠地用树枝抽了一下自己的皮靴。

“現在来硬的还不行。我倒有一个主意，我想了很久，主要是想法籠絡住人心，搞他媽一下鬼，让老百姓起来反对他們，使他們在乡下站不住脚……”

“你算了吧，現在还談什么籠絡人心？連面都不敢露！”

“出头露面当然不行，我倒有个絕妙的好主意，你过来我給你說。”禿頂胸有成竹地、带着几分神秘意味地說。

阿不拉不解地看看他，凑攏到他跟前去，禿頂在阿不拉的耳朵边嘁嘁喳喳地談起来。

沙巴也夫坐在一旁，听不清楚禿頂談些什么，只断断續續地听到什么“女圣人”、“阿西汗”这些字眼，他抽了几口冷气，想問又不敢問，无可奈何地聳了聳肩头。

禿頂說到最后，放大了声音：

"……这些地方的老百姓很迷信，共产党呢，又主張破除迷信，反对迷信，这样一来，就要鬧僵！搞不好，老百姓就会反对他們。这里面，还有个宗教問題，共产党宣傳宗教信仰自由，我們大可钻这个空子，叫他們敢怒不敢言，有苦說不出。"

"这是个好办法！"阿不拉高兴地把大腿一拍，"上面老早就指示过，要从宗教方面进行工作。这事得赶快跟肉孜毛拉商量一下，說干就干！"

"用这个办法挤走他們，逼走他們，最低限度，也要鬧它个烏烟瘴气！达吾提沒有什么能耐，只要把哈得尔跟他的部队逼走，阿英克尔就是咱們的立脚点了。"禿頂愈說愈得意，完全陶醉在自己的梦想里了。在微弱的烟卷的紅光下，沙巴也夫看見了他微微顫动的八字胡和突出来的满口黄牙。

"不錯，阿英克尔的确是一个很理想的立脚点，要爭过来！那个哈得尔，哼！我一定要收拾掉他，不管他走到哪里！"阿不拉掏出了他的手枪，在手里掂着。"你們懂嗎？有了他就不会有咱們，有咱們就沒有他！"



第　三　章

世道可能有了变化！

买买提老人一只脚踩着兎子的后腿，正在开剁一只剛剛捉到的兎子，他准备把它晒成干肉。小刀在他的手中灵活地揮动着。一大群羊儿在靠近多浪河的地方悠閑地吃着草。老人一面干活，一面向阿娜尔汗說：

“世道可能有了变化，阿娜尔汗！”

“你說什么，老爹爹？”阿娜尔汗坐在門边剝野麻，紅褐色的麻絲勾在她的中指中間。艳丽的晚霞，正在天边浮动。老人、阿娜尔汗和他的羊群，都浴在一片火紅色的霞光中。

“我說，世道可能变啦！”

“世道再变，我們穷人还不是照样受苦！”阿娜尔汗輕輕地說。

“今天我在扎拉村子附近的荒滩上，見到了許多穿黃衣服的軍人……”

“軍人？他們在荒滩上干啥？搶你的兎子肉了吧？”

“不，不是这样。”老人說，“那些軍人在开荒地。我开始看見他們的时候，心想，糟了，我的兎子肉要白白的給他們搶去了。我赶快离开那里。走了几步，我回头一看，有几个人正向我这边望着。我的心更发毛了，但是他們都沒有啃气，仍然挖他們的地。我繞过他們，向一片空地走去。那里被人們踏得象一条大路一样，有很多土包包。我想，那是些什么呀？……我正在猜想，看見一个軍人从土包包后面走过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正要轉身，就听見那个軍人用說得很不好的維吾尔話朝我叫喊着。一面說‘亚克西’，一面笑眯眯地向我走来。我装做听不懂他的話，想赶快走开，可是，这个人一直走到我的身旁，还拉住我的手，嘴里不住地說着，笑着，要我跟他去，我覺得这个人还很和气，就硬着头皮跟他去了。”

老人說着笑了起来。阿娜尔汗停止了手中的活，用惊奇的目光看着他。她发覺老人說得自自然然，而且还笑着，她才放下了心，也跟着笑起来。老人继續說：

“你猜，他把我叫到哪里去了？原来那一堆堆的土包正是他們的房子。他把我領进去了，这房子是修在地下的，老远根本看不出来。这个軍人叫我坐在地上——他們也都是睡在地上干草上的。他拿出莫合烟叫我卷，我是不动那玩意儿的，沒有卷；他又去給我端来了一缸子水，滚烫的开水，我也沒有喝。我們靜靜地坐在那里。这个軍人已經上了点年紀，他摸摸自己满下巴的短楂胡子，又指指我的胡子，伸出两个指头，他的意思是說咱們俩一对。其实这个人比我年輕的多，大約还不到三十五岁。但他却长了那么一把黑胡子！就这样我坐了很久，我想这个人这样和气，就大着胆子問了一句‘你們是什么軍队？’我說的是咱們維吾尔話，但他却好象听懂了我的意思，他两只手比划着，用維

吾尔話和汉話夹杂着說‘共产党……解放軍……’，我的眞主，他們就是共产党的軍队！”老人停下来了。

“共产党的軍队？……”阿娜尔汗莫明其妙地念誦着，“以前我听說共产党是紅头发的野人，要吃人的！”

“那是胡扯！”老人生气地吐了口唾沫，“他們确实是共产党的軍队，跟国民党的軍队就是不同。他們眞好！我还沒見过那样好的軍队！我想，我要送他两只兎子。我正想解绳子时，那个长胡子的軍人一把压住了我的手，头搖着，嘴里說着‘巴麦都’⑪，站了起来，好象生气了。我沒有办法，只好在起身要走的时候，故意丢了两只在干草上，站起就走了。他把我一直送到广場边上。”老人看看阿娜尔汗，她正聚精会神地听着，臉上流露着惊喜的神色。老人继續說：

“你猜，阿娜尔汗，他怎么啦？我刚走了几步，你猜，怎么啦？我的背后又有人在叫喊，我回头一看，又是那个人，他手里提着兎子向我飞跑过来。我就赶忙迈开脚步不让他追上。但不行，他从側面跑过来截住了我。嘴里說着，沒死沒活地把干肉往我怀里塞，沒法子我就接住了。这个人呀，他仍然笑眯眯的，向我弯了一下腰，轉身走了。这样，我就呆在那里了，很久很久沒有动。

“阿娜尔汗，那个軍人还告訴我說世道变了，如今是共产党坐天下了！我看，世道恐怕是眞变了，不然，当兵的哪有象这样好的？”老人說着陷入沉思中。

“老爹，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世道眞的变了，不会吧？”阿娜尔汗的心翻騰起来。

“就是这样的。”

---

⑪ 巴麦都：不行的意思。

"你什么时候到巴扎上去打听一下吧！"

"嗯，我正这样想哩！赶快再晒上几只兎子我就去。如果世道眞的变了，孩子，你也有个出路了！"

老人的最后一句話，引起了阿娜尔汗的心事。难道說，她所期待的日子果眞来了嗎？那末，哈得尔呢？他也能和新的命运一块来到嗎？

"阿娜尔汗，你看那边是不是有人来了？"老人站在那里，用手掌遮住太阳光向远方張望起来。

阿娜尔汗站起一看，心情突然緊張起来。不錯，很远的地方正有三个人向这里移动着。

"是人，老爹，三个人，到这里来了，哎呀……"她用发抖的手赶快从腰間解头巾，但是头巾并沒有系在腰間，她就向屋子奔去。

"阿娜尔汗，你不要怕，我看……"

阿娜尔汗沒有听老人的話，跑到房子里，頂上头巾，从房子后面拐过去，鉆进了多浪河边的芦葦丛中。

这三个人一直向买买提的小屋走来。老人站起来，首先看看他的羊群，羊儿已經聚集在河岸边的羊圈附近，正准备进圈。老人再搭起手掌向远方审視。夕阳的光芒射得他的眼前一片金花。

三个人漸漸走近了。現在老人已經看得很清楚了，走在前面的，是一个高个子，他的肩头上挂着一个象挂包一样的东西，完全是軍人打扮，扎着皮带，打着綁腿。离他稍远一点的，是一个中等个子，他手里拿着一根长棍子，也穿着一身軍服，但沒扎皮带也沒打綁腿，上衣的衣襟还敞开着，一頂軍帽，已完全看不出草綠色，象一頂白帽子，白得耀眼。这个人走起路来身子微微傾斜，多少有些瘸。后面紧跟着的是一个穿灰白色衣服的人，脚

上穿着长筒皮靴，光着头，大概他已經走得很热，手里拿着一块白色的手巾，不住地搧着风。

三个人走到老人的面前都站住了，老人看見三个人都朝他微笑着，拿长棍子的那个首先向他走过来。老人迟疑地弯下腰去，那人也弯下腰去，然后伸出手来和老人握手。接着那两个人也和他行了礼。老人看見前面的两个是汉族人，后面的是个維吾尔人，他一定是一个翻譯。那个大个子的肩上挂着的原来是一支手枪。

"你是肉孜毛拉的放羊人买买提老人吧？"那个翻譯問。

老人点点头說："是的，我叫买买提。"

翻譯用汉話給那两个人說了几句，轉过来对老人說：

"这是区委楊书記，"翻譯指着那个中等个子、拿着棍子的人說，"这是張同志，"他用手指指那个大个子，最后他自己介紹說他是翻譯。

老人的疑惧漸漸消失了，他已看出来，这两个汉族人完全跟他見过的那个黑胡子軍人一样，是和气的人。于是，他大胆地請客人們到房子里去，客人們不肯去，就地坐了下来。楊书記取出莫合烟，老人摆摆手拒絕了。他眨眨眼睛，輕輕地問翻譯：

"老哥，这两位是共产党的官嗎？到这里来有事嗎？"

翻譯还沒有来得及回答，楊书記就用維吾尔話說：

"老爹，我們不是官，我們是为穷人办事情的，我們都是穷人。"

老人的心跳了一下，"我的眞主，这位官长会說維吾尔話呀！这可怎么办呢？"

接着翻譯跟老人解釋，区委书記是共产党的代表，領导这个区的工作的。共产党是帮助穷人翻身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和国

民党反动派完全不一样。最后他說：

“老爹，你也翻身了，你苦了一輩子，受巴依，受毛拉，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現在就好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了，幸福生活已經开始了！”

楊书記坐在那里微笑着点点头，老人也半信半疑地点点头。

“那末，世道眞的变了嗎？我这个老人現在怎么办呢？”老人本来想把阿娜尔汗的情况說一說，給阿娜尔汗想想出路，因为他考虑阿娜尔汗的事情要比考虑自己的多。但他总不太放心，而且还害怕阿娜尔汗嗔怪他。

“世道完全变了，整个翻了一个身！那些压迫我們、剝削我們的人，今后都要老老实实地听我們的話，罪恶大的，咱們还要鎮压他們。我們穷人是主人了……”楊书記說。

“那末，他們眞的能听咱們的話嗎？……”

“他要听，不听不由他，現在是劳动人民的天下了！咱們有自己的軍队。”

說到軍队，老人就想起了他看見过的、那一群掄着砍土鏝开荒的軍人，还有那个长着黑胡子的和气的軍人。他的心实落的多了，他默默地点着头。过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什么，站了起来說：

“我几乎忘了，我要給你們做点吃的呀！我有兎子肉。”說着轉身要到房子里去，但却被楊书記拉住了。

“老大爷，不忙，我們带着吃的。咱們多談談吧！”

楊书記那不很熟练的維吾尔話，老人沒有完全听懂，他把臉轉向翻譯。翻譯解釋道：

“我們不要你做飯，我們自己带着吃的，还是多談談話吧！”

那个大个子軍人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几块玉米餅子，分給大家。給老人的一块，他沒有吃，放在跪坐着的膝盖上。他看着

他們三个都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楊书記微笑着吸一口烟，吃一口饃，他的嘴唇上結着一层白色的干痂，老人知道这是由于戈壁上含碱的风和干燥、炎热所造成的。他决定要去燒点开水，他知道汉族兄弟喜欢喝滚开的开水。

"今晚就住下吧，住下好好談！"老人向翻譯說，"我一定要燒点开水給你們喝。"他到屋子里去了。

"咱們把羊赶到圈里去吧！"楊书記看着聚集在圈棚旁的羊群，对同来的两个人說。

这天晚上，楊书記他們就住在买买提老人的小土屋里，和老人一直談到深夜。

第二天早上，等三位客人走了以后，买买提老人从河对岸把阿娜尔汗叫了回来。老人把客人們說的話和客人們的衣着、形貌詳細地对她讲了一遍。老人埋怨阿娜尔汗不該躲开，那些人都是很好的人，而且她也可以給客人們做点飯吃。"以后有人来就不要再躲啦！要是那些糟蹋过人的老爷們，都眞的听我們穷人的話，孩子，咱們就有好日子过了。"

"眞主保佑！希望能够这样。但是，我还是有点怕。老爹爹，你还是亲自去看看吧！到底怎样？"

"到那时，"老人沒管阿娜尔汗說什么，仍然继續說自己的："到那时，你可以找克拉木巴依去算賬，要土地，要牲口，要房子。客人們昨晚說，不久，土地都要分給沒有地的人了。克拉木的地也有你的一份，你給他干了十几年活，要把这笔債要回来。"

"假如眞的这样，老爹，你也不就有了一群羊嗎？"

"我倒沒有这样想。我也快死了，活不了几年啦！只要能看見你們年輕人幸福就行了——我还想，到那时我要做主給你找一个婆家，让你高高兴兴地种地过日子。那时，再沒有巴依，沒

有皮鞭，沒有拳头；孩子，你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了！”

阿娜尔汗的眉毛又皺起来了。哈得尔和阿不拉的影子又同时在她的脑海中閃过。她想，老爹說的可能是眞的，但我阿娜尔汗就是有了房子，有了土地，有了牛，有了羊，也不能弥补我心灵深处的創伤。她覺得她缺少一种什么最重要的东西，这是什么呢？

阿娜尔汗自从来到这里以后，几年来，她都沒有把自己的眞实情况告訴給买买提老人。有时，她也想到应該告訴他，但好几次都沒有說出口来。告訴他有什么用呢？維吾尔民族的傳統习惯，也許不但不能使老人更加同情她，相反地，可能还会造成老人对她的嫌恶。比如，她曾是阿不拉警长的妻子，她曾为了搶救哈得尔而使得人們都在咒罵她。这怎么能說出口来呢？就是說出来，老人会不会說：“阿娜尔汗啊，你行为不正，你玷污了神圣的伊斯兰！”

当然，她的这些經历，老人迟早都会知道的，尤其是到了今天，世道已經变了，一切事情都得有个水落石出的时候，他还能不知道嗎？或許，这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世道旣然变了，难道老人不会变嗎？他也会变的。

这样，阿娜尔汗就下定决心，要把她的眞实情况告訴給买买提老人。

这天早上，当阿娜尔汗站在門口，看着老人弓着腰、赶着羊群向远方走去时，她的心里难过起来。老人已經很衰老了！阿娜尔汗記起了阿木提、阿友甫，这些老人都是被生活的鞭子抽打得全身都是創伤，他們年龄还不太大，背就駝了，腿就不灵便了，眼睛也不管用了，买买提老人正是这样。他也曾和她一样，期待着

美好的日子的到来，現在，美好的日子看样子已經快来到了，但說不定他享受不到了！可怜的老人，十几年来，好象被恶魔从人間一脚踢了出来似的，一直生活在这戈壁荒漠上，和外界几乎沒有任何接触。阿娜尔汗来了之后，他才有机会走出十里路以外的地方，到过一些村子和巴扎，但他为了躲开肉孜毛拉，他不敢向阿英克尔方向多走一步；他覚得，如果接近阿英克尔一步，也就是接近肉孜毛拉一步，接近肉孜毛拉一步，也就等于接近灾难一步。他到离这里最近的村子象扎拉走一趟，也是偷偷摸摸地去，偷偷摸摸地回来，深怕被毛拉的人碰上。

阿娜尔汗替老人分担了一部分工作，这就是帮助他做些吃的，帮助他下夹子捉兎子和野鸡，并把它們剝开晒干。夏天，她有时也到較远的放牧地，給老人送些吃的和喝的；冬天，羊子在附近放牧时，她则帮助看看羊，让老人在屋子里休息一天半天。这些帮助給老人带来了很大的安慰和温暖，老人經常拍着她的头，十分感慨地說：

“阿娜尔汗，好孩子！你眞是象我亲生女儿一样！”

現在，阿娜尔汗看着老人的背影，心里想：“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把我过去的事情全部告訴他。”

这一天，阿娜尔汗感到非常愉快，她送走老人以后，就到多浪河边芦葦草中去看夹子。也很凑巧，有一个夹子夹住了一只火紅的野公鸡。她把它提回来，拔去它的羽毛，把肉收拾干凈了，切碎煮在鍋里。在她做这一切工作的时候，嘴里还輕快地哼着歌儿。

最后，她把那些黄色的、紅色的、棕色的、閃着各种光澤的公鸡羽毛收拾起来，用心地扎成了一个小小的撣子。維吾尔人本来是沒有这种习惯的，她記得过去阿不拉曾从城里給克拉木巴依

送过这个东西，阿娜尔汗常用它撣灰尘。据阿不拉說，这是从内地傳来的，他从汉族人手里买来的。她現在做成了这个撣子，但她也知道，在这里要它做什么用呢？这样的小土屋，难道能用得着这玩意儿嗎？她知道这是沒有用的东西，但她还是做成了它，为什么这样，她自己也回答不上来，或許是由于一时高兴吧？

按照过去的习慣，阿娜尔汗不能把捉到的野公鸡随便就煮进鍋里，要这样做，必須取得买买提老人的同意，但今天她却自己做主这样做了，她认为今天就不应該再拘束了，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买买提老人不但不会責备她，而且还会說：“阿娜尔汗，好孩子，今天你就应該这样做！”

把鸡煮上后，她坐到灶前，剝着野麻，小鍋里发出来的嚕嚕声，有节奏地伴和着她柔和的歌声，她的心儿象春天的鴿子，在碧藍的天空中自由地飞翔起来……她把两个玉米餅子烤到火上，一切都准备好，只等买买提老人一回来，他們就可以一面吃晚餐，一面她就要把自己过去的事情說給老人听。

鸡肉从小鍋里噴出了誘人的香味，两个餅子也已烤得焦黃。这时，她才发覺太阳还高着哩，老人还不会回来的。这样，她又把灶里的火熄灭了，把烤着的餅子拿下来。她仍然坐在那里剝麻。一直到太阳快接近地平綫时，她才又把火燒起来，两个餅子又烤到火上去。她想，老人馬上就要回来了。

夜幕象青烟一样，把原野籠罩起来了，西方天空还浮着几抹火紅的殘霞。阿娜尔汗焦急起来，平时，老人早該回来了！每天太阳剛落下时，她总要听到零乱的羊叫声，然后，买买提老人赤脚触着地面的声音，就会在土屋旁边响起来，随着沉重的喘息声，是老人把棍子扔到屋角里去的“拍啦”声，再后，就会听到老人疲憊的声音：“阿娜尔汗，弄点水喝！……”但今天，一直到現

在，还沒有一点儿动靜。

"这是怎么搞的呢？沒有发生什么事吧？"她心里念叨着，跑到屋外去。外面已是一片昏黑，她靜靜地听了一会，除了多浪河嘩嘩的水声和从戈壁深处吹来的风声以外，再什么声音也沒有。她又趕回屋子里，弄灭了灶火，把两个发烫的餅子兜在裙襟里，扯起头巾頂在头上，就向原野走去。

她向老人早上出去的方向走了不多远，就听到了羊叫声。不久，她就看見了一片蠕动着的白色的影子。羊群移动得很緩慢，它們的鼻子尖在地上咻咻地嗅着，不吃草，也不乱跑，都在一块挤过来挤过去，这里一摊，那里一片，如果沒有人赶它們，它們好象准备随地就要过夜似的。阿娜尔汗站到羊群边到处張望起来，就是看不見老人的影子。她走过羊群的左边，又繞过羊群的右边，沒有人；她又在羊群中間过来过去直插了几次，都找不到老人。

"老爹，老爹——老大爷……"她叫喊着圍着羊群跑了一圈，还是沒有。她不断地叫着："老爹！老爹……"

叫喊一直沒有反映；她的声音被空曠的原野吞蝕得无影无踪……

她估計了一下羊群所来的方向，便放快脚步走去。不久她就听到了老人微弱的呼声：

"阿……娜尔……汗，阿……"

她看見了老人。老人拄着棍子，在黑暗中緩慢地移动着脚步，象一个行进在无边无际的沙漠上的行脚僧一样，被饥渴快折磨倒了，只要稍微触撞一下，他就会象一株腐朽的枯树一样倒在地上，摔得粉碎。

"老爹，老爹，你怎么了？"阿娜尔汗跑过去，两手扶住他的胳

膊，带着惊恐的声音問他。

老人使劲地搖了搖头：

“阿娜尔汗，咱們回去吧，回去，再給、給你說……我、我碰上了瘟神，那个、那个、肉孜·▲··毛……拉。”老人喘着气，停下来咳嗽了一陣。“我一定要找楊书記，找解放軍去！”

阿娜尔汗心里一惊，在黑暗中注視着老人，連問：“怎么了？毛拉来了？”

“走吧，孩子……回去再說，事情多着、着哩！你扶着我点，我、我的脚破、破了……”老人吃力地喘息着說。

阿娜尔汗扶着老人，赶着羊儿，慢慢地在夜的原野上移动。夜风吹起了含碱的干灰，打着旋。从多浪河下游遙远的胡楊林里，傳来了狼群零乱的、凄厉的叫声。

这一天，买买提老人究竟碰到了什么事情呢？这件事情是他老人家怎么也預料不到的。

早上，当他离开房子，右手拄着棍子，左手提着一只装着水的小葫芦，赶着羊群，向多浪河下游的戈壁上走去的时候，他的心情异常的寬暢。他和阿娜尔汗一样，期待着一种現在說来还很模糊的新的生活，他的心沉浸在这种期望的喜悦中。他回味着楊书記的話，特别是楊书記临走时叮嚀他的，要他把羊子看好，决不能让肉孜毛拉把羊群疏散开去，打了埋伏。这些羊将来都是大家的。想到这里，他心中开始計算着他的羊子的数目：这群羊，他刚放牧时，只有一百二十余只，后来增加到三百五十只，以后，毛拉又分出了一百五十只，今年春羔产完，羊的总数又可增加到二百七、八十只。羊的数量是年年增加的，但年年总有几十只卖出去。这些羊，老人閉着眼睛，听着叫声，摸着羊身，就能

辨别出是哪一只。

一年一年，他看着自已放牧大的羊，一群群地被不认識的羊販子們赶走了，他有时心里也要难过，但又一想，这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一群羊换一大堆白花花的天罡，但这些天罡都装进了肉孜毛拉的銀罐子，和他买买提有什么关系呢？他年复一年地在这荒无人烟的戈壁上放羊，不过是为了維持住他的这条穷命，不要被餓死。

老人把羊赶到一块洼地上，那里的草已被春风吹得一片翠綠。他慢慢走上一个沙包，在发綠的鈴鐺刺中間鋪上破袷袢，向着太阳坐下来。

…………

下午的时候，老人喝过水，正在啃玉米餅。就在这时，他看見两个騎馬的人从多浪河右边的胡楊林中跑出来。"不会又是楊书記吧？"老人站起来，把破皮帽子遮在額头上，仔細眺望着，"不是楊书記，楊书記不騎馬啊！是誰来了？"

两匹馬徑直朝他奔过来，已經走得很近了，騎在馬上的人，漸漸可以看淸楚了。"是毛拉，是他……"老人的手哆嗦起来，他把破帽子捏在手里。不錯，正是肉孜毛拉来了，他肥胖的身体压得大靑馬打着呼嚕，全身汗淋淋的。走在后面的那个人，老人不认識。毛拉从老远就对买买提打起招呼来，并問候說：

"眞主保佑你，买买提老人！"

老人惊慌地跑到沙包下面，用手抓住毛拉的馬嚼子，伺候毛拉下馬。毛拉并沒有象过去一样，馬上把繮绳交給老人，而是自已拿着，竟然微笑着向老人弯了一下腰，而且还伸出手来和他握手。

老人的两腿打着哆嗦，木然地握了一下毛拉象茄子一样滚

圓的手，眼睛里流露着十分惊恐的神情：世道眞的变了嗎？

“到房子里坐坐吧？”老人低声說。

“不去了！我有要紧事，得馬上走——老兄弟，你辛苦了，我給你带来了些东西。”毛拉从馬鞍上取下来一只袋子，老人接过去，覚得很重。

接着，毛拉拉着老人的手，走到一棵树底下，叫他坐下来，开始和他进行温和的、认眞的談話。

老人看着毛拉的同伴，仔細地打量起他来。只見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扎着深道道的棉衣，衣襟敞开，下身穿一条深藍色的紧腿单馬褲，戴一頂白色的羊皮帽子。看这个人的装束，买买提老人肯定他是个城里人，还有点象干公事的。但要是看看他的臉，那就給人一种不协調的感覚：他的胡子很久沒有刮，要不就是故意留起来的。臉上沾滿灰尘，好象很久很久沒有洗过臉，汗水在灰尘上刻划了許多道道。但是那一双眼睛，却在帽沿下閃动着又狡黠又阴森的光芒。当毛拉向老人問好，从馬鞍上取东西时，他一直拉着自己的馬繮，站在那里向四处張望，手里的皮鞭不停地敲着自己的靴腰。毛拉拉着买买提向树下走去时，他也走了过来，在旁边蹲下，卷着莫合烟，一直沒有說一句話。

“有人到戈壁上来看过你了嗎？老兄弟！”毛拉搓着两只肥胖的手，謙和地說。

“来过，来过！”老人迟疑地回答。

“他們說了些什么？”

“沒有說什么！只問了問羊子的事。”

“你怎么說的呢？”毛拉一直微笑着，这微笑象針一样刺进老人的心中，他結巴起来：

“我，我照直說了！……”

"很好。应当照直說。哈……"毛拉得意地笑了起来，弄得买买提老人莫明其妙。

"你看看，警长！"毛拉把面孔轉向那个人，"我說的怎么样？"

"很好。你眞是聪明人。"那人回答。

"老兄弟，"毛拉又轉向老人，"他們对你还談了些什么？沒有再談到羊子的事嗎？"

老人迷惘起来，这个警长是哪里来的？看来不会是好人……老人結結巴巴地支吾着說：

"再，再沒有怎么、怎么說！"

"我說，你要操着点心吶，你是一个老实人！汉族人吶，名堂多着哩！可不要上了圈套！"毛拉表示十分关切地說，"我的老兄弟哪，多浪河的水快被他們挖干了，他們要在这里开荒种地，都用多浪河的水，沒有水，我这羊也养不成了！你还要吃飯吶！"

"不会吧，他們不会霸占老百姓的东西！"老人淸醒过来了。

那人望了一下毛拉，毛拉的眼睛狡猾地挤了一下，沒有說話。

三个人都沉默下来。

毛拉从腰里掏出了一个金光閃閃的小葫芦，从里面倒出了一撮納斯，分給那人一半，两人同时压到口里。

"他們来了再不要理他，"毛拉說，"和那些恶魔克达耶最好少来往，免得使你吃亏。他們不久就会走的，成不了事的。"

"該走了吧？"那人站起身来，用鞭子抽着馬靴，向羊群走去。

"現在我們要带走五只羊，今后这位警长大人，"毛拉指着他的同伴說，"經常要到这里来拉羊，三只五只的，你可要給他，听見了嗎，老兄弟？"

老人想起了楊书記叮嚀的不要叫毛拉把羊群疏散了的話，

他的心里十分难受，但他现在能說些什么呢？他只是摇了摇头，沒有做声。

毛拉看見他摇头，面孔突然板起来了："我們要禱告真主，真主是我們的救星！多謝真主的恩典，咱們都活到六、七十岁，还沒有死，还活着……我們的民族可不能受任何人的侵犯，我們的英雄們在为我們民族的幸福而战斗着，我們要为这偉大的事业服务！"

买买提老人靜靜地坐着，他的心被刺得发疼："世道啊，还沒有变呀？……"

"我給你送来了十斤大米，五斤羊肉，以后还要給你送些大米来，你也可以杀一只羊，吃吃抓飯。愿真主保佑你！"毛拉表示十分真誠地說。

老人看着他們把五只最肥大的綿羊用绳子拴好，騎上馬，赶着羊走了。

老人用抖顫的手打开了毛拉送給他的口袋，里面装着大米和羊肉。这对他說是多么的需要啊！他活了六十年，只吃过一次抓飯。那还是在他十多岁的时候，他的母亲送他去一个巴依家干活时，巴依正在吃抓飯，为了表示他的慷慨，曾給他母子每人一小碗抓飯吃。从那以后，他就再沒有見过抓飯了。现在，他可以吃抓飯了，但是他不想吃，他吃不下去，因为毛拉和这个警长的出現，給他的心上压了一块石头，可怕的阴影又籠罩着他了。

他正在想着，馬蹄声又响了起来。有一匹馬从树丛中奔馳过来，原来是那个警长又轉回来了。

"老家伙，我們来过的事情不要告訴任何人！听見了嗎？……"那人大吼着。

买买提老人苦恼地寻思着：他必須把这种情况报告給楊书

記或者解放軍，再不能叫这些恶魔把羊拉去。想到这里，他咬了咬牙，向那个警长瞪了一眼，就轉身去赶羊了。

“你听見了嗎？ 老家伙，你要命不要？”那人催着大紅馬直逼了过来。

老人挺直身子，憤怒地直視着对方：“我不懂你說些什么，你走开点！ 恶魔！”

那人掏出了手枪，向老人一指，把馬繮一勒，馬儿四蹄一纵，忽拉一声扑到老人的身上；老人赶快向后一退，馬头已經撞到他的肩膀上，老人不顾一切地举起棍子，狠狠地朝馬头上打去，一边叫喊着：

“你枪毙了我吧！你这个强盗，你一定是一个强盗！”

那人的大紅馬被惊得前蹄竪起，向旁边猛一坐，几乎把他摔到地上。

“哈……哈……我吓唬你的，我怎么能打死你呢？把你打死了，叫誰給我們来放羊呢？”他咧开嘴笑着，把枪插进腰里：“我說，老人家，你听我的話，不要告訴任何人，有你的好处，以后你会有抓飯吃！”

老人的心快要爆出来了，他提起毛拉給他的那只袋子，狠狠地向那人擲去，白花花的大米，嘩啦啦一下子撒到沙土和草丛里去了。那人勒轉馬头，說了声“有你的”就向东南方向的原野上馳去。不久，就隐没在几丛大树后面看不見了。

老人疲倦地拄着棍子站在那里，他突然想起，他应該記住他們跑去的方向，也好給楊书記他們报告。于是他鼓起劲，拄着棍子也向东南方向追去。但是他衰老的身体已不由他支配，他只跑了很短一段路，就跑不动了，只好慢慢地走。他想，只要能赶到那几丛胡楊树那里，就可以确定他們究竟向哪里去了。他走

一陣，停一陣，咳嗽一陣，戈壁上結了硬壳的碱皮，一陷一陷的，老人走起来感到很吃力，但他还是頑强地走着，汗水湿透了他的袷袢，两只赤脚被駱駝刺戳得彻心的疼，褲子被鈴鐺刺和紅柳挂裂了，但他还是不停地走着，走着……

太阳落下西方的地平綫去了，暮靄已經籠罩了大地，从戈壁上吹过来一陣陣带碱味的凉风。

不行了。老人的眼睛昏花了，馬蹄的痕迹已經无法找到；不久，黑夜就把他吞沒了，他什么也看不見了。

阿娜尔汗听老人談了他这天的遭遇后，不禁心惊肉跳，十分惊恐。老人說的那个警长一定是阿不拉了，她的最凶恶的敌人又出現在她的附近，这使她的心情沉重起来。她本来下定决心要把自己过去的事情告訴老人，現在又咽回到肚子里去了。但是，买买提老人也好，阿娜尔汗也好，他們还是存在着一种希望，这希望就是楊书記和解放軍。但是，楊书記住在哪里呢？老人却不知道。那晚听楊书記說，他常在許多村子里跑来跑去檢查工作，上哪儿去找他呢？那末，去找解放軍吧！去找那个黑胡子的軍人吧！

"我把羊放出来，你快点把那几只干兎子肉捆到一起。我要去找个人。"

"你要去找那个楊书記嗎？"

"不，楊书記沒有地方去找，我要去找那个有胡子的軍人，我要把毛拉他們来这里的事情告訴給他，他会給我出主意的。"

阿娜尔汗把四只晒干的兎子肉用野麻绳捆在一起，买买提老人背在背上走了。

当老人去到他曾經到过的那片空地时，使他吃了一惊。那里

什么也沒有了!紅柳沒有了，土堆沒有了，代替这些的是一片翠綠的水稻田。老人站在那里，心上犯起愁来，現在到哪里去找他們?……他在田埂上坐下来，用稻田里的水洗了洗手。这时，他好象听見有人在唱歌，这是用維吾尔話唱的，歌子很好听。他站起来一看，只見一个穿黃衣服的軍人，肩上扛着砍土鏝，褲筒挽得高高的，从老远的田埂上向这边走过来。

这个軍人放开嗓子唱着:

我們的祖国是一个大花园，

花园里，百灵鳥歌連天!

…………

"装佯哩!汉人唱維吾尔歌!"老人心想，仔細地打量起这个軍人来，准备向他打听一下那个有胡子的軍人在哪里?

那唱歌的軍人已經走到他的跟前，他仔細一看，呆住了，原来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維吾尔軍人。这个人年紀很輕，閃动着一双快乐的有点憨直的眼睛，眉毛很濃，牙齿又整齐又洁白，是一个很漂亮的小伙子。

年輕人站在老人的面前，放下砍土鏝，把手压在胸前，向老人弯下腰去。老人赶快还礼，問他道:

"你是維吾尔?"

"是呀，老大爷，解放軍里各族人民都有。"年輕人露着白牙齿，开朗地笑着回答，"我們一个連就有一半維吾尔人哩!"

"这地是你們种的嗎?"

"是我們种的。老大爷，你是卖兎子肉的嗎?"

"不是，不是。我要問問你，你們一块是不是有一个长黑胡

子的汉族人？”

年輕人听了哈哈大笑起来，抓住老人的手，两只大眼睛滑稽地霎动着說：

“老大爷，我們一块有好几个汉族人都长着黑胡子哩！”年輕人皺起了眉头，“这个难呀！这几个有黑胡子的汉族人，他們过几天都要刮一次胡子的，碰巧他刮了胡子，可怎么个认法呢？”

“好吧，你領我去吧！只要长胡子，刮不刮我都能认得出！”

“可以，走吧！”他領着老人沿着一条較寬的田埂向前走去。“我們先去請示一下指导員，叫值星排长吹个哨子，这样，‘嘟、嘟……有胡子的汉族人集合！’好嗎？他們站成队，你挨个去认吧！你要知道，我們的指导員就是个有胡子的，也是黑的！”

年輕人还在笑着。老人覚得这个小伙子也很好，很有意思。他問：

“年輕人……”

“你叫我木沙同志吧，我的名字叫木沙！”

“好，木沙同志，现在世道是不是变了？巴依們都要听穷人的話了嗎？他如果不听話，咱們穷人怎么办呢？又沒有枪，你們管嗎？”

“这个問題，你可以去問我們的指导員，他讲的眞好。但我也可以讲一讲。一般說来，巴依們現在要听穷人的話了，他不听，要反抗，他敢？人民政府要鎭压他們！”

“好啦，同志！我問你，你們和汉族人合得来嗎？当官的都是汉族人嗎？”老人象遇到了一个知心朋友一样，沒有顾忌地問个不休。

木沙笑得更厉害了，他的笑，引起了老人的不满，老人严肃地說：

“不要笑嘛，老百姓不懂……”

木沙觉得不对劲，馬上停住了笑，看着老人的眼睛，柔和地說：

“不是，老大爷，我不是笑你。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請你原諒——我們都是穷人的子弟兵，不管什么民族都一律平等。你問我們的領导同志嗎？連长是維吾尔，指导員是汉族，还有两个排长也是維吾尔。我們都是弟兄，阶級弟兄。”

“那你也是一个領导同志嗎？”

“不是。我是一个战斗員、战士，战斗員和指揮員一样光荣。”

“指揮員就是你說的那个指导員嗎？”

木沙忍住了笑，說：

“哪？指导員也是指揮員，連长、排长都是指揮員，我們的团长也是指揮員。”

“指揮員，指揮員，……”老人嘴里念誦着。

“是，指揮員，国民党叫官，我們叫指揮員……啊，到了！”

前面不远的地方有几排土房子，門前的广場上放着几辆大車和几架犁耙。当他們走过一座小桥时，老人看見有許多年輕人在水渠边上洗衣服，說說笑笑的。

“我們今天休息，你要找的人一定能找到。”木沙一面和許多人說笑着，一面告訴老人，“我把你領到指导員那里，我还要放水去。”

在一間大房子的門口，有好几个人站着談話，老人仔細一看，他要找的那个有黑胡子的汉族人正在那里，他手上夹着一根莫合烟，微笑着和別人說話。

老人一看見他，就加快了脚步，一边对木沙說：“就是他，就是他，我要找的就是他！”

“啊，老大爷你又来了，你好?”黑胡子汉人用汉話喊着，伸开两手向买买提老人奔来。

“我正要找你啊！正要找你！”老人跑上前去，激动地大声說。

“这是我們的李指导員！”木沙向老人介紹說。

“认識，认識……”

李指导員把买买提老人請进房子，請他坐到桌旁，給他倒了一杯水，拿来一包紙烟；老人把兎子肉从腰里解下来，送到李指导員的手里。李指导員正想找一个会說汉話的維吾尔同志来当翻譯，这时，哈得尔进来了。

“你来了，哈得尔排长！啊吱，我正想找个翻譯，翻譯就来了！眞好。”

“指导員，今天休息，我回連部来汇报工作……”

“待一会再談，咱們先和这位老乡扯扯吧！”

老人站起来，看看这位排长，只見他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輕人，下巴上已經长上了胡髭，臉上一个大伤疤显得很淸楚，一双小眼睛深陷下去，长长的眼睫毛閃动着。他向老人弯下腰，行礼問候。

买买提老人伸开两手，瞪大眼睛，把毛拉来找他要羊的事情詳細地告訴了哈得尔和指导員。哈得尔知道老人說的那个警长，可能就是阿不拉，心中动了一下。不錯，敌人就在多浪河边。看来沙巴也夫也一定在那里。要是这样，他們的人数可能还不少。斗爭将是剧烈的。“好吧，和这些恶魔决战的时刻来到了。”他心里想。



第 四 章

“女 圣 人”

哈得尔和李指导員在一条大車路上边走边談話。这一条大車路，是老乡們从戈壁上拉运柴火时走出来的。路的两边长着胡楊树和沙枣树，靠左边是軍队新开垦出来的田地，田里放满了水，明晃晃的一片；路的右面是一片洼地，阿英克尔以上的村子所引出来的渠水，最后都流入这块洼地，地上长满低矮的野草。渠道水多时，这里就成了一个湖泊，水少时就成了一个草滩，許多牛羊就在这里放牧。初夏的风，微微地吹拂着，一串串象綠色珍珠一样的沙枣，迎风摆动着。几只野鴨嘎嘎地叫着飞了过去。

指导員听了哈得尔的汇报后，愼重地对他道：

“情况是复杂的。哈得尔，你是党員，你当然懂得党的政策，在一切問題上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这很重要！同时，要提高革命警惕性，要和区政府、和阿英克尔村的領导同志密切联系，該采取行动时就采取行动。区委书記你見过嗎？”

“見过，他是个很好的人。”

“他过去就是我們这个团的一个連指导員。听說他經常到阿英克尔村去的，你們要多商量。同志，目前来說，我們的任务还不单純是生产，保卫治安、肃清匪患都是我們的任务。以后你还要注意多請示报告。”

“你放心吧，指导員！”哈得尔站住了，眼睛看着指导員激动地說，“我一定坚决完成党交給的任务……”

“停、停，哈得尔，”指导員随手折下路旁的一串沙枣，把它一粒粒地摘下来，捧在手里揉着，“你們排里的那位‘演員’近来怎么样？”他說着笑了起来。

“演員”是新战士庫尔班的綽号，这个維吾尔小伙子会弹弦子，会跳舞，也能唱歌，是排里文娱活动的骨干分子。但这个人参軍还不久，思想不很穩定，他老說他想赶快复員，回家赶个毛驴，做个小买卖。

“他还是那个样儿。”哈得尔有些生气地說。

“要加强教育，提高他的阶級覚悟！你要抓紧新战士的思想工作。好吧，你可以走了！”指导員握了一下他的手，“每一个休息日你都回連部一次；我有空就到你們那里去。赶快把水稻搶播完，不然就迟了！”

哈得尔向指导員敬了一个礼，就轉过身，大步地向阿英克尔附近他們排的駐地走去。

太阳已經落到那高大的钻天楊树林后面去了，新开垦的土地，散发着温热的、潮湿的气息。在一大片放滿水的田里，有几个战士在撒稻种。他們排成一条横綫，拉开間隔，迈着匀称的、迟緩的步子，一把把金黄色的稻种，象雨点一样，嘩嘩地落到水中，使被晚霞染紅的水面，金光閃閃，冒起短暂的、細小的

水泡。

哈得尔两手扠住腰，在田边站了一会，就向一个大个子汉族战士說：

“你們沒有休息？刘班长。”

“上午休息了一会。你沒看播种期已經过去了嗎？再迟就不孕穗了。”

“你通知党員同志們，晚上开党小組会。”

“好！”刘清和班长回答，接着又說：“排长，下午达吾提村长来找你，你回去看看，可能还在家里等你。”

哈得尔答应了一声，嘴里吹起口哨，迈开大步向駐地走去。

达吾提果眞在哈得尔的房子里等着。哈得尔一走进房里就取笑地說：

“村长同志，你眞耐心啊！沒有事干了吧？”

“我的排长，事太多了，所以我才来找你。我下了决心，等不上你不回去。”

“好大的决心！我今晚不回来呢？”哈得尔脫去外衣和帽子，准备洗臉。

“我要等到明天！”达吾提笑着，走到哈得尔的面前，一手抓住哈得尔拿着毛巾的手，一面挤了一下眼睛，凑过来严肃地說：“說正經的……”

“你給我說正經的，我也要給你說正經的……”哈得尔打断达吾提的話。一面洗臉，一面把买买提老人报告給他們的情况，詳細地告訴給达吾提。

达吾提听完哈得尔的話，也急急地說：

“是一回事情，哈得尔。昨夜村子里还发現了反动傳单，上面写着要打倒解放軍，还特别提到你哩！我已派人把那些傳单

送到区委会去了，楊书記說不定明天要来。我找你正是为这件事。”

“还提到我？怎么提的？”

“說你是汉族人的走狗，要打倒你这个‘卡判儿’！”达吾提郑重其事地凑到哈得尔头边，继續說：“你們要提高警惕，給同志們讲一讲，多注意一些！敌人是越来越瘋狂啦，我看非来硬的不可了！”

“对啊！必須提高警惕，不光是我們部队，你們也一样。但也不要过于紧張、过于急躁，时机成熟自然会收拾他們。我想政府公安部門已經在注意他們的活动，他們猖狂不了多久的！”哈得尔从容地說。

“村子里有些人也眞落后，你看阿合买提那个老家伙，自己是个貧农，可就是不觉悟！你猜他說啥？他說部队种庄稼不过是做样子看看的。他还說你，哈得尔連眞主都不要了。我看，他是受了坏人的挑唆。哈得尔，我拚命也得把阿合买提老人教育过来，他迷了路啦！”

“这老头的脾气是有点古怪。我同意你的看法，他这是受了坏人的影响，可能来自肉孜毛拉。达吾提，要注意毛拉，这个家伙不会老实的。”哈得尔洗好脸，穿上衣服，坐到床上卷莫合烟。

这时，外面傳来了登登的脚步声，接着，托乎底滿头大汗地闖了进来。这个直杠子人，一走进来就抓住了达吾提，着急地說：

“村长，你叫我好找，村子里正說着一个謠言……”

“謠言多得很，叫他們說去吧！”哈得尔冷靜地說，拉过来一只小木墩，“你坐下慢慢說吧！”

“不是。他們說，明天要去看女圣人。”

“女圣人出来了嗎？”达吾提惊奇地問。

“是的。他們說，明天在清真寺里，女圣人要和大家見面，人們傳說要去見女圣人！”

“碰到鬼了，不让他們去！这簡直是封建迷信，哪会有什么女圣人！”达吾提气得滿脸通紅，咧着大嘴，“哈得尔，把你的队伍集合起来，来硬的。”

“不能这样。”哈得尔霎动着小眼睛，把烟头扔到地上，站起来走了几步說，“叫他們去看吧，你們也可以去。是人是鬼，看看就知道了。群众思想上的問題啊，达吾提，不能性急，不能采取簡单粗暴的办法！”

“不行，这一定是有坏人在搞鬼，扰乱人心！不行，阿英克尔村不能出这样丢臉的事！看女圣人，哼！”达吾提跳起来，奔到哈得尔的面前，“你知道嗎？他們会鬧事的！”

“假如真的要鬧起来，那时再說，不能蛮干！”

“我的真主，我这个村长当成什么样子了？还鬧这样的落后事情？”达吾提气得全身打起哆嗦来；他在地上急遽地走了一个来回，突然大声說：“哈得尔，你种你的水稻吧！村子里的情况，你还不太了解。这件事，我有主意！”說完，他一把拉住托乎底，徑直跨出房門向村子奔去。

…………

关于“女圣人”的事情，最近流傳得很广，而且被人們傳說得活灵活現，簡直就象亲眼看見过一样。

他們說：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有人从清真寺前經过，他听見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輕輕地說：“我的人們啊，恶魔纏住了你……”那人抬头一看，清真寺的屋頂上站着一个女人，声音正是从那里傳来的。那个女人穿着一条黑色的长裙，裙襬长得一直飄在屋檐上。不久，这个黑影从房上輕盈地飄落下来，向一个

树林里走了进去。那人第二天又到林子边上去查看，他看見了非常奇怪的現象：在林边的沙地上，淸淸楚楚地留下了很大的、雕有花紋的脚印。这个脚印足有普通人的三个大。

村子里还傳說：托甫罕有一个貧农，晚上在睡梦中似乎也听到了“恶魔纏住了你……”的話，第二天，在他的門前也发現了大脚印。而且当天早上，这个貧农的两只本来好好的綿羊，却突然死在圈里了……

第二天，天剛蒙蒙亮，达吾提就提着一把砍土鏝，守在去淸眞寺的大路口。

太阳剛伸出头来，他就看見有几个人朝他走来，其中有几个拿着砍土鏝或大弯弯鐮刀。当他們发覺达吾提站在那里时，又慢慢地退了回去。

“好样的！你們也怕我达吾提？哼！”他自言自語地說，感到很得意。

过了一会，又有几个人走过来。这几个人并沒有理他，一直向他走来。达吾提怒目切齿地站在那里，仔細地打量着向他走来的人。他看見吾受尔也和大家走在一起，但是，当他們快走近达吾提时，吾受尔就往后縮，到跟前时，他已完全落在其他人的后面了。

“乡亲們，你們上哪里去？”

“到淸眞寺做禮拜去。今天是主麻日。”有人大声說。

“我說，村长，你不知道出了个女圣人嗎？我們瞧瞧去！”又有人說。

“不行。快回去干活！哪里来的什么女圣人？全是謠言！你們不要迷信。”达吾提耐着火气平靜地劝說。

“做礼拜嘛，信仰自由嘛!”縮在后面的吾受尔怪声怪气地說。他是說給他們一块来的人听的，声音很低，达吾提沒有听見。

这时，后面又来了几十个人，还有一些妇女，他們前拥后挤，乱吵乱叫地走了过来。达吾提看見阿合买提老人走在最前面，气势汹汹，象領着人們去打架似的。达吾提心中不禁有点发急了，看样子眞的要鬧起事来。

吾受尔看見又来人了，便轉身往回走，向阿合买提等人揮着手，叫着說：

“回去吧，乡亲們，村长不让我們去做礼拜——唉，宗教信仰自由也沒啦!”

“吾受尔，你是稀貨!”阿合买提一面罵吾受尔，一面大步向前走着，“你是狗屎，回去钻到娘們的褲襠底下去吧!”

吾受尔又悄悄地跟在他們后面走过来了。

“村长老爷!”阿合买提撩着敞开的衣襟，走到达吾提跟前說，“村长，你也学了好一手儿!是哈得尔他們軍队上教給你的吧?究竟让不让我們去做礼拜?……”

这时，另外一个老人一把拉开阿合买提，挤到前面对达吾提說：

“达吾提，放大家过去吧!这也不碍你的事。女圣人，是个新鮮事儿，叫大家去看看吧!”

达吾提的怒火早已按捺不住了，他把砍土鏝一横，大叫起来：

“这就是該我管的事。麦子地都干了，要放水，你們知道嗎?去放水!”

人們沒有管这些，有些人嘿嘿嘿地笑了起来，后面的拥着前面的，要冲过去。

“不行，都給我走开。女圣人……那是坏人搞的鬼……”他用砍土鏝擋住大家，一推一晃地拉扯着。

这时，哈得尔一个人沿着多浪河向这里大步奔来。人們看見了，都紛紛議論起来：

“哈得尔来了……”

“他来干什么？”

“一个人，也沒带枪……”

“‘卡判儿’！”阿合买提低声咒駡了一句。

哈得尔跑得满头大汗，单軍帽握在手里，在乱动着的人头上面揮舞着，大叫，“让开，让开，达吾提！达吾提……”他跑到达吾提跟前，一把夺下他手中的砍土鏝，扔到地上，向大家說：

“大家都去做礼拜吧！乡亲們！”

人們停住了脚步，看看哈得尔，看看达吾提，又互相对望了一陣，就吵吵嚷嚷，象潮水一样涌了过去。

达吾提象一个干了重活以后的人，疲乏地、上气不接下气地說：

“这行嗎，哈得尔？这行嗎？”

“为什么不行？”哈得尔笑了笑說。心想，他的好友正象他自己前些年那样，对待一切事情，总是采取簡单化的、一股直勁的做法，往往把好事变成坏事，为了这，阿不力孜和党組織都曾批評过他。党一再教育他，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要从主观愿望出发，在工作中碰了許多釘子后，他才慢慢懂得这个道理。他笑着拉起达吾提的手，向村子里走去，一边耐心地启发他道：“你想想，你的做法对嗎？你不看看人們的情緒，对群众，强迫命令是不行的，要从思想上解决問題。”

“那末，这事怎么了結呢？楊书記又不在……”

他們在路上碰到了阿友甫老人、托乎底和其他一些人。阿友甫十分难过地問哈得尔道：

“怎么样了?沒出事吧?”

“大家都去看女圣人了。很好，叔叔！沒有出什么事。”哈得尔回答，笑着看看达吾提。达吾提低垂着头，眼皮搭拉着，額头上滲出了細小的汗珠。

“你們也想去看女圣人嗎?”哈得尔問。

“是呀，我們也很想去看看，不碍事吧?”老人輕輕地說，并小心地看了看达吾提。

“不碍事，一点也不碍事。阿友甫叔叔，你們去吧！”哈得尔一只手拉着达吾提，一只手把托乎底一拉，低声說：“如果寺里发生什么事，你就上房頂敲鼓，我們就来啦！”

托乎底答应了一声就和阿友甫老人他們走了。

清眞寺的小院子里，上百个人在攢动着，頂着五顏六色头巾的一群妇女，挤在一个墻角下，嗡嗡地低声私語着。

“阿訇怎么还不来?”

“女圣人呢?”

人們已等了很长时間，开始有些焦躁不安起来，瞪着好奇的眼睛，四下搜視着，但清眞寺里仍沒有一点动靜，哪有什么女圣人的影子?一些怀着看热鬧的心情前来的年輕人，情緒已松弛下来，感到有些儿无聊了。正在这时，忽然有人叫道：

“啊！肉孜毛拉来了！”

人們低落下去的情緒又重新沸騰起来。

肉孜毛拉从小門外走了进来，他今天的动作不象平时那样蹣跚迟鈍，肥胖的身軀显得异常敏捷。他朝人們打量了一会儿，

心里不禁十分高兴，来看"女圣人"的人不少啊，說明他們的策謀已有很大收效；秃頂书記官的主意确实高明。这么多的人給拉过来了，只要再費些口舌，再花点力气，不怕这些人不入迷魂陣，不老老实实地跟着走……想着想着，愈更得意起来了，趁阿訇还沒有来，他得赶快抓紧时机把应做的事做完。他走到人群中間，先向大家弯了一下腰，然后把两只手高高举起来，庄严地說道：

"神圣偉大的伊斯兰教的信徒們，我們維吾尔民族忠实的儿子們！"他的声音洋溢着激情，充满了力量，"請你們都跪下吧！依斯兰教的忠实的信徒們！阿訇还沒有来，大家先看看女圣人吧！大家不是来看女圣人嗎？……"

"是啊，我們要看女圣人！"有人高声叫道。

毛拉瞪大眼睛看了那人一眼，停了一会儿，才又慢吞吞地說：

"維吾尔民族在灾难中，我們要求解脫……要求解脫……我的民族，我的民族啊！我們的民族要得到拯救，眞主給我們送来了一位黑衣使者，一位女圣人。她来給我們指点迷途！"当他說到这里时，人群中发出了一陣嗡嗡声。維吾尔民族怎么还在灾难中？現在不是都翻身了？穷苦的維吾尔人已当家作主了？……托乎底偷偷地搗了一下阿友甫老人，低声道：

"狼不吃羊，嘴里也有血腥味，还是这家伙在搞鬼。我們維吾尔怎么还在灾难中？"

"我們不听这种話，他是我們斗爭的对象，被管制分子……"跪在阿友甫前面的一个中年人轉过头来說。

这时，跪在托乎底旁边的阿合买提老人，狠狠地瞪了托乎底他們几眼。

托乎底看在眼里，心中捺不住冒火，便大叫一声：

"你瞪什么？"

阿友甫拉了托乎底一把，想阻止他，但这个粗魯的人似乎忘記了这是在什么地方，继續大声說："什么女圣人？这是放狗屁！"

"我們要看女圣人！我們要看女圣人……"阿合买提咬着牙压低声音說。

秩序有些混乱，除了几个十分虔誠的老人以外，很多人都站了起来。

"靜一靜，靜一靜呀！这世道变成什么样子了！唉，你們还是眞主的信徒嗎？靜……"肉孜毛拉着急地揮动双臂，大声叫喊。这种騷动，完全出乎毛拉的意料之外，如果搞坏了，他們不但会失去人心，而他本人还会有更坏的遭遇。于是，当人們稍为平靜了一些之后，他继續說話了，他的腔調突然变得很难听，一下子象发脾气一样，訓起人来：

"一点不錯。乡亲們，女圣人的預言千眞万确，她知道我們的心还不整齐，所以她今天不和大家見面了！"

"我們要看女圣人，要看女圣人！"

"我們要看女圣人！"

"那些'卡判儿'們滚出清眞寺，我們要看女圣人！我們一定要看女圣人！"阿合买提呼喊着。

人們乱喊着，有人向阿友甫这边挤过来，乱钻着头，想看看是怎么一回事。

肉孜毛拉走过来，用尖細的声音說：

"托乎底現在不是我的佃戶啦，我不能向他說什么。你們看吧！"

托乎底覺得一場打架是不可避免了，他記起了哈得尔的話，准备去敲鼓。他狠狠地推开阿合买提，向外挤去，但由于用力过

猛，把阿合买提給推倒在台阶上。他也被几个人架住，走不出去了。

“他要打人啦！揍他！”有人喊。

“乡亲們，不要乱来，不要乱来，这里是清眞寺啊！”阿友甫向大家高喊着，跳过去扶阿合买提。

人們一直向这边挤过来。胆小的人已經溜走了，妇女們尖声叫着拉扯着自己的人，叫他們回家去。肉孜毛拉左手放在胸前，右手撥开人群，对剛被阿友甫扶起来的阿合买提說：

“你是眞主的信徒嗎？你对眞主的虔誠到哪里去了？嗯？”

这句带煽动性的話，使年老的阿合买提全身抖顫起来，他的胡子簌簌地抖动着，喘着大气，一轉身摔开了阿友甫，“嘶啦”一声，扯开了他的衬衫衣襟，用两只拳头捶了一下他长满灰色长毛的胸脯，只叫了一声“眞主”，就象瘋狂了的野兽一样，向托乎底扑了过去。

但是，他还沒有扑到托乎底的身上，就被旁边的人扭住了胳膊，托乎底趁这个机会冲出了人群。

阿合买提和拉住他的人們扭打起来。人們完全混乱了。

这时，托乎底已經爬上了清眞寺的屋頂，拿起两根木棒，狠狠地敲起鼓来。

鼓声象暴风雨，一陣紧似一陣，震撼着人們的心弦。

鼓声象暴发的山洪，奔騰汹涌，遮天盖地，淹沒了一切！阿英克尔村震蕩起来了。

田里干活的人放下了手中的农具，大路上行走的人停止了脚步，坐在家里的老人們，拄着棍子走出門外。他們都把手搭到額头上，吃惊地向鼓声傳来的方向凝視。

哈得尔和达吾提正在家里談着“女圣人”的問題，听到鼓声，

哈得尔一楞，沒想到眞出了事了！他一把扯住达吾提，飞一般地朝清眞寺奔去。这时，刘清和班长也領着五个战士，全副武装地跑过来了。刘班长跑到哈得尔跟前，敬了一个礼，說道：

“同志們都在地里，我們五个人先来了，全排战士后面馬上就到。怎么搞的，发生了什么事嗎？”

“可能出事了！”哈得尔霎动着眼睛、焦灼地說，“但咱們不需要武器，你們回去吧，我和达吾提村长去看看。”他說完，紧紧腰皮带，整了整軍帽，說：“走吧，达吾提！刘班长，你們回去。”

“不行呀，哈得尔！”达吾提站着不动，“你不能去！大家正在火头上，坏人一搗鬼，咱們要吃亏的。我看，带上一件家伙吧！”

“排长，我跟你去！”刘班长不放心地拉住哈得尔說。

哈得尔鎮定地笑了笑，說道：“你們放心，咱們沒做对不起乡亲們的事情，怕什么？”說完，就头也不回地徑直向前走去。

“排长，带上这个，我們在这附近隐蔽，如发生什么事，你鳴枪告訴我們！”刘班长把自己背着的冲鋒枪取下来，喊叫着追到哈得尔身边。

“同志，清眞寺里是用这些家伙的地方嗎？”哈得尔站住了，严肃地拒絕道，“不能用这样的办法对待群众！你們回去吧！”

“不是群众，这明明是敌人在搞鬼！我的排长，不能麻痹大意啊！”达吾提跑过来拦住哈得尔，摊开两手，郑重地提醒他。

“这不是麻痹大意，是遵守党的政策！以后你会明白的。咱們快走吧！”哈得尔拉住达吾提向清眞寺奔去。

鼓声稀疏了一会，又紧張地响起来。响一会又停一会。他們老远就看見托乎底一手抱着鼓，一手拿着木棒，一面敲鼓，一面在清眞寺屋頂上跑来跑去。走到跟前，哈得尔才看清楚原来有人从院子里不断地向房上扔着磚头瓦块。托乎底来回躲避

着，他的臉上流着血，衬衫撕裂了，袖子挂落下来，两只流着汗水的紅銅色的胳膊揮舞着，在早晨的阳光下閃着亮光。

哈得尔和达吾提走进了清眞寺的大門。

鼓声停下来了。托乎底从房上爬下来，走到哈得尔的跟前。

人們的注意力一下集中到哈得尔和达吾提的身上，杂乱地叫嚷着，一直向他們涌过来。肉孜毛拉弓着腰，和另外几个人悄悄地溜出了清眞寺。

达吾提看着这种形势，心情紧張起来，他把哈得尔朝身后一拉，自己站到前面去，托乎底手里还拿着那两根敲鼓的木棒，紧靠哈得尔和达吾提站着。

人們都涌过来了。但他們都沒有动手，只有阿合买提两只手扭着阿友甫和另一个人，叫罵着挤进人群。

“眞主保佑，眞主保佑！——你們这些‘卡判儿’！”他奔到哈得尔和达吾提面前，摔开扭着的两个人，两只拳头交替地捶着赤裸着的胸脯，带着哭声大声說，“你呀，达吾提，你把好地叫托乎底种，坏地給我。那不是你的地，那是毛拉的地！坏心眼的，眞主不会饒恕你……”

达吾提憤怒地摛住了阿合买提的胳膊，推着他；托乎底向前奔了一步，也准备去抓阿合买提，但被哈得尔拉住了。

“你不要胡来，你还有多少力气？”达吾提咬着牙，狠狠地对阿合买提說。

“你們要抓我嗎？我不是巴依，也不是恶霸，你为什么要抓我？眞主啊！……你去看看我的麦子吧！它长成什么样子了？我要餓死的呀！过去挨餓，現在还要挨餓呀！我不是巴依……”阿合买提流着眼泪，甩着胳膊不让达吾提抓。

“老大爷，你是穷人，我知道，你不是巴依，也不是恶霸！”哈

得尔走过去阻止达吾提，温和地对老人說。老人用噙着泪珠的眼睛瞪了哈得尔一眼，突然大声喝斥道：

“走开！我不跟你說話！你这个沒宗沒祖的‘卡判儿’！”說着举起拳头，在哈得尔的肩窩里狠狠地搗了一下。

哈得尔向后退了一步，霎了霎眼睛，鎮定地說：

“恶鬼迷住了你的心窍！”

人們一下子又乱喊起来，有人高声喊“打！”哈得尔看見人們的手臂在空中乱揮乱舞着，齐向这边涌来。哈得尔叉开两腿，两只手握成了拳头，准备自卫。但是完全出他的意料之外，人們涌上来不是要打他，而是对阿合买提动起手来了。

哈得尔、达吾提和阿友甫，急忙奔上前去护住了阿合买提，拦开了憤怒的人群。

“我問你，你是什么成份？你說，你說。”达吾提推着阿合买提，厉声地喝問。

阿合买提抬起头看了看达吾提和哈得尔，又看看向他瞪着的数十双憤怒的眼睛，突然变得象一只斗敗的公鸡一样，低垂下头，扑通一声坐到地上，疲乏地用手支着地直喘气。

“是啊，你是地主嗎？嗯？”哈得尔弯下腰問他。

老人嘴角嚅嚅地动了半天，才迸出“貧农”两个字来。

“是呀，你是貧农。你說，你現在还在灾难中嗎？你現在有沒有吃的？有沒有穿的？凭良心說！”托乎底奔到阿合买提跟前，用指头点着老人的額头問。

阿合买提搭拉着脑袋，用痙攣的手指摸着被他自己撕烂的衬衫，过了好一会才說：

“有！”

人們都安靜下来了。有人从远处問：

“过去有沒有？”

“过去沒有——你們要干什么？审問我嗎？我犯了罪嗎？”他霍地站起来，推开人群，高声叫喊着跑出清眞寺的大門去了。

这时，邻村的那个阿訇，拖着衰老的身子，着急地走进清眞寺的院子。剛才托乎底的鼓声，敲得他的心快跳出来了，走进院門时，嘴里还喘着大气。

人們突然肃靜下来，要去追阿合买提的几个年輕人也停住了脚步，都呆呆地观望起来。

哈得尔和达吾提走过去向阿訇行礼，把剛才发生的情况作了解釋，并說：“沒有什么！現在你带領大家作礼拜吧！”

这个阿訇，还沒有完全弄清楚剛才发生的事情。不錯，关于“女圣人”的傳說，他曾听到过，但他却不知道今天“女圣人”要和大家見面的事。

人們又开始做起礼拜来。

…………

哈得尔跟着达吾提回到村办公室后，哈得尔問他的好友：

“怎么样，达吾提？”

“肉孜毛拉应該馬上收拾，事情已很明显，他是一个头子，今天鬧事就是他在兴风作浪。”达吾提坐在炕头上，拿着一块玉米餅子啃着，憤恨地說，“哈得尔，咱們研究一下吧？楊书記如果不来，我准备把計划报告上去！”

“肉孜毛拉是其中的一个，这毫无問題；可是还有沙巴也夫，还有阿不拉，說不定你的村子里还有别的敌人。‘女圣人’的底也还沒有摸到。象阿合买提这样的一些人，还牢牢地靠在他們那边，群众条件也还不成熟……决不是肉孜毛拉一个人的問題！”哈得尔卷着莫合烟，思索着說。

达吾提沉默了好一会，吃完了餅子，从水葫芦里倒了一碗凉水，咕咚咕咚地喝起来。喝完水，摸了一下嘴唇，伸出手向哈得尔要莫合烟，一面叹息着說：

“我这个村长真当不了，这情况多复杂啊！”

“敌人利用宗教和民族問題来模糊阶級斗争，这使广大群众不能一下子醒悟过来，情况是比較复杂，要做很多細致深入的工作。但要有信心！首先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哈得尔說着，也走过去倒了一碗凉水喝着，“阿合买提，他是一个貧农，但为什么会跟那些人走呢？这个問題值得好好研究。”

“阿合买提对我們有些意見，这个我知道。他过去和托乎底都种肉孜毛拉的地，减租反霸后，有一块好地給托乎底种了，毛拉在阿合买提面前搗了些鬼，阿合买提就和托乎底鬧不和。托乎底在解放后的表現很积极，阿合买提就咒駡托乎底，两个人見了面話也不說。阿合买提性情很倔，狹隘得很。”

“他对你好象也有意見。他对你有什么意見呢？你們沒有很好团結他，帮助他提高覺悟。你的工作方法太簡单化了。”哈得尔严肃地看着达吾提說。

“是啊，他对我有意見，”达吾提狠命地抽了一口莫合烟，皺着眉头，低低地說，“他說我袒护托乎底，指点托乎底搞他的鬼……”

“要設法把阿合买提爭取过来！我看，肉孜毛拉的活动和‘女圣人’的事要一块揭发。但首先要发动群众，只有群众起来了，敌人的阴謀才可能被彻底地揭露和粉碎。”

“对，”达吾提握起右拳，在左手掌心上击了一下，兴奋地說，“楊书記曾叫我把全村的人排一排队，挑出靠攏我們的貧雇农，作为骨干，大家在一块研究，对付敌人。我还沒有着手做这件

事……”

“这就对了！你們的农会呢？”

“农会沒有很好发揮作用。楊书記曾指示过，要在排队基础上把农会組織整頓一下。”他搓了搓手，“哈得尔，你眞大大的帮助了我，我的好参謀长！嘿嘿！”达吾提高兴起来，拍拍哈得尔的肩膀，愉快地說，“咱們喝些酒吧！我还有些好葡萄酒呢！咱們彈彈热瓦甫唱唱歌吧，你坐下！”

“不，我要回去了，我們的稻子还沒种完。你看，你們的小麦也快收割了！喝酒、唱歌的事以后再說，古尔邦节快到了，咱們开个軍民联欢晚会吧！‘女圣人’的問題，你要赶快报告上級，請示怎么处理。我走啦！再見！”

时間一晃就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的时間，阿英克尔小村过得十分平静，人們照常地生活着，劳动着，对清眞寺里的打架，对“女圣人”等等不愉快的事情，似乎已經淡漠下来了。这中間，区委楊书記曾来过两次，新的农会开了很多会，进行了整頓，組織巩固起来了，貧雇农和部分中农都加入了农会，推选了托乎底担任农会主席。楊书記、达吾提都跟阿合买提談过話，启发他談出肉孜毛拉背地干的事情，但都沒有效果，他一口咬定他什么也不知道。他申請参加农会，农会沒有接受他。

狹隘的阿合买提，見了农会的会員，总是用白眼瞪着；見了托乎底，还要朝脚底下吐一口唾沫。哈得尔也曾經碰到过他，但他一看見哈得尔就远远地弯过去，或者低下头匆匆走开。他还对人說：

“农会？农会給我飯吃嗎？我的麦子长成那个样子，誰管过？”

“那么，誰給你飯吃？肉孜毛拉嗎？”有人嘲笑他。

“哼！他也不是个好东西！”他把脚一頓說。

…………

哈得尔他們的水稻已經长得一片翠綠，他們都搬到了地头，搭了窩鋪，日夜不息地放水管理。

一切都很平靜。

多浪河两岸的小麦黄成一片，人們已經开鐮收割。

七月上旬的一个黄昏，烏黑的云朵在天山頂上出現了，它逐漸扩大，不一会儿，便遮滿了大半个天空。西北方向的天空中，剛剛出現的星星又躲起来了，一道道电閃，不住地把墨黑的天空划破，雷声象在地底下滚过，发着被压抑的、悶悶的声音。

夜剛剛来到，多浪河里就流下来了渾浊的河水。暴风狂猛地、无情地襲击着多浪河两岸黄成一片的庄稼，飽熟的、象黄金一样的麦粒，簌簌地、不断地飄落到地上。

人們在田間奔跑着，在大路上互相叫嚷着，年老的爷爷弓着腰、拄着棍子走出了房門，看着西北方向的天空喊着“眞主”；妇女們赶着行动迟緩的牛，牵着吓惊了的羊儿，背着向外溢着水的大葫芦向自己的家門奔去，狂风翻攪着她們的花裙，好象要飄起来似的。只要是能够行动的人，一霎时都奔到自己的麦地里，发狂地揮动着鐮刀。但狂风使他們不能直起腰来，他們跪着、爬着跟狂风搏斗，拚命地跟暴风爭夺他們的血汗果实。清眞寺里，阿訇們高举着双手，祈求眞主保佑！

但是，这些都不能阻住暴风。暴风啊，这是十几年以来沒有过的暴风！

达吾提把他的老父亲拉了一把，說道：

“你一个人割吧，我得看看去！”他拿起鐮刀向其他人的地里奔去。他想，必須首先搶收貧雇农的麦子，絕不能让风雨夺去一

粒粮食。他奔到托乎底的地里，地里沒有人，他叫喊托乎底，但狂风淹沒了他的声音，一点也沒有用。

他什么也不管地动手割起麦子来。他想托乎底一定是去帮助别人了，这个苦了半辈子的肉孜毛拉的老佃戶，現在有了自己的庄稼，小麦长得有半人高。当然，他是十分爱惜他这块地里的庄稼的，但今天在这危急的关头，他却扔下自己的，去帮助别人了！正因为这样，他，达吾提必須給托乎底先割，搶救这块庄稼。

“达吾提、达、吾……提……”一个沙哑的、低沉的声音在叫喊着他。他直起身子，向声音傳来的方向看去，但墨黑的夜，狂暴的风，使他的視綫模糊，他什么也看不見，只好閉起眼睛向叫喊的方向跑去，很担心会出什么事故。

原来是托乎底在叫他，那里已站着好几个人。

托乎底說，哈得尔带着队伍来帮助搶收了，正找达吾提分配地区。

达吾提叮嘱托乎底赶快去收割自己的庄稼，然后他去找哈得尔了。

黑色的云已經压到阿英克尔村的上空，雷声沉重地在头頂上响着。現在风刮的小了一点，但人們都知道，这是暴雨快要降临的征兆。

达吾提領着哈得尔和战士們，分配了各班收割的地段以后，就又赶到自己的地里去。

哈得尔跟着刘清和班的战士們踏进一片麦地，和大家一块割起麦子来。这块麦地面积不小，但庄稼长的却很糟，最高的只达到膝盖上，短的地方还掩不过脚脖子，所以割起来很慢。

“这是哪一家貧农的庄稼啊？”一个維吾尔战士有些不耐煩地說，“眞主也不灵驗啦，給穷人給了这样的庄稼！排长，这是哪

家的麦子？”

哈得尔站起来，在黑暗中向四周望了望，說道：“我也記不起来啦，看样子好象是肉孜毛拉的地，現在不知誰种着。”

“这个主人也眞太放心了，地里来也不来一下！”刘班长笑着說。

“可能是先割他的好庄稼去了，要不就是人不在家里！”

“这样的天气，难道他还去赶巴扎？”

战士們說笑着，有力地揮动着镰刀。

一个黑影緩緩地向地边移动，不久，便在地边上悄悄地割起麦子来。

“主人来了，好自在！”

“誰欠了他二百錢，連話也不說一句！”

那边刘清和的声音响了起来，他紧挨着那个主人：

“这是你的麦子嗎，老大爷？”

哈得尔听見刘清和叫老大爷，估計一定是阿合买提。于是他就走了过来，蹲在刘清和旁边，一面割着麦子一面注意听着。阿合买提不作声，只顾埋头割麦子。看他那样子，要不是憋着一肚子气，就是沒有听懂刘清和不熟练的維吾尔話。

哈得尔走到老人跟前，心里暗暗好笑，他拉了老人一把，随便地說：

“你怎么才上地，阿合买提老大爷？”

老人怔了一下，站起来凑到哈得尔的面前，看了好一会，当他认出是哈得尔之后，便又迅速地弯下腰去，割起麦子来，嘴里只輕輕地“嗯”了一声。

噼哩啪啦，大点大点的雨落下来了。一霎时，雨点由稀疏到稠密，最后就象瓢潑一样的下开了。接着震人心弦的炸雷，也接

二連三地在阿英克尔村的上空劈打起来。

阿英克尔在沉重的大气压力下喘息着。人們一直坚持着战斗到天快亮的时候。

宁静的早晨来到了。

一切都过去了。狂风、暴雨、紧張、焦急都过去了。現在，大地象一只經过激烈搏斗的猛兽，疲倦地躺在那里，睡得烂熟。

初升的太阳，照遍了大地，天空，被风雨洗滌得藍里透青。水点儿还从树叶上向下滴落着，田野的露水在阳光下閃动着，象珍珠一样。

哈得尔从一个小草棚里伸出头来，阳光突然使他的視綫昏乱起来，他揉了揉眼睛，向外面一看，太阳已經从多浪河边濃密的树林中升上来了，他整了整衣服，把手枪系好，回头看了看还在熟睡的几个战士，皺皺眉头，就从草棚里钻出身子来。

他在阿友甫家的葡萄架下，又看到五个熟睡的战士，他們把鐮刀枕在头底下，或者放在怀中，象打仗中睡覺时把枪抱在怀中一样。哈得尔想，是啊，鐮刀是生产的武器，就該这样。五个战士一个个挤得很紧，阳光从翠綠的葡萄叶儿中間透过，射到他們的臉上，葡萄架上的水珠儿，簌簌地滚下来，落到他們早已湿透的衣服上。

哈得尔默默地站在那里，他原来打算把大家喊起来，去把割倒的麦子捆好、竖起，叫太阳晒一晒，完了就要回他們的駐地去，但他看到战士們那副疲倦和熟睡的样子，把叫他們起来的念头又打消了。他轉身看看阿友甫的房子，只見門閉着，靜靜的，他們也一定还在熟睡。他知道乡亲們和部队一起，也是苦战到天快亮时才休息的。他拐过墙角，那边又有几个战士在酣睡着，他們不知从哪里弄到一堆干草垫在身下。哈得尔抬头望望田野，

阳光照晒得大地上飘散起一縷縷的水蒸汽，看着这大好的阳光，他还是下定决心，吹了声哨子，喊："起床！"

战士們紛紛从酣睡中醒来，很快便集合好，哈得尔正准备把队伍带到田野上去，忽然炊事員老賈来了。老賈是昨夜留在家里看家的。家里一共留下两个人，另一个就是战士庫尔班。

老賈神色慌張地把哈得尔叫到旁边去，低声报告說：

"庫尔班开小差了，連枪、子彈都带走了……他是前半夜放哨的……"

老賈接着还报告說，昨夜刮大风时，他到水稻田里去轉了一会，大約有两个钟头的样子，当他从田里回来，就四下找不到庫尔班。他想，家里現在只有他一个人了，他不能离开崗位。他喊叫，一点回音都沒有，又不敢鳴枪，他焦急地一直等到天亮，才跑来向哈得尔报告。

哈得尔听了老賈的报告后，心里确实很焦急，他命刘清和班长率領全排战士帮老乡收拾割下来的麦子，又叫老賈仍回駐地去，在附近再找一找庫尔班。他自己便动身到連部去，他想，必須及时地把这情况向連首长汇报。

庫尔班失踪的事，苦恼着哈得尔，在来阿英克尔之前，指导員特别对他提到庫尔班的問題，叮嘱他要好好加强对新战士的思想教育，但他却把这个工作放松了！而且，为什么偏偏要留下这个人看家呢？眞粗枝大叶呀……

庫尔班到哪里去了呢！难道眞的开了小差嗎？很可能的，这个战士，思想一直不很稳定，老是想家。可是，开小差的話，为什么把枪和子彈也带走呢？这似乎又不可能……

哈得尔赶到連部，把情况向連首长汇报以后，大家认为，从各方面分析起来，庫尔班决不是开小差回家，因为事先沒有任何

迹象可以証明他会在那个暴风雨的夜晚逃跑。如果眞是逃回家，依照他平时的表現，决没有胆量带枪跑的，很可能是被反革命匪徒綁架走了。看来，敌人竟展开正面的进攻了，敌人的活动愈来愈猖狂了！

指导員要哈得尔回去后立即对战士們进行教育，提高革命警惕性，加强警戒，并配合地方积极偵查反革命匪帮的活动，争取早日破案。同时，立即派人去追寻庫尔班的踪迹。

“同志，光埋头搞生产不行！”指导員最后严肃地对哈得尔說，“敌人找上門来了，不会让你安心搞生产的。无論什么时候都不可以忘記阶級斗爭；不可以忘記部队的双重任务。”

…………

庫尔班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昨天晚上，当暴风雨快来临，排长带着队伍去帮助老乡搶收麦子的时候，他正在駐地附近放哨。他穿着雨衣，手里持着枪，在崗位上走来走去。周圍墨黑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狂风曳卷着他的雨衣，啪嗟啪嗟地响着。多浪河两岸高大的钻天楊发出嗚——嗚的声音，河水奔騰喧哮着。

他們的駐地在多浪河对岸，和阿英克尔村遙遙相对，这里没有村庄，阿英克尔村的一小部分田地也在这里。稀稀疏疏的沙枣树、紅柳、钻天楊到处长着。

庫尔班放哨不多一会儿，老賈拿着枪、披着一件棉大衣走到他身边来了，他吃力地用維吾尔話告訴庫尔班，他要去看看水稻田，这样大的风暴，渠水会把进水口冲垮，他必須去看看，要庫尔班多注意一点。

庫尔班答应了一声，仍在崗位上踱来踱去。

多浪河的流水声，使他想起了他的故乡，想起了流过他家門

前的、蓝色的叶尔羌河。这条河弯弯曲曲地沿着塔里木盆地的西部边緣，向东北方向流去。在它經过的地方，都形成了水草丰美、瓜果满园的綠洲。現在，庫尔班的眼前出現了遍野的牛羊，成串的紫色大葡萄和紅得耀眼的石榴花。他想着想着就輕輕地唱了起来……

他的歌声被暴风碰得粉碎，完全被淹沒了！但他还是不停地唱着。

他踱着，踱着，忽然感覺有一个黑影从他前面掠过去，他定睛看去，又什么都看不見了，他不放心，想看个究竟，便放开脚步走了过去，不錯，他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黑影隐沒在树丛中去了。庫尔班心里怯怕起来，一时，他竟然不知道該怎么办？为了壮胆，他大声咳嗽了一声，然后喝問：

“什么人？”

除了风声以外，什么动静也沒有。他想，老賈还沒有回来，他又不能离开崗位，怎么办呢？这黑影是人还是什么？啊！他想起来了，村子里不是曾傳說着“女圣人”的事嗎？黑色的人影！那么，他看見了“女圣人”……

这时，他的后面响起了脚步声，还有咳嗽声，庫尔班以为是老賈回来了，他正要走过去，又听見对方用維吾尔話說：

“解放軍同志嗎？唉！”

“你是誰？”

“眞对不起，打扰你了！我是一个猎人！”对方說着一直走到庫尔班的跟前。

庫尔班端起了枪，警惕地向前走了两步，說：

“請你站住，站住！”

“同志，我是本村的猎人，今夜风大，我来看守玉米地，赶野

猪——达吾提村长叫我来的。同志……”“猎人”話沒說完，就停住了，因为庫尔班已經走到他的跟前，詳細地观察起他来了。

这个人穿一件旧袷袢，戴着一頂皮帽，快压到眼睛上了。两撮黑胡子向两边翹起，背着一支猎枪。随着电閃，庫尔班看見他的一双发亮的眼睛，黃色的眼珠子骨碌碌地轉动着。

“你是阿英克尔村的？”

“阿英克尔村的！”

“我怎么好象沒有見过你？”

“你們才来了几天！年輕人，我就是阿英克尔村的，达吾提村长派我看玉米地的。”

“河这边哪有玉米地？我知道只有几块稻田——你說实話！”庫尔班毕竟是一个战士，虽然他参軍才一年，但他却有一双战士的眼睛，他看出了对方的破綻。

“同志，你听我說。这边是沒有玉米地的，但我的确是看守玉米地来的！”“猎人”好象受了委屈似的，认眞地說：“我正坐在地边，忽然我的眼前出現了一个长长的黑影……”

“长长的黑影？”庫尔班的心跳起来。

“是的，一条长长的黑影。我心虛地站了起来，但那个黑影却說起話来，声音尖細，是个女人。”

“是女圣人？”庫尔班張大着嘴，惊奇地搶着說，“是吧？啊呀！我也看見了！”

“是的，你大概也看見了？是个女人，她輕声輕气地說：‘我的忠实的、伊斯兰教的信徒！恶魔纏住了你，你要求光明，我給你指点迷途……’我的眞主！就这样，她象飘着一样地在我前面走，我跟在后面。这样，就一直来到你們这儿。同志，她就从你的前面走过去了。要是你不喊，她不会隐沒，她会把我带到天堂

里去的！唉，眞可惜！”“猎人”惋惜地叹了一口气，蹲到地上准备卷莫合烟。

“那末，是我打扰了你們？”庫尔班似乎同情地說。

“同志，因为你带着凶器！”

“什么凶器，你指的是枪？”

“是呀！枪是凶器，圣人神仙是討厌的。”

“那你不是也背着枪嗎？”

“你哪里知道，我背的是猎枪，是打野兽的，可你的是鋼枪，打人的！你知道嗎？”“猎人”十分懊丧地說。

“不要紧，老乡！我想，只要你忠心誠意，女圣人还会来指引你的！”

“我希望能够这样——女圣人灵驗的很吶！”“猎人”感叹着，擦了几根火柴，由于风太大，都沒点着莫合烟。最后，他生气地把烟别到耳朵上去。“年輕人啊，你懂得什么？一个人飯不吃可以，不尊敬眞主可不行啊！”

“女圣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你以前見过嗎？”

“見过。这是第二次了。”“猎人”叹息了一声，“一个月以前，我在清眞寺里見过。她穿着一身黑长裙；脚上穿着神圣的云鞋，鞋底雕着花紋；头上的黑头巾，可以大，也可以小，当她行走起来时，象一朵烏云一样，在空中飘动……”

“她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面孔和人的一样嗎？”

“那为什么不一样？不过长得标致些——一般神仙一类的都长得很漂亮的。”

庫尔班半信半疑地低着头沉思起来。

风小了，黑云布滿天空，暴雨就要降落下来了。

前面田野里傳来了老賈的声音。他高声唱着，手电筒一閃

一閃地到处射着，向駐地逼近过来。

忽然，这个“猎人”霍地跳起，把庫尔班拦腰一抱；同时，从旁边又閃上来一个黑影，把一块破布塞进庫尔班的嘴，夺下他手里的枪，两人拖着他，就向后面树林里奔去。



第五章

水啊，水！

阿英克尔村的麦收还沒有完全結束，古尔邦节就来到了。区委书記号召乡亲們，爭取在古尔邦节日以前，全部完成小麦的收割和打場任务，使乡亲們能安心地、愉快地度过这个一年一度的傳統大节日。

人們忙碌起来了。变工互助組的大車队，日夜地拉运着麦子，各家各戶的小圓場上，毛驴和牛馬排成的踩場❶牲畜，不断地圍着高杆子旋轉，“八十根腿”❷骨碌碌、骨碌碌地徹夜响着。沒有几天，这个工作就結束了。

人們都穿起了新衣裳。男人們穿着白色的或方格子花布的新衬衫，有的腰里还系上一根有紅色条紋的棉綫腰带。妇女們

❶ 踩場：維吾尔农民在解放前和解放初不用石磙碾場，而是用牲畜排成队，場中間栽一根大木杆，拴上牲畜，赶着轉圈圈，藉踏踩脫粒。

❷ 八十根腿：用木头做成的大羊角磙，上面的木角，一般为八十根，故汉名八十根腿。

穿起了各种色彩的連衣裙，有的还套上一件青色的小坎肩；年輕的姑娘們仔細地修飾着自己的眉毛，用黑色的什么东西画得使两条眉毛連了起来。小女孩們把头发按年龄分編成許多小辮子，披在肩上。不論男女，差不多每人都戴上了一頂綉着各种花紋的小帽；老太婆們也找出了她的白色紗布的头巾……

古尔邦节如果能够在初夏或仲夏度过，那眞是再好也沒有。趁着这个节日，乡亲們甚至可以全家四、五口，坐上馬車或牛車，要不就騎上小毛驴，去到很远的地方走亲戚。他們带着饢，籃子里装着杏子、或者才熟的苹果和葡萄，怀里抱着热瓦甫，忽隆忽隆地彈着，开始作愉快的"旅行"。中午天热时，他們可以歇在随便什么地方，在苹果园里，在葡萄架下，在河水旁边的树蔭下……地上鋪起毡子，全家圍坐起来，一边吃喝一边就彈唱跳舞。

今年的古尔邦节，比过去任何一年都过得欢乐有趣。人們的心情是舒暢的。

这天早上，达吾提換上了一件雪白的衬衫，剛剃过头发的头上，扣着一頂紅底金花的小帽，穿着一双擦得黑亮的硬底皮靴，向哈得尔他們的駐地走去。他想去向哈得尔和全排战士們祝賀节日快乐，还打算把哈得尔請到他家里来吃一頓飯。达吾提家的光景現在好得多了，这次过古尔邦节，他一家就杀了一只羊，过去这样的事情就从来沒有过，再好也只是和别家合伙杀一只羊。从昨天，他就把孤独的帕夏汗請到他家，一方面請她帮助他的媽媽做做节日請客的飯菜，一方面也算是对这个孤独的女人的照顾，和他們一起高兴地过过节。

他走上多浪河的堤岸，正要踏上土桥，但他却注視着河水停下了。他眯起眼睛向上下看了一会，把帽子向后一推，双手扠在腰里，沉思了起来。

河水嘩嘩地流着，河边的芦葦草显得长了好多，原来被水淹过的綠草，現在都冒出水面上。岸边被河水冲刷过的一条痕印，清楚地显現出来，距水面起碼有一档子远近。

"河水落了！"达吾提皺皺眉头，自言自語地說。他又向周圍的田野观望起来。河这边，連片的稻田在和风中翻着綠波；河那边，透过树丛，哈得尔排所种的数百亩水稻，也长得綠茵茵的。"正需要水吶，啊！河水落了！"

"达吾提，村长同志，你在望什么呀？"有人在远远的地方喊他。他轉身一看，哈得尔和两个战士从小树丛中穿过，匆匆地向桥上走来。他們的軍服都穿得整整齐齐，达吾提知道，他們是給他賀节来了。他揮动着手，大笑着奔上桥去，他們在桥的中間相遇了。达吾提和他們一个个地握手問好。哈得尔說："我們三个，代表全排同志来向全村的乡亲們問好，祝你們过节愉快！"

"我正要看你們去，这河水把我耽擱了一步。你看，河水减少了。眞糟糕！"

"我知道。不要紧，三、两天內还不致影响庄稼，过了节咱們再想办法。"哈得尔笑着說，拉着达吾提的手向河这边走过来。"說不定一天半天內它还会增加的，你看这天晴得多好！"❶

他們首先到了达吾提的家，問候过阿友甫老两口和帕夏汗后，就到村子里其他乡亲們家里賀节去了。他們去到阿合买提老人的家門前，和老人握手問好。老人今天穿着一件新袷袢，腰里系着一条大腰带，弯着腰在門口迎接。哈得尔和他握手时，他眼睛看着地，只說了一句"托眞主的福！"再沒有說一句話。哈得

---

❶ 新疆絕大部分地方的河水都是天山融化的雪水，天晴的好，河水就漲，天阴，水就下落。在下很大的暴雨时，河水也会猛漲。

尔他們四个人，按照傳統习慣，愼重地圈腿跪坐在阿合买提的土炕上，用两个指头輕輕地撕了一小块羊肉放到嘴里，然后拿起土碗喝了一口茶。

这时，阿合买提十岁的小儿子，穿着新衣，挂着鼻涕，跑到炕沿边，拉着哈得尔的衣襟，喊道："解放軍叔叔，唱个歌！"这孩子是听过哈得尔唱歌的，他曾去过哈得尔他們的駐地，和哈得尔及战士們都搞得很熟。孩子幼小无猜，他不懂得在大人們中間存在的隔閡。

哈得尔給他撕了一块肉，并給他把鼻涕擦干净。但是阿合买提却怒气冲冲地瞪了他的小儿子一眼，喝斥道：

"出去！"

"好，出去玩吧！"达吾提撫摩着孩子的头說。孩子出去了。他們保持着沉默，达吾提笑着問老人：

"老人家，你今年也杀了一只羊嗎？"

他們站起来，准备告辞了。

"托眞主的福！"老人簡单地回答，脸色突然变得十分难看，眼睛一直看着地，再不啃声了。

这是怎么回事？哈得尔他們对阿合买提情緒的变化感到奇怪，但又不便多問他，悻悻地告别出来了。

原来达吾提最后問的那句話，无意地碰疼了阿合买提老人心上的一块病瘤。前天晚上，阿合买提給自己的小牛添了草，刚走出牛棚时，就看見一个人向他的房子走来。他站着打量了一会儿，看出了那人是肉孜毛拉。

"阿合买提老哥，"毛拉把一只塔合放到地上，誠恳地說，"你好辛苦啊，还沒休息！"

阿合买提很惊奇，毛拉亲自到他家来，这还是第一次。他慌

忙弯了一下腰，还沒来得及說話，毛拉又說开了：

“古尔邦节到了，你也該好好过个节呀！看在眞主的面上，我給你送来了一只羊。”毛拉說着，打开塔合，从里面伸出了一个羊头。

“我有羊，我有羊，我担待不起呀！是活的嗎？”阿合买提惶惑不安地說着，伸手去摸了摸羊头。

“有什么担待不起的？都是老朋友了。你今年庄稼不好，少花費些，你的羊留着吧！”毛拉把羊从塔合里拉出来。

“托眞主的福，有一块水稻长的还不錯。”

“把羊留下吧！啊？你还有什么困难，咱們可以互助互助。”毛拉笑着提起空塔合就走了。阿合买提把双手放到胸前，喘息着說：“啊，眞主！”

…………

哈得尔和达吾提他們四个人，从阿合买提家出来后，經过肉孜毛拉的大門口时，老远就看見毛拉的老婆站在篱笆后面，一只手揭起黑色的大头巾向他們望着。当他們走近时，她一轉身就走了进去，并且关上了大門。哈得尔說：“咱們也去看看他吧？”但达吾提却堅决不去，拉住哈得尔的手，徑直往前走。

“那末，还去不去吾受尔家？”哈得尔笑着問。

“去，到吾受尔家去一下。和他弯一下腰，我們丢不了什么的！”

但是，吾受尔家的房門鎖着。一只小毛驴在草棚下睡覚，馬不見了，大車不見了。

“走亲戚去了！”达吾提說。

“他哪里有亲戚？”

“哈拉塔有他老婆的娘家。可能到哈拉塔去了！”

“現在情况这么复杂，案子还沒有破获，对这些人应該注意点才好。”

“哼！他还很悠閑哩！有时还背上猎枪出去打猎。”

“他有猎枪？”哈得尔霎动着眼睛，思考起什么来。

最后，他們到托乎底家去。托乎底的家，最靠近多浪河，一所小土屋，四面长着楊树。这个肉孜毛拉的佃戶，活了三十七、八岁，还沒有个老婆，光杆一身住在这个小屋里。

“我要告訴你一个秘密。”达吾提閃着长睫毛，把哈得尔拉到一边說。

“什么秘密？”

“是爱情……”

“你有爱情啦？”哈得尔欣喜地叫起来。

“我？我哪有什么爱情？我說的是他——”他用手向托乎底的小屋一指，哈得尔順着他指的地方一看，托乎底正坐在小屋門口，用一块破布擦靴子。

“噢……是他，他和誰有了爱情？”哈得尔詫异地問。

“等会你就知道啦！这是秘密，只有我知道。可不能說出去，时間还沒到哩！他最怕人們取笑他。”

他們一齐向托乎底迎上去。托乎底赶忙丟掉擦靴子的破布，嘩喇一声推开了房門，然后奔了过来。

达吾提笑着对他說：

“农会主席，买一双新的吧？应該穿穿新的了！”

托乎底用牙齿咬着他的弯曲的胡子，笑着說：

“已經买了，还沒穿。”

“現在就穿上，到我們家去。快！”达吾提推着他走进房門。

托乎底的土炕上鋪着新毡子，正中还鋪了一块白布，白布上

放着两个大木盘，一个装着满满的一盘羊肉，一个盛着几串油炸的"酥散"。既然进門了，就該吃一点，这是礼貌。客人們都坐上炕，少許的吃了一点，就又站起来了。

托乎底眯起眼睛微笑着，从一只板箱里取出了一双烏黑的新靴子，坐在炕沿上穿起来。

达吾提向哈得尔挤着眼睛。他們看他穿好靴子后，就簇拥着他一齐到达吾提家去。

他們走到达吾提家門前时，哈得尔看見帕夏汗站在門口，向他們張望着。哈得尔現在才注意到，帕夏汗今天可眞变了样。她的头上包着一块咖啡色的头巾，身上穿着一条簇新的花裙子。正在門口的土灶旁边帮助土尼沙汗做飯。当他們走近时，她赶快走到旁边去，背过身子站在灶边工作起来。

哈得尔拉拉达吾提的衣襟，低声問：

"是这样的嗎？是她嗎？"

"是这样的，正是这样的。"

托乎底和帕夏汗的关系，除了达吾提和土尼沙汗嬸嬸以外，别的人都还不知道。甚至阿友甫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帕夏汗自从被阿西汗赶出来以后，她和阿友甫家的关系更加亲密了。土尼沙汗嬸嬸象对待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对待她。这种关系在过去是不会出現的，因为她过去在巴依家，尽管她也是穷人家的女子，尽管受着巴依的折磨和虐待，但他們中間总好象隔着一层。現在，好象帕夏汗又回到他們中間来了，变成了自己人。而帕夏汗現在的心情也寬暢了，高高兴兴地生活着。有人說，她变得甚至比以前还年輕了，看起来就不象个年紀已經到了三十七、八岁的人。有一次，土尼沙汗嬸嬸笑着向她說：

"帕夏汗呀！你心里还想着些什么嗎？你越活越年輕了……"

帕夏汗一下沒有懂得这話的意思，怔了一怔，才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我还想什么呢？土尼沙汗姐姐！快入土的人了，不怕叫人笑掉牙？"她說着，心儿却咚咚地跳起来，脸也覚得有些发燒了。

"不能这么說。你沒想别人，可别人在想你哩！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土尼沙汗看着帕夏汗的眼睛說。"依我說，你还是应該想一想。你还年輕呀……"

帕夏汗低下了头，把白紗布头巾拉了拉，盖住了面孔，一句話也沒有說。土尼沙汗看她不說話，就把她拉了一把，严肃地眨了眨眼睛，悄悄地說：

"我早替你打好了主意。就是那个黄胡子托乎底，他是个誠实的人，你沒看見他的那两撮黄胡子弯曲得多么好看……他和达吾提早就談論过你了。"她大笑着把帕夏汗推了一下，准备走开，但帕夏汗却一把拉住她，低低地問：

"你說托乎底怎么了？"

"怎么了？你自己去想想吧！我說他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人了，人家現在又当了农会主席，挺能干！"土尼沙汗嬉嬉說着迈开脚步，走了几步又轉过身来，补充了一句："有什么你就来找我吧！"

帕夏汗想沒有想过这样的事情？想过。托乎底这个人誠实、直率，他和貧苦的乡亲們牢牢地擰在一起，在斗爭肉孜毛拉和吾受尔保长的大会上，他揮着两只胳膊，第一个奔到前面，大声地数說他們的罪恶。对自已的人，他却老是笑眯眯的；在开什么会議时，他总是第一个发言，声音很大，唾沫星子四濺，喉嚨也沙哑了。每当这时，帕夏汗就赶快把事先燒好的凉茶水，送到开会的乡亲們的面前。托乎底說完話后，就骨咚骨咚地喝起来。完了，用手背抹抹黄胡子，笑眯眯地向她說："謝謝你，帕夏汗！"

那次，当土尼沙汗嬸嬸提到黃胡子时，帕夏汗就更加覚得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了，而且，她还不知道托乎底也早就想到她了。后来，她就把这种心意告訴了土尼沙汗，土尼沙汗通过达吾提又告訴了托乎底。托乎底十分高兴。这事情就很快地决定了。

…………

現在，他們圍坐在土炕上。阿友甫和哈得尔坐在最上面，一边坐着和哈得尔一块来的两个战士，另一边坐着托乎底。帕夏汗一直在門外的小灶上忙碌着，达吾提出出进进，給大家提茶端飯。哈得尔心里感到十分滿意，他細眯起眼睛，带着微笑，一直打量着托乎底，好象观察一个有趣的陌生人一样。他覚得这一对眞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們的結合，一定会使所有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們感到高兴。而托乎底呢？坐在那里一句話不說，只是噘着嘴唇，不住地咬他的弯曲的胡子尖儿。这个奔跳活跃、高声大嗓的中年人，現在变得象一个怕生的小孩子一样。他留神地听着門外的脚步声，看帕夏汗是不是走进来了。

"托乎底，不要光咬胡子，喝点葡萄酒吧！"土尼沙汗嬸嬸伸着两只油膩的手走进来，笑着說。

"来，托乎底！"哈得尔拿起装滿了酒的小土碗大声說。

托乎底笑了笑，喝了一口酒。

"将来你得多准备一点酒啊，托乎底！"阿友甫老人捋着胡子，看着托乎底說，"这些年輕人可都放不过你……"

托乎底和大家一起大笑起来。

…………

下午，哈得尔一个人到他父亲的坟上去了。

他父亲和他弟弟土逊的坟堆上，長滿了青翠的芦葦草，坟边的沙枣树上，垂着成串成串的紫紅色的沙枣，他折下了一支拿在

手中，默默地站着。他現在已深刻认識到，他的父亲是在封建制度下被剝削压榨而死去的，而土遜呢，那是被反革命分子扼杀了他幼小的生命。阶級斗爭是殘酷的啊！他也想起了阿娜尔汗，她假如死了，有个着落，象他的父亲和土遜一样，有一堆坟墓也好呀，可是現在連她的音訊也沒有。他想，她的尸身不是被多浪河的魚吃掉，就是被原野上的狼吃掉了。或者，她餓死在哪里，什么野兽也沒有碰到她，而是自己腐烂、消失了。假如是这样，她的骨头一定还在。但，它在什么地方？可怜的阿娜尔汗，万恶的旧社会折磨了她的灵魂，夺去了她的生命！哈得尔痛苦地想着。这些亲人們都不在了，他們的慘死，絞得他的心陣陣作痛。他把要流出的眼泪狠狠地忍住了，拿下帽子，敞开衣襟，踏着重重的脚步向前走去。

他沿着一条小田埂向田野走去。看到几只小毛驴在收割过的麦地里吃着草，几个小孩子在一大片黑綠色的水稻田边上捉蜻蜓。他們不敢下到有水的稻田中去，只在田边上来往追逐着，那些在阳光下閃着明亮的翅膀的蜻蜓，来往地飞舞着，在微风中顫抖着。远处的玉米地发出唰唰的声音。看着这些，哈得尔又想起了水；一想起水，他的心就焦急起来。于是他折轉身来，放快脚步向多浪河走去。

多浪河在輕輕地歌唱着。它現在象一个温柔的少女，在碧綠的原野上輕盈地流动。夏天应有的那种雄渾奔放的气势，現在完全沒有了。河水減少了許多。

哈得尔站在河边，凝視着碧藍的、輕輕流动着的河水。

“啊呀！河水更少了，春天的河水也比这大。”哈得尔紧張地又趕回阿英克尔村去找达吾提了。

今年的气候不太好。

在麦收期間和麦收以后，将近两个月的时間，天气总是热不起来，有时候下点小雨，最多的是阴天，只在前几天下过一次大雨，那时河水才漲了一些。天山上的雪融化的很少，所有河流的水都减少了。多浪河从渾浊变成橙黄，又由橙黄变成了碧綠，和春季枯水期一样，水位下降了。从它身上分出来的許多渠道里的水，也都减少了，有的甚至干涸了。

灌溉阿英克尔村所有土地的几条大渠里，只流着一点点水。那些長得一人多高的玉米需要水，已經結了棉花桃的大片棉花也需要水，長得綠油油的水稻更需要水！但是，水，一天天的在减少！

“怎么办呢？乡亲們在过节，有些人还去走亲戚了！眞糟！”达吾提走过来，劈头就对哈得尔說。

“你不要泄气！我的意見是堵多浪河的水。我們的人可以全部出动！”

达吾提用拳头輕輕地敲着自己的額角，一面在地上踱着一面說：

“只有堵多浪河的水了，再沒有別的办法。哈得尔，今晚咱們开个会吧，把乡亲們都找来商量商量！”他皺着眉头看着哈得尔，“你知道，这个村子的人不多，但心眼可多得很。只有通过大家，說清道理……”

哈得尔閃动着两只小眼睛，高兴地大声說：

“我的朋友，你現在也会做工作了。很好，就应該这样，这就叫发动群众，懂嗎？”他狠狠地在达吾提的肩膀上拍了一巴掌，又严肃地說：“我还想到一个問題，在这方面咱們还是要提高警惕，敌人沒有睡覚，不要在这个問題上让敌人钻了空子。”

“对！咱們今晚就开会。”达吾提高兴地揮了一下手說。

傍晚，托乎底爬到清眞寺屋頂上，揮起了两根短木棒，嘣楞嘣楞敲起鼓来。鼓点一下一下，清晰而有节奏。大家知道，这是通知大家晚上要开村民大会。鼓声还没有歇下来，哈得尔就来到了会場。达吾提一个人早已坐在台阶上抽莫合烟。他的膝盖上放着一叠白紙，耳朵上別着一支鉛笔，他看見哈得尔来了，就笑着說：

“你看，現在連做个記录的人也没有！老兄，今天只好請你来帮忙了！”达吾提忽然想起了什么，紧接着又說：

“哎，我还忘了，楊书記来了一封信，你看看！”达吾提拿出一封用維吾尔文写的信交給哈得尔。

哈得尔拿起一看，就輕輕地念起来：

“……对付反革命，既要愼重又要果断，不要忘了群众，要发动群众。你們的报告我已看了，肉孜毛拉的材料正在整理，过几天，我来一趟，詳細面談……”

“是啊，早該收拾了，他瘋狂极啦！哈得尔，我看把买买提老人也請来作証，揭发这个老狐狸！”达吾提悄声說。

“毛拉的活动不仅这一件，多得很；逮捕起来后，他如不承认，再請买买提。——我想他不会不承认的。”

人們开始走来了，三三两两，抽着莫合烟，說笑着。不一会儿，院子里已坐了一大片。这是因为过节大家閑着，过节的抓飯下午就吃过了，所以都来的很早。

哈得尔坐在旁边，一面抽烟一面仔細地打量着进来的人。人来的很多，除了几家走亲戚的人以外，其他差不多都来了。他看見阿合买提牵着他的小儿子，弓着腰进来了。他走到靠台阶的

地方正要准备坐下去，一看托乎底坐在那里，就赶紧扭轉身子，走到另外的地方去了。哈得尔看在眼里，感到很好笑，这个古怪的老头真倔！最后，他还看見肉孜毛拉也走了进来。据达吾提說，毛拉过去是很不容易来开会的，总是打发他的老婆或者女儿来代替，可是今天他怎么来了？

人們来的差不多了，达吾提就宣布开会。他說：

“多浪河的水下降了，我們渠道里的水上不来；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水稻正要水，玉米正要水，那几百亩棉花也要水，大家都为这个很着急，現在咱們討論討論，怎么办？大家想想，然后发言……”

大家都沉默着，微风吹得屋后的果树园发出輕輕的簌簌声，放在桌子上的小馬灯，发出“哺、哺”的声音。哈得尔看見帕夏汗从厨房里走出来，提着那只銅茶炊，拿着几个大粗碗，走到台阶跟前，看了大家一眼，把茶炊和碗放在地上，笑着說：

“悄悄的坐着多难受，喝碗茶。”

“是啊，吃了羊肉最好不喝生水。”哈得尔湊趣地說。

托乎底笑着走过来喝茶，后面发出了一陣嗡嗡声。

“农会主席同志，你的意見呢？喝了茶就該說話啦！”达吾提說。

“好，我說。”托乎底用手背擦了擦胡子，“我的意思是堵水，把多浪河的水全部堵上来。”

“农会主席說的对！多浪河再下面就沒有人用水了，可以全部堵上来。”有人同意說。

“明天就干，过一天节就行了！人过节休息，庄稼可受难了。”

达吾提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他高兴地望望哈得尔，大声說：

“記上，哈得尔——大家的意見很对。大家都同意嗎？”

“同意!”大家轰的答应了一声。

“堵水,是对的。”哈得尔把鉛笔敲着膝盖說,“我是以一个阿英克尔村的居民来发表意見的,因为我們也在阿英克尔种地。堵水,很对,但我們要商量些具体办法,比如,堵水要木头,要树梢,木头从哪里来?誰用大車去拉运树梢?分分工,組織一下,干起来才有劲。我代表我們全排同志向大家保証,抽出十个人去砍树,其他四十多个人全部来挖土堵水,全部带上砍土鏝。”

“哪家有木头,先用了以后再算賬!”达吾提說。

这时,阿合买提說話了。他緩緩地站起来,首先举起两手,在眼前揮了一下,慢声慢气地說:

“我說几句不应該說的話。达吾提,达吾提,現在是你达吾提当村长,唵,唵?我的眞主,我沒有得罪你吧?唵?人,应該凭着良心,这是对着眞主呀!我阿合买提活了六、七十岁,还沒死……”

“你嘮叨什么?有什么意見赶快說吧!”达吾提站起来,两道眉头又擰在一起了。

“你乾脆点!”

“你喝醉了吧?”

人們乱喊起来,达吾提扭过头,不耐煩地用拳头輕輕地捶着桌子,看着哈得尔。

“我喝醉了?我有話,有話要說,我不是地主,我不是巴依——托乎底,你不要瞪我!”阿合买提向前走了几步,两手張开向前伸出,弓着腰大吼起来。

“你故意搗乱来啦?”托乎底倏地站了起来。

坐在后面的肉孜毛拉輕輕地走过来,两手扶住阿合买提,笑着向大家說:

“老人家是喝多了酒,”他又向着阿合买提說,“你坐下歇歇

吧！不要生气！”

“我喝什么酒了？走开！”阿合买提用力挣开肉孜毛拉，仍然象原来一样地說：“我有話要說……”

毛拉剛才的举动，使哈得尔深陷的两只眼睛急剧地霎动起来，他忍住怒火向阿合买提說：“老大爷，你說吧！好好說吧！”

“我知道，我看出来了，今年的天气再好不起来啦！多浪河的水还要下降，我經过这样的事情。假如水干了呢？我的眞主！哈得尔，你是解放軍的官长，你說話要算話，你的老子，阿木提，和我一块吃过多大的苦啊！克拉木巴依那天杀的坏种，拔过我俩的多少胡子？……哈得尔，这水堵了以后，以后，給乡亲們用嗎？不是光为了你們部队吧？我还有一块水稻呐，我的麦子沒有收成呀……”阿合买提一口气說了下去。

“是呀，花功夫把水堵了，水再不增加呢？减少呢？这确实是一件难办的事呀！”后面有人低低地說。

大家都看着哈得尔，阿友甫老人在哈得尔身边急得干咳嗽。他深怕哈得尔忍受不了发起脾气来。他輕輕地叫了声“哈得尔……”

哈得尔向他摆了一下手，从容地站起来，擰起来的眉毛松开了，嘴角蠕动了一下，笑了起来：

“阿合买提老大爷的顾虑是正常的。乡亲們害怕軍队妨害大家的生产，怕軍队把水都拿走。不会的，我現在要当着乡亲們的面下保証，我哈得尔是阿英克尔人，做事要对得起父老兄弟。水堵上来以后，按需要灌水的耕地面积分配，地多多得，地少少得，如果多浪河的水再下降，我們就放弃我們的庄稼，把水全部給乡亲們。”

人們松了一口气，阿友甫愉快地捋着胡子笑了起来；阿合买

提甩了一下手，折轉身坐在地上，不啃气了。

会議繼續进行，人們分了工，紛紛报出了家里閑放着的木料数目，决定第二天动工堵水。

会后，哈得尔回到駐地，馬上召开軍人大会，向大家說明了堵截多浪河的意义，这不仅是为了抗旱保收成，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是对敌斗爭的一种手段，大家必須立刻行动起来。

全排的准备工作一直鬧騰到深夜。

第二天，天还沒亮哈得尔就起来了。他打发一个战士騎馬去連部报告水的情况以及所采取的措施。并叫値星班长吹哨子起床，准备吃飯。然后，他扛了一把砍土鏝，一个人向多浪河上走去。剛走过小桥，在朦朧的晨光中，他看見路边大树上有一块白色，他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树干上貼着一張紙，仔細一看原来是一張反动傳单，上面写着：

> 解放軍是制造灾难的禍星，哈得尔是一个恶魔，是眞主的叛徒，他們要强占多浪河，堵水是为了他們的利益，乡亲們不要上当。眞主睜眼看着你們！

“啊，果然钻这个空子来了！行动倒很及时！咱們就斗吧，看誰能斗过誰？这些魔鬼！”哈得尔抑制住心里的憤怒，鄙夷地冷笑了一声，然后轉过身沿河岸向上走去，不多远，又发現了一張，上面写的和前一張一样。他想，这样的傳单可能已經貼遍了全村子。

哈得尔放快脚步向达吾提家走去。达吾提正在院子里收拾砍土鏝，哈得尔一把拉住他說：

“走，快看看敌人的把戏去！我的估計沒有錯，他們眞的已

动起手来了!”

“你說什么? 看什么去?”达吾提莫明其妙地問。

“我說，敌人钻空子来了。外面已經貼了反动傳单，走! 看看去。”他拉着达吾提就向多浪河走去。

他們来到大树下，达吾提看了一会，气的全身发抖，“嘶拉”一声把那張反动傳单从树身上撕下来。

“不要撕，我們不怕。上面还有一張，可能全村都貼遍了。撕了不頂事。”

“不行，哈得尔，你等等!”达吾提把傳单扯得粉碎，一揚手扔进多浪河，拔腿就走。哈得尔一把拉住他，問:“哪里去?”

“你等等，我叫托乎底他們赶快动手，趁大家还沒起床就把这些傳单全部查清撕干淨。”

“不能撕。”哈得尔严肃地拍了一下达吾提的肩膀說，“不撕，一張也不要撕。叫它做个見証，看解放軍是不是制造灾难的禍星，堵水究竟为了誰? 叫乡亲們都看看，受受实际教育吧!”

“好吧，我听你的話。”达吾提想了一下，无可奈何地搖搖头，一屁股坐到地上，一面卷烟一面叹息着說:“哈得尔，敌人怎么专找我达吾提? 阿英克尔啊，这么复杂! 我这个村长当的窩囊透了。”

“不光是阿英克尔，阶級斗爭到处都一样。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这样的情况今后还要繼續下去，你不要泄气!”

天已經大亮了，哈得尔和达吾提坐在那里，默默地抽着莫合烟。他們都在盘算着如何应付这种局面，待会乡亲們来了应該怎么說? 如何对那几个容易受迷惑的人进行工作……

这时，托乎底一手提着砍土鏝，一手抓着一張紙向他們奔来。

“哎呀，你在这里，叫我好找。你們看，这上面写的什么？它貼在我房子前面的树上，正对着我的門，好象专門給我看的。”

“不要慌張，我們的面前不是也有一張嗎？”哈得尔把手朝大树上一指，微笑着說，“我們早看过了。”哈得尔給托乎底又念了一遍。

托乎底的黄胡子气的翹了起来，他張大口，咒罵了一声，就举起砍土鏝向貼在树上的那張白紙砍去……

“不要动！”哈得尔跳起来，一把抓住了托乎底的胳膊，“不要毁掉它，留着叫大家来看看，让它一直貼到庄稼丰收吧！”

这时，刘清和带着全排的战士来了，哈得尔叫他們一面脫鞋准备下水，一面把刘清和叫到跟前說：

“老刘，敌人已經貼出了反对我們堵水的反动傳单，老乡們来了以后，我們还要开个会。”哈得尔接着把傳单的內容給刘清和說了一遍。

“啊呀！那么水就不堵了？”

“哪？水要堵，我的意思是叫你先带大家下水清除渠口淤泥，我过一会再来——砍树梢的人走了嗎？”

“早走了。”

人們陆續来到了多浪河边，好几个人的手里都拿着那种反动傳单，吃力地念着，低声地交談着。嘰嘰喳喳，議論不休。

“大家都坐下来，靜一靜，”达吾提揮着手招呼大家，“靜一靜。这上面写的什么，叫哈得尔排長給大家說說吧！”

大家都坐下来，好象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件一样，心情都很不安。有的人喊着眞主，难听地咒罵着。

“乡亲們，这是反革命分子写的傳单，現在我念給大家听一听吧！”哈得尔走到大树跟前，大声念了一遍。

“眞主！这是誰搞的？”

“啊呀……”

人們互相覌望着，交換着惊奇的眼光，有几个人站起来在人群中用眼光搜寻起来，好象要从这些人中間找出写傳单的人来似的。

“簡直是胡說八道，咱們不管它，咱們还是要堵水。”有人大声說。

“毛拉来了沒有？”托乎底站在那里，大声吼問道。

大家的眼睛又开始在人群中搜寻起来。毛拉沒有来。

“他为什么不来？一定是他搞的。”托乎底向前走了几步，握紧拳头，黄胡子又翹起来了，象要和人打架似的。“阿合买提也沒有来。”

“乡亲們，找毛拉去，一定是他搞的！”有人大声叫着站了起来。

“他过去开会老不来，昨晚开会他却来了，就沒怀好心眼！把他抓来問清楚。”人們附和着，騷动起来了。

哈得尔一直注意地听着乡亲們的議論，仔細地覌察着人們的情緒。这时，他上前两步，阻止大家道：

“乡亲們，不要乱动！这事是不是毛拉搞的，現在还很难說，还要經过調查，这事一定会查清楚的，在沒有查出眞凭实据以前，我們不要輕举妄动。”他說到这里，看了达吾提一眼，只見他的好友不以为然地搖了搖头，他知道不让群众去抓毛拉，达吾提首先就搞不通，他对斗爭的策略还沒有很好領会。但这时，他不便作更多的解釋，繼續說道：

“我們暫时不去管他，堵水要紧。解放軍是不是灾难的禍星？我哈得尔是不是一个恶魔？堵水是不是光为了我們部队的

几百亩水稻？让事实来說話吧，我現在不說，不过大家記住这張傳单，要提高警惕，防止坏人破坏我們的庄稼！堵水，我們必須坚决地馬上堵水。”

这时，阿合买提老人扛着砍土鏝走来了。大家都轉过头去看他。托乎底的两道眼光象两把利劍，直戳着老人。

看样子，阿合买提老人到現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早上起来以后，喝了一碗“五馬什”，就弓着腰向多浪河边走来，他沒有发現傳单，也沒有听到人們說啥。他慢条斯理地坐下以后，看了看情况有点不对劲，就撞了一下他旁边的一个小伙子：

“大家坐在这里干啥？还不去堵水？”

“堵水？反革命分子在破坏啦！”小伙子沒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說。

旁边一个老人轉过头来，悄悄地告訴阿合买提道：

“坏人貼了反动傳单，說堵水是解放軍和哈得尔搞的鬼，叫大家不要去堵水……”

“噢？”阿合买提的情緒突然紧張起来，他噢了一声，說，“那么，这水堵了究竟給不給咱們用？”

“你老糊涂了，这还用問嗎？我問你听了誰的話？”那个小伙子突然扭过头来，盯着阿合买提狠狠地說。

老人的胡子簌簌地抖动着，看着小伙子，憋了半天才說：

“你老子是我的好朋友哩，孩子，看你好神气！”說着，看看初升的太阳，站起来向远处走了几步，就朝太阳做起礼拜来。

哈得尔和达吾提靜靜地看着阿合买提，大家也都靜悄悄的，一动也不动。过了很久，有人才喊了一声：

“堵水吧，乡亲們！坐着干啥？”

“堵水！……”

大家都走散了，有的人去套車，有的人去扛木头，有的人腰里别着“砍砍子”[1]到树林里去，大部分人則扛起砍土鏝向多浪河边走去。大家都高声大嗓地談論着，揮舞着拳头。显然，反动傳单不但沒有削弱大家堵水抗旱的决心，反而激起了对敌人越来越深的仇恨。

“你看見了嗎？达吾提。敌人失敗了！”哈得尔用手擦着他那紅色的伤疤，細眯着眼睛看着走散的乡亲們，高兴地說。“群众，你要相信群众，懂得群众力量的偉大！好，現在就准备打下一个回合的仗吧！”

“对！哈得尔，許多事情你考虑的比我周到，跟着你，我也学会了很多东西！”达吾提領悟地說。

“去干你的活吧！这里还有一个死角，”他指了指伏在地上做礼拜的阿合买提，低声地說，“我坚决要攻破他。快了！”

达吾提走了以后，哈得尔抽着莫合烟，等待着阿合买提做好了礼拜，然后走了过去，向阿合买提弯了一下腰，和藹地說：

“老大爷，你也来堵水了？你年紀大了，掄砍土鏝不行呀，你去赶大車吧！”

“哈得尔，你象你的父亲一样有出息。你昨晚說的話是真的嗎？傳单上的話是怎么一回事？”

“共产党一心为了穷人翻身过好日子，这个你还不知道嗎？”

“这个我早知道了。我知道，沒有共产党，就沒有今天的好日子。过去，那是什么世道啊！就拿这水說吧，都被几个巴依把持着，他們抓住了水，就好象抹住了穷人的脖子，要死要活，还不是听他們摆布？……但是，眞主的意旨誰敢違拗？眞主的話

---

[1] 砍砍子：象斧头一样劈柴用的工具。

总是灵驗的。唉！你忘記了眞主嗎？听說你連礼拜也不做了，眞的嗎？……那达吾提，那狗儿子，我看他也快不让我們做礼拜了！他們把我欺侮够了。你和你老子一样。你可要放明白点，我跟你老子可是好朋友呀！”

阿合买提的这一段話說得十分誠恳，看来他已慢慢地消除了对哈得尔的厌恶，靠近哈得尔了。但哈得尔听着听着却皺起了眉头。他想，阿合买提老人的心开始向他敞开了，靠攏一步了，可是，思想深处却还有很大的隔閡，簡直是一条鴻沟。“他还教育起我来啦！但他是說了实話，这就很难得！对他不能性急，但也不能太迁就。”他心想。

“老大爷，达吾提太年輕，做事有点毛毛躁躁，但他的用意还是好的，对你并沒有恶意。”

“你說什么？”老人轉过头来，眼睛盯着哈得尔，“你說什么？你不要包庇他們。我早知道，你們的心是擰成一股的——唉！我这是怎么了？”他用拳头敲着自己的前額，眯着眼睛，痛苦地叹息起来，“眞主，我这是怎么了？”說着，拔起脚，头也不回地走了。

“难弄，眞是个倔老头！倔得很！”哈得尔看着老人的背影，摊开两手說。

堵水开工的第二天下午，吾受尔走亲戚回来了，他听到大家堵水，就赶快提着砍土鏝到河岸上来。正和战士們一起挖泥的哈得尔，看見吾受尔来了，就想起了反动傳单的事，他走亲戚是眞还是假？哈得尔决定要和他碰碰。

“吾受尔，到这儿来挖吧！”哈得尔叫他。

吾受尔一看見解放軍在这里，准备赶快走开，想去和村子里的人一块挖泥，但却被哈得尔叫住了。他在岸上斟酌了片刻，就笑着脱下靴子，挽起褲脚走下河岸来了。

哈得尔不住地霎着眼睛看他，和他随便聊起天来。他問他：

“古尔邦节过的很好吧？我曾去問候你，但你家門鎖着。”

“过得很好，排长同志。我那該死的老婆子，她非要走走娘家不行。去了两天，昨夜回来的！”吾受尔說話十分自然。泥浆濺滿了他的全身，臉上流着汗水，真象一个誠实的农民。

“过节嘛，走走亲戚也好。”

“不过現在田里的活正忙，你看，我如果不去走亲戚，昨天就可以参加堵水了。”吾受尔嘿嘿地笑着，“我現在总希望好好参加生产劳动，这脑筋需要改造啊！”

“是啊，这样很好。政府对你还是了解的，不管过去和現在。”哈得尔一面掄着砍土鏝一面平静地說。

吾受尔的心跳了起来，他停下砍土鏝，朝手心吐了一口唾沫，故作鎮靜地笑了笑說：

“你說的很对。我現在要立功贖罪啊！”

“听說你有一支猎枪？”哈得尔单刀直入地問，偸偸地注意对方的神情，“是嗎？”

吾受尔这一下可真的象扎了一針，脑子嗡的一声，臉上的顏色一下变得惨白。他想起了那个暴风雨的夜晚，他背着猎枪假装打猎的人，去欺騙战士庫尔班的事来。“难道被他們发觉了嗎？不，不大可能，别作賊心虛。”他想，但仍禁不住心惊肉跳，好一会儿，他才勉强抑制住紧張的喘息，鎮定地回答道：

“有一支，是火枪。現在买不到火药，很久不用了。”

“我們想借用一下。”哈得尔用磋商的語气說，“稻子快出穗了，靠近野林，野猪一定要来糟踏的。”

“你开玩笑，”吾受尔停下手中的工具，“你們有那么多的枪，要我的老火枪干啥用？”

“我們的枪不准随便浪費子彈。”

“行啊！你們看得上的話，就拿去用吧！”吾受尔低下头猛挖起来，再沒有說一句話。

哈得尔望望他，心里想，再試試他，給他背上一个包袱再說。于是他又說：

“你知道嗎？有人破坏咱們堵水，要叫阿英克尔村的几千亩庄稼旱死！”

“堵水是好事，誰敢破坏呢？”吾受尔又停止了挖土，表示惊异地說，好象认为哈得尔有意跟他开玩笑。

“不相信？你看那棵树上，不是一張傳单？”

“哪里？”吾受尔順哈得尔的手指一看，河岸那边一棵大树上，的确貼着一块白紙。他的心突突地跳起来，“噢，真的嗎？我要去看看，哪个坏家伙敢破坏我們堵水？我去看看！”

吾受尔扛起砍土鏝，三脚两步，跑过河岸，向那棵大树走去。哈得尔看着他的背影，冷笑了一声，心里想：“我看就是他搞的。不是他亲自搞的，也和他有关系。他走亲戚不过是个样子。”但仔細一想，覚着又不对，吾受尔从前天早上就走了的，决定堵水是前天晚上的事，他怎么能知道呢？这家伙是不是前天晚上就回来了？应当調查一下，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吾受尔看过傳单后，再沒有踅到哈得尔这边来挖泥，他到乡亲們那边去了。

…………

这事的确使吾受尔很着急，他一看到那傳单，就知道是毛拉和阿不拉他們搞的，傳单貼在那里，堵水的人照样在那里堵水，这傳单頂个屁用！他心里暗暗駡着肉孜毛拉太愚笨，尽做这样沒多大道理的蠢事。

晚上，他偷偷地摸到毛拉家去了。

“你們作事就是这样笨！”吾受尔埋怨毛拉。

“你不知道，为这事，我也伤透脑筋了。我把堵水的消息送給他們，他們非叫我写这些傳单不可，說不写就要鬧翻。他們說我早就不中用了。你知道，一鬧翻，吃亏的首先还不是咱們两个，他們倒好，躲在暗处。”

“那你原来的主意呢？”

“我原来想，堵就堵吧，等他們堵好了再說。我一直是想要好好利用一下女圣人这把戏，多拉几个人到咱們这边来，給咱們助声势，有了声势就好办了。那时，阿英克尔还不是咱們的？象他們这种搞法只会坏事，容易給人家抓到綫索……我告訴你，吾受尔保长，哈得尔厉害得很吶！他要是长住在这里，我們就很难做什么了！要小心呀！”

“你不要泄气，咱們設法收拾掉他。退一步說，就算我們实在成不了大事，也要搞他个人头落地，不能过安稳日子。咱們的人多着哩——阿合买提怎么样？”

“那老家伙我看靠不住，”毛拉灰心地搖搖头。

“我說你不要泄气！一定要抓住阿合买提，抓住一个算一个。这事交給我办！”

…………

堵水工程一直到这一天的半夜才結束，水渠里进来了很大一股水，看这股水的数量，如果不再减少，是完全够用的了。

人們又高兴地忙碌起来了，日以继夜地把水朝自己的地里灌。可是，过了三天，情况又变了，水位又继續下降了。可能是上游什么地方的老乡，也采取了跟阿英克尔村相同的措施，堵了多浪河的水。事实上，整个河水也的确是在逐日减少着。現在

流进阿英克尔村水渠里的水，减少到堵过以后的二分之一还不到，水渠上游和下游的老乡們鬧起糾紛来了，上游的把水尽量地往自己地里堵，下游的又偸偸地来把它扒开，还咒駡着，互相都憋了一肚子气，有些人見了面不是吵駡就是翻着白眼，連話也不讲了。

情况是严重的。

淸眞寺里徹夜亮着明灯，阿訇們拚命地念經，祈求眞主給水；老人們把双手压到胸脯上望着天空，祈求眞主給水。但是，水还是那么一点，水稻和棉花現出了焦黄色。

各式各样的謠言，象瘟疫一样，又到处傳播开来：

“哈得尔这个伊斯兰教的叛徒毁了我們！女圣人說的話是实現了！”

“解放軍搞生产，把多浪河的水源截走了！”

“…………”

哈得尔为这事也着实伤起脑筋来了！这一仗看来是难打了，敌人已經钻上了这个空子，严重的斗争不久就要来临了。他感到自己肩头上担子的沉重，整夜通宵的睡不着覺，常常半夜爬起来，系上手枪，到多浪河边和稻田里去查看。他們的那数百亩綠油油的水稻，現有就是在昏暗的月光下，也可以看出来已經呈現出憔悴的样子。現有的水，只勉强維持着一半的稻田。他曾經下定决心把水全部給乡亲們用，把自己的地扔了。但又一想，部队搞生产，也是党所交給的任务，不能这样消极地处理，应該想办法搞水，搞水，搞水挽救所有的庄稼，才是积极的办法。可是，水从哪里来？連多浪河都快干了！挖井嗎？他老早曾想到过。不行，靠近戈壁的地方，地下水全是盐碱水，不能灌田……

他为了稳定战士們的情緒，鼓动起和灾害斗爭的勇气，曾召

开了許多会議：党小組会，班长、副班长会議，軍人大会……进行了座談和討論。大家认为：第一，决不能妨害群众利益；第二，尽可能地設法挽救水稻田。为了不妨害群众利益，合理用水，避免不必要的軍民之間的糾紛，哈得尔和达吾提、水利委員共同商討，把現有的水，按現在需用水的耕地面积分开。这一条大渠从多浪河分出后，从阿英克尔村的背后轉了一个大弯，从村下方又經渡槽到河对岸的。到那里已是末尾，在那里灌溉着农民的小部分地和部队的全部土地。他們在水渠經过多浪河上的渡槽不远的地方，修筑了一个小水閘，規定了流进农民和部队田地的水量，用一块木板刻上了表示綫。这样，群众的意見就可能减少了。

关于第二个問題，究竟如何尽量挽救水稻呢？这可是一个最不好解决的問題。开了不少的"諸葛亮会"，大家想办法、找窍門，仍然无济于事。

日子平静地过了四、五天，僥幸的是多浪河的水沒有再减少，一直保持着原来的状态。这一天，哈得尔他們发覚流向他們地里的那条小渠里的水，突然减少了。多浪河的水既然保持原状，那为什么这条小渠的水会减少呢？可能是什么地方跑水了。哈得尔打发刘清和沿渠道去檢查。

刘清和来到小分水閘前，他发覚有人把水都分过去了。分过去的水，汩汩地流进最靠近水閘的一片稻田里去。

看到这种情况，刘清和很生气，水量是双方协商合理分配的，为什么他們又要把水全部堵过去？他想了半天，想起这块稻田是那个花白胡子老人的，他名字叫阿合买提。刘清和犯起愁来，他知道那个老人是一个倔脾气，他最見不得排长哈得尔和解放軍。把水按分量再堵过来嗎？那老家伙来了，一定要鬧架，就是当面不鬧，背后准会搗你的鬼。他考虑了好久，最后还是下定

决心把水按規定堵过来。"堵过来，这是規定好的！走到哪儿也說得过去。不怕他！"他掄起砍土鏝，几下子就又把水堵过来了。他还怕有人来把水又堵过去，沒有馬上离开，坐在渠坎上卷莫合烟抽，过了約有半个钟头，看看沒有人来，才回去了。

下午，这块水稻田的主人阿合买提老人来了。他看見流进他的稻田的水量很少，心里明白一定是解放軍来了人，把他早上堵过来的水又堵过去了。他跑到分水閘上一看，正是那样：水又被堵过去了。

"眼看水稻快旱死了，我的眞主！这怎么办呢？"他伤心地叹息着，停了一会，就掄起砍土鏝挖起来。但他只挖了两下，又停住了。心里想：不行吧？这水量是协商分配的，他們又赶来怎么办呢？他們也种地呀！……他把挖开的口子又补了起来，痛苦地坐在那里，呆呆地望着他的稻田，发起愁来。

原来，前几天老人对他的这块水稻已完全絕望了，他不准备再去管它了。后来看見解放軍把水堵好了，用水的主要还是阿英克尔的乡亲，軍队只用了少許的一点。于是，他的心又活了，好几次跑去看自己的水稻。达吾提也告訴过他，他可以用水灌稻子了，只要遵守分配的水量就行。这样，他就开始灌水。但是，凭他数十年的經驗，今年这个天气再好不起来啦！过两天，多浪河还会完全干掉的，在他的一生中，就曾經有过这么一次。那次，多浪河两岸数百里的地方沒有一点收成，餓死了好多人。看来，灾难又来了！那末，現在旣然給了他水，而水又是那么少，水稻又正在揚花时节，正需要水，这几天灌不上水，就都会成为空壳，到那时，人难道吃稻草嗎？如果抓紧这一两天，放几次大水，收成就有了把握，以后有少許一点水就够維持了。何况他今年的麦子收成很坏，如果再不搭理这块稻田，那肚子可眞要和他算

老賬了。这样，在今天早上，他就咬着牙把部队的水全堵过来了……

他正在发楞，身后忽然响起了脚步声。他轉身一看，原来是吾受尔。吾受尔一只手拿着一把砍砍子，一手捋着他的黑胡子向他走来。阿合买提老人对吾受尔向来就有一种厌恶的情緒，他不想答理他。他吐了一口唾沫，掏出閃着金光的小葫芦，倒了一撮納斯，压到口中去。

吾受尔走到他的身边，細眯着眼睛，龇牙咧嘴地微笑着坐了下来，好象自言自語地說：

“啊呀，多好的水稻呀！就是缺水了，可惜！”

阿合买提斜瞪了他一眼，沒有作声。

吾受尔仍然摸着胡子，慢慢地把臉凑到阿合买提的跟前，笑着继續說：

“眞辛苦呀，阿合买提老哥！……給我些納斯吧！”

阿合买提把小葫芦递給他，应付着說：

“庄稼倒不錯，就是眞主不睜眼，渠里的水太少了！”

“水啊，水啊！”吾受尔把碧綠得象翡翠一样的納斯压到口中，含糊地說，“水啊，它象金子一样宝貴，它是咱們庄稼人的命根子啊！”

“你的地放完水了？”

“放啥完了？老哥，我把五卡拉子地的水稻扔了。沒有水，放啥呀？干脆扔了倒心閑，我也沒有心思管它了，我的眞主！”

“扔了也怪可惜的，还是管一管好，多少总能收几顆！”老人吐着綠色的唾沫說，“不过你也餓不了肚子的！”

“你說什么？我的老哥！我現在还有啥呢？缸底早朝天了，鍋盖子也快揭不开啦！”

阿合买提瞪了吾受尔一眼，沒有說啥。

他們沉默了片刻。吾受尔又好象无限惋惜地叹息着說：

"搞不好，你的这块地也要扔掉的……"

"我不扔！"老人倏地掉轉头，看着吾受尔的面孔，执拗地說，"我要想办法澆上水。扔了，扔了吃啥？"

"难說呀！如果这一股水不流到那边去，咱們地里的水就够用了！"

阿合买提看着小分水閘，心里又矛盾起来。

"眞怪，今年天气也不好了，过去哪有这样的情况？看来，眞主还是睁着眼睛的。人呀，活該遭难了，女圣人說的眞对。老哥，你去把那水堵过来一些吧！解放軍是不打人、不駡人的。怕啥？一点水！"

"不行呀！我还是有点害怕，那水是协商分配好了的。不行呀！"

"当兵的有的是飯吃，老百姓供給他們粮食的，他們种地还不是做样子叫人看的？来！"他站起身来，从老人的手中把砍土鏝夺过来，"我給你挖！"

阿合买提呆呆地站在那里，他沒有拒絕也沒有表示同意，砍土鏝被吾受尔夺过去了。

吾受尔快步地走过去，用尽全身的力气，哨哧哨哧几下子，就把靠那边的水堵死了，水又都流进阿合买提的渠道里。

"走吧，老哥！"他用手去拉老人的袖子，"他們来了，也不过把水全部又堵过去。放一点算一点。再說，哈得尔不会把你怎么的，他的父亲还是你的好朋友哩！走吧！"他扛起砍土鏝，推拉着阿合买提离开了那里。

…………

夜，清彻得象一泓平静的湖水；月牙儿在西方的云朵里忽隐忽現，玉米地在微风中发出絮語；从黑蒙蒙的水稻田里，傳出了小青蛙的咯咯声。

吾受尔提着一把砍土鏝向分水閘走去。他輕輕地、迅速地挪动着脚步，小心地撥开阻擋他的沙枣树枝和高大的芦葦草。

他来到分水閘旁，看見白天他堵好的泥土被水冲开了一些，一小股水向部队的水渠里流着，但流到阿合买提田里的水仍然很大，在靜靜的夜里发出嘩嘩的声音。他站在旁边看了好一会，然后又蹲到地上傾听了一会，沒有听到什么动靜，就掄起砍土鏝，在朝阿合买提水稻田这一边的渠堤上猛挖起来。随着砍土鏝的喳喳声，渠岸上出現了一个两档子寬的缺口。不久，渠水就嘩啦啦地从口子里冲出去了。在暗淡的月光下，一道明光光的大水一直冲进阿合买提的稻田。吾受尔又仔細观察了一陣，滿意地点了点头，把事先写好的一張字条拿出来，挂在渠岸旁边的芦葦草上，扛起砍土鏝，寻找捷徑向家里走去。

渠堤被冲垮了很长一段。水，象跳出籠子的一群野兎，夹带着泥沙和土块，横冲直闖地滚滚傾泻着。天亮的时候，阿合买提的水稻田已經全部被水淹沒，靠近渠岸的田边，冲出了一条大沟；泥沙把一半水稻掩埋了，沒有埋住的，也被大水冲刷得象用梳子梳过一样，平鋪在那里。水还在流着，田里装不下了，漫溢到田埂外来，把那片长滿紅柳的荒灘，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湖泊。剛剛睡醒的野鴨子，愉快地在水面上翻騰游戏，啄洗着它們的羽毛。

阿合买提踏着朦朧的晨光，扛着砍土鏝来到他的田边。他老远的就听到嘩嘩的流水声，他眯起眼睛一看，在早霞的映照下，前面出現了一面明亮亮的湖，他嘴里嘟囔着："眞主！水放的

太多了，把稻子淹了！"連忙放快脚步向前奔去。

当他赶到田边一看，簡直象在他头上打了一个霹靂，他两腿一軟，扑通一下倒在地上，两手伸向天空，花白胡子象被微风吹动着的树叶儿，簌簌地顫抖着，嘴里直嘘气，嘴唇蠕动了半天，才喊出了一声"眞主！"

老人的脑子里，馬上出現了那些穿着黄軍衣、扛着砍土鏝的軍人們，出現了哈得尔。"呸，該死的哈得尔！"他嘴里咒駡起来，"眞主呀，是他們，是他們，是他們害了我呀，害了我呀！我的眞主，你睁开眼睛吧！"他拚命地号叫着，眼泪象泉水一样，从他那周圍布滿皺紋的两只小眼睛里涌了出来。

老人哭喊了一陣，才想到应該赶快去把水堵住。于是他爬起来，連衣带褲跳进水里去。流得很急的水已在那里掏出了一个半人深的坑，打着漩漩。一把砍土鏝是不行的，堵了半天还是堵不住，于是他又爬出来，向空曠的田野喊叫起来。

这时，刘清和正急促地穿过林間小道，踏着潮湿的田埂向分水閘走来。他現在也是憋着一肚子气的，昨天他剛把水堵好，到天黑就又沒有水了。哈得尔对他說，第二天早上再去看，在水的問題上决不能和群众鬧意見，他要跟刘淸和一起去，打算找达吾提再討論一下。但刘清和心急如焚，直猴猴等到天亮，也沒有叫哈得尔就上水閘来了。

他隐隐約約听得有人在叫喊，这喊声充滿恐惧和悲痛。他越走近水閘，声音就越加清楚，但喊的是維吾尔話，他听不懂。他沒有看見阿合买提，因为他在渠堤那边，看不見。他放快了脚步，奔上水閘渠堤时，似乎一切都明白了：渠堤垮了，水淹了老乡的稻田，那个倔老头阿合买提正坐在那里哭叫哩！

他来不及思索，就跳进齐腰深的决口水坑，掄起砍土鏝来。

就在这时，他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阿合买提象一只猛兽一样从高处悬空扑进水里，伸着两手从背后撕住了他的衣領，而且还掙扎着准备扼住他的脖子。刘清和只听見他呼哧呼哧地說着一句話："克达耶、克达耶！……"

刘清和覺得老人的十个手指象鉄鉗子一样，看他那股子劲，非把刘清和置于死地不可。他扭轉头，狠狠地問："干什么？干什么……"老人一双爆着火花的憤怒的眼睛直逼着他，他开始覺得事情不太簡单，就擰着身子不让他抓，但老人的力量很大，他摆脫不开。他的火也升起来了，大喊了一声，猛来了一个轉身，老人撒脫了手，扑通一声倒在水中。刘清和趁机跳出水坑，跑到水閘旁的堤岸上去。老人并不罢休，吐着泥水，連声咒駡，爬出水坑以后，掄起砍土鏝就向刘清和擲来。这时，刘清和已經跳下渠堤，向他們的駐地飞奔而去。

刘清和似乎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情。他領悟到：水渠垮了，淹了老乡的地，被老乡誤认为是軍队搞的鬼，因此和他拚起命来。他現在只好奔回去报告哈得尔，多来几个人，赶快帮老乡堵水。当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树林时，迎头就看見哈得尔和十几个同志正向他这里走来。他停下来喊了几声"水渠垮了，堵水……"以后，就又折轉身向水閘跑去。他一面跑，一面向后看，只見哈得尔他們也跟在他的后面飞跑起来。

阿合买提打走刘清和之后，又高声喊叫起来。接着，他看見多浪河那边有很多人，有的扛着树梢，有的抱着麦草，向他这里跑来。跑在最前面的是达吾提，第二个就是吾受尔……

人們七手八脚地堵起水来。水倒不大，只是因为冲的时間太久，高高的渠堤有很长一段垮掉了，現在要全部填土、筑堤，也是要費点工夫的。

人們乱嚷着:

"这是誰干的? 这么小的水还会冲垮渠堤?"

"这准是哈得尔那些人干的!"

"他們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不要胡說,赶快堵水。"达吾提制止大家。

阿合买提疲𢢽不堪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的眼睛滞呆呆的,眼泪順着胡子往下流,喘着气,直喊着:"克达耶、克达耶,眞主睁眼吧,懲罰他們吧……"

"这里有一張紙,快,达吾提,这里有一張紙!"有人在旁边芦葦草上发現了一張用維吾尔文写的字条。

达吾提接住字条,眉毛結起来了,輕輕地、吃力地认一个念一个:

"我們不要水了,都給你們吧! 等着,有你們好受的……"

字条下面的署名是"解放軍"。

人們一下子騷动起来了,阿合买提倏地站起来,一把抓住达吾提,用头向他的腰部乱撞,哭喊起来:

"村长啊,你是村长嗎? 你作主,我不要这条老命了,我要和他們拚去……杀人不見血呀……"

"找他們去,跟他們拚去!"有人喊。

"这可眞叫杀人不見血呀!……不过,还得搞清楚,究竟是不是解放軍搞的?"吾受尔正把一捆麦草向水里压,慢声慢气地說。

"这不很明显嗎? 村长,上面明明写着解放軍。还搞清楚什么呀! 眞主呀!……"阿合买提双手抓住达吾提不停地叫喊,"我全家都要餓死啦!……眞主!"

达吾提給搞糊涂了。他想,哈得尔怎么会干这样的事呢? 不会! 但他的几十个战士中,誰敢保險就沒人干这事嗎? 哈得尔

啊，你有責任啊！

这时，刘清和和哈得尔一前一后地向水閘飞奔而来。刘清和，这个人民的战士，以他对劳动人民事业的忠誠，他忘記了一切，甚至連他对面的人們的臉色都沒有看一看，只和达吾提点了点头，就又跳到水中干起来了。他想，其他問題有哈得尔排长，他自己連維吾尔話也不会說，只有赶快堵水，使老乡的庄稼少受些損失。他不知道，这时正有几双仇恨的眼睛在向他閃动着呢！

就在这一忽儿，当他举起砍土鏝的时候，他的腰部突然被人重重地击了一下，他高举起来的砍土鏝从手中掉到水里了，他自己也站不稳脚，踉蹌一歪跌倒了。就在这一霎那間，他才看見了一双含着眼泪的、燃燒着仇恨的眼睛在向他直瞪着。老人的花白胡子上沾满了泥和水，砍土鏝第二次向他举起来了……但是，这一下却沒有打下来，一双有力的手把老人的砍土鏝夺走了。刘清和看見达吾提站在他的身边，紧紧地擰住阿合买提的手，互相怒視着。

哈得尔走过来把老人推到岸上，达吾提扶起了刘清和也爬到岸上去。后面奔来的那十几个战士，拿着砍土鏝一齐拥到渠岸上，乒乒乓乓又都跳下水去。

“赶快堵水！”哈得尔命令他們。他并指定几个人到那边地边上挖开田埂，把田里的水排出去。

达吾提抓住哈得尔的肩膀，取下自己的帽子，从里面拿出了那張紙条，气冲冲地丢給哈得尔說：

“你看吧！这是怎么一回事？”

哈得尔接住字条看下去，他的眼睛急剧地霎动起来，那块伤疤痙攣地掣动着，心底的怒火愈燒愈猛，使他几乎完全失去抑制自己的力量。他把牙齿咬得紧紧的，不停地提醒着自己：冷静

呀，冷静呀！不能意气用事，不能上敌人的当！要相信群众，他們会明白过来的。他把字条塞进胸前的小口袋里，对达吾提道：

“达吾提，你先不要急躁，赶快把水堵好。这紙条的事，咱們以后再研究。”边說边脫去鞋袜，挽起褲筒，跳下水去了。

“你，你不要神气，年輕人！你問問你死去的父亲，看我阿合买提是怎样的人？过去我受人欺侮过几次？嗯？”阿合买提老人在一边看着他，气得口吃起来，顛三倒四地說着，又用拳头捶起胸脯来，不知是由于冷水突然浸了他的緣故还是为什么，他的身子一直打着顫顫。

“老大爷，你不要太凶，你受过的欺侮你自己还不明白？不要把狗屎餅子再当油饢了！”一个維吾尔战士一面用砍土鏝甩土，一面諷刺地說。

“你打了我們的人，以后調査清楚，看你怎样交代？”又一个战士也叨咕起来。

哈得尔制止了他們。

达吾提站在那里，好久沒有說話，他向来是很尊敬哈得尔的。凭人家的水平，处理問題时的果断、稳重和勇敢，比起来他都是差得很远的。他覺得自己剛才的态度似乎过火了一些，他开始有些后悔。“唉，这情况不簡单呀！一定是有坏人在搞鬼，敌人不是已經搞了很多名堂嗎？哈得尔不是說过要对敌人提高警惕嗎？我怎么能对解放軍同志們怀疑起来？眞糟！我这脑子眞的装了石头。”他想着，捶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赶快拿起砍土鏝，也跳下水去。

人多力大，决口很快就堵好了，哈得尔打发战士們把受伤的刘清和扶回去，叫他們吃过早飯后，全部带上工具，再到这儿来給阿合买提清理水稻田。

战士們走后，哈得尔轉过身来对乡亲們說：

"阿合买提老大爷生气是可以理解的，他老人家今年的收成就靠这块水稻，淹坏了当然要难过。我現在向乡亲們再下个保証，从今天起，这水我們一点也不用了，全部給乡亲們用吧！"

"那也不必。哈得尔，你不要生气吧？这水还是按原来的分配使用。你們也有生产任务嘛！"达吾提有点歉疚地說。

大家都沉默着。有的人肚子里还有气，有的人覺得責备哈得尔他們似乎也太过早，問題还沒有搞清；阿合买提呢，他瘫痪了似的坐在那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他的稻田，两手扶着下巴，悄悄地流着眼泪。

"不要紧，哈得尔，我看这几天的天气很热，水不久就会下来了……"阿友甫十分同情哈得尔，他处处都站在哈得尔一边，他覺得他比达吾提要懂事得多，所以当哈得尔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也很为他着急。

哈得尔并沒有生气，他終于克制了自己內心的激动。他微笑着向大家弯了一下腰說：

"好，我要回去吃饭了，这事回头我和达吾提再研究吧！"

人們洗脚的洗脚，穿衣服的穿衣服，有几个已經扛起砍土鏝往回走了。

哈得尔走到小分水閘跟前停住了，他似乎发覺了什么，看着水閘沉思起来。他看見流向部队稻田的渠口被堵死了，流向阿合买提稻田的渠口开的大大的。他記起昨天刘清和曾来到这里，把全部堵过去的水，又按分配的数量重新分好，但是誰又把渠口堵死了呢？当然，这或許是阿合买提又堵过去的，这和决口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些人看見哈得尔站在那里望着水閘出神，就都走过来，圍

到他的身边，也端詳起水閘渠口来。

“昨天水又被堵过去了！”哈得尔說着看了看呆坐在那里的阿合买提。大家一看这种情况，就都狠狠地瞪了一下阿合买提。哈得尔說：

“这不是主要的，不能光怪他……”

“阿合买提，”托乎底沉不住气了，一蹦子跳到阿合买提的背后，指着他的后脑勺大叫道，“是你昨天把水全部堵过来的？是什么鬼迷了你的心窍？做出这种不要臉的事来！”

哈得尔奔过去，一把拉住托乎底，低声斥責他：

“你发瘋了？你是农会主席，怎么可以这样随便駡人？”

走开的人又轉回来，几十个人又圍住了阿合买提。

阿合买提是見不得托乎底的，干柴遇烈火，只要碰上，就会唿喇喇燃燒起来。現在他听到托乎底喝斥他，就倏地一下站起来，挽挽袖子，准备打架。哈得尔赶緊拉住他，温和地劝阻道：

“不要听他說的，他胡說。”

“阿合买提，你也該到清醒的时候了，你为什么把水全部放到你的田里呢？那水是分好了的。”托乎底仍很憤慨地质問阿合买提，只是把語气放的和緩一些，脸色还是十分严厉的。

“那么，你們是說我自己挖开渠岸淹了我自己的水稻？是不是？沒良心的！”阿合买提带着哭声說。

这时，吾受尔站在人后面，假装用一根树枝擦砍土鏝上的泥土，偸偸地用眼角观察人們的臉色。他現在十分担心，害怕阿合买提說出他堵水的事情。他想用眼色給阿合买提打个招呼，但阿合买提却一直低着头，不向他这边看。他装做无意地用树枝“当当当”敲了几下砍土鏝，想引起阿合买提的注意，但迟鈍的阿合买提却一直沒有向他看。“当当当”的声音却惊动了哈得尔，

他把箭一样的眼光嗖地射到吾受尔的脸上，吾受尔赶快把头轉过去。哈得尔把吾受尔足足盯了一分钟，然后向达吾提說：

“大家都回去吧，沒有什么了。这块田，我們帮老人家收拾一下吧，大家忙自己的活吧！”



第六章

紧急任务

哈得尔到連部去了一趟，汇报了最近的情况。李指导員告訴他，类似阿英克尔村发生的事件，其他地方也发生过。現在，全国范圍的鎮压反革命运动已开展很久了，有些反革命分子是向乡村轉移了。阶級斗爭是长久的、复杂的，社会上的斗爭，不可避免的也会反映到部队里来，何况部队住在农村，担負着双重任务，直接参与了这些斗爭，那就更不可避免了。关于水的問題，上級已有指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部队宁可放弃自己的庄稼，也要照顾群众利益，再过几天，如果水源的情况不好轉，部队可以轉移地方。

李指导員对阿英克尔发生的水的糾紛事件特別重視，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不仅影响着軍民关系，而且影响到軍政关系。李指导員再三地叮嘱哈得尔，一定要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努力消除这个糾紛所遺留給人們思想上的不良影响；并从中吸取教訓，严防反革命分子再钻空子。

鬧事后的第三天中午，楊书記和达吾提一块到地里找哈得尔来了。老远，楊书記就歪着身子，把右手里的棍子换到左手，伸出右手，哈哈大笑着向哈得尔走来：

“哈得尔排长，你們好呀？打伤的那个同志怎么样？”

“不要紧，正在休息哩！伤快好了！”哈得尔热情地和他們握手。

“我的脑子的确是装了石头啦！”达吾提又捶着脑袋說。

“你是作檢討来了？”哈得尔打趣道。

“嗨，眞該对你們檢討一下哩！”达吾提仍皺着眉头，一本正經地說。

“别忙作檢討吧，以后有的是时間。咱們先来研究一下对敌斗爭的問題。”楊书記笑着說，随即严肃起来，低声地对哈得尔道：“哈得尔同志，我这次到村子里来是有紧急任务的，咱們反击的时候到了。关于村里的那几个坏家伙的材料，这些日子以来，公安部門花了不少力气，算是查清楚了，搞的很完备。咱們現在就可以动手了，先把明的搞起来，搞他們个措手不及！这事还希望你們部队很好配合，我找你就为这个。走吧，咱們到那棵大树底下詳細談談吧！……”

他們商量完了工作，临分手时，楊书記忽然記起了什么似的，对哈得尔說道：

“还有件事我几乎忘了！还記得你的老战友尤素夫同志嗎？他托我代他問候你。”

“尤素夫？怎么不記得？”哈得尔惊喜地說，“他現在在哪里？”

“在专区文教部門工作。解放那年就入党了，工作很出色。我那天到地委开会，談起阿英克尔，他就問起了你。”

“他还在南疆？那好极了，我一定抽空去看看他！”

自从和尤素夫在那个沙坡上的坟洞前分手以后，几年来，哈得尔一直沒有听到过尤素夫的音訊。这次回乡，他也沒有在城里停留，沒空去打听旧时友人們的近况，虽然他常常怀念他們。現在突然听到尤素夫問候他，他眞是說不出的高兴！提起尤素夫，他不禁又想起阿不力孜，也想起死在冰山雪谷中的买克苏提——那个跟他同命运的、“鉄一样的小伙子”。

三天后，达吾提把肉孜毛拉叫到村办公室去了。

“你們叫我有什么事嗎？”肉孜毛拉挺直胸膛，坐在凳子上，不安地、微愠地問。

“当然有事，沒有事我們不找你！”达吾提严肃地說，“我們請你来，是想跟你談談关于‘女圣人’的事。我們希望你能帮助我們把这件事搞搞清楚。就这样，再沒有別的。”

“女圣人确有其事，这不是我一个人說，許多乡亲都知道，有的还亲眼看見过——要不，你去找找他們，他們会詳細地告訴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毛拉理直气壮地說。

“不，你知道的一定比乡亲們更詳細。乡亲們不过是受了欺騙……”

“照你的意思，难道我是一个坏人嗎？是我欺騙他們？”毛拉怒气冲冲地反問。

“不是这样說。乡亲們的确受了欺騙，至于說，是不是你欺騙他們？你自己心里很明白。当然事实会証明一切的。”达吾提眼睛看着別处，冷靜地說。“关于人民政府的政策，我想你也是知道的，宗教信仰是絕对自由的，但如果誰要利用宗教的名义，来进行反人民的活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人民的眼睛是雪

亮的，他們会分清这个界綫的，个别人目前还分不清这个界綫，但以后还是会分清的。”

达吾提从口袋里摸出莫合烟放在桌上，把一片卷烟紙递給对方，但毛拉却把手一摆，掉过头去。

达吾提按照事先跟楊书記研究好的步驟，一步步地直逼下去：“現在，根据人民政府掌握的材料，‘女圣人’的事是一个騙局，一个反动阴謀案件。”达吾提点着烟，眼睛看着肉孜毛拉继續說，“这件事，和阿英克尔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打黑枪、暗杀、造謠、破坏水利等事件，是連在一起的。你想想看。”

这几句話，象几根鋼針，針針扎在肉孜毛拉的心上，他受到很大震动，紧張起来了。他原来以为达吾提他們不过是为了反对迷信，在“女圣人”問題上跟他糾纏，找找他的麻煩，只要装不知道，这事出不了什么大紕漏的。現在听达吾提的語气，事情不是那么簡单了，看来人民政府确实已在注意他們的活动。那末，是什么地方露了破綻呢？他想不出。他怀着僥幸心理猜想，也許达吾提是詐他一下，吓唬他一下，事情还不至于如此严重，应該沉住气，不能露出一点儿慌張的神色！为了鎮定自己，他掏出小葫芦，倒了几顆納斯放到嘴里，然后淡淡地說：

“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我只是为一些孩子們教經，这个沒有錯吧？”

“你別故意装糊涂！沒有人說你教經錯了。”达吾提提高了声音，“可是，你明目張胆干的一些坏事，你怎么解释呢？”

“明目張胆干的坏事？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毛拉眼睛盯着达吾提，故意流露出惊奇的神色。

达吾提沒有馬上說話，只皺了皺眉头。他发覚这老家伙是在想摸他的底，看他究竟掌握了些什么材料。于是他冷笑了一

声說：

“你自已想想。”

“哦！你大概是指我在做礼拜时說的那一些話吧？那是，你知道，你也是維吾尔的儿子，你知道，那是我們經常說的話，过去那样，現在那样，今后还是那样，因为这是眞主說的話，經上有的……我也說錯了嗎？”

“你說些什么呢？”达吾提閃动着眼睛問。

“我說，”他站了起来，伸出两手向上举了一下，然后放到胸前：“我說，眞主是睜眼的；我說，民族，民族，我的民族——这就是我的罪証嗎？”老家伙的胖臉象被誰掮了几巴掌，一下变成了茄子色，花白胡子抖动起来，两只伸开的手，握成了拳头，交替地在胸前捶打起来。

达吾提一声沒啃，在地上踱起来。他現在也学会了冷靜地思考問題。他想，这家伙眞够頑固的，今天会不会有結果？他担心起来。可是，他已下了决心，不管怎么困难也要搞出个結果来，搞不出就坏了事。不坦白就揭吧，揭了就看管起来。他倏地轉过身来，眼睛直盯着对方，过了好一会才說：

“别发火！你再想想你还說了些什么，你說我們的民族还在灾难中，事实是这样的嗎？你对乡亲們說这話是什么用意？是想煽动乡亲們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破坏各民族的团結，不是这样的嗎？我問你，你背地还干了些什么不可告人的事？老老实实地說出来吧，不說对你是不利的！”

“好啊，好啊！我的眞主……”老家伙沒等达吾提說下去，就惶乱地叫起来，象被什么压着似的，疲乏地一屁股坐到凳子上，不說話了。

“我問你，沙巴也夫在哪里？阿不拉在哪里？阿西汗在哪里？

你的助手是誰？这些，你要我代你說也可以，那你就馬上被逮捕，上級政府已經給了我这个权力……”

肉孜毛拉抬起头向达吾提看了一眼，然后閉起了眼睛，仍然低下头去，象受了莫大的委屈、无法申辯似的，只不断地喊：“眞主啊，眞主！”

“不要喊眞主，眞主不会給象你这样的人恩典的！”

“眞主会給我恩典，眞主的眼睛是雪一样亮的！”他仍然捶着胸脯，咆哮起来了。

“眞主的眼睛的确是雪一样亮的。他把你看得清清楚楚。你只有一个‘女圣人’，而我們却有成千上万的圣人，他們灵的很，你做的事早都捏在他們的手心里了。現在你說，土逊是怎样死的？阿合买提的稻田是怎样被水淹了的？誰造了很多謠言攻击哈得尔和解放軍？誰去吓唬放羊老人买买提？誰写反动傳单？你拉攏了誰？做了些什么？你是个念书人，你很聪明，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你是清楚的，是坦白还是抗拒？你想想吧！現在到处都在鎭压反革命……”

“他們全都知道了！眞主！”肉孜毛拉心里說，一下子全身都冰凉了，象泄了气的皮球，靠着墻在凳子上蜷縮起来，象一条被什么压扁了的蠹虫一样。

“你可能清醒了一些，你想想看，詳細談談，只要你认眞悔过，帮助人民政府破案，我們就不逮捕你，你可以立功贖罪。”达吾提一面抽着烟，一面又在地上走动起来。

“眞主保佑！”毛拉在墻边蠕动了一下，喃喃地說，“让我想想吧，人老糊涂了！”

…………

达吾提审訊肉孜毛拉的事，村子里的人誰也不知道。当天

晚上，他只把哈得尔找来，在村办公室里給他詳細地談了这件事。

太阳快落下山了，天气晴的很好，长空一片湛藍，夕阳給銀白色的天山鍍上了一层耀眼的金光。阿合买提老人坐在他的稻田边上，手里握着他的納斯葫芦，看着他面前長得綠茵茵的水稻，細眯着眼睛微笑着。不錯，今天他的面孔和天空一样晴朗，布滿皺折的双頰，在夕阳的照耀下閃着紅光。

他那块被水冲坏的水稻，現在長得比以前更好，这是由于哈得尔和达吾提的帮助。那天，他們动員了几十个人来搶救他的水稻，他們把积水排走，仔細地清除了泥沙，把稻苗一株株扶起来。哈得尔和他的战士們，还加了一个夜班，把自己的肥料追到老人的田里。以后一連晒了两天秧，再灌上水，沒几天就完全复原过来，現在長得一片黑綠。最近几天多浪河的水也增加了，达吾提特别照顾他，叫他把水放足，看来，这块水稻的丰收是无疑的了。

这几天，阿合买提老人翻来复去地想这个問題。那一天，楊书記、哈得尔和达吾提三个人来到他的家里，和他談了半天，他們的确是够和气的了，哈得尔不仅沒有怪他打伤了他們的班長，还向他承认自己态度不好，請他批評他。这使他想起了可怜的阿木提。阿木提老人活着的时候把他叫大哥，哈得尔从挂着鼻涕的时候就叫他老大爷。他还想起了他从前和阿木提一块，給克拉木巴依家扛長工的事情。有一次，他們两个累得受不住了，在地里偸偸地睡起覺来，克拉木的父亲——那个老巴依，用皮靴踢醒了他們，然后逼着其他長工，把他們两个背对背綁在門前的那棵沙枣树上，用皮鞭子整整抽打了吃两頓飯的时間，他們的肩

膀和胳膊上被抽得流着鲜血，脊背被沙枣树的刺桠戳破了，也流着血。老巴依还走过来拔他們的胡子……他記得哈得尔那时才八、九岁，在阿木提的脚边打着滚哭的死去活来。那棵沙枣树上溅满了他們的鲜血，人們把那棵树叫“血泪树”，现在还在那里长着哩！

阿合买提在楊书記他們給他談話时，他想到了这些往事，流出眼泪来了，但他那倔脾气不容許他馬上向他們认错，他的心里却着实难过起来，他覺得对不起哈得尔。誰搞他的鬼把他的水稻淹了？現在还沒有搞清楚，但看看哈得尔和他的战士們帮助他搶救水稻的情景，似乎不会是他們搞的。哈得尔什么地方对不起他阿合买提呢？古尔邦节来問候他，堵了水給乡亲們用，帮助村子里搶收麦子，他怎么会偏偏跟他阿合买提过不去呢？

事情还多着哩！就在那天水淹了稻田、鬧了架的晚上，肉孜毛拉找阿合买提来了。毛拉对他說：

“阿合买提老哥，神圣的眞主向我們指出的眞言总算应驗了。”

“你有話就說吧！”

“你是一个忠实的信徒，眞主指示，要你……”毛拉一面說一面从皮靴筒里抽出了一把杀羊刀子，在手里掂了掂，“眞主指示要你除掉那个‘卡判儿’！”

阿合买提惊詫地瞪大了眼睛，心跳起来了，他問：

“哪个‘卡判儿’？”

“哈得尔。那个‘卡判儿’，那个‘克达耶’的儿子！”毛拉装得十分严肃地說，“眞主信任你，因为你是最忠实的信徒，除掉一个‘卡判儿’，死后就可提早十年升入天堂……”

阿合买提半眯着眼睛听着毛拉說，漸漸的，他臉色变了，胡

子也簌簌地抖了起来。他想，他虽然对哈得尔不满，但是如果要叫他用刀子去杀他，那就簡直是黑了心、发了瘋的人才会干出这样的事来。他第一次看到了肉孜毛拉狠毒的心眼，他是一只恶狼！

这事該怎么办呢？老人沉思了好久，最后打定了主意，假装順从的样子說：

“你放下吧，以后找机会吧！”

“什么时間动手，临时会通知你！忠实的信徒！”毛拉阴險地笑了笑，加重語气說，“眞主睁着眼睛看着你！再說，你今天可打了解放軍呀！他們也是饒不了你的。”說后，站起来告辞走了。

…………

天已黑尽了，夜露浸湿了阿合买提的衣服，他要回去了。他向回家的路上走去。这时，半个月亮挂在天空，原野被籠罩在一片乳白色的夜幕中。当他走进多浪河边的芦葦丛中时，他看見两个人影从稻田中的小道上走过来，正向小桥走去。他听到了他們在說話，其中有托乎底的声音。他知道这是托乎底去叫哈得尔，那一个一定是哈得尔了，达吾提可能有什么事情和他商量。

他的心动了一下，他想，是不是可以趁他們在一起的时候，把刀子交上去，把肉孜毛拉的事情对他們談談呢？可是，这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情啊！这样做了，哈得尔会說些什么呢？他們能够原諒他的过錯嗎？会相信他嗎？……

阿合买提想着，走过了小桥，向他的房子走去。他現在忘記了一切，只这一件事情痛苦地折磨着他。他手指搔着头皮，高一脚低一脚、跌跌撞撞地走着。

“阿合买提老哥！你好辛苦，才回来？”这是吾受尔的声音。接着吾受尔从路旁边的刺柴后面閃了出来，擋住了阿合买提的

去路。

阿合买提“啊”了一声，象被突然惊醒了似的。

吾受尔用手指指村办公室的房子，低声說：

“你看見了嗎？那个‘卡判儿’过河来了，机会来到了。毛拉前几天說的話你忘了？”吾受尔扯扯老人的袖子，“眞主保佑，女圣人說过了的……”

阿合买提完全明白吾受尔說的什么。他想了一想，說道：

“毛拉通知的嗎？”

“什么毛拉通知？管他呢，有机会就干！”吾受尔的牙齿咬得咯咯地响，“你干，我还給你找个帮手。”

“帮手？”阿合买提不由吃惊地問，“誰呀？”

“你不要管，有一个人。你干不干？”吾受尔的声音很严厉。

“干。”阿合买提在黑暗中瞪着吾受尔。他后悔沒有把刀子带在身上，不然，他可以馬上把这个家伙戳死的。

“那好！你过来，我告訴你。”吾受尔把阿合买提拉到路边，凑攏他的耳朵說起来。

…………

阿合买提回到家里，連飯也沒有吃，摸着黑，急急地勒上他的大腰带，从毡边底下摸出了那把杀羊刀子，把它插进他的破皮靴的靴筒里，又向他的老伴要了一块餅子，說要去开会，便一边吃一边向村办公室匆匆走去。

他的心情多么煩乱啊！肉孜毛拉、吾受尔，他們的面孔一次再次地从他的面前閃过，今晚上一切都可以明白了。他想，他一定要跪在地上，把刀子献上去，把一切都說清楚，祈求对他的寬恕。他想，哈得尔一听見說有人要杀他，他将会怎样的吃惊呢？他脾气躁啊，和他的老子一样。他会不会掏出他的小手枪来对

付他阿合买提呢？不会，他現在变得溫和得很，他一定会笑着听完他的話，把他从地上扶起来的，一定的。……呀，还有那个帮手哩！他是誰呢？先收拾掉他吧？哼，不要紧，帮手让他等在那里，等他把一切都向哈得尔說完以后，再一块出去抓他，他跑不了的。……哈得尔，可怜的傻孩子，你知道有人在暗算你嗎？他們多狠呀，他們要害你呐！

他向村办公室走去，只見村办公室的大門敞开着，他在門外看見了帕夏汗从正屋里出来，正向厨房走去。正屋里亮着灯，門开着，只挂着一块布門帘。他用双手压着胸脯，感觉一顆心快跳到胸膛外来，两条腿也抖顫起来了，全身一点力气也沒有。他挪动着迟緩的脚步，走到正房門口，实在沒有勇气走进去了，便用手支住墙壁歪在那里不动了。

"……他最后还是什么都坦白了……根据所掌握的材料，看来，他交代的还是比較可靠的。只是沒有說出匪徒們的大本营，他說他不知道，是吾受尔一人在联絡，看样子是真的。"这是达吾提低低的談話声。

从微风吹起来的門帘隙縫中，阿合买提看到达吾提和哈得尔坐在桌边，一面喝水一面抽烟。他們的臉上都閃动着愉快的微笑。

"是誰坦白了？是誰？"阿合买提的心跳得更厉害了。只听达吾提继續說：

"还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肉孜毛拉說，他已經关照过阿合买提找机会收拾你……你可要注意啊！"他們哈哈大笑起来。一会，哈得尔說：

"赶快揭开吧！叫阿合买提也受受教育。"

"真主啊！他們都知道了！"阿合买提渾身发抖，他已明白肉

孜毛拉向达吾提坦白了。他正要迈开脚步往里走，又听見哈得尔向达吾提說：

“女圣人是假的，这个咱們早已知道，但还不知女圣人就是阿西汗！关于水淹稻田的事他說了嗎？”

“說了。那是吾受尔的罪行。吾受尔劝阿合买提把水全堵过来，晚上他又去挖开了堤岸，是吾受尔干的……”

“我的眞主，肉孜毛拉，吾受尔，……”阿合买提象大梦初醒。事情原来是这样！这多可怕啊！他不停地捶着自己的胸膛，憤怒和痛苦咬噬着他的心，他一刻也不能延挨了，摸摸装在靴筒里的刀子，拿定主意快点跑进屋里，把刀子献給哈得尔，跪在地上請求他們的寬恕。

这时，一个念头突然閃过他的脑际：肉孜毛拉、吾受尔、帮手……他挺直身子，勉强压抑着憤怒的喘息，輕輕走出院子。一出大門，他就从靴筒里拔出了刀子，紧紧握在手里，象一头被激怒的老牛，打着呼哧，徑直向肉孜毛拉家奔去。

他踏着刺柴，推倒篱笆，越过水稻田，分开高大的野草，沒命地奔跑着。稀泥拖去了他的皮靴，刺丛刺破了他的脚掌，沙枣树的刺椏挂破了他的衣服和面孔。握着刀子的手簌簌抖动，手心里沁出的汗水从刀尖上滴落着……

在毛拉的院墙外面，他碰見了一个妇人，他认出这是毛拉的小老婆，他压低声音問：“毛拉在家嗎？”那妇人見到他的那副凶相，吓得尖叫着奔进大門，一把关上了門，用身子頂着。

“阿合买提，你这是干什么？毛拉出了事嗎？”那个妇人从門縫里带着哭声問。

阿合买提压着火气說：“我要找他，你开門！”

“他不在家，从早上被达吾提叫去后，就再沒有回来！”女人

仍然哭着說。

阿合买提在門外躊躇了片刻，便又往回跑，直奔吾受尔家去。眞糟糕，吾受尔也不在家。

他被一种受欺騙的憤怒和犯罪的負疚心情折磨着，毛拉和吾受尔把他害的好苦啊！他对不起哈得尔和达吾提，对不起全村子的乡亲！拿什么来贖罪呢？如果能杀死毛拉和吾受尔这两个坏家伙，也許要好一些，他的心里可以輕松一些，現在，怎么去見哈得尔他們呢？他們能相信他、寬恕他嗎？

他完全陷入迷乱状态里，蒙头轉向地、踉踉蹌蹌地在河边的大路上走着，不知道該向哪儿去好……

"帮手！"他突然想起来，脑子一下清醒了很多，不錯，吾受尔他們还給他找了个帮手，正在等着他呢！赶快去找那个家伙吧，再迟了，哈得尔回駐地时要吃他的亏的；或者，毛拉把消息泄漏出去，让那个家伙逃走了也不好，他必須赶快去抓住他，抓住一个算一个，抓他个人証。对！就这样。他完全清醒过来了，迈开步子向約定的地点奔去。

当他經过那棵大树旁的时候，无意中看見了那張白色的反动傳单，就象看見了欺騙过他的敌人一样，他拔出了刀子，狠狠地朝那張傳单戳去，"喳，喳，喳……"傳单被刀子戳得七零八碎，他的心情似乎才平靜了一些。

到达約定地点时，那个帮手还沒有来，他躺到桥边的芦葦丛里，喘息着，等候着那家伙。

过了不多一会儿，河对岸的野草发出了輕微的响声，一个人影从桥上移动过来，来到桥边，站了一会，然后蹲到芦葦草里，輕輕地喊：

"阿合买提……阿合买提……"

阿合买提掙起身来問：

“誰？”

“我呀！”对方走到阿合买提的面前，仔細打量着他的面孔，“你是阿合买提？”

“是呀！……你是我的帮手？”阿合买提看清了对方是个年輕人。

“大概是的。老家伙，”对方把手插在褲袋里，滿不在乎地問，“那人还沒有过来？”

“沒、沒有……”阿合买提的声音抖顫着，一面說，一面举起了他的手，“还沒、沒有……狗儿子，你看——”他眯起眼睛，把刀子狠狠地向对方胸部戳去。但是，他的手腕，馬上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击了一下，刀子从他的手中飞出去，噼啦一声掉进河里。接着，对方立即飞起右腿，只一扫，他就倒在草里，而且骨碌碌从河岸上滚下去，猛扎进刺丛里去了。

他們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搏斗。以阿合买提的年齡和身体来說，怎么也敌不过这个年輕人的。年輕人的身子虽然瘦削，但却机灵得很。开始，他总是占上风，他把阿合买提压在身下，一只手鉗住他长滿胡子的下巴，一只手抓住他的头頂，狠狠地在地上碰着。阿合买提一只手抓住年輕人的衣領，一只手扼住他的脖子，准备翻过身子把对方压到底下去。但是，他的两只手却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胳膊和手指的各个关节开始发痛发痠。看来，对方相当勇猛，他的力量好象全部灌注到十个手指上来了，两只手啊，簡直象两把老虎鉗子，眞要把老人撕碎似的。

“年輕人，你为什么要这样扼住我？你要捏死我嗎？你不是給我当帮手来的？放开手吧，年輕人！那个人快来了。”老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說。他想騙过他，等对方一松手的时候，可以趁机把

他打倒，然后用腰带捆住他的双手，把他交給哈得尔。“放开吧，年輕人！……你，你不是当我……的帮……手嗎？自己人，自……”。

对方的手扼的更紧了，两只手都已移到老人的脖子里了。老人的呼吸已感到阻塞，快窒息住了。

“自己人，眞是自己人嗎？老家伙！我不杀死你，我的刀子就在皮靴筒里。我不杀死你，我要抓活的……”对方呼哧着鼻子，直冲着老人的眼睛說。

这是怎么回事？老人的心簡直要焚燒起来了，他想起了哈得尔和达吾提的談話，他想起了肉孜毛拉，想起了吾受尔，仇恨的火从他的心里燒起，一瞬間，燒遍他的全身，他的胳膊不覺得疼了，他的手指不覺得痠了，他用尽全力，曲起两腿，两手向側面猛力一推，就把对方摔到他的旁边去，再一翻，就压住了他。

这时，路边傳来了紧急的脚步声。

“什么人在这里？”这是哈得尔的声音，随着声音，一道耀眼的手电光直照到阿合买提的臉上。

“阿合买提？这是誰？”哈得尔弯下腰，用手电仔細照着压在底下的人。接着，他把手电換到左手里，右手从腰皮带上拔出手枪，对准了他們，向后退了几步，大喝道：

“庫尔班！放开手，你們两个都站起来！”

两个人都松开了手。阿合买提扑通一下就跪在地上，高声哭喊起来：

“哈得尔，我現在都明白了，是他們害了我，你……你，寬恕我吧！……眞主，你寬恕我吧！”老人用两只拳头捶着地，“这个人是他們派来給我当帮手的，……我纏住了他，交給你……”

老人哭叫的时候，他的帮手——庫尔班蹲在那里也嗚嗚地

哭起来。他一面哭，一面从靴筒里拔出刀子，扔到哈得尔的面前說：

“排长，你枪毙我吧！……”

…………

庫尔班沒有被枪毙，因为他被匪徒們抓去以后，一直沒有屈服、投降，这由他自己的交代和肉孜毛拉的口供中得到了証实。

那个暴风雨的夜晚，他被伪装猎人的吾受尔和另一个匪徒綁架后，他們把他关到一个地窖里，无数次地对他进行威胁利誘，逼迫他說出排里的枪枝彈药的数目、收藏地点、布防情况……起初，不管匪徒們如何折磨他，他一个字都不肯說，后来，他想到这样下去，匪徒們决不会放了他的，一定会杀死他或者把他劫到更远的地方去，那时，他就沒有回部队的希望了。于是，他假装出回心轉意的样子，胡編了一些情况，并且表示愿意跟匪徒們一块干，因为他再不能回部队了，回去要被枪毙的。他还表示：如果匪徒們要去搶劫枪枝彈药，他可以带头，作向导。匪徒們看他装得很恳切，慢慢地有些相信了他。这时，吾受尔偷偷地跑来向匪徒們报告，說阿合买提已經准备好，要动手杀哈得尔了，但需要給他派个帮手，成功的把握更大些。匪徒們商量了一下，决定派庫尔班去，一方面想趁此考驗考驗他，另方面，事情万一不成功，損失的不是他們自己的人。他們料定庫尔班不敢再回部队，他們已扣留下他的枪和子彈，只容許他带一把刀子。

庫尔班听到派他去，心里眞說不出地高兴，心想逃回部队的机会終于到了！但又一想，由于自己麻痹大意，被敌人抓了来，丢了枪，这是多么严重的錯誤！这样空手逃回去怎么見人呢？不，他决定要立功贖罪。他想到先去抓那个要暗杀哈得尔的匪徒，救出哈得尔，算是立一个功，然后再請求上級处分吧！

就这样，他和阿合买提扭打起来。

由于他认識到自己的錯誤，檢討的比較深刻，哈得尔請示了連首长，决定給他一个較輕的紀律处分，同时开了个軍人大会，严格地批評了他，并把他調到連部去了。

根据所发生的情况，楊书記决定要达吾提立即采取行动，趁热打鉄，不要让匪徒們得到消息而逃跑了。叫肉孜毛拉先去稳住吾受尔，告訴給他：哈得尔当夜沒有回駐地去，阿合买提和庫尔班沒有搞成功。庫尔班走了，去向不明，可能仍舊回匪窟去了。同时，要毛拉立即設法把“女圣人”弄来，当众揭穿她，让群众受受教育。后一步，則逮捕吾受尔并圍剿匪窟，把匪徒們一网打尽。但在逮捕吾受尔以前，暫时不去惊动那班匪徒。

依照楊书記的指示，达吾提忙碌起来，第二天一早便去找托乎底和其他一些积极分子，作了布置。哈得尔亦向全排战士作了动員，准备大力配合地方破案。

半夜，从阿英克尔村子里走出来一个人。他走走停停，最后一直沿着多浪河的小路向下游走去。不久，这个黑影便在一片高大的芦葦丛中隐沒了。

夏夜的风，吹拂着高大的芦葦，发出唰唰的响声，多浪河輕輕地喧鬧着。这个人用手分开芦葦，踏上了用两根木头做成的、架在河上的桥，河对岸是一片荒野，長着零乱的紅柳丛和鈴鐺刺。他迅速地走着，当他走到一片空地中間时，在一株小胡楊树下站住了，向四周观望了一陣，蹲下去，从帽子里取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压在树底下的一块干碱土下面，然后又站起来，从原路回去了。

又过了大約抽两根莫合烟的时間。

紅柳丛里发出了嗦嗦声，接着，那里又出現了一个人影。黑影移动着，在那棵小胡楊树下站住了。过了好一会，他才蹲下去扳开那块碱土，把剛才那人放的东西拿起来走了。

这个黑影向荒野走去。走了很久，便在一个洼地的一大丛胡楊树下停住。站了一会，他才弯过树丛向那里的一所地下室走去。地下室的門口，長滿了密实的茅草和一人高的芦葦，屋頂比地面稍高一些，但上面也长滿野草，不走到跟前一点也看不出来。这个人用手拉开了刺柴，撥开了杂草，面前出現了一个很小的門洞，再扒开塞門的草，一股微弱的灯光立即投射出来。

"沙巴也夫回来了！"室內有人輕輕地随意地說。

进来的人轉身搞好了門洞，便向屋子中間走去。

室內是寬敞的。十几个人有的躺着，有的坐着；中間燒着一堆火，柴已燒凈，只剩下一些火炭，发着微弱的紅光。火堆旁边点着一根蜡烛，周圍坐着几个人，其中有一个是瘦成一把骨头的禿頂书記官，还有一个是阿不拉警長，他們都默默地抽着莫合烟。

沙巴也夫取掉帽子，拿出一張字条，遞給禿頂。

"只拿来了一張字条！"他疲乏地說，向屋子四面观望了一陣，用手迟鈍地撥着快要熄灭的火炭。

几个人的头挤在一处，在灯光下看那張字条，只見上面这样写着：

……事未成，尚待时日；庫尔班去向不明，已否轉回我部？女圣人明晚来接……一切都要准备好……

肉孜

“这老家伙蠢得象驴子一样，眞他媽的！”阿不拉輕蔑地說，两腿一展躺了下去。

“庫尔班去向不明？……”禿頂轉动着他那老鼠眼睛，边想边喃喃地念着，“沒有轉回来，那末，到哪里去了？回部队去了？不，不会，量他也不敢回去！开小差回家？……有可能！滚他媽的蛋吧！”他憤恨地咒罵了一句，打算不再去想这件失算的事。突然，又覺得有些不对勁，情緒紧張了起来，他凑到阿不拉面前說道：“不管庫尔班跑到哪里去了，我們得赶快轉移，这里不能待了，已暴露了！”

“对啊！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吧！要不就越过塔里木沿和闐河到昆侖山下边去。”沙巴也夫懶懶地插嘴說。

“一轉移，跟村子里的联系怎么办？”阿不拉問。

“是啊，这是个問題！就暫时再待两天吧，也許还不要紧，那家伙不至于馬上就去报告。咱們留心听听风声，把女圣人这台戏唱好再說，不过，大家可得把眼睛放尖些！”

“我下决心守在这里，不到最后，决不离开多浪河。这是个多么好的地方！这里有我的田地，有我的被穷鬼們搶去的財产，我要亲手把它夺回来！再說，村子里有我們的人，地方又偏僻。哪里找比这好的地方？”一个逃亡的小巴依留恋地說。

“得感謝我們的肉孜毛拉和吾受尔保长，他們是我們的两只眼睛，沒有他們，我們的眼前就黑了！他們忠心耿耿，又足智多謀，都是将来的功臣哩！”又有人說。

“人，对自己有利就行，他們肯干还不是为了自己？誰眞正为我們的民族啊？我們民族永远受欺負！……”沙巴也夫含混不清地說，象梦囈一样。

“你这一套收起来了吧，老兄！只能騙騙老百姓，这里沒有

人听你的。"秃頂不屑地說，咧开嘴，露出了焦黄的牙齿。

大家沉默下来，过了好久……

"眞主是睁着眼睛的！把她叫过来。"阿不拉倏地坐起，咬着牙，把头向角落里一歪。

大家的眼睛都默默地看着那个角落。秃頂大叫：

"阿西汗！"

角落里响起了唏嗦声。阿西汗披着一条棕色的綫毯走过来了。头上頂着深紅色的头巾，全身裹得严严的，肩膀象撑着两根棍子，显得十分瘦小。当她弯身要坐下时，先伸出两只手支着地面，那两只手簡直象燒剩的树枝一样細，一样硬，一样黑。

沙巴也夫赶忙用手去扶她，她腿一軟，就倒在他的身上，喘着气。

"你站着吧！"阿不拉的眼睛看着跳动的烛火，冷冷地說。

"你是我們的一块金子，"秃頂蠕动着薄薄的嘴唇說，"眞主会保佑你，完成我們神圣的任务！"

"取下你的那块裙襟子——我要看你的眼睛！"阿不拉咆哮起来。

阿西汗用僵硬的手指輕輕地拉开了她的头巾。

"我要看你的眼睛。它会告訴我，你是否对眞主忠誠？"阿不拉看着她的眼睛。

那两只眼睛，象两口干涸了的水井，又深又黑，呆滞滞的，看了叫人害怕。阿不拉的嘴角动了一下，温和下来了："記住了你要說的話和要做的事情嗎？"

"記住了！"

"說一遍。"

阿西汗身子顫动了一下，机械地背誦道：

“我的伊斯兰教的忠实的儿女們，你們在苦难中……哦，你、你們在苦难中。我秉承眞主的意旨，給你們恩典……”她的声音象哭一样，总算吃力地背誦完了。

“我的女圣人，你說的眞好。連我也要信服了。”阿不拉满意地翘着黄胡子，眼睛里流露出几分色情。

阿西汗不安地一面拉头巾，一面向沙巴也夫瞥了一眼。

“我們也得研究一下以后的事情……”沙巴也夫忧郁地說。

“以后？以后嗎？指什么时候？”

“我是說到最后，就是一旦有了什么事情，怎么办呢？”

“到最后关头，我們轉移，到托罕地方去，那里有咱們的人。”禿頂說。

沙巴也夫低下头，再沒有說什么。

…………

第二天晚上，仍然是一个漆黑的夜。

阿不拉和沙巴也夫带着阿西汗，向多浪河走去。她現在穿着一件很长、很寬大的黑布长衫，两只手提起衣襟，深紅色的头巾圍在脖子上。阿不拉昂着头走在前面，他一只手插在褲袋里，一只手拿着一根紅柳树枝，一面走一面还习惯地抽着皮靴腰，高傲得象一只斗胜了的公鸡。沙巴也夫跟在最后，他心事重重地低垂着头，抱着膀子，蜷曲着身子，腋下挾着两只大木头鞋。

从离河岸不远的紅柳丛中，傳来了拍掌声。他們停下了，阿不拉扔掉树枝，也拍了三下手掌，轉过身子把他的同行者打量了一陣，就向河岸走去。沙巴也夫迟疑了一下，輕輕地推了一下阿西汗，她木然地移动了脚步。

“你自己操点心吧，阿西汗！我是毫无办法了。眞主保佑你，去吧！”沙巴也夫紧紧挨住阿西汗，用一只手扶着她，嗫嗫嚅

嚅地說。

阿西汗默默地点了一下头，吃力地穿过芦葦丛，向阿不拉走去。

他們都来到河边，那里站着一个人。

“吾受尔，人在这里了。你領去吧！”阿不拉向那个黑影說。

“我等好久了，你們才来。字条看了吧？”

“看了。情况究竟怎样？毛拉簡直是一只笨驴，这老家伙……”

“毛拉这两天心境不好，不知为什么？”

“他沒有說什么嗎？”

“他說事情很順利，阿合买提的事情，不久也会成功。他說，最好你們也和阿西汗一块去，陣势才大……”

“我們不是儍子。阿西汗，去吧！”阿不拉低吼了一声，随即把阿西汗推了一把。

阿西汗回轉头来，看看沙巴也夫。沙巴也夫迅速地把两只木头鞋交給吾受尔。

“記好，我的保长先生，我們把她交給你，有个三长两短，你和毛拉要負責。她可是我們的一張王牌啊！”

“你們放心。”

“鸡叫二遍，就要把她送到这里。”

“你們放心！”

…………

夜，平靜得象一池春天的湖水。

吾受尔領着阿西汗走过了桥，在多浪河的东岸，沿着河向阿英克尔走去。他們走到一棵大沙枣树下，吾受尔停下来，把大木头鞋扔到地上：

“穿上！”

阿西汗坐到地上，用绳子把木鞋拴好，又拉了拉头巾，一手提起衣襟，一手牵住吾受尔的袖子，吃力地越过了几道田埂，钻过几道刺柴，在一所小屋旁边停下来了。

“你等等！”吾受尔叫阿西汗坐在草里休息，他自己先向小屋走去。

这个小屋是里外两間，外間大，里間小；是过去肉孜毛拉的一个佃戶住的，現在空着。此刻，外間地上坐着和站着二、三十个人。一盞菜油灯挂在墻上，巨大的火花愉快地跳跃着。阿合买提老人曲着双腿，跪坐在墻角的油灯下面。他悠閑地半闭着眼睛，嘴里含着納斯，嘴唇一动一动的。

“怎么还不来？”一个老人摸着胡子低声地問。

“已快过夜了！‘女圣人’又不和大家見面了吧？难道这些人的心还不齐？”阿合买提吐了一口唾沫說。

“里面是誰？”另一个老人用嘴努了一下，問。

“毛拉在里面，女圣人可能也在里面。”有人說。

这时外間的門开了，吾受尔走了进来，他問道：

“毛拉呢？”

人們有些惊异地互相看了一下，有人把下巴向里間送了一下。

吾受尔推开里間的門，里面一片漆黑。

“来了嗎？等等。”毛拉說着从黑暗中走出来了，他关好門，站在人們的中間：

“乡亲們，人都来了嗎？”

“都来了！”有人輕声回答。

“乡亲們，”毛拉的花白胡子挺起来了，眼皮低垂着，十分疲

倦，"你們是会相信的，'女圣人'今晚和你們見面，她按照眞主的意旨，向大家指示所要走的道路，請大家礼拜吧！……"

人們覺得，毛拉今天象害了一場大病，以前在清眞寺里說話的那种激情，現在一点也沒有了。人們默默地跪下去，两手朝上，平放在地上，弯下身，把头俯了下去。

阿西汗被吾受尔牽引着。她的长衫拖在地上，个子細瘦，上下一片黑，象一块烏云一样飄进屋子来。

"我的伊斯兰教忠实的儿女們！你們在苦难中……我秉承眞主的意旨，給你們恩典……"

阿合买提偸偸地向"女圣人"看了一眼，他想从站在他头跟前的黑影中，看出阿西汗的模样来，但他什么也看不清。

人們虔誠地伏在地上。有些人的心在顫栗着，庆幸着自己終于看到了"女圣人"，他們的身体都好象突然变的輕飄飄了，快要飞起来了……

吾受尔却沒有礼拜，他象完成了一件艰巨的任务似的，抱着手靠在門边，微微喘息着，看着地面黑压压一片虔誠的受騙者，得意地对毛拉挤挤眼睛。

毛拉的臉色慘白，默想片刻，才用那快哭出来一样的声調說：

"大家坐起来吧！"

人們直起腰来，都用惶惑而又敬畏的目光，打量面前立着的一个黑色的人影。昏暗的灯光，影影綽綽，搖曳着这个黑影。人們被一种肃穆、带几分恐怖的气氛慑住了。

毛拉的嘴唇蠕动了半天，才鼓起勇气說道：

"我秉承眞主的意旨，向乡亲們坦白吧！"說着，把两手放到胸前，弯下腰去，"我欺騙了你們，我的罪孽深重……我的罪孽深

重。这个女圣人，是、是假的，假的。”

人們一下子騷动起来了，互相观望着，怀疑地看着毛拉那个突然显得矮小、可怜的身軀，以为他发了瘋，要不就是說錯了話。

吾受尔先是一楞，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继而明白过来，猛然轉身拉开了大門，沒命地冲了出去……

毛拉沒有发現吾受尔跑了，他向那个黑色的人影喊道：

“阿西汗，把头巾拿下来吧！”

“女圣人”惊叫了一声，象被人用什么重重地击了一下，两腿一軟，頹然地歪倒在墙上，渾身簌簌地抖索起来。

“砰！”屋外不远处傳来一声清脆的枪声。随即从里間屋子冲出来三个人，当头一个是哈得尔，后面两个是楊书記和达吾提。

哈得尔向人群扫了一眼，对楊书記說：

“吾受尔那家伙跑了，我出去看看！”說着便直奔門外去。

“乡亲們，不要惊慌，我也是来看‘女圣人’的。外面的枪声是抓坏人的，别怕。”楊书記說着走到“女圣人”面前。

阿合买提一蹦跳到“女圣人”前面，咬着牙大喝：

“阿西汗，还不赶快取掉头巾！”說着他狠狠地去扯她的头巾。

阿西汗抗拒着，用两手紧紧压着她的头巾，哭着說：

“我、我的头巾，老是頂、頂、頂着的……”

阿合买提狠狠地扯掉了她的头巾。一个蒼白的面孔就出現在人們的面前。

“啊，阿西汗！”

“眞是阿西汗！”

“克拉木巴依的老婆！”

“这是怎么搞的?”

人們惊恐极了,乱喊着。

“扯掉她的长衫!”楊书記命令肉孜毛拉。

人們看見,毛拉的两只手抖得厉害。他走过去把阿西汗的长裙拽了起来,随即露出了拴在她脚上的两只巨大的白色木头鞋。

阿合买提从墙上取下油灯,放在阿西汗的脚边。

“大家看看,这就是‘女圣人’的脚!”达吾提說。

…………

吾受尔跑出門外沒有两步,便听到有人向他大喝一声:

“站住! 什么人?”

“老百姓,看女圣人来的!”机警的吾受尔鎮定地回答,偷偷地从靴筒里拔出了刀子。

“村长关照过,不論什么人,一概不准随便离开这里。”預先防守在門外的托乎底,边說着边迎上前来,他手里拿着一根大木棒。当他走前两步,在暗淡的星光下看出了前面站着的人,他叫了起来:“吾受尔,是你啊,你想逃跑嗎?”

吾受尔也看出了盘問他的是托乎底,放心地轉身便跑,还把刀子朝他一亮,說道:“你敢追? 老子宰了你!”

托乎底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

防守在較远地方的一个战士,发現有人奔跑,知道出了事,便把枪栓一拉,叫道:

“站住!”

吾受尔一惊,随即象兎子似的一竄,竄到一株大树后,定了一下神,又飞一般地朝漆黑的芦葦丛里跑去。那战士見喝他不住,便朝前放了一枪,跟托乎底一道紧追上去。沒一会,在长滿芦葦草的田埂上追到了这家伙,繳了他的刀子,托乎底解下腰带

将他的胳膊反綁起来。当他們押着吾受尔往回走的时候，半路上遇到了哈得尔，他問道：

“抓到了嗎?”

“报告排长，抓到了!”那战士回答。

“好！可是，誰叫你放枪的？这一来，要惊动敌人的。”哈得尔有点生气地說。

“天太黑，我怕让这家伙逃脫了。”那战士分辯道。

“走吧，回去再說。”

…………

到預定的时間，阿不拉和沙巴也夫再去到約定的地点，靜靜地蹲在芦葦草里等着鸡叫第二遍。

从阿英克尔傳来的枪声，使他們两个惊慌得从地上跳了起来。

“完了，发覺了!”阿不拉跺着脚咆哮起来，“我說他是一只笨驴，笨驴……”

“噢，完……了，完……”沙巴也夫象失掉了魂一样喃喃地哼起来。

“走吧！不行了!”阿不拉說。

“等等看，吾受尔……阿西汗，她……”

“混蛋！还等什么？快走!”

阿不拉拉了沙巴也夫一把，手里揮着手枪，迈开脚步就跑了起来。沙巴也夫一面迟鈍地挪动脚步，一面还不断地回顾着后面。

这几天来，多浪河两岸出奇的平靜。来自遙远的戈壁上的热流，侵襲着綠洲，燙人皮肤的旱风，一陣陣地刮过翠綠的阿英

克尔村；在濃密的树蔭下歇晌的人們，不住地用衣襟擦着汗，有些年輕人，整个歇息时間都泡在河水里。

多浪河变得粗暴起来，它吐着灰色的泡沫，憤怒地拍击着河岸，象被关进鉄籠的一只猛兽，日夜狂吼着，冲击着……两岸連成一片的水稻田，長得黑綠黑綠的，它們的尖梢都向下弯下来，尺把长的穗子象一簇簇的小鈴鐺，随着微风摇动着。玉米地已經呈現出一片橘黄色，热风已經吹干了它們的叶子，鮮紅的纓絲象姑娘們的长头发一样，散貼在粗大的棒子尖上，也快干了。

多浪河两岸呈現出一片丰收的景象。

哈得尔和战士們一起，躺在稀疏的胡楊树下。現在是太阳正毒的时候，他們吃过午飯就在树下睡午覺休息。他跟着树蔭的移动而移动着身子，从他头边蔭凉的芦葦草中，傳来了蚊子的嗡嗡声。这些小昆虫，也是躲避着炎热的阳光，等待着它們最美好的时刻——黄昏的到来，那时，它們就可以尽情地向人的身体进攻了。現在，当哈得尔的光头塞进芦草中时，它們也毫不客气地会起餐来。

"媽的，跟特务一样！"哈得尔两只手搔着火辣辣的头皮，咒駡起来。他站起来，跑到稻田边的水渠旁，掬起清凉的渠水洗他的手和脸，并捧着水淋他的头。

正在这时，他听見"嗒嗒嗒"的一陣馬蹄声响着过来。他抬头一看，看見一个战士騎着一匹馬，肩上挂着一支冲鋒枪，走过多浪河上的小桥，向他們这里馳来。

"啊，小李同志你来了？"哈得尔叫喊着，甩着两只水淋淋的手奔了过去。

"哈得尔排长，你好？"战士把腿一蹬，跳下馬来，和哈得尔握手。他和他的馬都渾身湿淋淋的，小李那黑紅黑紅的、带点孩子

气的脸上，渗出了明亮的汗珠。他把枪交給哈得尔以后，就把軍衣脱掉，用他的单軍帽在脸上、脖子上、胸部上擦起汗来。

“到家里去——你是送信来吧？”哈得尔抓着馬嚼子，准备要和他往駐地走。

“不忙，你先看看这封信吧！”小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大大的两个字“速送”。

这封信是用維吾尔文写的，哈得尔认出来是他們連长的亲笔字，后面的署名是連长自己和指导員。信上这样写着：

……奉营部命令，着我連速派出加强排一个，配合地方武装，从多淚河以西地区，向塔里木方向追歼逃匪……为此，特命你从你排抽調二十个同志，进行战斗动員，做好准备，待連部抽調的二十五个同志到达你处后，由你領导，按营部指示即刻行动……

哈得尔的眼前掠过了阿不拉和沙巴也夫的影子。不錯，就是这些王八蛋——他哈得尔的仇敌、也是人民的仇敌！好吧！我們早就准备好了，就等待一声令下，任你們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們抓回来。哈得尔深陷的小眼睛里流露着光辉，他把信在空中揮了一下說：

“好，我們即刻行动！——小鬼，連首长不来一个嗎？”

“不来，听說团里要来一个参謀。他到鎮上和地方干部一块开会，可能是領受任务去了！”

“他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知道嗎？”

“要来，就和連里的那二十几个人一块来，就在今晚上。”

“二十五个。一共四十五个人。”

“我也留在这里了，我是你排里的人了。”

“啊，也有你？你当通訊員吧！”

“当通訊員有啥意思？我要当偵察員，走在最前面。”

“好，走吧！先到房子里休息休息吧！”

他們向駐地走去。

晚上，哈得尔召开了排务会，提出了名单，进行了动員。关于今后生产方面的事，如水稻的管理和收割、脫粒等工作，他指定由刘清和班长負責。参加剿匪的人則立即作出发的准备：收拾枪彈、清檢行李、整理馬匹上用的一切东西等等。事情安排妥当以后，哈得尔便一个人到达吾提家去了。他向达吾提、阿友甫叔叔、土尼沙汗嬸嬸告別，并托他們向全村子乡亲問候，特别是問候阿合买提老人。他們研究了以后的生产工作，交換了意見。达吾提拿出了他藏了很久的葡萄酒，喝着閑談着。

“孩子，我有一句話，”阿友甫老人揪着胡子，沉吟了好一会，好象有什么顾虑，不愿意說出来，“孩子……”

“你說吧，叔叔！我哪里沒有做对，你有啥意見就說出来吧！”哈得尔笑着說，“你不說，明天我就走了，說不定一下子还回不来呢！”

“唉，我也沒有啥說的，”老人忧愁地搖了搖头，“我一直沒有敢开口。象你那个样子，一天为你的生产，为你的乡亲們忙碌，連口热飯热水都吃不上，忙成那个样子，我就不敢开口了。現在你要走了，我提一提吧！”他說着又停下来，眼睛望着自己的手指，又是叹息，又是咳嗽。

“有什么話，你就說吧，哈得尔还要回去哩！”达吾提不耐煩地催促。

“我想說咱們的阿娜尔汗……”

“不要說这个啦，叔叔……”

“我說你的心是石头做的，你！”老人突然生起气来，揪着胡子的手指痙攣地顫动着。“我是想說，現在你出差去，要是走到其他村子，比如靠近多浪河的村子，哎！你就探問探問她的下落吧！眞主保佑她，或許她还活着。就是死了，也得有个可靠的音訊，我这顆心才能放下来！”

土尼沙汗嬸嬸坐在炕角里，两只手掌扶着下巴，凝視着她的老伴，一动也不动。哈得尔和达吾提也都沉浸在痛苦的怀念里，都沒有說一句話。哈得尔覺得阿友甫老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对他的責备也是无可反駁的，但老人并不了解他哈得尔的心，他的心并不是石头做的，他何尝不希望阿娜尔汗还活着？他不只一次的在梦中見到她，可是，解放两年多了，沒有听到她的一点儿訊息，她活在世上的希望很渺茫了！他現在有紧急的战斗任务在身，怎么可能如老人所要求的去打听她的下落呢？这些事，在这时連想都不应該多想啊！但他却不能把自己的这种想法告訴老人，使老人伤心。

这时，門外傳来了脚步声，有人在外面叫喊：

“哈得尔排长，哈得尔排长！”

哈得尔站起来，向两位老人弯下腰去，温順地說道：“我听你們的話，你們保重吧，我走了！”

叫哈得尔的是一个战士，他說，連部的人都来了，团部張参謀也来了，叫哈得尔赶快回去研究工作。

哈得尔一踏进駐地的大門，一眼就看見了庫尔班，他正在和木沙說笑。哈得尔眉头擰到一起了，心想：啊，他也来了！大家看見哈得尔来了，都跑过来向他敬礼，和他握手。有一个大个子正俯在他的床上，手里拿着一盞油灯看着什么，听見大家一陣喧

嚷，大个子轉过头来了。

这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人，几根稀疏的胡子长在下巴上，一副近視眼鏡在灯光中閃着亮光。他就是張参謀。

他們互相問候过，握过手，就并排坐在床沿上談起来了。

“哈得尔排长，我又来了……”

哈得尔一看是庫尔班向他招呼。庫尔班还向他敬了一个礼。

“好，你来了好，可再不能迷糊了，現在可要打仗呀！”哈得尔严肃地說。

“排长，他向指导員写了三次决心书，才被批准的。看来，他再不敢迷糊了！”木沙笑着說。

“好。你們都赶快休息吧，明天天不亮就出发。”張参謀向大家喊叫着。

“去休息吧，庫尔班！明天我还有話跟你談。”哈得尔对庫尔班說。庫尔班敬了礼，轉过身吐了一下舌头，就和木沙走掉了。

張参謀名叫張昭，他奉团首长指示，来这个加强排协助哈得尔进行剿匪工作。他今天在区委会开了半天会，領受了这个排的任务，会开完后赶到这里来的。根据上級指示，这个排負責搜歼多浪河附近的殘匪。据偵查，这股以秃頂书記官和阿不拉为首的土匪，大約有三十多个人，都是在鎮反运动中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反动地主、恶霸和狗腿、流氓等，他們跟蔣介石的特务組織还有联系。哈得尔排的任务是配合剿匪主力向托罕地区的进击，彻底歼灭这股土匪。上級特別指出，剿匪中要愼重执行党的政策，做好爭取和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因为其中有一部分人是被欺騙、威胁过去的。現在張参謀打开了一張用鉛笔画成的粗糙的地图，和哈得尔头碰头地研究起追剿計划来。

…………

黎明还沒有到来，天还黑糊糊的。一支整齐的騎兵队伍排列在稻田边的一片空地上。哈得尔和張昭，挨个地檢查了每一个战士的装备和馬匹。这四十多个战士中，有十几个汉族人，他們原来并不是騎兵，他們用两条腿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背着一支步枪，一条米带，几顆手榴彈，行軍呀，战斗呀，輾轉万里，一直走到边疆。接着就拿起砍土鏝开荒生产，已整整两年了。現在又要拿起武器进行战斗，而且还要騎馬、当騎兵，这就不能不操点心呀，因此，哈得尔对他們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檢查的十分仔細。至于其他的維吾尔战士們，他們都是騎手，他們有些过去不一定当过騎兵，但却是和馬匹打过交道的。如庫尔班吧，他参軍以后，只騎了几个月的馬，但他却是追着馬屁股长大的。他在他的叶尔羌河边的草原上放牧牲畜，一天到晚不但騎馬，而且还在馬上彈琴唱歌哩！其他的战士，就更不要說了，他們的鉄騎踏遍了准葛尔盆地的西北部边緣；踏遍了阿勒泰的崇山峻岭；踏遍了許多的沙漠戈壁。虽然这样，哈得尔还是仔細地作了檢查。

一切檢查完毕以后，队伍就沿着多浪河南岸的荒林野漠，向下方走去了。

哈得尔和張昭参謀商議好，两个人輪流带領偵察組在前面偵察，今天是張昭到前面去了，哈得尔在后面。

队伍走完了水稻田，开始向西南方向的密林走去。哈得尔正想把庫尔班叫到后面和他談談，忽然听見后面很远的地方有人在喊“哈得尔！哈得尔……”

哈得尔勒轉馬头，在朦朧的晨光中，看見有一个人沿着水稻田中的小渠道向他奔来。他命令队伍继續前进，自己騎在馬上等着。

啊，跑来的人原来是阿合买提，你看他左手提着一件东西，右手搗着一根棍子，弓着腰，連追带喊。哈得尔赶快从馬背上跳下来，迎了上去。

“老大爷，你有什么事嗎？”

“有什么事？我当然有事……”老人累得呼哧呼哧的，上气不接下气地說。“你要去打仗，也該給我說一声！呀，哈得尔，你还生我的气嗎？我得罪你太厉害了嗎？你去看阿友甫，却不到我家里来，你还生我的气嗎？”他拄着棍子，难过地搖了搖头，还想說什么，可再說不出来了。

哈得尔走过去扶住老人，安慰他說：

“我走了还会回来的。时間太紧，沒来得及去向你告別，你別多心！”

“我沒有多心……你接住这个，”老人把包在腰带里的一个大甜瓜送过去，“你拿上，这是今年早熟的第一个甜瓜，你路上渴了吃。你拿上！”

“謝謝你，老大爷！”哈得尔接住瓜，一纵身跨到馬上，揚起鞭子，“再見吧！等我們抓到那些土匪，带回阿英克尔来开公审大会吧！我走了！”

“真主保佑你！一路上当心啊！”

阿合买提深深地弯下腰去，当他再抬起头来的时候，哈得尔的影子已經被前面的胡楊树遮住了，只听見噠噠的馬蹄声在响着，漸漸远去。

哈得尔的队伍离开阿英克尔村的第三天。

夕阳染紅了多浪河边的钻天楊，河面上布滿着綠色的濃蔭。从阿英克尔村向下十里路的地方，在多浪河西岸的荒野上，有一

条大車行走的路。路的两边长满着高大的紅柳丛、鈴鐺刺和芦葦，大路是在巨大的紅柳碱包中弯曲穿过的。这条路一直向西南伸展，再走三十里路，就是解放軍的生产地。

托乎底赶着大車，到解放軍生产地——那里住着一个团部，去拉运冬小麦种子。还是在一个月以前，达吾提和哈得尔一块，曾到团部附近的生产連队，参观他們种植的烏克兰八十三号冬小麦。那小麦长的可眞好，当时正要收割。由于达吾提的請求，部队首长答应給他一部分做种子。那天，接到团部通知說小麦脫粒已經結束，叫达吾提赶快派人来运。現在，这輛两套馬的木輪大車上装着七塔合麦种，迎着夕阳向阿英克尔村走去。

托乎底揮舞着一条长鞭，嘴里愉快地哼哼着。他的头上戴着一頂黑絨的綉着金花的小帽，滿臉的黃色汗毛上，挂滿了細小的汗珠，稀疏的黄胡子弯曲地爬在他嘴唇的四周。

他在車轅旁边走着，一双剛剛穿上脚的、烏亮的新靴子，发出咯吱咯吱的、清脆的响声。

今天早上，他穿上这双新靴子，剛走到大路上就遇見了达吾提。

“你好，农会主席！穿着新靴子要去看望誰呢？”

“别开玩笑，村长同志！我想去看看帕夏汗，听說她生病了！”

“生病了？不要紧，我已去看望过她了，已經好了。”达吾提狡猾地眨着眼睛。

“我，我还是想去看看！”托乎底不好意思起来。

“哦——你今年三十几啦？”

“三十六啦！”托乎底咬着胡子，忍着笑。

“那她还是你的姐姐哩！”

“两个光杆，早該到一起了！”

"你的打算呢?"

"我想在秋收以后。"

"好啊!閑話不說,給你一个任务。你的帕夏汗留到晚上再去看吧,她跑不了。可是秋收以后,就要准备种冬麦啦!"

"什么任务呀? 你說。她跑不了的。"

"你馬上套車去部队拉运冬麦种,行嗎?"

"行!我馬上就去。"

这样,托乎底連靴子也沒有来得及换,連块包脚布也沒包,赤脚穿着新靴子,就忙着去拉麦种了。

新靴子磨破了他的脚后跟,两只脚火辣辣地发燒,他咧着嘴,眉毛挽成疙瘩,吃力地走着,全身流着汗水。他几次想坐到車上去,但是車子已經够重了,那两匹轅馬,汗已出得象水淋过的一样,他不忍心坐上去。

他決定要休息一下,让馬匹的汗干一干,他自己也好把脚收拾一下,或者干脆脱了新靴子,打赤脚走。

車子停在路边上。他在車轅下支了一根木棒,重量减輕了,轅馬輕松地踢踏着蹄子,鼻子打着呼哧。

他坐在路边一丛高大的紅柳丛下面,开始吃力地脱靴子。不錯,脚后跟已磨去了一块皮,出了血。他把两只赤脚平放在地上,让清凉的晚风吹拂着。然后,掏出他的銅烟盒和紙片,慢慢地卷起烟来。

这个原来孑然一身的貧农,过去一年到头打赤脚,只有在冬天,才穿一双补得层层叠叠的烂靴子,里面衬着破毡片,湊合着过上一冬。現在,他不但有新靴子穿,有一头牛,而且还有了爱情,不久就要和帕夏汗結婚了。

太阳已經落山了,它的余輝給曠野鋪上了一层金光,青藍色

的夜幕，从遙远的东北方慢慢襲来。

托乎底丢掉烟头，正要准备收拾靴子，忽然听見他的身后响起了唏唏沙沙的脚步声。

“你好，托乎底老兄？”有人問候他。

托乎底一轉身，就看見一双狡黠的灰褐色的眼睛，已經逼近了他的跟前。他上下一打量，惊呼起来：

“你是沙巴也夫，你？”

“是的，老兄。給我点莫合烟抽吧！”

一股燃燒着的怒火，直冲着托乎底的胸膛，他举起提在手里的一双靴子，狠狠地向前逼近，咬着牙說：

“啊，是你！你是个反革命，我們正要抓你……”

沙巴也夫并沒有后退，他只迅速地弯下腰去，从靴子里抽出了刀子，在手里掂了一下，冷笑着說：

“好样的，你动手吧！我的农会主席先生！”

一陣杂乱的脚步声又在托乎底的身后响起来。他側过身一看，只見几十个人向这里奔来，他們徑直奔到車子旁边去，开始动手解馬匹的挽套。这时，一个骨瘦如柴的禿頂的汉族人，露着殘缺不全的焦黄牙，眯縫着两只阴郁的眼睛，向他走来，他后面跟着一个戴大羊皮帽，把帽沿压得很低的人。他俩一走到托乎底跟前，戴皮帽的那个就高高地举起手枪，对准他的心胸，恶狠狠地說：

“我們要你的馬，你老实一点，穷小子！”他轉过头又对那个禿頂說了句什么。

“这就是那个农会主席托乎底！”沙巴也夫說。

那人听說是农会主席，就忽的轉过臉来，瞪着两只贼眼，逼近托乎底，恶狠狠地說：“我要枪毙你！”

托乎底現在异常的鎮靜，他把拿着靴子的手放下来。心里盘算着：七塔合麦种，两匹大紅馬，难道就叫他們白白地搶走嗎？不能。要想法子……这时，禿頂汉人轉过身子，移动他輕飄飄的脚步向大車走去。他用手捏着塔合，輕声輕气地說："麦子，麦子！"

戴大皮帽的人听禿頂說"麦子"，也走了过去，摸了一陣，吼叫道：

"一匹馬馱一塔合麦子！"

托乎底忘記了一切，嘴里說着："拚啊！拚啊，狗杂种……"放开脚步一跳，就竄到車子跟前，而且一把提起了頂車轅的那根木棒。但是，他还沒有把木棒掄起来，他的手腕和胳膊就被好几个人同时抓住了，很快的，就被绳子捆到車輪子上了。

"我們不害你，你是一个老实人——不过被共产党、被哈得尔搞得着了点迷……"那个禿頂汉人用維吾尔話說。他两手撑着腰，站在他的面前。

"你們这些反革命分子，眞主是有眼睛的，我們要公审你們，你們的日子不长了……"托乎底用尽全力掙扎着，狠狠地吐着唾沫咒罵着。

这时，沙巴也夫拉着卸下来的轅馬走了过来，他盯着托乎底，大声喝問道：

"你們把阿西汗弄到哪里去了？"托乎底呸一声朝沙巴也夫的臉上啐了一口唾沫，大声吓唬他說：

"枪毙了！你們不久也要被枪毙的……"

沙巴也夫咬着牙，一把把站在托乎底面前的禿頂推开，眼睛湊到托乎底的臉上看了一会，然后举起右手，一連在托乎底的臉上打了好几个耳光，嘴里嘿嘿地咒罵着。托乎底的綉花小帽被打落到地上，立即被另一个匪徒拾起来，拿在手里。鮮紅的血，象

一条柔軟的小蠢虫从托乎底的嘴角爬出来，紧貼着下巴，爬到他的頸脖里去了。

“收拾了他吧？”沙巴也夫向戴大皮帽的人說。

“不，我們还有話說，”禿頂汉人向前走了一步，用手隔开沙巴也夫說，“托乎底，我們不杀你，只要你告訴我們，哈得尔是不是还在阿英克尔就行了……”

下面的話，托乎底一句也沒听清楚，当匪徒們問到哈得尔时，他突然想起了哈得尔带領战士們正在追歼土匪，他們追到哪里去了？土匪就在这里收拾他托乎底哩！哈得尔他們一定沿多浪河向东南方向走了，这里是西南方向呀，他們一定沒有找見土匪……想到这里，他就大声喊叫說：

“哈得尔的馬队就在你們跟前，你們馬上就会被抓住的，你們的末日到了……”

“胡喊什么？”戴大皮帽的那人，把手枪狠狠地在托乎底胸前搗了一下，獰笑着說，“你不要欺騙我們，你这个混蛋！”

“你給哈得尔和达吾提捎句話吧，”禿頂又說，“叫他們小心些，我們的人多得很，他們今后得不到安靜的。他們的血，不久就会染紅多浪河的。告訴他！”他轉身向戴大皮帽子的人說，“阿不拉，你們先走吧！”

禿頂这么一叫，托乎底才知道那家伙正是阿不拉，反动派的那个警长。他紧紧地盯着他。阿不拉眼睛看着他，想要說什么又沒有說，就把手枪向腰里一插，狠狠地轉过身，夺过沙巴也夫拉着的大紅馬，一跃身騎到馬上，正准备馳去，禿頂却猛轉过身子，一把拉住了阿不拉的衣襟：

“停停，得听指揮！两匹馬，各馱一褡合糧食，你我各騎一匹，其余的人，”他把手一摆，“出发！”說后，扭着衰頹的、輕飄飄的身

子，爬到馬上去。阿不拉勒住馬，用不屑的眼光看着禿頂，冷笑了一声。其余的人忙乱了一陣，把粮食搬到馬背上，然后都跟在后面走了。但是那个沙巴也夫走了几步又轉过身来，怀着巨大的仇恨，拔出刀子把剩下的五塔合麦种，都挨次用刀子戳过。"嘩啦啦……"麦粒都撒到地上了。

"走吧，"他向还勒住馬繮站在那里的阿不拉打着招呼，同时伸手在托乎底的身上搜摸起来，把他的銅烟盒拿走了。

"嗯，你先走一步！"阿不拉說着跳下馬来。

夜，已經完全吞沒了大地。踢踢踏踏的馬蹄声和唏唏索索的脚步声向西南方向逝去，一切都靜下来了。

托乎底在这一霎那間，紧紧地閉着眼睛，他用耳朵辨别出他的馬被騎走了，两塔合麦种被馱走了，有人用刀子戳破了其他装满麦种的塔合，麦子撒了一地……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眼前的情况更加使他怀疑起来：他的面前立着一个黑影。他本能地产生了另外的一个想法："他不走了，他……"于是他便大声喊道：

"解开我，快解开我，你要是肯投案自首，我担保人民政府会寬大你……"

"閉住你的臭嘴，想的倒美——你問問我阿不拉警长是怎样的人？"阿不拉慢慢地从腰里拔出了手枪，逼近了托乎底：

"他們不杀你，我偏要杀你，留着你是个禍根！"

"吃人的狼，贼娃子……"托乎底用脚后跟踢着大車輪子，拚命地怒罵。

"哼，不错，我們的确是一群野狼。"阿不拉咬着牙，从牙齿縫里說，"我們吃人不眨眼皮，哼！"

"你……"

枪声低沉地在托乎底的胸前响了，他象被針戳了一下，身子向上一聳，就歪在車輪上了。

…………

两匹馬在被洪水浸湿过的低地上走着。周圍稀疏的胡楊树，被风吹得嘩嘩作响；芦葦长得密密实实。八只馬蹄在沒有道路的荒地上留下了深深的痕印。

"这是到哪里了？阿不拉——啊呀，多么想抽一口烟啊！"禿頂书記官背轉身来，向走在他后面的阿不拉說。

阿不拉勒住馬头，把脚在鐙上踩直，伸长脖子向四处張望，"好象是到了乔恰克地区，不錯，右边就是阿克苏大河！"

"你的莫合烟还有一些吧？"

"早沒有了！"阿不拉搖了搖头，心想：有烟也不会給你这禿驴抽！看你神气的，竟指揮起我阿不拉来。想着，他口里却說："后面那几个家伙可能誰还带着莫合烟哩！就在这儿等他們吧！"

禿頂深深地打了一个哈欠，"多么想抽一口烟啊！"禿頂已經十分衰老了，数十年来，无情的鴉片烟已經使他的面孔变成了枯黄色，簡直象一块烤焦的木头。

"我也想抽一口。他媽的，抽烟比吃飯还重要哩！"

"这世道眞該我們遭殃了，連一口烂莫合烟都抽不上。还有多远啦！"

"这儿离塔里木河不远了。休息休息吧，等等他們！馬也該吃口草了，沒一点劲儿了。"阿不拉說着就跳下馬来。

禿頂勒住了馬，吃力地从馬身上爬下来，立即就疲憊地倒在地上，躺下了。

"到托罕地区我們就可以和自己人見面了，吃的也不用发愁，那里有的是牛羊……"禿頂露着黃牙，嘘着气說。

“托罕地区大得很吶，鬼知道該往哪里去……”

饥餓和疲劳使他們失去談話的兴趣，沒多一会儿，两人都打起盹来……

沙巴也夫一行步行的人在后面急遽地赶路。他們有两天沒有吃东西了，从托乎底那里搶来的麦种早就吃光了。这天，从早上动身时候起，連水都沒有喝。他們拖着疲乏、虛弱的身体，寻找着馬蹄印艰难地向前跋涉着。

沙巴也夫情緒非常不好。他蒼老了許多，滿臉的胡子，两只小眼睛周圍几个月中就爬滿了細小的皺折。他跟着他們，覚得越走越靠近了死亡。“过了篩子，落在籮里”，現在还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跟着走。他的确很想念阿西汗，不知她还活着沒有？托乎底說他們枪斃了她，是不是眞的呢？由于饥餓，他的脑子也感到昏昏沉沉，走路一直落在后面。

到中午的时候，步行的人才跟禿頂和阿不拉会合。躺着的禿頂，一听到他們来了，突然坐起来，向大家扫了一眼，用他沙哑的声音問：

“誰带有莫合烟？”

沒人唷声。阿不拉故意把眼睛斜瞪着沙巴也夫，他知道沙巴也夫曾拿了托乎底的烟盒。他望了一会也說：

“眞想抽烟！”

还沒有人唷气。

沙巴也夫也把大家扫了一眼，身子动了一下，慢慢地把手伸向怀里。他的这个动作，使大家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都盯着他。他摸了好久，才摸出了托乎底的小銅烟盒，輕輕地說：

“这里还有一些！”

人們开始忙碌起来。找卷烟紙，找火柴。火柴是有的，但哪

来的卷烟紙呢？沙巴也夫現在才想到，掏托乎底的烟盒时，却忘記了掏他的卷烟紙。現在沒有办法，只得在地上挖坑了。

但是，阿不拉这时却摸出了一块半个巴掌大的、又烂又黄的旧报紙来，他順手接过沙巴也夫的烟盒，向自己的紙上倒了一大半烟末，然后把烟盒又还給沙巴也夫。

阿不拉卷了比大拇指还粗的一根莫合烟，歪在那里抽了起来，并且用嘲笑的目光看着沙巴也夫等人在地上挖坑。他們在地上挖了一个象烟斗一样的小坑，把仅有的一撮烟末倒在土斗中，下方插了一根粗芦葦秆，用火点着烟末，就趴到地上，一人一口地从芦葦秆里吸烟。因为每人一次只准吸一口，大家都鼓了最大的劲去吸，結果，把沙土、烟末和烟一块吸到嘴里。大家咳嗆着，吐着唾沫，难听地互相咒罵着。

禿頂书記官是不习惯用这种办法吸烟的。他原来希望阿不拉会撕一块紙給他，沙巴也夫会把烟盒給他，但这一切都使他失望了，他又不好意思伸手去要。等到現在，别人都有烟吸了，他的喉嚨奇痒起来，口水沿舌头根向外涌出，快流到嘴角上来了。于是，他露着黄牙，慢慢地挪到阿不拉身边，把口水咽下去，微笑着討好地說：

"留半截給我吧？"

阿不拉沒有理他，只管自己吸着。禿頂看着看着，臉上的表情由諂笑变成了冷笑，最后憤怒起来了！青色的血管，一时突然出現在他的額角上和发亮的禿頂上。阿不拉看見他这副模样，反而冷笑着說：

"我說，书記官先生，你不要发怒。要抽烟就自己想办法，别想誰伺候你！还有，你的馬也該让給沙巴也夫騎騎，他走不动了，給他騎两天，免得他半路开小差去出卖我們！"

“把你騎的那匹让給他吧!”禿頂沒好气地頂撞回去。

“我的? 哈哈,我那匹馬不行了,待会儿宰了吃馬肉,你沒見大家餓成什么样子了?”

禿頂的眉头皺在一起了。他想,阿不拉是有意在向他挑衅,在找他的麻煩。这是一个困难的局面,他以最有权威、最有資望的人的身份着想,在这样的关头应該采取果断的行动,对不尊敬他、企图鬧內哄的人,要給点顏色看看。这样,一方面可以压压象阿不拉这样骨气很傲、火气很大的人,收拾住这个殘局;一方面也可以显显自己的威风,拿点首脑人物的架子出来。因为在这以前的长时間中,他們这个集团的領导权問題,一直沒有解决,究竟是他王书記官还是阿不拉呢?人們还不明确。現在看来,問題就在阿不拉身上,如果不先发制人,阿不拉就会愈更飞揚跋扈、不可一世,甚至会向他王书記官发号施令,抖威风。不把他打下去,說不定将来还会騎到他王书記官的头上来的。

于是他站了起来,眼睛看着阿不拉,掏出了手枪。

“弟兄們,現在是什么时候? 感謝眞主,我們的队伍从十几个人发展到二、三十个人……大家知道……”

不等他将自己的意图說清楚,阿不拉就猛地一下跳了起来,狠狠地向禿頂脚下吐了一口唾沫,一个箭步奔到大紅馬跟前,抓住馬鬃,一跃就騎到馬背上了。

禿頂的声音抖顫起来,高举着手枪的胳膊癱軟地垂放下来,全身打着哆嗦。他覺得預料中的事情可能就要发生了。他呆了有几秒钟,突然以十分敏捷的动作奔到阿不拉旁边,一把抓住了大紅馬的嚼口,死死地拉住不放。

“阿不拉,你干什么? 你想离开大伙嗎?”他用带着威胁的口吻高声地說。

阿不拉凶恶地瞪着他，俯下身子，用他的手枪狠狠地敲着秃頂抓着嚼口的双手，怒吼着：

"放开！我干什么，你管不着！"

"你要走，走你的，可得把馬留下，馬是大伙的！"

阿不拉沒有理他，把馬嚼子一勒，双腿一夹，大紅馬猛地一跳，向前竄去。但是，这个老家伙，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狠劲，双手一直沒有放开，脚尖点着地，猴住馬肚子，跟着竄了很长一截子路。

人們都惊慌地追过去，沙巴也夫揮舞着双臂，叫喊："阿不拉，停住，停住！"

阿不拉勒住了馬，龇着牙向秃頂喝道：

"老鬼！你神气什么？再惹我，我要开枪了……"由于过于冲动，这位警长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尖細，而且抖顫起来。

沙巴也夫和其他匪徒們，有的揮着手枪，有的舞动刀子，張开两手，向他們奔去，企图威胁住阿不拉，不让他向秃頂开枪。但他們还沒有赶到跟前时，就清楚地看見：阿不拉举起了手枪，紧接着枪声响了，秃頂在空中爆开了。人們甚至还看見他那块滚圓溜光的头盖骨，在阳光中閃动了一下。

阿不拉勒住馬，向大家扫視了一周，慢慢地把手枪插进腰里，好象十分疲倦地喘息了好一会，才緩緩地說：

"老家伙沒有出息，跟着他只会走向失敗和死亡。現在，听我阿不拉的！我們走吧！"

人們的情緒都很紧張，不想跟他走了，有几个人瞪着他，索性坐到地上不动。沙巴也夫哼了半天，才結結巴巴地說：

"阿不拉，你自己走吧！你是一只狼，你咬死了自己的朋友，你走你的！今后咱們各不相干！"

阿不拉没有說什么，只看看大家，瞪了沙巴也夫一眼。

他斟酌了好一会，他也想到一个人走路是很危險的，說不定会馬上被人包圍、捉住，但他还是自信他的毅力，沿着森林，一两天就会赶到托罕地区，到那里，跟大队会合，一切事情就好办了！于是他从鼻孔里冷笑了一声，大声說：

“我先走了，在托罕等你們！”他夹了一下馬肚子，大紅馬哧着鼻子，嘩啦啦向森林深处飞奔而去。

…………

阿不拉騎着快馬，象一只离了群的狼，发瘋似的在荒原野林里奔馳了两天，在靠近塔里木河北岸的荒林地带，发現了很多馬蹄印，印子上都有馬蹄鉄的痕迹，他害怕起来，这正是騎兵的馬匹踏出来的。看来，解放軍的确已經在搜捕他們了。而且，他发覺这些馬蹄印一直向托罕地区延伸过去，他估計，可能是有部队向托罕进軍了。他不敢再向那里前进，于是，又折回来，向西北方向走去。

他在戈壁上又走了一夜，天亮时，来到一片长滿野麻的原野上，在那里，他发現了一面随风飄揚的小紅旗，他心里惊慌起来，这一带一定有解放軍活动，他知道这是解放軍的勘測队插上的旗子。这面小紅旗象一团火一样，嘩啦啦地飄动着。他看着看着，从心眼里感到仇恨。他从馬上跳下来，用脚把旗子踢倒，踏踩了好一会，又拾起来，把它撕成一条一块的丟到地上，又用脚踩了一陣，直把它踩陷进干硬的碱土深处为止。

他走了一陣，又看見了一面同样的小紅旗，他又跳下馬来，撕毁了它，仍然踩到碱土里去。但是，不久他又碰到了一面，他也撕毁了它。不久，又一面，又一面……小紅旗不断地在他的面前出現，而且又发現了杂乱的、还很新的馬蹄印，他的心象要爆

裂开来，全身沁出了冷汗，那一面面小紅旗，象一团团的烈火在他的前后左右燃燒。他的脑子发蒙，心里发慌。他想：要全部把它們撕毁是不可能的了，而且这样耽誤时間，馬上就会被人捉住的。

“这广大的土地都是他們的了，我到哪里去呢？”他突然覺得全身軟弱无力，又彷彿看見那千万团鮮紅的烈火，一直向他的身上燃燒过来……他狠命地用手枪敲击着馬肚子，大紅馬被震惊得使出最后的力量，向长滿胡楊树的密林奔去。他仍然想去跟沙巴也夫他們会合，但是他的大紅馬在剛奔进密林的边沿时，便两只前腿一軟，悬空栽倒下去，把阿不拉抛得有两丈远。



第七章

笛　子

哈得尔和張昭参謀率領着剿匪部队，沿着多浪河西岸在二十里寬的地带搜索前进。

他們走完了多浪河的下游地区，仍然沒有发現敌人的踪迹。一个星期以后，他們在靠近塔里木河北岸的、长着干枯了的胡楊树的戈壁上，发現了一匹馬走过的蹄印。根据他們的分析，这不能說明是敌人从这里走过。据原来的情报，活动在多浪河附近的、以阿不拉等人为首的一小股匪徒，是沒有馬匹的，在馬蹄印的附近，也再沒有找出脚步的痕迹。敌人就是有馬，也不会只一个人騎馬单独行动。同时，几天以前，曾有一支剿匪部队从这一带向托罕地区出击，这些馬蹄印，大約是自己部队的通訊員什么的留下来的。

哈得尔的偵察組，沿着这个馬蹄印，向东南方向走了十多里路以后，发現这个馬蹄印又突然折了回来，又向西北方向走去。这种情况使他們又怀疑起来，他們又重新研究了这个問題。决

定由哈得尔带領偵察小組追踪偵察，其余的人暫时在这一带休息。如果追踪有結果，便和后面联絡，采取全面行动。

这时正是中午，灼人的热气都凝聚在森林中，人在里面行走，簡直象在蒸籠里一样。哈得尔带着小李和庫尔班，跟着馬蹄印向前行进。哈得尔看了看他的两个战士，他們都把布軍帽捏在手里当手帕，不住地擦着臉上、脖子上和胸前的汗水。战馬身上虽然还沒有流汗，但它們也都大張着口，急促的呼吸发出"噝啦噝啦"的响声。

"小伙子，好受嗎？搜剿几个毛毛土匪，这可比打大仗舒坦得多，打大仗可沒有这样自在！"哈得尔笑着說。

"就是这狗肏的天气太热！現在下場大雪該多好呀！"小李解开了軍衣扣子，但皮帶却还扎得紧紧的，皮带旁边和搭着彈袋的肩膀周圍，都浸透了汗水，成一片黑色。

"我什么話也不說，我下了决心，在这次剿匪中坚决爭取立功，再热我也不怕。哎，排长，你相信我的話嗎？"庫尔班走到哈得尔的旁边，十分誠恳地說。

"我相信，完全相信，庫尔班同志！"哈得尔愉快地說，心里也着实逐漸喜爱起这个小伙子来。几天来的一块生活，看出来这个小伙子完全变了，变得很好。他除了严格地执行哈得尔的命令，自覺地、踏实地做自己应做的勤务以外，他还自己編歌子，給大家教歌子；部队一休息，他就組織大家跳舞，使战士們情緒高昂、精神飽滿，忘却了疲累和困难，队伍中經常傳出一片笑声。

他現在不让大家叫他"演員"。那一天他和木沙共同研究，认为"演員"这个詞儿，不能表达一个战士的性情，象木沙說的有点"軟溜溜"的。于是，他們确定在"演員"的前面再加上"战士"两字，就叫他"战士演員"。庫尔班十分滿意这个名字，他非常希望

大家都叫他这个名字。但人們为了簡便，仍然叫他“演員”。

哈得尔想着庫尔班的这些情况，心里笑起来。他有一个特点，他不喜欢叫战士們的外号，他总是很严謹，有軍人风度，他叫战士們都是叫名字，后面加个“同志”两字，或者就直接叫“战士某某”，比如他叫木沙，老是叫“战士木沙”。只有在他高兴或者非常亲切时，才会叫战士們“小伙子”，“老王”，“年輕人”等等。

他們跟着馬蹄印，走了約有两个小时以后，就走出了树林，来到一片长滿野麻和鈴鐺刺的原野上。在这里，他們发现了有人把勘測队插上的小紅旗撕烂踩到土里。根据留在地上的痕迹，他們确定毁掉旗子的人，正是这个騎馬的人。这就肯定了这个人一定是匪徒当中的一个。

“仇恨竟然这样大？狗儿子土匪！”

“赶快追寻，这痕迹还很新！”

黃昏时候，馬蹄印进入了戈壁滩。这里，土地上結聚着一层厚厚的、坚硬的碱壳，馬蹄印不太清楚，而且不久就完全找不到了。他們拉着馬，在这一带轉来轉去，找了好久，还是沒有結果，这时，天已完全黑下来了。

“房漏碰上連阴雨，蹄印找不見，天又黑了！倒楣透了！”小李焦躁地咒罵着。

“他到哪里去了？”哈得尔沉思了片刻，然后說道：

“单独行动的匪徒，他是不会向光戈壁上走去的，那里光秃秃一片，旣沒有隐蔽，又沒有水，他是不会送死去的。咱們向那边森林里找去吧，找不到痕迹，咱們就在森林里过夜，明天再找。你們的意見呢？”

“沒意見。”

他們騎上馬，向左边那一片黑烏烏的野林走去。

夏天毕竟已經过去了，天黑以后，吹来的风十分凉爽。他們策馬加鞭，不久，就听見了阿克苏大河里嘩嘩的流水声。

…………

他們在树林里露宿了一夜，天亮以后，哈得尔指派小李牵上馬、提上水壶，到河边飲馬和取水，他和庫尔班就在附近一面寻找馬蹄痕迹一面收集一些干柴，准备燒点开水，大家吃些饃，趁早晨天气凉爽，继續搜索前进。他和庫尔班在附近沒有发現任何痕迹，于是就燒起一堆火，解下腰里的一个大洋瓷缸子，准备燒水。然后，两个人就卷起莫合烟来。大約过了二十分钟，小李突然用手撥开紅柳和鈴鐺刺，放輕脚步向他們奔来。哈得尔一看見就扔掉烟头，警覺地从腰里拔出手枪，站起来等着。

小李跑到他們跟前，压低声音，上气不接下气地說：

"一个人，在沙滩上爬着！……"

"沒有惊动他吧？……你拉的牲口呢？"

"沒有。我是从树丛縫隙中看見他的。馬还在那边树林里拴着。"小李向下边一指說，"排长，这个人象受了伤似的，正往河边爬着。"

"包圍他。听我的命令！"哈得尔果断地說。

三个人弯着腰，放輕了脚步向河边走去。他們在小李拴了馬匹的地方蹲下来，輕輕地撥开芦葦草，朝河边望去。

灿烂的朝霞給广闊的河面鍍上了一层金光，清早才出窝的野鴨正振着翅膀飞向河边。前面，在离他們約有五百公尺的平坦的、潮湿的沙岸上，有一个人在那里爬着。他下半截身子紧貼着沙地，头微偏着，用两只手支起他的前半截身子，向前緩慢地移动着。在他身后爬过的地方，留下了一条小沟。

"这是防备射击的匍匐前进呢？还是受了伤呢？"哈得尔心

中捉摸着，"眞怪，有人打伤了他？他的馬匹呢？是不是騎馬奔跑的那个人？……"

一連串的疑問閃过了哈得尔的脑际，他靜靜地观望着，考虑着。

"很清楚，他是想去喝水。"小李說。

"他想过河，他想逃过河去……"庫尔班說。

哈得尔想到，这个人一定已經发覺有人在追击，可能是想过河逃走。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一定是他們追寻的那个人，好人誰到这里来呢？

"庫尔班，你从右面，小李从左面，我从中間，三面向河边包圍。注意，要捉活的。"

三个人利用树木和野草的掩护，从三面向河边逼近。

眼看只有一百公尺了，哈得尔用手势叫他們两人停下。三条枪的准星尖儿現在都对准着这个人。

"站起来，举起手来！"哈得尔用維吾尔話大声喊道。

那个人偏墜的头突然抬了起来。向左右前后环顾了一周。

"站起来！"哈得尔又喊了一声，并微微欠起身子。那人发現了他，立即猛地一下站了起来，歪斜着身子，从腰里掏出了手枪，把腰一弯，摇摇摆摆地向河岸下方奔去。早在那里守候着的小李，把上了刺刀的步枪一抬，大声喝道：

"站住！繳枪不杀！"他的話剛喊出口的时候，对方的枪就响了，嗖的一声，枪彈从小李的耳旁掠过。小李十分紧張，如果稍一疏忽，就有被他冲过去的危險，于是，他就扣动了扳机。子彈并沒有命中，那个人又来了个向后轉，向庫尔班守着的那个方向奔去。現在他腰弯的很低，并且很有經驗地在地上拐弯，波浪式地跑着，而且膝盖还跪在地上，左手支着地，象兎子一样，一跃一

跃地前进。由于尽可能地活捉他，哈得尔三人一直再没有射击，只是把三角形的包圍圈迅速縮小。

"站住！"庫尔班突然大喊一声，一跃而起，一个箭步就窜到那个人的身边。显然，对方并没有預料到这一下，他有点惊慌，迟疑之間，庫尔班的刺刀已經刺中了他的手臂，手枪落在地上。

"举起手来！"哈得尔和小李也一面叫着，一面向那里奔去。这时，他們才看清楚，这个人的脸上布滿着黃色的胡子，上衣和褲子都撕裂了，肩膀、脊背和膝盖都袒露在外面，脚上也只穿着一只靴子。哈得尔心里震动了一下，覺得这个人好象很面熟。情况不容許他更多地去回想这个人的面貌。就在这一霎那間，他看見这个人突然一个纵步，又向河岸奔去。看样子，他已发覺对方不开枪，要活捉他，所以他想冒險渡河逃跑。

"站住！"

"站住！"

"开枪！"哈得尔給庫尔班下了命令。

庫尔班停下脚步，叉开了两腿，举起步枪。他看見那人裸露着的脊背在他步枪的准星尖上跳动了一下，随着枪声，那人两手捧住肚子，挺起胸脯，身子一歪，就仰面倒下了。

他們跑过去，看見死者的上半截身子浸在河水里，在他那头发长得很长的脑袋旁边，河水濺起了一个小小的漩渦。殷紅的血从脖子里流到水里，象誰在水里放上了几股紅色的絲綫，柔軟地漂动着。

"这是誰呢？"哈得尔沉思着說。

"管他是誰，反正是土匪，你沒看他把咱們的紅旗子快踩到地心里去了，就凭这一点我也要枪斃他——拉出来檢查一下！"小李說着脫去了鞋子，下到水里。

尸首拉到沙滩上，庫尔班端詳了一陣，用手抓住死者长长的头发，提起来一看，大声說：

“阿不拉，是阿不拉！我认得！”庫尔班被劫到匪窟去以后，曾认識了阿不拉。

“不錯，我也覚得面熟，正是他，阿不拉！”哈得尔弯下腰又看了一会，記起来了。“可惜，死掉了！这样死法，太便宜了他。”

經过检查，除了从死者的上衣口袋里掏出半截吃剩的莫合烟以外，再沒有发现什么。

“就是那个警长嗎？排长！”小李問哈得尔。

“就是他。把他埋起来，不要叫狼吃掉了，以后好来証实。”哈得尔說着，从沙地上拾起了那支小手枪。“事情还沒有完呢，同志們！他的馬呢？沒有找到馬，怎么証实他就是我們所追击的那个人呢？”

“再找找看。”

他們三个人吃了早飯，飲过了战馬，就在附近又寻找起来。經过了整整一个上午，結果在不远的森林里找到了一具馬尸。尸体附近飞翔着許多烏鴉和老鷹，一股腐烂的臭味，离很远就聞到了。现在可以确定，阿不拉跑到这里，馬倒毙了，他由于饥渴，才向河边爬去。

哈得尔心想，阿不拉——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个忠实的爪牙，今天終于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場。这个恶魔，不仅是他哈得尔的仇人，曾两度迫害过他，甚至想置他年輕的生命于死地；也不仅是阿娜尔汗的仇人，曾横暴地摧殘过她、蹂躪过她，逼得她逃亡荒野，至今生死不明；而且，他还亲手杀害过多少革命志士，杀害过多少善良、无辜的人民啊！这个万恶的劊子手，今天終于死在人民战士的枪彈下了！虽然这样死太便宜了他，但終为人民除了

一个大害，为自己报了仇，哈得尔感到无限暢快，能叫阿娜尔汗、叫所有被阿不拉害死的人們看看多好哩！

当晚，哈得尔他們三个人，又回到部队休息的地方。他們到达时，張昭参謀馬上告訴哈得尔，上級送来了一份通知。通知上說：有一股土匪現在仍然在多浪河与阿克苏河之間的一带地方活动。四天前，阿英克尔的农会主席托乎底，被杀害在戈壁上，搶去了两匹馬，两塔合粮食；后来在阿克苏河西北部森林內，发現一具尸体，由于脑袋爆裂，无法辨认。現在命令他們迅速向西北方向搜索，歼灭全部殘匪。

哈得尔听見托乎底被匪徒杀害，心里一陣难过。托乎底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在村子里的各种斗爭中，都是站在最前列的。区委书記曾告訴哈得尔，正准备发展他入党哩！哈得尔想起了托乎底在清眞寺屋頂上敲鼓的模样，想起了他和阿合买提的爭执，也想起了他和帕夏汗的爱情……哈得尔的心情非常焦躁和沉痛，他們出来打土匪，而土匪仍然在杀人，这是怎么搞的？

哈得尔和張昭分別率領一部分人，在第二天拂曉时，就向西北方向搜索前进。并約定在多浪河的尾巴尖上会合。他們穿过丛林，越过长滿紅柳、野麻的荒原和結着一层碱壳的戈壁曠野，审視着任何动物留下来的痕印，傾听着傳来的任何一种声音，經过了两天两夜，来到了多浪河边。战士們的臉上、手上，被带碱的热风吹起了一层白皮，嘴唇上結了干痂，裂开了，渗出了血，又被炎热和干渴凝結成黑色的血珠子；他們的眼睛里布上了紅絲，衣服被刺了戳破、撕裂……他們多么希望找到敌人，馬上投入战斗……但是，他們仍然沒有发現任何迹象。

两支队伍会合以后，哈得尔认为应該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补充一些給养，向剿匪指揮机关汇报一下情况，然后再作下一步

的行动。張昭参謀同意了哈得尔的意見，他們决定去找一个宿营的地方。

最近一个时期，买买提老人的生活过得非常宁靜，他的心情好多了，毫无疑問，世道的确是变过来了；他害怕的毛拉和那个戴皮帽的警长也再沒有来过，他安心得多了。而且，一个多月以前，解放軍的一支勘測队，曾在他住所的附近下了帳篷，工作了二十多天。那些穿着黃衣服的汉族战士們，跟他相处得十分融洽。虽然大部分人最近回去了，但在他的房子旁边还留下一頂帳篷，还有四五个人住在那里。他們白天在多浪河岸边工作，晚上点着汽灯写材料。他們說，他們現在就是在測量多浪河，将来要把这条河挖得更寬、更长，要把水一直引到正东方向的戈壁上去，要在那里开地、种庄稼，建立国营农場哩！特别使老人高兴的是，勘測队里有两个女同志，她們和阿娜尔汗結成了很好的朋友，她們那乐观的情緒也感染了阿娜尔汗，阿娜尔汗現在也比以前愉快得多了。

这一天中午，买买提老人把羊赶进羊圈歇凉时，就走到房子里来了。他躺到炕上，阿娜尔汗赶快給老人燒开水，并把包谷面餅子装在木头盘子里放在炕沿上。老人一面吃着，一面仔細地打量着阿娜尔汗。好久，才說：

“孩子，你坐下！”

阿娜尔汗望了老人一眼，就跪坐在炕沿上。但老人并沒有馬上給她說什么，只是吃着餅子，又过了好久，他才慢吞吞地說：

“阿娜尔汗，我有几句話要給你說一下，你愿意听嗎？”

阿娜尔汗的心跳了一下，她抬起头，看見老人向她微笑着，她的心才放下了一半。“你說吧，老爹！”

“那天我到扎拉村子去，碰到了那里的村长。他說，今年冬天要分土地了，巴依們被穷人制住了，穷人翻了身。他問我要不要地……”

“要，要地！你怎么回答的？”阿娜尔汗急切地打断了老人的話。

“我要地干啥？我也快死了！”

“你要地，有我嘛！我种地，你光坐着休息。把毛拉的羊給退了！”

“不是。听我說，我的想法是把你送回阿英克尔去，你去要地，要巴依的地；他們还会分給你房子、衣服，你可以幸福地生活。这是我的意思。再說，你也应該去报报仇呀，你的仇多么深！”老人一口气說完了他要說的話，叹了一口气，静静地望着阿娜尔汗，等待着她的回答。

“我不去。我那里又沒有一个亲人。再說……”她就再說不下去了，低下了头。

“你怎么啦，孩子？現在世道完全变了，你还怕啥？”

“我不怕啥……”

她的身子慢慢地歪了过去，靠住了墙，两只手捂住脸，接着眼泪从手指縫中渗了出来。

阿娜尔汗也很想回到阿英克尔去，她深深地怀念着阿友甫一家，怀念着帕夏汗和土逊，怀念着阿英克尔的土地和乡亲們。但是，她却有一个很大的顾虑，她覚得她沒有脸回去，那里的乡亲們决不会說：“阿娜尔汗受够了苦，可以原諒她的行为！”不会这么說的。住在这里倒要好些，就这样过一輩子算了。反正哈得尔是不会回来了，他一定早就不在人世了！她对生活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呢？

老人看見阿娜尔汗又流起眼泪来，心就軟了，他后悔不該又

給她談这一类的話。他望着阿娜尔汗抽动着的身子，叹息地說：

“翻身啊，翻身！你什么时候翻身呢？你什么时候把哭声变成笑声？……”

阿娜尔汗还是哭着……

老人濃密的眉毛皺到一起，心里十分难过。他說：

“孩子，算我說錯了。你就永远留在这里吧！我还不会馬上死掉的，我的身子还硬着哩！不要哭了，去找你的那个汉族女朋友玩去吧！”

阿娜尔汗用手掌擦了擦眼泪，走到門边，坐在一块木柴上，抽噎着，剝起野麻来。

老人喝完了水，从炕上爬下来，搗着棍子慢慢地走到門外。他向多浪河下面一看，戈壁上揚着一团团的灰尘，看样子象来了大队人馬似的。他的胡子簌簌地动起来了，搭起手掌仔細地观望了好一会，还是只看見揚起的灰尘，其他什么也看不清。他叫阿娜尔汗：

“孩子，你来看看那是什么——戈壁上起风了嗎？你看看……”

阿娜尔汗的手指縫里搭着一股麻皮，跑出来一看，就一把抓住了老人的胳膊，惊慌地說道：

“是人呀，老爹，多的很……”

“是人嗎？是馬队嗎？眞主！他們不会是坏人吧？是人嗎？”老人的手还搭在額头上，仔細地望着。

“也許是勘測队吧？不要紧，老爹！勘測队还有人在这里哩，怕啥？”阿娜尔汗想起了解放軍的勘測队，鎮定下来了。

“他們白天都不在家呀，孩子！你到屋子里去吧！”老人說完，搗着棍子，向左边高地上走去。

他象一棵沒了枝叶的、堅硬的沙枣树一样立在那里，用棍子支着他的身子，两腿岔开，站得稳稳的，准备用他最大的毅力迎接那即将襲来的暴风雨。

漸漸近了，不錯，是人，都騎着馬，是馬队。团团的灰尘籠罩着他們，看起来总有五、六十个。中午强烈的阳光刺得老人的眼睛发疼，眼前冒出了一片金花，他赶快閉住眼睛。过了一会，当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他清楚地看見是一支解放軍的馬队来了。他突然想起，扎拉的村长曾給他說过，最近有許多軍队出动搜剿流散在森林里的土匪，可能就是他們了。老人紧張的心情松弛了下来，腿一軟就坐到地上了。

这些人沒有直接到老人的房子跟前来，也沒有到勘測队的那頂帳篷旁边去，他們都走到靠河岸的一片低地上去，在几丛稠密的胡楊树和沙枣树中間停下了。战士們全部下了馬。其中有两个人，腰皮带上都挂着小手枪，从馬上跳下来以后，向其他的人說了些什么，就徑直向老人走来。

老人站起来，拄着棍子迎了上去。他看清楚，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是汉族人。汉族人走在前面，另一个維吾尔人走在后面。汉族人在很远的地方就停住了，把手放到胸前，弯下腰去：

“老大爷，你好？”

老人赶快还禮。这时，他才看清走在后面的那个維吾尔人，正是他在李指导員那里見过的那个名叫哈得尔的排长。

“排长呀，你也来了！你們打土匪嗎？到屋里坐吧！”老人把棍子挾在腋下，一只手拉着一个，猛往屋子里拉。

“我們打土匪，要在这附近住一、两天，老大爷，你同意嗎？”哈得尔故意笑着說。

“赶快，把他們都叫来，到房子里休息，外面太热……阿娜尔

汗……"他把棍子横起，象要把他两个拦进屋子里去似的。

哈得尔听見老人叫了一声阿娜尔汗，他的心一下子突突地跳了起来。这时他听見屋子里有一个女人的声音答应了一声，但她却沒有出来。哈得尔怔了一下，这声音好象也很熟……

老人看見他站在那里不动，就又說：

"进屋去，进屋去呀！"

哈得尔疲乏地摆了摆手說：

"老大爷，我們不到屋子里去，我們先来問候一下你，还要招呼队伍去，待一会再来吧！"

…………

哈得尔的两道眉头擰成一股，微閉着眼睛躺在树底下，阿娜尔汗，阿娜尔汗，难道眞的是她嗎？她还活着嗎？她怎么到这里来的呢？哈得尔啊，不要胡思乱想吧，我們維吾尔人的姑娘叫阿娜尔汗的太多了，一个村子里就有好几个哩！这个阿娜尔汗，大概是买买提老人的女儿什么的……他想着，嘴里輕輕地念誦着。他想，他可以去問問买买提老人，但如果不是呢？买买提老人会怎样想呢？不行，不要把軍民关系搞坏了，解放軍排长去打听老百姓的姑娘的事，这会产生什么影响？不，不能去問。他的心緒紊乱极了，自己安慰着自己：不要忙，他們住在这里，以后有的是机会，买买提老人不会到哪里去。甚至可以等到剿匪任务完成后，再来探听也不迟……尽管这样想，他的心还是安静不下来。

下午，張参謀带着小李到团部报告情况去了，哈得尔安排了大家的食宿，命令战士們把馬匹拉到多浪河里去洗刷洗刷，他自己就到勘測队的帳篷里去了。

帳篷里静静的，揭开門帘，里头沒有一个人，他又退了出来，帮助炊事員做飯去了。

天黑的时候，几个勘測队員回来了。他們看見来了許多战士，就知道是他們师的剿匪部队，队員們把东西往帳篷里一放，就都跑过来了。哈得尔看見勘測队員里面还有两个女同志。他們虽然誰也不认識誰，但都是一个师的同志，一見面就热鬧起来了，說这說那，鬧成一团。

晚上，勘測队帳篷前的草地上坐滿了人，勘測队的同志看見那些战士中維吾尔人很多，他們最喜欢唱歌跳舞，于是有人就提議要开联欢晚会，馬上得到了庫尔班的拥护。他积极活动起来，动員排里的同志多出节目。不久联欢晚会就組織起来了。

"这样行嗎，排长？你来主持吧！"

"'战士演員'同志，还是你主持吧！"哈得尔笑着說，就向大家宣布："庫尔班同志主持开晚会好不好？"

"好，好呀！"大家轰的一声，齐叫起来。

哈得尔怀着心事，独自走回他們的宿营地，坐在一个馬鞍子上，卷起莫合烟来。他想：找买买提老人聊聊吧，探探情况，趁机也看看这个阿娜尔汗，究竟是什么人？——好，这沒有什么关系。他站起身来，听見勘測队的帳篷前面在嘈杂的喧鬧声中，夹杂着忽隆忽隆的热瓦甫声音和尖脆的笛子声，咚吧咚吧的手鼓也响了起来。哈得尔走到树林里仔細地檢查了馬匹，然后向放哨的一个同志走去。

"誰放哨呀？……木沙同志嗎？"

"是呀，排长同志！你沒有参加晚会？"

"沒有。你多操点心啊，可不要出什么事故！"

"是！"

哈得尔想到，木沙是一个最爱玩乐的小伙子，别人开晚会，他一个人站在这里会感到寂寞的。說不定那边的欢乐会分散他

的注意力，所以他特别关照了一声。他轉过来，在前面土丘下面碰見了炊事員老賈，他正双膝跪在地上，在鋪开的一块油布上和着面粉，临时搭起的土灶下那鮮紅的火光，照得老賈的臉和身子上象鍍了一层金。

“快收拾完了吧，老賈？完了快去参加晚会呀！看他們多热鬧！”

“好的，排长同志。”

哈得尔挪着緩慢的步子，从勘測队的帳篷后边向买买提老人的房子走去。在离老人土屋五十公尺的地方，他又站住了，因为他看見买买提的房子里黑着，周圍靜悄悄的。他不能去，可能老人已經睡覺了，他怎么能去打攪他呢？他轉身看着帳篷前面，那里已經亮起了汽灯，人們都圍在那里。“說不定老人也去参加晚会了！”他嘴里自語着，好象突然发現了什么好东西一样，匆匆地向帳篷走去。他想，他一定能在那里看見买买提老人和那个阿娜尔汗的。

他老远就看見买买提老人坐在树下的一个小木箱上，他的面前还放着一只茶缸，老人一只手捋着胡子，注意地看着庫尔班在圈子里跳舞，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战士們从来是注意軍民关系的，很清楚，老人是被战士們請来的。哈得尔在人群中寻找着，那个阿娜尔汗沒有来，他看見勘測队的那两个女同志站在一旁，和大家一起，两只手拍着鼓点，嘴里哼着曲子，給庫尔班的跳舞助兴。

庫尔班踮着右脚尖，平举着两手轉过来了，他看見了哈得尔，突然停止了跳舞，跳出人群，大声喊道：

“欢迎排长来个节目好不好？”

“好呀！”大家鼓起掌来。

大家你推我拉地把哈得尔拥到圈子里去了。哈得尔說："我不会跳舞，我吹个笛子吧！"

"快，笛子！"庫尔班找笛子，有人递过来了一支。

哈得尔站在人們的中間，把笛子放到嘴唇下面，一心一意地吹起他最喜欢吹的曲子来。

人們鴉雀无声。笛声划破了寂靜的夜空，在多浪河边空曠的原野上迴响着。

笛声一会儿高亢得发着顫音，一会儿低得象蚊子搧着翅；一会儿象天边云雀的歌唱，一会儿象人們低低的絮語；一会儿象潺潺的溪流，一会儿又象疾风驟雨般地扣人心弦；哈得尔的笛子可說是吹得高明极了。虽然說，他吹的这个曲子有一部分人是不熟悉的，特别是一部分汉族同志。但是人們都能領会到曲子所含蘊的感情，他告訴給人們的是欢乐，是战斗，是友誼……

哈得尔平时是不大輕易吹笛子的。笛子，看起来只是一根竹棍子，是最簡单的乐器，要是随便吹吹，吹些簡单的曲調，当然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吹得好，吹出味道，表达出某一种感情来，那就不是容易的事了。哈得尔从七、八岁的时候起就吹笛子，他几乎是天天吹，有空就吹；他为了吹笛子，曾挨过克拉木巴依的很多次皮鞭。但是他还是放不下手，而且还用他仅有的一点积蓄，托人从城里旧貨攤上买来了一支短銅笛子。現在这支銅笛子已經不在了，它和阿娜尔汗一起消失了。

哈得尔的笛子吹完以后，人們都噓了一口气，买买提老人迅速地走过来和哈得尔握手，要他坐在他坐过的木箱子上。哈得尔仍然拖住老人坐下，他站在老人的身边，默默地观看着下面继續进行的节目。他心里打算着怎样問問老人，用什么方式問？他认为这是应該十分慎重的，搞得不好，就会引起脑子还不太开

通的老人的反感。

他想着想着，晚会开完了，人們都笑鬧着散去，买买提老人也向他弯了一下腰，准备回家去了。他扶着老人的胳膊走了十几步远，就毅然地向老人告别。他沒有勇气去打听阿娜尔汗的事，他只說了一句："老大爷請回吧！"就轉身走回来了。

"和張参謀把情况談談，商量一下再說吧！"他心里想。

…………

这天，阿娜尔汗也心神不安，下午，她从小窗戶中看見了来看买买提老人的那个維吾尔族解放軍排长，她的心跳得多么厉害，那个排长真象她日夜怀念的人——哈得尔。老人叫她时，她惊慌地拉了拉头巾，想走出去，但不知为什么，两只脚却不听話，挪不动，而且腿一軟，就坐在炕沿上了。不久，她听見他們告别走了，她又扒到窗口，望着他們。那个人走路的姿势、說話时的表情、还有模样都很象。只是他的臉上多一个大大的、紅色的伤疤，身子比哈得尔似乎魁梧得多，臉上也长多了一些胡子。这样，阿娜尔汗整个下午都坐在屋門前，一面剝麻一面向河边望着。新来的部队在那边树林里忙碌着，距离太远，而且树木遮掩，她只看見人影，无法辨认出人們的面貌。她跑到屋子左边的高地上去，还是看不清楚，她想去找那两个勘測队的女兵，一想，她們白天也是出外工作的。怎么办呢？她又折回到屋子里，坐在炕沿上发楞，坐了一会，又走到門外去，向河边望了一会，又剝起麻来。但是，剝着剝着，她的手又停下来，站起来又走到高地上去張望。太阳已經西斜了，晒得地上的碱土皮烫脚，站了一会，她又回来坐下剝麻。她想着各种各样的可能，她希望有一个軍人、最好是一个維吾尔軍人能够到她的房子跟前来，向她借一件什么东西——他們剛到这里，难道什么东西都不缺少嗎？比

如舀水的葫芦瓢、盛东西的大木盘子，或者是衣服被刺了撕破了，需要縫一縫，来向她借一根針，一条綫……那时她就可以趁机問問他們里面有沒有一个叫哈得尔的人……一切都白搭，一直到太阳快落下地平綫的时候，还沒有一个軍人来到她这里。她想，他們旣然来到这里，总該住几天吧！她很希望他們多住几天。

吃晚飯的时候，老人高兴地說起解放軍的事来。

“他們眞是太好了，对人很和气。他們說他們是劳苦人民的子弟兵，我看的确是这样。”他眼睛看着阿娜尔汗：“阿娜尔汗，你以后再不要害怕了。你沒看見他們还有女兵嗎？”

“老爹，我看見他們中間有很多維吾尔人。今天来問候你的那一个也是維吾尔嗎？”

“是呀，是維吾尔。”老人高兴地說，“今天問候我的那个維吾尔还是个排长哩！我以前就見过他。是个很好的人！”

“他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嗎？”她大胆地問。

老人看了阿娜尔汗一眼，覚得这孩子眞怪，怎么問起那些軍人的名字来了？他随口答道：

“他叫，什么，叫什么哈得尔！”

“哈得尔——”阿娜尔汗差点沒有喊出来，她的心一下子跳蕩起来，臉上的顏色也变了。“哈得尔，眞的叫哈得尔嗎？”

“你怎么了，孩子？他就叫哈得尔，他是个很好的人！你怎么了？”

“你沒有問他是什么地方人嗎？”阿娜尔汗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惊慌，“我們村子里过去也有个叫哈得尔的。”

“叫哈得尔的太多啦！我死去的老父亲名字也叫哈得尔哩！”老人叹息着說，“我也沒有問他。他們都是从北方来的，我想他

不会是这一带地方的人。”

阿娜尔汗的心情陷在惊慌和紛乱中。老人吃完“五馬什”，盘子在那里放了很久，她也忘記了收拾，她自己的一木盘“五馬什”也只吃了几口就放下了，一直呆呆地坐着，老人感到很奇怪，就說：

“你吃飯呀!”

“噉!……”

这时門外响起了脚步声，一个維吾尔战士走进来，請买买提和阿娜尔汗去参加晚会，看他們表演节目。老人沒有推辞就笑着走了。阿娜尔汗想到老人說的那个哈得尔在那里，不知什么原因胆怯起来，推說她还有事不去了。

老人走了以后，她坐不稳站不安，在門口出来进去走了好几遍，仍然拿不定主意。后来，她想去找找勘测队的那两个女同志，趁机会在那里看一看。她就随手关上門，向帳篷那里走去。帳篷前面乱哄哄的，她看見有人提着一盞明亮的汽灯从帳篷里走出来，到一棵树下面，正准备把灯挂到树上去。阿娜尔汗注意地在人群中寻找那个維吾尔人，看来看去看不見。她站了一会，就又回到房子里，把門一关，蒙头倒在炕上，靜靜地听着。

过了很长时間，她突然听見一陣清脆的笛子声。吹笛子，最近她經常听見的，勘测队的那些汉族年輕人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吹。但他們吹的曲子不好听，她也听不懂。可是，現在的这个笛声一开始就不同，是一种她非常熟悉的維吾尔民族的曲調。

笛声从屋子的小窗中、从門縫里一陣陣傳进来，一声声象撕着她的心，她全身紧張起来。听着这个声音，她的眼前出現了阿英克尔村边的高大的钻天楊，她看見了那挂满晶瑩的大葡萄的葡萄架，还有那透紅的象瑪瑙一样的沙枣子；她仿佛看見了湛藍

的多浪河和坐在河边吹笛子的哈得尔……

“哈得尔，一定是他，一定的……”她猛地从炕上跳起来，拉开門，跳到門外去。

夜，一片漆黑，帳篷前面的灯光掩映着多浪河的流水，明光光的。一大堆人圈子里，站着一个解放軍，笛子横在他的嘴上。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是不是今天問候过买买提老人的那个維吾尔人？她看不清。但是这笛声是这样的亲切！听着它，好象哈得尔就站在她的面前似的。这时，她忽然想起了哈得尔的銅笛子，她奔进屋里，从墙縫里取出了它，用裙襟仔細地揩拭过，又走到門外，把笛子象宝貝一样的双手捧着，压在自己的胸前。她的心啊，快要跳到喉嚨里来了，她紧紧地压着、压着……

笛声消失了，人影散乱，晚会結束了。她疲乏地挪动着两条木然的腿走进屋子去。她坐到炕沿上，笛子还捧在她的胸前。

老人什么时候走进来的她也沒有发覺，一直到老人把灶下的木柴燃着，火光照亮了屋子的时候，她才清醒过来，赶快把笛子压到衣襟底下，站了起来。

老人看見她的神色慌張，引起了很大怀疑：

“阿娜尔汗，孩子，你有什么話还不能給你的老爹說一說嗎？”老人叹息着，吃力地爬到炕上去。“現在一切都好了，世道变了，你也該高兴高兴呀！有什么心事告訴我吧！”

“我沒有什么——我的心里总是不痛快，大概生病了！”她支吾着說。

“你藏了个什么东西在衣襟底下？拿出来！”老人有点生气了。他还从来沒有这样对待过阿娜尔汗呢！

“一支笛子……”阿娜尔汗鎮靜地回答，把手伸出来。

“笛子？一支笛子，哪里来的？”

“我来这里以前，在多浪河边拾到的。”她說起謊来，眼里充满了泪水。

“哦！拾来的！”老人再沒有說啥。

第二天上午，哈得尔正准备集合队伍开会，木沙跑来了。木沙說，勘測队有个女同志找哈得尔，手里还拿着一支笛子。

哈得尔轉身一看，看見那个女同志匆匆地向他走来。她手里揮舞着一支銅短笛子：

“排长同志，給你一支笛子！”

哈得尔看見是一支銅笛，眼睛就急剧地霎动起来，那两条濃黑的眉毛一下子擰到一起，奔过去一把抓住了笛子。他的这种粗魯的举动，使那个女同志十分惊奇：

“不要搶，就是給你的！”

“哪里来的？”哈得尔仔細地看着笛子，用手指輕輕地撫摩着，急促地問。

“那个买买提老人的女儿送給你的。”

哈得尔一手捏着笛子，象发瘋了一样，推开周圍的人，向买买提老人的住所奔去。

“眞的，眞的送給你的。她說你的笛子吹得很好，她送給你的！……”那个女同志追在他的后面，着急地解釋着。她誤认为在哈得尔的心目中，这支笛子是她强要来的，好象違犯了群众紀律似的。

哈得尔奔到小屋跟前突然停住了。他想他这样做太冒失了，应該先找买买提老人問一下再說。老人一定知道这支笛子的来历，那时他就可以把一切說明白。看来，阿娜尔汗一定在这里无疑了。这时，买买提老人正从羊圈里放出羊来，准备向原

野上走去。哈得尔跑过去說：

“老大爷，你去放羊了？”

“是呀！”老人拄着棍子向他走过来，“同志，有什么事嗎？”

“你知道这支笛子是哪里来的呀？”哈得尔举起笛子沒头沒脑地問老人。

“啊！这笛子？阿娜尔汗送給你了？……啊，她說过，她說你笛子吹得很好！你拿着吧，她留着沒有什么用处！”

“不是。我想問問这笛子是哪里来的？”

老人惊奇地抬起头来，眼睛看着哈得尔：

“这是她拾来的。是她在多浪河边拾来的。你拿去吹吧！”

“是拾来的？是从多浪河边上拾来的……”哈得尔嘘了一口气，象十分疲倦似的把手一甩，默默地低下头去。

“謝謝你，老大爷！謝謝你的阿娜尔汗，我收下这笛子吧！”他轉过身，沒精打采地往回走，心里想着：“她完了，如果还活着，笛子不会丟掉的。她一定死了，跳到多浪河里去了……”他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那弯曲的被树木和芦葦草拥抱着的多浪河，它象一条綠色的带子，一直鋪到戈壁深处。

他把笛子装进口袋里，走回营地。这时，張参謀和小李正在从水淺的地方渡过多浪河，向这边走来。

張昭一跳下馬，就把哈得尔拉到一边說：

“情况我都汇报了。你們打死的那个家伙正是阿不拉，据偵察人員提供的材料以及投誠过来的許多人証明，那一股匪徒內部起了斗爭，阿不拉打死了他們一块的一个匪徒后，就单独向托罕逃去，因托罕地区已經有部队圍剿，他沒有敢去，才餓倒在那里的。……现在，新的情况是：那一股土匪已經跟从托罕逃出来的另一小股土匪会合，由一个国民党軍統特务分子率領，正向阿

拉尔地区逃跑，我們的任务就是先赶到他們的前面，在那里圍歼他們。上級命令我們今夜就出发！”

“阿拉尔在什么地方？阿拉尔！”

“从这个地方說是正东，靠近塔里木河！”

“沒有地图嗎？”哈得尔說，“道路找不着，一繞两繞，匪徒就漏掉了！”

“領导上同意我們找一个向导，”張昭发愁地說，“这戈壁滩上从哪里找向导呀？”

哈得尔眯起眼睛想了一会，想到了买买提老人。他高兴地敲了一下手掌：

“張参謀，我想起了，人倒是有一个，就是有个困难問題……”

“嗯？”

“就是那个牧羊人买买提老人……”

“好呀……”

“你别忙。老人牧放着一大群羊，这羊咋办呢？要先解决这个問題。”

“他愿意嗎？只要他愿意去，我們可以留下一个同志代他看羊，但是他熟悉那个地方嗎？”

“我想他应該是熟悉的。試試吧！”

“嗐！現在不是試試的問題，应該是有把握才行！不然，土匪就溜远了，又要咱們多跑路——你去动員他吧，我馬上召集部队下达命令！好嗎？”

“好！”

买买提老人已經赶着羊沿多浪河向上游走去。哈得尔爬上高地向他追去。他剛爬上坡，就看見买买提的女儿頂着头巾站

在屋外高地上，向他这里望着。他的心又跳起来了，看她的身材，和阿娜尔汗差不多。他追买买提老人，要經过那間土房子的。他放快脚步，徑直向阿娜尔汗那边走去。阿娜尔汗看見有人来了，赶快向屋里走去，在門口停了一下就进門去了。哈得尔看見她走路的神态也十分熟悉，他死掉的心又活动起来。他一面向买买提老人走去，一面心里打着主意。他毕竟想出了个主意：張参謀不是說要留一个同志代老人看羊嗎？他可以叫这个留下的同志試探着問問她本人。对，就这样。

买买提老人看見哈得尔急冲冲地向他走来，他就停下来等着。哈得尔走到老人跟前，向老人問候：

“老人家你好？”

“哈得尔排长，你有什么事嗎？”老人笑着問。

“今夜我們就要出发……”

“你們要走了嗎？”老人惊奇地問。

“呵，是的。有紧急任务。老人家，你知道阿拉尔在什么地方？你熟悉它的路嗎？”

“哦！你們要去阿拉尔嗎？远得很呐！”

“我們要找个熟悉这个地方的人作向导……”

“找个向导？”老人沉思了一会說，“我行嗎？”

“那太好啦！”哈得尔高兴起来。他还沒开口，老人自己就提出来了，这眞好！“你熟悉那一带地方嗎？”

“我知道。它在塔里木河边上！唉……”老人蹲到地上，拿棍子在地上划着說：“塔里木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向东北流去，阿拉尔就在这里！”他把棍子在画好的一条弯綫上搗了一下。“我从那里去过两次，都是給毛拉赶羊去的。”

“那太好啦！那就要辛苦你老人家了！”哈得尔高兴地搓着

两手，"你的羊，我們准备留下一个同志代你看管，你可以放心！"

"不要紧呀，不留人也行，阿娜尔汗也可以看的！"

"那不行。你和我們一走，可能十天、八天不会回来的。"

"留下一个人也好。好！"

…………

哈得尔和張昭研究了一下，就把木沙留下来了。木沙还有些不愿意，嘟嚕着說："人家要打仗立功呢，决心书上早写好了的。現在叫人到这儿看羊，多窩囊！"

哈得尔給他打通思想說，这也是任务，如果沒有买买提当向导，敌人一下子歼灭不了又要害多少人呀！哈得尔并且告訴他，他的吃住就和勘測队的那几个同志在一起，他們已經商議好了。这样，木沙也就被哈得尔說服了，服从領导上的决定，坚决完成看羊的任务。

最后，哈得尔笑着說：

"还有一个附带的任务，是关于私人的，你帮我办办吧！可以嗎？"

"还有什么任务？你下命令吧，我也保証和看羊任务一样坚决完成。"木沙惊奇地抬起了头。

哈得尔眯縫着小眼睛，由于笑的緣故，那个伤疤的輻射細綫更加清楚了。他嗯哈了半天才說：

"木沙同志，你只知道我过去的大概經历，但你却不知道我的爱情……"

"爱情，你有什么爱情嗎？"木沙更加惊奇起来，眼睛睁得老大，长睫毛一閃一閃的。

"过去有一个姑娘曾經非常爱我。你知道这是旧社会的事了。那时由于貧困，連肚子也吃不飽，还要坐牢受刑，哪有工夫

想这些事情？我們一直沒有說过什么，但我們双方都是愛着的。这只不过都是心里的事。那一年，大約是六年多以前，她被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警长——就是前几天我們打死的那个阿不拉，他是哈拉塔人。被他买去做老婆，后来她逃跑了，几年来沒有一点音訊，也許她已經死了。現在，你知道买买提老人的女儿，她們的名字完全相同，也叫阿娜尔汗。当然，維吾尔姑娘叫阿娜尔汗的多得很，但我总放心不下，因为这个阿娜尔汗太象她了，她的个子，走路的姿势……都很象，就是沒有看見她的面貌，你知道，她頂着一块头巾呐！特别是——”哈得尔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支閃着金光的短銅笛子，揮了一下，用手輕輕地撫摩着，充滿感情地說，“特別是这根笛子，它原来是我的。我被人抓走以后，是那个姑娘保存着的。笛子回来了，却不見人……”

哈得尔沉默起来了。木沙的心情也給排长那不平常的愛情故事扰乱了。他輕輕地挪动身子，靠近哈得尔坐下去，同情地、又好象害怕惊动什么似的看着那只笛子，說道：

“排长，如果她眞是那个阿娜尔汗，她难道不认識你？为什么不把笛子当面交給你呢？也許不是吧？”

“問題正在这里，所以我始終不敢直接去問她。”哈得尔收起笛子，笑着說，“我給你的任务呢，你不是留下来帮她看羊嗎？那就請你試探一下吧！至于用什么方法，你聰明得很，一定会想出办法的……”

“好啊，假如眞的是她，我們可要……”木沙高兴起来，放大了声音，但却被哈得尔打断了：

“你的任务——附带的任务就是这个，完了。”

“是，我执行你的命令，排长同志！”木沙的两只眼睛充滿着欢乐的光輝，霍地一下站了起来，靠了一下腿，立正着大声說。

“小伙子，不要开玩笑，可不要鬧出岔子来。看情况，如果沒有把握就算了！放灵活些！”

“是！”木沙笑着又把腿一靠，眼睛里跳跃着調皮的火星。

哈得尔站起来，用大手狠狠地拍了一下木沙的肩膀，两个人都大笑起来。

队伍当夜就出发了，买买提老人騎着木沙的战馬，和哈得尔并排走在最前面。

最近以来，阿娜尔汗的眼前經常閃动着哈得尔的影子。这个影子，面龐瘦瘦的，两只小眼睛深陷下去，一双濃眉动不动就擰到一起，还有那支閃亮的銅笛子老插在他的腰带上。想到笛子，她的心就焦急起来。她为什么要把它送給那个解放軍排长呢？要他眞的是哈得尔，他拿到笛子，怎么連一点反应都沒有？那人一定不是哈得尔，她太蠢了，为什么要把笛子送給他？要是哈得尔回来了呢？但是她又轉过来一想，也是有道理的。他或許眞是哈得尔，也可能他早就认出她来了，但由于对她的嫌恶，有心不理睬她了。你沒看見当她送給他苹果和燒餅时的那副凶劲嗎？他不可能再想她，也不可能想和她在一起了，他不要她了！一定是这样的。

阿娜尔汗想到这里，心里十分痛楚。一定是这样的！笛子他拿去了，他不要她了！一定是的。她开始悔恨起来，她为什么不早点把眞实情况告訴买买提老人呢？假如早告訴了，买买提会把他請到房子里来，究竟是不是哈得尔？他还想不想念她？那就都可以讲到明处，她也就再沒有什么盼望的了……现在他們走了，走了！还回来嗎？他們还到这儿来嗎？……她用手捂住臉，反复地想着。她一直这样坐着，坐着……她扯住头巾，好象什么

事情使她突然醒悟过来了。不錯，她想起来了，在陌生人面前，她一直頂着头巾，哈得尔怎么能认得出她来呢?“这块可恶的破布，我为什么老把它頂在头上呢?”她一把把头巾从头上扯下来，捏在手里，跳了起来。

羊群在她的面前慢騰騰地吃着草，移动着，多浪河一片翠綠，遙远的、閃着銀光的天山頂上飄着几朵白云；将落的太阳，把金色的余輝鋪滿大地。

她把头巾紧紧地捏在手里，嘴里嘟噥着，放开步子徑直向河边走去。当她走到房子前面时又站住了。“哪里去呢？阿娜尔汗，你到哪里去呢？他不是已經走了嗎？呀！你多蠢啊！”她把头巾束在腰里，又踅了回来。

自从买买提老人走后，阿娜尔汗一直拒絕那个年輕的維吾尔战士帮她看羊。那天早上，那个愉快的战士十分恭敬地向她說：

“阿娜尔汗，你回去吧！把羊交給我，我放过五年羊，保准沒錯!”

“为什么要你来看羊呢？这些羊我还管不住嗎?”她一只手压着头巾角，不滿意地回答。

“我們軍人是要执行命令的。这是我的任务!”

“謝謝你，解放軍同志!”她嘴里倔强地說，心里想：“你快点走开吧！一个軍人和一个女人家在一块說什么，这象話嗎?”

木沙好象看出了她的心事，又說：

“你回家去收拾羊圈和照顾小羊，这群羊交給我——我呀，你知道嗎？参軍以前我給巴依放过五年羊，放羊很有办法呢！你回去吧!”

她拉了拉头巾，再沒有理他。

木沙看見她不理他了，就又哼着歌儿走开了。只有在每天羊群入圈、出圈时，他才来帮助她分开羊羔和奶羔的母羊。阿娜尔汗一声不啃，任他去做。

現在，她又看見那个战士穿着白布衬衫，光着头在羊圈周圍忙碌着。他正仔細地用手扶直那些被风吹倒的刺柴。她看着这个战士的身影，心里感到这几天很对不起他，对他的态度太不客气了，她应該和他多談些話，趁这个机会也好問問他們排长的情况呀！这几天她不該对他这么冷淡。

太阳已經隐沒到地平綫下去了，阿娜尔汗仍然頂起头巾，赶着羊群到圈边去。这时，留在圈里的羊羔和留在圈外的母羊，都拚命地嚎叫着，母羊們甩着大奶头，往圈門口狂奔，那些盼望着母亲归来的小羊，都从羊圈的刺柴縫里伸出头来，乱挤乱叫。

"謝謝你啦，解放軍同志！"

"这是我应做的事情。"木沙沉靜地說，"我是一个軍人，我执行我的任务。这是我的任务！"

"解放軍同志，你认为我不会放羊嗎？"她一边拉圈門，一边低低地說。

木沙惊奇地望望她。他覺得这个姑娘今天好象突然"解放"了似的，話多了起来。这太好啦！于是他就哈哈大笑起来：

"你为什么要这样說呢？你羊放的很好，我还要向你学习哩！"

她再沒有說什么，慢慢地向羊圈后面走去，她想看看这个年輕人收拾了些什么？当她走到后面那棵沙枣树底下时，她怔住了，她看見那里有一堆干草，草上放着一卷折起来的軍毯和一件棉大衣。

"哎，这是你的嗎？你在这里睡覺嗎？"

木沙笑着走过来了。他說：

“是的，我怕你的羊丢了，我就睡在这里。”

“你沒有地方睡覺吧？”

“有，那帳篷里空的很，”他指了指勘測队的帳篷說，“我主要是怕你的羊丢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羊丢不了的。”

“唉，我的任务重大呀！排长給我下了命令，羊看不好，丢掉一两只，那就对不起买买提老人！”他一手提起棉大衣披在身上，卷起莫合烟来。

“你們眞好，……”

“解放軍就是这样，穷人的軍队就是为的穷人。”

“那些汉族軍人也和你們一样嗎？”阿娜尔汗右手支着沙枣树，左手一直习慣地压着头巾角。

“当然一样啦！”

“你們当兵的和当官的也一样嗎？”

“完全一样，一律平等，都是阶級弟兄。”

“你們的那个排长对你們好嗎？”

“很好。說起我們的排长，他遭受的苦楚可大哩！他差点給旧社会折磨死……”

从帳篷里傳来了喊叫木沙的声音，是他們叫他吃飯了。木沙咽下沒有說完的話，站起来向她弯了一下腰說：“明天再說，我去吃飯了！”

这天晚上，阿娜尔汗一夜沒有睡好，她心里不住地念誦着：“他遭受过多么大的苦……什么苦呢？是克拉木巴依給他的苦嗎？是阿不拉給他的苦嗎？”

天剛亮，她就爬起来了。当她提上小葫芦到門外去洗臉时，

看見木沙已經在羊圈里忙碌着。她赶紧用冷水在臉上擦了几把，也跑到羊圈里去。她发覺木沙正在把生了羔的母羊一只只赶起来，叫它們給小羊吃奶。这时，阿娜尔汗才想起，这几天早上羊群出圈时，小羊們都懶洋洋地躺在那里，不費很大的勁就和母羊分开了。原来是木沙叫它們早吃飽了奶。她这才佩服起这个战士的才能来。

阿娜尔汗也照样做起来了。她現在非常希望这个战士能跟她多聊聊，告訴她他們的那个排长受过些什么苦楚。但这个年輕人却不理解她的心情，若无其事地唱个不休：

我們的祖国是一个大花园，
花园里——
百灵鳥歌連天！
…………

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后面的一句。过了好一会，才慢騰騰地站起来說：

"阿娜尔汗，你会唱歌嗎?"

"我？我不会唱。"

木沙并沒有忘記哈得尔給他的附带的"任务"。他故意拖延不說，是想看看阿娜尔汗的反应。果然不錯，阿娜尔汗忍不住問起来了：

"你們的那个排长受过什么苦呀?"

"我們的排长哈得尔，"木沙一下子象打机枪一样把早就擱在口头的話不停地放出来了，"我們的排长哈得尔是苦水里泡大的！阿娜尔汗，他受过的苦难，你和我不但沒有受过，就是連听

也沒有听过。特别是你，在这戈壁滩上长到这么大……”

“我受过的苦也是說不完的。”阿娜尔汗低声說。她抬起头，呆呆地凝視着东方天边的彩霞；多浪河上正散布着一层淡灰色的水雾，把河岸边的树木象輕紗一样籠罩起来。

“他眞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木沙一面說，一面偸偸地注意着阿娜尔汗的神情，“他和他的父亲都是巴依的奴隶，父亲累病了，死了，他还在当奴隶；他坐过牢，受过各种酷刑……”

她一动不动地站着，两只手輕輕地揉搓着披在她胸前的头巾角。

“他坐了两次牢，他受尽了折磨……”

木沙停止了說話。他看見阿娜尔汗揉着头巾角的手指痙攣起来，簌簌地抖动着。她用輕微得几乎听不見的声音問：

“那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还不大清楚。我还听哈得尔排长談过，他曾爱过一个姑娘，不知为什么，那个姑娘却跟反动派的一个警长結了婚，那个警长就是两次抓我們排长坐牢的坏家伙，是我們排长的仇人！……”

阿娜尔汗听着，胸脯急促地一起一伏，手指絞在一起，喘息起来。木沙继續說：

“那个姑娘很好，当我們排长第二次被捕时，她曾去搶救他，但沒有成功，她就逃走了……逃走了！……”

“她叫什么名字？”阿娜尔汗扭轉过身，眼泪在头巾里象断了綫的珠子一样滚到胸前。

“名字嗎？据排长說，也叫什么阿娜尔汗，和你的名字一样。”

突然，阿娜尔汗象瘋了一样，双手压住头巾，冲过羊群，跑出

羊圈門，向她的小房奔去。她一直压抑着的悲痛，这时，象烏云飽含着的雨水被炸雷爆开了一般，嘩啦啦瓢潑似的傾泻下来。她倒在炕上，放声地痛哭起来。

木沙的鼻子也发酸了，但他心里却十分高兴，因为情况已經很清楚，排长給他的"任务"总算完成了。他把这件事情詳細地告訴給勘测队的几个同志，大家都被这件离奇的、偶然的、也是令人高兴的事件感动了。

他們开始按照部队的习慣，給阿娜尔汗做起"病号"飯来。这天早上，在出去工作之前，把鸡蛋面条做好，由木沙和另一个女同志两人送到小土屋里去。

她正坐在炕上一面流泪一面梳头。木沙这才第一次看見了她那烏黑的、长长的头发和那副美丽的、瘦削的面孔。这張臉現在正浴在从小窗孔中射进来的、早晨的霞光中，一片緋紅。她那倔强的、微微翹起的嘴唇，輕輕地蠕动着，一顆小綠豆大的黑痣，嵌在她的鼻梁下边。几滴泪珠挂在她的腮上，在霞光中一閃一閃的。

阿娜尔汗看見他們来了，一点也沒有惊慌，只是微笑着，用手背揩着眼泪。

"阿娜尔汗，你吃飯吧！今天你就在家里休息吧，我去放羊，哈得尔排长很快就回来了。"

"我想問問你，哈得尔是怎样当了解放軍的？你能告訴我嗎？"

"他从监牢里逃出来了，以后到了北方，参加了民族革命軍，"木沙說，"新疆解放后，就都成了人民解放軍了。你不知道，哈得尔排长带着我們这一排人，在阿英克尔附近开荒生产，已經有好几个月了，这次才調出来剿匪的。"

阿娜尔汗的眼睛閃着光辉。过了一会，她喃喃地說：

“他很好，可是我、我……他一定很討厌我……”

“为什么呢？他非常想念你，他老說起你，能找到你，他一定很高兴的。我可以担保——可是，阿娜尔汗，你怎么来到了这里？”

“我逃到这里，买买提老人收留了我。我有几次想死，因为，你、你知道，我对不起他。”她又哽咽起来。

…………

阿娜尔汗不再頂头巾了。她的心情开朗多了，她也大胆地和勘测队的同志們在帐篷里談話，說笑。眞正的春天，現在才来到了阿娜尔汗的身边，青春的光辉仍然在她的生命中閃耀着。



第八章

欢笑的多浪河

戈壁上布满着大大小小的碱包，每一个碱包的頂上都长着一丛紅柳。剿匪的队伍弯弯曲曲地穿行在这些碱包中，馬蹄踏破了地面上凝聚的一层碱壳，发出嚓啦嚓啦的响声。

哈得尔和买买提老人并馬行进着，他們很少說話。整个队伍都是靜悄悄的，除了馬蹄声以外，再沒有任何声音。

天亮的时候，队伍又进入了森林地带。这証明距离塔里木河已經不远。这时，張昭参謀从后面赶上来了，他和哈得尔交談了一陣，并問买买提老人距阿拉尔还有多远？

"走了一半，还远哩！"

張昭看着买买提老人，想起了哈得尔的事情来。他向哈得尔挤了一下眼睛說：

"直接进行吧！多好的机会！"

哈得尔笑了笑，他会意張昭說的是关于阿娜尔汗的事，他回答道：

“已經給木沙交代过了，这里就不要費事了！”

“还是談談吧，这沒有什么关系！——好吧，我找机会給你問問！”

哈得尔微笑着沉默起来。这时，有人高兴地大喊：“塔里木河！”

大家都向前看去，不錯，渾浊的塔里木河翻着白色的浪花，横在他們的面前了。

部队在这里休息。大家掏出干粮，就着軍用水壶里的水，吃起早飯来。飯后，飲了馬，水壶里又装上了冷水，准备休息一会再走。据买买提老人說，天黑以前可以到达目的地。

哈得尔对阿娜尔汗的思念，还从来沒有象現在这样强烈过。当張昭把和买买提老人的談話告訴他以后，他完全放下心来了，他現在可以肯定买买提老人的女儿，就是他的阿娜尔汗，一点也不錯。她所以沒有找他来說明这个問題，是由于她胆怯。但是，另一个問題仍然使他无法想通，这就是她为什么不把情况給买买提老人說明呢？老人难道不知道她的情况嗎？旣然知道，老人为什么对哈得尔連一点表示都沒有呢？他决定直接跟老人再談談这件事。

他把买买提老人叫到身旁，一边走一边問：

“老人家，这次辛苦你了，这样行軍、你能吃得消嗎？”他順手掏出烟荷包，給老人一片紙，两个人卷着莫合烟。老人卷着烟，向他笑笑說：

“我的身子还硬梆得很哩！这点路算什么？还騎着馬。”他用唾沫粘好烟卷，收斂起笑容：“哈得尔，这仗要打很久嗎？”

“仗还沒有打哩！不过打起来也十分簡单，几个毛毛土匪。”

“話可不能这么說，哈得尔，狗急了也要跳墻哩，野兽窜住了

还能不咬人?”

“咬不了的。”哈得尔說。

过了一会儿，哈得尔就直捷了当地和老人談起了阿娜尔汗的問題。

老人把他所知道的关于阿娜尔汗的事情，全部告訴了哈得尔。哈得尔也把自已跟阿娜尔汗的关系、以及事情的經过詳細地告訴老人。老人听完了以后，叹息了一声說：

“这孩子还不相信我，其实，她如果把眞实情况給我說了，我也不会把她怎么的。多可怜的孩子!”

“她沒有告訴你，可能是由于害怕。你知道，她在吃人的旧社会里受了多少苦楚，她怎能不害怕呢?”

老人点了点头。

很久，很久，他們都沉默着。右边奔騰着的塔里木河，发出嘩嘩的响声，河面反射出来的阳光，在濃密的胡楊树丛的隙縫中閃耀着。

老人微眯起眼睛，看着哈得尔的面孔，心里想：那末，这是眞的了！阿娜尔汗这孩子眞幸运，她終于等到这一天了。而且，眞主还把他送到門上来了……也好，她有了这么一个好丈夫，眞好！想到这里，他說：

“打完仗回去，你們可以好好談談，可怜的孩子!……你現在还爱着她嗎?”

“这怎么說呢？說实話，我一直爱着她，多么想念她！可是，我不知道她現在怎样想的，还爱不爱我?”

“她呀，她一定沒有忘了你，她一直在等着你……”老人喃喃地說，“你还愿意和她結婚嗎?”

“那还要你老人家問嗎?”哈得尔說着笑了起来。

"那我也算了却了一桩心事。为了她，我曾想过很多主意，我老想，眞主既然給了我这么一个責任，我就得負起来。我老想，給她找上个丈夫，好好生活去吧！特别是解放以后的这两年，我沒有一天不想这件事，我又不敢勉强她，她执拗得很吶，总不听話……現在好了，眞主把你引到这儿来，会面了！她等到你了！可怜的孩子，眞主保佑你們……"老人又感慨又伤心地說，眼圈潮湿了。

哈得尔看見老人的这种表情，不知說什么才好，他想了好久才說：

"要是我們能够在一起生活……"

"不，是一定要在一起生活……"老人打断了他的話，以长輩的語气命令地說。

"是。这样，你老人家就不要发愁了，你也受够了苦……你就是我們的父亲！"

"托眞主的福！"老人眯起眼睛，用手背擦了擦，却又嘿嘿地笑了起来。

哈得尔的队伍在天快黑时到达了阿拉尔。这个地方沒有一戶人家，过去曾有几群羊在这里放牧，由于土匪的騷扰，牧羊人早把羊赶到别处去了。除了咆哮的塔里木河和稠密的森林以外，再也沒有什么。据买买提老人說，"塔里木"的原意是"无繮之馬"。的确是这样，在这开闊平坦的盆地上，塔里木河任性地奔流着。弯曲的河道經常倒換地方，今年的河北，明年就会变成河南。因此，河两岸数十公里以內，生长着濃密的胡楊树、沙枣、鈴鐺刺、紅柳和野麻。有些地方的树，非常高大，非常古老，有些地方，却是一些新生的小树林。靠河远些的老树，由于得不到水

份的滋养，逐渐干枯、腐朽，被暴风吹倒、折断，經过风化，变成了碱块。河水所到的地方，大树被冲走，淤起来的泥沙上，又长出了小小的树芽。这里的自然面貌就是这样地变化着、循环着。

哈得尔和战士們听着买买提老人的讲述，想起了团政治委員給他們作过的报告。团政委說，我們不久就要向塔里木进軍，在那里建設起正規化的国营农場。到那时，英雄的战士們将要跨上这匹"无繮之馬"，馴服它，叫它为祖国的生产建設服务。哈得尔还想起了他們在阿英克尔生产时，种几百亩地，还要为水的問題鬧糾紛。眞是，塔里木河的水啊，是这样的多，将来，就要制住它，用它澆灌这肥沃平坦的土地！他想，不久，他們又会到这里来的。那时，除了带着战馬和武器以外，还有拖拉机、康拜因……

他們把队伍分成十几个小組，拉成一条綫，把从河岸穿过森林到戈壁的这一段地带严密封鎖。并且，这条封鎖綫还緩慢地向正西方向移动。根据他們的分析，匪徒們要向托罕地区逃竄，他一定得沿着塔里木河。沿着河，一方面有森林的隐蔽，一方面也有河水供他們吃用。如果他們直走戈壁滩，会把他們渴死、热死，而且也最容易被人发現。

他們就这样行动了四天四夜，一直沒有发現土匪的踪迹。这一天傍晚，他們来到了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和和闐河汇合的地方，这三条河汇合以后向东流去的就是塔里木河。

夕阳把胡楊树林染得一片金黄，透过树丛看起来，太阳似乎要向那寬闊的水面落下去似的。一对对白得耀眼的鷺鷥，昂首停立在水边，一会儿展开双翅，拍打着水面飞去了，一会儿又拍打着水面飞回来。

哈得尔看着这些情景，心里不禁焦急起来。塔里木河已經

走到源头了，还没有发現一个匪徒的影踪。情报不准确嗎？这些野兽从另外的地方越过去了嗎？或者是部队来的迟了，他們早已过去了？不然，怎么没有一点动靜呢？他一焦急，眉头就擰起来了，那块伤疤就充了血，显得更紅了。一定要研究一下。于是他纵馬向側面、向靠近河岸的这一头奔去，准备找找張参謀研究一下情况。

正在这时，从北面傳来了枪声。

“叭——叭——”步枪的声音。

“叭、叭、叭……”手枪的声音。

“跟我来！”哈得尔向他附近的一个小組招呼了一声，就飞馬向北边森林边、靠近戈壁滩的方向奔去。

“叭——”又是一声枪响。

哈得尔和这个小組共計五匹馬，嘩啦啦地穿过胡楊树林，从鈴鐺刺丛里猛烈地冲过去。二十分钟后，他們跑出了林子。他們看見，距他們有五百公尺左右的曠野里，有三匹馬在向西北方向奔馳，在三匹馬的前面約有五、六百公尺的地方，在許多紅柳礅包的空隙中，有一些人头在閃动着。无疑的，那就是他們日夜追寻的匪徒，他們在受到截击后，就掉头向原路往回跑去。后面追着的第一个人，哈得尔认出是庫尔班，后面跟着另外的两个战士。三匹馬伴随着三团烟尘，向西北方滚过去了。这时，南面靠近河岸的地方，也响起了枪声。看来匪徒們也是分做两股向东逃竄的，南面也接触了。哈得尔想，那边有張参謀，他可以放心，現在就是如何把向西北方向逃去的匪徒截住，或者堵击到包圍圈中来。他举起手枪大呼：“往这边走！”就領着四个战士向右冲过去，准备繞一个弯子把这一部分匪徒堵住，和在后面追击的庫尔班他們三个人来个前后夹击，歼灭敌人。

但是，他們还沒有跑出去两百公尺，哈得尔就看見庫尔班随着几声枪响，从馬背上悬空地栽了下来，步枪从他的手中飞出去，战馬歪斜了一下也跌倒了。他后面的两个战士，沒有来得及下馬搶救，从庫尔班的左边追了过去。哈得尔用手势指示他后面的战士继續前进，他一扭馬头，向庫尔班摔下来的地方跑过去。

庫尔班并沒有受伤，敌人的枪彈射中了他的战馬，馬一傾把庫尔班摔了下来。哈得尔向庫尔班奔去时，庫尔班正要站起来，还沒有站稳又跌倒了。但是，他又頑强地站起来了，一只手从腰里掏出了手榴彈，高高地举着，左手支在左膝盖上，身子歪歪斜斜地摇晃着，向前奔去。只走了几步就又跌倒了，再沒有爬起来。哈得尔赶到他跟前时，庫尔班的身子伏在地上，两只手把上身支起，吃力地向前爬着，手榴彈还捏在右手里。他一看見哈得尔就大声喊道：

“追啊，排长，赶紧追啊！敌人是步行……”

哈得尔跳下馬，把庫尔班扶起来，剛站起，他尖叫了一声，又倒下去了。哈得尔仔細地查看了他的全身，沒有一点血，找不到伤口，怎么搞的，他叫喊的这么厉害？他扶住他問道：

“哪里受伤了？”

“腿，腿，左腿，……沒有受伤，左腿大約跌断了！——排长，你不要管我，你追敌人去吧！”他用力把身子一擰，从哈得尔的怀里掙了出去，又倒在地上。

“他們追上去了！跑不了。我看看你的腿……”哈得尔蹲在地上，把庫尔班的褲筒往上一拉，哎呀！哈得尔差点叫出来。他看見庫尔班的左脚，从脚脖子往下差不多完全向后轉了，擰到后面去了，他知道这是脱臼了。

这时候，一匹馬向这里飞奔而来，哈得尔一看，是买买提老人来了。老人老远就喊：

"哈得尔，你走吧！你往前去吧！把他交給我，快呀！"老人跑到跟前，身子一弓，差不多好象从馬背上滚了下来似的，又快又机灵。

哈得尔沒有說話，把手枪朝腰里一插，跑过去拾起庫尔班的步枪，又从庫尔班身上解下子彈带，往腰里一勒，跳上馬，向前面馳去了。

枪声听不見了，战馬的蹄子敲打着結了硬壳的碱地，一团团烟尘在落日的余輝中滚动着。

不久，匪徒們全部钻进了森林。暮色吞蝕了原野，跟着，黑夜来临了。哈得尔他們向土匪竄去的方向追击，在濃密的森林里和匪徒們捉起迷藏来。

买买提老人知道庫尔班的左腿骨脫臼了，他說：

"年輕人，你忍耐些吧！我想个法子給你接上去！"

庫尔班疼得双手压住左腿，牙齿咬得咯吧咯吧响，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額头上和两鬢間向下滚着，臉色变得蒼白。但他却一声沒哼，听見老人說要給他想法接上去，他点了点头，把臉背过去。

"好样的，年輕人，你不愧是維吾尔的儿子……"老人一面說着，一面把他的腿放平，牙一咬，把腿向前擰着猛一拉，"好样的，你忍住点吧，好了，好！"

庫尔班只哼了一声，就昏厥过去。老人本来还准备拉第二下的，但一看他这个样子，就不敢再拉了。他用手撫摸着小伙子的額角，輕輕地叫着："庫尔班，庫尔班！"

庫尔班醒过来了，老人問他："怎么样？"

“比先前疼的更厉害了——你再拉吧！再拉！”他說着把臉又轉了过去。老人知道脫臼还原的办法只有拉扯，当然是要疼一些，但不疼就好不了啊！还要快点拉，时間一长就拉不过来了，就成殘廢了。

他咬咬牙，用尽全力又連擰带拉了一下。随着他的手勁，“吭嚓”一声，腿子轉过来了，还原了。庫尔班又哼了一声，但沒有再昏过去，只覚得左腿痠痛痠痛的，全身沒有一点力气了。

“响了一声就好了，怎么样？”

“好些了，还是疼！”

“来，我扶你騎到馬上，咱們赶快走吧！”老人把庫尔班扶到他的馬上，他步行着向前面走去。

这时，西北方向漫天飄起了灰黃色的尘土，把挂在西方天边的一弯月亮也遮住了。

“赶快走呀，大风来了，起风了！”老人在后面催促。

“老人家，你来騎上吧，我走，我年輕。大风来了，你受不了！”庫尔班想爬下馬来，被老人一把按住了。老人說：“风来了，我抓住馬尾巴，沒关系。你腿坏了还能走路？”

风来了。它象一群狂暴的野馬，无数只鉄蹄敲打着原野，尽情地蹂躪着大地上的一切。地上的駱駝刺被連根拔起，象一个个圓球，箭一样的随风飞馳；砂礫和灰尘，夹带着在戈壁上能够吹起来的一切东西，在空中旋騰。胡楊树林发出了巨大的响声，象江河决了口一样，“嗚——嗚——……嘩——，嘩啦啦——”

队伍在森林里向前疾进。稠密的树林和密密地交織在树林中的鈴鐺刺、紅柳丛和沙枣树，使战士們追击的速度大大降低。而且，落在地上的一层厚厚的树叶，馬蹄踏在上面，象踏在一堆草上一样，有时还把馬蹄陷落下去，更加影响了前进的速度。又

遇上黑夜，再加上这样的暴风，就更有利于敌人了。战士們忍着心疼抽打着战馬，嘴里难听地咒罵着，战馬吃力地打着呼哧，渾身湿得象水淋过一样。

哈得尔的心象被烈火燒炙着。敌人离他們并不远，有时甚至还可以随风听見树枝被踏断的响声，这点距离，要是在空地上，只需十分钟就把他們赶上了。但这稠密的树木，腐軟的地皮，横倒的树干，一层层，一道道，比越过严密的人为障碍还困难。敌人就在手边，可是却抓不到，这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他那燃燒在心头的烈火，一陣陣冲上他的头脑，口腔燒干了，眼睛燒紅了，拿着步枪的手发起抖来，胸部快要脹裂了……敌人不久也发覺了哈得尔的騎兵們的弱点，他們更加狡猾地向树木最密的地方逃窜，造成了騎兵追击的越来越大的困难。

这时，張昭跑到哈得尔的身边，喘着气大声說：

“哈得尔，部队应該向右方穿出林子，从前面截堵！”

哈得尔想了一想，覺得这个办法也不好。他认为：敌人在密林里乱窜，队伍插到戈壁上再繞过来堵击，就会失去綫索，不能迅速判断敌人所在的地方，同时，这一带森林面积很大，要跑出它，还不知需要多长时間，也会失掉时机，会使土匪跑掉。于是，他大声地、簡单地說：“不行！”然后，他勒住馬，嗖地一下从头上把軍帽抓下来，在黑暗中揮舞着，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喊：

“人民的英雄們！同志們！冲过刺丛，越过障碍，前进啊——”他狠狠地夹了一下馬肚子，战馬惊慌地向前一纵，唰啦啦向前奔去。霎那間，所有的战士都呼喊起来。他們一个个纵馬加鞭，从密实的刺丛和树林中間穿了过去；战馬跳着老高的蹦子，跳过横倒的树干，跃过一丛丛的紅柳，象一陣暴风雨一样，向前面襲去。人們的帽子被挂掉了，臉上被迎面飞来的树枝和刺尖划破了，衣

服撕裂了，肩膀和膝盖被树木碰伤了。这一切，都沒有阻住他們前进的决心，他們紧跟着他們所敬仰的排长向胜利飞奔！

哈得尔奔馳在最前面，他忘記了一切，臉上有好几处被划破了，血，冰凉凉的貼在臉上，帽子还捏在他的左手里，不住地用它擦拭着被风沙迷住的眼睛。两只袖子也撕破了，在他的脊背后面飄揚着，两只赤膊被刺从戳得火辣辣的。他突然想到他为什么沒有带上馬刀，如果带着，他将要把他身边的树枝、刺丛全部砍光，为大家开辟一条前进的道路。他想：要歼灭敌人，首先必須消灭阻擋前进的重重障碍，否則匪徒就会逃掉，摆在眼前的敌人如果被逃掉，那才不可原諒呢！那就等于对人民犯下了罪恶。正想着，他忽然看見前面很远的地方有一点火光閃亮了一下，接着又一下；另外有好几处地方也都閃亮起来。不久，前面一条横綫上都有火光亮起来了。"啊！——"哈得尔狠狠地把左手中的帽子摔到地上，"敌人放火了！——狗杂种，想拿火来阻拦我們的追击，狗杂种，妄想！"

"火！"

"狗儿子，放火了？"

从后面傳来了一片怒罵声。哈得尔勒轉馬头向大家喊叫起来：

"不怕，冲过火去！冲过火就追上敌人了！"他用他的步枪枪托在馬屁股上狠狠地一戳，战馬又狂奔起来。

"冲啊！冲过火就是胜利！"張昭也在哈得尔的左方大叫着。

狂风从迎面刮过来，嘩、嘩——的风声中又加上了嗶嗶剝剝的树木燃燒的声音。火随风势，风助火威，狂风催着濃烟，濃烟卷着火光，火光衬着黑夜，紅色的、火的波浪，奔騰汹涌，由西向东，向哈得尔的队伍猛扑过来。森林一霎时变成了一片火海。

火，并沒有阻住胜利前进的步伐；火，并不能吓退歼灭匪徒的决心；战士們的每一匹战馬，都变成了一团团疾馳的旋风，旋进了火海。哈得尔钻进火海，向前冲了有两百公尺，眼前被一大片正在熾烈燃燒的树木擋住，他把牙一咬，把馬嚼子一扣，两腿一夹，向烈火馳去。他想，如果能順利地冲过这片大火，敌人就在他的馬蹄下了。但是，他沒有做到这一点。他的战馬看来已經支持不住了，它搖了搖头，在烈火前面停下来，四只蹄子胡乱地在地上踢踏起来，它不准备过去了。这时，張昭追上来了，战士們也一个接一个地跟上来了。張昭告訴哈得尔，把队伍分成两組，由他們两人各带一組，避开前面的大火，从北和南两头冲出去，繞道从两面把敌人包圍起来。哈得尔点点头說：

“就这样，要快，越快越好！”

張昭領一半人向南面河岸冲去，准备沿河边沙灘繞过去；哈得尔領一半人向北、向森林边沿靠近戈壁的地方冲去。

火，的确起到了拖延追击者前进速度的作用。由于火的阻碍，万恶的匪徒們已經逃得很远了。

哈得尔率領着二十多个騎兵，穿出了森林，利用紅柳碱包的地形隐蔽，向西北方向疾馳。他想，敌人現在实际上已經被装入了一个口袋。这个口袋口朝着西方，不远就是部队的生产地，而且到接近多浪河的地方，就逐漸有了人家，匪徒們是不敢过远地往前走去；而这口袋底，則正是他們自己制造的火海，他們也决不敢踅回去；两側呢，有两支鉄騎紧紧地逼近，就象鉄鉗似的朝他們鉗来，他們用两条腿是无法再逃出去了。只要等到天一亮，就可圍歼了。

狂风仍然震撼着夜的原野……

紅色的、火的波濤，在战士們的左边继續汹涌奔泻着……

战士們恨极了！这些匪徒們想用这个絕招，来毁掉追击他們的勇士們，这是明摆着的。而更狠毒的一点，是趁刮风的时間，用一把火，把这宝貴的森林燒掉。这些森林，在人們的意念中比金子还宝貴，它隔开了沙漠戈壁，阻擋了风沙，它限制着象野馬一样任性奔流的大河，它蓄积着水份，改变着戈壁上的气候……这是大自然母亲賦与劳动人民的一种恩惠，一种无价的財宝。

战士們心中的怒火熾烈地燃燒着，对这些劳动人民的敌人的仇恨，一分一秒地增加着。

…………

黎明已經到来，风停了，而且停的那么突然，說停就停下来了。原野出奇的宁靜，象一只猛烈搏斗过的猛兽，疲乏控制了它的全身，深深地入睡了。

哈得尔抬头望望碧藍的天空，他的心情也开朗了。风停了，天也亮了，歼灭匪徒們的时間也就来到了。他回头看看后面，左后方的火势已經大大减弱，黑黝黝的森林上空飄蕩着一股股黑烟。朝霞透过无边的森林，放射着玫瑰色的光芒。西北方向也出現了綠色的树木，他們已經来到多浪河的尾巴尖上了，离买买提老人的家，已經不远了。

从左边森林里傳来了稀疏的枪声，估計張昭率領的那一队人馬已經堵住了匪徒，开枪射击了。根据这种情况，哈得尔认为敌人一定会向他們这边竄过来。他为了出敌不意，决定隐蔽起来，仔細观察敌人的行动。只要他們一从森林里跑出来，看清他們奔跑的方向，就可以利用紅柳碱包的隐蔽，前去截住，就能把敌人全部活捉。

哈得尔把队伍带到一个大紅柳碱包后面，隐蔽起来。他領

了班长和副班长們，爬到碱包頂上紅柳丛的后面观察动靜。

森林距离他們大約有一千公尺。哈得尔剛把望远鏡放在眼睛上，就看見森林边上出現了人影。这些黑影子正朝着哈得尔他們的方向移动过来，而且很快就隐蔽到稀疏的胡楊树丛和紅柳碱包中去了。哈得尔把情况对班长們交代清楚后，就带領队伍从碱包后面向上移动，而且不久就把战士們布置在最适当的位置上。馬匹全部集中到后面紅柳丛中，各人选擇了射击位置，等待命令。

哈得尔臥倒在一个較高的碱包上，眼睛沒有离开望远鏡。黑色的人影又出現了，不久又被紅柳碱包遮住了，一会儿又出現了，忽隐忽現地向这边移动着。

哈得尔为难起来。这种地形，对射击显然是非常不利的，他命令战士們听他的指揮，不准輕易暴露目标。

"他們能知道，他們的前面埋伏着一支狙击部队嗎？他們是不知道的。这一点，对他們就是不利的，致命的。"哈得尔心里想着。这时，他覺得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他解开了上衣的鈕扣，把他发燒的胸口紧紧地貼着地面，他覺得大地也跟着他的心跳震蕩起来。他回头看看他的战士們，他的附近就趴着小李。这个小伙子現在象一尊石象，眼睛炯炯发光，嘴唇閉得紧紧的，带有稚气的两腮上，出現了两个小窩。他的面孔，簡直是一片黑，泥土和黑烟子把他的臉糊起来了。他又看看其他的战士，都一样，有的臉上还挂着血珠子，衣服都被撕扯得完全破烂了。一看到战士們的这种样子，哈得尔也不由自主地用手摸了摸自己的面孔，巴掌上沾下来了一层黑灰，还夹杂着已經干了的血痂。再看看自己的胳膊，上面布滿了横一道、竪一道的伤痕。啊呀，袖子呢？向后一摸，才知道一只袖子已經不見了，另一只背在脊背

上。头上的帽子也沒有了，头发也被火燎得結皺起来了。这时，他才覺得，脸上和两条胳膊上都火辣辣地疼起来，两只膝盖也痠痛痠痛的。

敌人越来越近了。哈得尔背好望远鏡，掏出手枪檢查了一下，仍然插到腰里，把步枪也檢查过了，把刺刀在碱土里戳了几下，拿在手里。他再看看敌人，仍然是一隐一現，不好捉摸。

“怎么还不見追击的人呢？張昭他們呢？走岔路了？”哈得尔自己納罕着。

敌人已进入三百公尺以內，这一带全是一些小碱包，差不多每个小碱包上都长着一些紅柳枝，仍然不好射击。

“来吧，老子的‘花生米’好几年沒有送人了。这正好！”小李嘴里嘟囔着，“咔啦”一声把枪机拉了一下。哈得尔沒有听懂他說的話，只认为小鬼等得不耐煩了。他瞪了小鬼一眼。

哈得尔看見他的战友們都把手榴彈拿出来，一个一个摆在旁边，并逐个揭开了盖子。看見手榴彈，他又想起了庫尔班，他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想着，他也把身上带的两个手榴彈拿出来，但却沒有揭开盖子。他想揭开盖子并不适应当前的情况。因为，他考虑到这些匪徒只要听見第一声枪响，就会向别的方向插去。那时，移动位置或追击时，倒不方便，会耽誤时机的。他正准备糾正战士們的这种做法，突然敌人在一片較空闊的地方出現了。他們弯起身子奔跑。他們所对准的方向，比哈得尔他們的埋伏点稍为偏右一点，但这并不妨碍哈得尔的布置，射击仍然是有效的。

这时，从森林里跑出了几匹馬，在那里站了一会，就朝右方奔馳起来。看来，張昭他們沒有发現敌人的去向。

“得赶快打，用枪声把追击部队引导过来，前后夾击。”哈得

尔用手势发出了射击的命令。

第一排枪声响了，有几个敌人倒下了，其余的全部在小碱包后面卧下，接着，向这边还击起来。这时，向右方追去的騎兵，迅速回轉过来，象一陣旋风一样，向他們这里奔来，戈壁上揚起了团团的烟尘。

匪徒們沒有預料到会突然遭到狙击。第一批枪声，使他們慌做一团，趴在地上好久不动。哈得尔认为現在应另找有利地形再进行射击，而且主要的是压住他們，尽可能多捉活的。而且还必須进行最后的政治瓦解工作。他利用敌人隐蔽在那里的片刻时間，就叫战士們大声喊話。

“放下武器現在还不迟!”

“放下武器，胁从不問!”

“被欺騙的人們，現在該醒悟了!”

“…………”

陣地上頓时沉寂起来，这样过了很久。

这时，追击部队已經在他們的后面急速地包圍上来。哈得尔看見，匪徒中間有几个人突然跳起来，高举起双手，高声叫喊着什么，利用碱包的隐蔽，忽隐忽現地从左边向他們奔来，看来是喊話起了作用，有些人想跑过来了。哈得尔把手举起，向他的战士們示意不要开枪。但是，他的手还沒有放下，敌人那边又接連响起了枪声。枪是朝着那些企图向这面跑过来的人射击的。随着枪声，有两三个人跌倒在地上了，其他的几个也被吓得趴在地上不动了。这可把战士們的怒火更加燃燒起来了，有人狠狠地咒罵着，有的用手掌狠狠地拍着枪托。哈得尔咬咬牙，血液一下子涌到他的头上来了……这时，敌人又一个个爬起来，向右方逃窜，企图尽快繞过狙击地带向西方逃跑。哈得尔把高举的手从

空中用力劈下来，大声叫道："打！"

第二次枪声又响了，敌人又臥倒了。哈得尔示意一部分战士向右轉移，再去堵住敌人。

当他們剛剛找好新地形准备射击时，几十个敌人又跳起来，弯着腰徑直向哈得尔埋伏的地方跑来。显然，敌人并沒有发現哈得尔他們已經占了新位置，正向他們的方向大胆跑来。留在原地的一部分战士，趁敌人奔跑时，从側面又开始射击，又有几个敌人跌倒了。这时，哈得尔看見面前十几公尺地方的一丛紅柳后面，有几个匪徒臥倒并向他射击。

哈得尔咬咬牙，沉住气，示意大家要捉活的。敌人等了一会，又弯起腰跑起来。在这一霎那間，哈得尔清楚地看見跑在最前头的，是一个穿着黃色呢子中山装的汉族人，光着头，手里揮舞着一支手枪。另一个是維吾尔人，长着两撮黃色的胡子，头上戴一頂綉花小帽，一件藍色上衣撕成一条一块的。这两个人的后面，还有十几个人，都朝这里跑来，在比較远的大土包后面，还有一部分人也站起来准备向前奔跑。

几秒钟后，被憤怒的烈火燒得难熬的哈得尔，就忘記了一切地大吼一声，一个纵步跳了出去。战士們也每人盯住一个，端起刺刀，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間里跳了出去。

敌人被惊呆了。哈得尔的刺刀，对准了那个长着黃胡子的人，大声喊道：

"举起手来！"

黃胡子呆了一下，怒視着哈得尔。在哈得尔大喊"举起手来"的时候，对方把手枪举了起来。哈得尔覺得躲避已經来不及了，便扣动了自己步枪的扳机。两支枪几乎同时响了，对方直起身子，把肚子一挺，踉蹌了一下，跌倒了。哈得尔并沒有倒下，他只

觉得他的身子震动了一下，象被人在什么地方戳了一刀，头一昏，眼前的一切都旋轉起来。但他并沒有跌倒，他坚持着又向前迈了一大步。这时，他看見倒在地上的那个匪徒咧着大嘴，掙扎着翻了一下身，拿枪的手又向他举了起来。哈得尔楞了一下，他认出那个匪徒来了，旋即大喊了一声“沙巴也夫！”便把他的刺刀朝对方的胸口用力戳去。对方的身子顫动了一下，举起的手垂了下去，手枪掉在身边。哈得尔觉得眼前一黑，拄着插进对方胸脯上的步枪，身子歪了下去，終于倒在那个人的身上。

追击的張昭他們追上来了，一团团烟尘停留在土包跟前，慢慢地消散了。

战斗就这样結束了。除了哈得尔，战士們沒有一个受伤，敌人除了被哈得尔刺死的沙巴也夫和有几个被打死打伤以外，其余全部被活捉。張昭查出了那个穿黄呢子中山裝的汉族人，原来就是这支匪帮的头目——国民党軍統的特务分子。

張昭和全体战士都跑到哈得尔跟前，看見他的双手还紧握着枪柄，眼睛閉着，血从他的右肩膀下流出来，染紅了衣襟。人們叫喊着他的名字，把他抱起来，赶快用救急包包扎了伤口。張昭撕开了自己的衬衣，把哈得尔的肩膀連胸部都纏起来。过了一会，哈得尔的眼睛睁开了，嘴角动了一下，好象十分疲倦地微笑了一下說：

“不、不要紧！……他、他、沙巴也夫……”

一切都归于宁静，艳紅的太阳正从东方升起。

不久，买买提老人和庫尔班也来到了。庫尔班的腿脫臼已还原了，現在还疼着，不能走路。他和买买提老人又仔細地看过了哈得尔以后，大家就开始休息、吃飯，准备出发。

阿娜尔汗被一种既幸福又痛苦的、复杂的心情折磨着。她心中暗暗地盼望着哈得尔他們快点回来，但又担心他們不再到这儿来了。她想，他們还会回到这儿来的，因为木沙还在这儿……但当她想到和哈得尔見面的情景时，却又有些害怕。哈得尔究竟是怎样想的呢？

夜，剛剛来临，挂在天边的一弯月儿，从游动的浮云里钻了出来，空气十分平静，一点风也沒有，白天遺留下来的热气停聚起来，令人有点发悶。

阿娜尔汗提着水葫芦到河边去打水。当她从羊圈旁边經过时，听見那里的刺柴发出响声，她一想，就知道是那个战士又在收拾羊圈了。她走过去說：

“你这个人也是不怕麻煩，老有啥收拾的？”

“哎，阿娜尔汗，你沒看見那天色嗎？今夜要刮大风啊！不收拾一下，羊群受了損失，我怎么算完成任务呢？”

“不会刮风的。”阿娜尔汗說着放开脚步向河边走去。

她站在河边，看見了映在河水中的那半弯月儿，隨着河水在蕩漾着。她的心里很高兴，坐下来，陷入沉思里。她和买买提老人期待的日子終于到来了。买买提老人盼望着的只有一件，就是这个世道应該变，因为那些虱子們吃人吃得太久太凶了，应該变一下。而阿娜尔汗呢？除了和老人共同盼望着的这一点以外，还有一件就是盼望跟哈得尔的重聚。哈得尔現在眞的回来了，而且一直来到她的身边。她还想什么呢？她想得到的現在都得到了，还需要什么呢？当然她还担着一点心，这就是哈得尔現在是不是还会嫌恶她？她覺得她和阿不拉的結合，使她純洁的灵魂打上了丑恶的烙印；使她的精神长时期的受着折磨……

一陣微风吹过，平靜的河水，揚起了粼粼的波瀾，那半弯月

儿摇晃起来，一刹时碰得粉碎，紛乱的銀光在河面上漂了开去。她的思緒也象蕩碎的月儿，四分五裂，零散了。

“嗚——嗚——嘩……”树木摇撼起来，大风眞的来了。西北半个天空象遮上了一层黑紗，象烏云一样向东南疾馳。这风是很大的。

她赶忙把葫芦装满了水，提着就往家里跑。狂风吹得她的裙子飞舞着，身子翹趄起来。当她吃力地爬上小坡正要向房子里走去时，就听見木沙在那里叫喊：

“哎呀！那是什么，火嗎？”

阿娜尔汗向东方一望，不錯，那里正有一点亮光。不久，一点亮光就拉成了一条紅綫，划破了黑夜的边緣，好象太阳还没有爬出地平綫之前，从黑云中透出来的一綫微弱的紅霞一样。

“呀！是火，森林起火了！”木沙叫起来。

“哪是什么地方？眞主！”她心里一惊，水葫芦从她的手中滑脫了，“啪啦”一声摔碎了。阿娜尔汗的心中突然閃过了哈得尔的影子，不錯，他們正是向那个方向走去的。

“看样子很远，总在百十里路以外！”木沙自言自語地說，“回去吧，阿娜尔汗，风这么大。”木沙知道阿娜尔汗的心事，她一定是为哈得尔担心。木沙不好說明，因为他自己也正在想着这个。

阿娜尔汗回轉身，看看地上跌裂的水葫芦，用脚狠狠地踢了一下，破葫芦嘩啦啦响着，被风吹到沙坡底下去了。她跑到屋子里，关好門，靠住墙壁靜靜地站着。风声越来越大，旋起的沙土一陣陣敲打着她的板門，从小小的窗口中卷进来的尘土，向她的臉上潑来。

狂风啊，大火啊，都使她万分担心。她也想到了战斗，她知道，不管风、火或者战斗，都会使一个好好的人失掉生命……想

到这里，她的心收縮起来。她又打开門跑出去，冒着风沙，跑到小屋旁边的高地上去，站在那里，向东方眺望着。

紅綫拉的更长了，也更粗了，百十里以外能够看到这个样子，說明火势已經是很大了。她两手捂住臉，站稳两只脚，站在那里……狂风刮得她的身子摇晃，裙襟发出啪啦啦的响声，头发吹散了，眼睛被沙尘迷住了。她还痴呆呆地站着。

…………

这一夜，阿娜尔汗一直沒有睡着。天还沒有大亮，她就起来了，用冷水洗了臉，又站到門边向东方眺望。那里現在除了出現在天边的一片魚肚白以外，什么也看不見。风早停了，空气十分宁謐。她站了一会，就坐在門外一堆野麻上仔細地梳起头来。头发凌乱得很，而且昨夜被狂风塡滿了沙土，梳起来非常吃力。

天已經大亮了。她忽然听見什么声音响了一下，接着又响了一下；声音好象很远，但却很清楚。这是什么声音？她想了一会，原来是枪声，她过去听过这种声音。

她的心又卜嗵卜嗵地跳了起来，“枪声，多么可怕！他們打仗了！”木梳从她的手里滑落到地上。

枪声又响了，多么清楚，是从东南方向傳来的。她跳起来，披散着头发，又跑到高地上去。

原野宁靜得令人心煩。多浪河两岸籠罩着一层柔軟的青紗，她什么也不能看見。这时，她看見木沙和勘測队的几个同志，从帳篷里走出来了，他們都拿着步枪。

“你早，阿娜尔汗！不要紧，回去干你的活吧！”木沙走到她的跟前安慰她說。一个女同志走上来扶住她的肩膀，替她理理头发，同情地看着她的眼睛。

枪声又連續地响起来了。每响一下，她的心就震动一下，一

声声都好象射在她的心上一样。

"阿娜尔汗，你不要担心，"木沙輕快地說："一点也沒有关系。几个毛毛土匪——哈得尔排长又机灵又勇敢，和反动派打了几年仗，敌人的子彈从来沒有沾上他的身。他是一个英雄！"

她用手撫按着披散的头发，默默地点着头。

一切又平靜下来，枪声不响了。太阳出来了。

"你听，只打了几枪。我知道，和这些土匪打仗，要不了几分钟的。"木沙霎动着眼睛，"今天他們就会胜利归来了。啊——我也完成了任务！阿娜尔汗，我放羊去了。你等着吧，中午以前你們就可以見面了！"他把手一揮，挤了一下眼睛走了。

阿娜尔汗覚得时間过得很慢。已經到了中午，还沒有看見有人来。根据枪声，战斗的地点离这里并不太远。莫非又发生了其他的情况？

中午过后，从多浪河下面走来了一大队騎兵。阿娜尔汗赶快跑到屋子里去，心突突地跳着，她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最后，她就坐在地上剝起野麻来。但两只手也打哆嗦，麻也剝不下去。可是，怎么办呢？只有做做样子，坐在那里勉强忍耐着。她想，买买提老人說不定会和哈得尔一块走进这間屋子里来的！

她坐了好久，听見河边有些人在大声地談話，战馬嘶鳴着。他們回来了！她仍然坐着，等待着。等啊，等啊，等了有一頓飯的时間，还看不見买买提老人的影子。她的心焦急起来。她想，这一队騎兵可能是另外的，早晨打仗的可能也是这队騎兵。这么說，哈得尔他們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呢？她焦急什么哩。想到这里，她勉强地鎮靜下来，扔下手里的野麻，頂上头巾走到門外去。

战士們坐在河边树下休息，他們穿的也一样，是解放軍，究竟是不是哈得尔的那一排人？她搞不清楚，但她肯定哈得尔和

买买提老人沒有和他們一块回来。如果回来，老人会到屋子里来，而木沙也会跑来給她报信的。她大胆地走过去了。她看見了几个俘虏，她走到他們旁边，希望从那些俘虏中找出她所认識的沙巴也夫，至于阿不拉，她听老人讲过，已經被哈得尔他們打死了。可是，看来看去，那些俘虏中沒有她认識的人。她走过一群抽着莫合烟、閑談着的維吾尔战士面前，她断断續續听到了他們在談論：

“他們跑到哪里去？哼——”

“我說过只要咬住，要不了几十分钟就收拾了，你看如何？”

“这些家伙也是够狡猾哩，象狐狸一样！”

“他們是狐狸，咱們是抓狐狸的‘匠人’❶！”

“哈、哈、哈……”一陣轰笑。

“唉，可是很不幸，哈得尔排长受伤了……”

“那伤还不輕哩！他也大意了一点！”

“…………”

阿娜尔汗的脑子嗡的一响，要是在别的地方，她当时就会倒下去的，但在这里，她用最大的毅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只用两只手紧紧地压住胸口，放快脚步轉身走去。

阿娜尔汗走着，身子摇晃起来，赶快向屋里奔去。一进門，她便倒在炕上哭了起来。

过了一会，木沙走进来了，他詳細地告訴她，哈得尔如何受伤，伤在什么地方，并說，他在受了伤后，还用刺刀刺死了沙巴也夫……

“我早、早知道了！”她擦着眼泪說，“为了消灭土匪，他受了

❶ 維吾尔人說的汉話。意为精通某种技术的人。

伤，这、这我、我并不伤心。不过……”她苦笑着，再沒有說下去。現在，她的心倒放下来了，因为哈得尔只受了点伤，并沒有其他的事故，这比她原来想象的好多了。

…………

太阳偏西的时候，她看見戈壁上有一堆尘土移动着。不久，她就看見了騎着馬的人影和几个步行的人。她站在那里，鎮定地望着；以前她想到过和哈得尔見面时的害羞和胆怯，現在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她現在只惦記着哈得尔的伤势重不重？还能不能說話？能认得出她嗎？……

有几个步行的人走在最前面，后面就是两个战士抬着的担架，再后面就是几匹馬，有的上面騎着人，有的空着。

木沙首先向他們奔去，阿娜尔汗跟在后面。她看見木沙和步行着的几个人握过了手，就跑到担架跟前，一面走着一面俯下身子看着。

人們看見阿娜尔汗就都停下来了，担架放在地上，买买提老人从后面馬上爬下来，急遽地走到她跟前，扶着她的肩膀，安慰她說：

“孩子，哈得尔受了点伤，不要紧，你不要看了吧？回家里去！”老人害怕阿娜尔汗看了伤心，就拦住她，叫她回去。但阿娜尔汗一句話沒有說，把胳膊一揮，走到担架跟前去。

“他这会儿昏迷了，走路震动太厉害了！”張昭看着阿娜尔汗說。接着就輕輕拉开了盖在哈得尔头上的一件破单軍衣。

阿娜尔汗輕輕地跪了下去。她看見哈得尔的面孔象被火燎过的一样，又黑又黄，他那閉得紧紧的嘴唇上，結滿了白色的干痂，眼睛紧閉着。她突然覺得哈得尔的生命好象已經不存在了。接着，眼泪就扑啦扑啦地从她的头巾里流下来了。她用手指輕

輕地撫摸着哈得尔的面頰，嘴里喊着："哈得尔、哈得尔……"

"不要叫了，阿娜尔汗，不要紧的。他是暂时被震昏了，休息一会就好了！"买买提老人也跪下来，用手揪着她的袖子，眼睛里也閃着泪花。

阿娜尔汗仍然不停地、輕輕地叫着。

过了一会，哈得尔的头轉动了一下，嘴唇一吧哑，睁开了眼睛。

"哈得尔，我是阿娜尔汗！"她赶忙用手拉开她的头巾，把面孔对着哈得尔的眼睛，"我是阿娜尔汗，阿娜尔汗，你看看吧！我是阿娜尔汗！……"

哈得尔向她看了好一会，好象在极力地集中他的記忆力和辨別能力。然后，他的嘴角一动，臉上現出了笑容，断断續續地說：

"啊——阿娜……尔汗！"他掙扎着要从被单里拿出手来，張昭赶快揭开被单。他伸出他的大手握住了阿娜尔汗的手，仍然微笑着說：

"不要哭……我的、伤、伤很輕，……不、不要、难过……"他沒有力气說下去了，嘴光动着，說不出来了。他把大家都看了一遍，微笑着。

当天晚上，哈得尔就被送到城里的医院里去了。

…………

过了几天，从多浪河的下游又来了好多队伍，都騎着馬，他們是从托罕地区剿匪回来的，他們带回来好多俘虏。

阿娜尔汗看到了楊书記。楊书記仔細地听买买提老人讲述了这一对恋人重逢的故事后，他笑着問阿娜尔汗：

"你为什么不早說呢？早說早到一起了。我正准备喝你們的

喜酒呢！”

阿娜尔汗紅着臉，只微笑不說話。

“我叫达吾提馬上来接阿娜尔汗，今年冬天要进行土改，給阿娜尔汗分地分房子。你呢？”他轉向买买提老人，“苦了一輩子，也到时間了，你也去阿英克尔吧！去看管克拉木巴依的大果园。这些果园都归集体所有了。你也回去吧！这些羊，我另派别人来放牧。”

老人听后，高兴得說不出話来，几顆泪珠涌出眼眶，他忙用手背擦去，接着一把拉住楊书記的手，喃喃地說：“感謝毛主席！我总算盼到这一天，看見这世道变过来了！”

又过了几天，在一个早晨，一辆大車赶到买买提老人的小土屋旁边。赶車的是阿友甫老人。他把馬卸下来以后，吃力地从車上提下来一个大包袱，向小屋走去。

“你好，老哥！我是从阿英克尔来的，我叫阿友甫！”他放下包袱，微笑着和买买提老人握手、行禮，然后問：“阿娜尔汗呢？”

“她在羊圈里。老兄弟，快到炕上坐吧！”买买提老人愉快地拉着阿友甫的手，“你是来接阿娜尔汗的吧？”

“是呀——这是带給你和她的一些东西。”他把包袱扔到炕上，坐下来，从小葫芦中倒出了一撮納斯，压到口中。又把葫芦伸到买买提老人的面前，买买提伸出了手，倒了一撮，也压到口中。两个人都捋着花白胡子，爽朗地笑着。

門外响起了脚步声，阿娜尔汗走进来了。她站在門口，向炕上坐着的阿友甫看了一会，就一下扑了过来：

“阿友甫叔叔！”

“阿娜尔汗，我的孩子！”阿友甫爬下炕来，两只手抓住她的肩膀，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但他却爽朗地笑着又叫了一声“孩

子!……"就再說不下去了。

阿娜尔汗抓住老人的胳膊,头抵着老人的胸脯。一时,她想起了很多事情,不禁放声哭起来了。不錯,在她的心目中,阿友甫老人是最早疼她的一个人,这两位老人,在过去那种残酷的岁月里,都給了她人間的温暖,是她最敬爱的亲人!

"别哭啦,别哭啦!一切苦难都过去了……"老人用手撫摸着她的头,眼睛里也閃着泪花,笑着說:

"为了你,我还責备过哈得尔哩!現在好了,終于团圓了。"老人輕輕地把她推开,坐到炕上去。

她擦着眼泪笑了起来。

"孩子,赶快做吃的吧!"买买提老人愉快地說,"把兎子肉先泡上,把那块干羊肉也泡上,做抓飯吃。你也要走了,吃了它。你走了,我也不想吃它。"

"不要忙,老哥,我还要赶回去哩!不要做飯了,你回到阿英克尔以后,咱們再喝葡萄酒吧!……阿娜尔汗,过来!"老人說着打开了包袱,"这是几件衣服,都是克拉木巴依家的,分給你的。……这是給我的老哥的。"他把另外几件衣服送到买买提老人的手里。

他說,减租反霸的时候,他专門給阿娜尔汗从克拉木巴依家拿了几件最好最花的衣服。虽然說,他那时还不知阿娜尔汗在什么地方,但他終于做对了,他十分高兴。至于給买买提老人的几件衣服,是从肉孜毛拉家分到的。这次他都带来了。他还告訴买买提老人,村里已决定要买买提老人去看管果园,过几天,就有人来接替他放羊。阿娜尔汗回去和帕夏汗住在一起,就是原来的克拉木巴依家的好房子。

阿友甫叫阿娜尔汗赶快穿新衣服,全村子的人都在等着她,

达吾提还要給她开欢迎晚会哩！他还告訴她，土尼沙汗嬸嬸自从听到阿娜尔汗的消息以后，天天催他赶快去接，他說他今天一定得赶回去，不然，那老婆子可要罵他了。

阿娜尔汗换上了一件合身的、紅底白花的連衣裙，上身还套了一件黑色的小坎肩，戴上了她原有的紅边金花小帽；一条葱綠的綢褲子，一双烏亮的半新高腰小皮靴，再加上她高个苗条的身子，眞是好看极了。当她坐上馬車，向买买提老人告别的时候，愉快地說：

“老爹，我等着你。你就是我的父亲。今后，就由我服侍你吧！”

“孩子，我怎么能光靠你們呢？我的工作是看果园，楊书記早分配好了。你去吧，再見了！”老人左手遮在額头上，右手向他們揮着。

阿娜尔汗默默地告别这块她住了六、七年的地方，那翠綠高大的芦葦丛，那稀疏的胡楊树，那充滿香气的沙枣林，那灰白色的小土屋，那許多条被她的赤脚踩过的小路，那羊栏，那花白胡子的买买提老人……哦，还有两个勘測队的女同志哩！她們虽然沒有交談过一句話，但感情是那么深厚！由于她今天突然离开这里，昨夜也沒有去向她們告别，白天她們又不在……这一切，都使她充滿感情，恋恋不舍。

多浪河流着渾浊的河水，沙枣树上又挂滿了紅色的、瑪瑙一样的果实。阿英克尔村正在进行着秋收。

这天，达吾提村长收到了一封从县城里寄来的信，信后面署名的是哈得尔。

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阿友甫叔叔、达吾提同志和阿娜尔汗：

再有一个星期，我就可以出院了。由于党和首长及同志們的关怀，使我的伤口得到了很好的治疗，現已痊愈。

前几天，我曾接到团政治委員和全体同志的一封慰問信。他們說，向塔里木大进軍的战斗，已經开始了！我高兴得連覚也睡不着，恨不得馬上出院，踏进开发塔里木的英雄行列，去和大自然进行搏斗！但是，医生說，最少还要一个星期，我只有耐着心等吧！

区委楊书記和我的老战友尤素夫同志，都曾經来看过我，他們告訴我，农村馬上就要进行土地改革。这是一个好消息，我从报紙上也看到了，我想你們也一定作了准备。

阿娜尔汗怎么样？地方政府和部队領导机关，已經同意我們結婚，你們的意見呢？

…………

达吾提拿着这封信，去找阿娜尔汗，她正在田里和帕夏汗等人一起割稻子。

“阿娜尔汗，哈得尔的信！”达吾提擦着臉上的汗水，大声地把信念給她听。

“眞主保佑，我总算看到了这样幸福的事儿了！”帕夏汗用白紗布头巾搧着风，她的脑子里閃过了托乎底的影子，他那誠实、淳朴的面容又出現在她的眼前。她叹了一口气，羡慕而又沉痛地說：“过去哪有这样的事情呢？达吾提村长，我該怎么說呢？唉——”

达吾提也想起了托乎底，看着帕夏汗的臉，心里不禁难过起

来。他記得，托乎底的牺牲，使这个不幸的女人受到多么大的震动！殘暴的阶級敌人，毁了她的一生，最后还夺去她晚来的爱情。当托乎底的尸体运回村子时，帕夏汗曾不顾一切地扑上去，伏在托乎底的尸体上痛哭，这时，村子里的人們才知道了他俩的关系，都为他們感到惋惜。对敌人的仇恨的怒火，愈更旺烈地在人們心底燃燒起来了！連那个一向跟托乎底水火不相容、針尖对麦芒的阿合买提老人，也跪到托乎底的尸体旁边，流着眼泪，高声呼嚷道：

“乡亲們！給托乎底报仇呀！他是給反革命杀害的！我們要給他报仇呀！……”

当时，达吾提在楊书記的授意下，給托乎底举行了一个追悼会，楊书記还在会上讲了話，說明农会主席托乎底，是为了貧苦农民的幸福和彻底翻身而献出自己宝貴的生命的，他跟阶級敌人作了不屈不撓的斗爭，直到停止呼吸时为止。乡亲們应化悲痛为力量，提高革命警惕性，紧紧地团結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圍，消灭所有的反革命匪徒，为光荣牺牲的烈士报仇。

追悼会后，达吾提还要自己的媽媽把帕夏汗請到家里住了几天，百般地安慰和照顾她，并給她讲革命的道理，帮助她提高阶級觉悟。

托乎底的牺牲，确实在帕夏汗这个中年妇人身上引起了明显的反应。这几个月以来，她消瘦了，但干活却比任何时候都起劲，而且总是爭着参加村里的一切活动，每当开村民大会和村农会会員大会时，她总是忙着給人們燒茶水和收拾会場。平时，村办公室总是給她收拾得井井有条；她还协助达吾提解决村民間的一些小糾紛，簡直成了达吾提的一个得力助手。她的情緒也逐漸愉快起来了。此刻，阿娜尔汗的喜訊引起她感情上的一些

波动也是难免的，达吾提知道这沒有什么，帕夏汗已經坚强起来了。

沉浸在自己的幸福中的阿娜尔汗，却沒有想到这些，她只是笑着，一刻也不停地揮动着手中的大鐮刀。她把两条长辮子盘在头上，明亮的小汗珠在她的額上閃爍着，晒得微黑的面孔上焕发着青春的光芒。湛藍的闊空，金色的大野，似乎都在向她祝賀，生活多美好啊！

“我們該怎样准备一下呢？”达吾提故意皺起眉头，用拳头敲着他的額角踱着說，“阿娜尔汗，你出点主意吧！我当村长的应該做些什么？”

“村长該作些什么？那还不清楚？”阿娜尔汗不好意思地轉过身去，丢下鐮刀，抱起一个水葫芦喝起水来。

“我就是不太清楚……”

“那就是如何組織大家赶快割稻子。再就是准备土改的工作……”她故意这样說。

“你不要装佯，我說的是你的事，你們結婚的事。”

阿娜尔汗丢下葫芦，脸一下紅了起来，向达吾提瞪了一眼，笑着又拿起了鐮刀，弯下腰去割稻子。

“达吾提，赶快准备开晚会吧！”帕夏汗說，“越热鬧越好——这是多么难得的事啊！”

…………

不知为什么，阿娜尔汗現在只要听到人們提起哈得尔，她就装做沒听見，赶快地走开，脸也紅起来了。这一点，連她自己也沒法理解。

十天以后，哈得尔回来了。当达吾提拉着哈得尔到阿娜尔汗住的房子里去时，她竟躲到厨房里不肯出来。她害羞了。

达吾提和帕夏汗把哈得尔推进厨房，就各自走开了。

这一对遭受了无穷苦难的青年，終于第一次自由地站在一起，尽情地傾訴着一直埋藏在心中的、不能吐露的話語。阿娜尔汗的眼里噙着泪水，她那向上微微翹起的嘴唇，她那挺直的鼻子和嵌在鼻子旁边的那顆小黑痣……一切，在哈得尔的眼睛中仍然和以前一样，只是面孔和身軀比以前消瘦了一些，个子也象高了一些。总之，她比以前更加漂亮了，更加健康了。他大胆地握住了她的手，她开始用她那长睫毛下湖水般清彻的眼珠，无顾忌地打量着哈得尔的面孔。她看見，哈得尔的面孔上虽然多了一个伤疤，但仍然和以前一样英俊。他的那个呈現着輻射形的伤疤，的确象在朝阳里盛开的一朵玫瑰花一样，使他的面孔和整个身軀、以至于他的灵魂，都放射着崇高的、使阿娜尔汗喜悦的光輝。

"阿娜尔汗，我們应該懂得这种幸福是怎样得来的！我們不要忘記过去的苦难，让它成为一面生活的鏡子，永远对照着我們的过去和将来……"哈得尔霎动着他的小眼睛，平静地說，"党、毛主席和汉族老大哥，是引导我們走向幸福生活的大恩人，我們的經历已經全部証明了这一点。你說对嗎，阿娜尔汗？"

"对的！"她輕声說。

"你看，多少人被旧社会折磨死了，多少人在斗争中流了血，倒下去了！咱們活着的人，应該怎么生活，还不明白嗎？你懂得这个道理嗎？"

"我懂得！"

…………

达吾提为哈得尔和阿娜尔汗的婚礼，組織了一个可說是十分盛大的晚会。这一天，楊书記也騎着馬来了，李指导員带着战士木沙和庫尔班、还有連部的几个干部也来了。他們带着同志

們的許多礼物和祝賀信。

"木沙同志，你也来了？"哈得尔高兴地伸出手来；但木沙却来了一个軍礼，立正着大声說：

"是，排长同志，还要給我什么任务嗎？"

哈得尔霎着眼看了一下阿娜尔汗，大笑着在木沙的肩膀上猛拍了一下說：

"你眞是个好战士！"

下午，在原来的克拉木巴依的大院子里，鋪上了几十条毡子，上面又一行一行地鋪上了白布，装滿了抓飯的木盘子，一个个摆在白布上。差不多全村子的乡亲們都来了，他們一个个排列着跪坐在毡子上吃抓飯。

飯后，就跳起舞来。

大概把全村子所有的乐器都拿来了，院子里一片嗡嗡声。开始，达吾提請楊书記和李指导員說几句話。

楊书記丢掉莫合烟头，站了起来：

"乡亲們，同志們！大家看見了，哈得尔和阿娜尔汗团圓了。他們經历了数不淸的苦难，这些苦难是誰給他們的？大家知道，过去我們的头上有几座大山压着；压在下面的不仅是他們两个，是我們所有的劳动人民……哈得尔是有名的战斗英雄，是光荣的共产党員。我今天祝賀他們两个幸福！"楊书記走过去和哈得尔与阿娜尔汗握手。

大家猛烈地鼓掌。接着，李指导員也讲了話，祝賀了这一对幸福的伴侶。讲話完毕后，五个小伙子手里搖动着"沙巴耶"，一齐跳到中間空地上。他們一律穿着白色的衬衫，束着大紅腰带，黑褲子，长皮靴，綉着金花的小花帽扣在額头左边。跟着他們，五个姑娘从另一个角落也快步跑出来。她們穿着紅的、綠的、藍的、

咖啡色的各种裙子，上身一律穿着青色的小坎肩。十个人排列起来，先向大家行了一个礼，便跳起舞来了。他們有时一齐看着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相片，唱着“亚夏逊毛澤东”❶，有时又一齐面向哈得尔和阿娜尔汗弯一下腰，然后，小伙子們左手撑在腰里，跪着一条腿，猛烈地搖打着“沙巴耶”，姑娘們便做着各种各样的生产劳动的动作：洗衣服呀，撒种子呀，收割呀，打馕呀……

达吾提停下手中的彈撥尔，笑着問哈得尔：

“好不好？这是我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間，专門为你們两个編排的一个节目。下面就該輪到你了，准备吧！”

这个节目表演完以后，人們就喊开了：

“哈得尔来一个！”

“阿娜尔汗，手鼓舞！”

哈得尔走出来要求說他可以吹个笛子，但大家不同意，要他跳舞，最好和阿娜尔汗一起跳。哈得尔說：“她跳的我不会，我跳的她不会，光走几步沒意思，我給大家跳一个俄罗斯舞吧，是紅軍战士們跳的。”

哈得尔跳完以后，就輪到阿娜尔汗了。

她坐在帕夏汗和土尼沙汗两人的中間，低着头，推推諉諉不肯跳。帕夏汗推着才把她推到中間，这时，她臉上发燒，很不自然。对于跳舞，她从来沒有象这样感到害羞过。

“跳一个吧，孩子！”坐在阿友甫旁边的买买提老人向她說。

“跳吧，阿娜尔汗！”土尼沙汗嬸嬸也說。

“哦——誰会打手鼓，出来催她！”达吾提站起来，大声說。

“我們的‘战士演員’在这儿！”木沙蹦起来，一把把庫尔班推

❶ 毛澤东万岁。

了出来。

“好，我来！”庫尔班站起来，挽挽袖子，笑得眯起了眼睛。大家又高兴地拍起手来。

手鼓在庫尔班的手中“咚吧”一声跳蕩起来，他灵敏地轉了一下身子，把右腿向后一拉，把手鼓向上一举，又紧急地轉了一个身，接着，鼓声便突然象猛烈襲来的暴风雨一样，急促地震响起来。随着象傾泻的雨点般的鼓声，阿娜尔汗慢慢举起双臂，把脚一点，就輕輕地旋舞起来了。她細碎的步伐随着鼓点，在地上輕輕地点踏着，当她旋轉起来的时候，輕柔的粉紅色长裙，就象一朵紅云輕盈地飄动，两条长长的辮子在身后挺直起来，簡直要飞起来了。庫尔班呢，他敏捷地扭动着身子，忽而把皮鼓举得高高的，忽而又把它几乎触着地面，弯着身子向后退去。八个指尖儿灵巧地在鼓面上跳动……

这个舞蹈，博得了大家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接着，达吾提抱着他的热瓦甫走到場上来。指头在两根弦上一划，就用高亢的、带点沙哑的声音彈唱起来：

> 我的心儿象雄鷹在高空飞翔，
> 我的热瓦甫象多浪河在歌唱，
> 我的指尖儿这样灵巧，
> 我的歌喉象百灵鳥一样！
> …………

“嘿嘿，他的喉嚨象百灵鳥一样，眞說对了！”阿友甫搗搗哈得尔，忍住笑說。

“哈！……”有人笑出声来了。

"大家不要笑嘛，我的嗓子不好，百灵鳥是比我的心情的！"达吾提停下手中的乐器，向大家說，說后又继續唱下去：

…………

让天下的树木都变成笔杆，
让大地都变成洁白的紙張，
让天下的人民都揮动他的手，
写下这幸福生活的文章！

歌声停止后，有人喊"好！再来一个！"

"完了！"达吾提伸开两手，向大家弯了一下腰，做了个怪样子。惹得大家又轰笑起来了。他走到他父亲跟前說："爹，你也来一段吧！"他把热瓦甫送到老人面前，"为了哈得尔和阿娜尔汗，为了咱們的幸福生活！"

阿友甫老人的眼睛看着哈得尔和阿娜尔汗，捋着胡子說：

"我的指头不管用了，我不彈了，"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找寻什么，"买买提老哥呢？还有阿合买提老哥！"

买买提正和楊书記談話，听見阿友甫叫他，他就挤过来了。阿友甫举着手說："阿合买提老哥，来呀！"阿合买提捋着胡子从哈得尔旁边站起来，說："我不会唱！"

"欢乐的日子，咱們三个老人唱一个吧！"阿友甫要求他們。

"行啊！"

阿友甫看看达吾提和哈得尔：

"你們把乐器奏起来吧！"

达吾提彈起热瓦甫，哈得尔吹起笛子；手鼓和沙巴耶也輕輕地响动起来。

三个老人站在一块，互相对望了一会，就用低沉的声音唱起来了：

咱們唱个歌，
唱我們的幸福和欢乐，
咱們唱一个人，
这人就是敬爱的毛主席，
毛主席和共产党，
象光明的太阳。

这是一首解放后在維吾尔农村很流行的民歌，差不多所有的人都会唱。当这三个老人唱起来的时候，人們都附和着，声音由开始的几个人，馬上就变成了全体的大合唱。

他們都唱着。楊书記唱着，土尼沙汗嬸嬸唱着，阿娜尔汗和帕夏汗唱着，达吾提一面彈着热瓦甫，一面也張着大嘴唱着，小孩子們也唱着……皮鼓的咚咚声，沙巴耶的沙沙声，夹杂着跳蕩的愉快的彈撥尔声和低沉的热瓦甫声。他們反复地唱着，声音越唱越高，越唱越宏亮，一霎时就变得象草原上滚过的春雷，震蕩着田野，震蕩着美丽的、宁謐的阿英克尔村……

多浪河也欢暢地唱起来了，笑起来了！

…………

两天以后，哈得尔和阿娜尔汗坐着一辆大車，迎着早晨的阳光，向东方，向部队的生产地——即将建立的国营农場的大道上奔馳……

尾　　声

亲爱的讀者，我所听到的多浪河边的故事，到这里就結束了。当我的朋友哈得尔讲述他的这个經历的时候，他的妻子阿娜尔汗一直坐在旁边，幸福地微笑着，沒有插一句話。哈得尔說到最后，說到他們結婚的时候，她竟忍不住笑了起来。她把熟睡在怀中的小儿子輕輕放到搖籃里，給我和哈得尔一人端来了一碗拌了白沙糖的酸牛奶。我們吃着这种沁凉的、甜蜜的牛奶，心里都感到无限的快乐……

亲爱的同志，你們完全不必为他們今后的命运担心。我告訴你們：他們是幸福的。順便提一下，在一九五八年的那个大跃进的光輝的日子里，我又見到了他們。但，不是在原来的那个农場里，而是在塔里木的腹地。那里，已經建立了数十个全部机械化的国营农場，哈得尔就在一个农場里工作。他領导着一个拥有数十部汽車、上百辆胶輪大車、三百多人的一个运輸队。他的妻子阿娜尔汗，是一个軋花厂的先进的軋花工人。他們和千千万万的各民族的战士們一起，站在开发塔里木的最前綫，为祖国各族人民，为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而英勇地、不懈地战斗着。

一九五九年建国十周年前夕·阿克苏

一九六〇年六月定稿·上海